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册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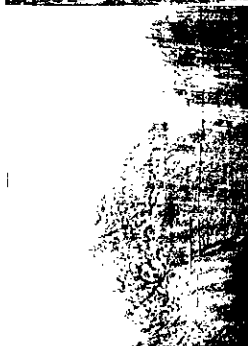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三）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紱園書塾重刻本

魏季子文集卷八目

書

書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書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荅友人論文書

下問以文章之事禮愚闇豈足語此札子到當祀事留城中返山復迫賤事歪城以故報後足下天資卓異在庸人謝謝然自有餘而足下顧不靡夸而大心虛則明明則變虛則入入則精大海之虛也而江河歸之頑石堅中物不得入君子之有意于修身砥文章者此其首務也然虛而不能實又往往失之是故有神怪猙獰者堅金石者洄洑安流者河者海者古彝器者風雨雷電爭飛馳者褒衣章甫者猛峭者儁永味者肯嶲者突嚴怪石礫人毛髮者日月者嶽峙者龍者虎吼獅跋跳者率然者春者豔葩者秋悲者夸誕浮靡會聚者質摯者組如錦者草冠野服者妍媧娜者斷制如老獄吏者宮闕崔巍廟堂皇肯氣嚴如氷者火熱者蜃樓閣者鳥飛川立者銛如莫邪銳

神錐者瓜絡紛容者冬枯木者七盤者萬馬奔馳戈戟森列者闐闐泄泄者屈突犖牙黝僻者鷹隼擊者止水之滿者瓷絃鐘鼓維作賓主紛酬酢于堂上而舞者歌者凡此文章之正變則古人皆擅之或得諸此或得諸彼千態萬狀怪詭無門且夫風雲之變不一而要不出乎山澤之氣飛搏而上雲濵不離乎地神奇變化不外乎法常至而怪賓至而靈故日本豐者流沛操法者能奇也古謂岳范韓魏收韓世所謂文章之士恃其文藻放僻自用陰賊不軌君子覩之曾狗錢贊土之不若匡衡張禹竊聖經之糟粕言行背馳把人家國則是文章者小人之鴆毒而行誼者文章之根柢介名之舟車也

汪舟次曰理精以肆氣奇以質法嚴以變文在秦漢之間

○○與友人書

禮得知足下多歷年所經涉歲月日以癰淶中阻絕少聚隔予今將遠行脫獲長鶩愜生平願些歲月不可知已不則當作五六旬別其間消長亦自懸殊豈與足下別一二日私心輒感離索忽忽若有不愉快亦不知其所從至也禮生而疎落澗于事情然于足下獻可替否纖細無脫遺亦既殫盡心力于不欲效侃侃之辭以故不逵今予行矣邱林二子將偕予俱發家叔子則授徒郭中足下所資益祗與之人悉東西處中夜思之寧不怵然人生天地間負七尺昂藏乃不克踵武前人猥自放棄與腐草枯木同權也不亦大可惻耶予輿有言雖無文王猶興且足下亦既稔聞賢人君子之說矣循其指歸可探繹而得以足下之稟賦生平所聞見而不獲日新月異以自遠流俗豈情理哉足下最病漫無主持每事苟可否之間輒從風而靡人品學問終恐頹隕諸日蹠穴穿阺單統絕木徵之不防後不可遏又足下性多佻達輕言過動常常暴露且于此召侮焉敬小人媒蘗無以取

信友生閒或正言讜論敎忠告于人人將疵其素而易之不入夫聰明者人之幸也亦人之大不幸善用之以登于聖賢無難也邪僻倚之則祇見其破裂敗壞而不可救藥何則愚者其知淺弊亦易見若既有文過之才而潛行追非飾過之事其始似莫可疵指究其終竟至于無可如何而已矣望足下奮毅自振斷于義理不爲他物撓奪樂止莊凝望之使人可敬善用其聰明以誠確自宅語曰不如其人視其友足下日與諸子及予習處而使卒無成德是亦予與諸

子之過也古人云士過三日晤目相待予反棹時合慨然有非復阿蒙之歎則豈獨足下之幸

叔兄冰叔曰悉質沈鬱情采煒然其法度嚴密處是劉中壘家法

○○答楊御李書

佳詩率以愚意甲乙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眞意所謂發乎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爲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竆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求其格求其勢求其句與字求其章是之謂法章法之妙鬭亂而不亂始則春潦滿眼終則緇川灌河神龍見首不見尾率然之蛇擊其尾則首至

者執此有要川河自有徑神龍率然自有首尾也其爲春潦也川河也無首尾也首尾俱至也一也此操法之妙有以運之也義蜂詩慷慨悲激烈性男子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懼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詣而不奪吾志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區區之心竊所跂望愚于姸友寶若珪璋惟足下察之

叔兄冰叔曰名論如屑嚴鍊中具有變換之妙

邱邦士曰下語斬斬著意鑿鑿然絕無作意琢辭之迹斯爲渾麗

○○○同易堂與徐巨源書

巨源足下令聞令望久矣近得讀所作敝邑彭劍伯傳幾幾龍門之遺下里一介士荷寵九京弟輩榮施無已感謝何可言中間采聽或誤欲相啟告循默至今會宋未有采義敝邑覆見尊傳此時不言遂使足下鴻文頓失千古弟輩觸徑謂何而忍安之恐一二情實之士并疑劍伯烈事爲莫須有劍伯與弟同學數十年或通姻婭或同姓近嗣知後先事最盡羅某微時洗身非所劍伯天若援手出之使供紙筆頗能

忠勤自結弟輩亦因而卵翼之劍伯當厄時無所遺遺某丞省會謁新建相公洎讀尊傳則未嘗不拂然大歎以爲小人之雄未有逾于某者某之謁新建公也偕劍伯之僕以行公方以危疑閉戶未即見且須後命而某不肯須臾待遂棄其僕挾臂歸僕方寓食足下所爲貴池方涇及持之還寧時江省來翔貴徵足下僕幾碎道路劍伯方用是恨某而其後劍伯卒以新建公故免于難新建公生平在天下弟輩何足言但此一事周未如是而足下傳中云云豈非某欲倚重以自賣聲名故諱張而欺足下足下謂天下有眞僞倒置如某其人乎昔張燕公幾陷元忠載千實錄吳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弟獨何心而忍令市井白徒誣□本朝國老策哉大君子之側亂天下信史也比年以來其益無賴陰附山魑顯依郡將招搖里市至事敗逡巡而逃弟輩瘵痛疾之姑置勿問陽司隸有言狐狸下醜不足宣示天下弟輩苟生視息靦然人面尚何其之足校至于是非所在則不敢辭弟輩與足下同鄉生而同時願及大作之未出

竊通道所未逮否則足下方與借某而弟輩又濡筆其後以告天下天下得無笑吾鄉同時人議論異同如此輒疑當吾世幾無信史乎弟輩學業未修名不出州里于直道竊落落自負思所以上考三王下俟百世于不惑肰非足下賢明不敢輒發足下里人彭躬菴流寓敝地當城破劍伯死時孤既陷傾衣裝贖之家爲之落歸則分食以食孤有過爲稱清江公以激厲之則涕下不能止弟輩相謂清江孤天下人之孤也柰何獨累躬菴躬菴曰清江公知我厚自通籍

來未嘗以後進遇我我不舉火乃當煩諸子耳躬菴身無在耳之言艱難立義似亦流俗所難然古人謂士之當爲不止此躬菴恥于言義弟亦恥爲躬菴屑屑道此茲因尊傳及其事故并一道之足下卓然以千古自處弟輩不敢不以古道相摩礪語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弟輩若謾足下是亦一某而已願足下察弟之意而恕其愚

叔兄冰叔曰擒縱殺活之妙全須千次第不吐超忽處看之乃見實用本領處

曾止山曰攻刺之文最易傷筋動骨此文語語中要害全不使出氣魄如庖丁解牛批卻導窾神閒氣定游刃不傷文勢又皆駕空而行排辨至此可謂神品亦是和公文中別調也

○○同易堂與未有書

未有先生高義聞天下今遣門人遠歷十三郡求忠節之事蹟爲一書昔李遂當擾攘之際建言修孔子廟立庠序以爲事有似緩而實急先生此舉當上附二百四十年之義豈獨庠序之文乎高門齊於今矜重其事極能宣道盛意弟輩竊附數篇執筆滿思若或臨在上質之在旁不敢漫下一字蓋此事關係幽明晉其僞者則眞者減褒其似者則正者泛濫其美者則尤美者晦故失情之毀義所不出卽所謂善善

長者至此而有不敢用做邑彭劍伯從容就死有古風烈徐巨源曾爲作傳中間小人所誤情實毋失恆恐以蕪穢之末失其狐裘羅某世木纖人失身不拔劍伯援而拯之及劍伯當厄遣某叄會城詣新建相公不忠所事劍伯以此恨某而巨源傳中乃爲某斬斬作慷慨語以誣新建意某欲賓重而設巨源以至是豈巨源抑自有故役古今傳信之書而作喜怒巨源毀者宜不有此則某又安所逃罪乎劍伯死戀道老母流離中某未肯一顧乃陰倚山鬼作活出入部

將炫燿市人專敗他逃方貴壽都會處而顧欲以義士見褒晉之隱氏之列嗚呼果何爲耶新建公生平弟輩謦咳不相及屬當茲會反死不朕而某以役猶步能横巾諦于四方所以言之切切者竊恐負璞貢朴重負先生之意巨源相去千里有欲事未得覓達今徵修一函附十右有事之周未道之覗此加悉先生幸取一覽因風悲寄諸惟亮察

邱邦士曰論極真透故吞吐節奏俱得力

余生生曰關係幽明一段詞嚴義正理切情迫足使穢史諂書之人自汗浹背

○○代與人書

某混跡半生無一可樂似獨闢天下有心胸男子不謂千里疎逖願爲執鞭今春梧桐蓼洲過仲父編弔今古歌哭俱有仲父慨然謂予吾見周公其人與予所謂天下有心胸男子惜夫子來遲不與之遇予盡游章貢間覩面自得某闖之勃然自喜竊又不能不嫌于古者無介而見既則以爲媒介相需士女之常見私苟且有所求雖綠媒介猶可恥無求而見士固有落落自合了無常格雖釀明之言争將之聽愚且以爲過矣此真天下男子相見之事某雖劣何出自嫌乃因友弟某附書劉公傳中具道鄙意開藏道頼爲吳楚之游先生儻度嶺北出得以拜手堦下展區區幸矣

邱邦士曰中間豁然直露奇偉却如上峻坂者逾進逾高

○○荅曹九萃書

遠辱手書喜媿交扠朋友之義在天地間共得相知與見面與否皆無足重輕然觀古人尚友之旨則有同義之人生當斯世不一相見當必有遺恨也竊聞足下之義久十年來浪跡江湖未暇相見乃足下不卑鄙而棄我是以奉書而喜書中及龍潭之難又謬方以朱家郭解禮則媿不敢仰視念爾特雖雨雪重跗究無裨龍潭之死事媿無成然龍潭竟死禮則又不敢媿昔有里人墮水死者婦悲號躍身投江中爲

不解事者強救活之後數歲竟他適大龍潭持佼佼之節遠近莫不聞異日如有貶損萬分一則土崩瓦解頓失千古是龍潭之死賢于生也遠甚而龍潭當日事則又牢化李元仲爲難元仲杜戸一村當塗索見之不可得或屢中以危禍而卒不奪其于龍潭也未嘗一通姓字禮以龍潭之故初論元仲雅見未覓倉卒質言元仲立草書與其門生辭旨雋妙嗚呼以未謀面之人言未通姓字之友輒慷慨引手冒危疑無少留難如此其義激愚以爲與朱家郭解有合

禮往讀游俠傳至朱家終身不見季布將軍郭解所脫踐更不直姊子而直殺姊子者未嘗不心動媿歎蓋施德者以不見德爲難而氣矜之士以能平情就理自屈抑爲最勝也竊聞足下破產爲義雖頻見賊給終勿遷悔然則朱家郭解之義風見下殆庶幾無媿何日得交臂呼酒相與拔劍斫地宣此慷慨然後喜可知也往有贈元仲詩一章因龍潭事作者並錄覽

伯兄善伯曰質摯中隱隱見不馴之氣而段落頓挫聯綴處尤爲渾巧

答友人書

頃接手書持緘歎吾及展讀竟頓令宿食臨盡嘗面掩耳而急走也足下能毅然翦割嗜欲屏貲婢妾蟬蛻于汚濁不可不謂丈夫之衆獨七十老母使之鬱悒摧裂肝腸豈不能濡忍歲時奉母終其天年然後遂志禪悅且人生百歲者少七十古來稀恐亦未得長久羈足下足下不念母母當甚念足下于此而不一動其心傲狠自恣疑亦慈悲之佛所勿與者矣足下之入空門也詳書中所云不過爲不第而發耳僕觀之僧稱米馬毛之不若而足下顧視爲撑天拄地之業得失足以繫賢愚聲聞久暫言行顯晦皆于是乎在亦可悲已昔范氏以其家世爲不朽叔孫豹子曰是立德立功立言也由足下之言是孔子之聖老聃釋氏之賢牛半徐穉袁安林逋之高班馬李杜之詩文張蕭之勲烈皆不由科目皆當先朽木而朽矣而足下之言曰足下不及某進士家伯子又不及足下衆人哀哉哀哉真言之羞口穢之汚耳甚于駡僕五百者則且倍萬不謂足下棄家學道之人賜嗉遽穢至于此極也莊生有言鴟得腐鼠過鵷雛而嚇之足下其欲以腐鼠嚇我耶吾聞君子愛人以德何以親之規之以言足下僧服方初旣入其門便當屏氣斂習自悔罪救過之不暇而遽昭昭然揭以示人口某當來學某語當細參又曰吾不若某某之淨業而祇以爲名夫爲治之要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世之人且然况出世乎鶩于外者其中必荒吾知足下之學不固矣且由足下之言舉世之人皆當學佛皆當爲僧以修來世爲人審如是壯者棄父母妻子幼者絕婚宦老稚男女皆祝髮披緇衣然自此一世後人類已絕東西南北空曠無所野草蔽天日足下所放生之禽獸猿猱狐狸充塞于其中則亦有何所謂來世所謂人身者而待修之耶則是漢明帝以前佛敎未入中國陳思王未寫布流通之時中國之人皆無從得人身也嗚呼甚矣卽以此言佛理亦大相疎矣凡此特因足下之言言之至愚兄弟志不學佛蓼荻之蟲各有所甘而足下悅是輒思與共此亦旄鳴野艸之雉意固無害也僕以足下近方堅忍爲學

必欒于開過衙口無諱之勿督責
叔兄冰叔曰快論懇次其筆法明利嫵好如雞書
沙

○與梁公狄書

禮頓南之鄙人也二十年閉戶窮山足跡不交都會至于開天下賢人雖千里裹糧竊願一見禮昔知先生于家叔兄又見大作祭王修石文及偷木道人序頓挫悽鬱讀之如攢戟刺心亟欲溯舟奉造聞方閤門謝客恐不獲相見嘗覽東漢黨錮竊以孔哀之藏張儉為非賈彪之拒岑晊為是蓋儉之為人不足以累萬家況百十不如儉者先生之謝客誠是也而獨恨禮之不得見也天下艸土中不乏君子明體者多有而適用者少先生所交遊造士當必有奇偉非常之人能使禮一一聞之乎比年閒放竊有撰述謹呈近詩數篇語曰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先生其有以教之

甘健齋曰寥寥數言自見其慨然處

○○○與甘健齋論曾文定公書

禮向不喜曾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舫中覆取讀之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子固于論事上書之文每患漫剽迂不足動聽閒其可施於事實者亦必特所爲序記則卓爾爲不可及蓋其論者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所嗜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旣以文章爲玩物喪志又不肯爲汪洋倜儻奇嶄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爲子固之文而可矣予因屏絕百家自挍躋于聖人之

徒其爲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禮以爲非眞有得于六經之學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竊其綱維取其郛郭以不倍聖人之言已耳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亂繆乖離叛道害義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蓋子固好雄文得力於其書遂至以雄仕莽爲合箕子之明夷美新之文耳可已而不已嗚呼抑何甚也原壤之冊登其木而歌使曾參聞了寧見之以爲有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閔尚得爲孝子乎哉曾閔而取壤則曾閔必無當于

林確齋曰議論獨得六經旨而文益矣精遒健

孝曾閔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爲可取嗚呼子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爲此言以爲眞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繼母撫四弟九妹不遺餘力是其行義故高尚公著常告神宗以肇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公者蓋非妨賢而毀譽者明矣吾由美揚雄推之則子固爲人其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皆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爲行權吾以爲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

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爲必無得于六經邱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爲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亦附會其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正焉

○與鄒幼圖書

弟性好遊交天下士多矣未有如足下之好學喜下者人方不學而自足足下學成益謙其深造于文章之該豈復可以道里數策計倫家叔子嘗言古今名士詩文晚年動見醜拙豈果老而智荒哉亦只學術有成心自滿假不復讀書求益于人人亦無敢有以益之于學問二者盡情廢絶耳而吳越之士天資敏異學淹博者十人而五求其所造則似與古人不類何也吳越者名士之市朝也立名易則趨之者速而實不至焉辟如果未成熟而摘之未有能盡其實全其味者抑或慕尚文藻以耀俗為工而不講求古人立言之意思法度聊禮去冬見足下文稱善臨四月耳輙多變境則此四月中學問可知禮廢學久近從友人借讀王文成公集理學語禮不得知其文章剛健純明其別錄之為奏對公移者則真天地父母之心聖賢豪傑之略三百年來一人而不虛也備者必通世務達時變否則雕塑周程之像于堂牢到通書正蒙之冊可謂有益于世乎敝郡舊曾板刻雖廢想

多藏者儻記室無此本幸一覓覽當有以相助也

叔兄曰話之悉到處自耐咀咬

○○與顧明府書

禮頭者過郡伏蒙先臨教誨飲食有加無已昔人云再三之惠猶以為過明公于禮亦可謂恆矣此在明交此行之誼號為難得況官長之于部民如人榮幸賢者欲息馬跡之下固必有十倍百倍于禮者興起感發况明公得士之譽禮固不足道也禮有交草野之分不敢造次一見當事貴人然世之為吏自公卿以下則既耳而目之矣强於吏事者引繩切墨無暇及於文雅或文采風流自命儒吏則不復以民事為

意而能吏好自尊倨不下士儒吏號志詩文所好士多名譽佻達浮華無質時中則飲酒賦詩不能有所民生有事則束手無策甚或相背波不足恃為緩急語曰葉公非好真龍者鰍蚖跳擲泥汙求升合之水以自活而鉾化自命為海瀆之惟物嗟乎真龍不易得而好鰍蚖者又比比然也何惟乎好士而士不至也明公以文章名天下所以好士者不苟在下此以禮兄弟之愚不自揣其殷勤下問皆在民生之利害即比者撤兵一事敝邑父老子弟則既尸祝之矣惟

乎禮等不肯為鰍蚖亦終不能為鯨鯢無以稱察明公網羅之意人便數行道謝節今若雨伏惟尺牛自愛

叔兄曰說今日好士與為士者之病可謂酷刻然自是平正之論非刻也文如激水波瀾自峻

○○與適庵大師書

讀記過目錄大師之用心切而功勤可謂至矣其他瑕瑜諸評已盡特中有一節似無過而爲人失者所謂周旋人情處是也刺人者刺其要害鍼人者鍼其穴道拔人者拔其衆傻救人者救其危急然人之精神竹疎而後有獨密有輕而後有獨重故孫叔敖下殯膝馬而楚治智伯察察邀而國亡務大者略其小舉重者遺其輕也且所謂略其小遺其輕者非乾忽忘脫之也譬如綱舉而目張食口而身肥是故刺要

害其四肢則已不舉矣拔豪傻則庸人皆爲我使矣故大臣之爲臣宰所勞心而求材得棟梁幸已得枝柱門闕又幸已其他棟桷窗戶之材非不兼收並而意之所注力之所營不在是焉蓋勞心于其小則分其全力而不足舉其大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且懼夫明智之士袖手傻游而旁觀焉遂有以窺我之重輕則倜已掉首而去矣竊觀周旋人情係中輒已書過而目之爲常蹈是大周旋人情何心也係中所謂討好是也孟子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

矣討好之學術有似乎晁公之克勤小物有似于諸葛武侯之詳慎有似于謝幼度之屐履皆當自似于王茂宏之含容而究其德業機用則皆似是而非大世者有此則不足以立功出世者有此則不足以入道論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師其不以予言爲迂見也大尚幸有以教之

彭中叔曰議論皆識大體中要害而辭氣溫純若不欲以才識見者忠告文中又標一格

○○與王觀察書

月別所鎮湖事雖繁雜措之澤伏扎咸感行李翩然至于家山甚幸獨于明公眷眷然不能暫釋于懷明公以司憲之尊下交部民容光先濟講布衣折節之好此近世所未嘗有也古監司權最重宋室相由守郡監司或臨皆之如屬吏夫自監司逝下令于布衣不知其幾等矣然賢者所自處則雖貴為宰相由與布衣無異今明公不自為等相則既已為監司而于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意內有所甚重則必外之

所重名甚輕而不屑意耶然當今公卿以好士名人下者固不乏人或名至而實不至焉或名實並至而有岸然自異之心傲謙恭折節之能而卒以其謙者成至於泰夫之氣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豈獨為政哉大賢者之好士亦莫不然明公為政寬簡如春和之洽物而處己下士行眾世所難行則亦要歸于平易蕩佩之不過布帛菽粟尋常之事夫是以為而不有好而不厭其安且久如此也嚮二十年來嘗聞尊嚴之地雖有故未嘗一通名姓今于明公未見而慕既見去而思之不覺忘其硜硜歸自念為之啞然失笑此如寒崖陰木積歲不華而冷氣盡溢造化力有所至則亦自相花實與眾卉同媚其能固不自知已矣聞諸兵主已行下假道敝邑明公只一言而奠數縣百萬窮民之困苦嚮雖非當會于循其為感恩孰大于是分兵留屯當是曲突徙薪之計明公勤心民瘼好察邇言知不罪其贅主臣

伯兄曰步驟安雅而情緒娓娓中人亦如春氣所至自相花實令人爾迤感觸

○○○擬岳忠武鄂城上高宗書

年月日具官臣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伏承陛下詔臣班師臣知非陛下意也此必賊臣秦檜陰爲鹵間以欺陛下陛下面諭臣曰中興之事一以付卿朕不遙制則臣雖戰敗勢沮陛下必以孟明待林父則臣必不詔臣班師況臣今每戰必勝滅金有期獨金鹵縱檜南還使爲奸細此陛下與朝臣既所共知臣知檜計必陰敗陛下淵聖故天子也淵聖歸則陛下何地臣則以爲縱使陛下輕棄天下以讓淵聖將相臣民萬萬必不肯舍陛下何則天下將相出萬死一生圖恢復者皆陛下所選建牧指蹤陛下恩寵最深況淵聖失守宗社萬無復辟之理昔唐高祖與太宗戮力取天下後立建成爲太子而太宗諸臣不服躡血禁門高祖震動卒以禪位其後玄宗失國子肅宗立太迎上皇復位李泌曰上皇不來矣陛下但言歸奉孝養則可帆易表辭而玄宗始安心返駕大高[illegible]不能得之於子而淵聖能得之於陛下於宗爲兄不敢居者而淵聖爲兄敢居之臣則不信也陛下察今

日戰勝之勢惟當逆折賊臣姦謀述命諸將協力進師以成陛下萬年一統之業若臣則終始不守面諭以爲治命可據自今以往陛下即罪臣以叛逆之罪臣有死敵而已不敢奉詔

叔兄曰字字而沙印泥語語貫金穿石此入題開有數文字覡濟菴封事覺更勝一籌○一篇下斬截字面即爲文中悍節奇甚

○○○與顧袁州書

去春明公遷守袁州手書之外屬兒子世傑日示欲禮入嶺道別此意何敢忘會二月中先君賓誕宥傍家族婚友咸來莫拜而家伯兄觸癘中叔兄出遊江淮皆遠道數千里不得歸不肖子惟禮一人是以不敢遠出二月盡抵贛則五百已於數旬矣嗚夫明公升獨以能下士相親重也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天下之知柔知剛可與談言者幾人哉禮容贛後兩月當路禮遇無損他時雖資朋酬酢紛若承挺而獨行踽

踽如僑不鄰之野獨幸家伯兄脫身嶺南出贛藩府相見悲喜若隔死生家語未竟便及明公未嘗不相對而黯然也時兩人私言自此以往當一意家食兄弟父子聚首讀書優悠林石終此餘年不意天降奇凶乃有十月十四日之事蓋自贛大任潰圍東出再屯敝邑之上鄉兵往寇來互相蹂踐焚殺之慘倏忽荐加當事識撫蓋實有日而大任亦有顧得季路一言之意思兒弟痛桑梓之禍結惆斷猿之失林遂承風旨先以一札開陳利害委布腹心既而家兄受命往撫於八月初八親詣其營此非敢有纖芥功名之見幾幸官賞之私也不過欲紓頓宰之急禍芥當路之重委耳何期省郡異謀四面檄兵使者甫至閩帥遽合而彼遂疑爲賣己也不思兵尚詭道彼帥信李靖之東豈與酈食其唐儉相謀乃把而不見莫由辭說始以囚縶遭讒刃哀哉哀哉意欲爲得神速之高致而竟乃陷酈生之奇禍也是時兵寇甫退居民逃亡閩報驚疑禮同世傑把火夜行八十里乎抵贛血省驗無訛魂喪魄飛心肝頓裂傑拔佩刀自刎者

再幸爲旁人所持奮拳椎胸死血結於心胸人扶之後病遂不支甫二十日遽就妖亡天乎天乎明公謂生人之慘有慘於是者乎禮是時捨地呼天幾欲身殉痛定之後念先兄事多未了三孫孤幼莫適倚仗勉強視息偷活至今禮經有言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此一讐者實有不戴天之恨蓋既殺我兄因喪我侄禮以傷痛一病垂死喘殘延於閩門而先兒入營之後尚欲並禮傑而殺之各不知其肺腸何物也嗟夫哀哉先兄雖有兩弟皆文弱小

而年迫衰，私合寃負，痛空合沒齒而已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然脫令明公當日未去，則先兄必不行，即行亦必教以機宜，使知所趨避，必不至以愛人之心橫罹非命。此遭變以來，懷服明公，彌切向先兄之痛，彌無窮期也。明公於禮有家人之誼，訴衷道痛，不嫌言長。鮮民之生，明公其何以策之？家叔兄去臘於貴里得訃。今春抵山，兄弟相見，抱頭痛哭，不知何者為生，為死，而頭風痛疾，連月大作。嗟乎，翠微花竹如故，山水不改，獨目之明，白日如夜，人非木石，何以堪此？

況兄弟氣數，十日九病，奄然不遠，鬱陶如何，安得一見明公，吐此十斛惡氣，為我洗腸而滌胃也。語無倫次，惟知己哀憐之。

邱邦士曰：沈痛淋漓，固是司馬報任李陵答蘇二書之流。然彼二書以憤紆之致，寫嗚咽之情，所易為工。此以直寫痛恨，得其淋漓，遂快為難耳。

○與丁觀察書

當明公在京師時，禮深伏山陬，耳文章之名久矣。及茲除書下，宋使君攸仲執禮于曰：顧南之民，其有瘳矣乎？今丁公某來涖斯土，好士愛民，與于為有交，知其人，領南其瘳矣。繼又得先叔兄還書，曰：丁公相車騎，顧我對其人，如春和之浹物，讀其詞，溫柔敦厚，其必敦或優優者也。且其為政尤嚴誣告。人欲淆訟，變民則莫若誣告之嚴，反坐者矣。及小了，但微代訟者核過分，且得大詩文，吼哎果日乃歎昔之所聞，今之

所見，於宋公、先叔兄者，一一不誣也。禮神情飛越，乃以病臥僻壤，爽從之晴，少仰望清光，弗克自致。今者以禮之不德，致小人羅空之誣，伏承念其孤歷，明探原委，不令問仰額，與開免，夫使拘攝兩造，獄質公庭，在証重疊，使直者得直而返，猶不失神明之譽。傾瞻於明公，未嘗敢一呈身隔數百里之鄰邑，而惘然信其生平，指事情實，如列府下縣縣吏奸究，不得逞。此非特好士之仁，蓋其明敏，吊列有不可及者也。昔越石父在縲絏之中，晏子贖之，千古以為美談。然晏子猶

有人問之先石父有請絕之辭禮觀明公於孔叔見
於孤子傲既下齊如是而禮且備於病不得辭爲
尺之增以鳴知己之感而明公備不之悖足過晏子
遠矣而惜乎禮非其人也雖然以非其人而禮者明
公且好之不倦則天下之士將不遠千里而趨歸之
矣謹獻山茗二瓶山果二瓶山若爲林隱士剛製者
其滿懣今隱士死茶亦不能行將廢棄矣千里
陳元孚曰言部事亦屑爲雅飭不失法度如是觀
古人通問書及說變鄉平平無自有尤足見其本
領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丁觀察二

〇〇荅李叔謀書

舍姪孫火居之厄延及先靈則是禮爲家督者愆咎
盈積之所致也省惕內疚冰淵莫喻衣辱承存注感
荷無盡更示以道德之旨諷誦之如啖夏蟲以冰井
蛙以海也其何所知識竊惟聖人之道德日用常行
而已以其如此故若饑者之得食必飽寒者之得衣
必溫是必徵諸躬行而後信何者顏閔能言道德跖
蹻亦能言道德所以不貴徵頤幽渺也惟不徵諸實
故理學之儒往往目不見睫近蔽於其子孫而不覺

況精且遠者乎然精且遠者可見而近蔽者益難見
也子孫至近者習聞道德之言則以爲己且聞道矣
於是文章經濟之士皆下視之曰吾聖賢也而祖父
繩愆糾謬無所容則以僞當之且逢迎之彼祖父又
牽於不逆不億道之以德於是其僞益固逢迎日巧
玩弄其祖父於股掌之上則且曰吾子孫聖賢之徒
矣豈知其不可救藥哉蔽之終身敗其學行終身而
已語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愚故必衆之躬行也是
哉自不免吾人砥砥含兀石之誚豈有當於高明亦

以鼠目寸光所見惟此耳不悉

彭躬庵曰愈切實愈靈透便是鵞湖鹿洞一席上妙講學矣文亦在國策孟子間令人通體爽朗如灌熱涼風

〇〇荅施愚山侍講書

今夏五月伏奉季春北來手書先叔兄哀辭又賤夫婦生日序文字二首閤下於禮兄弟之存沒委悉周至無微不盡展讀涕洟中心摧拉感激何可言古之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今人謂古人不可及然則死生貴賤之塗其始終者蓋不自今矣擧海內盛傳閤下痛哭宙伯顏謂此源今人所無今又見之先叔兄至性洋溢如水行地鑿井得泉夫此源豈止今人所無由是觀之亦古人所罕有

也昔歐陽子於聖俞子美極致其悱惻矣然嘗同時仕宦朝夕語處有久要數十年之情好乃若平生不一識面相距數千里之遠而神理往來無間絲粟與蚤皆親善者無以異此仁賢之用心有三代爲公之直道劉孝標所稱素交莊生之謂神解庶幾近之今於稽巖疏婞直五十無聞以草野不材之天介屏跡鴻文過爲揚抆使溝斷媿其青黃斥鷃駭大鍾鼓重以摧壯心勒礪之名言此古人所謂寓規於頌有道君子之旨也自非愛人之周何以得此然先叔兄述

言亦少年狡獪戲耳賤體素羸善病有脇血疾人事
剔我如逃寇譬自兩先兄蹶變形銷神消祝死爲幸
特先伯兄孤孫幼弱兩兄嫂亡姪五喪未舉聊復稍
靡人間煩了此事便兄長瞑豈敢復役求字外斯前
猛之故輟乎夏秋之交乃棄敝廬逃空谷屏遠妻子
不與闔戶外事似於明訓有適符者然此常識諸心
誦諸口以防過結習之或發也禮嘗觀東漢末諸君
子其於死生貴賤皎然獨至而不免名節矯激之風
古帝王公卿下交巖穴士野人僻儆辟陋有非予弟

侪伍所能堪者而敬之不倦可謂至矣然愛洽之情
猶有未蔚篤也方先叔兄旅死海內同聲唁言者盈
几憔閣下言痛切婉轉若爲世道深惜斯人致慨於
悠悠蒼天有不齊之氣數而於禮則欲勉其未至致
辭曲折不浮不隱蓄進乎氣苞而幾於道矣然則舉
死生貴賤之說爲閣下言者亦淺之爲丈夫也邪士
已秋病甚而令著作百餘篇頗不爲時人賞識既無
剞本又無資登木他日求在敗簏中恐不可得爲之
歎惜躬庵今已得四百四十甲子矣神氣猶旺勝於

禮五十三省得覽兩序謂前作按繩徐行約束嚴謹
得南豐之健節從作出入風雅原本經義大似漢人
而示神朗逸是永叔結構文字先有爲躬庵刻詩文
若干篇敝笥有之敬附覲覽其未刻者都等身也耶
士文近爲勉刻數首緣付托者不效錄其下駟外足
恨今亦未摹印耳先叔嫂聞先兄之訃哀號不入勺
飲餓十四日死往先伯兄喪其子世傑甚痛憤距二
十一日以憂死此寒家大不幸中稍足紀述者先叔
兄所作尊書序業已登板入集中又禧近刻數首令

並呈夜惟閣下垂意丁故舊草野之人不悉覙縷上
臣

丁公雁水曰愚山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其哭魏叔
子則直爲斯文興慟非矯持名節者可比書中關
發處足令千古交情生色

門人吳子政曰文緒紆徐繚繞由淺入深韻味不
盡

○○與汪舟次翰林書

一別十八年體鬚髮十九白矣作作則聆從先叔兄及他刻本幀篋扇頭往往讀之聲光流於外私識立其本固非池涸中物也贊臺麓禁之選正足以酬其學而薛元超所謂三恨者其文可以無恨矣其唯固書史遷所記附漢於百王之末非其體矣凡歷漢五世且未足以成書其遡五帝三王以至於漢者世次授受非所謂本也然漢百年來之典章制度紀載弗備而自運其意思務以成其文章固則詳漢制者載

詔令於本紀其君之秕政則雜見於他篇夫詔令多美辭累而書之類乎可觀揚布而非虛設秕政散見則存其實而不害春秋微而顯其乃作史之正則乎劉知幾良史也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然則三者之中識其尤要矣浮美之紀猶美惡也[illegible]長則大美者誣矣勝國之忠臣古聖王之所樂尙以爲勸也司馬紫陽之書法後世有定論也雖然有疑焉元命脫脫諸人修遼金宋三史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記或謂遼立國先宋五十年南

渡後嘗稱臣於金不可待制王理欲以遼金爲北史宋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然則如宋待王理之說其可非宋其亦有然乎析南宋不已瑣乎愚竊疑而未能決其是否也執事兼史之三長又當修史之任其義例必精思而明識是以敢略來所見與所疑而請益焉

丁公雁水曰全史在胸故斟酌義例具有通識其用筆深峭極似柳與韓論史官一則

李元慈曰刪書斷自唐虞於詩則後商頌孔子各有義例遷作史記非後漢也甚明先生發揮理蘊

關係今古後一段析南北非宋史兩段中各有關照相爲此附是胡氏傳春秋微與之旨也文則婉曲游揚如讀歐公五代史論贊

○○○與湖西魏觀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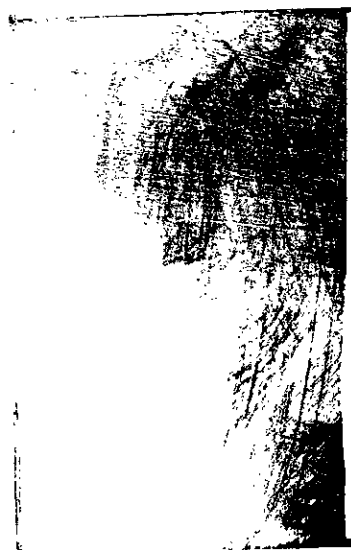
謭伏草野，聞高風舊矣。迨范撫軍以故人之誼敦致浙江，地益近，得聞梗槩益詳，文章行誼，為當今無輩。未獲造請，監耿耿。盡忠節公一門忠孝之遺，軌與日月爭明，海嶽流峙，聞風之士，思一望見其器物冠服、平日所衣持者，奉而再拜，嚴禮之，況於其猶子，又況其猶子如明公之賢哲者乎。其為嚮往，宜何如矣。茲天愛遺黎，寘明公監司於湖西，河潤所被，距此都境。寧都距吉安舟行六七日，陸行三日耳。地至近，宜得酬其夙心而奉明教，乃緣兩先兄繼逝，長姪化孚叔嫂不食十三日死，大將茶集，蔘神枯淚竭，而數載以往，病來無方。適錢子幼光傳致明公不遺月旦采錄，愛及昔孔融求援於劉豫州，豫州喜曰：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耶。彼求援於人者且若是，然則以明公之賢，禮之不肖，當之宜喜，宜不喜乎？竊惟天地以愛人為心，聖賢講道問學，其用必徵於治民，而明德所鍾，必好學而好士。好學則涵養於身心者醇，好士則麗澤講習，所以探賾索微於理道者至，二好備則

敷政必致優優之頌，而施諸事必明決而得其平。且夫平者至難也。禮往告范撫軍曰：君子之為政，公與平而已矣。然公易而平不易。何則？公者無私之謂，君子無嗜欲以蔽之，無富貴榮辱之足以亂其意，不撓不曲，公而已矣。平則不然，平者如水，杅圓則水圓，杅方則水方，方圓水不自定也；如權之稱物，銖而損益，則權低昂焉，不自主也。是故有公而未平者，其事非細。夫罹小人之不公不平，雖非情，可訴為而解；罹君子之公而不平，則莫得援救，大者死徙，小者笞杖箠首受法而已。故書曰王道平平，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平之難也。假使水自定其方圓，權自主其低昂，則權與水雖無私，而銖兩為失，其方圓損益之平者多矣。故夫右細民，獨抑豪强，善政也。然為上者主乎是，則必有奸宄之民，誣衊世家大族，以逞其欲，而中上之所上。彼宋文公為吏，其後有讞墳之悔，然文公亦適得此一事之實而悔之，其未得者，恐不止一二也。且世家大族豈盡虐小民、一無理道者乎？是豈不公哉，不平也。自東南

變起湖西之民罹鋒鏑者四年梟骨如莽不可道矣其生者內有喪父母亡妻子誅絕親黨孤苦無歸之傷進外有饑凍之災徵輸驅役斷筋敲髓病不得休息殘餘之妻子不得保聚啓夅析楊三木之下其不得辭。至可惻痛也。使天心不仁愛又不得明公來爲之治其亡撫其民則湖西之民其眞無孑遺乎故或國之世三綱淪九法斁邪說使賊競作天即爲生孑與氏以明仁義生王蠋太史敫之徒以留綱常則乾坤不息矣。武氏濁亂天下周興來俊臣鍛鍊周內驅

民於死海內之民如遊焦釜天即生狄有功狄仁傑朱敬則諸賢履危忍辱持平以全活人而耶濟偏夏蜀王均李順之亂民不聊生使天不雨眞張詠以撫御綏輯之則蜀民熠矣。噫此皆天心仁愛之至也。吾子敎曰誠知甚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偏偏介陳所見孔文舉曰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雖然公令有程豈得一爲寬恤哉而君子之設心於不可中彈求其所爲可者雖一人一事蓋竟然與天地之心侔矣今遣小兒世傚伏望清

光致下士夙昔之懷少酬明公繾綣於萬一并上家集二十七册仰就斤繩孺子傚稍有志問學使得聽受大人先生之流論以廣固陋拙集望摘紕謬還致又冀獲大集示讀爲惠侈矣至於干澤枸株之夫恭守先訓不敢有望外煩瀆或謂禮日于草野卑賤造次間輒敢有逃其無乃自取愆尤禮愆之日人締帛即而鳴於宗律呂被於管而友自飛理固然也非魏公之濟美孰敢有是

答張一衙書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益賊。弒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也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鬼神亦何遂聽人之所為。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塌貿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答張一

醞釀。輝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荄。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無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蹶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illegible]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修其家世。而足下[illegible]言之。風遊處於公卿大人。而樸不肯消其謂僕語亦甚樸。無過譽。因思古來嘗去樸之時。必有二

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繼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為盤古。理固然也。足下遜守樸。君子僕甚恨覩面失之也。方荀與各就[illegible]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始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為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不識有當否。左傳經世語敬聞命矣。賤兄弟集苦絀多艱於摹印。而先叔兄集板乃遺百六十餘片於金陵。故先以拙集數帙奉教。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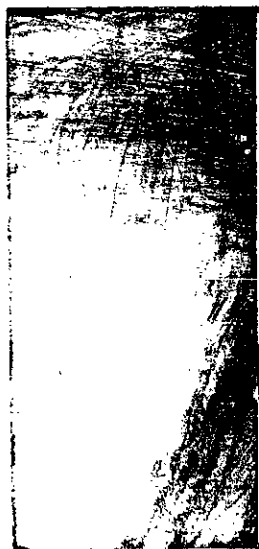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答張一

彭躬庵曰。此關切乎道。原始反終之言。極其閎透。亦自言其所得。感觸而發。不覺傾倒溢滿。且此識不具此筆力。顧不能昭揭此理於天地間也

○○答陰生寅賓書

門下不以僕謭陋擱然折節師事之足徵門下功於問學不自滿假近省來書及詩作中多妍媸之辭能自見其志槩僕益深越雖之慚矣夫古人之爲學已則莫切于知非師友磨礱則在於勸攻其過僕何不知門下之闕以告也然試就學者之通病而畧言之以相儆勉爲人之病莫大於封已而自足自足者拒衆善之路開羣枉之門如蠱入腹嗘然大也食膈於喉而不入病害攻於中而不得出日漸日深元氣銷

鑠雖俞跗扁鵲有相視而歎息耳且夫自足者必其甚愚者也我益自足人益不足於我所得日失而所失日固卑世視爲絕物安在其爲自足高自表見之意乎夫特一人之見欲抗天下之慮衆美來貢而吾不知所以取之是而得爲智乎下安有治世之才博學淡思惟自信其學而自足當同代異至陷其身爲亡宋小人之首豈不哀哉况世所爲自足者又未必能足也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夫敝帚誰不識之棄之而已獨謭謭出以示人曰吾千金之寶在是此固童騃之所不屑笑而臧獲庸保不屑卑賤者也是故去自足之病者乃糞除遷善改過之庭如牆之有基室之有戶牖車之輪海之尾閭也故必用仲舍之法然後可以卻病引年去故而納新此非其志僕行力日搜爬之隱伏不能盡或有諛下以求益與辭以招讒言而自足於神明之際者人亦不應之高明者往往而然僕觀門下室未嘗有是既恭騷馬之安淡懼負門下意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夫其能爲甘與白也而後可以和采進矣

彭躬庵曰切實精透之言少年室各錄一通座右誦之蠱腹喻尤爲絕勝

答丁觀察書

伏惟明公躬文行之盛懷吐握之勤位尊而益謙學富而思下雖以禮之不背部民之賤猶將忘貴曲施躋古哲之風烈道甚厚也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世知以上爲光而不知以下下爲光所從來久矣是故媕俗矜愚則有餘稍具廉恥志識之士寧貧賤槁項伏深山執賤役不敢求知於王公大人蓋世之所光者位祿君子之所光者道此公子延尉所以取報於二生者在此不在彼也雖然其道甚難以文辭公

之賢猶用兩府禮召致康節康節不應後之讀史者淺爲潞公惜之方黃綺之徒不詘於漢而詘於子房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援跡以就文侯毛公薛公不見平原君而見公子無忌此非惟貴貴抑尊賢也小兒世俶歸奔賜書又辱爲賤日詩擬手哦諷首備下能釋既乃悚息雖明公之雅明德先論於賤體何人斯曷足堪穆如之風載道之文也更寵以詠章多儀下弔先叔兒篤摯之辭捧讀泣下陳示寡露胸爲媿戴夫貴賤之際生者罕盡其道況於亡者又況先叔兄亡幾二載卽布衣之交已多去者日疏之感乃明公猶惻怛拳拳如此且推念其子弟窮約一命之將恤而勿收凡此皆明公之絕俗超群足傾於今而感於後者使世盡持明公之厚道則任昉之子必不至冬月著葛被績帬劉孝標廣絕交論可終古無作也已噫是豈易覯於斯世者哉世俶遄往南豐弔亡友謝約齋未得敬上啟事約齋名文洊講學南豐之程山其弟子有黃進士熙者字維緝偕南宮後折節學道師事約齋執弟子禮甚謹布衣蔬食性至孝閭里

有不平事平心以平之爲小民所恃賴告養告病若將終老愚以爲有古君子風竊惟明公集衆思廣衆益體益之道日進无疆故野人曝暖而思獻因上聞也

彭躬庵曰曲而有直體宛而多風後入維緝一段情法映帶界無痕跡尤佳

答山西侯君書 名珝

僕兄弟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答聲今乃寂其響畢其影僕獨何心能不悲乎足下遠垂唁且道懇到之意僕何可忘辱書首舉同人之義所以期勉於僕甚大僕用悚息如蚉負山商蚷馳河其弗克勝也奚竊惟易之同人以同爲卦而聖人所以孫象設辭乃在於不苟同然則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乎夫不同何以能大同也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貞而已矣貞者人性之大同也夫人之情

萬有不齊而必欲齊之以一同雖天地且不能如以同爲同則是嗜甘者必不同於辛而鹹酸皆各有其不同如曰五味而已是天下有口者皆同也故論其同君子與君子不同者多也論其不同小人之同於君子者亦多也向者之同亦背者之同亦由黨援傅脟南子聖人同之至於匡人之圍桓司馬之要投聖人之同自在也假使孔子之同必欲與其不同皆則七十子而止矣三子人之徒而止矣惡能通天下之志乎故二五同也三之伏戎四之乘其墉皆同人也

而聯之將見惡人無咎矣且夫聖人有以撥天下之賾見天下之隱而爲此辭也知不貞之同與有主之同爲禍最烈國家之傾覆是非之瞶亂世道淪胥君子塗炭小人得志皆由此也是以二五中正義所當同此歐陽氏所謂君子與君子爲朋者而聖人寧捨于宗之吝必以于野出門爲貞累其常義而昭其大全孫氏曰物有黨有仇不歷其之辨不如同之當若東漢諸君子分別甚則傷明矯抑至則傷徙操持峭厲則傷中正非君子之貞而涉川何利焉易序同人

於否之後爲世道切而爲君子計尤遠也雖然大通之同聖人之道不苟同之義君子之守苟妄希夫通天下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流爲比匪踰閑亂德之鄉愿賢不肖雜糅模稜脂韋以敗其身失類族辨物之明徒也然則道患不廣守主乎固蓋通者所以利其守而守者所以取其通無他貞而已矣足下言之詳衛亦淮南而未能得所同其殆能宛同人不苟同之旨者乎僕兄弟鄙野不足以發足下問足下生堯舜之鄉去文王周公孔子地皆近又好學其必有得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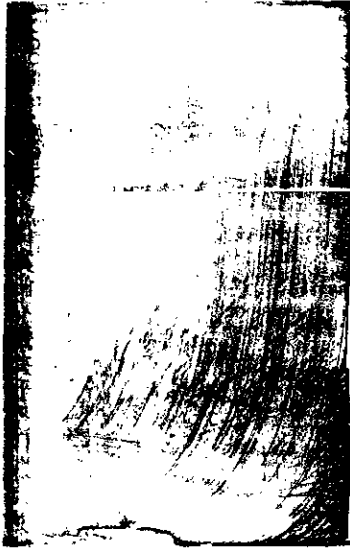
聖人之遺言僕所未聞睹者儻肯尋惠然之言惟以開僕固陋且續先叔兄一日之雅是所願也

彭躬庵曰精理名言如雲出千仞之峯層層奇變令觀者駭歎無有盡時快不一狀此文家最上境也如此疏易覺朋黨論私吝無措足處究其以繫辭非孔子之言矣

○○○答李元仲書

一別二十年相聚四五日此如操勺米以療饑其何能濟然而猶得不死也伏審手教補缺陷之語所謂人定勝天讀先生文處丙丁之際想見其行事誠有得於勝天之學力彌深嘆服七人定勝天云者非必斬如蠡之與越而滅吳文文山之屢起屢蹶陸秀夫之負帝入海皆勝天也爾時更省江寧胡星卿先生書云自世俗視之遂謂尊家多難自愚論之一時何（旁云闕）得有此奇特事（近文序理法脈俱妙）家逕正好萬勿自疑也胡先生亦行年八十六矣二老之言若合符節兼頑夫立懦夫志僕其敢自委乎因思夫天之于世靡弗缺陷也僕惟不能自處其不缺陷遂致兩兄兄子之喪奪成大缺陷（仍天下向冊得著此亦人人有何處虛所宜踐於稍）使能于不缺陷時自尋處其缺陷留不盡之意以遲造化撫手古人三死不陳之義斬毋至天之忠缺陷我或者猶未若斯之酷也庖丁善刀而藏是以解數千牛而刃若新發顏闔之御使毗轡軏輪而止則車不敗然則吾既能自處乎缺陷矣是天可以不缺陷我天且不得而缺陷我也或者其亦所謂人定勝

天之道乎原二老之指其能不悖矣乎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四時之序是
也盛而不止者其堅必剝故曰爲道日損損而又損
以至於無此非獨爲道也御世之勢亦有然矣傑勉
思宅心退讓等其理趣以折平日虛憍之氣先生審
天人之故知始終之行願嘗有以教策之
彭躬庵曰篤言至論淚切痛透爲古今高明才節
人膏肓藥不勝一部廿一史論斷宜各書一通座
右時時勸照爲人鑑也

〇〇與黎媿曾觀察書

禮三十年前有咯血病養痾瑞金於謝怡古許得託
甚齋集讀之不能釋手持歸山中示諸同志皆歎古
之不絕於今思見其人而不得其貌會閣二年爲先
叔兄買妾到汀閣下則往京師過其門徘徊久之又
七八年閣下李廣信就獄於會城禮急友人之難
跣足氷雪中操元仲李君牘來方事亟不得向投書
名遂以寧都布賈見亦欲潛觀閣下所云爲也辱閣
下首問賤名字禮則詭對以族弟閣下翻然容接畧

官民之分修王宮之禮當是之時禮非曰禮而禮之
族人也謬禮於禮且爲溢施況推其禮於禮者禮於
其族人閣下之推度殆欲追古人而過之矣然雖得
一見而未嘗盡所懷來竊觀今之爲詩古文者非古
也其能者或泥古而失我矣泥古而失我曷不取古
人之文讀之而自足奚必我爲之夫必我爲之者以
有我之理與識與情得古人用意所在而變化之以
格法遂爲天地間更出不可少之文今之言古道厚
道者欽薄而已矣所謂刎頸之交見利害則能刎彼

友之頭耳貴賤死生之際秦越人之肥瘠矣近覽閣下爲怡古道集序及他文字中其於死友惻怛纏綿不忘如此然則閣下洵非今之人也乃古之人方今世道不可少之人也嗚呼得不思與之爲磅礴而漲迹乎今閣下休假林泉正足盡野人追之時前年九月先仲季君八十禮任泉上者八日意得追陪晨夕而竟不得邇者以先叔兄歸窀穸悲楚痛慟發咯血疾屏人事於瑞金相距七十里不果景而至賤痱不任勞頓又不得登高閣益相見若斯之難也因附致

數行道達鄙懷并拙刻奉教所以災木者代繕寫耳非敢謂爲成書也幸指其失便可劃毀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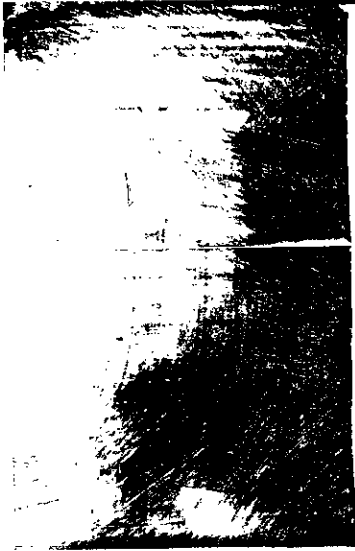
虛孝則曰情款之文不立議論不設間架層次緯繞如平瀾細藻正是古人一篇道情款文字方見眞本領所在

與王邑宰書

昨承左顧聽剴之頃正如新秋爽氣暑溽都消益我神志開其固陋所裨非淺鮮也猶有一言結積愚誠逡巡未敢出口繼思明廷闓心民瘼而于禮謁辱國士之遇殷懃特深期勉尤切若或有所聞見猥存形迹懼罪避嫌弗以啟告是大負明廷推與之盛心而余影自抱其媿怍矣適忽傳有新造直板之制計重九斤餘倘或施行疲弊之民不斃其身必折其骨路温舒有言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至足觸痛

也是以合邑皇皇沸騰惴慄至于里巷多泣訣妻子謂旦暮有隕身之虞相對愁慘道路吁嗟竊伏稔明廷以恨心之仁布愷悌之政豈忍厲民哉不過爲國僑氏之猛以成其惠重典輕典厥有權衡竊意所謂直板者亦姑設其物使其頑者知所儆惕耳而愚民擾擾惶惶失魄以爲必加其身蓋下闇之夫無見遠之識固其分也伏乞明廷收回直板解愚夫之惑著仁聲之歸天必嘉佑其身廕及後昆而殘黎亦得以塞報稱之心于萬一矣近谷淵西鎭觀察書以書生談

政事矣啻紙餅涉飯滋遲賢明不能自已今謹呈覽
惟敎之臨啟悚切待命
是書入公即日撤直板施刑且倍寬于昔歡呼
之聲溢于閭巷記此以志爲民上者納諫改行其
德甚溥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不遠之復所以
爲吉元也附識

〇〇答雷廣國書

辱書謬許賤父子詩文遂以爲其人亦有足觀發篤
實之論歸於忠孝僕浮沈無據豈所克堪益滋處士
虛聲之懼然竊思古人寵至益戒不敢不自勉矣世
之不尚篤實以功利狡詐相誇詡故三代之季遂成
戰國其風俗相感召是以羅暴秦之毒而司馬晉專
尚浮虛棄實用亦成十六國之禍五季亦有契丹之
偪此天地消息恒理雖著於形者不同而其機則一
也時方醞釀而未發則世以爲安安之則以爲是而

非篤實守道之人及其發也亦貿貿然不知其所從
來嗚呼此世之所以禍亂淪胥而未有已乎二三君
子有憂之日大聲疾呼於世之人如拯溺救焚而世
人不信夫豈惟不信哉則且迂之笑之遠之詈之甚
或仇讎之然而君子自篤其行不以彼易此寧獨立
不狥乎世而狥乎天不狥天暫時之發露施爲而守
乎天之心逮於理道絕續之際恃以扶西北補東南
者於是焉在至於今而求古之功利狡詐者又不可
得蓋流芳遺臭皆有本末非庸鄙所能至今則徒苟

且齷齪而已臧獲之所羞也僕讀足下手書及諸篇詠莫不根於忠孝悃愊無貌言雖未嘗一造膝知其爲篤實君子無疑是以有感於古今之世變而發瞽言焉其亦呈露四體以受越人之鍼砭也陰生不遠數百里步負而至敝廬刻期不失僕雖非其人然陰生自有古人之槩則又足徵夫仁里之風俗猶爲近古矣

（識○口○頭○語○無○意○收○拾○見○刻○○）

黄仙裳曰答張一衡書要天道之始終此書究人事之本末皆河流嶽峙之文也方是補救斯世稱爲載道篇中語如火簇而氣度優悠可謂兼善

○○答黎媿曾觀察書

想望三十年才得一通筆札相距七十里未能走承謦欬俗下之況可例其餘不待抑胷中所藏而後知也四月中病少間頗聞漢仙諸巖石之勝以乘舠得至山麓不苦陸暑鼓興而往淹留旬有七日返乃獲拜大集華函展誦竟日詩夜光拱璧羅列前陳喜慚感幸出於慮表不謂是行仍觸勞暍復咯血者二十餘日入秋始就疎爽繙誦大集然膏繼晷益歎諸葛君眞名士也有瞻有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軒豁瑰偉隨手皆成始緒自蘇文忠來未能多有夫既知其人聞其行事施設讀其文章雖不見其面可矣然而古人必擔簦千里履巉巖涉江海惟恐或不見而陳子昂且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悠悠涕下之感何耶（設○警○一○段○境○力○自○異）思五嶽者坐斗室之中披圖籍指其邱壑峯巖覽記載之奇亦足於遊矣而必冒寒暑忍饑渴衣蕉頭壓身履其境以求盡乎神理搜乎委曲目收而心得之者謂圖記之未足盡五嶽也然則讀文章知聞其行事豈足以盡其人乎夫欲

見者非徒見其面而已天下之理萬變不可窮周孔
言之而不足學者繹之而日生辨議觸發則交相窮
交相窮則交相生循環不息彌綸橫放擴所已有而
萌所未嘗有復擴所未嘗有而化其所已有然後足
以達其本根窮其枝葉各得所成就此麗澤之益所
爲奮於師承也固非筆札文章所得而益者也雖然
且姑欲盡之於筆札文章矣相見之遲速未可逆計
摘刻較往者所增強半希閣下詳指得失還書箴迸
相與有成古人之誼也近與釆公周旋愚謬守一先

生之敎不欲學佛然頗好其人今秋分尸始祖祀事
兼有禰祭廿五六將還山則相去日遠未能常通筆
牘東望愁如不盡覼縷

○○荅韋石城書
伏讀手敎懇到惻誠如禮之下豸顧何以得此於明
廷哉其爲媿戢莫可窮極蓋君子之言信而不卒擲
亦其素所根柢者然乎不在於所施之人然得見尊
遂若之筆牘笔能有是也介弟母臨迴其識度足徵
家學之淳而明廷遂久在野人意中尊中忌公之立
身蕭潔於後者亦累可想見及明廷涖政鄉邑九里
之潤彌歲沾濡禮守分蓬茅未敢自通名字不謂明
廷之謬先德音篤摯纏綿有如此也爾時從子有媼

事越三十里山中淹留旬日纔日青作楚靡觀坐闍
室以故報覆遲後罪不可原矣竊惟以者天之心也
故夫世有治亂道有汚隆而天地仁民之心無變也
得行其仁民之心者守令而已守雖近民然又不若
令譬如粟帛可以飽人可以溫人不待假諸他物削
天子大吏之尊猶隔膚而與腸也天子大吏之欲溫
飽人非借資於粟帛不能而爲粟之徒紅帛於囷廩
帛卷束而襲於笥又奚貴乎然則士君子思於天地
令心展發其素所問學莫爲令若矣雖然世之上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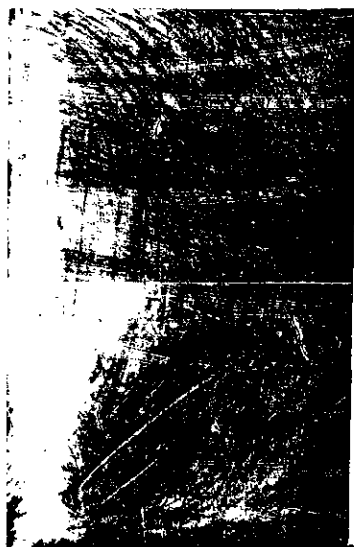
民者曰慈祥愷悌善已後之君子以刑獄不施爲仁或奸宄并容或豪強剝噬一意縱弛民之事不治而枉抑無由告奸人暗啞強邪逞志而曰吾慈祥愷悌也不亦大戕民害乎夫以懇到惻誠之心行鋤奸猾弊之政殆庶幾矣是故嚴誣告之法及其珥筆者斷行三四則訟可清也聽訟不厭繁細行隔別之方參伍以索其變則兩造之情無遁矣出令毋反汗不可行者不著之言著諸言者必行也則令信而民知適從明保甲連坐之令奸無所容蹤則盜猾可潛消也

耶律有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則民安也何者天下之事莫不始於利而終於害害既除則利興矣今之弊政昔之善政也斷宜其有無緩急爲之先後則輸將不罷也推求生息之道秕政之妨民者視吾力請於上而去之則物阜也舉才能尊有德以身率先懲不若教者仁恕涵濡之則化成俗美也是故能因其俗以敷吾政因吾政以善化其俗聖賢之道不外是也然此亦天子大吏行之難令行之爲易易何者區域有經提封不越百里而民之

情僞俗之淳澆令皆得耳而目之不似遙制者之疏濶而待聽故其施設近而易周未畢景可身履其地也夫令之政人命爲大是故嚴保辜之法則故殺嫁禍之奸不得行彼懼彼人之死而償其死醫治必力是全活二命也方其始聞命急飭其地親驗視之務定辜限雖婦人孺子牽過足以證左則真僞無所遁此召康公所爲有茇說之甘棠也如是雖於強死者寡矣雖然季世之令益難爲也朒縮於功令掣肘於大有司君子亦惟存其心盡吾圖而已愚嘗欲朝廷

首重令宰相吏部愼其選畀大吏以稽察之柄而令得自言於天子凡民情大利害有所壅闕聽於歲冬夏之季不關大吏自遣掾屬疏列陳告且增秩重祿久任以成其政庶乎其得有爲乎然此皆書生紙上之談豈爲有當蓋以明廷惻誠虛下之懷又適履斯任必有得其要且識於時務者故敢呈露其愚以請質正焉尊論文語禮豈足當然正大可持循揭之以示後進承委中憲公傳只繩樞草舍之手使造五鳳樓不幾令拙工駭而走乎然台屬不得辭幸寄示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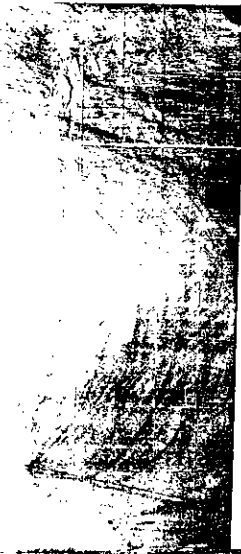
行崖略勉成以戴斤繩耳賤疾未健造厤之命當在異日

門人陰寅賓曰敬誦夫子斯文可作一册治譜至誠開導槩槩可行信如是也百姓熙熙皥皥國君安富尊榮可長治無亂矣效在不高不迂小大有效久暫可施文字真懇精悍亦足稱意有心民瘼者宜置一通座右

○○答蕭來粲書

今之務少俊有志識者而已僕之朽鈍何足云哉惠書謬推許自汗接踵矣古之言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則既以立言爲末雖然亦覩其所立之言何如也使專攻于風雲月露之辭則誠足末之矣而言綦重者是不然堯舜禹之道德非典謨之言不傳也孔子有春秋之言故大義凜凜至于今忠臣義士與夫功業稽天者世遯而蹟泯矣非記載之言不傳姬公無周禮儀禮之言六官禮儀之典制莫攸定孫吳諸人不著書則兵法之言絕無禹貢之言則山川導治之法亡矣夫傳忠臣義士非特傳其人而已所以作則于後世存焉也由是觀之立言惡得末乎且夫德修於身而不能期其必彰不彰則無傳功業施于當世宏濟生民此聖賢之所急也有時命焉而非己所能必立言者德與功待而傳已能必者也在爲不爲而已讀百世以上之書而能感發興起乎百世之下非言乎卽末之而道情敘陳鄙事刻寫物狀宕蕩其胷中之懷來亦言所不得廢也立言者不綦重矣乎

然而知立言之重則立言者爲尤難故必藉子旅力方剛之人立志而造識根于理道達於時務漸之以歲月得立德立功之意而後其言立孔子曰先難後獲是亦必至之數矣足下雅有立言之志而慮以受人故謬抒管蠡謹質之不避其無當則又推夫立非聖之言著淫僻之書者爲萬世罪人也

彭伊人曰三不朽成陳語矣此文以重立言命意搠成案而探其本爲文士固根柢故非小補行文朴寄堅凝無隙可人

○答賴晉公兄弟書

天下文章之盛即天下文章之衰也人人役言作家此文章之所以盛人人役言作家而不求其故此文章之所以衰也僕於古人文無能爲役而賢伯仲欲致榮親之道不擇人而施乃謬屬文於卑鄙僕亦遂偃然執筆爲之其於揚厲之盛必豈有當乎恭僕雖未敢役言作家而不能求其故則一也每書齋湖且推致於古人文慙矣慙矣每省來書及肅子來巢文子安巨山起手札雅合春容如玉筍之秀出僕深用移情亦可見諸君子切劘之功不淺僕所宜望而辟舍也伯仲春秋正富足深求古人之故稱作家于今茲其所以顯其親者將自有之豈僕不斐之言所得稽乎承示諸子詩妄爲甲乙僕從暗中摸索何對未必能得然他山之意或可原其心而恕其謬耳不宣

何雍南曰淺道能不失矩度爲佳文之盛衰洵是確論

與徐健菴學士書

伏惟閣下方今無雙之才道德之光為海內文章所宗歸上下古今典墳載籍之林不以分位爵秩擯下心其汲引奬藉斯世材能魁傑而不下遺于巖穴天下之士坦然洞竭合噓同噫于閣下之能(虛)也雖然深川大澤藏珍秘幽出雲崇朝而天下而不原其野五穀所生城郭宮室宗廟建立人民物類參錯蕃阜故禮以為川澤之(虛)其用如此子原廣野之至(實)其所建樹于世如此(實)而能(虛)之遂不可量也老子曰

(虛)其心(實)其腹竊觀閣下信斯言矣夫石之結綠金之指南天性固然無足異者無錫顧景范代閒騏驥也蓋車之下亦惟伯樂能識之此則閣下之實而能虛者見於天下士一端也禮僻處窮遐未由盡覲閣下之槩而徒托于想象其得子傳播者又將不備顧皆思之范文正公經略關西一時稱得士之盛歐陽永叔以士未盡出門下則質言于公而不為嫌杜祁公樂海內之善于漢可方陳平唐可方房杜其說其見于子固之文蓋古人于當世賢達推致鄭重如此閣下之于范子杜當有不待較量而得其所處者矣禮前二十年于毋東梁芝五坐上獲接對歌詠歡洽至夜分休去及犬馬齒五十一復承寵以大章先叔兄之變重荷弔賻去年得顧子景范書又知惡金為災木資是禮一見而辱閣下三施之厚乃從未獲薦一函于左右或者如子固所謂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既施則有之而閣下未嘗少加督過而益厚此天下士所為合噓同噫于閣下之能虛也禮往時亦欲少有建立留心當世之務迄今茲無所于成間

學為文章則望古之人而不登其堂與古人有言處士純盜虛聲是以禮既受閣下之(虛)下者無已而尤願閣下之示其(實)者以為之鞭策也居閉僻事偶見通家子輩攻制舉業因得流覽閣下所論次評序則慨然歎閣下嘉惠後生為功甚鉅元人題所刻書謂制舉業盛而古書亡矣歸太僕謂士攻進士業不復知書而錢虞山論方千劉蕡賜孤魂及第謂今文不足以傳人然則是三者之言其皆未見閣下之論次今文者乎閣下蓋(實)根于古而措諸今文也小兒世

僚來京師令其望風堦下且道禮鄉徃孺子見大人昔有飲三升壯（問敘中出一句議）膽者豈其彼大人使之然耶閣下飲人以醇小子可無及此得坦然坐春風中矣王臣

○○與朱奕贍書

夫愛騏驥者必加之以韁靮尚干莫者必利之只淬厲是豈欲束其千里之足而消其鐔鍔之體耶蓋不如是不足以致用也艸木之生天地不能自殺而待人裁之不然則枝蔓蕪雜莫足爲觀美矣是天地無以遂致其用夫騏驥奔逸而不受韁靮則藪澤鹿豕且與之等干莫之金當未經冶工之鑪鞴則枯木斃土須金且與之等豈不誠良材哉而無以成其器適天下之用故若是也駑駘之產韁靮之不韁靮之無

損益也惟騏驥必不可不受韁靮何者其致用遂其所以烹鍊成就之正大且難也是故天地之生物以秋冬爲心以春夏爲用士君子之立身爲學也只探本貞固爲心而以平恕撝謙爲用韁靮淬磨之功固未容一日去諸懷也足下騏驥干莫之材也儻益鬵駘者誠不足以測千里之足然竊願足下之自爲韁靮淬磨以致用也

楊惟才曰文勢峭悍而文體迴環率暎

○答顧右臣書

右臣足下連辱手書虛下之懷志氣之自命皆了格問得熟察焉僕因是而嘆與山公之有後也爲之喜不寐古人有言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足下拳拳于鄙陋殆亦此意盖嘗觀少年稱有志氣者矣務自汰大不肯稍下人未嘗求師取友而遂以爲天下無吾之師友又兄哉成之又將較短量長以爲不足循守嗚呼豈其能有成哉則亦虛憍而已矣夫其始才非不足以有爲學

問非不足以深造也其志氣又非爲不卓犖也而卒之才終不能有爲學問終不足以深造所爲志氣卓犖者又將折靡而不振則職是之由也今足下以天挺之資英妙之齡其交友又多篤志尚義奇偉非常之士故遊江海者必具舟楫山行者必具樵而爲師扶翼之有人足下亦既有其具矣扶翼者又多其人天下之事學術之造詣其何不濟乎僕又聞之登高峯者必歷級而登登之可歷級而下也使登峯去其級且不得下將奈之何矣善泅者必能入乎水入乎水斯能出乎水也學問之道豈不若是乎僕謬爲尊公所知許足下承過庭則亦謬屬望于僕僕愚且老矣何足堪足下意厭足下之能歷級而登且下者蓋已微其端也九月十七日始得省來書爲二月三十日發者今正月以小兒來乃得報覆甚矣僻鄉之孤陋也尊公刺袁州時附一函于曾遂五許今刻拙集中聞刺杭州後寓一書于敝鄉估客蓋自丁巳去頻至于今八年未得片紙之喬及歲月孔懷茫茫無托不謂屢存愚賤而所持愛者皆殷生也爲足恨矣僕

少健當買椅西湖與群紀寫心曲且得披對諸賢俊古人有言合二十五人之力力如猛虎合二十五人之壽壽如彭祖以足下之英多所交君子之衆相刺史公嘉惠浙民視兩漢循良傳尤其小者矣僕亦與有菜焉爾寸陰若歲不盡願言

郭入日曰以山水成文而發爲學之實特有風味

〇〇答文信子書

展繹示書懇欵篤摯益深悚感中聞推許踰量如跡淨堂坳灌以江濆施則大矣其克堪受乎矣天地之所以不息者情情之所以膠固者真天下之道成於真而敗於僞大抵然也是故情之真者德業生焉忠孝出焉天地鬼神格焉金石感通焉而是情也仰見女子之私皆同源而異流者則在擇而執之也金之精者至真也黍銅鉛而滑之是猶有真者存惟假設之金貌類至精及夫鼓鞴熾炭溶液而擇索之或壓

久而僞莫能存求所謂真金者毫忽不可得則亦棄之于地而已世之下也務以僞為真自謂足欺人然人固審之辨且晰雖其可信者猶將疑其妄孔子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由是觀之今之詐也愚而已矣至于為文章真則變化生矣華而不浮質而有體矣如春溫夏暑秋涼而冬寒此四時之真也而變化生焉夫其所為變化者則有日月風雲草木禽蟲山川人事之感應休徵咎徵若時不若時之參伍錯綜于其間然後四時之真流者而發煌精微而博大蓋非一寒暑溫涼之候所藏成此聖人本情誠之用君子所以貴乎學問也足下於朋友真切而懇到今之世固罕是人哉而吾觀世之君子或疾人以僞過我吾亦姑毀吾真而以僞應之僞與僞相持度有窮期歲月為漸摩則君子亦流而入于僞嗚呼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熄欲湯之滄十人揚之不如滅竈而已故曰救僞莫若以忠也僕材識短下兢兢不敢僞未能有以自致啟古人之門除不得及而況其堂奧乎兒做春仲往郡門僕是以有入郡之役邇年每候遠

書將啓緘心焉怵惕擢有疑門外之慟發視而果然者十七八至犀厓下世吾郡又失一人誠如尊書云云然則生同時同地者可不及時為覿比哉珍重不宣

顧景范曰精實之論言真者多推本于誠此特抉其發煌之故尤為確妙

與兩廣吳制府書

往者從陳君椒峯得審閣下垂注賤兄伯之殷聞其來至遣信江干將以逆攜勞問道秉節兩粤道出杉關復從廣昌鎮將周君大生備詢愚賤覼縷甚備而顧君祖禹又嘗具述其所追送之事皆非斯世所能有在史策所記昭猶將痞寐願見之而禮方謹守草野之陋趑趄不前抑何愚哉昔歐陽子答范龍圖書云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是固然矣然其所謂士者向士耶豈其榮龍圖之爵位乎抑榮其勳名乎將以榮龍圖之德與其行事也如以見爵位為榮耀者非所謂士者也榮耀其勳名者功名之士則然榮其德耀其行事之美此學道之士所宜有也不然王公將相豈乏趨走頤指之人而顧須此士哉為有補于其身心政治也夫庸人惟知好庸人樂其順適于己而已聖賢豪傑之徒所好者聖賢豪傑雖世無聖賢豪傑足以當其好見其近似者猶且好之以為嚆矢古賢哲所為特拔于千古樹大德成大功于天下者莫不由此道矣蓋王公將相無代

無之何獨如文正諸公之倫然後聲施至今哉或有以踰分放言為尤者禮荅之曰是不然夫以石勒高歡之不聞道而張賓軍門大呼李元忠酣酒擊肺謂門者言皆不以為嫌況於尚理道之賢公卿乎禮舊疾發動雖廣州咫尺瞻望弗及無以稱塞盛意茲遣小兒世傚伏謁鈴閣此子亦稍知志趣十年來命之閱歷求益蕃流潦以歸海為大飛埃以集嶽為尚而于澤之私非所敢出也至臣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書

寧都魏禮和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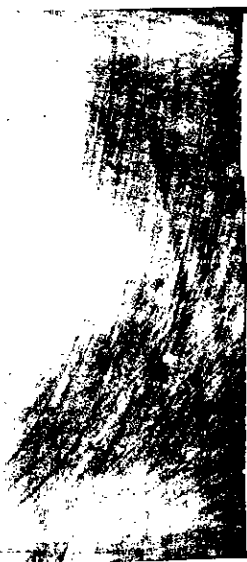
荅沈仲子胡若木歐上閑書

禮再拜沈子蕭子之詩老秀而有思理然蕭子邃於學二賴子詩伯則流美仲則韶少有雅致胡子之詩如讀牧葊花徑詩離菊爲雨所妬諸詠皆傑作也歐子詩吐辭雅令其宿萬竹園之作則感慨係於聃老致紛披諸子坐霞綺日相摩淬然則湘江殆風雅之林乎世之論詩者或陋竟陵或訾歷下而抑竟陵爲尤至習詩者鏤心于風雲月露一其精神于句字之推敲夫句字豈可忽哉盍亦有其源矣源者何節可至而語不能至也神可遇而筆或不遇也涵養多學氣格自化然後可幾于此矣竟陵歷下各有得失也而吠聲之徒逐人軒輊彼亦惡知二家得失之所在僊取竟陵之務擭抉性靈以砭歷下歷下之辭光豐美以砭竟陵未嘗不兼得也竟陵之言古詩佳者十六律則失之者多於杜少陵也尤甚是故學竟陵之失流于巧薄卒卒遺大觀歷下之失膚矣膚之失尤難循持也唐人之詩尚風格而次脈絡足以移大情宋人之詩工切而整妥足以敦吾學合唐宋之詩之佳正可兼收也而杜少陵能之要之在吾有自得之妙而已僕謬以愚臆點次諸君子詩惠書經年始得報幾無人理緣首春有南越之行歸廹遣女事且山中無便寄或可垂原耳

答黎生隆吉書

門下具四應之才勤學好問不自滿假而尊君子教子之方異于常流故僕得門下爲之愉暢盖才士恒患于𩥄駑拙者鞭策不可上或拘牽于父兄無能一見其志是以深喜門下之足以發我意也夫門下才士也才則理易知事易行如騄耳之馬一日馳千里無所留難然易非才者之得也觀花于烟日中得其影似矣明鏡遇物即照不留其形且夫學問者嘗欲其留也以留爲根株而以不留爲變境故非涵濡堅定不足以留非虛明密察盡境而後遷不足以致不留也雲之布于空幻忽無桓其根在山澤海之帀蜃之樓爲兩間至奇莫不根于蜃質海水之氣也故又必出之以時成之以漸其初也希微徜彷若没而若出繼而若定樓閣城闉人民物器殷殷闐闐澒洞錯襍其後也百變而一奇無盡以盡其境固未嘗一見即成一成即罷也是以可長留亦可長變何者爲其有本而不善用其才者見之易而實未嘗見知之易實未嘗知飛騰至千里者過都歷邑按而實者之皆

不知也自以爲至得而終成至失者以此僕閱門下近文輒加于前可謂進之有漸矣欲其才涵濡堅定以至之吾知其必有成也僕且將藉門下以策吾老鈍矣更質諸尊君子以爲然否

答友人論曾節婦傳書

承刪訂拙文並抒胸臆不存彼我之見洸然吾易堂當日事蓋不勝凋散之感矣雖然敢不呈露四僭凡受艮醫鍼艾而有匿情乎所謂合傳者兩論并體愚先賢傳別有序次中尚有他傳格之故兩著論日此合兩傳著兩論也而太史公合傳之體聯下句提已成格套惟不得已而後用之進披達郊乃是得意處耳然事有一定須乘緣而見者又不可以格套論至于所刪之文作者謬有其意衰夫求見步于夫死也

又一年三字著于此下則文情稍舒因見歷時二載常人僻矣而母貧困志如初又見其年少二十二歲耳稱氏者俗辭也史之稱母多矣兄公者出爾雅釋謂夫之兄曰兄公如今大郎之辭傳用故應從古稱而云開翠于鏡見于錦辭費矣不以虐母訟則安得拘母必拘而過我門何自結草東溪復過則母行可如若以舟行易拘而字辭重何未老也刪不及如三字作矣府門字未可去此當日事戴太守執法之由也極述責謐事可謂精采噴出文與情而俱快母之得安乎衆情之憤小人之自禍天道之不僭是宜述之極致而張皇也母六十四年柔下一語亚與又二年文情等也孫聞舉祖母節豈得不喜且原紀已若喜字情文所應有何特患其與大慟相掩映而故去之乎蓋情所不應者然後爲牽強無味也初字延字刪安女婦蓋兼如其美之女者其字面則古今所習用其幼婦最難句未佳似宜仍舊出諸兵人口自標可也敢字不可去去則句弱兵字無損于文且有益于何也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此古人之成言何謂率

乎愚更妄爲評點一通以質以虐母事訟府去誣字則曾陳之疑存影響矣吾輩當務相盡以相益雖十反可也然入謀則惟尊旅所向

門人盧永言曰絕類白虎通五雅之文此更貫以章格爲難能也

與友人書

一別五年吾黨離逖至此亦曠事矣去歲過常州以畧幕嚴密未便通問及足下到吳門僕乃漸行欲往觀洞庭之波為范撫軍所留未遑遄發至閏七月背瘡忽起遂兼程還里八月朔始抵家山至十月瘡乃全愈而他疾亦相續稽延參朮之費已數十金于今尚不能稍涉勞煩羸頓委靡大增衰老之歎也吾輩飢軀奔走初未嘗不護惜本懷廉隅猶未全毀久而相忘習矣不察溺于汚涸而反甘之斯濫之謂尚不

足償冲夜以思懋懋如搗頃聞足下以二百金買妾令人駭愕憤悶遏不可禁嗟嗟叔寶全無心肝豈意足下顛倒悖謬一至乎此也僕非迂論謂色不可好老年好色恐死期至夫好色與死皆無害特如足下者則凜凜未可耳僕少陳之足下幸降心少聽之足下屬膺先朝一命出處本末與僕略不侔為飢寒故刺方為圓至乎入幕求食于藩以自資仰貴人鼻息名節掃地大足傷心猶曰將有槁死之憂雖未能固窮尚或見諒于寬厚之君子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一也老母七十有三為人子者當朝夕依承問安侍膳為日不足而出腹二子皆高飛遠舉老人涕淚闌干思于愁歎夫七十之壽稱曰古稀以飢寒故舍養就食竟不得親奉一觴為老母壽吾意足下當痛心刻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不孝之罪夢寐驚責將惜金如命即慷慨豪舉亦云徭結思得稍供菽水束身歸庭永絕外于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二也自足下去後髫髮之妻愁苦萬狀朝不謀夕舉家嗷嗷待其哺飼襁褓[illegible]待其支應高堂甘旨待其仰事

告借匱竭雪刺盈頭足下所得財物不以安業妻子計其終極且兒女婚嫁正未有艾悉力經營秖恐未給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三也足下平時于貸新舊甚眾沒不思償有貽累代借之人賠償踐信于母叢積至于恒產費盡身受饑困者且彼縱積金至斗我應緣怨不負若果困窮他人即或見原然我心終難于自安今可償不償而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四也此四恨者僕非苛論勿為迂談足下試思之然乎否乎而茲事猶未已也僑寄他方營措實繁婢僕居

屢米鹽凌雜爲費不貲且懷戀塒翫豈能久曠則是歸奉老親之期遥遥無據倘萬分一高堂有意外足下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哉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古詩云大義當乖離然則僕與足下朋友之誼將恐不獲保其初終矣僕忝屬師附責善之道分無容委又不能聞世之誹詬足下者而自默默耳幸惟亮察

答盧生彝則書

誠聞夏君禁不殺牛文吾黨可勿爲異論也哉物命以悆口腹世之人不待教而能者雖日誦戒殺之書設爲禍福之占臚陳已往休咎之應家諭而戶曉猶不得少衰息況著爲當殺之論援古証今助其長而逆其忍乎孔子不綱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亦自爲撙節以存其不忍此仁之所以爲人且資其力以成稼穡蓄民命之本也古聖王重農而抑末亦謂民之所天在乎此然則於人重農於物則當重牛矣夫敝蓋敝帷不棄牛之勞當不在狗馬後吾游陝西見有牛肥腯而高大者土人曰此不能耕食牛也或古人所殺而供饌之牛此其是歟抑牛耕啟于漢古之用不過引重而止是則今之牛非古之牛比矣今夏君之言甚辨益辨將益煽殘吾更爲之補其說之罅漏刻剔其瑕以成全其說則亦熄殘而助之廣殺機也甚矣其未可哉

答鍾士雅書

遠辱遣信披諷來章所謂截飈以車馬樂踴以鐘鼓則有駭而走耳然以足下懇欵之懷不得不竭其愚僕詩謹甲乙附歸惟加采擇焉竊謂詩古文之道修身行已以立基則性情著博極群書經驗事物以致其識與力采摭風雲月露花木蟲魚以摛其藻夫匠之爲屋也大而千門萬戶細至方丈之室其楠櫨榱桷穿互搆架明暗高下莫不有一成之規矩含是雖公輸匠石不能布一椽故未可去格法格法者一成

之規矩也子輿氏曰規矩方圓之至夫豈惟方圓哉因之爲蹲爲銳爲延袤爲參差凸凹爲秦皇隋煬之宮室機器變化倖鬼神奪天地則皆此一成之規矩所爲故曰至道無多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豈惟詩古文哉君子之修身行已亦若是矣然而必由博以之約不極博則不能約約則固陋焉而已此古人所以肆力漸摩累歲月以有成也非今人之智而古人之愚古人之傳而今人之鮮成者豈不在是乎足下挺起于孤棲寡所恢於群學日懋昔人歎徐孺

子爲尤難僕生同郡志切相成故不得進貌言以副積年相須之意倘惠然肯來野蔌村醪箕踞長松下亦一時佳話也

答官公璧書

磊磊落落不假見面不苟行異慨然出肺肝若此丈夫之事也而世之妄而不察者則以為蕩佚準繩放散禮物不循常人之貫遂足當高士達夫抑何謬哉夫人心有毫苟在於庸言庸行之中闇昧者寘按於荒誕蹈終身之力歲月之能祇成其所謂荒與誕而真向者一無所得也庸非自以為是而無師友之助乎如皮陸之徒命曰辭王怪軋實鄙且陋大自孟子有狂狷之說而庸人流至以妄為狂迂為狷如櫃弓

所記曾點倚其門而歌則已妄甚且夫子見齊衰者必以貌是日哭則不歌哀樂失時豈聖賢之徒而侍如是此傳者之妄矣夫狂非妄也志大言大而已其學問之自治未常不慮人有斷然必不可為則亦狷者之守也狷者非特踽踽凉凉而已守其言行之固自刃爵祿不得少移易其滂沛灝瀚之觀天下大勇豈過是則亦狂者之志也是故能詣于一至者非夾得莫能成矣足下之文欲排闢古今陳言務去是狂者之志旨歸忠孝貪賤不苟取是狷者之守而虛

下人又深得學問之蒐于泉上先生陝賓諸子有師友助傑是以不避未同之嫌遽肆肖臆出肺肝以丈夫待足下也往文我讀一過不覺盡卷已多同而之忱拙作幸有以示我

荅雷廣麗書

去冬所寫致拙作十之二三爾緣紙價不續摹印關工未獲袒露四體委諸見垣之目洞厥府藏猶慍其有隱疾也小子世儼粗學爲文或有一得亦其偶逢足下過爲獎許均令慙惕矣所論制科源流及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者致于人心波靡醸成禍害敗延家國未文公云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此其人非素具凶殘之資也不過鄙夫患失之心而已彼鄙夫者輒陷于弑逆之大惡無他亦不知禮義以養其心耳故 聖祖設科必先德行然國初制科之文格意亦大不同後則至于踏襲浮辭而已彼踏襲者或至不能通其蹈襲之辭漫然書之主司偶中漫然售之則既偃然得科名矣扣其中即所謂浮辭當然者彼固未嘗自有也又何暇問經國之猷忠孝之理乎此足下所爲拊膺而長太息者也愚竊謂國家制科之典失于太備經書則內聖之學也論則博古通治法也策對則察于當務之急也表則騁于詞藻判明于吏治也皆欲其備于一人夫考之以言將

責其實而用之此制科之意然則如是人者百年而一遇四海而一遘猶幸其近且多乃三藏之頂趾遂數千輩是惡能免掇拾蹈襲之致于至陋乎恭力不能給又不能舍是則苟且生焉而判之設將以爲吏不可廢也宜如唐人設甲乙張李之案士子據律以斷獄今乃標成律爲目令士子判之夫既以律爲目矣何用判爲他日涖官讞訟所求非所用亦何爲而爲此哉至于得人之數隨法而有雖胡元以詞曲制科亦或有淳德異才出其間要之國運人心風俗則關于立法之善不善矣蘇文忠云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儻因足下論偶校言之明歲儻至上里得面傾寫爲快耳 一

與李邑侯書

竊聞子產治鄭桃李不援子太叔為政萑苻皆盜而孔子稱子產為古之遺愛子太叔致徒兵之攻蓋仁人在位以除害為急故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又曰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是故螟螣蟊賊害嘉禾者也未有使之散布献私而嘉穀豐茂者欲民無饑胡可得也今寧都大害首在田賊然治之無難也嚴保甲關約之禁遏其橫斂下令曰田賊得苛斂一甲並治一

甲之罪各甲首尾聯絡共為堵禦能縛致于官者賞否者有罰則彼之掠斂不可行游民無所得財其黨自散于是簽召各鄉保長及有才能者預定期日令潛伏田賊歸關徑路石城汛兵亦其要地關移營鎮集附近鄉勇名捕渠魁若而人餘悉不問脫縱若抵罪于是鞫其首惡十餘人手杻于獄無煩往復申請禍亂立定愚意明廷扣囊底智足以辦之不謂明廷愛護田賊如慈母之護敗兒覗于無形聽于無聲思患而豫為之防甚至誣罔良民寄為布置預杜入告

之門嗚呼田賊則誠厚李矣寧都百姓親為明廷赤子不審遭何罪譴于下車之日即深惡痛絕至今莫能緣髮挽回語曰諫珂之鳥憎鳥而愛狐由此以探信有斯情哀哉上天降割何若是之酷耶夫田賊火人之居滿人妻女斃斬刈人殺越人于貨藥人索贖其刑則有地雷公天雷公火柳髁縛罾酷日下炙又裸縛人遍體塗脂油委諸士坑中聚巨蝗毒蟲嘬螫之期得贖金滿志而後釋此在周興來俊臣輩羅織經所未嘗載而寧都士人親受之明廷方切責糧戶

謂田賊當如是齊民有言及田賊者則痛抑之甚辯有言及田賊者則變色而怒拂衣而起故無一人得敷陳本末鳴列冤苦者只如明經鄧珣絕無寸土粒粟結田賊之鄉忽嚼彼有婚嫁事丙夜縱眾掠其家財擒其父子身備非刑攫數百金始得脫當是時倘明廷宵以片紙蹴之鄧生禍可中解乃坐視其冤酷速贖金悉輸賊手金有未精良者鄧生來諾明廷不為不哀苦之更詰讓曰汝何故亦用低銀嗟夫為民父母忍出斯言乎又彭生斯家僕白晝遭田賊

殺死于固厚集場滅棄其屍萬目共睹彭生嫈控請
究請申而明廷多方欺紿之一不爲理越月餘彭生
覺悟自控于府乃始曲爲申報遷延囮露以致罪惡
逋逃而明廷出言必譽田賊詬詈田主治惡寧民形
于詩篇嗚呼豈寧民自開闢以來始經明廷一官耐
從前之官皆治他土而不治寧都乎其誰能舉之且
田賊渠魁賃耕者十無一二率游手鑿空擇人而食
之大慾明廷獨信之深愛之篤久而彌堅即加天地
神祇以問之卒莫解其故或謂由哲兄之屬托或由

田賊越境而迎賓鼓其辭明廷遂執先入之言以至
此耶雖然明廷蓋所稱廉吏也未嘗求取民以自豐
特此田賊一事至使市里之民徵輸髓竭邑屋盡條
亂人得志好人喑啞禍害流演將及世世故不禁疾
痛慘怛之呼也請自死畧陳一二寧都屬鄉六上三
鄉皆土著故永無變動下三鄉佃耕者悉屬閩人大
都建寧寧化之人十七八上杭連城居其二三皆近
在百餘里山僻之產東南變起附賊竊城不克則蟲
諸佃戶謂吾爲汝等革去數百年舊例于是聚諸游

手稱欽賜官集事持械入莊頭會箕斂無饞者則擄
其農器畜粒而去曰稱田兵佃戶多厭苦之而明廷
申上官云此是數十年前遷海之民土著虐之今生
息既繁思復宿怨夫下鄉閩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
主之田至子孫十餘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
厚資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後召頂耕者又獲重價
頂與之而後歸其中無一福興漳泉瀕海之人安得
謂遷海者久歷數百年安得謂數十年乎此最明白
可稽真僞立辨也批田較他鄉稍重誠有之然有故

焉寧都之田下鄉稱腴他鄉田計收穀一石直金一
兩下鄉之田則三兩田從上則起科輸糧特重佃戶
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雜種是田主既費重
價後輸重糧又有里長經催逐年工食之費五年丁
冊十年糧冊之費又有火耗解費耗米水腳之費而
所收僅得佃戶五分之一佃戶省去二重一切不與
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閩佃嘗赤貧賃耕往往驟致
富饒或挈家返本貫或即本莊輸糧其居役財自雄
比比而是然田主所以肯爲此者蓋自明嘉隆萬泰

時家給人足素封者雖費重金稍有贏餘足矣夫王者第田肥磽作賦輕重自禹貢至今未之有改是則佃戶世席田主之厚利稍苓田主之重費尚未損其百一不爲過也所謂桶子者卽正租也官斛收租天下造例下鄉習用小斛田主因其俗便勺不爲更張計應補正斛若干謂之桶子非從正租外別有桶子也所謂白水者卽批田也佃戶初至或不能卽辦批田銀田主許之寬假計銀若干歲入息三分積俟冬收交納是謂白水及旣入批田銀則無白水矣此乃

田主寬通佃戶之盛心而反以爲罪目乎所謂行路者蓋田主未必皆至田所委及丁收穫凡出入車驢辛是僕之任或佃有頑欠催取頻加屑屑道路佃戶量與酬勞原未嘗有多寡定額也業自諸例宋元以前歷世迄閩莫可得考有明數百年來主佃樂康各享饒給祖父之締可覆按也其他則田賊剏立名欵用誣田主以聳上聽若使額外苛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難輕去其田而耕之十餘世四五世者因舊佃旣挾富厚而歸新佃乃復費重資與彼頂耕以自買獎

害繩繩相因至于今不絕又非人情所宜有也倘明廷于下車之日進本邑士民詳詢之更自行廉訪弊先黑惡之騙易如指掌何至力縱田賊滋掠焚殺爲之傅會反罪無辜良民覦如仇讐乎傳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天道好還理固然也至于瀘硜硜自守垂四十年繭足窮山城市罕到初氷明廷謬采虛聲索見者勤矣所以逡巡未敢卞身亦拙守艸野之分閱累月迫而後見卽明廷滋治二三年禮又曷嘗一以私情干澤無故一造公庭特以

田賊事再四奉規亦謂辱明廷聲氣親善藉此少效報塞耳何期明廷督過之深也昔田子春隱居徐無山以烏桓之擾藉魏兵除鄉里患害今田賊猖披主此使非營鎭王公擱然親督掩獲王煥英諸凶則城門之外已爲畏途人人自危矣是豈惟鄉里患害焚溺陷危已實與焉義當挺身爲萬民請命方爲不負所學又以廢棄草野羸老多疾空抱此懷深用愧恨明廷乃以一言及爲罪督乎夫戢亂有道也托招撫之名而不能制其死命藏官而行如虎傅翼爲禍益

答雷幼福書

僕束髮好朋友嘗挺身步負走數百里千里聞風輒造或崎嶇遐僻猿掛巖險冀得廣聞賢人君子言以自激慎要之天之賦與者有定人之自致者無窮僕能及其丁年人一已百歲月漸積或有可觀乃及坐晚蹉跎而望會衆則既悵乎其後之矣雖然猶恃有曾陽公之戈虞公之劍也夫所謂戈與劍者益良友匡植之功日可再中則學亦可以晚進且朋友以切偲為義者儒相聚無裨益之言千里寓書竟孤寒暄無

箴儆之益則與未會聚未通書牘等矣非謂情欲可靡然亦必有其道焉爾別後首春婦病繼以清明祭掃雜襲二旬而賤疾嬰體矣佳作留遲稍俟嘗深閱相歸也

與顏闇盛珍示禮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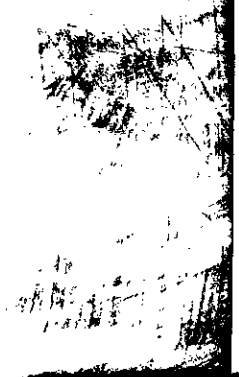
禧頓首伏處窮山耳芳名舊矣茲者辱辱華帖司植微郡此我心則喜之會也又竊以為世都盛名所榮遂者或乘其貴滿之氣或恃其學業文章之長每思我切所流俯視羣碎山林賤士必不要其處去而驕約之子謙守固壯發于上前趨勢往往依思孔勤而趑趄卻顧未許自通故得之者十七然失者亦嘗十三矣禮春仲過贛造次未獲牟身追客吳門蔡子九霞其述閣下丁賤兄弟辱神聽之殷期彼甚為傳介文門從浙取徑湖東竊恐孤其至意未之敢承適按

脩次還書極道閣下待士盛節並訊寒門懇摯詳備又他親友鈔示文榜揭賤子于通都禮乃深愧淺丈夫困陋人于失者十三昔趙壹既見羊陟而後為之延譽孔文舉與禰衡相知而後表薦推引今閣下非有既見相知之素也乃不遺餘力謬為揚拔如此方諸古人抑有加焉蓋古之君子文本于行名賓于實故位高而益謙名日著而自以為不足于野人恒取其偃蹇傲岸㖞吸苦勁之味勵冰雪之操由其度量

今宏隨在齊稗是以能超倫逸羣衣著古今也禮重九抵家山滴抱徵痾願見之私復成阻隔如何如何措作惟進而教之

答李化舒書

辱惠書歲兩紀矣慚負何可言竊惟十閩四郡大儒俊傑隨世輩出如李延平朱文公今世定公皆爲古今拔萃之人而奸邪很戾罕出于其間足下挺生茲土志尚皎然不汨于流俗服習前哲其則不遠近修之盛豈餘子所能望其項蹤哉昔歲僕假館胡石樵舍今始知與足下比接邇隋和而未能一攬光氣機緣闇劣從可徵矣豈聲氣之合有時猶僕三至嶺南而羅浮三尼過中嶽望之而不得登耶往者微易堂八九子真氣彌篤畏我友朋凜于嚴師即自哲不以爲泰一友有愆如芒刺之負背交口盡言師于弟所不能堪而言者受者處之安然幾于虞廷都俞吁咈之風詩文即小道一字句間動色以爭必無歉而後止乃各歸其是非然而僕猶垂老無所成就可不爲浩歎乎今追憶僑胡君館舍遂三十年皤然成叟矣即高子雲客相見時其事亦如烟雲消滅而易堂之存者僅二人耳是以誦足下來書既多惝怳更中心翔翔不勝菀枯之感也僕老而益荒百里半九十即

詩文之業當亦極落寞腽餘足可觀將伯之助不能無望于海內諸君子矣胡君後當益振拔否固亦未免有情耳不悉

○○答友人書

雷不震則泉源不暢土膏不動冬不斂發于霜雪凋落慘惻則元氣不反根荄春之榮露不極僕向者之言足下以爲其辭搏激而懟僕之絕足下過矣且足下未知夫絕之道徒見絕之形遂以爲絕也然則僕真絕足下足下方以爲未絕矣木之絕者皮液不相通手足之痿痺者痛癢不與然則枯木痿痺之肢體足下且以爲未嘗絕也管幼安之絕子魚則誠絕之矣而子魚有盛名於世稱爲有禮有法故幼安割席

哉諸史策傳諸百世之下使子魚爲祿祿餘子幼安亦何用始交之而終絕之是則爲賢者之所絕者顧非庸人所能當也足下試觀與足下同過者僕亦何嘗出一言以相責望乎由足下之意則是天時止當有春人之七情一於喜而後可是僕待足下之疎也且足下之過大使僕誠絕足下足下愧悔刻厲不自比數於人庶幾少見謝過而致其惻怛之懷爲可滿治趙文子不去礱椽晉侯之爲原上田亭是意也乃僕猶原足下之心而未嘗竟絕足下故猶有是說焉

若使僕於足下循揖讓之常幹棄其雷與冬而不施可可否否足下方謂僕不絕足下則是僕眞爲絕足下矣足下惟思之勉之

楊汝翔曰其語雷霆其文委蛇愛之篤故發之激切望其補過故其情纏綿而不遽殆也

答李元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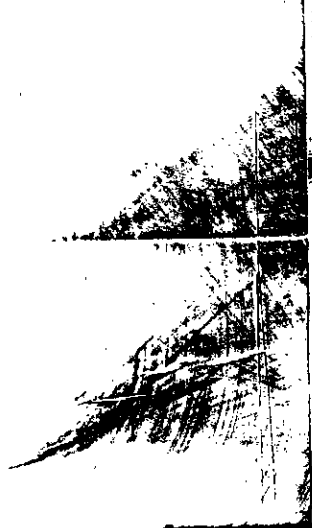
精誠所至萬古不磨如先生之精誠豈天地消息可得而泯沒哉省來教令人感沸不已先生俯愛不肖之身勝于自愛古大賢往往不計已身之康寧而望後繼之有人僕何人斯如蚊負山豈足堪任毎誦此書屏營累日則又不敢妄自委棄兢業惕厲思勉自先生投我艱大之意張皇知己之言尚未能忘況先生萬古自植大道爲公之懷乎螳臂蛙怒當毋以微

軀資安弱也東粤之行隔二十年與陳闕諸故人相見道往昔事如異世又如昨日朝夕過從暢朗滿志性好茘枝亦得爛熳然中間一二友人稍有蹉跌失故吾者離羣索居目不見睫甚可懼也猶人品學問無中立之勢不日進則日退耳能中立亦必日趨于進如人將舉足而未舉時獨處寡輔積習成障非克以已身爲師友者汩乎其日退不止也不止之止底于消亡而已夫君子者天地之心君子而至于蹉跌消亡則天地之心幾何其不日就衰息乎此君子之責也巷末路難持古今共歎自足自強致蹶敗者多

矣先生行望九之年其定力學力教誘亹勉乾乾不息乃如方中之日光氣煥射溢照四極亦可呼萬古賢傑共坐一堂而何有百年前後之境界耶觀感而興天地之心未至衰息劇見來後者于是焉作所以策勉于僕者以身表則實至且大豈待纏糾其愆謬而使正然後爲訓廸乎先生儼然命之矣先叔兄左傳經世至宣公附覽後此者猶未卒事前歲期假增玭將以搜葺遺卷補綴成書咯血疾動而罷今冬爲遣幼女荆布營措遂費白日明年當終業就先生論定乃謀登木也不盡

李元仲書

仲容得寅賓手札知行李已向東粵遙想千里加交久睽乖亦人生聚事無逆此者客慨往時無俠問世矣秋以來時勤探聽仲秋進知駕已還山更悉道體清健與向年萬里歸來興致無大異不覺欽喜異常與客特進一觴以頌齡相較先生適如方中之日正此光華甚可愛惜云胡其不喜也凡人神氣消服衰如節質樣須向亦較遭危疾自揣定力足以勝之魔亦竟不能撓今歲入夏以來形骸初無所苦但黽勉整頓無役向時至張堅崢之力此固先集之養矣行年及耄絲毫無說了人世存沒淹速如縲艸徵盡任時銷落何足尚論但得先生久視世間爲朽人點綴末路身與草木同腐則至幸矣是以喜先生之清健勝于自清健也往射老存日每一致至中必有警策數言痛癢刺骨讀之如青天聞雷震悚起立徬徨自省今耳無靈

警誡恐奄忽墮落爲賢哲所憤切願先生時月雷音震之也生平喜讀未見書今九月偶得姚美湖呂荅詩註中有二十餘條發前人所未發真如呂谷自述者爲之拍案起舞體頓輕樂食亦有味生急迷復津津矣所最抱歉者未讀人傳經世耳減得聞所未聞宜喜定當過于今也敢請十先生擇具中爲勺庭君所最得意者或十章或七八章乙賢子姪學文之餘代錄見教請以後易魂歲添益飲食與是先生錫我只餘齡也徹鄉羅什月馬什技遊貞境仲冬必當選家使可訪之又發兑祭祭向從友人處借讀其諸論未睹全書取就鄰架借得抄錄歸藏寅賓必有當候之使便可附壁斷不致汗損且濡滴也伏懇併付郵月不勝翹宇植扶離榮臨紙缺然不盡

與當事某公書

竊聞明公以禮衛詞不卑下儀節不趨承頗有矜帶愚以爲世之敬明公者莫禮若明公賢達願出于此假使禮嫺婉取容奴其顏婢其膝明公豈之如是人哉而何取于禮然深慚禮立身本末罕足道也子齋相鄰往見寧都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午足倚其相于門也宋西京留守錢文僖李傑屬于一則外屏騎從從步訪郭延卿伏酒語歡辭去延卿送之門而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魏野踰垣避宋而帝猶遣

使圖其所居及寇萊公鎮洛爲刺往訪野藉中布袍長揖萊公禮甚下簡萊公與相得甚歡之三子皆必其道義高深故君相不以爲嫌禮無似不足希一二子簡易乃猶間嫌于明公且賢達者尤足自媿也然禮雖未能高尚浮沈于時亦自有本末有必不肯爲者置死生榮辱于度外明公或可衛其素而知之文昔晉王徵處士馮慨帝問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知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或也敬爲賓客者國俗士也及華至慨待以恭聘論確然必之則似

古貴人以山林士簡傲爲作已折節爲美而不敢卑下趨承于彼一人故郭隗謂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人趨明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盼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斯士也蓋惜之訪君國之大務或取其格言以益身心或資其深學或表尚其品操以樹之風聲用是揭徵下士明公讀書萬卷豈不知此其或言之者有故假借而發予恩日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若夫在禮者低宜自勉避咎而已而愚以謂華之論馮慨亦未爲然彼慨既

就徵至何加之官矣朝北相從則當有中節之儀接對不可爲陷耳華帝觀其自立大本與安濟生民之略何如烏在其不見有傲世之容乎大潔一己而於民生與禍厲自異者亦非愚所心尚也禮存逐皆素知明公爲古處之英必不有是且覆露柔梓其德彌大故未敢輒自外復有是說焉幸惟裁察

答沈雲士書

辱書僕何足以堪此哉然足下自正其志與日俗之識可槩見矣側聞足下事親孝弟于兄與人忠質鄉里有廉靜之譽卽此僕已多媿奚論其他哉足下云準繩論孟殫心則傚自無差失矣祗弟子入則孝章終身行之不可盡道法世法小大并包李文功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由是觀之趙普半部論語之言不太侈乎且夫學術誤天下者非細也戰國捭闔之士莫不本五帝三王以行其

傾危險賊之術夫術者路也跬步之岐遠致千里學之道不殊而所趨則殊也趨殊而術分矣不得聖人之意肅昧偏執則五經四子皆足爲害是故蘇綽用周禮不足以治周蘇威不足以治隋王安石借口於周國服而行青苗市易卒以其術禍天下張禹匡衡孔光庸鄙陋劣誤人家國而藏聖亦以賊敗嗚呼是豈經不明哉其所趨之術殊也至於趙普狠賊尤甚昔太后金匱之言逆太宗逆惡殺廷美敗死李符以滅口爲有宋奸臣首出鄙夫患失蓋楊素之流也術可不愼乎哉夫曾子因原本六經謂揚雄仕莽合箕子之明夷與文莊衍大學而謂秦檜於宋有再造功乃貶岳忠武李贄謂武則天爲聖王馮道爲因時大臣皆毀裂名教垢其平生然如贄者又不足道也立言可不愼乎哉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與不善者處與善者之益無以異安往而不得益要之讀聖賢之書毋固毋誕愼則可迂則不可通其意而守之朋友講習多見聞以擴其識易曰圓而神方以智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行欲方夫以思邈言爲致學而入乎易之用雖趨殊術其不顯矣足下有志於論孟者故妄抒其說如此不當十次可也

與戚子論賭博書

賭博之害上玷祖禰下累子孫爲刑書所厲禁君子之棄絕爲此者率皆無賴小人愚蒙子弟耳不足齒錄于人乃足下誦聖賢之書列士子之林顧亦濡首滅頂于此乎夫喪養生之具者非一矣就甘脆之奉珍飫之蓄狠戾天物至于無可繼者爲適其口也衣靡麗之衣作意巧之室窮端蓋藏猶曰適其體悅其目也至于沈溺聲色已爲世之敝民矣然猶恣肆嗜欲取自娛也賭博之徒讙呼投擲奴隸雜進鷹眼

虎視眈眈皇皇若徹夜抵曉人從外來猝見若曹目赤頸横袒臂翹足神魂猙獰如集悍囚于獄堂鴆癘鬼于斗室反顧却走之不遑而足下長以身處其間至樂存焉剥子孫之養落當爲之務竭力營措藏職取財以衣之惟日不足噫海畔有逐臭之夫婦魚照博聚而明天故生此漏厲之質終不可變足下才堪上人門望非瑣瑣者誠肯刻棄此壑捆然特立誰不敬而愛之俄頃之間猶去蜣螂之丸而得蘇合何苦而弗爲也且夫爲人祖父者尤當畏其子孫也作一不

良之則以示後嗣吾化其子子乃化孫孫又化其子蔑有盡期是將貽子孫以世羅窮僇豈不哀哉財者天地有用之物于以奉君子作利濟人事即厎困窮足收令名而流餘慶賭博之徒靡養廉之產于金萬金悉畀諸無賴小人與奴隸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既受其困惡名隨之上及祖父得者不感恩失者生詬詈入親交之門父兄惟恐子弟見之子弟或與遊自中人以往皆指爲不肖轉相告戒夏楚禁束以絕其後良子弟亦將棄遠勿邇自愛身名

嗚呼生爲大家子復爲士人宜閭閻所欽善乃使人深惡而痛絕之何面目立于天地間乎而强辭者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萬金豪傑則然夫古今豪傑立德立功烜赫天壤足爲師法者莫可殫舉顧獨附會于一不克終無賴之劉毅爲罪大惡極劉毅之臣者欲以自欺而拒人胡可掩也足下行年四十餘子壯而孫方長善立表的猶懼其不能赴況身教之不善乎諺有四貝堂之說大足省媿矣僕于足下辱附葭莩故敢冒進瞑眩之言足下亦見吾邑壯

年海艾改行如某某者得自淑其晚節匡救其子孫所謂中江挽船未爲遲也倘足下褎如充耳覥爲厲已謗己僕亦莫可如何惟告絕于足下而已

答許季覺書

僕十餘年來聞東海之濱有季覺許君者負奇氣髫齡時有志天下人物嘗欲亾至吾翠微峯觀易堂諸子以信其所聞及江寧父友止之而反僕心焉尚之人或比之趙景真僕謂不然夫景真不過思官立以脫士伍之恥耳故其年十三遂求師受業十四游太學遇嵇康于學舍遂亾到山陽求康不得十六游鄴復遇康康稱之然不可謂非志士也而其事則微矣蓋所謂志士者其所志非特一身一家之事也聖賢之道德生民之治亂皆所有事矣夫聖賢之道法其效一見于治法用以安教天下之民皆歸于淑慎是故舉而措之不徵于素其不能于治法者必其不足于道法者也世有有體無用之言僕謂不然大有體必有用無用即無體也今夫有囊括宇宙之志者必高自命許俯視一切人僕謂不然蓋虛憍鮮成者多矣是故有囊括宇宙之志者必其心益細有橫絕四海之氣者必其志益虛心細志虛集思廣益揣摩閱歷于其間盡天下之變故而後宏大之志氣始有所

歸倘以措于有用足下少負卓犖大志歸之于實學實行日邇過庭之訓有明師良友之磨礱宜到已自足矣猶思廣益于天下人物以極其事不自滿假每書更有以勉進于僕然則僕十餘年想望之勤不虛也僕昔歲至杭州即疾走數家寓信相聞皆不得報後始得見令表兄沈君一宿徐涤溪樓上爲極道欲見之懷沈君未返而僕行李已北矣惠書中言先杈兄明而不至然先兄頻年在江浙間足下向者欲見易堂觀其人乃亦不及索相見豈其有稍康間見之

說耶僕曩時亦嘗有徵訪何先生不得通而及皆恨事明良秋交欲往就俶景范談此時要得相見寫鬱積耳

答李昂若書

展誦下教先生當今之通儒也竊惟天下之事理不壞於阻而防之者壞於樞道而妄行妄言者攻人者又不患於妄行妄言之人而破於深辭彼義入室操戈者故韓愈之闢釋氏是矣而止曰禍田利益不足以闢之也夫禍田利益釋氏爲說最淺者特以鼓煽愚夫愚婦而籠絡彼道[illegible]其談理舉悟有足動高明之嗜深中於其心故必探其源而入其輿足以解高明之惑而後能闢也夫千百愚夫信之不可以敵高

明者之一人徒涉其流則輔頰舌亦不可得而咸蓋君子所貴於論人者持聖賢之則衡前人是非絕已意見涵養漸漬使有獲於吾心益吾學識非故爲[illegible]而以攻訐爲能也今之攻文成公者彼烏測文成公之造詣爲何如乃至乳臭小兒亦矢口而肆詆詈矣考其行無能爲役語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然彼所自命吠形者亦何嘗見其形則皆吠聲焉云爾然又非謂文成公遂不可論也苟較論學力之淺深疵瑕歸於身心用詔來學亦何不可蓋理道無窮古聖哲

論之後賢得而論愚夫亦得而論皆剏發不襲者不
然則三代當一同唐虞夏商周聖人無庸有所損益
也愚竊謂聖人之道如京師東西南北之至京師者
各由其塗遠及梯山航海重譯以來亦同至焉顧欲
萬世之人皆歸於吾之一說是猶居東方者欲悉邀
四方人俱由東方以適京師其能濟乎故道學之壞
爲道學者壞之非畏而謗之者之能壞之也是故先
生程朱管葛文章酬接俗怪之覩皆本於一源此真
通儒之論夫程子未嘗有三窓朱陸未嘗立異同也

皆成於其門人若文成公之王龍谿則不得不排之
矣往先叔兄每還山中輒示所交人物爲先生首屆
一指雖做門人吳正名與高足曾允言欽曲又悉先
生爲有用儒者僕竊往非一日茲先生辱下書固陋
進與論學夫以河伯海若之汪洋而不遺蹄涔先生
集思廣益麗澤之勤惟恐或失卽已超出僕十百矣
僕義不足以克氣學不足以達識故委靡見於形幹
而高門文之以爾雅恂恂先生寬之以文忠子房之
說媿矣媿矣紕謬幸續教之

尺牘

魏季子文集卷之九

尺牘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與劉長馨

禮山頂結廬俯視千峯煙雲來去日月空朗時或積雪照淋春花接席頗愜受享而兄弟朋友對景談讌之時莫不並念劉子山林之人忘情處多長馨隔六千里外有二三窮岩之士識與未識足以感其歎思益可知矣古今府明主之顧發公卿之舉往往未能逃野人之論議愚竊以爲足當貧士可否者勝于君相倍萬也禮近益潦倒志樂山居而府府走市佩來驅我將各鳥獸散矣寸陰若歲相見無時旣寫此書對之歎息

叔兄云語有至理非特爲貧士張氣然語意自帶桀傲

報叔兄 來索楊梅桶予又貼以橙片櫨角

寒熱猶留耶不藥不茹葷甚善聖僧入瓦官寺甫三四十箇渴時啜茶瓢邀相其今茶毘盡也小木奴黝而頑皮殊費齒頰大木奴更軟美俱遣至張數甚口自津津也

○與曾省之

雪中景佳不得兄弟良友共之還山贏得幾朝晏起束書別屋閉爲婦擘凍米顆顆精細時看兒子弄冰箸作山石形藤蔓牽拂其中青翠映澈薄醉則陶然隱几覺甚樂也廿七夜半舉女母幾不保爲婦予言貧者少衣炭雪中作苦覓柴米不得自是多罪過耳何日來山望甚

○答友

原文有支蔓處如樹多寄生乃令不揣好

○答饒雲師送方舄

素佩高情今承佳履自慚駑蹇被此光華踏雪有痕幸免東郭之誚伸腳便著謬希北海之風知天文者戴圜冠久當無矣明地道者履方屨幸弗赧然汗迺良深銘心莫旣

○與董无休

息遽一見遂了卻千里別緒殊可笑也天地間扶桑

萬仞日出入其中松栢能庇蔽畝芳蘭不盈握皆爲
世所稱寶五石之瓠不慮爲尊呺然大而已

○○與陳元孝

古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今之閉門者轍非不合
合彼所謂轍而非天下之轍故楚子曰晉侯在外十
九年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武侯
臥隆中定三分之計然居當四衝司馬龐徐諸人日
相講論習知天下之故也禮近出遊始知平日揣摩
實古人之糟粕雖形似不遠實如宋人資章甫適越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故讀書亦在讀其所無見
其所反則不爲古人所誤矣

○○○示兒輩

少年人無志氣者甘于庸下事事讓人出頭有志氣
者便自是好勝事事要自己出頭甚有實甘庸下而
意氣虛憍凌人傲物終其身爲絕物可不戒哉
畧已而求備于人者是明明以君子讓人自己甘爲
暴棄此俱是待他人厚待自己薄處
度德量力能自安退亦須有剛德彼强不知爲知强

不能爲能者總是無力量當下推不住
叔兄云聖人言南方之强强字正如此
聽言之道氣不虛則善言不得入心不細則義味不
得出如唯唯諾諾一槩是聽是與不聽等矣出友之
覩我于所規之弊歲月如故則良言自阻奚待聲音
顏色而始爲拒諫哉
我不能容人謂之無度量我爲人所容謂之無志氣
若不能容人便致爲人所容習而不察養成暴戾終
當人不我容而災害至矣

凡傍理弊病多不能輕易除去蓋雖知此處是病卻
因此理在又覺有許多好處便不肯極力消克或反
護之所以漸深愈長如遇此等只緊提著病處且將
理放在一邊務必克去病既克去我此理豈不完全
無痕若于病中推出道理雖無半毫借理解釋不覺
已爲他設藩籬寘輔弼後雖立意除之不易得矣且
既得弊病又爲他推原當下已放空一步
叔兄云其語甚精然日用粗淺事亦便用得
處亂世能吃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

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
叔兄云人每當如此然說向亂世尤覺親切

好財之心于與人處可見好名之心于譽人處可見
好勝之心于謙退處可見惟自知之當自察之
叔兄云語妙入神然最親切令我惕然深省

○○與北田五子 廣州何左王不偕梁器圃陳元孝陶苦子

別來只覺不快日減飯數七諸君仍聚大良否寒塘草亭一日于我胷中十餘到諸君想亦如是體年半走粵垂橐北向與諸君定交自謂過萬金裝也諸君

宜設法聚處士無朋友如瞽者失相倀倀何之終恐目不見睫認賊作子耳物無大小能名一器即是天地間有用之材大木棟梁也戈戚之柲斤之柄車之輻軸誰能棄之志大人常不憑已就實老大無成不可不戒

、答從弟

大食粱肉多則思草蔬讀書之餘喜與野人言今欲得嶺南所作詩得毋幷是

○答李元仲

弟伏處山中讀先生書知為代間奇人意雄才壯節必能任天下難事使天下士知與不知皆足恃為緩急會查君之難非先生無能引手弟輩亦欲于此觀先生也嘗笑以未謀面之人欲使其人救一未謀面之人于死可謂濶矣而先生遽然為之不遺餘力事雖未克濟其氣誼已上薄雲漢下動泉壤能使聞聲之士樂為效死若弟則常一講貧士之禮又素習義穀聞難而求脫之固其分也屬當雨雪遂屐艱辛既乏紀綱乃克賈客此又遭遇適爾何至如先生所云

媿矣媿矣獨丈夫舉事自隽其志數言此千古志士心膽所不能向人道者正可為古今志士砥石弟與同堂每日三復足當九九礪礪天下事非儒生所知兄儕陋謭猥如弟今將遠遊亦欲稍廓耳目先生博學深思練于物務幸及行李之未出其有以鞭策我也近患瘡頻劇日病注泄不食夜無好眠草次裁答不能百一自致初暑為道加餐

○答陳元孝

接手書知吾弟竊其伉儷念呱呱之子弟以一身兼

父母安得不忘側也妻死可不再娶每怪男子專責婦人為節婦而已絕不肯為義夫若欲主內政者擇置側室終當虛此一席少存倫常然此亦名實俱在無所困若耳

○與陳季長

良友相聚而甚相隔而思然曰共燕笑憂來無方況在離遊耶心期不可告語敬問季長無恙

與涂雲石

足下竟有丙子之悼僕為心悲莊生任達奉倩神傷

足下儻折其衷耶

○○答溫閑衣

磊落之士肺腑準繩放散為長然不娶世網操名義乃真磊落王義之之倫是也高曠之士以滅棄相尚執業為污然戮力本事情篤君親乃真高曠陶淵明之倫是也自得之士傲然自足俯視羣碎然能酌損翕取師友咨度如不及乃真自得孔璠之倫是也王丹之不妄交為真交友周舉之劾左雄為真知己彼聚則螢聚散則鳥獸散者何足道即稱為鄉里善

入瘵痺不知痛癢于人無疏密消長蓋亦土木偶之無咎譽耳

○與曾省之

吾輩遇事只合索向無聊處方是今日天道別後不見音問為之躑躅

○又

醫學深博一時難工術未精而不行失謀食本意行之則懼殺人故吾輩所為特難莫若托業瘍醫尚可按圖索驥何如

○與曾秉之賴子並

數時煩溽昨得雨既宜人又有益嘉穀豐歉之故盜賊興息之源也猝得諸君歌咏之遂以喜雨為目

○○○答友人

盡已太過使人不安仍是未盡處也

○○○與北田五子

去年遊秦中登西華絕頂望晉豫二點子全秦迢遞天末終南武功隱隔蜀棧道是時高秋爽霽萬里見毫毛河渭漆沮如三裂緇帶蜿蜒地隙中日月從兩

耳升降星上脚底掀舞激昂樂而忘死歌孟德遊雖詩之詩忽見月光照孤影子影種種山爲誰奇日月星辰爲誰照臨雁飛欲何處去人奔走覓食營作欣欣自足則垂首寂寞頓發遺世之想安得同諸兄弟親面類語也龍門激水書傳以爲奇絕觀之殊不稱意豈別有所謂萬雷爭鳴飛沫百里者耶西行道上詩在周士行笥試取覽自七月到秦九月過浙江十月歸山爲兒子授室得不偕書蘭器圖元孝存廬詩元孝詩尚欲有少裁鍊器圖自成雅氣若子文累牘

殊浩瀚令悤悤復浙行未暇評訂相歸也

○與陳季長

有人自南越來者問之云見季長肥瘦何若若何色衣何等樣帽脚下何襪履逢之幾何處作何話言輒欣然聽之忘倦令一再述之與彼人亦覺便有情緒也

○○與友人

僕與足下久不相見歲月奄忽各就壯老諸葛所謂意與歲去豈不悲哉頗聞足下好奇論而鑿空滅裂

矩殘此固豪逸之氣橫潰使然然奇亦有道易傳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益變化神奇必出乎實凡事臻至當則物理盡而神明出入驚爲奇故擬議極其精詳變化斯極其神妙如制勝料敵出奇無窮握機審勢則甚平實也文章夭矯彷彿萬狀交呈然研意鍊體造語遣情起伏斷續無不平實何者法之至妙自不可易今或有欲人貌耳目口鼻人人平常遂欲易目鼻下綴口于額裁須于掌奇則奇矣世固有是人乎且易置不十數而奇已窮

也令人煙火之戲其機一然飛潛動植形狀各出人工變化神奇于斯爲至要其術不過硫硝炭之輕重椎擊緩急多寡之數是又至平至實者僕嘗見細心人遇一事一物反覆討尋煩若鈍拙而其中藴藉精微俱被抉發矢口言之聽者大賞其奇歎爲罕及然則眞好奇者但務乎實求乎至當而已

○荅北田五子

北京歸見諸兄弟來札俱云食田陷沒此時天所樂得困厄者令我輩其誰少微星墜吳中高士求死不

得皇甫規恥不與黨人然則今之不與困厄者正自可想

○與林确齋

天空木落山如水中曳杖徙倚樂亦忘之念君乃覺悄然也

○答孔正叔先生

天生人必有益於斯世聞其風者不足以感發與起善惡無所變化雖幸斤斤然過則皆庸人先生行年七十修己愛人如日東出著書盈抱若持虛器生百世之下聞其風如溽夏煩蒸當凉風驟雨之至灑然

退矣禮謭劣無似先生辱進之兄弟之序如四一賢人中著一屠沾則將垂首塞默神消志沮禮屏營累日懼不敢承繼念先生忘年忘學懇摯惻誠昭千古之義慎許與之信禮緣自菲薄敢負斯意是用敬告祖考式遵明命幸先生既以弟畜禮則訓迪之勤糾之密引之登而扶其墜是有所厚賴也

、與盧山僧

上剎山水幽曠徑致瀟灑足增妙慧聞士先世無有

聞人當于鉏雲之巔流覽書傳寫懸襟懷便得與山靈相映發也僕于足下雅度頗不能忘臨行致此

○與甘健齋

適讀白傳覺未滿志傳誌之妙在鋪擺事跡處發其神采點染手神全在閒筆故寫死事活活事變化篇中有一定之綱維成萬種之奇妙然其實皆硬法耳

、與彭中叔

病後無事冬日頗長與小兒子輩擊鼓搖銅鈴環走相嬉或教其歌唐七言絕句歌不成聲譌舛生趣致足樂也

○○答姚六康

何不借旋禮適有秦豫之遊歸山乃得展來函讀皆與兒輩論乘車戴笠之詩以為古人既貞之以日月呼天地父母上下四旁而告之意其期約必有精妙難至者不過曰下車揖為君下而已夫貴賤見交情此古今常談貧賤之士往往以其友富貴故欲岸異不為和同或至閉戶相拒或賤役不見凡此者皆貴賤之情重朋友之情輕若朋友之情充塞無閒戴笠

吾友也乘車卽吾友也胸中止有我友絕無彼貴我賤故彼乘車則下車揖此跨馬則爲君下兩無窒礙情致自然此古人所謂相期于甚難耳

○答梁言公兄弟

得手札益感于懷尊公旣逝使吾交道之績而不絕者特伯仲耳僕觀來書懇款樸誠一無貌言又能不失尊公潑意吾友可謂有子矣尊公如幽蘭在谷無人自芳及其不應邑宰之召巳觸密網將有萬里之戍而安若無事朝夕待行此則松柏經雪霜而愈茂

者僕每念自媿夫爲人子者當得祖父之意所謂不墜不墜乎此耳君子之所謂賢肖子弟非謂其能力生事求溫飽周旋人情而已所謂顯揚非必爵祿榮貴也吾能爲聖賢吾父卽聖賢之父爲豪傑卽豪傑之父立身行己苟足表見無在不可顯揚雖貧無立錐賤爲傭保何必不勝于爵祿榮貴以之蓋愆猶可況繼美乎昔尊公稍稍放散賢子善述不必悉師其跡僕在一體情不容後非伯仲之賢然亦不敢多也

○答梁燕亭

遙想鄒菴任華和朝夕與諸君子徜徉磅礴論述今古因回述十三年前事恍在目中麋鹿舟車歷有年所頭塵衣垢祇自苦辛辟若與夫厮役雖日行百里重趼不休不過衝冰雪熱犯毒暑遇山卽登當水而涉考其頑冥確然如昔如是而已于鄒菴札悉足下動履是不專以文章見者益爲敬慰

○○答閻苦子

得接手書有如造都觀其辭旨殊足慰藉造詣漸老知其求益不懈也弟天資旣美志氣堅苦夙所心折

所徵欲進者恢宏亮達計此非聚驗閱歷不足盡夙士人情之變吾事將有所塞雖步之間判若千里故愿往與元孝札中有造車合轍之說而謂諸葛非僻處不知四方之故也弟思十年揣摩之力冀以大成信乎未老然廣巳造大爲途稍紆文章小藝古人尚求徧歷名山巨川況于其大且遠者乎香硯遠貽雖汝爲美倍當珍重愚亦甚思履嶺也

○與王觀察

閩五月內曾奉肅函野人不嫻于禮又大賢人在上

苟猥循官民之分，不自剪潔，鄙俗竊負下士之盛心，不敬莫大，故不敢也。否父有言，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故侯嬴之左車上坐，真能尊公子于生之猜礙，真能尊廷尉不然，王公大人豈乏趨走承順之人，而顧汲汲于一節，字賤士如此哉。友人林確齋選茶種山三十餘年，手製茶香味頗不凡俗，茲奉獻二瓶。

○○答陳元孝

不通音問，便已三年，手書遠到，如得一喜事也。愚向札云云，以為昭總角讀書，思為文章，欲有成就，是以

遇題逞臆，當命筆勿計工拙，工則存之，拙則毀去。古人云：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取舍之權，得以由我。吾非好披精力，竭心思，浪作文者，題無關係，吾且擺破而竊耳。有關係之題，吾且極慮經營，以求其工。一不工而再，再不工而三，而千百，以無負平日讀書之意，故日翔而役集。夫不翔亦烏能集哉。足下文章，閎往時最推為老成，洗著而廣其過，于持重適將卷還書足下，若未嘗作文，而賓濱于作文，出吾藝者，所擬吾乃今益歎此道之不孤也。足下猶宜博覽羣籍，以恣吾筆所如，不必取舍，井然何如。

○○與郭芝仙春坊

閣下才盛位貴，乃不忘岩穴士，殷勤繾綣，辱詩見褒，獎許過盛，然古人之風度，幾見之矣。禮竊謂公卿不能下士者，內不足也。內不足者恒自滿，故富貴得以克塞其心，辟如病腹邪，氣易入士之不能貴道自卑者，亦內不足也。內不足者恒自怯，辟如嬴尪，一聞震雷，神氣恇懼，失其常度。世有賢公卿施不得士，若瀉水漏盂，不受則散諸地而已矣。閣下下友愚兄弟，是

稱足也。愚兄弟內不足者，然承閣下虛己而不辭，則亦慚無負乎閣下之瀉水也。清秋天遠，蓉桂並華，曳杖出行，乃如東坡所云魚遊蘋藻，此時益多懷想耳。

、唁何左王不偕

尊母將登期耋之年，兩兄養志無違，今而升遐，庶可節哀，以少憾也夫。今日大孝與平時不同，不徒在謹伏苦次，廬墓毀形，所以善承善繼者，正有在耳，乙卯八月禮自

○○○與當事者

兵戈雲擾之際施惠救民爲功最鉅遇事遇物得行吾仁但盡其心力所致雖救一人與億萬等或吾心已盡事未克濟其心其德亦與救億萬人等也夫世之所資者事而天之所與者心故其報也常均

○荅湯勤吉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足下可謂能下下矣已能下下人將祖祖此意僕何能忘也

○○荅彭子戴

數別七年周矣姪之艮貧吾所心尚吾故七年無不思存也今又益練物務習文法觀吾書生張空談運庭矣特此別七年中吾家四遭大故而兄子世傑之死孝家叔嫂絕食死夫爲不幸中之幸然而憭已甚謂僕能不傷心以致於病病累年不瘳乎當亦共爲剌痛也僕今係內外之責而先兄嫂亡姪五喪未舉不得死且不得病近亦隨境自適諸兒稍能承歡與之爲委蛇蓋藉此以保餘年耳人事盡至七分便是十二分臂雞凡輪惟任運之爲得省來書練達甚慰其謂力之子務語僕益喜本來面目猶存也尊父七

十有三尊母且八年雖家貧待養孔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定省其容緩僕前兩書所道在此阿仲有美才而誤於浮誇恐乖身實哲兄宜有以裁之僕髮中白鬚白十之九姪想亦不似前七年面有美鬚他日相見交相驚也遄歸是所願幸

○荅宋敘仲員外

贛江分張情素繾綣期來春擊汰言別而羈病劇疇至今惆悵禮涼德薄祐天之降罰無已數年之間骨肉五罹貿喪禮於先叔兄既屬天顯復恫萬臭今乃胖屆子之膺且亡郢人之質心肝崩裂困慮無聊天乎天乎何至此乎伏承不遺弔唁情深羅誄爰及夫死生之義今古難全謝幼輿之慟洗馬楊越公之誄宏道不可多見四公子貧頓醇秀乃遽下世惟執事且抑西河之痛聊覩東門之達壙誌清老簡雅不濫於辭是文章矩則也

○○荅友人

示札謂某氏子怠侮父執柳公綽有言使仲郢乘馬張蓋以衝公綽可乎然則彼自怠侮其父吾何與焉

與施愚山侍讀

七月內謹寓丁公傳中奉書報謝并鄰詩文各册帙初與閣下主徵南者禮當檥舟江渙一邀下風乃閉近出中州私心悵然閣下於禮意味篤承靜繹風旨必鄭情深蓋非特下交之盛節幾於骨肉之親善也數千里音問遂遜鄭書不易其必有戒勉之辭此古人之誼也秦鄭二公主試皎者皆辱其齒牙之及草野未敢唐突乞爲聲致

與彭子載

尊公自去秋來益多病至冬少食不能飯食粥粥難食羹食羹乃時吐出症類於噎且患脹懣入春食又少七十四歲之老人豈堪如是今延醫調理當得康徤然老年之人去人譬之風中之燭即眠食安好能步行百里人子愛日猶當一則以懼況多疾乎有兄弟侍養似可少寬而君子之用心即百子只如我一子何者百子各欲竭其誠彼兄弟九十九人皆得盡道在吾一未盡者便是天地間不可補之大缺陷也阿仲特星馳來長沙知老姪贇王深相得决不聽暫有離異姪當辭泣固請頓首流血必得行而後已事有改過而即無過者有德至聖人而此一事必不能補救者不可不愼也邀幸尊公痊瘳便可兼程相赴萬一有意外之虞雖碎心摘膽亦何補哉僕於尊公誼同兄弟捉筆涕切不暇寒溫

此札子載尊人留之山中歸乃示之蓋虞湖南撫軍必不聽其來則重傷其心也然阿弟厚本星行赴長沙子載聞之告於主人不得則晝夜泣三日不食多方施設乃得就道則兄弟曉夜行計到日

縮日三分一時厚本臂患巨瘍甚痛苦亦與兄騎馬疾馳至家予喜出意外見子載氣度語言行事心益喜乃翁病爲之半瘳然子載尚未見予札而與予札中意適合所以識之者予蓋不欲妄爲王炎午也所以存之者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予吾盡見子載爲善人予爲子載盡言見予之待子載厚也且存以爲有老親老之矇瞍云爾子載名厚德厚本字子務予女夫皆彭躬菴先生之子吾廬并識

〇與常事

熏風初暢草木敷榮明公合時行政德施普洽幸甚幸甚竊謂郡縣之吏在於慈明撫字省府大僚在於清属察奸蓋屬吏不清奸宄横行即有視民如傷之心而百姓究不得被其澤何者中格之也譬如蒔禾農夫豊植之是薦是蓘而蟊賊焉恣其殘嚙豈爲復有嘉禾乎漢黄霸之倫入爲三公聲名頓減於治郡時此由一致於郡縣之政而不能通其要廣其用也極欲親詣面承音旨而獻歲以來瘍疴徧身至今不

能踰閾山茗爲草野服勤之物敢羞王公顧惟大賢乃弗罪耳

荅游安俞觀察

先叔兄往來東南以交遊多寡人才小大爲得意失意之分還山即探夾袋中與兄弟屈指私論故閣下之名實早已藏於胷次禮文章不本於古質行不合于時謬以虛聲致闕閣聽捧讀尺書且感且媿少時痨食舟車走千萬里不介意今以衰病山城十里之間似難於千萬里者每念閣下神交之言長江瀚瀚引望天際造膝之懷何勝悵結也尊公神道碑銘亥述次以應拨謙呈致惟加采擇

〇〇〇示兒世敬等

能敬者敬其身也況于人乎聖賢之學也敬其幾也況于身乎敬其未發也況于幾乎

君子戒慎恐懼所以坦蕩蕩小人無忌憚所以長戚戚

視思明聽思聰聰明如何思乎子曰非禮勿視是視思明之功也非禮勿聽是聽思聰之功也

〇〇答徐孝先

耆舊手書愛我無已足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竹頭木屑皆欲其不棄于世故卑劣如僕亦致拳拳如此也媿矣敢不自勉矣前冬葬先叔兄略血疾忽發今幸就愈更健當爲先兄卒左傳經世業然後買舟吳越持質同人冀得與足下相見傾此熱血然未知日遠近耳先兄行述握筆悲來輒廢去今當忍情爲之至所謂年譜尙非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略見于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亦有可傳諸年

請者非德業日新功績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
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
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諛也所謂諛君子者不敢
諛之以惡亦不敢諛之以善然而今之年諸斯大濫
矣乃未足爲尙也頹果自愛不盡願言

○答通永宋觀察

閣下駐節贛關惠商剔弊歸于厚道至今商賈行客
稱述其事歎爲難乎繼者爾時咸願以閣下關政之
美推而施之民政閣下亦雅有斯志謂得行生平所

學繼文康公之業今旣肇有其事矣而通永之民乃
得首被膏澤贛南人士身受而翹首以望者又後之
則又未免以羨慕君子之心而成小人之嫉忌也自
壬戌五月奉手書再以三賢之詠鐫刻之額先見諸
以不朽山徑豁然頓開其爲感荷莫可言罄

○答王不菴

足下欲揚述尊母懿徽愼擇其人不屬之當世有顯
位祿秩者可謂得事親之道矣而足下過聽謬委之
喬蹇無似之魏禮不幾于揚厲盛心相逕庭乎茲謹

撰述以呈古硯拜嘉爲前哲論道著書之具對之如
逼典型荼頭欽寶以爲韡稱僕思望見足下如瘦人
不忘起盲者不忘禮也伏惟爲道自愛

○答高子

以三十年交不能屆致一其食可謂確乎不拔矣似
亦非人情所近然徐孺子爲之食兩此自關主人賊
否也

○○答名士

僕嘗聞之名士曰子弟不習八股則不足通曉文義

古文可粗也而八股不能不習禪則不可以明心性
烟宜嗜去寒溼之疾因知自有文字以來至于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秦漢唐皆無有通曉文義
者逮王半山而始有道機明至于今而後人通也又
知從古聖賢儒者皆闇于心性獨僧者明之耳自開
闢以來人皆受寒溼之疾到今而始郤然而僕皆不
能僕廢棄三十年與八股如隔世事未能烟之嗜妄
欲守孔子遺教不學佛而又妄欲學古文之粗是則
僕乃不曉文義不明心與性一學其粗者而未能至

且病寒溼之人也足下謬引為同類僕即慙矣其豈得妄附為同類以自增慙

○○與盧孝則

承示所作穎筆遒上灑灑洋洋所謂馸驥日千里也然歷塊絕塵之足未嘗離地西遊記稱官耳玄奘有三徒神力廣大用一徒之能可以持其師崇朝至雷音挾經而反乃必久歷歲時寸寸著地涉歷多難即能乘風雲之三徒龍子亦須寸寸著地涉歷多難怪物攝去未嘗倖近雷音一步然徒始得真經成正果

則御風雲而歸矣然猶須補足老黿一難摔下通天河石上曬經黏去字跡其義殊可思足相益也

○荅楊御李

適披來緘大為駭愕人之惡肆一至此乎然自愚推之巫覡之權乃能確然制人死生則壽夭壯病求巫而得又何天之足畏命之有定耶巫固不若是之靈也且某最受虐者無如某某儻巫誠能為禍害某又何愛于某某者而不為乃先施于是人此又事之不足信也故曰君子可欺以其方然人情常出意外聊益吾心相為纏糾

○荅涂雲石

先叔兄旅變自天實墜僕彷彿驚疑情志都失初雖以從人來告梁友手書萬無可疑而胸中時存妄思欽欽似復有意外不然者及舟櫬既至前和屹如號呼不應真絕望矣足下謂僕于先兄當此永訣其能堪乎惟足下于先兄師弟子之義較貴邑諸君為尤至而謬與僕相知深故可以想知此痛而足下之悲亦自于諸君所不得齊也再捧專札深刖鍥心

○○荅鮑子韶

繼得手書知已旋韻衰病之夫思好友如在尺上今數百里而近離索之懷便足少慰矣貴主人遊歸遵左而足下間關周旋于其牢落危疑之際不相棄捐此古名士雅致吾黨耐久之本末也天下不患無才踔掖奮駃者邑有其人鄉有其人尋其行誼堅乎初終不渝蓋亦鮮矣而貴人欲得是人自其嚴傒時升降之士艮醜畢呈易為摸索噫大將軍當貲盛能立異同豈非其人哉然識之者卒亦鮮且疾惡之矣承

示裘御史爲先伯兄訟理疏草野之人何施而得于
裘公然先兄之志誰則明之僕爲親兄弟不能手推
讐人之胸以報先伯于靈䙺然人面豈堪復齒于士
君子之林乎足下知我故及

○荅丁觀察

敓迻常金拜惠函親善之雅洽于肌腑禮儕瑞金半
載二豎于差郤以其閒偶遊會昌之漢仙巖探石幽
怪頗盡情狀而瑞金三十里外地字六峯佳石數十
里不減英德道上日影漏雲如照雪光䙺非陶謝手

未能寫神工鬼斧之奇儻明公命駕其地山靈當有
幾許映發也然地僻奇不顯一厄漢仙居僧滿百俗
下無一人足語一厄六峯之石漸爲村子敲鑿供各
色用使峯巒禿缺一大厄山志高寸許無一好詩好
文章一厄此四厄與否山川有幸不幸存念佳士淪
晦僻土者豈不異是顧此中亦未乏其人耳閒更擴
䰎園蒔花竹可愛甚思聯對淸兇開發固陋也十月
廿三日禮頓首

○○荅李元慈

使來分致鹿肉鹿爲仙馭眞者頗絕膚腠之雜多矣
扶羸駐顏乃佳物也還山兩日科頭跣足便覺洛塵
世事眞趣自多毎下至山麓面目漸換古人云入山
泉水淸出山泉水濁信然信然姪入山當同此情也

○與廿建齋

生平離曠未若邇年之甚聞程山先生變深用悚懼
蓋同氣凋喪十且七八吾徒寡樹身世之操輔植漸
稀其存者當益自鼓淬支柱堂坫使殘局有改觀後
生可興起此悼良友之亡之大者也禮以巨痛作楚

不得一憑棺慟下窆時當到香山耳

○與彭子藏

連年遭兄弟朋友之變神枯淚竭是以多病纏綿已
而復發去臘葬先叔兄憑棺一慟乃動三十年前咯
血之症衰憊鬼此豈是休徵修短任運孰能爲也然
一身未了之緒又不可以死委而酬應雜襲疾將日
增故屏跡瑞金敕斷家事外事至六閱月始得小瘳
方草君子卽世之時正僕在病劇之候兇聾隱寂不
使聞知七月廿八抵家猶謂尊君子尚存欲先見老

友而後還山至冠石纔乃知凶信已及日日外矣一時駭痛氣結不勝人適有咳疾聲啞神索未得盡哀每念吾兩兄不得面訣堂中邦碩二君之卒皆以遠出不得親含殮今與尊君子復爾嗟夫人生有幾兄弟幾骨肉之友所遭如此何以為心是世薄祜不幸之人至僕甚矣姪抱終天恨僕將何辭寬譬稍幸有向者聞疾歸侍一節今既處時勞莫可如何不得抜身奔赴內憂外勞恐致滅性而生孝死孝之道君子當自有衡量耳不盡

○○又

自尊君子捐館舍僕益無聊賞奇析疑自問而已老況如此殊難慰藉也從瑞金還山疾得小郤遂大不能任勞煩今雖家事悉委傚理但放浪形骸逆境作戲或用博塞或逐稚孫走跳爲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霜髯雪刺視若玄童噫歔飄無忌飲醇酒近婦人亦爲可悲也已

、與楊延會

假名園半歲得共游處鷗鳥忘機孰知彼我堪作謝人之朋竟成爾汝之事坐無拘忌不限醉醒心有天遊欲遺身世豈特襲淳風以驅二豎且得學超遙而郤百端人生適意之歡至此莫能尚矣聞貴邑乘乃八十老人獨力築成足爲佳話鄉里不得盡行直道此理勞本然然抜十得五亦實者所以維持風　也

○析居日示兒世傚

適會朝食汝父子獨異心殊快快不自得詠曰養子方知父母恩蓋令吾多感矣信哉人子愛日之不可易視也十月十八日

○苔陰生寅賓

自海棠雅韻僕最賞心自失舊本贊襲未已今得之歲晏紛雜之日苞谿含春英英欲出正似授擬塵泥中方壺之客羽衣鳴鶴翩然來下造膝玄言使黯大鄙士神韻淸逸蕭疎而遠門下之移我情者固不必海水汨沒羣鳥悲鳴也關門分張日維改歲遙想賢毋令子相對天倫樂事僕爲歆羨

○○苔涂生雲石

入秋病小瘳乃得省門下札子愛我一何篤也僕自

顧劣陋負門下折節之雅懷又相去數百里外仰欲

有螳馬之助將順匡救無由時相告勉妄爲人師祗

多慙悳然古人必立所敬畏之人以自防範凡所行

所學皆衆爲異日對師友之地不敢踰忽不敢踰越

故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是以時與師友游處則以

師友爲師友獨居與地則以己身爲師友己身爲師

友者內省自反是也師友切劘之功不外于此况復

立之嚴師立之畏友其所以督策者當何如至則僕

雖遠不能以益門下門下所以立僕而取益正未爲

無所益也便附數行且慰遠念

與文信子

廣池涔秋雲樹出沒那能不憶玄亭相對時也

與曾遂五

歲又更矣撫時之感與足下有同然也遐山冰雪相

仍歲寒之松摧落離披枝幹兀折因思君子當梦亂

之世事變非常拂逆麋至不具堅剛之力恬易之懷

其摧折不自守者有如此松矣望之慨然至蘭茁不

芳蕙化茅又何可道哉僕與足下皆見之

荅何機雲

拙文無足比數特以既自廢棄無以娛年如深山榜

樑春至亦相花葉定知不足爲名園雅賞之玩聊見

天地一時生氣耳捧札多媿

荅友人

僕自省私利之心刻刻雲起妻子之間觸處而有足

下遇事輒言過不在己工于尤人然則知非者但知

他人之非耳乃知蘧伯玉使未是後物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聖賢未嘗無過也故曰改過不吝

與王氏昆弟

久別相念萬端不息所務刻采以歸洗到仲務擬議

以致遠大天下事每苦易者易之難者難之故鮮所

成就是必具確乎不可拔之志氣易于肩義難于云

爲得古人處事處身之難審其節奏批其竅郤以成

其易則洵無難事矣莊生有言每至于族吾見其難

爲夫如是乃善如委土也滿志善刀乃長不欽已

荅易去浮

先兄溘逝心竭神傷病延一載今春稍卻辱承存唁

生苑情深數別遂三年矣邇者歲有二三款覿疎闊之懷于此爲甚後審到鄉之約不果屏如饑者待食食將至而奪之去其爲饑惄更當何如先生行年八十猶有老兄僕兩兄舍我孑然獨處僾哉游哉耶以卒歲用此以解夭閼而學力淺鮮又未能也夫傷者易感感者多親未見之慨倍萬恒時矣不盡

與兒世儆

春雨沈沈獨坐一室牙而作楚不得一讀昔心欽欽然亦不暇作他雜想翻覺萬慮俱卻別有一境界時

爇妙香淵然自得昔人所謂病爲福我豈是耶兩日薄滋味但飲粥亦覺腹中清適偶得爲汝道之

與劉長馨

僕嘗語人與劉長馨交如喫熬餅意味雋永初未見其脂膏漬厚以數幅紙褁之然紙背透縕著手都有莫可窮竟別後不聞動定想學日富而家日貧耳續刻數十紙並寄

答曾止山

木介非佳事然坐冰壺中臟腑皆虛照也則甚樂

答丁觀察

伏荷示甓園記及唱和諸詩記則風格詳整詩花萼首出而王汲公之作亦足擅場其他幅錦樹花各有其致永曉施愚山先生即世不禁悲駭廢食嗚咽公之有斯文凋落之歎私之有曠世知己之感來存擬樟舫鵝惠帖一慟以慰幽明覿面也不盡

與李元仲

不通聞問者遂垂年餘中間得從陰生李默齋首知起處佳勝大爲慰藉又知以賤恙縈虛甚至吹生口

論與彼札云云造父之廢貧覊狀殷感且媿矣王鳳爲蘊先叔兄一慟咯血滿春不止乃屏人事養痾上瑞金季春肇往孟秋始返而賢子辱臨未獲款接儻正欲委曲面語因教芻蕘以相質論至于由歲月齎延進嘉客稚子疎率慢賓此在道家之好不足爲歉仄也聞先生邇年家事外事悉付季君收精內觀嘉得于論定之旨而逆與勝與順皆不得以相逆天下事且以不了了之而吾之不了者自有了之之道在亦先生之所謂定也雜目夜中是宜從脩煉精必明

物有固然症脈不相符此又徒飯徒行之未足恃也
瑨玧之約稍徙思赴為世自愛不盡覼縷

與高雲客

僕自丁兩先兄之變憂勞鬱積幾無生理瘌疾纏綿
今猶爾處心神消于感歎筋力疲于紛紜此洵非達
人之深致要亦愚者之幽憂也契濶如何惟恃尺素
殷勤耳

與汪舟次編修

日者謹寓書愚山先生所謝垂弔先叔兄之雅兼畧

質史事已妄刻拙集中溯其時蓋辛酉夏仲也四年
來頗得輦上諸公書及報書未荷執事垂及則謬以
為昔雖故人今有雲泥之隔通迹過是深用慚惕是
以懷念孔勤未敢後進啟事非小兒輩遲極述執事
注待之厚訊寒家存沒甚備而施先生遞中所致竟
未徹于左右僕竦然自失以小人之心厚誣君子其
為慚惕倍蓰于昔者疑妄時因歎古朋友嘗以出處
之跡而致睽孤之象者豈不甚可懼哉琉球使遲殊
為徙羨坐樓船凌海波旌旆簫鼓出自天上使異國
君長負羈前驅濡筆題詩洋洋灑灑覆以琉璃刻諸
白玉彼中以為甘棠洵丈夫快意之舉不可必得之
事也聞彼國用杜詩取士遵尚庾伯生注其果然否
便中示知用擴聞見幸甚幸甚

荅曾止山

仲冬躁熱逾日乃稍有冬氣豈天醉欲醒耶然又懼
其以五斗解酲也

與陰生寅賓

東粤歸來便為遣幼女營製艱澁雜襲至今逾月始

得挈家還山収召魂魄倚徙花竹下遂覺冉冉澄汰
無學力人持俗事自是動静殊致老來追悔訟戈何
及門下壯歲淬礪當別有境謹不似僕之潦倒也經
涉一番乃見天地蕭條四海秋冬一歲之氣候將畢
霜雪威張雖松柏之姿自宜作意挺樹保此摧折耳
不見門下久用深懷想百折不回者方是戴地之雄
為足欽寶也體中失適慵于筆墨大雪後二日

荅江羽漢論傳善錄

功行貴于實在誦經施僧譬如紙餅土羹無益饑者

曷若有濟于人有補于世道之爲得哉夫天之報我不必其増我福澤而後爲報也我施粟願人飽耳彼食之而飽即報我矣我爲人取妻願其嗣續耳彼生子矢即報我矣如吾之願報孰大焉然惠迪吉之理善氣相感召天將不福是人而誰福耶昔有仙侶各述功行所以得仙之由其一仙云吾生平無他功行惟于人不方便處爲之方便如一石礙路吾爲之移置此石一物當門吾爲之轉徙此物不過一舉手一動足居恒若是而已此則隨時隨地隨人可行者

又

志善不求福爲善不專己力善不辭貧賤善不擇物久而弗懈天必應之乃古人自求多福之道也

又

永示欲刻登科錄最足示勸益世之所至羨尚者然毋濫收夫登科者天所以報其祖父及其身之德也儻登科而肆虐于人有玷于名教朘削元氣將湮滅前人之德禍流後裔是祖宗積善生此不肖子孫以陵替其世安在其爲德報乎故有如范文正公之德而忠宣繼美慶流數百年不衰然後登科始足爲榮長也錄之斯可勸矣若槩以登科輒是德報不問其人之凶狂與否則李士實之少年科第至于覆宗滅祀累代骸骨不得保身嬰叛逆之誅亦足稱福報乎此神語所以爲不爽也

與彭伊人

山居固陋多負佳辰良朋至止乃使寒花有映發耳且虛懷足以消矜靜慶可以藥躁僕之所得不既多乎旬日當得相見

與彭堉

不見倏已兩旬便時時在我胷次也兩旬收攝日間過庭訓騭馬見鞭影而馳當更增逸群之足矣冬氣冱寒斂華就實春陽爛熳于此基該君子可體之以爲學矜言虛氣無益于身心有頗于世務華不敷根凋落如掇耳故以忠信爲基乃若泉之有源汲取不竭矣益平心自反未嘗不知疾疢之所在求其太甚者而先理之日用云爲必察乎此則約而易操也僕拙人不能爲精妙之言如是而已

與盧生彛則

偶坐筍輿觀輿人行人者以肩行因憶舟子以手行殘賊以頭行世之爲以錢行諸臣婿子以膝行厥折者以臂行魚以立行水母以蝦行蛙黽以坐行富貴人亦以臀行坐行推之賢聖以天行詩書以腹與目與口行臥逆者以心行忠臣義俠以死行二氏以偏守行諸子之言以誕漫行恭其中有不足非假誕漫末足以行也偶觸相爲道之

與查生晦仲

與門下别眨眼七年逝水數千里何由得知通塞也然念門下之意時時在胸臆間耳志士溺落天地寂寥薪火之續恃在少俊門下秉志不渝久而彌堅此固冬迺松柏之榮吾所欽實然致用之道當益以明達積𣫍空言之徒每多實損則又不可不諦視其僞門丁巳生子耶往者山中蓉張君之言今亦既有明徵矣聞張君幾羅不測僕昔亦談及此大都草莽之人親急而君緩廊廟之士親緩而君急門下審斯義是嗣續爲首務矣

與陳元孝陶苦千

曰維改歲矣吾輩頭顱如故不禁時邁之感也入春恒寒窮冬恒燠亦吾輩所謂順若天時兄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九四之喜有慶程子謂福慶及物惕誠瘠謂天下國家之大慶也然則我友宜講習于致慶之道用慶之事願交勉之所惠蜀茶則舜附致者于舟中雜啄其芽葉且碎其盎盤然一童枝耳佳貽名花敗諸俗子之手良足惋惜

與湖北丁臬司

雙江奉别未及祖道之期恩遽先返奉舟十八灘㘭上回首南天不勝縫綣今自夏徂冬矣未得一通竿牘雙江寂寥竟可經年不到卽取道其間入廊之悵亦索然矣監察時在漢水之湄也天下事滯深而德大者莫如兵刑拯民最切食報亦宏仁人在位此刑之所以爲祥明公避屣其任樹德日滋拔稂莠護嘉禾式順天心而受其釐所必致耳冬氣如春風日和霽緬懷大雅則又如親君子之庭矣茲敝門人楚遊得咐致事價賜之階前盈尺之地一瞻顏色見戰勝

而肥或肥天下而瘦還山述之俾得忠三千里遐思是所願望也

與查小蘇

自老僧還後復得手札山居荒邇音問隹況何由常披悉也年又一年坐致衰老時人之所樂志士之所歎志士之所樂時人則以爲苦矣蓼蟲甘辛性有固然耳尊累想已脫然吾輩經挫折更有一番進境乃爲無負患難轉進之機足下自能紬其樞軸也

荅陶奉長

還書承示以理勢格法之論今人言詩鮮有及此者障川流而東非識力堅定之君子惡能若是要之性情不同詩格隨異今之詩所以遠古人者非特不深究古人亡其理勢格法而已又且有束縛于理勢格法之中失其性情風雅如方野之道橫直犂然上偶衣冠假俾不靈後之擬樂府者比比然也夫使任性情者進以理勢格法拘牽者悟之以性情需慮庶幾乎交相救矣拙刻無足道而公然災諸棗梨者亦商越老夫所謂臣老聊以自娛耳

與友人

去正月十日曾附一函于敝門人江都王生不謂其由吳下復反山中老及度嶺今道前札兼致也自嶺南來者傳足下有訟事頗爲縈念僕漸行衿衿奉觀此在明哲君子了然可見而何以見致此葛藤耶與圖南有言子名必有物敗之行百里者半九十种放末路足爲吾儕龜鑑矣以羊補牢半江挫船猶未爲遲也儻更增減裂千秋之業一朝而毀敷之浮浪子弟消費巨藏直鴻毛泰山之輕重豈足與俾甚韓非曰死刑有赦胥靡有代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蓋聖賢之學首在知非不反而勤求非何由知僕忝是下三十年石交僕隱而不言是僕負足下也若極言而不見聽是足下負僕也僕固不敢負足下足下豈其肯負僕以自負其生平乎是必不然矣情之所至語不擇音幸惟裁察

又

友人還里得奉手書驚聞左兄之變嗣然失措僕方幸新與定交不謂天遽奪吾良友之速也山居不得

人便今始得以一函致綮酒道悲於其令子中心之鬱伊葢已數歲矣又承聞某友牽訟事僕亦于他往來者傳說種種至有為人居間攫人金錢之謗固知某友不至若斯之甚必其夜行不休致驚吠犬僕頗行時懇懇言之首以括閘為戒更屬老弟嘗為提撕蘇子曰人必貪財也而後疑其盜豈意恶棄老友之規箴如克耳乎傳曰人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方諸左兄此為尤可痛哭也世間交一友甚難素所期賴者與吾身命相接屈伸癢癢身得不關卽欲為瘵

癉之人血氣一點尚通亦未能如土石之頑枯冥然無動矣今作一札極言望其桑榆之收薪無負二十年交情諒老弟當有同懷耳去札並鈔覽老弟日與比接或可緣鄙意隨事相扶正眼中寥落思君子益不能暫忘也珍重珍重

答黃定山副將卒

辱書惶悚世之理學談聖賢之精而所行必務悖於聖賢善言經濟者娓娓可聽然要以細事或瞀亂而不得一當無怪乎道德日瀉治少亂多也故理學必徵諸躬行經世必驗諸施設否則馬謖不副武侯之望趙括嘗勝馬服之談况僕言且無足采者乎今晷一書為天府所必須戰守之數較如列眉可謂文實兼賅矣僕往嘗輕萬里今則病廢窮山每聞風鶴之起亦如緤鷹之覷霄漢也節下欲相見之意彼此同懷古人云出門望而西向笑然或天假之便當又出慮表耳

答余不遠

往自三吳來者云有古貌古心古衣冠為閩中余不

遠能詩豪于酒蓋行古之道者也僕嘗想象其人十五年未到江東不暇相見敝門人吳子政還山得手書把之欲喜及莊誦祭先叔兄文則又愴然淚落二情交湊乍悲乍愉時為替禪足下之能發我情者此其一斑矣然則僕雖未識足下之面固已與足下早舊而深知足下也又奚俟識面而乃稱朋友哉永懷得寄詩詩甚古奇崛不覊之氣與語皆出之本然無虛憍之氣自是古人佳處也噫天地反覆數十年孰古道而不渝者幾人乎而今而後僕且必欲識足下

之面然後快于其心矣揣刻附致足下得無謂以貴
鐘易瓦釜也前買人書竟不到雖此未審芳躅所在
故報謝苑稽耳所委譜序搜先叔兄遺篋中未見其
本幸更示之

荅鍾鹿村

賤兄弟放廢窮山同至友七八人鑽研砥礪數十年
于茲以其暇學爲辭章涉覽羣書初不過自顧草木
之年消此白日耳不謂爲探奇好事之輩謬加推奬
漸流于外遂致勞心馳形爲筆墨役方虞至道之徒

誚其薄窺藩籬而騖外無當乃辱以裙山家業相較
䰟何如耶傑以衰病故嚴戒應酬文字少休餘齒且
聊以掩荒陋之末路夫世之欲傳其人者愚不得而
知之矣拘蘩天下古今之美欲叢附一人之身如帀
耶禪販飽飣取給少闕一焉輒以爲不足而莫慨其
志使執筆之人覥顏爲之幾無以自對甯畢事扶其
草焚毀之不得少濡緩委其名於所假之顯者而惟
恐人知爲已作也噫其文且不能暫存于所作之人
乃問及天下後世乎愚固不識求之者何心尚如是

文者何所見也蓋文章無經緯主于滿紙謏僞雖使
班馬八家操筆亦難乎有佳文矣然否教之

荅秦定叟

頃接手書懇到惻誠俱爲生民起見乃是聖賢眞實
學問近世之儒言體而不言用卑薄事功要之無用
卽無體耳此道學之所以衰也愚謂當以治法驗道
法以躬行徵涵養以知非改過見力行爾南使至承
新太守進逆之雅韓黃二君推致之勤悲悚如何然
方今貴人接士縻以虛文朋友相須游于聲譽求其

實心下際實益磋劘者蓋亦寡矣鄰郡僻陋人文絕
稀稍能應科目試者皆夜郎自大耳經世事理無足
與語但其俗頗朴揣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號爲易治
而禮教之風闕然未講要得開以問學廣其心志上
之所重下必從風如文翁王追守蜀錫光爲交阯任
延守九眞皆興起學校導以禮義漸遷其俗其爲邑
叢山多岐閩廣盤佃故盜賊易興則莫若嚴行保甲
使鄉自扞禦聯絡救應什伍清稽責約精審賞罰明
信意外之動可弭矣其他條析更須後報

報當事

佳日碁桂坐擁百城官舍奇愫不輸泉石商致也清恙偶來且閉公事亦是清涼散一劑達人君子無在不可爲適耳敝邑田賊之害非自今日鼎革初年始之踞翊旅拒田主驅至稱兵郯臨西城外萬井經其焚虜悉成邱虛迨今灌莽極目見之寒心卒煩用兵斬刈洗盪十七乃得靖安者三十年茲甲寅之變鬨建寧寧化佃僑于下鄉蓋數百年相接衣食于茲矣有無賴十餘輩復乘餘亂煽脅奸愚旅拒之形已極于今郊城之災恐釀于後惟明公懸日月之照奮雷霆之威正名分截禍毒非大賢之剛決不能消弭于始萌也況田賊猖披已非毫末涓涓者比矣伏承明誨謹疏以報引領望之

此癸亥報觀察丁公牘荷公信我硜硜卽爲整飭亂徒業將解散矣亦足見田賊非難理在爲上者力行之耳公方欲爲吾邑久安計亾何公升擢去公去數月而奸徒復萌㠯使獲攀公少引月日吾邑食寧謐之福豈有量哉今靡爛至此奸人得志

良民輸將傳給者反若嬰不赦之條能不迓恩公故摟舊牘記之俾毋忘公德 庚午附記

示見輩

汝曹坐書屋中所讀書要當于古人有發明其最上者能辨古人之誣勿使終陷壘兵或考覈闕謬或從章句外有洗發其本在于精心研討乃開疑境疑乃生悟疑悟相環轉不休益乃無窮于是博學詳摭以貫之又勿偏喜立異以取妄謬也吾偶閱昔人書及吾偶有見條錄一二以寄汝史記衛僖侯已葬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僖侯羨自殺孔穎達亦謂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豈有弑逆之惡而順守可蓋且稱睿聖乎按鄘柏舟詩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使武公果有墓上襲攻之事胡不云共伯被弑而云蚤死乎又按詩紀云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是共伯之爲父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而始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若謂僖侯已葬而共伯

自殺則是時其伯已脫毳矣安得謂之冕彼爾乎
其謬審矣洪景盧云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
書本末甚詳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桓十
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
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
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
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紫陽綱目書莽大夫
揚雄死蓋將諸淵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按雄至
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

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
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
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
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妄也雄郫縣人郫
人簡紹芳辨証尤悉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
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
年去莽篡尚遠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然考之法
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益其數矣
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

其年亞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
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又潛居錄謂雄貢文自厭文
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為賦益云云
馮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胡邦衡上高宗封事極詆
王倫狎邪小人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議
論斬斬為中興奈議第一然考宋史倫為宋官力甚
勤使金有守貞之節不屈而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短喪之說後世皆咎漢文帝作俑然觀子張問孔
子滕文公問孟子則春秋戰國時已不行三年喪矣

班固漢書云易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為上古文
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辭
傳累舉庖犧文王而畧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雲
曰宓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
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
未遠宜得其實綱目不能無誤如北齊高緯以六月
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賜死賜
乃暍字之訛耳綱目乃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又郭
威弒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弒隱帝立

已數年湘陰未成平君書法豈宜如此又通鑑云補闕爾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取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以為昏惑之昏也程正敏云世傳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最為工切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予以史考之灝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又云梁

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其妄不待攻也然吾閱灝本傳明書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為二十年則灝之狀元及第當在七十二歲而正敏博學多聞宜必有據豈吾所閱之本訛四字為九字耶然傳稱灝美風姿強力少疾又似方壯之年不必稱者要其八十二之狀元皆妄也伐博物君子更考訂之讀書洵不易哉葉少蘊云蘇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也子瞻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

人八字共一印見于卷冊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歐公作明允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老泉葉蘇同時當不謬也唐詩黃猿領白兒誤王論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轉黑為黃潰去其勢與婁即轉雄為雌遂與黑交而孕又數百歲力變為白爾泰山有五松始皇登岱封為五大夫五大夫秦賞功第九爵也後人稱五松大夫謬矣朱文公家譜載所謂考亭者其鄰人某既葬其考作亭于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額之後為書使懸

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簡公集公既未嘗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乃曰朱考亭何也禮記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往往書人諱某是明以死與人而受者安之反以稱名某者為嫚嘗見人作婚聯用東萊博議為新婚事謂呂伯恭初婚經月不出皆以為溺也而博議成伯恭自序言與生徒講論成此書事最明白乃讀書者亦疏用之令人齒冷春秋秦晉世為婚姻而世尋干戈今人甫聯姻則仇釁漸開嫌隙無已用秦晉之好語最是的切耳史記樗里子

瘦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亦有瘦稱智囊今人以智囊作稱美强加人以瘦矣今人自書其地其人必用先代名以爲雅與夫郡邑一代有一代之名猶一人有一人之名也假如宋人自稱唐人唐人自稱秦漢人可乎昔王公鏊作蘇州志題曰姑蘇志其師甫見其標題輒呼曰不通不通曰今是蘇州不是姑蘇王公憂然即改正之柔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爵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災因後漢天文志客星犯闕對光武崩應之於

此不書例因子陵而誇占也月犯帝之變劉聽遂亾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列其災患歟此論特佳宜和開劉季高侍郎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于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于劉默然無以應乃知廣衆中愼不可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即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有盛名于世者未可以輕毀恐自取辱此汝曹所當戒愼

答張生孺子

涼暑失候沴疾横生舉家無一徒者僕病一月有餘頗爲委頓昔人云年老有疾後愈減于前愈後疽重于前疽良然良然始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僕因其前車矣尊君大祥子事將畢然子事正未已也立身揚名必有人所難能而吾獨至者乃足表著而無負于是已揚而親與以揚非必科名之謂然必謂外科名者亦非人情也大除喪以後心幹少舒則厳束日遠放息易生故曰夙夜匪懈又曰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是以無倦勉其終也能無倦而子事克有成矣僕邇來筆墨殆戢姑一意休疾不多及

答曾若思

頼氏園群花爭放望如錯綉睡醒即玩玩倦復睡詩書亦棄置不省便如脫卻凡胎脩然羽化

與鍾士雅

秋雨瀰漫衣裝沾濡以良友企篤在近頓失艱難反生愉暢至則急訊乃爲洪都之行矣意緒寥寥惘然終夕過不謝訪高盧坐寄豚軒中雅人深致恍然在

日日落旋反徘徊不勝然其地其容皆經身接去後相思亦足供摹想親切也秋風歸思不得更俟如何卿何

答黎媿曾觀察

承二月二日所下手書至六月七日始到爾時行李已戒凌晨即往會昌赴諸門人避暑之約悤刻急然宵稱誦數首纔乃從文信予許流覽一遍也其爲當今作者何疑竊念少時好托素齋詩文集尚其人數十年來但以神理往還猶未得一寫佇結之情至今所想象者尚是二十八年前見布貲起身時風采豈得稱壯夫哉雖古之賢英皆無由相見然時異世隔莫可如何非所論于同世之傑也擬還山日徑造高門而今歲秋氣特早輒思擁絮乃下榻未操不得作久客計哀頹之際亦可驗矣覩閣下矍鑠如壯盛年真足自笑而自悲耳體于乙丑到前前戊辰遊而浙十六年不浮大江老友凋賈者十七八少後鯢鯢別是一番風味即此已有古今之殊波流浩蕩邈遠矣寄閣下古處模型能不爲之神往哉荷命尊集序幾

欲望洋而反茲謹撰呈糾摘在前深有媿于楠桀也

答盧生孝則

生平享受荷花此番爲最不但于僕舉世人亦當以爲最也初至時花已盛放六十日無日不在花中朝暮晴雨風㒰無境不備而三池中有一池去歲爲主人取耦作粉頗斵斷遂最晚發今方盛作秋花積兩池牢落計又有一月享受蓮花迎客亦復送客矣多情似特爲勞人著意顧不容不以此自貢門下不同此即是我闕事門下成恨事耳

答文信予

對月名園又得哦諷佳句便可稱入中秋勝事雖一水盈盈光氣遙足相望也玉延板栗供我清品雅人之貽風味自別

答孔生子修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門下器識爲吾黨所推先其以模茂而兼文藝無難也僕潦倒罕所能方諸古今人物中不得自有其位置學識淺鮮如宴人衣鵠衣衿捉而肘出將補苴紉緝之未暇而推轂爲人師于又

念古之爲師者不必皆勝于弟子也觀河汾之書假得施設其器識機宜不能方駕于房杜諸賢鄭康成學于馬扶風鄭之造詣優于扶風遠甚且融黨外戚爲其私人尤爲儒者之玷安在弟子不賢于師哉然則何爲而師之或以其閱歷揣摩先于我或見其一長過已遂立爲嚴憚之人以自程厲而其後所以自致者往往先其所師則亦在乎黽勉而已僕自曾呂抱莂歸今猶啜粥欲見之心寸陰若歲何時來山中作數月淹留方足盡此懷抱耳

與王羽左

去秋曾附一函于敵通家子許及門而主人外出竟爾持回今乃得併致也穩確之過反成跡脫天下事當機之會不撒手做去一意持牢廢誤鮮成者亦如是矣

答陰生寅賓

冰雪之後陽律不反多病老夫餘寒猶冽邇斷筆硯而書疏報遣日不暇給加以山中泉涸碧始所無滴水懸挽飲之心掉卽安坐山椒亦不得自尋往見也

度度歲晏俱勤遠存佳花佳味頻爲遞致使老僧適口娛目歡暢美情是亦煩塞中開我幾許佳況矣令女聰慧而殤歷尊母之懷僕亦爲門下惆悵也

答孔英尚惟叙

詩古文可豪不可麤可暢不可易可奥不可僻潔可朴不可率卹俚可奇不可誕可靈不可巧可細不可弱長篇不可蔓衍以其有分數提頓也短篇宜意味悠永以其勁轉曲折而可咀咬也尚者當益腴華者當益潔可正不可迂可古勁不可生撰叙事之文當審位置之先後而格法出其中也深者不可膚淺者不可薄簡者不可疏而冪文不文之辭不可相採雜也最不可者曰順爲俳與家之所謂奴詐也不有格與法與體要不可以言文也以使者猶留更以數言相質正

答張生孺子

展省手書數過如見冰雪中芳翠力敵寒威又如夜半聞鵓鴣聲使人搖搖淒絶又喜見孝子不忘其親而古師弟子義復見于今也大抵人無情性則乾坤

息無志氣則萬事㒺能以真性情行堅定之志氣益以虛受何事不可爲哉所望及門中相砥礪者不過三四人而止門下其一也陰子瑧素定爲君子人取友必端吾于門下之言之交信之矣僕脾病初愈未臻平徙來使不留近文閱定更寄也

與賴生晉公

門下僕及門中快士也貞疾得瘳云胡不喜予君子隨事行藏家傑能忍所不能忍于飲食嗜欲性情節宣操縱在我亦可從衛生之道徵其他日智力耳然

曾子三語又當留意勿忽

荅吳芳遠

承于書遠及廼賤事久未得報過辱撝謙展肯多慚矣蓋惟古今人材成就膏粱之子往往不逮藜藿山其神志堅清心力專到無紛華以靡之嗜欲以傭之酒食燕游昏惰自足是以日就月將躋于高明故或爲弟子都養或然檂自照升屋隨月皆足致位卿孤名流來禩是貧賤者適爲志士之資振奮之具而膏梁子沈溺不反者身能追其後躡足下又何擬乎要在自勉耳

唁江有承

敝門人予政還山得聞尊君之變驚怛彌襟顧海內寥寥吾儕凋殞殆盡雖尊君年不稱夭而窮益堅老益壯浩然之氣孤行于世卽逾百告終猶爲天地間惜其人况未登耄耋又况僕數十年石交乎其爲懷抱當何如矣足下克紹先志固不區區在富貴利達之間也僕衰病相仍未獲拊櫬一慟深懟多案之誼一陌遙致幸呼微名而告之臨風泣結

荅陰瑧素饋香水梨

僕往在京師適香水梨登盤時擇皮而香露滴清遠逵于庭除剖而嚼之所謂姑射之仙肌膚若冰雪令人腸胃滌換約腹細咬徘徊核餘未忍遽擲乃過市見煤黑子鞭牛車夫而積不盥塵垢溲渟漬衣袷體擾香水梨而恣嚙之頃刻十數顆香沫淋漓灑滴棄其餘于糞壤中此如王嬙出塞太真欲胡真成恨惜事足下諺好我遠貽佳品得無被觀擁有煤黑子鞭牛車夫之惜乎承索六箴銘謹以四幅

附致

答謝諸虞

楊子雲法言桓譚僕甚好之而子瞻嘗譏之然文各有體能成一家言者氣候便不可磨滅如天之生物巨細奇正各有其所所謂成者主之不成者奴之故但論其成不成不必論夫人之好與譏耳佳作似從法言中出如孝子述貞烈紀諸篇雖子瞻亦未得而譏也僕且請爲桓譚矣

魏季子文集卷十目

論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

論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〇〇〇周公論

吾讀金縢而益歎周公之聖也而世儒疑之以謂代死者理之所無鬼神不可以珪璧要我爾之稱不可施諸祖父其說似矣而實非也忠臣孝子之愛其君父誠有所必至不可以恒情恒理論其事往往近于

孺子愚人所爲周公欲泰其兄之生而不得而當是時天下初定反側未安武王又決不可以死禱祀常禮以爲不足動鬼神也於是迫而出于代死代死而無說則其事不行於是迫而出于自誇其材藝歆之以能事鬼神又懼夫材藝之不足歆也于是迫而出于要激曰墜天命曰先王有依歸曰屏璧與珪而曰或曰爾則人子膝下之辭耳嗚呼周公蓋所謂孺子慕者也周公之請命于三王猶孺子之求食于父母條啼條笑必期于得食而後已吾故知夫孺慕之說

則知周公金縢之說矣今夫舜聖人之大智者也父
殺之爲非理夫豈不易明而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
近于愚矣老萊子戲著斑襴之衣詐跌而啼其去俳
優也蓋無幾夫古今忠臣孝子固未有不愚者雖聖
人猶是也而特未可爲智者道孔子曰其愚不可及
嗚呼何怪夫智者之紛紛歟
伯兄善伯曰自是至論而筆力勁透其轉折處如
屈鐵

○○田子方論
君子之道何爲其可驕也古之人抱道自樂視富貴
如脫屣若田子者未聞道也田子處澆季之世不忍
囂然以旂于流俗豈可謂非賢者耶嘗子擊持富貴
見詰其所以驕貧賤者特甚故承其言而折抑之不
足爲子方過且夫以千乘之儲君遇一匹夫于道至
自失其貴下同于子弟擊亦可謂賢矣子方不與其
賢而媟易之若此語曰已則無禮何以謂人是則子
方之大過也噫子方之所以驕者以道驕也孰謂驕
人而道也
林確齋曰不費力貶駁只就道字賢字過字抑揚
翻播而義理已盡高乃在此○淡厳而情娓使人
流連不盡

○漢高帝論

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采淵有蛟龍鰍鯢爲之斂足呂氏之禍蔓延而不可解者帝刻薄寡恩成之也方帝以匹夫有天下非韓彭諸人力不至此及韓彭無罪誅滅反者數起天下功臣幾無噍類噫呂氏之心于此啟矣夫千金之子端坐于堂奧必且固門扃嚴僕隸圍而居之昏旦而守之可以無失帝以神器之尊四海之富而自芟手足撤其扞蔽以昇區區仁柔之太子故以一二庸人佐一女子而天下遂至于是使非天誘平勃則劉氏之祚十九殆矣嗚呼以平勃二三人力而漢賴以安向令諸功臣皆在則呂氏欲亂得乎

曾省之曰筆力深緊是一則史論

○○介之推論

介之推剛忿自遂人也豈眞能忘祿位者哉語曰名過其行君子耻之推無實而後世永享其名吾竊恥焉傳曰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之逃以祿弗及也憤然而已且夫禮讓廉退必衷于義而後可推之逃爲無名矣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自上世以來未有易此者而推顧謂二三子貪天之功上下相蒙獨何說哉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既而曰亦使知之又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觀其母之數言則推之心罔已可見宋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噫不有是也孰使天下後世見其心耶

曾止山曰短辨自透能于疎散中出勁力

彭躬庵曰就其母所云切近說出如老獄吏引親人對薄雖强猾欲置一喙不能

彭云絕世處分今我恨包胥大辭

○○○伍子胥論

伍奢伍尚者員之父兄而平王之臣子員之所爲所謂知雪恥不知大義者也今夫平王之殺奢殺楚之臣而已矣父爲人臣而子覆其國而鞭其君之尸奢必不自安于地下吾嘗觀費無極之譖其太子反也王以問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于是執之使奢于此時能善處人父子間以讜言微中解其紛結而爲其天性則奢可以不死況員而旣爲楚之外臣耶且員沒沒不報而已然則賢乎曰不可尚之使員逃而自奔死其義正其望員之報之也惡矣平王素信讒無道又以小過誅其員戮五十餘口生人之慘未有過此者使子胥入楚誠能撫綏其民人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者生者殺之死者戮之以臨祭于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顯祀之此其于父子兄弟君臣之閒庶幾其各得矣惜也鞭死王尸而又使王處其王宮大夫妻其大夫室以快意肆志焉嗚呼是再不臣于吳也

叔兄冰叔曰子胥之論古今紛紜得此可無疑義

○以淸君側之義推之則子胥入楚如縞巾將勳正自合義況有不共之讐耶

彭躬庵曰爲奢諫洿爲員報洿水平鑑宏義盡仁至乃知處極變極危時天地閒自有極當極妥道理在

疑兄亦此段合為以頓下文直如破竹

○○○宋高宗論

宋高宗篡弑之賊也何以言之昔鄭叔段為不義莊公誅之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晉趙穿實弑靈公書曰趙盾弑其君凡此者誅其心也然則高宗即位非正乎曰否二帝北狩高宗以至親嗣閥正也然則何以為篡高宗屈己厚幣請和于金皆以復二帝為名其名若恐二帝之不復而惟恐其復者推其心可以于劍于其父兄而不恤何則出于必不可復之道而舉其事之可以必復者斷然而不肯為則雖不謂

數段且虛且轉最嚴刻中有婉之筋

之篡不可得也且大戰之必有功和之必敗其成效可槩見雖婦人孺子皆知之矣而謂高宗不知乎夕張浚趙鼎諸人執議于朝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諸將致死戮力所至有功其餘拔城殺敵自效者不可勝紀當是時使高宗真以迎復為心鼓厲戰功其逐北金人歸二帝于沙漠猶決潰隄下衝波而不可禦也計不出此而反覆悖戾方故以摃其成使金人窺其心而挾之于外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窺其心而持之于內嗚呼向令二帝得反中

國雖稽首而固讓之彼將卻走而弗肯居矣韋后自金還遂不敢述欽宗車前之語蓋亦有以信其心也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宋高宗之謂乎夫以春秋之法董狐之義則高宗篡弑之誅必不容貰甚矣後世之無直史也

叔兄冰叔曰似胡澹菴封事無一字放空處卻有離合超忽文字之妙畢備

彭躬庵曰烈如夏日嚴若秋霜折猾駿馬之馳危直似徙鵠之摩空觀至此止矣

○○○全交論

吾友命定交論繼吾友復命全交論魏季子曰甚哉
乎其言哉蓋全交在定交也自交道之衰人不知有
交友非不知交友不擇交也故凶終隙末若大陳昔
然至於凶終隙末而人方欲全吾之交道以君忠厚
之名陋矣孔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書曰慎厥
于始夫五倫各有屬也尊如君親如親愛敬如兄弟
善暱如妻子皆具有性分焉朋友以義合初若執塗
之人非有天性以相維也名分以相制也而安得死

生以之匡之植之兼縫其闕患難其之貧賤富貴一
之是故友之貌言自喜者不可以定交無獨吾之行
不可以定交不堅確不可以定交不愚不可以定交
汎而無擇不可以定交告之以善反覆焉而不聽不
可以定交規人之過非若痛瘝乃身如賓旅揖讓焉
不可以定交屢遷恆焉不可以定交吾之德不修學
不講不可以定交其有博聞高識十百於我吾師之
操行潔白吾敬而事之與人共事吾不逢而從之感
恩而必生報之皆不可以言定交交定者無外拒無

神譴造次憂疑惟是友之爲信於是乎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此古人之所以難
交而不輕與者也昔魏德公爲郭泰供給灑掃泰命
作粥三進而三呵之德公無變容泰曰吾今知子之
心矣與友善張劭臨終曰范巨卿乃吾死友耶若章
殷子徵不與焉王仲回之不妄交大俠陳遵大司徒
侯霸皆不得友其教子之言時人服之夫德公之於
泰善矣豈其以名高耶邵之論死友不易也而下獮
不足以當之王丹之慎交得交道矣是故友不以德

進矣交交道而徒尚德猶淺之爲言者也況其下焉
者乎全交之說益小言也

邱邦士曰立論極確精粗畢備每一段足以包孕
一篇文字關顧徊翔而無轉摺搖蕩之跡筆氣精
悍隱不可禦○妙在全交在定交一句故洗發得
定交透即全交透矣安有如此定交而不能全交
者乎若再黠全交便迂稚可笑○兩兩相望而不
見其兩兩相對此文之所以爲得體要也

書後跋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一

書後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書梁公狄義僕楊材范鑑傳後

旃怪世之佔俾小儒至呂强張承業諸人之賢慨曰刑餘之人亦能如此予甚恨之歎賢者何厄遭此輩稱論而憫其顏之厚也夫義所在則貴去義則賤豈惟人哉唐明皇之象貽宗之猴匡山之白鷳孫堅苻堅之馬近者雲南之獨牙象其榮於後世尊於當時卿相且億萬等而顧詡詡自命曰我人也我貴也我儒者也豈不大可哀哉鵠林公之傳義僕也與卿相同其敘次一稟古人之法而微察其情若惻惻隱痛而引媿者其眞知義者與予讀楊材傳罷瞿然一純臣也讀范鑑傳仡然一毅士也予方欲尋材鑑之墓而拜之邈絶齷齪鄙儒令勿得拜以汚材鑑之墳土使有餘恨嗚呼予亦可悲矣夫

曾庸士曰義如霜落筆如雷發須看其不能自按特處想見自命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

嗚呼讀公甲乙議諸書戊欲引刀自披其胸狂呼累日夜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充耳瞶目安坐持半視國家宗廟封疆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卒致國事崩壞身斬家滅以迄于今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宗忠簡之疽發背有以也夫捘公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舉境內無處皆賊公與其兄以柟字仲木悉志力拒之開殺賊名督撫上其功調商邱當時天下無堅城號將帥者擁兵觀望惕息恇懦而不忍前而督撫大吏不能辦賊托招撫之名以長養之河南稱殺賊者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噫使天下皆如二邑令處處遏賊雖至今治平可也賊數萬衆急攻商邱城陷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商邱民救之三日復甦云于是公逮刑部獄獄中上書陳六事皆切中時務公不死天也冀得達 聖天子用其言事猶有可爲者孰致罔之不獲上既天下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而京師陷公又幸不死與其兄冐死薾南下所過勵忠義結連草澤豪傑圖復讐至

南南人以為從天而下也蓋當時豺虎滿道南北隔
絕無能達者而公兄弟特至至則上條議及豪傑姓
名山砦義勇于當事公既叅史閣部軍政益條陳大
抵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為江淮屏蔽進足以取退足
以守使強本固勢乃足使諸悍將為要領觀其書所
經畫纔分爨照數計辦事後目擊者不能如是閣部
題公兵部主事經理河南待數月命不下命下則勢
不可為矣公始事河南終思用河南人皆不獲展其
志悲夫予讀其書剴切練要宋李忠定昭代王文成

其論事陳奏弗是過嗟乎使當時無此言未足大恨
言之而卒不一聽天乎何至此耶公之書贊者可見
韙者可閔瘦痺者可蹶然起而當世術皆具五官百
骸肉其軀飲食其服乃使山東河南北之地不力爭
可挈而歸我者棄之不復顧而公每條一事文兼撑
其經制之人卽沐猴而冠鼯鼠而人拱亦知其為大
利斷然為之不終日今若此豈非天哉公之兄病以
死且八年而公將老猶伏在草間得與予論述往事
出其書對面讀之張髯裂目下血淚數斗噫此書傳

不傳無足計傳諸後世將徒托空言抑將不至托空
言耶其在天乎其在天乎

叔兄冰叔曰生氣鬱勃有哀憤不釋音之象而叙
次提頓斷續不失古法○篇中七提書極力贊歎
前後重復正如刺血入目鼻眼耳皆噴血出而寫
哀憤意不在書

邱邦士曰於情辭痛急中行整暇之法有左氏遺
意

○書吳崧三母夫人行狀及諸哀慕之作

翠微魏禮將遊燕秦滯於遂展轉於淮陰廣陵有客至道姓字畢蹶然起曰此予未渡江時人所稱淮安吳崧三名珊者也自是更相過從與談說酌詩文歎帙既珊出所自爲母夫人行狀則附珊哀慕詩及文凡數十讀竟歎曰媿矣媿矣予不能也夫人明大義勗其子不苟富貴正心術致篤行擴爲女婦所難能予最喜珊五知六憶詩爲見母之不可及也珊前言曰予因是知義市經曰予因是知經卻姻曰予因是

知操譯詩曰予因是知丈夫紙油曰予因是知學六憶則有斷髲禿根鐵線燈芯鐵錘短髮之詩其他有歷十餘年忌日服闋不忍除畢姻哭別異鄉生日懷兄悔亡夢母遠歸哭墓諸作感事則有洋河水前曹石霞詩讀史諸作則又有無母何恃巳澤之氣存焉爾之作觸景則有春日立秋後一日對月雜感除夜雪夜夏日諸作皆足道其哀慕不忘噫此皆予所不能也禮不幸失父母早喪亦得死病居喪無狀又弗克潔身潔行以無辱父母遺體雖死且有餘罪今珊雖失母有父可事乃其言猶多哀痛慘怛不忘如此予讀之足以感予心而抵伐予不孝之罪是以不能已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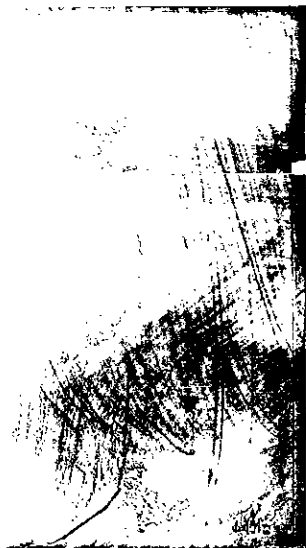
邱邦士曰詳悉鄭重想見當日撫卷歛衽處

楊御李曰格意篤朴處見古

○○書林確齋論漢高帝後

彭越既囚有司請論如法帝知其非罪赦爲庶人遷之蜀林子曰高帝不難下酇侯獄及其將死也亦不難舉國而托之安知越之遷不猶有復時耶魏子曰越與酇侯不同功故不同賞其昭於罪也卒不同罰酇侯居內未嘗獨將兵其任與留侯差同特留侯無制關中之權故終不至折辱梁王起外與楚王爲一體然楚王之才數倍於越故楚王先梁王見殺或曰梁王既囚越俎中肉耳赦而遷之是帝不欲殺越也

魏子曰帝欲殺越與殺信同二人有大功遽然而殺之不獨無以服天下帝之心必大有所不忍見不若假手而殺之噫嘻此遠庖廚之術也傳曰淮陰侯既殺帝且喜且憐之魏子曰吾於其喜見帝之敎后殺之吾於其喜且憐見帝之縛信而不殺信而侯信因越不殺越而遷越也林子曰帝生平矯情多直行欲殺則殺何假爲英布舊梟將帝滅之無餘事是誠不爲非不能爲也魏子曰是誠不能吾見其能於英布以知其不能於信越布反天下之人得誅之帝之誅之無所忌信越則不然且帝嘗不直酇侯矣酇侯與帝從最久最大有功酇侯專制關中帝數使使何其閒夫任八疑人而至於何人是諭於齊官之媚者也耶林子曰高帝之疑何直光武之疑馮異論何耶林子曰吾安見世祖之不讁於高帝世祖欲代更始則不進兵救關欲報李軼則露示降書以假手朱鮪嗚呼天下者重器殺兄者大仇如是而論不可耶魏子曰林子其必將取乎蘖盃尾生之直

李咸齋曰格法參差層次令人目眩

○○書曾止山論漢高帝後

呂后之稱制而王諸呂議者曰王呂則將帝呂也呂王則劉亡呂氏之必爲武氏勢也雖然呂氏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何以知其不肯爲武氏武氏不難親殺其子若女呂后常欲殺趙王如意矣悲帝左右之而后不得間也后不敢逆志以殺如意則欲其子孫之爲帝王不待辨高帝疾大漸后曰帝萬歲後誰可托國者帝舉何參爲言夫何參諸人帝之元勛背臣后所素畏也帝死后欲危劉氏將不用之矣帝又

曰安劉氏者必勃后危劉氏而用安劉氏之勃者則不信也且后嘗侯劉章使入宿衛其飲酒耿及斬呂氏亡者章之意氣可畏也后危劉氏則必殺章殺章易耳吾故曰后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后不肯爲武氏后之勢必至爲王氏何以知其爲王氏王氏以諸王尊寵擅勢因勢持柄而纂有其位后私諸呂竊念我爲帝我之兄弟僅爲通侯無以尊我於是王諸呂以尊己而諸呂必憑己而危劉氏引大盜入室中欲其藏而不能盡有也則必逐其主人而專據其室吾故曰后不死則必至於爲王氏者勢也

李咸齋曰出入呂氏罪處極其平恕遂成翻案本有之論而文特勁婉可誦

○○書伯子示傑儆等疏後

季子曰旣定葬勺庭吾兄弟死無所顧畏汝兄弟亦可長護山中樹環庭桃梅竹將衰以時接植之毋介斷絕平臺毋介圮欄楯窻戶歆折者修補之左岡若後嶺或栽松杉以漸易雜木毋專謂勺庭子孫也左距勺庭百十步迤西下面三巘峰有地若龍窩可作屋或葬墳不利居室者伯叔季子孫闢此地哀金搆屋使叔氏子孫得所居則勺庭爲吾兄弟之享室可也子孫讀書其中長依祖父神爽享山林靈秀之氣亦復至樂不特吾兄弟矣

伯兄曰如縫績之衣齟齬而適條理

叔兄曰朴竹軒樹吾兄弟生所最樂補示子孫極好文字愈質愈古逼眞漢魏矣

○○書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後

安石非有心于害天下天下卒被其害則所謂性拂拗不曉事之故也而天下後世以爲奸吾讀上仁宗皇帝書未嘗不歎奇士其自命王佐之才蓋非無故雖竊比皐夔爲謬妄而其言當與賈長沙諸葛武侯相上下然所謂執拗不曉事者吾則又於是書見之語曰鼓瑟于吹竽之門瑟雖工而不好故人方戀熱吾進以裘人憂濟川而奉以車馬蓋衣行能悅者仁宗寬仁敦厚樂與天下休養雖立制度變風俗之說

非其所好而頑欲加小罪以大刑法始于左右通貴宜齟齬而不合也嘉祐之際天下治安賢人登用于朝縱不能比隆三代以視漢文帝唐太宗當或庶幾百司之失職民之不得所風俗之偷詐日亾有亦何至如安石所云在位人才未有乏于此時天下才力日困窮風俗日衰壞至稱漢唐所以亾以危懼其君乎如是則君必不信在位之賢人必有不服司馬徵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嗚呼賈誼痛哭于文帝之時而安石危言極論以聳動拗朝

仁宗則皆不識時務之過也且夫時務之要在知人而審機勢制之術君子所不得已可以不用而用則其勢必有所反噬之御然桀劣之馬不束縛鞭策不能就馳驟馴良伏習者因其勢利道之而已顧施以束縛鞭策必拂其性而敗吾御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治天下之道進言之方如是而已矣

叔兄曰從荆公生平最得力處攻刺直其入穴取子手段者其文刻峭亦絕類荆公

○○書蘇文定三國論後

三國惟昭烈最後起昭烈不入蜀則無有可居是之處非漢高帝比也高帝初王巴蜀羽殘燒關中而王秦三將故得乘勢以并取其地使羽聽韓生則高帝無關中操用劉曄之計則昭烈不得有蜀蘇子只爲棄天下而失地利非通論也蜀之爲將未有能于孔明者而議者曰孔明短于用兵魏延開道襲關中之計不能用是不然延變詐不可信授之以重兵事成則叛不成亦叛自將以趨險則不敢以國家之全師

與吾君所恃賴之身而僥倖萬一匹夫爭衡天下疾戰走險以趨利者多矣人臣荷天子之任則思出萬全不可動何者君父安危之事與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其情勢異也街亭之敗以馬謖當大任荆州要害之地舍老成重密之趙雲而用羽此則孔明之過也且夫羽易人矜己孔明知之昭烈又嘗謂謖言過其實意謖譽久著而威望重者莫如羽其亦采譽望而用之耶賢如孔明而猶以譽望用人以謖與羽之譽望而不免于敗用人者其可不知所鑒哉

卯邦士曰三國以蜀爲正是矣至才自無過于魏孔明爲將亦是聖于守國而短于攻取耳後人右魏之才遂并誣蜀非正尊蜀之正遂并市蜀之才短武侯云只可相美武侯惟恐有議似皆不得其平

涂室振曰荆州重鎮以壯繆威望臨之初非失策獨怪其東鄰致吳北禦强魏委壯繆于孤危而不爲之留後援且其時左右謀議有如法孝直其人呂蒙陸遜之計寧遽得行哉惜乎武侯之不思及

此也至街亭之敗自是武侯失處當其揮淚斬謖自請貶秩武侯亦大悔恨後人正不必曲爲之諱事與任福之敗好水川畧同

○○書岳忠武傳後

予嘗覽唐建寧王宋岳忠武王事髮上眦裂憤惋不能下古今之負大功抱至忠而蒙奇冤者莫過忠武吾獨恨當時賢者如張浚韓世忠輩不能無罪當忠武詔獄之日使此數君子抗疏訟於朝糾僚友而爭之以死以闔門老幼保其無貳則檜必不敢殺忠武高宗雖昏必悟不惟檜之所爲且夫忠臣孝子之不得其死雖在後世讀其書猶將椎膺泣血呼天願爲之死況同立朝廷之上親見其事而隱忍坐視以成

其冤乎李泌訟建寧韓世忠詰私第責檜當時不能以死爭皆非忠臣義士之節不可法於後世或謂浚罷相世忠等兵柄已解雖爭無益肅宗亦必不能聽泌以生建寧夫人臣惟知義之所在而已事之成敗非所逆計且吾卽欲少隱忍以圖自全而痛心疾首情有所不得已也有伶人爲檜殺忠武狀屠者見之不能平操刀斫檜頭去噫紹興之公侯卿相豈遂求一屠人而不可得哀哉

兄子世傑曰古今忠臣蒙冤君子不能以死爭者

多矣然今萬世憤激莫甚於忠武之事蓋復二聖之仇雪中原之恥扶社稷之危忠武一身關係國家存亡興衰古今華夷名義非止一人一家之冤故如貞備張韓諸賢不爲過也文如嚴霜被草無復生氣

書渡瓊海詩䟦

從弟犄仲曰浮海得無詩乎曰有詩而不有其廣博泱厚瀇洋恍惚爲海所勝神情不自王謂之克詩克詩甚于無詩也然不自蓋因書此以塞白

叔兄冰叔曰七句只似一句末句卻抵千百句大文字蓋字少理足句勁而轉折多也

○○書海南詩跋

此予海南道中三十首也此行路之難亦知行者皆至也諸子世傑悅而請書昔人論詩至數十首其精深與勢與長篇同故有首尾中權有蜿奇有平衍疾徐有起有伏有纍置有關要者以立本有開馳者以相優游也行千里者無皆峯必有原隰溪澗岐隧劇驂徑吝人之用莫大于五官必有須眉髮爪益力不厚氣不博則不足以峻衍前出故務多學以培氣簡練以致力予非能若此也于既書因書以示之

賴子芳曰佳論其文澀而有味似食橄欖

○○三樂府跋

予昔遊海外地維絕天弱水播齧之天中出水日月不定星辰如撒豆忽落忽起人語聚氣振聲喉嚨破塞肩齒竭對面弗可得聞此海濤也驥騁然驗發然塌轟然民物洶動若崩若寂日光晃晃若晝若夜耳失馱心失悸若虛通九地癱崩聲萬閭城鉤洞作聲此兵變三日夜戈甲奔馬也才雷藉下虎豹白澤數圍木檣棧者折蒯者批檣者拔雨一點如斗擂堞空中如秋葉翔水上山人銜地下不敢起起則奔太戶外致龍搏戰每發百十此颶風也屋瓦震撼燈光迸發成猛炬月變風嘯星走天神下喙者咤者撥金伐鼓者奮駛者皆無萬數予縱歌頭髮上指拔劍而斫此讀三樂府也噫此傷史氏洸瀁怫鬱之氣抵心之血忠臣義士之肝腦所結也

叔兄冰叔曰奇文〇語句佳處字字驚出意表令人目不及瞬此漢魏賦評中不能到之工也

○書海南道上詩跋

右海南道上三十首凡五八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六爲一曹二三四六十十三爲一曹七九二十八爲一曹二十四二十九爲一曹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爲一曹一三十爲一曹蓋隨緒而引其鬱伊其閼不言之詩檍山中人爲特繁痛定之思今遂後四百有五十餘日予觀此如當前四百五十餘日吾了觀此可想見此四百五十餘日中予故錄常觀之并書跋而以貽之

伯兄善伯曰深渠頗朝以作其致故爲特古

叔兄冰叔曰刻調

○畫石跋

青原木公嘗畫石以贈玉田子玉田子癖愛之既府地廬山之險則接駢訪仙亭諸石身梟烈日課童誅灌莽剔土出石嶙峋橫放各呈其狀貌而愛木公所畫石益甚古之人往往以所癖好傳李謫鄭介夫以奕劉阮以酒米元章以石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以墨汁馮衮俞華麓以烏張籍梅詢以花與香蔡君謨以茶而無所癖好者及若損其高致夫人本有可傳而傳其所癖好亦猶畫人者之加三毛于其頰也精神所獨至其後固不可得磨滅天下事類皆然玉田子好石亦其一端矣

伯兄善伯曰曲折處只嶙峋爲奇

○○泰西画跋

泰西画宮室圖門外埠上痕下展斜行者八字一目視之則平起方且正矣有黑馬立坊石閣頭尻直南北右視則尻直右左視則尻直左也予往見其堂画耶蘇像目能轉四顧入門外東西巷牆各三堵皆横列一目視之首尾忽直成曲巷惟中堵横與兩目視時無少異此画伯子爲記叔子跋之皆未及此画懸吾廬中予出入視因得此異而人之來吾庭者入戶輒舉手掩一目不肯去閟是画于泰西爲粗疎然天下事理無有窮盡已如此又知凡物非久習盡心力窮索不能得其微妙也梓室傑日牆柵屋柱有蒼白色蓋日光自右來映之良然然皆得自懸吾廬後

伯兄善伯曰雖少然曲折明備與画記同又妙在明處彷彿闇亂

叔兄冰叔曰補敘處能入間語説意處能儞而不盡結語收拾通篇正不費力

○○趙松雪所画陶蹟跋

右元承旨趙孟頫所画陶靖節事跡自爲彭澤令至御檀道濟梁肉以率節節圖之皆公任眞自得處孟頫蹟世固有之雖予亦知其佳夏君玩好宜也古之名高者率多不近人情自豨刻矯詭以爲名或如淡山枯木寒石觀人世如穢而世亦卒無所用之淵明觀蘐諸詩安心本業乞食詩謝矯激之辭蓋所謂有道之士者詩曰愼爾優游勉爾遯思此非特求賢者云耳賢者抱道而隱必出而有所可見其隱也必有事故易之潛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玄豹隱霧而澤毛鴻漸逵而羽可用爲儀山林放逸志疎無成者多有故詩人曰愼曰勉也予讀淵明刑天干戚詠荆軻諸詩此豈任優游與木石自廢者耶其遭時會之變則書義熙甲子終身矣彼孟頫亦何所取義而圖之甲寅夏入廬山因閱夏君諸藏卷及此

伯兄善伯曰大議實論矯拂如龍之不可馴

邱邦士曰理在蹟外旨在意外

○跋孔正叔先生與叔兄書

禮讀桂山先生書不及竟歎曰於戲世固有是人乎吾叔兄得於先生顧如是乎禮兄弟共命共神理而於叔兄生子淚媿不若先生之純至然叔兄亦未嘗以生子爲篤務也先生明德尚齒於叔兄發振古之情成奇篤之語莊生有言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夫孰得而磨滅之吾兄爲於先生當篤務生子撫然惕然當更有道矣

○○書邱敏齋論葉寅

宋葉寅少時飄蕩豪爽方士孫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飭登朱熹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敏齋曰飄蕩之於人甚矣而少年豪爽者往往陷是是猶以珠玉委於糞土也

魏禮曰是猶以美玉屑於糞穢人將掩鼻遷足而過之然而滌滌陶汰之因見其收滅瘢已疾之用矣況人之改過特言璧之乍汚而入水即爲美瑜者乎且夫豪爽者皆其甘心如糞穢哉此寅所爲聞士孫之語感泣而奮發也夫其不感激奮發者必下流偷生之狂夫非真豪爽者矣敏齋曰人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寅固幸有士孫之遇也然而苟能如寅之感發不患遇之無其人則處處戴淵之遇且若孰塗人而皆有愛我者也魏禮曰然然此特爲爲父兄師友者言也而所以成就在乎己譬如食父兄爲之炊黍稷羅列雞豚庀匕箸手執而加脣焉其

子弟者窗口徹咽而不官少嘗則父兄之心亟欲克肥滋益之無所得施覩其羸餓以死不能爲也師友者人所自擇自親也覩人者無出乎此故曰若覩其所親不知其人覩其友大抵能攻吾之短以益我者良友也助吾之邪以悅我者損友也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此子弟所當大戒也是故周處不遇老父戴淵不遇陸士衡葉寅不遇士繇則終身飄蕩狠賊而已安能爲名臣忠臣正士哉然使三子者棄三人之言而自是則雖有儁才亦猶和璧之

未琢而徒泣也矣故爲學曰自反自訟乾曰自強有得曰自慊其取禍孽也曰自取自作小人曰自欺自暴自棄明乎由己而不由人也可不懼哉可不勉乎哉遂書之以示兒子

彭躬菴曰皆季子自言其所得故切實津津有味

如此二老翁爲事殷勤少年聞之能無感發

○書邱敏齋養正編蒙卦

魏禮曰告不告二者教術盡矣其用告不告在不泥不偏利于正而已蒙爲聖功其道甚大然旣曰蒙則未宜說向深微也覩于弟子入孝章義其淺顯作聖之功能外是乎

險止之德象凡險必幽而不明止則出而未通皆蒙也山下之險險益幽暗蒙如素絲可以黃可以黑于此判矣至險也然有源之泉無不達但其流出而或成江河溉田畝或漂屋殺稼流人民是在導之者得其道而已

蒙亨以亨行猶言大禹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以蒙自有之亨而行也有時中之德故能如此時則不泥中則不偏爻辭各致所謂時中也若夫再三告者則蒙且習爲汎常聞誡戒浮而不入久致頑惰不繹不改終于無成故曰瀆蒙也嘗見弟子隨口顛倒先生絮絮隨荅者其人終無成就也夫蒙以養正如廿受和白受采未有汚染此時用以養正乃作聖之功也蒙之重如此今人輕蒙風習惡得不下乎是故蒙者國

家人才之本世道隆汚之原此乾坤屯造之後所以即繼乎蒙也

夫大象之辭不拘于卦義君子觀其象以為修德致用之矩也泉出山下雖蒙穉其流必達是果也泉始出不遽進渟滀涵滀是育也君子體之以果行育德然而發蒙之道亦無外乎是

利用刑人震動之也用說桎梏不拘繫之窒其始達之機也發蒙之初當如此若過于用寬過于用嚴則皆所謂以往致羞吝矣正與大象之旨合然發蒙之

初即曰利用刑人似非道德本意故小象特明之曰以正法也故曰師嚴而道尊

二為發蒙之君于六爻皆主二言也中互坤有婦之象女始為人婦亦蒙也包蒙納婦蒙事備矣而皆吉是以為子克家也蒙與婦正家事備矣家正則天下正矣子克家承上二語言故小象如此

至互坤有女之象純陰以往為不有躬者矣而納者納勿取者勿取所謂時中也四之困此之不有躬女蒙之不能化者于是該矣

離四困于陰蒙之中而獨遠實然致四之困而遠實者發蒙之君子亦以為羞吝也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之謂也辭曰困蒙若吾困之故不曰蒙困也君子之心有如是

操切剛果發蒙之一道也冥頑者不知率教終日惰昏沈淪習非不可救藥設教者至極而莫可如何不得不施迅厲剛果以奮發之此上九所以終有擊蒙之象也蓋如雷鳴而泉達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雖過亦中也我發之暴虐是為寇也我發之當而

禦其害蒙之惡是禦寇也寇者害人之謂上九以剛果禦其寇害而冥頑不知有其身者亦從而奮自起發則上下皆順于道矣故曰上下順也

○○青丘歛齋論晏子

魏禮曰自戰國以來諸子雜出其言不必軌於實要務假賢哲極其意而成其說耳故雖明有駁謬皆不足辨然亦無害於其意也晏子能急族親貧乏而立說者遂形容至於如是豈有一齊相而父族無不乘車母族無不足衣食妻族無凍餒者齊相即敝車羸馬能之乎即三十年裘豚肩不掩豆其能之乎君子是以陋之而取之者亦曰奢寧儉耳聖人之儉謂中節者約而不侈所以爲儉也如一以狹陋爲儉則是

孔子羔裘狐裘麑裘諸衣及諸食法所公戴膳膏之類孔子不可徒行不幾於季世純禘之子之爲而自矜持一官者乎是晏子之儉賢於周公孔子遠甚夫聖人之行如罷之受水適罷而止春溫夏暑秋凉而冬寒天亦如時止耳是故貧賤而侈汰者爲戮矣富貴而故敝陋之豈其道也若夫晏嬰相齊柄國之政可使物阜民豐而區區於三百餘人待其舉火豈君相之當務哉公孫宏布被脫粟輔固曰公孫子毋曲學以阿世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桑即有衣夫是以君子益陋晏子矣

彭躬菴曰通識正論與孟子惠不知爲政參看

書王汲公啞孝子傳後

予閱汲公啞孝子傳喜其簡淨有風神每誦輒數過不能去因歎天之所以顯孝子者本末無弗備也蓋孝子生不瘖不顯不孿不顯惟瘖且孿而能傭任以養父母此所以尤顯也使孝子席豐富甘旨足自具不顯酷貧而行丐剝草木自食而以箪中所乞得者養其親此所以尤顯也汲公傳顯之而文隹亦天之爲顯也文不隹則不顯矣方孝子手故紙中得金待失金者匝月不至而金多足以直田宅餅衣腴食以

養其父母報孝子矣是後不必顯也乃傭傭易毋擲蓄息才爲父母治衣棺而已句貧如故此所以尤顯也孝子死葬中野問者得過而弔之則孝子不神其事遂竟夫不知其所終此天之所以尤顯孝子也雖然豈惟是哉天之子人家國莫不有本末存焉文章之格法天時工之漢以呂氏始而王莽亦以后故篡天下光武尚節義而其末節義之士蠭起后族亦間見唐興於宦官女戎果世嘗以女戎宦官亂宋奪天下于寡婦孤兒及其亡也亦然其本末始終率有相

伏應而不惱者後此者可推而致也雖然天豈如是屑屑哉蓋其所措意者故如是然則如啞孝子者亦天之所措意而匠心出之者乎

跋硜硜者言

於戲事之彰晦豈不以時耶而其傳不傳又豈不以命耶退之所稱侯喜子厚所稱吳於陵其詩文皆不傳乃六朝蕪蔓之文唐人俗下之詩亦傳至于今豈非命也然而人則亦自務所欲傳者參未外兄有隱德予數十年未之知豈所謂爲善當如耳鳴耶今乃自言之且著之文其彰晦之時乎雖然楊子亦且務所欲傳其傳諸後世與否則姑俟之命焉命也者古人尚有然也噫欲其姑將必傳已乎

書此君堂

長兒結屋于竹之中請名其堂王黃門謂何可一日無此君然黃門特樂其供嘯詠爾而白傳云竹本固固以樹德竹性直直以立身竹心空空以體道竹節貞貞以立志詩人美衛武公則曰菉竹猗猗然必先其切磋琢磨之功精密至極而後進于菉竹青青菉竹如簀竹日茂美德以漸成也予故亦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予愛坐汝此君堂對之而自省焉

治新城政畧跋

予既爲新城人士撰述公去思碑記矣及讀治新城政畧大率皆剴切詳盡當于事機便于措行如良醫之處方審其臟腑症脈而爲之制毫釐之差死生殊焉必其精誠强力深思從事皆足以副非易易也夫公移之妙莫上于王文成纖密之政莫先于陶桓公公殆兼似之矣蓋爲政者毋以事制事而以道制事以事制事者或因事而蔽故曰公易而平難以道制事者物理盡而神明出也如楊雜之獄是已或問公

治政以來人命盜情多于昔何耶曰予嘗讀宋史至仁宗之仁而災變水旱較他帝爲特多于斯時也非仁宗撫卹安業之則流亡漸盡矣其意蓋有是君在雖災害民無害也[illegible]以寓儆戒賢者之旨故楚王曰天其忘我乎今之人命其棄律也久矣逆引瓜蔓村落爲墟其流毒幾甚于兵盜之搜牢民何以堪哉由是推之天既愛斯民人命盜情于公治政時而多豈不信然乎寧都魏禮跋

跋藍公漪所攜冊子

予閱藍子公漪大小詩畫冊羨其得佳物之多如此蓋歐陽子所謂好與力者耶抑亦其流濕就燥之氣有以取之也及覽先叔兄爲尊君子八十序又深羨公漪得老親而事猶未有菊期夫之私厚公漪如此俯念予不孝不弟之身其所遺迹則掩卷太息而淚淚雪涕也噫如公漪者豈易得哉其可忽乎哉乙卯首夏易堂魏禮跋

書葉桐初白雲圖後

雲出于地而上于天天地之氣合齊于土爲雲者天地之情也人之情往往由以生故凡百端感依而觸發皆有然矣予披葉子桐初白雲圖蓋蒼蒼乎其有所思也夫雲之生倏忽而有悠然而鬱結鬱鬱然飄飄然若聚若散延綿游颺而不遽去其思之情乎是故雲者思類也人之思不可解者莫如親其以望雲爲孝子思親固宜不獨狄公白雲之說也雖然雲無時不生思未嘗不日際而專在親者少槩見桐初痛親不忘作白雲圖以自隨束身自淑致其不忘之實徵海內君子言以佑之且將礪匪懈也披是圖者可以風矣

姜貞文先生傳書後

嗚呼讀公傳不禁撫卷長太息也蓋非獨公之家事而國事從可見矣公之兄以言得禍及萊陽陷封君不屈死其烈家屬同死者二十餘人公上疏請代兄繫獄出奔喪情激而辭旨遜善宜得回天聽矣且傳曰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而卒不得請公初官行人即疏黜賊臣阮大鋮崔呈秀名于題名碑上迨兄罹言禍公冒萬死多方營護之始得活名動公卿間當是時國事日非朝廷須才甚急天子宵衣旰食側席以求賢而秉國大臣未嘗有以公名上達使一展布取效竟鬱鬱以行人終也嗚呼豈非天哉公年少成進士二十四年間丁國變其節槩可述如此而其所稱夙慧八歲通三經十歲善屬文十六而爲詩賦猶公之餘事矣雖然昔之紀夙慧者不過紀其稚齒能禦人以口給或强于記誦尋摘詞耳考其成或躋高位大寮而立朝無足觀以庸陋敗國甚至終爲亂臣賊子供萬世詬詈者此之夙慧乃其厲階也而陳煒譏孔融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夫融四歲知讓長能

弱止張儉與母兄爭死曹操憚其風節漢以下殆是則大而佳者融足當之無媿矣愚以謂古如融今如公者始得以風惠稱美大國當以風志開先其美也公子寓僑與予兄弟交好由公傳故具論之公之傳爲長洲高士徐枋授寧都易堂魏禮書于後

西湖讌集詩跋

予不到西湖十七年老友𢇁質強半望湖由不勝今昔之感也而是日舟游之集惟査子夏重爲蒸舊諸君子則皆新相知辱與預息友善予觀諸君皆邃于績學正如湖堤新植桃柳榮好肆發而表外二湖有麗澤之象朋友講習益豈獨在詩文哉率率老大實多幸焉昔日人惟求舊盍均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此兼得之斯時也晴霞籠山輕風拂席談觴酬錯欣暢彌襟欲揮虞公之劍挽將墜之烏于是諸君子各賦詩道其事旨邃矣可謂予腸枯顛禿不能隨其後聊別去亦相與諸君子詩以追此日之歡

書劉翁君復傳後

予聞劉君榖可名最久而先伯兄叔兄與之早皆今乃於西了湖上識榖可年六十九矣與偕至湖濉癸擊劍之風慷慨喜交友之節未嘗少衰也與醒酒湖頭暢甚翼日奉其尊君子君復翁傳示予請以言予讀而歎曰有德之應誠不誣哉蓋翁有四難焉三歲失母哀毀如成人與之于大者難也大前丁之與繼母難言矣古之稱大孝者罕不以繼母顯翁孝變旨

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父妻之吾則母之生我不生我無殊也友之于窮困逃于家養之若同腹爲之終焉推致之類也昔陳湛不拜妻之父而豪傑去者十六翁遊東粵病革備將焉者祈天願以身代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易曰中孚豚魚吉嗚呼亦猶爲之難也非甚盛德何以致此而榖可復能敦禮義雖甚貧急人之急有乃父風挾材藝名動公卿間今今子及伍孫皆克樹立已見兩曾孫積厚流光有以也夫翁傳爲吏部司勳郎文公翼德譔

爲李生書賭博書後

壬申夏李生飲酒吾廬於廣坐自訟其過曰某自少習博數有所負進家以中落然方今猶未衰息也蓋心知其非習俗未能移焉必遷乎其地而後能良予深喜其無隱誠之曰此生遷善改過之機也雖然知其非斯速已矣學者病不知非耳知之而猶習之是謂遂非遂非者過必愆依而長他過叢之日以生且夫人不患其有過也所大患者在不改故史臣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謂非

聖人孰能無過者不然也夫聖賢亦何嘗無過惟有過即知知之即改耳所謂不遠復不貳過是也蓋至道服膺聖賢過寡亦無終止之日故文王有望道未見之懷孔子有四未能之歎自省之功則然豈有聖人無故忽自謙以欺人乎必不然矣且夫博衆者過之顯而切者也雖獲厚進將匆爲而況于折闕生謂遷乎其地而後能良者是又不然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人必能爲衆人所難爲乃足以自表見稱之曰君子生既有卓犖之志思自奮于流俗不挽其過

此世所難能孔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是在生黽勉而已儻能偕三三君子昌明之與人爲善尤予所厚望也因援昔與戚子論賭博書一通并書其後以遺之

王將軍寓楊山詩跋

人即暫處坎壈倥偬之際甚者忿懟橫生其恒情亦將鬱伊而無聊使非棲心物表視富貴聊適爲適爾者烏能不失其常度莊生曰浸假而變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變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如是何之而不自得哉將軍退居楊山而見于詩者蕭散閑雅無幾微不平之鳴流連于君親則非徒莊生任運者比此所謂詩品辭抑末矣況辭復佳好乎

居芝巖給事山居六言百首跋

六言芽于我姑酌彼金罍政事一埤益我之詩而其成篇則昉于漢司農谷永曹陸亦間見厥後乃處有作摛辭者格調猶近詩餘亦猶樂府之流爲塡詞也然通才所構自有分劑如詩餘之全用絶句者謂之即詩餘非絶句也六言易入詩餘謂之即六言詩非詩餘也蓋由神理各著功學並臻乃克有是予讀芝巖先生山居詩慨然歎風雅之未墜而于山中景況情事刻畫入微舉武庫之胸行倒峽之筆時或游以

詼諧俊爽磊落假覆名以示觀者則必曰此城仙之作後人捜求未得者録爾夫古人賦性泉石而以軒冕爲寄勳業雖盛曾不芥蔕于胸中故其淸妙之氣往往兠發流露觀先生詩有然矣于是識茲六言竟益神往古律諸體安得盡發而讀之

書邱敏齋佛了生死辨後

嘗疑佛之爲教在去愛戀故樹下不三宿欲并空而無之而何以奉其教者曰有福毀其教者曰有禍人物禽獸從之者曰正果乞人之財曰破慳珠寶瓔珞被其身金沙異香布于地盡天人之尊敬讚美皆欲歸于我則愛戀之至也不惟愛戀當世夢幻泡影之身乃又愛戀來世之人身其不空也甚矣夫豈特不空又泥極而爲像教欲施食餓鬼而必變爲面然以招之欲人之不淫而必變爲鎖子骨菩薩與慾婬以

淡其慾欲些其神通也則變爲千手千眼以見其廣大法必招而後得食則一壇之上所招幾何鬼必親身與辯者而後慾淡則所淡者幾何人必一手一目而持視一物償吾以一千有一物置其前不幾何其有遺棄乎是莫若吾兩手兩目更而持視之無窮也其曰慈悲則虎飢以身餵之鷹飢以肉餐之吾不知啗佛身者幾虎啄佛肉者幾鷹也他虎他鷹之飢者佛何由而徧分其肉乎愛異類之殘者如此恤同類之賢者吾未聞矣至于取其放生之蟲魚有禍尊奉

之稍皙者有膈則是楊國忠與我惡者爲惡人畀人惡極者向彼懺悔遂滅罪而得福致愚人皆恃以爲惡而無畏盜賊恣意殺人淫掠毒虐者並未聞其顯有懲創則是貪吏之狥情受賄敗縉紳豪强之包攬辭訟也夫于父子倫理之恩棄之惟恐不絕于漠不相關之人及異類惡物護之惟恐不至蓋失本末而殘忍自私甚矣吾固不知道而于彼立教之本末自相背謬如此

八居詩跋

古人以性情流溢而爲詩後人以詩雕刻其性情故古先之詩後人不能及然古之爲詩易今之爲詩益難途徑日多約束滋甚語曰盤根錯節乃別利器而工者甚難也八居詩限以五韻八其五焉有山岩水舟茅村之辨一或不審流移無當矣故疊韻欲其渾適措句著題欲其爾雅無皮膚澀僻之累予讀是詩滌其弊有其佳致而巧思迭發于章句之間不囿于題悠然清響蓋所謂難能者

書黎母趙淑人壙志後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而匡衡亦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如是安可以不篤乎哉然世之篤夫婦者不待詔教而自能大畧沈溺於少好役於私暱驕諸正者鮮是故其私暱日篤而夫婦大倫日益替矣予觀婉僧黎使君所述德配趙淑人壙志其情孔篤甚非若荀粲之傷神劉禹錫潘岳之傷往悼亡也蹟淑人行幾幾兼四倫而俱有者事姑五十年如一日母敢自專不命

之坐不敢坐尚體承順靡弗至郎堂上傳呼指使勿假婢僕身自供給以爲安則幾有孝子深愛之色也使君官於陝二子皆從而閩變起禍洶洶且不測淑人豫設謀以解之又聞城將破淑人曰事急矣若大夫人何與小叔謀虛食櫝洞其中庋內大夫人使二人舁若饋食然者出太夫人於危城身肩死禍勿之恤則幾有忠臣之節也淑人自少至老閨閤中無慢容見夫必起立有所問必正襟以對處娣姒如兄妹則幾有長幼之序也蓋淑人十五爲人婦而克勤克儉逆富貴無驕容無傲僻於婢妾則恩禮有加姑沒老而自持家政猶勤於細故雖病不懈勞瘁以底于終而得年臻七十有二矣故使君稱曰感淑人有功于我家甚大代我事母于喪亂澒洞之時于我德甚厚豈獨尋常夫婦之義哉當使君推官虔信時七邑令長以非禮二千八百金嘗之使君峻拒見辭色淑人聞之欣然色喜曰留樣與兒子輩他時好做官也此則有朋友匡植之益故詩曰琴瑟友之呂祖謙謂琴瑟無時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嗚呼非淑人之

賢不足以承使君之不忘非使君之老而彌篤以正不足以維夫婦之倫于將墜也魏季子曰昔劉廷式荅蘇軾云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爲妻耶然則以蘇軾之明達其言猶不免世俗之陋況其下焉者乎予故書淑人之畧與黎使君所以篤淑人者以詔世焉

周竹岡五十壽言跋

周子竹岡爲滄州以岡名又嘗爲河督圖黄河水以進覧昔人云黄河之水天上來予想其上下數千里湍波騰沸黄光奪天色地維漂蕩風霆鬪吼令人望之氣沮而竹岡以一人揮寸管揚臚振氣收斂千里淙委枝折壯勢于幅紙之間可不謂雄哉夫能吐納川澤乃能發斂于吾腕指所謂吞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蔕于胸中視龍如蜿蜒乃能擾龍竹岡之懷抱可推而見矣癸酉蘭秋予友韓允言寓諸君子竹岡五十詩文示予益得竹岡本末而李子昴若輩皆竹岡石交取友必端其行誼又可推見竹岡少予十五年且得引年之道二華亭董公云画之道宇宙在乎者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輩皆壽也竹岡競爲當軸所延接時出其倜儻偉犖之抱以弘濟生民此其道又一家都易堂魏禮跋

魏季子文集卷十二目

記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二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記

○○○留雲堂記

予初至寶應僑王子克承之霜皋樂其地而留之嘗與克承之子汲公立于門四望皆暢其西逕為劉雨峯之東皋迤東則留雲堂留雲堂者喬子雲蘅所居皆城東門也寶應惟城東門逼甓射湖水小艇特出入城中高柳四時之花樹千株板橋橫斜曠藹可望水樹相亂朝夕疑有雲氣故邑人士之池館多在焉汲公每望留雲堂則必稱喬子之人曰是身見而志于隱者而喬子方病咯血未能見客乙巳冬予與家伯子自燕還始從汲公登斯堂也喬子傾蓋與定交曰予他日將更營是堂于無人之鄉以從吾志予視其堂閒居宅之西徑埒中埒疊小石作山細草弱樹緣雜生其鋪堂左有複室入其室虛白不耀充然秩其光客曰是室也喬子居之予是循右个沿迴廊折

而下衡漈屋曲欄與堂相望予憑欄客或坐石上或垂堂立相笑語時與樹石風聲相荅堂四面皆臨池中石予曰夫喬子豈以留雲之無雲爲嫌哉禮嘗谷鍾山騁遺　殿林蕭疑卓傻俯而仰觀之間其上故松栢萬章手兩人圍不得合今皆砍伐無餘剛十擲其根草茇盡排徊至日晏杳路中時回首望而山之雲氣鬱葱葱然予遊廬阜上五老峯天清日遠望江湖城邑村聚如豆而五老之不無不感雲廬阜故多隱君子之區也吾友彭躬菴詩曰我觀五老峯常是雲所變嗚呼若喬子者是可以留雲矣喬子別號疑菴

伯兄善伯曰前段文致條雅蓊菀如鮮花弱柳曲水晴山令人流連自登鍾山以後則崎嶔磊落如蝠尾笥不登之感慨自生然有前段條雅必不容無後段感慨方是文字

叔兄冰叔曰予嘗寓霜臯其處最宜于望以地多林水望之彷彿光景不定也此文以望字爲一篇寫景之主故極不著雲而滿幅是雲氣矣末段無端感慨尤爲彷彿

〇〇〇青霞閣記

江西地形散弱唯贛扼兩粤之吭九江吳楚門戶號稱形勝九江負瘠然臨江漢之水北面匡廬足眺望之美贛山水無聞于天下而東西二廣貨貝出入爲湖西一大都會所屬十二縣多負山阻險盜賊不時作發宦茲土者治簿書獄訟兵刑之具日不暇給以文釆風流名于時者蓋亦罕矣比年西南多故贛屬縣盜賊暴起尤劇無錫顧公以太府適承茲郡受檄剿兄撫之旌旄來往不得煖其席而民政之暇則又未嘗一日廢書延見窮廬之生相與咨詢民之疾苦講論古人所以爲文章之道于是即署東偏建閣爲著書處名以青霞青霞者公家園以名其草堂者也予以事過郡公聞而先臨因報謝得登斯閣則贛東南諸山章貢之二水井閭萬家皆可坐而眺焉無錫山水名天下予嘗一至其地樂而忘返贛不足當百一而公顧以草堂名其閣其將寄諸家園以自遣耶抑地小二羽芻午不足展公之志而憣然有鄉土之思耶抑又以爲樂山水者得其意顧與無錫將無以

異耶予去年至九江破碎尸其江西唯贛爲勝地所
恃以爲上游之鎮非公安定之而誰任其憤無有鄉
土之思也予既歸翠微山公以書來命曰爲我記之
按署東偏舊有峻雪亭亭北古木一本南一老梅皆
雜蓁莽中公闢地除薉建斯閣貫亭之左闢六閣下
爲周廊覆以蓮蔤如舫曰半舫閣曰誰閣乙卯七月
寧都魏禧記
伯兄曰通篇骨節玲瓏勾鎖處處是法卻處處有
致正冰叔所謂致之妙卻是其法之妙也大似歐
公
叔兄曰其文綺麗而搖曳更以地形時事相感慨
尤爲有情

鄒幼圃來翠微峰記

人之有奇氣者乃有奇氣激不以爲波濤巖石以爲
山未嘗不甚奇一再視之則索然氣盡矣吾翠微峰
以奇險聞天下然岡嶺起伏迴薄池亭樹竹所位置
皆一任天造無有彫飾而里之人罕登者登人亦罕
與知之乙卯九月鄒子特自贛州來于是彭躬庵邱
邦士林確齋彭中叔皆來中叔有姻事人會者皆曰
客來何奇也當是時山賊滿灘路舟行惕息而鄒子
非有衣食謀驅馳仕宦之不可已獨以朋友山水之

故故人咸怪之予笑曰非真知鄒子者也夫人于朋
友真不可釋雖萬緣不得奪死生患難且後視之而
何路險難之足云鄒子曰予溯灘已痛索舟中人指
翠微峯一望見之至寧都如至吾無錫登山見諸子
如履吾堂房而見家人也鄒子至之先日夜大月至
日天間聯吾叔子數曰安得月光來延吾客乎游嶽
坐勺庭中風起雲四盡月出如白日池水光可見須
眉鄒子大叫奇絕確齋新病滋火亟絜從之相與坐
中夜乃罷鄒子住七日明日之冠不作遊翠微峯記

爾去

叔兄曰眞乃能奇是一段正大議論卻明出暗塵隱帶處偏寫得恍惚不定

鄭允揖曰李子文多以奇勝妙在極下當處經其手腕無不岬屼巉峭乃知大手筆正不欲于極平處放過也

彭躬庵曰歸太僕謂妄不有不庸李子謂真不有不奇乃有所得乃可與言朋友文章山水矣

○○○寓適園記

予以抱痾將屏人事於塘金先命兒做往定舍館予行至及西北郊望見喬木鬱蒼廣池延袤湜淡映照淩近隱隱見樹中亭橫水際有人笑語聲曰此何園亭也予僑寓得此樂矣於是世做前道而言曰此楊先生適園也請館是則六逸君偕仲君惟才延於門入門植竹梅桃木芙蓉梧桐夾徑植過所見亭曰梳青徑再折則選小石列立樹下嶙峋如對衙立於蓮心堂焉堂前後稱以短垣屏花新蒔於時春日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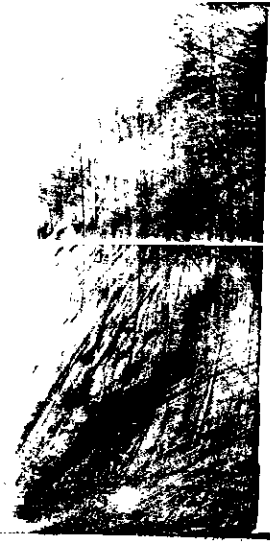
暢惠風拂襟帶意甚樂也予因憶昔歲讀六逸君三世偕和適園詩必羨樂之嘗曰吾安得至與吾老友一觀此適乎乃今遂僑舍於是又念予三十年前來友朋意氣慶錯然戶外論文談藝無間日今凋落幾盡存者不數人所至有西州之感而猶得與君父子坐名園揚搉古今遊跡如世外人豈偶然哉夫佳境能移人情以樂亦能引人情於悲此物理之自然也園北適者亭當月夕天水融浹如行坐冰壺中夕陽西射霞綺散林水則媚麗好池荷香入亭四面周園

可眺以娛其主人及兒子　其上樂而忘去或乘
月出園北行迴首西南望則疑深林大壑莫能紀極
有虎豹虺蛇山精怪物藏其中惴不可入而未信吾
身之日居乎此所謂適園者也魏季子曰適園者園
適乎其人也人不適爾園悉能適之人固有至適之
境而終身未嘗一適名此非園之過也古今之能言
適莫莊生若曰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適之權一在我乃其言曰以生爲附贅縣疣死爲決
疣潰癰又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然則附贅縣疣皆我勞我其必不能自適也
必決之潰之老之死之而後適是適之權在天與人
吾未見其能適也吾適者勞亦適佚亦適悲喜焉亦
適適乎心不繫乎物夫惟不繫於人而嗜欲淺者能
之安往而不自適哉此主人之所謂適也而斯園也
亦適主人之適何不可主人心有天遊涉於境而不
絯於物役是以知其能適予且貪其適以鄒蔡而蔡
鄒矣寓園六閱月忘主賓若吾適園焉兒倣至者四
儼侃皆一至而久居與君如一家人吾之子更得與

君之子孫修世好吾又甚適此園西並爲古寺予前
三十年寓處晚夜送鐘聲於園閣西有古柿樹不知
何代物其輪格蔭堂右今主人臺兩成茇之常廬者
坐其下涼風颯颯生衣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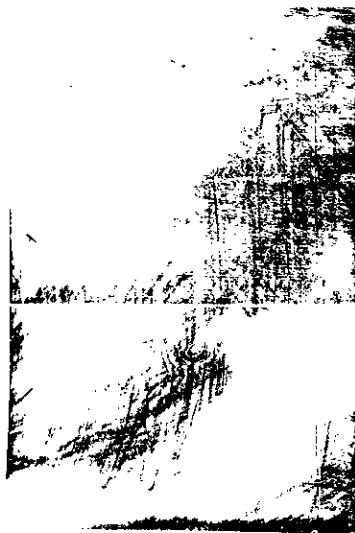
頫晉公曰實理妙義閒情真情篇中畢見至行文
之脈絡關會艸蛇灰線尋味不盡矣

甘露閣記

瑞金南郊十二里所曰松寶甘露閣者松寶當門內之閣也懸巨鐘其上學佛人秉公既闢剏是處有甘露降于松三日松延袤里許露普焉凝如脂飴鋪地可掇取予之遊松寶也猶得見其藏貯者主人曰此嘉祥也因以字閣雖然甘露誠振古所謂祥者也休徵在是夫天之降祥必有其道故龍馬出而伏羲以之畫卦龜出而禹洛書成疇有所用之也其始也感召而應其繼也應而存乎事乃五方之發明鷫鷞焦明幽昌鳳凰或以感聖人出或以爲水旱告徵蕭莛蓂莢亦不徒見丹邱獻甘露于黃帝存至堯舜時淳則露滿洗則露竭而唐文宗甘露降紫宸殿櫻桃之上帝親秉甞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乃有金吾甘露之變何哉然則降于有道之人則祥無道之人則非祥而災如春肅殺冬榮華耶秉公學佛人之有道者其甘露將必有所以用其祥歟予至松寶閣始鳩材鐘著隙屋未懸予最愛石香爾石久坐此室中對秉公甚得及閣成主人落之以詩今猶未睹閣成後之松寶如何昔陶潛訪遠公聞鐘聲有省攢眉而去潛既有省又攢眉去何耶他日予復過松寶聞甘露閣上鐘聲更未知何如也

三醉海棠記

精神所至天必應之然而或不然予性好花樹移植必豫劚坎疏糞土而覆蘓諸使之和柔爲坎必廣且深至時覆發土栽橫斜薪竹以爲扶持了是或非時或幹盈數拱修一二丈移而生者十九澌歎不勤者不能也嘗親捧盆盎以澆丁已首春客遺白海棠一本云產于閩高未尺枝著三四花形神絕清異與姑射仙人日相對也予愛護甚至而戊午冬忽枯死寧化陰生嘗來山中就學聞予言曰請訪以致

予未遠爲然癸亥之臘坐梅花下紅白交林如春圃桃李多幽香見微從城中致陰生書白海棠俱來甚本視昔本小大含蕊七予日日視至十開有含蕊爛熳花初娟潔比昔本花三四日若微紅如美人顏酡可五六日後紅深醉矣冀之紅海棠下各有致傲儼侃若侍傲曰三醉海棠也酬多于昔予笑謂三子曰見則然矣况顏奇握溫天應之顏平原張睢陽文信國而天不應天乃應予以白海棠也陰生書云是花獨伊氏一本接枝得此伊氏喜以贈予贈之者爲

伊君若符陰生寅賓也至之日在除夕前二日

長兒世儆三十一歲乙丑臘月示記

乙丑十一月日之十二冬暑初退天地始寒民疾將散其夕皎月瑩照滿我庭埤清霜爽肅予與老婦坐觀而悅暢諸子皆侍命卮酒陶陶然偶及世艱危事因謂世儆風波疾病令述所經受者予口咕而不能合喑曰難乎吾叔子之當斯時也其臘月之十二爲世儆三十一歲日予憶而記之以幸儆之至於今也儆之二十有一年予命習奔走更兵戈危疑之地攺歲而返其明年從吾叔子下江南阻兵于吉安山中

遂病鼻衂涌出纒軔不得斷每日夜堆起牀前數寸許方六七日氣息懨然才屬兵亂絕醫藥吾叔子沸泗徬苦儆獨憶得補中益氣方遣人于四十里外處藥服之有驗又不時得乃食其寓寺中放生雞因得活于是髮盡脫府瑩薄如紙臟腑若可窺而塾師日以其所養二雞卵滋益之甫闕月聞母疾則步負數百里梯崚嶺穿盜賊之窟而歸省其夏問友人難方病足潰躝草屩以往值變亂雜起幾不免儆之二十三年始下江南附鹽艘抵昌邑盲風夜作湖水山立

舟遂盡所未著衣與臥㡡齊飛擧有浴斛適泛滿水舟人所設大木方案皆騰擲置岸上水淌不傾而他隨舟覆者二矣吾叔子先待諸吳城儆至吳城求甚狂沓欲踴身湖水中衆挽之登岸適其外兄賈將歸里叔子亟涕語儆曰汝病亟矣誰無父母妻子盍速附汝外兄歸毋往江南儆曰豈不甚思父母然有命焉今病在呼吸誠當見父母病或愈否則二千里之水能保必至乎寧往江南憑依伯父猶君見吾父母也叔子曰汝乃能如是少間遂行至楊州病瘧瘧久

醫師溫涼藥雜進病又亟吾叔子延醫十餘輩論于庭醫高姓者彼地稱神明曰瘧今日止明日必痢丁下而紅白尚有治若白如魚凍者且不食雖扁倉無能爲矣然必下如魚凍者弗可治也明日一如其言于是十餘輩者卒不命方處藥掉臂去吾叔子自分已矣但亟涕相守確訊其遺言而聲語漸難于通有吳客來乃言其鄉蕭吉東方者能醫無醫名試延視之叔子謂必無所益儆持叔子手堅欲致之東方至則曰可處藥與飲時不䌌且隨月日若欲䌌吾保爲

予治之已而果復雜東方喜晨自來與藥十日日吾肩輿來旅人費金錢今吾處方子自取藥其方莊參朮溫劑午脊氣湯夜則大寒涼之劑病遂卻而東方亦以此顯名吾叔子歎曰是吾不察也吉祥也東方者生氣也是宜湊發天已明告我吾悉悴未暇察也然其從叔子人吉安山中時饑濕中觸足遂病腳氣六年而始瘳傚之二十七年辛酉吾叔子變于箴真予聞遂得疾正月命傚往迎櫬頼子莅與往附臨謀船夜泊珠磯風大作其齊行十二船聯鐵索鎖之子

是船相擊鬬幾迸碎舟子急喧解索不得乃斧缺舟木縱之船遂奔逸如烈馬洸轠絏橫黿衝舞而舟子不理楫與等人及他船人哭聲震鄱湖而船楫索掉蕩偏側舟欲覆于是傚與子弦力舉船中板木纏束楫索呼從人止哭均坐板上船稍正乃衝入櫂艘中洸其一船旋又衝入他櫂艘隊中楫索相糾結齊震蕩不可解櫂艘人喧將擊碎此船急甚于是傚出與櫂艘人言曰君無庸我豈得已者諸君但宜拯我船則兩全不然俱敗而此舟子中一人翻然曰觀二客

不哭不懼吾儕寧懼如是于是止哭復理船然所以行船具皆失傚語之曰斧楫索勢猛則彼舟俱傷君能緣楫上解之甚善其人緣楫上即應手解櫂艘人德此船之不斧索而敗其舟也于是率其徒集小艇護此船出之復奔衝去益自甲夜至天欲曙風送船入岸泥中始定天既明于是其十二船皆集以十二楫出此舟舟人謂之裝仙予數傚首經危疑處則同任道爰吉安則任紡剛同邑珠璣舟中則予弦皆在焉夫天地以霜雪堅人以患難危險而堅堅則可

久存以致于用故曰恒存乎疢疾生于憂患也傚果能增修厥身開擴其志識毋忘所經受以爲師保將永天厄而存我之意自茲三十年以往大道更新人事將休復或者其有所待也予又憶傚之二十一年乙卯儕顏騶儕高樓壁樓棧下平排嶽銀剪數百事適墮其間中得生今吾歷追往蹟且見其去年北遊南及湖南北而返體貌康適吾安得不怖且喜哉于是載命儼侃操壺秉卮引滿而進客予頻醉頻醒斯時也久旱山泉涸月光漏雲天將施雨儀益暢酒政

雜出至子夜始能坐上客爲荆州王君孚孫子友兄
彭君中叔傚妻季丈曾子周士新至者寧化雜子小
田傚之執友寧化陰寅賓荆州王子玉里彭彥修搗
子存訓盧粹則彭汝誠曾若思謝烈伯姑夫邱亦士
君子昭衡賴子子弦之子發鯨外兄謝庚臣從妹婿
曾子雰外弟謝爾思妻之弟曾非徐周士之子文心
其從曾月詩同山居者六城同室者一首右坐寅賓
爲椎之戚張麓旁村田作者四圻者一女壻南昌林
總熹吾伯兄孫女夫李三以肅容者弟世儼君叔兄

子世侃伯兄之孫家桂家棟而傚七歲子家齊儼子
家基五歲亦盤旋能娛賓兄四十有一人有文者七
人詩者四然盡傷吾伯叔兄念二任子賴子皆遠客
不與

建杭州萬壽宮記

淨明忠孝許旌陽眞君自晉太康迄今一千七百六
十九年其道益光位之都仙詔改觀爲宮天子往往
勅祀修樂誠辭冲下其禮甚尊重至咒水理病居巳
蟒蜮蛟樹鐵柱下施八索及設七井以鎭安民害驅
役風霆其用極神而怪于是世人徒炫惑于眞君得
神仙異術通符禁服氣鍊形鑄凝使物遂能變化從
心撼動天地以消滅邪誕然眞君所學之道則惟根
于忠孝忠孝者貫天地古今而成神化者也故曰本

立而道生夫神與人之道一仙道與治世之道亦一
何者務本安百姓而已眞君之爲旌陽令也其聽訟
必先教民以忠孝慈仁忍愼勤儉親賢遠奸去貪戢
暴女師諶姆曰昔孝悌王化度人世陳示孝道吾復
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爲本吾當授子又謂眞君
師吳猛曰今孝道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反師
之也及眞君歸舊隱作八寶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
忍其將冲舉也教人行善立功以致神仙又謂弟子
曰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由是

觀之眞君之所受與所以教人行事率原本忠孝務安元元有合于聖王設官分治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典豈得方諸二氏異端之教悖聖賢之道者同類而並觀乎而其面折王敦逆謀屠巨蟒時以小蟒未有顯罪不遽誅寧須其後又有合于罪人不孥者嗚呼故爲可尚也矣眞君居江西乎江西禦災捍患之功大故江人奉之特虔然其澤嘗覆露蜀與江左蓋眞君忠孝慈仁之道隨遇而施非江西一區所得私也其年月吾江西劉公職官浙江藩伻捐俸特建萬

壽宮於杭州之某處以祀眞君夫眞君力過水孽以衛民今杭州尤澤國也公其欲眞君之靈以鎮安浙民于世世乎且廣其舍廬庖湢具備俾江人客斯土者得以假館焉又所以惠桑梓也公初觀察粵西招降戢亂出兩粵之民于水火而登諸衽席其治浙也廢舉弊革浙民安利之所行與眞君同道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斯宮也眞君其必妥此而式靈矣凡爲殿閣若干楹堂房若干區基若干丈尺位置若何向董事有勞者若而人咸記之石

南安道源書院碑記

君子之學傳道爲大當官之政教化爲先道統之明晦與人心之淑慝蓋相須而不可一闕者也南安道源書院之名賜于宋理宗以周元公爲本郡司理程大中公攝倅命二子純公正公師事焉是道源之地與道源之人具在是嗚呼四賢合于一隅豈偶然哉夫自理學蝕晦大倫攸斁異端橫行而廉恥道絕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三代之季所謂世猶近古者然特其稱先王命足以弭暴魯秉周禮未可伐視聽言動

休咎立微而已而其弑逆烝報淫僻荒怪之事史不絕書雖大聖人生其間羣賢布列未克匡做俗而反諸正至秦漢以下朝廷閨門之醜胥爲禽獸矣况編戶之民于元公生于四百載後繼孟子以續道統諸儒繩繩相因理學大著故自有宋至明宮闈之正度越往古下及負販之夫亦知禮義可貴淫僻可賤男女肅一是非羞惡截然有經而謂三代非後世所及後世之賢不逮前賢者豈通論哉韓愈氏謂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于元公亦云蓋元公挺卓絕之資而學

力涵養足以包絡群儒其在孔門蓋顏乎之流也然
顏乎親炙聖人神化猶易元公紹曠世之絕學而造
詣如此其爲百世師又何疑且夫大中公之屬二子
師事元公也昭然如日月麗天矣乃正公序其兄純
公曰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
蓋自孟乎後一人而已愚甚惑焉書院因亂廢湯爲
灌莽大守靳公某出俸鼎建于學宮之左增大中公
位以純公正公配夫大中公首識元公屬二子以開
絕學亦道源之人也並祀爲宜蓋爲屋若干楹重門

頰室皆備輪奐加于昔又爲請學使者復書院肄業
生徒進取之數俾學徒榮其末而鼓引以守其本于
勿替昔王追守蜀任延守九真錫光守交阯皆建立
學校導以禮義漸遷其俗而公增祀大中公足補千
秋之闕則又越三守而上矣後之登斯堂者宛然見
當日父子師弟授受之美有不感發而自興起
者乎是役也凡用工材若干爲址廣運若干丈尺勤
于事者若而人皆得書之碑陰

魏季子文集卷十三目

說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三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說

益齋說

人不益則損也曾子命字曰益齋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魏禮曰損者益之門也損益之道環相生徒見益之爲益其道泥泥則昭諸此彗諸彼所以貴乎其動也知己之益知人之損非益也知人之損知己之損損益半也知己之損知人之益則益知己之益過而不有知己之損而不忘則大益也乃有損者之益益者之損夫錦綺羅前瞽者弗見簫箾當側聵者弗聞所以貴乎其人也韓曰見善而疑知非而處道之所止也爲之說曰損益在躬無時不形精義曰求勇銳斯行求則有明行則有成

叔兄冰叔曰質奥可味似元次山

○勸學說

魏子之友學焉而不恒魏子書其屏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讀書之義辟之交友交不深相結則其人不爲用諸葛孔明得大意陶淵明不求甚解自非二賢遽易斯語昔項梁教籍學籍每不卒學而廢識者知其無能爲也古今英雄如籍者有幾藉使如籍而猶以無恒敗亡可不戒哉

涂宜振曰文凡六層末結一語一轉筆力愈遒

邱邦士曰一不難其意多層次只看他左右㡳說處有鏗研雅恐不人之象最佳

○○憂樂說

東房伯子將以譲撫行季子送之翠微之麓且言曰君以憂行者也雖然憂而忘樂是不知命也以樂忌憂將失其憂可憂孰甚不見可憂則是樂禍也傳曰以禍爲樂禍必及之是故憂以居憂其生必稿樂以居樂其生必靡憂以居樂謂之産憂樂以居憂謂之樂禍是皆與死爲鄰者也詩曰尚慎旃哉猶來無死

邱邦士曰不當憂樂時不可憂樂當憂樂時不可過憂樂此便是天理自然有節文在中間交互說得森森可觀

○難說

故人子有問於吾廬子曰繼名德之後難矣哉吾廬子曰然句易也知其難無難矣以爲其難難矣以爲其易而易之難矣名德之後難繼也易爲也凡子之善與名德之後之善難易相倍蓰也故曰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易是以易爲名德之後與凡人之子爲不善其搆謗之相千萬賠父母以不介名焉故曰難繼也知其難無難矣彊爲善而已矣登高山者難而峻之終於難矣躡級而行登峯矣夫以難爲心易爲行其然天下無難事矣

彭躬庵曰只就恆言頓挫出之遂覺逌激季子亦自言其所得

○○病說示次兒世儼

病者恃醫者也不恃醫恃己者也醫所能迨恃醫寒暑之小疾醫能達者也使已有寒疾而增寒疾若而益乎暑醫不能達矣然亦恃已是故治心者師友其醫也增寒益乎暑非師友也良醫之足以治病夫豈弗信夫使和緩之不可爲也者已也是故以有病繫其心者殆也以有病爲無病之爲者殆也以有病豫謀無病勇於恃醫藥者甚殆也性質之偏頗嗜欲之剝伐之自求斃者也是故知病爲病善醫也忌病爲病者善醫也醫治其症已治其心治心之學郎所以治病也孫子曰廉潔可辱愛民可煩知廉潔也愛民也而爲爲將之危可以治病矣以不治治之可以治病矣儼乎汝善病不恃已而藉醫藥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彭躬菴曰引申孫子一段匪夷所思至理名言俱醫經所未逮病者持此當無不愈之病矣

○○拙軒說

盧君上交作書屋于西郊之田舍其仲子斧則得一室分顏曰拙軒魏季子聞之曰以子之知也而拙字其軒其眞能務拙也乎哉雖然吾見世之所謂尙拙者矣于館舍軒堂于已之名字鮮不曰樸曰拙曰迂曰鈍曰愚也乃曰樸者益雕飾曰拙者益巧曰迂者益用心若深淵險行其慝自以爲可欺世曰鈍者益銛刻曰愚者益用詐以自償甚亦如季世之士大夫乎當其席尊逐必命曰樵漁山農曰隱者而奔榮鶩

利則幾蹈湯火不之恤視其身命且爲外物嗚呼名也乎哉于己也何有哉于人也何有哉家伯子曰以淺陋文艱深其可得而文也乎哉其名也又何有哉田夫之耕也負烈日而犯霜露沾體塗足四時矻矻不得以暇休其秋成也利嗇不羸商賈騖之操業至拙矣然而爲生民所寄命焉忠臣孝子不能爲變計拙也然題名流于天地毀之者爲儕伍所鄙斥衆而共之格于寄人皆拙之爲也夫以子之知豈弗知是而名曰拙軒者將刪世之人所習而僞之名吾亦襲

而獨務其眞耶人或謂汝拙汝迂汝鈍汝愚則艴然變色曰吾已矣而世既樂得其名而自居之乃又不務其眞吁何爲也哉是故大知必甚拙用知者人將其拙之故曰作僞心勞日拙故北齊文宜曰龍逢比于未是俊物也

王汾伸曰將最腐爛題目層次出許多實理妙緒

自覺新奇

家桂字說

吾伯兄之孫家桂既冠命之字曰漢桂曰桂吾遂見無限悲哀汝成人而冠也吾伯兄與汝父其可少慰藉于九京矣雖然吾伯兄殉義汝父殉於孝汝幼孤子其汝負荷非輕汝爲吾家冢孫蓋家桂也韓獻子曰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糞除而已桂者屋所以立汝賢足發祖父之光娛悅寡毋作汝子弟表率如屋之有桂不賢則棟折榱崩吾甚懼焉桂乎吾其望汝爲吾家桂乎哉吾將望汝爲漢桂也桂知自勉矣爺漢武

帝造凌波殿以桂爲柱風來自香也韓林雜事鈔云

彭子載曰如聽奚鼎古朴渗發位置嚴整動移分寸不得此等家庭文字不作聲勢展紙銜屯直與左國爭勝

思硯齋說

物之來也有機其去也有時且夫神而不息者思也方其未來無思無慮而適會其機及既去思之存之而神不與時偕逝是故天機非其人不發時之流易也人不能與之爭而吾之思天與人不得挽之時不能偕之去其質化其神之所以黙通于天地古今長存者思而已中丞許公之夢蘇文忠授以硯也果得硯是其氣足相召而機發于其人公既殁了其硯而去之時爲之也故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夫造而不

化留而不能去非物之神者天地所不得持物未來而無其機已去而神與俱去君子不然也中丞公之子以思父思其所愛之硯中丞公子之子戶部生洲君因父思祖硯而思其祖若父孫仍相續思乃無有極是祖父去而聲音笑貌存硯去而硯之體式文忠之小像存中丞公愛之父思之以名其齋率歷久以俱存硯也固未嘗有毀失之時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語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于是知凡操于我者可信

黃忍庵曰議論靜淵說思字都有實際較子瞻之論更爲精顯

墨史說

莊生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故樸者以專而神其一志智者則以神而專其各志志也而神生焉神會而凝于專志志之所之遁專而遁神夫事之小大則存乎其人理之小大則不存乎其事矣程子正路工于詩擅場于書畫以爲墨之用妙于世爲吾事所恃賴遂研心于墨而著墨史噫正路其殆乎所謂智者專其各志者乎昔顏魯公輩自書碑或自鐫之故神采不失古人之欲全其事也如此蓋亦其有原矣今觀墨史之品名率原于易昭其淑慝是之謂史夫昭淑慝莫易若也苟能專乎易之義其無不可神者矣

爲谷說

谷之道下而能容隱而不速見水可積也鳥獸草木藏焉且夫顯者易晦銳者易鈍也不顯不銳無晦鈍矣此爲谷之道也谷根山山顯銳出而谷連于山其山之形勢也胡爲盡山也乎谷以藏山山以出谷谷也亦山也谷其深遠矣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此爲谷之說也故山可崩而谷自在也儼也其勉爲谷乎

附

世儆書後

儆恭讀大人爲谷說而申謂弟儼曰吾祖父之言天下皆山也而有所以爲谷也昔年三十汝亦二十有三未能有成就就然懼坑塹之顚隧而何致望爲谷乎夫不爲谷而遽爲山山不可久峙焉子曰有本者如是此水之所以不息也爲谷者何學積于中而不自苦焉爲山者何學積于中而莫華發外漸高益著也盡亦務本乎谷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其異也可懼其變可師也

世儼書後

世儼性木強不知所以陶融故大人命之曰爲谷稿謂爲谷者蓋非欲儼之爲脂韋詭隨以變易其初質而欲其變化以適于用斯所謂因材而施之敎也譬諸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均是症也而溫涼補瀉之不同蓋其人之血氣虛實有所宜也脈症不相乎雖良醫難爲矣良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敎人者亦豈能執一道哉昔觀孔子于諸門人之問問同而答各異者則亦因其病而施之藥也

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憶盡之矣儼也嶷尤叢身豈惟一木頹而已大人之訓曰下而能容隱而不速見顯者易折銳者易鈍具山之形勢也其于學問行己衛身涉世之道不兼備歟仲父命兄曰耕庶大人命儼曰爲吝所謂因其病而施之藥也儼敢不夙夜祗勉以承大人之明訓而日呼之以自惕焉

張氏二子字說

雲南張九錫有二子曰辰曰宿已能作文章而皆及命字之年九錫與予遇于漢濱屬予字之漢志曰振美于辰蓋至辰而嘉美振發也星之所次日宿而景星爲休祥二子力學振發他日視之如景星焉故字辰曰振美宿曰景次昔黎子雲會起遐僻爲海外稱首予嘉美之謂雖僻遠其人文茂暢已著二子者增美益奪固不獨子雲之比也二子其勉哉

師鞠說

兒子世倪從遊于鞠圃倪曰佳哉花也諸色𡽉燦然其高者出于人二三尺卑者布于地又何縱姝也諸之曰汝知夫花而不知圃者之甚難夫自護秧分蒔和土擇燥濕寒溫之宜修其蕃雜剔其蠹齧其枝態盡一歲功而後有一月之領受其卑者功未至也且今日鞠有黃華鞠窮也至九秋而花事竣秋之時衆芳已歇萬木零實鞠放挺其英華燦爛于陽剝之候豈不誠獨立君子哉昔人以蓮比君子鞠比隱士蓋

挺樹于九秋者隱士也諸色爛熳而舉者非徒隱士也有守有用鞠也君子也倪嘗欲得予言以自礪命汝曰師鞠汝其勉爲圃人之蒔鞠將得其舉鞠也汝師也

咄齋說

魏子子部顔其屋之西偏曰咄齋因以爲號其言曰中歲四時花樹將作彈琴賦詩終老之計噫嘻咄齋以是爲終老乎其志亦可悲也已然猶字曰咄齋則咄齋爲難能大咄齋都盛名于時其詩詞足以雄視儕輩公卿大人樂與遊居高明之宅宜其順適優悠俯仰而自快昔之書空咄咄者蓋中有所不平也咄齋豈其當有不平乎咄齋慷慨尚氣誼敦故舊之節留心經濟學往嘗作大將軍客遠將軍牢落時獨身

之京師送將軍此其人豈堪徒倚花竹樂琴書以終老哉夫樂花竹琴書以終老者是志士所不平也然則咄齋於可不咄咄之境而咄齋也於戲此其所以爲咄齋與

益說贈彭彥修

彭子彥修與兒輩交謬以父執視予予亦率胸懷往往盡言彥修皆能受而悅之夫惡逆耳之言者人情皆然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如是則雖賢聖亦必求而後能之丁卯十月彥修生日兒輩飲以酒酒退彥修言曰願有以益某曰彥修知求益則因已能益矣求益則必知損知損則必伐損而底于益益之道毋固毋篤此易之所以取象于風雷也故曰改曰遷者動且虛也然風有四時之定方雷春夏發聲而秋冬藏故通于恒然非恒不守非動不益也兼恒與益而日進無疆矣雖然彥修之損在動其益在恒恒之過則為固然則彥修之務日進者其在虛與動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彥修慕學易者

桃源圖說

是圖也禹營邱為金吾王君中齋寫照顧符積為之補山水花樹予披其圖見山徑迴曲巖嶽佳石錯峙而雲氣滉泱與樹石相吞吐桃花出光艷于青松叢他君葉間君則幅巾方袍納屨趺肩倚苒荷志前邁超遙乎立于石舒右手指路轉處前一子扶杖而傚視承迎君然未見有雞犬桑麻流水桃花源如靖節記者而曰桃源圖何耶魏季子曰吾深有取于此矣且夫志之所然者跡不必其盡然跡盡然者反若非吾志所存予聞君盛年官金吾衛尉鄉為天子近侍當是時黨人樹私禍國敗亂成于小人而作于君子君思敷陳別是非則志在朝廷迨京城陷天子死社稷君思捐軀報讐則志在逆賊志忍隱不遂則奔走流離東南晚節課二子讀書講實用隨所遇而安之故君志在桃源也嗚呼亦可悲矣乎夫桃源中人周人也離晉以後其子若孫猶得為周人予往有詩曰道是厭秦成辟世辟秦未是覆秦人君與予為昆弟交別二十四年再訪君于高郵年七十六矣所寫照亦

十餘年予對君與卷上風神無殊志猶昔也甚清勁坐立有經終日無怠容時命酒月下對予談朝廷典故不倦噫吾疑桃源中未必有是人故其不盡同端節記者畫故佳

恒說為門人賴方岳作

學問之道有恒而已故曰騏驥一日馳千里然一日駑而千日息駑馬終歲駕則且過之矣是故進銳退速無恒也故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項籍少時讀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乃學兵法又不肯竟學故籍上不能為帝王下不能為公侯將相惟有自稱西楚霸王成垓下之敗而已夫英雄為帝為王其恒也為名世之佐其恒也非籍之才氣不足以為籍惟始不恒故亦以不恒終士之欲明處擴聞見者必本於

讀書讀書之道夫不可以無恒古人十年攻一經恒之至也恒至則神明出焉故樹植者欲其恒也朝一徙焉暮一徙焉雖十堯九舜不能生也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動也雷風之動而為恒恒道備矣徐緘蘐書說曰合九經計之以葉數凡二千八百四十有七周易程傳本義四百七十五葉尚書蔡傳二百四十七葉詩集註三百三十四葉春秋左傳公羊穀梁胡傳八百一十五葉禮記纂註五百一十五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葉史以資治通鑑為折衷及仁山前編續宋元鑑國語戰國策史記甲子會紀有漢書凡一萬七千七百九

十有八[illegible]鑑[illegible]三省註九千五百八十六葉前編一千六十九葉宋元一千五百四十七葉國語韋註二百九十七葉戰國策正文三百八十葉史記小司馬註一千九百四十九葉會紀三百零四葉班固漢書二千六百六十九葉以一歲日力計之自慶弔祭祀伏臘而外可得三百日日以半治經程二以半治史程二十閱三載經史俱可訖功故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故曰雷風恒風雷益恒益同體而用也賴生力哲年少有志尚方勇於學故爲恒說以進之

芸圃說

吾廬老人謂兄孫家桂曰芸芸也芳香辟蟫魚也古人藏書用芸艸夫讀書毋爲蟫魚也士人日誦聖賢之書而行務反之豈直蟫魚之害乎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芸者耘也芸耘也子輿氏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夫豈待此哉吾可爲芸編不停批則蟫魚無自生讀書而行不反雖蟫魚無萬數何傷焉汝居右有圃存弗芸也使艸滋于蔬爲圃者其曠厥職矣芸焉而已

長孫濟字說

長孫濟既冠命之字曰楫川濟來吾語汝夫舟之在川利涉以爲民用也然危道也楫所以行舟操之順其道則履險而平逆其道則覆舟沈身于忽然可不懼哉黄氏曰易之利涉大川者七皆德也需訟而樂同人安而辨蠱治而知戒大畜寬而通益損而濟渙明而復中孚信而不偽訟之逆行則不利矣故彖傳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逆者不順也不順道者雖行坦途猶能濟且府辜焉況涉川乎汝誠能懼以知戒夅夅務順道其庶乎可以楫川

魏季子文集卷十四目

誌表碑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四

墓誌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林舟之碣文

南昌林君确齋之冢子曰舟之生八歲從其父避亂來寧都家焉來既八年所居翠微山變作各遯徙避去林君率妻子居冠石種茶芋自活舟之與兄九江任安世任瑞貴池吳正名日荷鉏劚荒夜則然燈讀書

聲朗朗出林木而舟之亦以此病病累歲以致于死嗚呼予兄弟皆兄事林君視舟之爲猶子而林君與予叔季最篤舟之事之謹及其卒家叔子授徒新城予則遊燕齊未歸皆不及視含斂爲可深悲也舟之諱楫孫其先世何容人（叔兄云書法）自來寧都姓林氏按姓譜周平王庶子林開他徙因姓曰林生崇禎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卒甲辰八月之十七日年二十有七舟之爲人略得其父意歲己亥賣茶新城時林君旅食甚苦舟之力作不自給及歸過南豐值謝秋水先生有急

舟之輙舉茶價十金應之林君聞而喜曰予殆未能

也方初出賣茶輙于其地結十數人交儒稺工商賈

氣矜士咸有之與正名行聘婚禮舟之為經營出所

費踴躍如不及今林君為正名已取婦任瑞既取蔡

氏女安世亦取胡氏皆各成家室相與戮力耕山如

故而舟之獨死矣丁未正月葬于寇石北偏之原予

得親視封窆事畢林君命其孤拜而請表其墓嗚呼

予不表舟之之墓而誰表哉當舟之初來頭著一幅

巾惷伍伍然舌期吃喃喃呼予及故山變起予將遷

家雩都舟之牽予衣裾涕漣洏不能止予于舟之亦

每任拜跪怒則或與夏楚與兒子輩無少異以故諸

友人子獨親舟之嘗作詩數章贈舟之以見意舟之

卒既一年予方從燕市歸至郎丞寇石撫棺慟哭乃

還山聞家叔子于新城歸亦然先是林君謂吳生及

二任曰遠歸急來哭吾子者必二魏也舟之取南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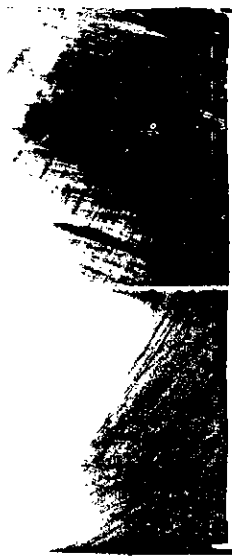
舒　某　之女子總默聘南昌胡映日次女女子二

一許字寧都邱邦士子成鉌一許字曾省之子先勛

其葬也未獲丙讀誌故並詳十禍

叔兄冰叔曰林生有才志未成而卒初無多事可

紀故此只以通家至情廻環成文其零碎處似憶

得一件寫一件乃為最痛而文亦益爽若入古法

矣眞六一公得意之作

○曾宰宇及配魏孺人合葬墓表

翁諱士坤字宰宇姓曾氏邑塈族也配魏碧所公之次女翁子燚嘗命其族弟師庠友人賴韋以父母誌屬予未幾燚卒今其年月日將從父母葬于某山之原韋始以其狀稱燚遺言請誌其墓按狀翁六歲失父母適魏氏其後魏翁卒家計日落翁夫婦事母皆盡禮妻家無期功之親而貧妻父母生養死葬卒翁爲之母亦以外家無出居常怏怏命燚曰汝他日不忘上吾先人墓則報我于地下矣翁性寬質雖橫逆

勿之較惡語譏呵不及妻子每歲時伏臘與其生日則五服親戚在有一不至必再三問之其言曰吾幸同五世宗常相見乃知某爲伯叔爲兄弟爲孫若姪若不幸下世豈復知有吾宗黨哉母性儉勤于女紅假作者無暇日每先他人事而後已凡翁所爲母每能佐成之翁坐市賈雖三尺童子不欺然最能心記或予貸者至數十百人歷年久遠償之日日隨口皆合券翁生于萬歷甲辰四月十九日歿丁未六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母生于萬歷壬子

日歿丙午正月廿一日享年五十有五自燚之卒所翁與母及燚長子殤卒不滿一歲中間者悼之翁生女子一適張氏燚子三皆幼他日燚子長大尚當爲語其祖父意無忘外曾王父家墳墓也

叔兄冰叔曰予少可紀述中亦能不失古法

嚴孺人墓誌銘

楊一水先生之元配嚴氏同縣人父某母某氏無子生一女即孺人也絶憐愛之年六歲習女紅能黼中守十四歸先生先生貧外家常持酒食私餽孺人孺人輒以食姑父母舅之自是饋必有剛而孺人乃供食姑孺人有叔幼其衣履皆手自供具以承姑志及長取婦生女五歲而婦卒孺人鞠養之自笄及適人生外孫男女子待之一如己出叔負高才好游衆不市治生先生分館穀給之爲更取婦凡試省郡往還

費多取辦先生孺人無難色後叔以覃恩拔貢士人麼甲子舉南雍焉孺人歸先生既久未有子先生年四十先後置側室六人孺人禮之比於姊娣及先生六十而徐氏生子復晟明年劉氏生子復晉人以爲先生盛德所致亦孺人能逮下使之然也初晟未生之七年徐先有身墮地輒不育先生安之孺人悲愴涕洟者一年晟生又無乳孺人憂懼形於色既得乳母乃已而晉自幼皆同寢處及長就外傅於翠微山中孺人或對食泣下晉婦省猶提抱之如襁褓時襁褓

中也晟生之年側室溫氏生子復昌昌早夭孺人哭之失聲而晟晉竟成人工詩能文章有賢名於時及孺人卒皆盡其哀孺人性慈先生既稍貴家道益使孺人前後役婢子數十人罕施捶楚然持已嚴外內憚之年六十得風疾出入房戶必扶高櫈自扶而耳目聰明勤於女事七十外猶察綫不輟方叔之更取也新婦數以非禮加孺人孺人怨之及叔卒其子死異地婦依孤孫未幾婦卒孤孫長敗先產盡浪遊不歸妻子無所食孺人命晟晉召孫婦及其二子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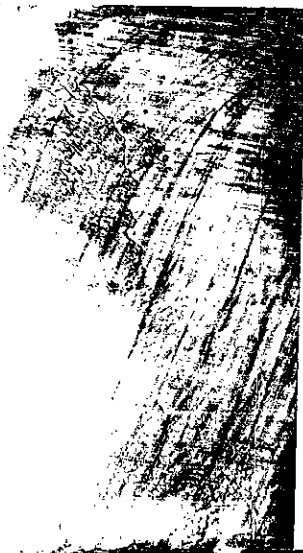
食之時先生既老不復關家事而晟晉貧日嘗半粥以息米給焉先生謂二子曰汝母顧能如是孺人生年月日時歿年月日時享年七十有八孺人性潔一日三洗面或戒之曰不聞地濁生草水清無魚乎曰予不予命也吾性已定不可改已孺人既卒之五月晟晉將奉孺人從先生之柩葬於某地來請銘周旋先生久而與晟晉早舊不敢辭先生之卒二子既請銘於河東邱維屏故不復次其世系焉爲之銘曰潔而無子天也與無子也而有子人與既升既祔合

墓於天

邱邦士曰法度謹飭

涂宜振曰篇中叙述孺人賢行而先生之賢亦足

中間叙次諸子處頭緒極多而文甚井井須看其

提挈轉帶結束之妙

曾君若[illegible]墓誌

南豐多君子之鄉自程山先生特起講學士益務篤行諸少耆兄弟齒者無師事之曾君若斷篤行士也年長於先生卒為弟子庚戌夏君之子某以狀來請誌其墓八月始克為文歸之君諱某幼若學嘗一夕嘔血數升久之補弟子員國變遂棄去性篤孝年十五喪父哭盡哀不妄言笑喪母亦然三年雖甚病未嘗食肉母病項癧每夕禱於天以身代中夜哭泣不就寢牀席平時獲一果一餚非常味者必歸以奉母

母以他事恚怒君必婉而解之或隨母膝行必色和乃起君惡異教而母奉佛謹受僧籙費至百餘金君重違其意母卒有言當竟其事者不聽以舊籙一束焚之其事親順而守道篤如此君有容德廉於財賦習醫非病愈不妄取酬甚貧則捐其藥之直有從子素凌侮君一日以適官税為人窘辱君自引罪謝代輸之人有求糴得粟而自匿其金有受君寄數十金詭稱兵掠者君後皆得其情置不問嘗市木修墻屋旦而失之君怡然曰雖家亦修屋用此材乎浦田人

遂程山語君家人請治之曰天下惟不難治者不治則吾心自覺有餘耳初同舍生攘雞而烹之君幼獨不食或曰他肉自人何害君曰吾不能不義之食且吾恨不先知止勿爲盡君方正朴誠出於天性人或以迂儒誚之終不改既師程山益力學月朔望必遥望程山而拜好傳習錄杜詩歸予慕文集天傭子集日置几案然未嘗妄作文自言曰古人著書傳後世此理已明但當虛心紬繹耳君生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世系子孫狀未詳

伯兄曰敘事甚灑鄒堅靜可喜

甥氏女合塟生壙誌銘

曾克庸諱師焞邑之望族父諱士棐字旦又冠弟子貞廟以才能雄跱閭閈母楊氏婉順於其夫然不得夫之歡心克庸爲人樸訥未更事故亦不爲父所憐年十八取予女甥邱氏生崇禎己巳月日享年二十有一而卒予女甥邱氏之歸克庸也年十六其明年姑死越三年喪其夫踰月其始晬之女死嗚呼敎奇而窮世罕有如甥氏之極者也甥氏曰吾不忍夫之無成而世絕又踦他昆弟則絕世者非夫一人吾必

繼續之然翁之財產不以分給甥氏須已後生子而外家貧遺之裳衣侍女業爲舅姑費盡於是甥氏不飽食衣褞褸之衣蚕作夜息縈緩手織麴爲笠賣之凡紉鍼釀酒醋之屬無弗爲暑則雨汗寒手瘃瘃不休外家貧亦嘗佐之吾意甥氏當斯時怫鬱無聊自愁苦不能終一日又念克庸同予生甥氏予婦齊年每當婦子羣聚時語及輒爲之太息於邑不能自已而甥氏夷然如平生甘作苦間以其生息之貲治服妝不肯後於人或對親戚道其夫姑時事娓娓然絕

未嘗知己爲嫠婦而窮厄如是者故往往念之而傷
見之而意解也甥氏旣作苦有年得市肆收其租質
田以給衣食撫邱氏女執是召兩族人鄰里視成虜
治其飲之酒告於曾氏祖廟禮儀咸備繼本支之子
先基爲嗣延附塾師教之長爲取劉氏女爲婦女長
魏會烈衣補皆成禮有外孫男女子三凡大姑生忌
日設雞豚之薦其十年誕則置酒款客如生時諸親
串吉凶之將爭慶有減獲以供役使而人之見之者
犁然成家室竟忘其爲嫠與窮矣丙申歲傳有邀良

家女及寡婦之令嫁取者旁午雜龍或陷非偶守節
婦矜委而去家人酷勸甥氏動以危言甥氏堅不從
亟何陽言許他適而走辟予翠微峯以免是爲未撫
子女時事甥氏生崇禎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今年
五十仲冬卜葬其夫於某山之原而虛其壽藏於右
以待已命子先基請予條爲合葬誌晏子曰爲者常
成行者常至嗚呼可尚也已甥氏河東邱邦上君子
女兄長女邱氏世有令德多慧而少福乃其女子故
亦能如此銘曰

窮其窮窮不可已攻其窮是以有吉愍公移山精衛
塡海不受菀枯松栢與爾穀則同穴胡誰弗羨孫又
生孫子又生子百年斯來幽宅萬紀

彭躬菴曰極碎細處俱有大義振發堅苦人精神
氣色代成有終是季子本志本色文字

○○○曾益齋墓誌銘

嗚呼君又逝矣予乃誌君之墓石矣豈不悲哉方孤先之來請誌也命之坐而語之曰汝生也晚顧未知吾昔者與汝翁何如雖微汝請誌之者予何辭予自年十七與翁友善時兩人行務爲脩脫不喜術世法然頗以交道相矜許翁性尤疎簡好立異同而自持甚牢雖一語不肯因人改遷然其於丁亥間一試有司以予言輒棄去諸生服而以虛中術食貧於四方翁每出予綜家政時予亦貧爲子貸計月給之歸必償

人子母金母闕者寧自啖苦茹淡也予得咯血病再垂殆翁皆同過瑞金就醫藥愛護之如慈母保嬰兒累歲月毋懈人或譏之翁曰吾但知吾好友他非所恤也其以季女字吾子始生翁自言之既定約二日予內人乃得知凡義激或予所屬雖更險難勿辭然予有過愆必危言責詈十反不已而外人未之知也予於汝翁若此今汝翁已矣翁望汝成立倍於常父寢食焉以之吾不覬誠汝使有成是吾負汝翁今夫誌者志人之行也苟行無足述誌之何爲即一行足表見遂不可得虛譽人不爲其難負行傷是在汝時勉之矣於是誌之曰君姓曾氏諱師庋字省之別號益齋益既壯時取改過遷善爲志也家嘗貧年十六爲弟子員文有聲同錄中特善予叔子頗規效之然特論不輕相下其所言行往而不能反天性然也君爲人羸弱善病盛暑不能衣絺葛稍搖扇御鼽鼻涕延延不休及其棄諸生挾藝以走食也日躡蹻行百里七八十里以爲常暑雨祁寒往往在道路然得金未嘗自爲豐腴季弟師庠幼孤君撫教之爲取謝

太守女孫爲婦令師庠克自立能文章君性不喜佛凡至寺塔過佛不拱揖予笑之曰君過佑謙馴僧家勿與之拱揖乎欲不必奉然佛自賢者與爲拱揖不亦可乎君終不變（託與以予言相權）昔元主以西僧爲帝師命朝廷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祭酒字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君子韙之嗚呼使君際遭逐時其亦有以自見于世矣君父諱其邑諸生負氣槩妣予族祖

婦也君取予姊及姊虞予先蕺取南昌彬碩齋長子
緝孫之次女女子三長適楊一水先生次子晉次適
溫廣則長子啓　季適魏世儆禮長子也君生萬歷
已未月日年六十有二卒之日予抱疾山中御人事
聞疾革趣至將屬纊矣乃不及盡一言而訣悲夫予
適年遭伯兄兄子之慘寢門外之哭則有林碩齋邵
邦士貫池吳秉季青州之老僧適庵錢庚沈旬華嘉
興稽田吳氏年少如餘姚孫鞞韡皆有志槩足自表
見者卒抱負以終而吾易堂硯齋邦士之卒予皆適

顧不得視其含殮老僧適庵學出句容君首所禮敬
其計至在君卒後五月君知之必且憮然太息也君
未卒之前四年以五行推語人曰吾庚申二月死家
居以待三月廿八日果卒將卒無他言戒勿作佛事
用鼓吹命兒子曰吾廬至汝拜之遂卒銘曰
陳列之鳥憎烏愛狐孔子之徒尊釋卑儒誦其詩讀
其書吁嗟乎士大夫用銘珉石以告汝孺子[illegible]
彭躬庵曰體裁別而持論正寫刻骨絕死流美之
辭謹嚴清峻中仍自宕逸而線脈甚細足兼歐王之勝

○○○楊惟明墓誌銘

楊君惟明旣卒之十七年其友人寧都魏禧復至瑞
金而三十年前之知交凋落者十七八矣過其廬見
其子若孫不勝今昔之感其尤慘而可悲者貴君君
也予登君之堂獨老母存焉所恃以養老封瑚與粹
爲供使令應對者則義僕楊報也予不禁潸然涕下
嗚呼君之行己自樹立豈足致是乎世之凶狠狂戾
者猶有壽考而長子孫惟明乎如是耶慘而可悲豈爲後有天
道耶君諱以敵字惟明生天啓甲子四月十五日父

諱永甲字繼登邑廩生四十八歲卒母胡氏繼母賴
生子三伯　邑弟子員仲君也叔　伯叔皆壯
年卒無子君娶胡氏卒繼李氏生一子兆幹方罷
之務君挈匿山中及薙髮痛哭久之出應試爲府學
廩生君工於詩雜曉繪事書法篆刻於是以晴指詩
諸雜藝皆有名於時性嗜酒落拓不羈然頗狷介使
氣小忤不可解釋報之從子上君壙也於路遇仇與
金貝脫人患不足更予貸又嘗出金[illegible]八然諾已
甚貧矣嗚呼貧者之施天必酬之義而可義豈其然耶報又逝

君性剛亍不能少下人而於予之率情任直則皆能曲受出于自然且備賛之予益憫然有知己之感也兆幹三歲失明祖母賴鞠之頗能讀史書年二十有三卒一子六歲卒蓋自君四世凡九人卒本當合五十者嗚呼君之卒也甫四十有四乃早世不復及君之成就也君塋西郊外三里華盛岡趾北首南小徑出墓下君繼同祖弟以鉞之子栒爲嗣栒亦業儒予登壠報指謂予曰君碑兆幹自鐫者而幹死葬穴旁附記於石視其纍纍邱墓則皆君上下四世也君家諸叙塋事悉屬報營理今獨報與七十三歲之輒母

存銘曰

繼以予爲不死乎有忠僕亦有子乎母老壽其如此乎悲哉非郎予憫其湮沒而無彰故於其邱墓系屬也特詳

楊椎才曰嗚咽迴還情致幽盡篇中老母五見子兆幹三見義僕楊報七見穿插映照錯亂而不亂總是一意到底每讀一過輒令人低徊流連不盡

○○俞封君墓道碑銘

容菴俞公旣葬其子今河南分巡管河道按察司僉事森等具楊公爵行狀及王公熙誌銘來請予以墓隧之碑予考公本末而見其基于身信于人而人施于其後者曰公其可以不朽矣公諱世賛字君海號容菴其先姓姚氏世居浙江武康縣縣南故有吳太常公姚信墓其子孫屢顯于隋唐間按姚有二姓一出于後秦姚弋仲一出于舜舜生于姚墟姓姚公旣信後信先弋仲見于吳然則公蓋舜之裔也高祖諱某

曾祖諱某祖諱某考曰敬園公諱某妣稽孺人生丈夫子四公行三少而英授錢塘俞翁初賜于公家爲中表兄弟年六十未生子見公悅之因求爲其子遂姓俞氏而家于錢塘是時翁年邁有兄疾生計日落因委其家政于女夫王某者而側室葉氏生子二門俊俱王欲得翁財惡葉氏子且忌公公委曲周護得無恙兩弟亦藉公成立及翁媼之卒也公則貧甚經營成禮如所生乃負土爲墳指足皸裂松柏皆手植公善治生產[illegible]

者而爲後俾姊[illegible]姊乃氣嘗適姚氏父母兄弟
桂奎就居于錢塘公性至孝于兄弟友初俞翁常隨
水公投身中流抱翁幾沒若有物負之得俱出姚母
稽孺人卒公方病昏絕家人不敢以聞公稍甦怪其
子孫不來撫膺痛曰必吾母死矣病增劇得良醫治
乃瘳奉太母柩及敬園公合葬于武康伯兄桂以疾
廢公奉養之終其身且爲奎授室公爲人慷慨好義
敢任事往往揮千金周人之急非義一介不以取人
有溽水人載米數百客杭閩溽水被兵悉與米委公

倉皇去頃之杭亦亂公鬻其米可千金滑行訪得客
而歸之客驚喜感泣以金分公公笑不受諸友感其
孤弱托公者凡十數輩公撫育如己子某之子不肖
其父且死以金若干授公曰毋與不肖子後其子果
無賴公俟其甚困之乃召而訓之其子改行公遂還
其金然公雖好義負公而反噬者衆家亦中削而公
不以爲恨公所行已如此晉自敘誡其子曰四果之
說勉人爲善者十三阻人爲善者十之七恭善戒爽
報將至懈怠之心矣然君子之爲善則惟日不足而

得喪委之自然夫善自己爲原不應望報吾分內事
不必求人知且不必求天知非若市賈之朝居奇貨
而夕求售者也誠恐後人以予寬厚覆家而人或以
刻吝致富者遂生怨悔則非予之志矣又曰師善警
過無言人閨壼事小人之德不可受也受之必爲償
之君子之恩不必財也一言之教爲益多矣公所以
訓其後人者如此公子僉事公森初官揚州通判迎
公就養僉事公視事公輒立屏後聽之退呼語其得
失若小有失則曰汝爲民上豈細故乎又如是我將

去汝于是事無大小僉事必以白公而後行吏民大
悅服時僉事職河務而清水潭屢塞屢決河運涸公
與僉事乘小舟往觀歸謂僉事曰汝知前之所以決
與今塞之之術乎僉事謝不知公曰前塞者即決處
築堤水既滿齧基不得固風浪起湖水乘高下注此
所以復決也今遠決口測其淺者築堤則堤易固而
水行亦舒也僉事奉其議然薪艸弗能給公曰往例
以金發州縣轉給艸戶官吏侵剋故不以時至今論
艸戶自輸艸立給其直胥吏無所[illegible]矣僉事奉其

議州至門數十載凡五創堤處而河運以通
公歸而揚州之水瀑漲河決三十餘口公聞
資自杭兼程往至則募民因便築塞一月而工畢不
費于官公所代僉事而見于政事者如此將行歸杭
晨起作書偽指公自知且死召生平所與譚者酬飲
乃罷去登舟疾作卒于家時丁巳正月廿日也公生
于明萬歷四十年辛年六十有六以子貴誥封奉政
大夫揚州府通判配王氏贈誥封宜人子二長即森
次品授通判孫男女子各四人曾孫一人公之築河

決也當事雖驚其神而河督劉先以決上聞部議降
僉事級揚民遮督撫道號呼僉事冤狀願代捐金納
級督撫請之部不能得公聞而喜曰若是乃真吾子
矣公歸好施與不倦備有餘力施者恭曰吾金將以
濟飢寒救危難恤死亡拂帥露坐不吾督也辛不與
公嘗被盜升屋捉盜發矢遂踊身下毫髮無所傷因
得道士與抱父出來事聞入以爲爲言之施先是公
幼與楊公彌善皆貧公不能從師例賭熟師問業好
書此不能具紙筆以指畫沙畫几上几爲之敝故其

法甚工而僉事亦以是盛佐其教子也必擇名師至
禮敬之嗚呼富貴之士設若若焉榮極其身死而泯
沒無傳而樂郤之後降爲阜隸者何可勝道哉公抱
行誼自顯于時教成其子而用之澤施生民乃公之
賢也噫公其可以不朽矣其詞曰
有虞之苗歐氏維姚世有令人德音孔昭於戲緊公
日俞是父居移姓易錢塘其宇闡德潛光有俟而發
英英伯仲達于帝闕既勤其始以享其終既善其私
以居其豐有畜有貽有大其繼銘以述之兆茲來裔

王象夫曰井井法度之文而末段錯綜敘述一
輝應正如春花交發自有條貫銘亦古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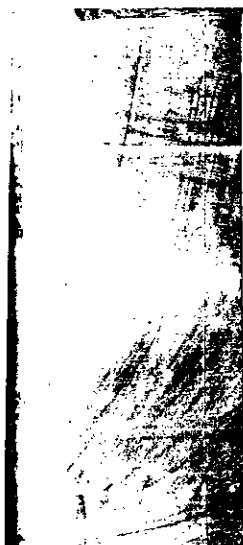
○○王母汪孺人墓誌銘

嗚呼此歙縣不庵王先生煒之母氏也觀其人與子於川知其母矣夫以子知母者子輿氏是也使子輿氏不成大賢則三遷之教無聞矣以母知子者崔元𤁉是也非其母不足以顯其子矣寧都魏禧處士叱知不庵先生爲有道之士而無錫處士顧祖禹介煒書請銘母墓於是又見錢塘處士徐任介之爲母傳焉夫世之欲顯其親銘墓不者必達官貴人也吾三人者皆窮約煒亦何取于斯而介之傳之且銘

之乎按母汪姓年十八以姪繼姑歸貫一先生貫一先生者承其舅龍山親承王龍溪氏良知之學者也先生太母汪爲臨穎人南北習殊母曲承其歡太母安之先生無內顧以有母也王氏世業在汴許間故先生早歲得侍龍山公于許以母能事太母故先生得數歲一歸以成就其學母歸先生之二載爲前室子娶婦洪而子卒遺孤三歲且善病洪抱之哭母亦哭洪不臥母亦竟夕不臥前女夫張洎貧以文名管豫閒周藩禮延之藏經堂久不歸而女家婚喪門戶事皆母爲任後張三世皆絕女死母慟哭葬之傳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言其與出腹子異也此女婦之尤難者母生二子曰煒曰默煒少跅弛母御之嚴而四齡即就外傅稍不率教輒與杖及煒九齡言學于貫一先生先生喜之母乃稍寬緩于默也嚴如煒母性好施與推財分食寒製綿衣衣寒者有死不能斂者給之棺槨終其身以爲常母生萬歷某年月日卒年八十三煒娶某氏生子女某某默娶某子女某某母之爲人識遠大遇繁劇事語簡而理當故丁宗戚

姻黨中齒雖少咸來取則焉而婉順若無一能者初流寇躪秦豫臨潁許之業皆徙汴又分于楚黃之羅田及太倉州壬午九月汴破業盡亡繼而羅田業亦亡僅存者太倉十一二耳而母處此畧不以介意曰吾家骨肉無恙天與厚矣凡出財事絕不累先生而先生歸里必集親知論學設酒饌遠且常訓諸子弟與母並匡坐講五經四子書通以世務母無怠容必先生起乃起先生年七十猶歲闔五經大全一過母憚其勞先生曰吾樂此不爲疲母則論諸僕具不倦

而已乙酉秋燁歸自吳下述崑山顧絳母餓死事先生歎息久之敎諸孫斷棄舉子業而仲子乃蔬食逃禪燁亦陸沈甘自縶方母之將卒也誡子孫曰汝曹但念祖父何如人貧賤吾所樂也嗚呼然則非窮約之士將不得以傳母也乎銘曰

仉母之有子賢也而未覩其夫賢今茲母也賢也其一先生之夫也賢子燁賢是惟母則然雖然母銘不設也又必以其子也傳爲其抱道窮約而合夫天也

李君元仲墓誌銘

閩寧化泉上里有文行奇偉士曰李君元仲諱世熊別號媿庵顏其所居之齋曰但月去所居一里許築書舍名曰檀河皆其志也遠近士因稱檀河先生云爲人少負奇氣植大節更危險死生弗渝篤交友之義敢任難事其才力足相副生平嘗讀異書聞有所在踰千里必多方購借之君强記强力年八十餘讀書至夜分始休于是六經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究而發諸其古今之文都盛名于海內者六十餘年嗚

呼豈不偉哉君九歲出就童子試爲有司所器許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中辛酉副榜蓋以興化司李余公昌祚得君文爭元于主司弗得余袖其卷去曰須後作元也甲子偕于庠凡冠諸生者九往君同輩研友多才士皆俯下于君如余公颺曾君異撰章先後得科名而君乃不第然吾聞君每赴鄉試闈中八郡士咸來趨覩君文君不勝劇搨其文于窗壁之間于是諸闈雜襲畢至牆下如觀榜目蟣蝨猶聞咿唔聲涉句始衰息焉君之當國變也自號寒支道人屏居但

月中不見客徵書累下固謝御之凡守令監司鎮將至其門者罕能一識面而隆武監國時用大學士黃公道周都察院何公楷禮部侍郎曹公學佺薦徵[illegible]翰林博士君曰不可爲也亦竟不就蓋君以大節定力自持而審于機事故動靜不失其正東南之亂敗氏數徵迫君君以耆衰言曰王審知輩固不足道然今正未易得也遂堅附勿顧君晚節好南豐程山謝秋水文洊甘健齋京寧都易堂彭躬庵士望家叔子冰叔禧及吾廬魏禮而于躬庵尤篤四方士歸往

君者如水之朝宗君終未嘗以先躬庵與予也君父恬菴公倜儻任俠豪于酒喜急人患困產遂中落而君少亦豪于酒常爲予述其事仰想見其才氣橫潰力所必到處老則自沈發稍晚禪悅然其鄉人及旁鄉人凜君趨決事如官府焉君能用其鄉族更先後亂賊李等蕃設方畧禦而或虜劉之而賊之過者里者相戒曰毋壞李公居室往往顧護其廬物大君過築土堡君城俾宗人鄉人保花其間故諸鄉落冬殘毀而君之鄉獨完有司以君故亦恒薄其鄉人徭賦

予嘗謂兒曹曰李先生眞萬歷時人非二百餘年來平積厚之氣不產是也君生明萬歷壬寅九月二十日辰時配邱氏年七十四先君卒側室賴氏丈夫子三長曰堯亦先君卒次曰堂俱邱出季曰旻賴出三子皆娶邱氏而曰堯有遺謝氏楊氏子六人琳奇謝出琳彥邱出皆早卒琳音琳訣謝出琳環楊出三子亦娶邱氏惟奇娶周彥娶黃奎娶於陳向旻一子琳姚琳奇之子枝份枝佃枝俟彥子枝佳枝傳訣子枝侗奎子枝偉女子一人適同里某丙寅冬得君訃帖

以九月二十八日丑時卒予方患瘍痛困甚且病脾不得急奔哭君廢食而泣十二月聞君將葬乃强疾往泉上拊棺再慟遂于二十三日祔葬君于本里白沙坳一世祖墓傍首坤趾艮卒年八十有五而是春正月君方與予書言姚冀湖注昌谷集佳處且索綴冠紀畧先叔兄左傳經世去將卒乃簡二書命季以歸予所著詩古文有寒支初集二集錢神志二十卷史感物感各一卷狗馬史記若干卷寧化志書七卷編輯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手評莊國子史及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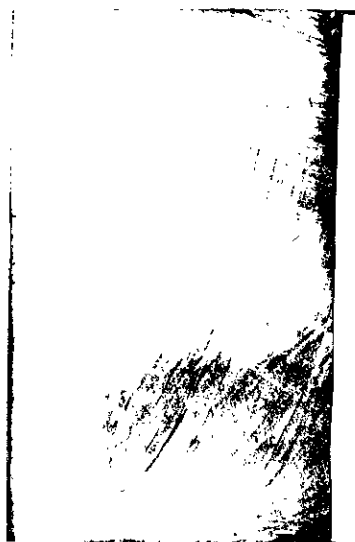
今人文集甚侑今文有聞文集抗談齋集君往于今
古文貧心共門人長汀黎振三有綱有綱兒子慶迓
道魏曾士宏隱若一敵國云君之八十也予往請君
君急逆諸門外涯視予執手涕下日鬢髮遽如是自
也冀日命其季子拜君親持掖予使勿荅及歸送一
里許揮涕曰知能再相見耶不謂遂竟別君予之初
過君但月輙屬君脫義士難君欣然不遺餘力爲之
後又屬君全一友人天倫君多方營探竟得完大抵
君遇人忠孝事好之揚之如出自已其天性然也戊

巳問嘗侍恬菴公飲公問汝若早得志亦能官乎對
曰不能公曰云何曰美官莫如翰林臺省翰林須辭
黙習宰相度見不能雖守檢柙必出位言則轉睬外
調矣諫官多爲黨人鷹犬見必挺身持大義招尤府
怨不兩月敗矣惟縣令得親民爽郡守可倡率群屬
令兵備屯田水利督學道職一事足展其能然守令
苦于奉上官何由得至方向眞無可如何公曰汝眞
不能官矣且盡飲此酒因舉杯大笑國變後君常戚
戚毋曰汝亦官耶對曰然兒弱冠食餼歲廩朝廷金

錢十餘兩今金以百計者三朝廷久絫養無所于用
能無慟痛乎君三弟早世遺子女悉君撫育裝遣之
饋遺其親戚終身又獨建祖祠修祀褒稱迨九世只
承宗譜凡祭祀必親必謹父母忌日則減餐絶宴介
元旦展先人遺像則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丁卯六
月大旱聞君季子向旻奉狀來山中請銘曰予與尊
君交誼豈待子請哉予知君又豈待狀哉君二子存
者日棠淸淨尚浮屠向旻務繼父志勤敏克自立或
曰君宜稱徵君予應之曰非君志也惡得以徵君稱

銘曰
君還昔彭躬菴口其痛憤是眞痛憤慟媿是眞慟媿
愛敬是眞愛敬涕淚是眞涕淚躬菴評識寒支以
爲超群而絶類心史晞髮可置廢當世名宿謂君合
經傳秦漢乎史詞賦而爲制舉藝曾弗人稱其似屈
原韓愈之氣味黃石齋曾能始謂君與才博學當今
無華黎媿曾與官公聲廷植書謂君沒未見有其倫
魏禮曰屈原自謂奇偉忠孝是也人謂君奇才絶斯
誤也申以歌曰四眞以居天之聰用聰而明人之志

君爲孳孳六問上帝會桑暾目通幽闡千秋萬歲尤奇
倚

犀匡子墓誌銘

犀屏子諱學實字去浮易其氏也贛之寧都人自號
目犀屏子少自作犀匡子傳其畧曰犀匡子牛丁爵
褒爵衆之人不知也遭亂世窮守只乞所遭之世不
知也犀匡子幼無師師家嚴君嚴君日刪交多點書
在架上取讀之蓋自八歲後便喜泚讀古今書前郎
能解十一歲學爲詩不喜淺近然家貧人所不具嚴
君每舉孟子不願膏粱文繡語爲訓勵十六歲始命
爲八股文犀匡子每好擬古文擬先輩大家則昔求

似之創意度越鄉里怪笑不改也十九歲而孤貧匪
常不然母戒曰寧義而饑毋不義而飽遭家多難用
教以忍辱犀匡子恬然益攻苦爲學與瑞金楊愭偕
讀上劉勿䣶絕人交致登堂拜母之誼四人外不加
焉惟節讀犀匡子之文曰如對大國諸侯戎昔畢肅乎
自小其文處是李騰初敗處亦是闢路兩二公者豫
章之名甚而臨汝四君乃其奇也于是又下了偶奇
文而以惝怳爲知言然犀匡子自少學教性抑情以
近名爲恥崇禎己卯舉于鄉出馬文忠公門甲申流

既李自成陷京師天子殉社稷遂奉母入山堅臥固卑其憂思感慨多見之詩文所刻雲湖詩集犀厓文集是也時人謂犀厓子與世相違矣而常君以匡之儀瀲爲憂豈不迂哉君之自傳者如此昔爲官部名十五十餘年爭之人歸宗之鉅細必受程于君而後決垂爭者多造其廬郡邑之官咸致禮焉君簡氣謹當寧都城破時兵掠友人子女過爭君代措金贖歸諸其友善書法求索者畢給老益悅憤心所欲言矣口勿諱君無子撫兄子爲子早卒乃復撫兄之孫

女適李中丞子某君生明萬歷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三聯華後予始與君接時予年少屐氣見君貴裝北上春官氣甚張遂于廣坐厲色質言拂衣起去君後乃與予爲忘年友日密邇自是累從討借輒引狄中道還既授推官倒華改縣令然卒未之官君了或非之者嗚呼此犀厓子所謂所遭之世不知耶銘曰

人論君之跡而畧其心予知君之心而不泥其跡犀厓子之傳也獨表其心人將跡其跡而論之也歷歷予故揭其跡以見其心而使論之者歸于不惑嗚呼

易君嘗亦不失爲傳人

李君迂菴墓誌銘

按狀先生諱鳳起字威玉別號迂菴父汝霖公崇光母蔣氏生丈夫子五人先生最少貧力學罔病不廢昔長補邑弟子員試輒高等癸酉幾以易舉于鄉七試不第遂棄去時羅悅工詩善畫竹將武為山水怪石人爭藏弆之晚節喜浮屠老子言人有問援筆立就先生娶龍氏子二長友郭早世著有怡軒詩文娶某子某次友杜邑弟子員卓有聲名娶某氏某某先生嘗語二子曰所謂文章本源者多讀書廣識事蓄

義理而已義理不獨詩書中有之即常處事應物言動飲食中無不有但能洞見所以然之故及有觸而發舉天地可驚可愕之事不出吾平日所熟而來而古卽可起而行吾故曰讀來之文有益生出之文無窮天生亦生于義理足焉耳嗚呼此為文之微論也而其用可竑矣先生生明萬歷丁酉月日卒年八十有三於己未某月日先所著有[illegible]例餘湖鮮另解脫說昇聲律詩文集梓行者邵和甫若近將梓者文在堂遺稿叔太雜錄及葬其仲子友朴奉狀來請銘銘曰

起週鼻祖為西平王其勳其德冠于有唐其七十[illegible]孫觀察西江徙居袁州分宜是鄉傳十一世公儀南岡樂其山水卜居允臧禹輔仲明以及英叔三世濟元與叔道弼勉貳伯興南浦解驗自號菊隱晚芳昂仿英生皆春皆生如春三卿元徵甘作隱淪繼此皆春振古偉人開太祖典就元自陳舉義萬戶南安是調發府庫藏壯士募召馳應太祖宣力誅討入窄操戈汚身神妙與元戰死以昭忠孝子璋懽嗣攜孫五十匿挾人舍庸保是隨太祖正位南岡復歸慕菊隱風

愛菊以追迨夫明初桓圭鄉薦仕至別駕信丰沼善為處州守民祀無殄其四介圭亦授卸縣崇圭躬圭遜國辭薦後傳八世先生是出揆厥始生予丈同物宅父母憂年已六十雪剃盈頭為孺子泣先人廬焚分兄弟宅貸儥贖拔不施弟質出田入祠祠祀弗失新入世廟表七世德得言宅亂衆吳不及不許人過求心激直旋輒忿之須臾冰釋先生葬廬陵宣化鄉二十六都文野珠石游嗚呼是孫兄[illegible]是廟是某為之誦九歌之卒章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文學伊君仁菴墓誌銘

按狀伊氏系出太原爲寧化望族仁菴君諱汝任字
叔重先後世多君子長者世其家聲曾祖諱天啓明
嘉靖中知桃源縣事祖諱商勳邑庠生父諱克浩崇
禎間仕鴻臚寺序班隨侍經筵君爲鴻臚公次子元
配陰無出繼室吳氏生丈夫子二長自磻邑增廣生
年三十九先君卒次自熊太學生署南平清流二學
訓導孫廷選邑庠生自磻出廷槐自熊出曾孫曜峨
君幼而孝友稚齒如成人惟讀書稽古是務受知于

學使者衕公承謨每試輒高等持家以儉然喪祭禮
必盡物以致其誠倡服宗祠擴祭產凡見義必爲以
身先之鄉里視爲表率焉至於衆人之善周急卹人
固撫恤孤獨橫逆至不之校皆本於性成非有所要
譽而然也君見季世官邪仕多蹊徑遂絕意進取乃
著四書述周易宗解嘗戒子孫曰汝曹讀書撥科名
吾非不願若以而狗情縱欲遊逐以干進貽富貴之
恥不旋踵而身名敗喪是何若謹守詩書以無墜先
人家學爲愈也隨示祖傳功過格一冊俾世世行勿
替嗚呼觀君之言行如此豈不誠君子長者哉初大
府公之謁選也嚴嵩當國凡選人餽白金五百輙可
得正官或諷公公不可而李公默主選政深憤嫉其
事舉所薦者悉落之以故得知桃源縣縣好淫祠公
惡之有將軍廟者最靈異邑人惑焉公因二佃爭廟
香田乃令各積稻草置廟中驗多寡分公至遂叱將
軍過縱火焚之變其田資以葺城郊有華輪寺朔望
男女闐雜禁之不可公乃突至寺令僧各負婦押送
歸夫家自是遂跡絕例歲積無礙官銀三千兩爲新

太守壽公駭曰安有金至三千兩尚云無礙者乎卽
具詳裁去於是陸太守怨之而陰搆公於察院莫公
奕而奕與公蚤傳相得甚歡訊公曰陸知府何如公
曰彼新任事宜遂有他耶奕笑曰君眞長者出陸搆
示之公匿其事事守如初仁菴君子自磻母卒而弟
甫十齡則提攜課督同起處與讀書翠華山歲癸乃
一歸甲寅之亂疾病屬其子廷選曰汝讀書足承吾
志矣吾不獲報吾父汝其恪勤事祖父繼祖母以代
吾養吾死無憾矣然先祖母沒三載始克葬吾之罪

也吾死當懸棺九載以志吾過吾稍有蓄藏散在親友許今時亂財匱汝慎勿操券索償也而延選後得善壤葬父適九載云自熊爲訓導時彌生徒有力合儲先學居恒刊布格言廣人作善事予聞仁菴君當丙戌丁亥間鄉寇焚掠城邑而戒其等輩曰勿犯長者伊公之門君生卒某年月享年若干葬於某里其孫延選乃持叔父自熊書來狀來請銘延選登絕險之峯輿儀俯頓膂恪以將事先是陰生燮理謂予曰寧化惟伊氏一家世有古法而予嘗倚延選涉因

故知延選延選君子也爲之銘曰

與其遜道而世世顯庸無寧世有賢子孫遜道而流其遺風德之裔也有源爲江漢之無窮嗚呼予是以以是銘諸幽宮

潘母黎節婦墓誌銘

魏季子曰嗚呼大處困厄湮鬱平怨懟之情而以義命自安者豈不甚難哉屈平放逐至於發憤自沈司馬遷刑非其罪憤懟愴悲所以形容刺譏其君者不遺餘力也而予按新城邑志潘母黎節婦者邑之西溪人父曰黎大珍適潘氏夫曰一申一申年少有失德節婦泣諫不聽遂遭棄絕或謂之曰汝年甫十八耳盍改適節婦乃截髮自矢而事舅姑益孝謹舅姑没靡所依倚於是兄公潘一駿與姒婦悲其志逆而令居焉當是時夫置側室且生子節婦安之無幾微

見於顏色日勤紡績織紝以自贍斷帶血攻苦茹淡棲心於佛氏有勞苦之者節婦曰薄命人當如是矣予嘗閱獨行傳丈夫守一行秉志不回者皆足以垂史策到今稱之而節婦之厄類麗氏不得有其終介遺夫類周郁妻趙氏然節婦所以自處者優於趙許升妻呂榮派滯規夫失不聽榮父欲絕升改嫁之榮不許而升遂感激自厲噫節婦兼三婦之困而無其一通深爲可憤悼也已而節婦夫死哀慟不食者累

日於是節婦第　銓以書來言曰某姊五十年苦
節今於某年月就木矣享年若干謹錄邑乘所書以
請銘且君有前諾幸勿忘魏季子曰如此而弗銘也
惡乎銘銘之曰
恒其德貞聿見於經節婦貞恒以平不平銘之貞石
千古無斁

賴盤山墓誌銘

賴氏昉春秋賴國唐賴棐七歲能文弱冠通九經百
氏舉乾元進士退居田里而宋賴紱爲程鄉尉奮起
紱遜謀招捕境內悉平布衣賴好古上書言虜賊事
高宗嘉之元賴祿孫負母避寇入山寇將刃其母祿
孫以身蔽盜不忍害而會昌之望世居江南上元宋
慶歷中祖水心叅闕過會遂留居會昌之洛口四世
祖文祥歷官齊魯間至見紹東咸淳進士祀鄉賢十
三世祖元貞兄弟以理學著王文成公有二程之目

曾祖諱光鯉生鴻臚寺序班諱孔昭遷居邑城父諱
士聖以拔貢授中書職陞兵部職方司郎中與崇禎
癸未進士兄奇齊有萃稱娶劉孺人而生君及君卒
三子奉狀來請銘狀曰君諱之晃字首人別號盤山
行一甫七歲瑞金楊公以任過鴻臚鴻臚見諸孫揚
日若日是兒長必爲端人且貫穿百家者君性敏給
晨起職方課以鍼貫書策極鍼鋒所止朗命食背誦
無脫遺至老不衰稱博贍則棐之能也職方樽延鄉
道君從以舉子藝呈黃公道周公稱許之年十七補

弟子員狀曰當京師城陷職方結吏部尚書郭公維
經兵部尚書湯公來賀倡義旅君少年逆籌策事成
敗決焉則好古之能也狀曰師圍贛君奉父命載糧
十艘偷贛歸募敢死士守城二年勢不支約輸三
萬金贖圍城命帥伴許而旋背然貸金之約剎已行
城吾職方遂自經君弟死者四伴者二械獲死者二
百六十八君亦被獲旣脫聞職方歿號幾絕則有負
二老母奔山砦此蘇生之策也以千五百金贖二幼
弟千金贖戚友子孫得延嗣者數十家初職方之欲

倡義也永歷帝立于粵有上其事者職方旣歿敕給
事金公堡賜祭葬及信豐君亟止之則爲仇家殺于
贛撫劉武元逮君于獄欲籍其家還則外侮膺至後
爲豪奴悍佃所侵蝕產中落乃分授兩弟遺貢萬計
即職方議全城時所貸也獨嚮已產以償狀曰有張
某者以事嚮其子君以金三十贖之爲解其事條則
异以養生吉安楊某與君交客葬祭事覺反下石焉
楊客死君爲經紀其喪聘其子得歸骨焉邑人饑賑
米千石復設廠施粥兩月又捐百千錢修學宮當將

城難首脫也未幾王母卒歸營葬諸喪見白骨蔽野
乃鬻產得五百金于南郊起萬靈塔收骨藏之買田
以祭求蒙師陳元白尸其家冠葬祭于塔辛丑以恩
選貢讀書太學累下第乃考選得布政司經歷兩歸
養母母歿葬編六十里未有兩旬不詣哭也君旣于
戊子築萬靈塔戊申得危疾于是羣醫皆謂君熱結
嘗進寒涼藥獨瑞金周叢則力主溫劑羣醫笑之君
故有德于周之父徬徨退處廊舍及暮聞廳事有嘈
噪躞蹀躄從隙中窺之則有峩冠如先朝服者十數

人坐堂上而奇形雜狀者環湧階下周怖甚上牀蒙
頭臥寐則見諸雜狀者推而言曰速拔參附活頻君
子時溺三下矣適召周入視得藥而逃邑仇家嘗伏
毆君及方勃邑人奔救者千人爭擊仇家而環居隱
隱聞呼萬靈救賴公父子也狀曰甲寅之變山賊攻
城君出金募勇者守之而城以全則叛之爲也及鄭
氏據會其都統馬與隆迫君見適敗逃于粵鎖君去
飢走深雲中五晝夜至平遠閉蓬室中榜掠脩至羈
二百日方勃兄弟措五千金贖歸而仇家欲中以飛

法令撫軍佟公聞君先不從狀召赴顧降階曰忠臣

忠臣云辛酉復如京候選將及次有山西人次後君請曰某有老母儻叅得一官慰白首君之惠也君假病讓之年六十餘矣遂歸老又有合于棐之贶作也歸四年卒生明天啟癸亥享年六十有六君為人方頤豐下目短覘聲息洪亮徵髯翔步罕疾言遽色人非忘相干雖至面斥旋過即忘然往往以坦率不諸取忌將卒呼逋貸者至庭焚券九百餘金其在京師贈友人數百金捐金佐贖贛州會館君未嘗自言

也君元配文生一女先君卒又娶彭生三子長方勃貢監生考授州同知次方度三方岳皆由邑弟子入國學女及孫若干人君三子皆予門人也嗚呼君于讓官及善待楊某事尤人情所難夫邁忠瀕危者數矣卒席安命終有以也夫銘曰

為憲既築鬼極于危賑飢焚券人情攸歸富行其德

天所栽培臨厥孫子遽覬勿衰方勃慎宜方度側微

方岳屹屹志學務廣君僕表阡永安善壞孰訓旅施

天道有爽

鮑子韶墓誌銘

嗚呼鮑君子韶予之世交君以父始與公與予早侍執通家誼終身無替記曰此孝子之行也僑贛西河數十年與過從相期許密邇又與更甲乙變亂中雖書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故非特以義合而情有過焉者矣今將卜葬某山之原其嗣紹昱紹丞以寧都曾遂五所次行狀來請銘遂五之狀有古法肖寫詳該故舉以誌而稍稍補綴其軼事亦古人銘誌各成之義也其狀曰先生姓鮑氏諱

慶生字子韶號鐏齋又號咄齋江南歙縣棠樾村人父叔睿以鄉進士知廣東始興縣事當明之末年遭亂去官辟地于江西贛縣因爾家焉自先生孩提時始與公志在四方未嘗一日家食及聞在贛乃間關來歸至不朞月而始與公卒時先生年十二已能居喪盡禮事母孺人竭力韻人稱其孝當是時寡母孤子煢煢客寄日以窘窮留不得一日就外傅而間學焉顧其聰穎天授于諸書章句聞而誦誦而解韻之病儒雖名為淹雅莫不歎異之稍長竊學擬為詩詞

出語時能驚人于是稍稍出交頴之賢達與四方行
過茲土者卓然自立于顛沛之日人于是說鮑氏之
有子年三十一遭母喪哀毀骨立嘗游吳粵燕齊間
一時吳魯燕齊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者過寧都魏
叔子于揚州相與談論累日出語人曰魏先生真吾
師遂執義于叔子之門東南亂起先生歸保其妻子
于贛贛偏將軍李公延而致之幕下從征贛諸縣負
嵎之寇丁巳從秦都督攻吉安戊午客宜義將軍幕
從破江西畔石寨又從破浙閩間諸賊累先後以儒

服運籌策尊門十餘年所至能相與有成功救被難
民婦全活者甚衆寧都人士為刻石紀先生德而將
軍亦奏先生功將請于朝先生辭焉其後名日益盛
志日益廣辛酉歸自燕朝之近臣達官咸相為詩歌
以道其行戊辰客佟將軍幕辛未二月再游東粵二
月而先生以疾卒先生雄姿英采浮于面哲髯叟
如出金石生平以詣力佐其敏悟為詩詞渦新僞雅
矢口而談每當際會不屑屑廷議繩矩所與游皆當
世偉人艸莽里巷之夫或不敢仰視咽起冊躬之中

掉臂斬刹名暴天下其意氣之壯可謂盛矣孰謂乃
不獲效其宏偉而徒困頓摧折之于河山道路之間
彈琴痛歌之際以終其身可悲也夫距其生明崇禎
庚辰月日為年五十有二妻程碩人側室某氏子男
三人紹昱太學生娶某次紹承娶某程出次紹恢某
出女子三人適某某所著有江上集紅螺詞江樓令
選蕉桐引凡若干卷魏季子曰方予與始與公交甫
廿餘歲而始與公年長將倍詩坫樽尊循然于兄弟
入郡則無日不相過從迭為詩倡和君斷藏弃于少

年往反書疏及所為詩君與蕪湖劉毅可寧都曾止
山同盟好而兩家子弟雖壯立不少寬假焉其在揚
州也見先叔兄于朋友規勵以義閎入詩文盡意無
貌言君慨然曰人短魏叔子者妄甚乃北面稱弟子
後十年先兄始有辟舉專先兄既下世則引其子世
侃為兄弟君子年長世侃者亦令循項埶執禮無久
寧都賴子宏昝周士酷貧士也或經商或坐市肆賈
蘗君知其賢交甚篤且使其子持謙下周士殁猶遠
致賻唁側問其妻子勿衰然君雖游于達官要人亦

嘗以語言氣岸忤忌諱及尚將軍以危語出爲外君
則走京師送之嗚呼其觀職趣于富貴克奮于貧賤
者殆未可同日語也銘曰
鳳生于地而鳴于天人生于天而反于原雖反于原
名則有傳名既克傳是生存焉存胡相傷予情則然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熊君見可墓誌銘
予兄弟于清江爾石交者祝仲立熊君見可黃
嘉卿尚賓而君與君長子頤爲尤篤其始交也由南
昌彭躬菴士望嗚呼四君者今皆亡矣予不特悲其
人益慨然有當時國事之感也君既卒之七年頤兄
弟將卜葬君于太極峯老山之原祔大父穴左于是
頤來請銘曰禮葬不逾歲而淹久至于斯者志蓋有
所待且墓石之文不敢乞諸當世之貴人先請于父
執彭躬菴先生再請于鄧君崖中皆相繼卒君先君

之友之存者也含君誰屬謹臚陳行實以請予讀之
曰嗚呼予焉得辭按君諱兆行字見可號陶菴君
爲人軀幹魁偉聲洪巨負氣畧窮通出處皆有壯節
朗然足見其生平始遷諱誠從豐城徙清江之上洋
再徙土塘逆世爲清江人曾祖諱豹以博學聞拔禮
記第四人祖諱時貴爲名諸生父諱化萬歷辛丑進
士由御史歷官吏部右侍郎以節介稱既殉難諡文
毅嫡母李氏封淑人生母徐氏移封安人崇禎甲申
流賊李自成陷京師　烈皇帝身殉社稷乙酉南京

陷　楊文正公廷麟舉義贛州而鄭芝龍援立
隆武帝于福州君遂從文毅公入閩以貲格知邵武
縣事時浙江不守邵武密邇西省羽檄交馳過師絡
繹不絕案牘山積君處之裕如時遜微關隘以備非
常邑之東鄉民勇敢可用而縣丞某者有幹畧因令
持縣檄諭其豪以保甲寓軍政鼓以賞罰激以忠義
未幾杉關失守延平破　侯宵遁潛師過邵有總
兵袁某者繼至君就見留之袁曰師無鬬志軍無見
糧敵師銳其何能戰君聲色俱厲折簡與之期曰士

死綏吏死職分也何敢以敵遺君父師但前行二十
里令當操糧至以聽軍令袁爲感泣還師君疾歸密
語丞曰亟往率東鄉兵疾驅至隘口爲覆敵半度橫
擊其中堅大軍遮其前可破而走也于是袁師行甫
十里君單騎齎糧至一軍歡呼未及光澤十里與敵
遇君親犯矢石甫接戰敵陳自亂遂大敗出關去是
役也東鄉兵之力爲多事具郎報中捷聞帝勞之曰
熊兆行有膽有力奮不顧身以殲厥強敵克復危疆
武臣豈不媿死擬從軍功優擢但[illegible]關正需撫綏諸

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仍理縣事當是時鄭氏恃援立
功驕[illegible]自恣拒諭以失事機文毅公官少宰言不聽
遂告病就養于邵而清師亦破仙霞關從上游入福
州矣帝幸延平君乃奉父間道趨行在所中途遇盜
君徒手與格僅以身免乃復返邵邵之父老涕泣擁
肩輿轉致窮山中更相護匿父子卒得全所愛以歸
于是屏跡窮源與文毅公別埸而君一以詩文寄其
悲怨己丑文毅公殉義當事索賄求益深君安之曰
死晚矣復何憾既知爲廉吏也事遂解因挈家遁避

以養老母焉文毅公生四子君其仲也幼遲鈍擩提
多力嘗登危樓欄楯上行往來不墜年十七忽聰惠
一歲通經義試輒冠其曹二十八中崇禎乙亥拔貢
出李公若愚門方是時天子以四海多故國學者祖
宗儲材之地也爰命京省學臣拔真才以收異效其
試格一如鄉試塲例君隨計偕上入國學文益雄傑
祭酒許公士柔奇之置第一人歸益潛心經史八家
之文而文毅公亦以建議忤柄臣引歸君見邦國多
難流賊內訌陰結敢死士習騎射思以身扞[illegible]

數年而有京師之變初老母疾病醫者束手君遂精
于醫後亦嘗以醫藥往來歷諸間先是禮兄弟嘗聞
祝仲立及君于吾易堂彭躬菴心慕悅之壬寅予叔
子蔚南下君與頤自山中出相見頤深冠方袍矯矯
持高節叔子與爲莫逆交因進頤以閱歷致用之權
頤遂毀服毀容游四方甲辰來易堂於叔子稱門弟
子辛亥壽州夏公人佺走書幣聘頤頤有難色君言
曰淮陽北顧襟喉金陵門戶汝山居守約宜出遊以
廣其固頤遂行壬子母卒君哀毀骨立雖貧甚喪葬

無失禮甲乙間東西變起君愀然謂頤曰是必敗吾
輩得高臥山中足矣辛酉秋頤扶叔子櫬自易堂歸
壽州總戎黃公蕤貽以書幣迎君曰吾聞黃頗僥倖
畧汝父尚徙倚兒行勉之既而黃有甘蘭之稜頤以
親老爲梁質人份君平書勉份辭義甚壯彌月腳氣
發慎用針石遂喀血不止病未三月卒時壬戌十一
月十一日也君生明萬歷庚戌年十一月十九日辛
年七十有二所著有靜適軒集後吟草痘診約言醫
畧藏于家病革惟以文教公靜儉堂集未續刻份西

行爲念云頤泣請遺言不荅徐引頤手詞家祭毋忘
告乃翁二語西驥當隆武時君令邵武文正公起義
贛州城居公冠帶死清水塘顏色如生郡將賈熊瑯
之西郊黃尚賓爲太僕卿駐寧都皆清江人而彭上
望亦監司湖東及寧都城破士望傾貲贖文正公之
孤歸養焉而李公若懋許公士柔則先殉義下北面
祝應鼇與予兄及禮則皆伏處山中未出也君元配
淮揚鹽監司蕭以裕幼女贈安人繼室清江鎮徐順
吾次女封安人丈夫子四長頤也次某某女一愛適

同邑黃屏翰屏翰早歿二子夭愛年二十八貞苦節
立嗣子養其姑俱徐出孫男十二人曾孫四人君于
異母兄弟無閒言兄子修倚掠于兵兄鬻公田贖之
反直與君君不受弟之葬也以地界幾成訟君捐穴
以解之不取其直君善眞草書喜飲酒至石不亂晚
節尤嗜奕嘗曰奇正相生合兵法爲文雄傑敏爽亦
以氣勝至識力所至出人意表家叔子嘗抄入行篋
中故許公士柔許之曰如冰刀剪水也銘曰
嗚呼　聖天子欲以不次取士而有司牢持以成例

貢公道周之死善矣爾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歸于
爭鄭氏之坐位金堡以寧亾國而諫官不可以越格
畀君入閩亦束于資而不得超詣雖小試其用亦稱
卓異嗚呼繼君志也有願之子而君不可以謂之曰
死

曾有功墓誌銘

重光協洽之暢月朔曾子有功卒于拊尸哉哭之慟
翼日復憑棺大慟致發胸脇疾減食於今未瘳嗚呼
此豈特以有功篤予之情哉蓋有功年十三失母十
四遂失父而志尚不苟獨喜與易堂諸子游處斯時
也伯叔祖父爲之綰家政妻之父教之讀書出力佐
經理稍克成立年二十三遊多難遂出從木立公遊
木立方密之先生僧號也而木立與山東高僧適菴
公皆愛重之越三年易堂諸子强之歸反初服于是

日益親善而其志益務廣有功家不甚饒處已約稽
然見義則輕其財嘗施棺槥爲貧人贖妻其授生徒
也有生酷貧及貪之而卻其脩金友溫其者窶甚有
功安業之死則恤其子思爲授室會卒未果行其于
比閭也義倉穀爲人所侵侮則御賄勾稽之一方賴
以不傾其于家廟也欲擴諸湫隘則往還屑屑得子
伯兄而肆復撤己而肆增益之而壖外以宏敞修祠
諸則出金竭力襄其事于大父之名宦則考據詳備
志諸邑乘中不類幼孤而遠遊者又出而肆租爲父

耐祠祭有功爲人體幹豐碩性惇厚言出而信有人
事雖祁寒暑雨無久不廢得排解而後止與鄉之君
子賴子弦曾冏士楊御李爲兄弟交儀節不少假而
以道義互相規礪于予兄子著威弟畜之必盡其誠
于先叔兄稱門人焉嗚呼有功旣爲人祖父矣乃屹
屹持古義排批世俗俯就人子弟之列此其志行爲
何如蓋古賢所甚難剛毅者而後能也方有功之出
遊而歸產有爲他人典鬻者有功勿之校故其伯祖
父仲求公亟稱曰眞君子其諸與易堂游乎父諱某

邑庠士以長厚稱鄉里母某有功諱偉邑弟子員試
高等著詩一卷有和其師木立五老約數十首生明
崇禎丁丑月日忽歡頰微腫無痛楚四日而卒享年
五十有五卒之日親友哭聲震屋瓦各追憶其平生
淳篤事煢煢然也娶河東邱大師召女易堂邢士若
而康君其妻叔父生丈夫子三長彝蓮只邑庠生入
國學次彝遂次彝達皆邑弟子員三子事視篤而才
孫某某孫女若而人往甲寅之變土黃土剛爲賊所
脅從闖將軍球征剿其地將破圍盡殲焉有功與將

軍丞舊則戴星馳丐將軍力爲辨析一鄉人賴以全
將葬三子具行狀介其舅氏來請銘覽竟曰予于有
功奚以狀爲哉予方作銘適有酷貧士爲豪强奪其
百年祖墓煩冤莫所措向予歎曰有功若存吾禍寧
有解也銘曰
人謂之通然淬凋黑白皦皦於胸中人謂之峻雖持
義有經而和同外藹篤勤于友也不矜其能即受貽
于人也翼翼然不改其行嗚呼有功之生予既安其
抑慮豈以旣沒而忍厭損用諛以取辱自不可矚此

銘不可泊

蕭來巢墓誌銘

嗚呼予與來巢蕭君交十餘年矣情好甚篤也癸酉五月君五十有一歲至十月予始得遣一介具書禮命兒孫輩作詩文以補頌于初六日至會昌君臥疾四月餘猶手予書數四閱諸詩文竟命其子師誘授荅書而翼日君逝矣嗚呼傷哉然君之善于終也如此則平日之所以致之者厥有由也禮士三月而葬今十二月卜葬于祖壠師誘抱疾徒步二百六十里奉狀來請銘按狀君諱鳳儀字來巢別號修庢其先

吉安太和人元時有正公者官會昌學正武子良佐登進士不樂仕宦遂家于會昌南城外世爲會昌人多以學仕著者君祖滌東公生五子長君父湛卿公也湛卿公少習儒去而給事功曹嘗從御史巡方御二百金雪盜殺人者兄弟之枉元配劉孺人無出繼室金孺人四十六歲而生君湛卿公得子晚奇愛之八歲始令就塾而君性聰敏目十行下二年閱五經四書汪畢讀自是諸子百家靡不覽時藝則追執先正學者傳誦之五七言近體探口輒成晚節則晉志

周易性理爲君十九補諸生再試僉千庠前後受知于學使者七人然八落秋闈甲子幾得而復失今癸酉恩爲背城借一之戰病弗克赴矣君五六齡時仰知孝義母與果餌必先奉祖母而後啖自二十以後多外侮家故貧內外惟一身搘拄而養父母三人甘脆未嘗少闕君喪則哀毀盡禮迄今二十年念及輒泣然泥洟也君爲人自幼羸尫貌清癯然不寬假于時俗嘗面折人過與有道處則婉退君不足以故君子樂與交亦有嫉而思中之者然橫逆不校所遺多

坎壈乃揭大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自勵卒用以濟險亨屯有友人爲仇所構疑君與密通因羅織君成大獄後播撤無所驗得脫而是人亦卒自悔鄰人有素凶暴者以小故毒其妻因以禍君上官廉得實反坐重罪君陰爲解免且與之資葬死而養生其人感激每歲時伏臘具雞酒叩頭謝罪焉君敎授三十年遠近著弟子錄者百數皆隨材造就彬彬多名俊士凡邑之作述多出君手人欲光顯其親者供向君乞言而君欿然不自滿假也四十八歲自爲修庢傳取

莊生自厓而反以好修管謂二子曰聖賢之道不專以文藝功名重吾少穿舉子業役爲饑驅于儒先粹言未暇深討究云病革作先令書勉子孫守身立德爲天地間好人毋得作佛事古人欽手足形還非吝吾志也勿違又密作書別故舊字畫猶遒勁君生明崇禎癸未月日子二長師諤庶生才行足繼君娶某次師謐初娶某繼娶某孫男女若而人著有畬經堂詩文集十卷易解疏意一卷制義存稿一卷初劉君

其故姻戚君十歲就館歸過之令屬對君臨聲答甚工切劉驚異遂妻以女少善詼諧語出令人絕倒晚節循循有儒者風度焉方師諤之至令也其容憔悴居六七日未嘗開口笑友人來省皆辭不報謝有語及先人者輒涕下洗闌嗚呼予安得不爲之銘銘曰君之制藝學使王公以洸瀨大家評其牘黃公梓君試文評以雲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而高公鄉公則謂一飛沖天才大力足幼爲詩其業師楊爾翔有王孟之目家叔子嘗鈔寿君詩攜諸行篋君之師易堂厓謂君爲人質直而靜穆魏季子曰噫嘻是亦可謂能繼守以有數

李穗九墓誌銘

邑之北鄉東山塅李氏族巨而人蕃文士蔚起者繩繩不絕而穗九李君夙稱鄉里善人焉予雖同邑聞之而未見也君既卒其幼孫杜爲君所鍾愛思揚君休美杜予門人因奉狀來請銘予覽竟言曰嗚呼鄉里稱善人爲難能矣何者地偪而情近夫地偪則習情近則相軋一人之臧否徵鉅不可掩恣論議之人情好毀短人而慳于譽人其有至乎數十年之久存沒無異論者豈不甚難哉按狀君諱本秀字穗九原

諱政標邑弟子員也君幼未嘗學年十三父嬰訟事輒代父同官質直出辭流灑有序容止恭重邑君見而異之曰雅有書生器於是始發憤攻舉子業試府縣輒高貲然至年三十八乃著錄學宮居家則誠于弟以輸國賦爲先慮水漲則作舟楫以渡人思行周急則出貸鄉里錢穀每歲三收之則于穀價翔湧時于歲穰時于青苗在畝時償則聽其自償不能償者則捐而與之君往當鼎革遂棄諸生服居閒鮮事事則身自積著惡衣菲食業遂以饒故得行諸利濟事

邑宰宋公以賓正薦辟不就乃以積學敦行扁其庭後邑宰王丁李三公俱請爲賓正則皆謝卻君生于明萬歷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鄉里懷其德至今猶咨嗟歎息云君配羅孺人勤儉賢能生一子元芳邑庠生孫五人季仁季祥舒舒郡庠生季福杜子孫皆君親教者銘曰

惟進之也徐而退之也勇是重人之輕也而輕人之重財不獨豐而敷譜總總宜爾子孫才且衆

胡叔千墓誌銘

左氏傳載鬼神巫夢卜筮如響之應聲而論者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然自時厥後史策所書者代有以予所聞睹於會昌則有胡君叔千賴君首人萬靈塔事（詳賴盤山誌中）茲年月將卜葬君于某所君長嗣予門人應柏奉狀來請銘君諱從傑字叔千世居會昌之東觜年十三四時天下多故輒以保障自任戊子城克家中落請于母曰今茲喪亂健蕩謀是亟仲季有父命專讀書遂獨任家政仲用七藝錄弟子員學者

有幼寧胡夫子之稱先是父寢疾亟語母曰仲季兒循謹可使讀書叔兒負才氣不當以章句束也後皆果然季卒兄弟始析居君泣嗟廢人事嘗與仲對父靈呼季悲不忍聞而應柏甫六歲亦爲數日不飽食其還葬大父母與父近千金費則皆君獨爲之爲仲買二妾不得子謂應柏曰當以應松嗣仲父矣然産薄不足奉吾仲柰何應柏對曰仲父卽父應松于足也願合仲父與大人産三分之君許之祖諱循邑弟子當明隆萬時輒憂亂又懲遂璫禍誡子孫寧業農

賈父諱正達守先訓以處士終君或有小過母輒提
耳跪父靈前夜深不敢起君生明崇禎己巳乙丑十
月辛千韻將卒端坐念佛而逝享年五十有七初娶
文繼娶李文生丈夫子三長應柏以附學生入國學
考授邑丞初娶陳氏繼室賴君首入次女次應松出
繼于仲次應桂邑庠生娶某君積著以倉粟糶則價
斂而量特宏貧者貸之不計償故時人語曰糴米無
錢當尋叔千千是人爭往售而君亦用是以饒有外
舅顧偏妻兄弟文六七人或迎養或爲其子女理婚

嫁過承鄉治活病賈破廟中貧之得歸又嘗出二十
金代人輸官租及來謝乃應柏婦陳氏從叔也君互
十辰則焚貸券千金然其嗜佛費亦千金未足爲君
多也君嘗瞥租南莊佃妻孥凍餓幾絕君食之衣之
竊其木作租後君寢南莊榻側大石磨忽有聲旋有
物如葉舂狀叱曰鬼乎乃牽手書報德字撫之未滿
三尺童也佃言有弟十齡賊提死石磨上知我家賴
公全活思報德也君先墳爲豪右侵占令履墳仲爲
豪奪去幾斃君冒死救梃傷頭血噴射乃裹傷奪仲

出一日夜走三百里訴郡守始得直有族兄爲强暴
劫器塗過仲殘傷之君恫仲逸衆持梃逐至君奪一
梃力過十數人仲獲全然君素恂恂溫樵爲兄故激
發輒如此初君命應柏歸理家政而君卒于韻應柏
奔顧之夕夢君垂涕撫之呼家人拜先人主俄而考
妣兄弟具在君曰俟接者來頃有肩輿候門亦蘇前
導君乘輿呼曰若圖我容當以處士衣冠遂迅發應
柏奔追不及至南門外行者曰久從某橋過至某寺
矣號慟而痛因賦其事以爲之銘曰聚二氣之渾敦

兮块圠無垠陰從爲鬼兮陽爲神減悉兒胖陰陽兮
厥萃於人繳車之邪僞觸旋兮翕赫忽霍而殷轔生
既汾沄沸渭以過猿虐兮沒當捐棄體而抉獨狂厥
嗣之騰趯而湧沐兮嫓冥太息而惻慄其腸繩紫庚
之鴻絧縱紛兮介物斯而爆雷以光羌神馳閃闔而
入淩兢兮飄闔雷墟而緻璧於藏

明經授中書族兄明之墓誌銘

吾祖遠四公以仕宦留居江西再徙于林溪歷三世衍爲三學大公居甘竹二公居林溪三公之四世孫禎公遷居寧化清流祥公遷居寧都明之兄者益二公之裔孫也曾祖諱珍祖諱沆俱賓于鄉沆公生二子長諱復禮太學生授光祿寺署丞次諱復禎賓于鄉兄諱菁字明之復禮公之次子而復禎公之繼嗣也年二十補邑弟子員越六年貢于南雍授中書敕往饒州清稽藩下子孫值世變封冠而歸避居于冰

岡山遭亂離之虐中外死傷者七人乃移家水斗砦兄克紹累世之業有腴至老好行其德雖貧無間焉而其尤者負若水斗砦事歲丁亥族孽通賊將爲變殺族中數輩守將村承芳被檄進圍砦言且屠砦賊間道逸去而承芳素與兄交善嘗是時兄已移家他所諸良民如魚游焦釜中束手號泣兄則踉蹌往謁承芳承芳方擁鑷坐執鄉導數人訊于幕下氣甚張見兄至屏人謂之曰若來甚善即不來余固將爲若謀因授以令箭曰持此歸硯而家砦即破可無虞兄

慨然曰某非爲一家來也砦爲賊所殘今賊悉逝去在者惟宗黨戚屬良民耳彼無辜就戮而某一家獨全誠不忍爾不願受也承芳頗感動然其下皆利砦破勸攻益急兄度勿能止乃破產得千金爲承芳壽曰此父老所獻必破砦敢以二事請願得不淫與不殺耳復以三百金賂其左右乃許之兵入不殺一人不汚一婦蓋藉以全者千餘家又嘗損數百金修小可山兼庇其鄉人時芙蓉官石二砦相繼殘燬而是山百餘家獲全然家業自此陵替食貧終身矣兄性

喜飲酒至醉不亂與人一無忤有故人依兄居四十年一日攫其金去家人不能平且丁甯因寄視兄恬如也饒衣語郎兄子方泰曰幾尊公居邑南時方對客鬪碁忽而徒闖入橫甚尊公徐止之不得乃携客出浴溪紆廻數里而歸其人且躡且詈復詬至門家人欲陵之尊公怡然乃罷去翌日報其人死矣然至性所在有難能者己丑遭父慘變擗毀瘠絕而後甦日夕哀號以未得仇人爲痛至今婦子輩見有傷殘過情者輒謂幾似兄當日云弟藻任俠使氣爲仇家

所中巡按院迅拘去事且不測兄尼之至郡相瀏泣
囹圄中獰吏斥辱備至不捨去卒得直而出之相
携以歸初兄母易孺人搆懷惠亭于孔道兄請于株
溪潦漲不時行人阻涉若成橋以濟豈不與茲亭俱
永乎母欣然伐石鳩工橋成費二千金有奇董事者
亦以富兄于族之貧者視親疏計口月授以穀又約
諸豪家各出粟倣古常平倒以贍邑中無告者其他
婚嫁喪葬待勤事者甚衆兄鼎革後不復仕進監軍
揭公重熙辟邵武推官辭不就日與諸名流飲酒賦

詩迨諸公散處而兄亦自歸里門屏跡不入城矣甲
寅變起自彼將軍至邑竿募欲致之而兄志益堅破
屋數椽蕭然自寄晚攻岐黃術計所活亦數十人已
已作小影方泰請式于兄兄曰余半生跡寥無預人
事若坐我於若松翠竹間利頭箕踞作石上一散人
可耳兄生于明萬歷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享壽七
十有四元配何氏生二子愷邑庠生先卒次悌繼陳
氏生方泰中甲子科解元溫厚有父風側室朱氏生
方復方恂孫男十一人女若干人當兄之存也予兄

弟每過株溪輒盤桓留止故予兄弟特親善兄或理
祖墓事來則以兄爲依據吾支之至株溪者則襆被
徑入兄舍宿數十年未少倦今予過其地不禁鬱伊
而長大息也忍旣卜窆爰其嗣悌方泰等奉狀求請
銘予因其狀詮之然予夙知其事殆十六七銘曰
于公活人未至于家榮其食報厥胄以華水斗之舉
一以過之載諸懿德子孫永宜其全于酒是全于天
易以儆之莊周之言

陳榮伯遷葬誌銘

辛亥歲予休寧瑞金少問遊會昌漢仙巖而陳君榮伯之冢嗣國明實偕行予悅其朴誠不奔鶩于世自是十一年不相見皆嘗問訊之癸酉春忽持名紙求敝廬意此地罕知交于是遣僕予往迓遽廬中襆行具過令則再三辭繼乃知其徒步數百里爲君遷葬求銘語人曰吾嘗北逆旅聚誠三日然後請越三日晨至庭道所以嗚呼可謂誠于其親而謹其事者矣遂曰先君于四十餘輒見背二母皆不永年自念少

弗克盡誠以致養壯弗克稍建樹以顯親名是用痛心疾首莫比于人數計得傳先人名字者端在先生敬竭誠頓首以請先君性無回曲遇人以實少業儒與里中一友親善友席豐貲多外患先君殫力周旋積年竟廢學志樂山水因寫山水以自娛後其友交漸替先君輒自推遠其友更欲締好以至戚爲國明繼室先君力辭乃別娶于某嗚呼可謂朴而無汙不誣其親朓于實者矣予由是觀之君蓋朴誠之士也其子肖焉君諱天仁字榮伯娶謝氏生子國明習儒

繼室以歐氏生子二某年月生卒初葬某山形家曰未善今遷葬某所二母合銘曰

葬者藏也藏則勿使其彰故孔聖猶泣然于崩防今茲卜遷而更于艮予之誠是將久曰長祥

魏季子文集卷十五目

傳紀

寧都先賢傳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五

傳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評

寧都先賢傳

魏禮曰寧都僻處江西之末距省會千三百有餘里地介閩廣而貨産不饒韓愈氏所稱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竹箭千尋之良材一無有也故士君子商賈到者希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賢哲之生代有其人焉而天下莫之傳予嘗過泰山陵遲而上其巔四十里止巳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後世莫不宗泰山然西南諸山其峻衍者綿峙數百里與等夷者不可勝紀由是觀之僻鄉之賢其不傳於天下無怪也大寧之西金精四十里奇石拔起岩壑靈異未嘗不足與通都名勝相軒輊而行游者少寧人樸又不善緣飾使表著於世然說者以爲寧産士恒磊砢出衆人亦地靈使之嗚呼有賢不彰豈非里後生之責與禮生也晚籍嘗聞諸父兄是用采若志

及身所聞見作寧都先賢傳婦人女子並得紀録其以靡厲世俗爲功於後之人一也或謂紀前朝義死者不諱道與禮應之曰忠孝者天地之大義人君所以獎率其臣子也自三代聖王漢唐以下之令主莫不褒崇勝國之忠臣語曰爲己之婦則欲其詈人也而又何諱焉

袁愉字叔和本姓衰仕南唐惡其姓也賜之袁姓愉爲人有學識尤善真草書官歷監察御史禮部尚書南唐降宋愉耻事二姓棄官歸隱於東陽岩黄冠野服終其身

廖偃虔化人即寧都也祖爽父匡圖仕皆爲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兹因漢諸五代時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爲神將戍衡山殷子希萼與弟希崇子國希崇命將彭師暠幽希萼於衡山使殺之師暠不忍與偃護視謀遂築行府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江南李璟璟爲出師定楚亂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萼入朝兩人從[illegible]召見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殿直都虞候而

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明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
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罵而死元
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諡曰節後
王時徐鉉爲史官豐城令劉處已秘書明偃大節初
廖融字元素自虔化卜隱南嶽與逸人任鵠凌蟾王
正己王元共結詩社自號衡山居士湘守楊徽之司
諫張觀嘗訪融贈詩諷其出融竟不仕及卒刺史何
承矩葬之其子姓多仕湖南馬氏故廖氏於楚最著
云廖凝字熙績善吟諷有學行十歲詠白詩人咸驚
異後與融同隱南嶽三年仕南唐授彭澤令遷連州
刺史與昇平李建勳爲詩友有集行世江左學詩者
競造其門廖光圖字贊禹文學博贍爲時輩所服湖
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禹李宏皋徐仲
雅蔡昆韋鼎釋虛中齊己俱以文藻知名有詩集二
卷行於世正圖匡圖兄弟行也並有名按宋史藝文
志廖正圖詩一卷廖凝詩集七卷廖邈詩集二卷廖
融詩集四卷廖匡圖家集一卷論者謂廖氏家藏集
與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珠集皆父子伯

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云
黎仲吉字漢儒結廬金精山南讀書談道挾策稱弟
子者百數十人宋淳化中薦於朝條時務舉賢良方
正進士丙科天禧中叩閽言事忤丁謂授洪州文學
謂罷相得召對改袁州戶曹解職歸隱稱爲力外高
人
孫立節字介夫宋皇祐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立
條例司蘇轍爲司屬官議不合引去安石謂立節曰
條例司須得明敏如子者爲之立節笑曰當求勝我
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爲是害矣安石默然徑起入戶
後爲鎮江軍書記監司檄攝之曰是抗丞相不肯爲
條例司者移桂州節度判官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
被旨鞫行間吏士經制使謝麟收十二人付立節按
以重辟　節持不可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
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必欲以非
法斬人者則經制自爲之麟奏立節抗拒立節亦奏
麟侵獄事刑部竟直立節十二人得不死於是蘇軾
作剛說遺其子朱熹爲之跋寧都主簿鄭載德刻於

學宮焉立節師事事親友曾鞏嘗作春秋論孫復見之撫卷賞歎子懋勵懋元祐三年進士知岳州以勁直聞勵字世舉涉獵經史尤工詩未弱冠隨兄懋從蘇軾遊著作甚富臺府累舉遺逸不就卜居邑南延春谷環堵蕭然餅無儲粟裕如也軾榜其廬曰竹林隱居

胡埜字德林師事孫立節居喪廬墓哀毀盡禮與立節子懋同業太學念兄老歸侍闕義館長春谷號長春居士藏書萬卷延名士俾族子弟受學焉趨人之急助鄰之喪如恐弗及大觀中舉八行政和八年登

進士歷鄧州教授改婺州方寇陷城舉家死之

曾興宗字光祖乾道七年舉解試特奏名授肇慶推官慶元初禁僞學興宗以嘗師事朱熹罷歸築室貿谿谷號雅庵自信益堅未嘗少挫抑敦行古禮四方從學者日衆朱子殁心喪三年所爲詩文多溫厚典則孫原一原一字子質舉於鄉嘗與從弟原郕同師廬陵楊伯子紹定庚寅避亂鍾陵與藏石屏諸賢結江湖吟社及歸偕其叔父益之傾貲莚築城以禦寇

隱君山構萬松亭有詩集號曰曾君山詩人多宗之魏禮曰寧都古稱詩國有以也今東城構詩巷相傳爲二曾廬處

陳繼周字顧卿宋嘉熙庚子舉解試司法廉州淳祐中歷知衡陽辟廣東提點刑獄未赴因寓郡城咸淳十年詔下勤王時文天祥守贛造門問計繼周慨然爲具言閭里豪傑與起兵方略甚辯於是闢幕中授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天祥之臨安繼周率贛茂士歐陽冠侯等二十三家及長子太學生逢父次子集

以從克浙江制置司主管機宜逢父以所部襲元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及天祥使北營有旨罷兵繼周父子領衆歸則贛已安守矣繼周乃伏田間以兵屯待時大舉景炎初以繼周知南安軍顧總管楊仔襲擊繼周殺之并殺逢父事聞贈繼周敷文閣待制謚忠節立廟贛州集從天祥於江嶺之間數歲竟死潮陽

尹玉素驍勇敢戰以捕盜功授贛三砦巡檢從文天祥勤王至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朝廷遣張

全將淮兵來援天祥遣玉及朱華麻士龍領三千人從之至廣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戰五木敗績日暮北兵繞山後薄顏軍諸將皆遁全擁軍隔岸不救玉以殘軍五百獨當其鋒一夕手殺七八十人身集矢如蝟毛北兵橫四槍於其項以鼓棍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藉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立廟五木與贛州官其二子爲承節郎賜良田二百畝卹其家天祥過五木以詩哭之

蕭立等字斯立淳祐庚戌進士爲人端方和易喜讀

書知南城縣歷南昌推官辰州判有惠政遭世亂歸隱蕭田自放於詩著有冰厓集羅倫序之謂南渡以後高品也楊慎亦歎爲不類晚宋之作仲子士贇字粹可幼篤學工詩不求聞達與吳文正公黙友善恒稱其觀書如法吏精明情僞立判著詩評二十餘篇尤愛李白詩爲分類補注行於世

曾逢龍字槐甫開慶元年進士咸淳末爲新會令有循良聲生平以節槩自許景炎元年元酋帥呂師夔遣招討黃世雄攻廣州通判李性道以城降受官爵而連韶諸郡皆降制置使趙溍舉義兵東莞人熊飛以其應之復韶州舉逢龍爲韶州判將兵與飛合趙廣州殺性道走黃世雄師夔復大舉入南雄溍使將校劉自立守韶而使逢龍與飛往禦之逢龍力戰潰乃正衣冠雅經旗下詔贈龍圖閣學士

廖人俊元末父死於寇母被掠人俊七歲獨與祖母陳氏居既長焚香日夕籲天願知父骨所在久之若有指導之者竟得於叢冢間收而瘞之又聞母在滄州徒步往求至則物故矣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許

乃刻母像歸祔父冢祖母陳孀居七十一年壽九十有九人俊事之以孝聞詔旌其門曰孝節賜衣帽絛環寶鈔翰林吳瀫揭傒斯爲詩文紀之魏禮曰人俊母他適刻像祔父冢過矣

彭舜榮性公直爲閭里所信服僞漢熊天瑞攻城守將遁走舜榮結同里蔡必達等畫計堅守城賴以全比大明兵至同溫德中盧舜元等舉州歸欵

管貞字源清洪武李亥首科進士授陽穀縣丞寇至竭力禦之不克被執罵賊死民哀思之

陳勉字希進永樂丙戌進士爲人清愼端方授廣東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讞獄多平反清賦浙江尋命巡按有平倭功寧波衛軍盜糧連坐者五百餘人疏請多所寬釋陞廣東按察副使召入爲左副都御史扈從天壽山　上欲畋密雲勉諫民以食爲天春蒐獵必傷稼　上乃止及親征漢庶人留守京城勉與尙書蹇義等建議增定賞格并給帳房布疋軍士大悅　上日勉知兵改勅從駕凱旋賜賚甚厚嘗督蘇松常鎭等府漕運洛口提督軍務防　事悉辦宣德癸卯命征會昌長河洞至則招諭以恩威賊首朱南鄭率衆歸降爲置守禦及巡檢司民獲安堵爲和郡縣昇人多械送京師或逋逃追捕累歲不已勉乃議贖鍰以備賑公私便之至今用其法景泰元年陞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居二年乞休令有司歲給夫米卒賜葬祭

盧鴻字大賓爲人外和內剛坐必正襟衣嘗曳地閒居終日略無惰容性孝友自奉甚約其教人不專進取董文僖公越師事之邑有士行者多出其門景泰間入太學授臨武訓導邑稱得師鴻訓迪諸生寒暑不輟士多奮起鴻居九載桂陽失守遂告歸郡守聞其名德禮致爲子弟師數月竟托疾去

董越字尚矩少孤貧竭力以奉母嘗從授村中夜歸熒熒有光前導比及門咆哮而去則虎也越以此自負人亦以此奇之中成化乙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上西北備邊封事乙未戊戌分考禮闈取中大學士王鏊梁儲等稱得人九載進侍讀充東宮講讀經筵講官屢有開陳　上多感悟　孝宗登極進春坊右庶子賜麒麟服頒詔朝鮮餽贈一無所受朝鮮歲使至必問越起居焉己酉典試南畿辛亥憲宗實錄成擢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壬子推直日講引喻婉切　上爲之注聽癸丑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尋拜南工部尚書陳宿弊請從節省二年卒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越風采凝重言動有則樂道人之善不輕許可。耻衒能以形人短。而不忘規箴。性寡嗜欲敦儉素祿入恒以恤宗黨及知交之貧者著圭峰文集使東日錄子天錫宗治丙辰進士官至大

理寺卿有濮溪集

丁積字彥誠成化戊戌進士知新會縣新會廣屬邑號難治積聞邑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於是介先生門人梁儲介祥事以師禮有所聞行之惟恐後積爲政以風化爲本申明洪武禮制參以朱文公四禮儀彙爲書每鄉擇三老主之月朔進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珥鎮之民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觀爲肅衛春秋祠事必牲牢精潔肅然如神臨降以俗信巫鬼痛

毀淫祠吳村里有烈婦莊氏負山崖烈女墓無主割廢廟田六十餘畝命邑人守之主其祭先是民苦賦外月供錢單丁小戶戊不下五六千積論丁均歛令歲輸畢即歸田無復事事故白沙先生紫篋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紀實也宦官弟梁長責民逋過例反訴之積收而火其券豪猾屏息壬寅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禱於圭峰絕頂値酷暑朝夕伏壇下八日羸甚既烈日中忽大風飄香鑪火着衣不爲動須臾大雨因得疾疾亟猶勞民事遂卒士民相與弔哭於途立祠祀之白沙先生輓詩曰有廟旌遺愛無錢返故鄉歸德里有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公死吾何以聊生積在官時二幼子殤葬黃雲山積歿後民爲子孫祀田嶷至今不廢魏禧曰積治行亦李賛緒藏書名臣中故錄之名賢積最著云

曾栢字崇介縣學生以孝聞邑人士稱曰白茅先生鄉里至今稱曾孝子父病躬視湯藥衣不解帶歿水漿不入口既葬廬墓朝夕奠哭母喪亦如之撫愛三

兄白首如一魏禮曰栢行無奇者然庸行實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盖以諸生無邀藉而祀鄉賢祠者惟栢一人

胡易字光貞年二十八始讀易即超然有悟登弘治庚戌進士吏部王公恕淡器之初授給事中陞御史論內監貧彬賄貨無厭彬倚辯有旨供下獄後授禮多賓易竟得直星變上修德弭災疏語極切至易多所封駁糾正風采凜然奔母喪哀毀卒於途朝士惜之出其門下者李相國時何侍郎孟春汪少卿舉監

御史田對郎中[illegible]員外郎繼先皆名所所著有
易學淵源山斗文範
邱一鵬字萬程號搏南中萬歷丙子鄉試念父老不
欲試禮部父嚴督之乃揚言上公車而私居別處
父果病念子不得見一鵬即走出見父與訣初一鵬
兄弟四人日食粥拙其緣食力作者一鵬偕婦劬會
其滲一鵬既舉鄉十二年方舉孫冢婦意初產子晨
當有飯已而粥也選授樂昌縣知縣縣有鹽稅官例
入知縣金數百兩初見贄三百金一鵬盡革除之立

神爲額禁官司往來皆以在官民壯克大役一切民
戶皆罷之奸吏有不便令者欲以奇中令乃進一山
石爲銅盤盛之漆其外加畫焉措之階旁凡之沫剝
落乃令也呼吏還之竟不罪吏吏亦竟無所爲瞰
州府防海同知專司兵功令揀選老弱競以賄乞留
一鵬悉不聽每出訊覘至碣石衛按格閱角卒皆有
法戊戌寇發一鵬即調度所素閱卒并檄柘林兵同
禦賊兵素驁得檄曰邱公調宜即往遂其殲賊數千
有閩賈五十人誤爲邏卒獲參將官欲作生功報上

一鵬以去就爭之不得爲檄撤閩中報至果海賈也
而一鵬已病篤賈人至官衙仰天祝涕泣願以身代
死一鵬任同知五年署府事凡二久至竟歲視縣事
凡五皆毫髮無所取於民濬河源縣水縣名其岩爲
邱公岩以祀惠州民稱曰邱聖人戊戌十二月卒於
官而殲賊功方上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守湖北駐
辰州兼撫苗夷提督軍衛一鵬初得俸以共贏與諸
弟及其子均分之嘗手書四本箴懸於壁間曰讀書
起家之本勤儉持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

之本一鵬既卒祀惠州府名宦至崇禎十四年提督
學政侯峒曾舉祀府縣鄉賢祠一鵬四子如泰最賢
如泰子六人維屏維垣最賢易堂諸子敬事之魏禮
曰聞一鵬同知惠州時有蔣乙子出爲兄甲後後乙
無子復與甲婦爭子一鵬令嫂叔各爲子娶婦婦生
子各爲其孫事可法云

盧逵字漸甫別號雲路享年九十有三官於朝者六
年家居五十三年以清德聞天下爲人白皙微髭鬚
短而癯善諷刺同時縉紳有不義事逵往往出微言

閒以恢諸罰者大慚嘗終日立門外家奴不法者人
輒得白遠遠杖之徧其後家人有事於外每諒言遠
僕小民知遠家人亦每以遠脅之總兵官有求佩將
軍印偵兵部與遠善然莫敢屬遠或令持黃金壽封
君封君設食召遠從容爲言遠默然駐箸淚下滿杯
醆封君耻失言於人怒拂衣入遠隨跪戶外久之封
君乃笑引遠起封君少推擇爲縣吏與僚吏魏氏善
遠既貴見魏吏皆旁坐隨行而魏吏亦蹴然以父執
臨遠遠居游隘子弟屬所親請買蔡氏大宅遠不禁

曰吾一往觀之紆道經董屋巷問此何地曰董尚書
府遠曰尚書子孫居此者幾何人曰今巷路即府廳
事其子孫無居者矣遠徐歎曰嗟乎尚書府廳亦爲
大路吾復何觀哉乃遂還初遠舉進士往看禮部榜
遇同鄉下第者見遠神色闇然遠曰今年主司大謬
如君與僕且落第不知中式何等人遠唯唯久之知
遠已報僞乃大驚遷望而拜曰盧公德量如此眞吾
師也遠每歲生日士民各以其黨禱山川廟祀小兒
齎豆餳者亦相[illegible]市糕餌獻神祝遠卒易子無恙

少皆走哭其家爲服孝服三日閉市與城羣白其後
追思特建祠肖像祀之往有狂生以私憾罵遠生終
身行市上人輒指其背曰是罵盧老先生者遠中萬
歷丁丑進士累官吏禮工科給事終太常寺少卿魏
禮曰禮叔兄禧爲立傳

曾忠字清輔縣諸生母病廢忠奉事湯藥起居歷
年久不衰甲申冬夜火起中廳忠驚起獨身衝入烈
燄中救母妻楊氏妾李氏抱子相隨救夫皆焚死後
絕明日衆臨觀舉除瓦石得其尸忠負母於背妻妾

旁跪護之如縣葉向榮親驗視報上官奏聞會世亂
事遂寢魏禮曰古初伏棺扞火而火滅忠焚死乃及
其子酷已豈天道耶烈火所加處無不焦糜而忠妻
妾形完具背負跪如未死時以顯示衆人嗚呼豈非
天道耶

彭錕字劍伯丙戌間以諸生從清江楊文正公廷麟
起義題授職方員外錕家居清江之僕負公幼子至
以屬錕錕命妻李氏撫之庚寅春郡兵大舉攻寧圍
城數匝錕命家人趣治具夜召親戚故人飲酒酒半

錢傳祚謂客曰賊必破吾義不可辱行與清君決矣
坐上皆揮涕不能言錕笑曰吾以諸生受國恩死其分也獨恨有老母不終養又牽率清江之孤至於此因顧左右取筆硏折簡易嘗諸子曰清江公不以錕不肖而屬茲藐孤錕死不足道脫孤得活終當累諸君子遂投筆起揮手謝客曰諸君且別客逡巡屏門外錕乃索冠帶爇燭於庭呼婦出則冠帔儼然矣俱北面五拜三叩首各就東西偏引𦁤自經死先是圍未合錕命弟衡錕弟名衡最以此哀錕將母變第出城避去錕獨留死或謂錕曰聞諸道路降卽不死矣君獨無遽死錕不聽城既破清江孤掠於兵於是易堂彭士望賣衣裝贖之居數年孤乃返清江生子清江公之世得不絕

曾罔旦字不叔翰林編修蔣義季子戊子之役同旦自署總督軍門聚鄉縣數千人號義兵欲恢復郡邑往往放兵四掠徐道郡將被執同旦方頤豐而形幹甚偉郡將見其辭忼壯故張盛宴設伎樂以觀之同旦冠𧜟巾敘衛衣朱衣岸然踞上坐引巨觴飲嘽大談無算揚揚如平生郡將陪主位供事卒奔走傳呼如御大官竟日其因俘也明日就戮同旦挺身出顏色不變郡將至亭每爲人道同旦日是大好賊云

曾奉初市小賈也自髮革後未嘗戒有業道事者奉初□□吾之城既破奉初兩冠網巾衣大袖儼然至府中見大吏叱之遂見殺

魏殷臣字六若世既亂喜讀武經諸書庚寅郡兵圍城殷臣獨不肯 其友聞之往勸殷臣曰子盍附身須後用殷臣答曰誠如子言然使他日無所用是使我終不得爲大明朝人矣及城破錄尸者見其髮如故云殷臣少應童子試積歲不售死人或比之許王亟性縝默惡酒著滴酒殺盞中箸遂不敢下䕶禮曰殷臣亨族父行也嘗官與同飲酒云

劉泰兆字方公縣學生爲人貌骨清癯性倜儻特爲岸異喜駁議古今人物乃至貶孔孟以爲常甲申烈皇帝崩泰兆痛哭賣衣爲資作檄文徧諭諸當道請復讐卒無所合丙戌贛州陷泰兆約衆保爲大金會欲以激奮衆人事不集徙居鈞峰會降兵過其地鄉人盡走泰兆獨著生巾服當門立兵過叱曰汝何人曰我大明廩生也曰何不剃髮
遂攢刃殺之

曾嗣宗字元聲相國楊廷麟起兵嗣宗以諸生效三千金犒軍題授兵部主事從師吉安敗退保贛州將

入城爲守死計楊公蕑嗣宗曰事急矣毋從我嗣宗曰與相公共事久奈何乘危而去卒入城俱死馬同時有貢士楊文琦字玉宸亦與廷麟共料城守事死之文琦從兄燧字心雕泰昌恩貢士庚寅邑城破燧衣制衣自經死

李應開字翙卿世居古下村以豪健聞會國變秉諸生結客士之落拓不得志者多依之辛卯歲邑鎭將以剿山賊道上鄉聞應開狀猝搶捕其家獲之繫縣獄鎭將召所知謂之曰李生未嘗抗兵逮薙髮明日

鞫公庭稍自遜卽活矣所知往諭意應開慨然曰諸君愛我良厚我非不自愛人生蚤暮等死耳頃娩轉求生道他日不自立死虎庭中悔晚矣諸君願勿復言居數日庭讞應開踞地下坐鎭將訶之曰汝何爲作賊應開曰未也鎭將曰汝不作賊何不薙頭牽出斬之應開出坐而受刃

前兆諸業 死者參極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縣學生甲申國變預竄去諸生名讀隱金精之翠微峰與諸子講易易堂中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及徙居三巘授生徒弟子來學者皆哀衣韋冠朝夕歌詩揖讓折旋入其室雍雍有儒者風騰蛟爲人恭惠務爲淳厚與人交未嘗隙末卽有秕行亦優容覆蓋之咸友有遺言者取詷停焉國變後益務寬退雖門生後進犯之多不校三十年未嘗著時服喜讀書病革猶與易堂兄弟諄諄談議命門生歌詩以自娛遂卒卒之日白衣冠來弔者盈於路哭聲震屋瓦於是其長兄琯與遠近友人門生共跡其行誼私議謚曰貞惠先生著有詩文集周易

行誼之典 款冥雅合 讀者壯氣 烈腸一時 和平卻仍 替一二忠 義情事於 奮

剩言藏於家魏禮曰易堂之以易著著者邱維屏騰蛟二人初騰蛟甫四歲父攜就書室中輒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越數日三四覆之父乃大驚喜三巘有門生好論易騰蛟最賞其言然門生喜詟詟古人與人論不合更大罵騰蛟因詠邵子識得圖中詩曰子於易學殆無所得門生後乃大媿騰蛟爲諸生時妻兄陳氏族子殺人石城楊令禁之獄其父誘縣中十三家劫令出其子竊署妻兄名令大怒以爲名消上其事巡按御

[illegible]乃[illegible]倡言叛欲識騰蛟不可得騰
蛟因微言娶兒事令笑曰若陳生名居次可解矣騰
蛟乃極言無罪卽十三家皆爲首惡註誤令是之更
令十三家醵千金進謝騰蛟御不受令固請騰蛟乃
竊去因不謝令然令卒白陳氏事而御史貞令欺謾
劾去官論者謂騰蛟以忠厚能令令輕其官令能以
官殉騰蛟皆不易得云

劉叅字功定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於縣
有司故終身爲童子師自給叅以先人貲食有所負

宰舉以償父遍與妻子終歲啜粥月朔望乃具飯獻
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叅籍記之而已丁丑
十二月二十四日友人魏禧晨詣叅門闖排而入見
壁中紙錢灰飛揚滿室明燈炷香叅危然拱立有喜
色禧問何爲叅微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
天子崩於亂禧過叅叅聞聲走出握手相向痛哭久
之日吾三日覓子不得甚苦欲見子一痛哭耳叅性
懦拙人每凌蹴之不能報然多義激嘗受友人遺托
孤子其伯叔父[illegible]之請受遺貲多而勢不肯[illegible]叅

慨然曰諸君[illegible]見若義地下遂卒其黨[illegible]大義
爭之孤子卒得成立丁戊閒邑新補弟子員羣立請
盛稱某某者功德叅特前拱立聽之旣知其非是乃
唾而叱名曰吾以爲譁不拒去叅性篤孝少從師讀
書他所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
之館年五十孺慕不衰故叅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
德下之魏禮曰先生禮童子師也不媿古獨行君子
矣禮叔兄禧年十一先生長二十有八歲一日同館
家塾中談有子孝弟章相得遂爲忘年交先生老益

貧歲除日禮二兒折梅一枝往遺之戶外聞先生聲
琅琅然讀國風時日已晡不能具黍肉先生未嘗自
言也庚寅縣城再陷爲兵所傷左手旣病瘺遂卒叔
兄禧葬之父兄之兆歲一至其墓爲立傳

廖匡濟母失其姓匡濟事湖南馬希範爲決勝指揮
使帥爲山與黔苗鏖戰死希範遣使來弔其母母曰
廖氏三百口受上溫飽之賜卽滅族未足爲報況一
子乎幸勿爲念希範嘉母知大義厚卹其家

管氏歸於黎宋釋興中流賊破縣掠以去管怒罵不

受辱賊割其乳罵益厲已而斷其首首躍丈餘齧門
限賊衆為之落魄明嘉靖間龔以清妻陳氏為流賊
所掠義不受辱觸石牆而死賊怒斷其頭棄之路旁
崇禎末諸生葉芊妻謝氏避亂上鄉謝性綏潔聞賊
至方洗盥不暇已而賊迫謝度不可脫以子投大使
速去謝遂被掠賊帥詢其姓氏曰大家女也稍犯之
謝矣曰吾一女子何往顧毒熱氣不可近行沐浴妝
畢侍左右可乎賊帥大悅許之謝入房久不出賊帥
破門以入則謝偃仆地血淋漓矣右手猶把三寸剃

頭刀不脫賊義之歎曰此貞節婦也以木書姓里表
尸而去後七日芊以船載其尸歸面如生時謝方納
婺咸姹為斂厠牏皆結不解云

熊母失其姓熊本妻也生七歲而母卒依外家以居
外家姑故閨詩禮因授以書及傳記待年於家撫治
內外事俱有條理母卒將屬遺金備女衣裙後母遂
稅金別置產女不問而孝謹彌篤年十九歸本姑病
風攣母日夜抱持不少怠身任一切家政使夫專於
學小姑在室者出私橐嫁之家毀後小姑夫若子死

則延致養於家三子禺漁晉母自教督之禺漁嘗讀
書至雞鳴母自績以伴讀若嚴師然業成閱其文曰
漁文浮禺宜貢士已而果然初本為經師從遊者甚
衆母嘗竊聽本與諸生談論輒斷其生平壽夭利鈍
無爽僞漢兵起及贛母時遘疾匿鄰家室中已避安
寧鄉瀕危者數矣卒能以智自全漢一再遣使徵禺
母曰　敗可立待慎毋往元省守臣以書招之母曰
元運將終不可為也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禺從
事母曰可矣吾聞江表有真主是可依也其明達如

此

曾于鏡妻陳氏瑞金縣智鄉一里人年二十喪夫又
二年有遺田百畝為豪強所侵奪貧困甚其兄陳謚
日盡訟諸官母拒弗許謚乃乘其困乏逼之改嫁母
大慟曰二孤在抱夫殯在堂是速我死也遂截髮自
誓謚乃與朱監生謀為婚以母壽召母母不赴謚益
恚將苟與迫其歸母遂閉戶自經姑救之得免然謚
必欲行其意乃開釁於兄公于錦以虐母事訟之贛
府謚乃賕誡其家人曰彼將赴讞必拘而過我門掩

之無不獲者[illegible]遂徑過謁乃復與朱監生
强奪之府門而頓守戴公記遂褫諸生服苑訊杖
三木加其足塗而赤白析楊徧于城以徇毋六十四
年祭院張公銓下檄舉節孝孫士樓喜以告母母大
慟曰我有三罪何旌爲夫死而我不死罪一遺我以
白頭之母不能具甘毳罪二有子不能教之登仕籍
以顯親揚名罪三今又以夫死而博吾名是益罪也
必不可魏禮曰常守節婦吾不載今載毋者陳謐爲
之夫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方謐之爲虐聞者

無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毋乃篤兄弟之愛猶于
戴公句其罪弗可得女婦之以節自礪也爲表其名
母乃自訟堅止之嗚呼皆難能也於是張公卒聞請
朝　天子命與枋金三十兩復二丁焉其東門三烈
婦者益母之孫婦與曾孫之婦

鄧氏曾志顏妻夫病篤鄧籲天願代將卒先自縊死

謝氏曾志聖妻夫病殫力扶侍廢寢食死伏棺號泣
次日自縊一門雙烈世不多見云

賴氏曾立清妻夫亾視含斂畢卽自經時年二十有
二

賴氏女生有淑質及笄將歸羅歷生而歷生卒女告
父母曰壻家貧無所資盍反其所聘釵釧以助其喪
已而誓不嫁父母不許遂自經死

曾氏孝子曾忠女也歸諸生溫先升七年不相得庚
寅城破婦度不免見鄰舍火起遂登樓攀屋極望
良久歘然投火中越三日得尸身皆焦惟面伏地不
著火顏色如生

東門曾氏三烈婦楊氏邑諸生曾士樓妻子婦溫氏

諸生師旦妻蔡氏裔芹妻庚寅城破婦姑三人同縊
于家門樓兵入見其尸驚歎曰此真節婦其一婦劝
最難致敬禮而去時蔡合巹方三月年十有六嘗三
人之投繯於樓梁也蔡忽下姑顧之曰有悔心耶對
曰嫂當居左雖倉卒毋失序于是請姑居中溫左蔡
右而縊死魏禮曰嗚呼一門三烈盛矣哉師旦亦祝
髮爲僧方城破日節烈婦不知姓名者何可數有婦
兵掠于舟乘間奮身投江水中乍浮乍沒兵以撑船
篙鑿破其頭腦出血流滿江悲夫可勝道哉

論曰邑貴人鄉里長者節操婦多有矣見邑志不其錄也舊志載宋崔與之遊嶺南交與之裔孫南海舉人崔振振曰吾子鄉人也吾祖固自虔化來者禮考宋史不言與之寧都人意徙南海久故亦弗錄禮先君子天民弱冠而孤以存友仁義特立於時崇禎間再徵聘未就甲申之變痛哭倡義師不果其後翦髮為頭陀憂憤以卒四方士稱曰魏徵君或謂內舉不避親徵君宜附傳禮不敢也以俟鄉君子論定焉

叔兄曰前論寫僻地名賢不著之意繚繞纏綿後

論自道傳中所闕甚模易諸傳自胡給事以前多采舊志以後自闢機軸多生氣矣要之前後相間處斐然成文

邱邦士曰傳本欲彰前賢而其辭則章妥句適無一語涉浮溢之氣想見古者董孤南史列國皆有而今府縣志書未足盡據區區山野中人尚有遺直也〇此文之勝在古質樸實之氣著乎行格昔人謂左氏失之誣即其文當亦失之豔而富也

○○揭衷熙揭暄傳

揭衷熙字靜叔廣昌人以博學著述為當時鉅公所稱有天書兵書性書藏于家丙戌版授推官同友人護餉道經白水鎮遇寇掠其貲裝中有識衷熙者縱之去獨執其友衷熙既行里許復還憤然謂賊曰與吾友同辦國事吾義不獨生若釋吾友因善不爾寧殺我賊怒起殺左衷熙大呼以身扞之遂并殺衷熙妻萬知書有知畧聞賊質衷熙將要盟其子因親率壯丁數十人持刃槊火器舁竹筏夜抵賊所掘骸

順流疾歸賊聞追不及遂奪氣其子暄時奉檄督兵瑞金未聞其難

衷熙既遇害暄枕戈泣血日夜圖所以報讐計自出賊急走險暄用諜者間之賊疑不自安暄日用金錢無算于是賊左右有反為暄用者凡所向必告一賊逸出為所獲懸父像磔而生祭之已而獲賊首之父與之言曰若能致其子吾活汝遂禽賊首聚親族故舊哭拜于墓曰暄不孝使父銜寃地下今讐在斯讐在斯敢以薦父之靈起手戮之啖其肉遂釋其父是

日也袁熙適大

論曰袁熙非久要友徒以同國事不肯獨生焉暄既
獲讐人父不能隱忍必速殺之自快則其讐必不可
得夫讐吾讐也父則亦人父吾不忍吾父而忍人之
父乎孝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予于友人處見袁熙
暄事因錄而論之暄嘗過寧都爲予言客兵數駐里
欲爲報暄懼仙及寧遲久手縛致賊云

叔兄曰筆力崛彊論報讐處義最精

〇〇王母蕭夫人紀事

嘗讀趙世家欵程嬰公孫杵臼之難然左氏內外傳
皆弗載亦弗見他書太史公何從而得斯二人也夫
使趙實無此二人者世有其義不必不有其事與其
人矣今予觀蕭夫人事而得之夫人歸王君克承時
元配徐夫人遺子潔始九齡夫人鞠之過所生及王
君南出潔十四齡夫人產源始三齡夫人教潔潔以
成立潔教源源視兄如嚴師兄弟砥志修行夫人益
爲[illegible]子兄弟之際難言矣出一母之腹或秒

忽相牴牾終身成仇隙自其上世群覽之賢兩人竭
至誠晚乃得子其母而潔源在孩幼時夫人能使之
一無忌諱如此夫人病潔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卒
哭踊盡節每夜半兄弟嗚嗚對泣哀感行路幾于滅
性夫人爲不死矣方王君之孑身南行也棄妻子而
不顧夫道也父道也然巢既覆生事日落外侮內患
交至夫人以一身任之又買舟越數千里挈兩稚子
歸王君于淮陰爲其女畢姻亭魏生曰此非獨其志
之難乃亦其才之難也夫人達淮時乙未八月二十

有二日其卒也爲丙申是月日先是王淮潔力沈膩用酒酒半大人怓然曰予數年來神盡心竭予殆將死矣王是日果卒將卒屬二子守義弗仕而懇懇以潔婚爲言其婚資亦有成算乃一若事竟而定爲王卒之日然者先甲申三月十九日王君繼室魏夫人値闖賊之變死于井魏生曰嗚呼魏夫人見其義不遑其難公孫杵臼之義也蕭夫人教其子而歸之王君以死程嬰之義也于是乙巳三月十九日昧爽輿疾肅北面稽首畢慟及魏夫人死之日而讀潔所撰蕭夫人乞言遂紀其事

邱邦士曰此文如累石作山能使巖岫嶙嶸横簇錯落而出殊多佳境

叔兄冰叔曰格力沈悍淡嚴而不羈

陰宜登傳

陰宜登字爾先小字應壽福建寧化人也生七日而孤三歲喪母爲人偉身幹軀長尺有二寸甲申國變宜登慟哭曰皇帝勵精圖治今忽蒴弑于流賊宰土哀憤壯夫盡死力猶足復讎再定欲號召往赴難會姊子巫淩漢從廣東來舉其名于閣部何吾騶宜登遂疾馳見之吾騶庸鄙而貪嘆曰此行尸耳豈足立事遂辭歸謂家人曰寇深矣肘腋之下可虞也遂出金製矢碁磨厲戈戟以須不數月長關果變作坊人以其先識也推爲匯長守禦悉當機及鼎革初宜登竊嘆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遂廣糴穀藏之明年適蜂起米斗直千錢宜登遂發所藏粟分給飢者是時薛家坊飢尤甚宜登遂籍其戶口普給之粟復就東郊龍門庵施粥遂立三廠男女老少各異所命子弟十餘人供事益欲其以禮食飢者也或曰此鄉里善人毋庸傳夫傳之必有奇偉非常之行者曰然然三代以下養民之政熄使凡邑之人皆若宜登之爲道無溝瘠是[illegible]見于今也推而言之其利博矣宜

登友人吳忠五謂宜登之子燮理曰爾先故多力补
同觀競渡水驟漲洶船維解將橫觸石橋勢猛迅子
急呼曰舟敗矣爾先仰臥舟中以一臂枝杜舟回獲
免常見人舁巨石不前披而貴諸村口

論曰宜登義決有膽識不克侍父母能自立難矣哉
幼嫺方矢技擊讀紀效新書慕戚少保之爲人而于
國變時知大義爲可尚也子燮理樹志行敦尚詩書
亦能任事有父風燮理予門人也故予得傳宜登燮
理言父將卒戒其兄燮天曰某某吾所任汝則不能

任之必敗事卒之日弔客甚衆有不識姓名者詢之
不答皆曰令先君遺愛弗可忘嗚呼豈易致哉

黃忍庵曰起伏照應處處緊密簡率中逾見其經
營慘淡

許母傳

許母檄之欽縣人出歙睢汪氏文學許維藏妻極友
也生而端淑通孝經女史寧極幼知名優于學行者
第子錄者徧江南北耕硯田以養親娶其蔆冶卒歲
而一歲中時二人之饑飽寒暑皆措什覆畜稚子迎
師教之饋遺外內親串皆於母焉是賴詩曰無非無
儀益言坤德不外耀也女婦而無才則內政何由理
相夫子之道何由設施其所稱女士者又何以云哉
且夫婦人之效覩其子而克見也方母之爲婺年四

十於是子仲十四齡任十一齡佐七齡咸爲髫齔之
孤欣家道日益困當是時舅與夫同膺鄉試夫病中
道返舅遂獨往母盡斥簪珥供醫藥不解帶者累月
無效而夫竟歸慟其子成易簀狀一月亦卒殯未闔
姑又卒凡三遭閔喪其儀制及四方來弔唁之資皆
母經緯之不愆於禮內外稱賢焉母以三喪在堂且
竭力營淺葬族之豪點者謀奪其地訟諸官族長老
曰一寡婦撫弱子遭家多難且貧克歷歷舉其事無
大雖丈夫稱才能者亦難爲矣乃相率疏其事於官

遂得白于是母命三子曰汝家世世事詩書願人代不乏今貧躓若此家人生業安可廢也介操鹽筴于淮南今長子仲補國學弟子員博學能文疎財喜持義淮之人願交焉仲子任授州司馬醇雅工詩季子佐挾策走四方黽勉以承親志三子咸遵母訓不妄交喜與海內賢人君子遊佼然足自表見遂迎母居儀真就孝養年五十八而卒仲子任嘗操筴于江西之蓼洲故與予兄弟交言母自稱未亡人斷葷血茹蔬以終老其遷居儀真時族姓之僑處蜀嶺江濱間

咸則其懿範稱女師焉初寧極食餼于學母曰餼廩雖微然國家優士盛典也顧吾家孝無憂饘粥爲請于舅氏遂分其半以給族里之貧者嗚呼母如是是可以傳矣先是任請母傳于先兄叔子既諾之矣無何先兄下世任鬱鬱者累年今春予有江南之役過蓼洲仲子曰見君猶見叔子也請續叔子之諾成母傳情辭恒摯予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于是維舟江岸就其僑廬而傳之

論曰世言四十不爲節此旌表律例也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盡律之法有經而禮之情無窮其義一也傳稱死節易保孤難母畢夫未畢之緒教子成立不旣爲其難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故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然則必以奇烈之行駭聞見爲尚者豈其然哉

先叔兄紀略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弟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爲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凝叔號裕齋欲自進于寬裕也宗派曰際昌丁亥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二夭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爲人形幹修頎目光奕奕射人少孱善病參朮不去口往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紿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

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則攖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喈古論史斷斷見識議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謝公于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姻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下末坐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怠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懌伯兄目及之日吾儕寧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子跪請乃誠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爲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間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蔣狀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俛霽顏論古今夜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罕有隕越先生與

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恒謙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廹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當是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策迨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曾公應遴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

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學教授弟子著録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獨憂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邑人傚効之得免寇擾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菴士望亦于是歲來初于鄉人有主躬菴家者躬菴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于鄉人曰則莫若吾寧都矣山砦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菴果至主其家寅吾爺並躬菴日日從門外過于兄弟嘗目送

之相語曰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翼日躬菴復經過于兄弟遂下階揖躬菴曰子何為者躬菴語以故且曰為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爺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菴慨然曰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于是躬菴遂急行迎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攜儷俱來何如曰甚善至則林确齋時益也躬菴舟至河于先生方靧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髭鬚走迎之延任于家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是時易堂

九人李咸齋騰蛟彭躬菴士望邱邦士維屏林确齋時益魏善伯祥魏冰叔禧彭中叔任曾青藜燦魏和公禮寧都居贛上游地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仆孤不能自存先生則撫教安業之爲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法言巽語涵濡漸漬蘄其改而後即安己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即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菴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壻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辯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

亦然卒委之群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刻木者或即行剷易子弟無恒父師往僧無可公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捌然割席勿少恤前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謂交業師楊治文先生也諱文彩號一水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接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傾交之聞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稱先生有古

宰相才度惜乎齎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
徵其用矣而彌齋亦嘗曰房玄齡不以己長格物魏
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先生
批郤導窾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鄴侯焉或問其
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
相貫浹然後言之戊辰用嚴公沆余公國柱李公宗
孔薦舉博學宏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
七日從無錫赴維楊故人約舟至儀真忽發心氣病
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

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
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游
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其不惋惜焉生于明
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
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爲嗣
娶賴氏（其父名韋字子茲）先生于門人中最親善者是時禮
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儆先生之門人賴韋
偕行扶櫬歸合壟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鼎旁所著
有古文集二十二卷日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

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于世制藝若干卷及
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于經
史益于世務不欲爲紆徐窅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
其于制藝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
一策寘行篋中武進鄒程邨祗謨見之嘖曰今乃有
如是文乎于是携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
兄弟文得以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邨始也茲握
筆勉書情緒荒落述焉弗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
以欺先兄禮往吝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

叔子年譜尚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畧見於地
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
功績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
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
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
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子夜于時
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
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後能任者各憮然罷而伯兄竟
先逝矣嗚呼痛哉未知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季

弟覲枝淚紀下

當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御謝視女祭
奠或妨得以行狀廣乞銘傳不孝等謹勉從命故
兩先兄皆不敢請乞
大人先生之言以為光寵其或　垂賜收錄者則存
亾均感不朽　附識

魏季子文集卷十六目

雜著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六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雜著

○祭陳將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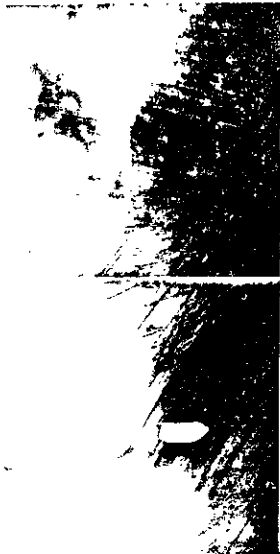
嗚呼以君之忠勇而竟死於小邑窮山之間也豈不惜哉君內爲總戎許公之心膂外爲同僚之手足威名遠著於江閩而近爲吾郡吾邑之豚鄣而遂如是以死豈不惜哉向者禮買舟訪許公暨君値許公他出獨得見君相與握手深談君設杯酒嘉殽爲禮下榻於東廂忽忽如昨日事禮草野書生然聞天下豪傑往往裹糧千里願與結友而況近在三百里之間方期與君深交長藉君佐許公以扞禦吾郡吾邑而不意其遽如是以死此禮所以不避交淺之嫌聞變奔赴而盡一哭於君之靈也昔金末有忠孝總領陳和尚者嘗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動天下及鈞州破和尚自出言姓名於大將蓋不欲泯泯以死也大將勒其降不屈見殺大將義之酬以馬湩祝曰好男

子他日再生當會我得之君以公勇爭先死以救同
像之難深入死死誠甚義而禮等獨惜君於小邑窮
山之間作如是死也禮聞之生而為豪傑者死必有
英靈嗚呼陳君有知尚其來聽而鑒此觴耶
伯兄曰明白處有含蓄疎直處多婉轉而婉轉處
乃特淋漓情旨全在數而竟死遂如是以死處○
引祝陳和尚語正好

○外祖遷葬述
外祖貞我曾公崇禎庚午年八月葬長樂里龍須村
竈坑仲舅遜望公於壬午年閏十一月葬公墓右惟
公實生吾母母生際瑞禧禮三人公家世忠厚孝友
公歿後仲舅奉伯舅如嚴父仲舅卒伯舅哀痛悲鬱
火上嘗面赤外人竊議其飲酒也歎息之聲晝夜不
絕未踰年竟以憂死而丙戌間外兄師詩負祖母避
兵行不及遂為亂兵所傷病創死庚寅城破舉家被
掠際瑞奉母命百計營贖得外弟師誠及姪先扶歸

董為取婦則皆相繼病亾外祖後遂絕悲夫鄉里君
子咸謂天道有悔而際瑞兄弟自失恃以來渭陽之
情愬焉無托念此往往痛廹於心也於是瑞等於祖
禰祭例內敕子孫每歲清明上外祖家墳墓世世勿
懈又為立親支先懋為嗣然瑞等覩龍須墓山土悖
惡徑險廹艱於拜掃懼一世之後輒漸廢弛議改葬
近郡及開壙驗骨果惡因具費命先懋奉遺骸遷葬
於歸仁里下羅坪乙山辛向祖墳之旁公生歿世次
不更識即以竈坑之石內諸壙是役也禮適董事敢

次始末用告後人公諱同邑謝公於教授仲則誌先
子撰汪子季冬葬之日外孫魏禮百拜述

○○代贛州彈盜

聞之范蠡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事未至而豫防物未須而先備況今盜賊充斥百姓流離分兵屯剿則兵勢而餉費官府煩於調發殘民困於輸將某奉令征剿各賊仰藉威德所在奏捷然賊衆叵測兵至則散兵退復聚勢須各處分兵駐防以有限之兵應無窮之賊似非長計愚謂可久行而無弊者莫如團練鄉兵自爲戰守每鄉立練長正副二人須合鄉公舉有才力而爲衆所信服者官與

委帖免其雜項徭役令鄉衆各置火炮器械定期操習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如漢充國唐府兵之遺意要令各鄉聯絡互相救助於高敞處各設烽墩賊來日則舉烽夜則放炮爲號約炮聲相聞處爲一聯或有兩鄉遼遠烽炮不及聞見者量於既脫處別立亭障設人守候仍立烽炮以相傳通自近郛之村爲始某村起至某村止起村一炮二村二炮遞增至止處若過上一旗二炮莒舉日之類如賊到起一村本村放一炮各村次第放一炮（賊到二村則本村各村俱）放二炮雖首村

亦放一炮至所轄界內而止若村落繁多則以所近數村（合爲一村炮限其他轄閧警者雖不在赴救之例亦須戒嚴以防衛矣倚勢勦截）奮勇有功者官給花紅獎賞懦怯不前及觀望不救應者各輕重治罪有司平日考其勤惰而賞罰之上官後者察有司而總其成叅入黜陟之科倘賊勢浩大鄉兵不能制方許來請官兵蓋團練鄉兵其利有八賊多閩廣人及本地脅從者地多叢山峻嶺深篁茂箐其人習於險阻走跳便易利步不利騎鄉兵熟於路徑險捷如賊足相制一也鄉兵父母妻子田屋器用皆在此方雖是爲官殺賊而自保身家之心更不容緩勇氣自倍二也近鄉皆其姻親朋友赴救必急三也人相熟習奸僞易知和氣易合所謂晝戰日相視夜戰聲相知四也年歲豐稔殺有餘積一年不收倘可支持倘兵寇不息田必荒蕪糧食乏絶新盜又生若團練鄉兵可各安生業耕穫以時保守籽粒新舊續接古人云但使餓有麥飯冬有敝絮雖驅之爲盜且不肯五也省官兵調發之煩得以固守城圉六也省運輸之費百姓寳可休息七也相救如率然內外

須爲犄角八也是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矣又有未然之防須當及早處分則事半而功倍去害而就利者某鎮屯墾礦地爲日已久部兵滿萬近來屢著勞績然其部人多閩廣及本地投入者習走險隘亦足制賊今朝廷寵以名爵調其進征部衆未能盡行且聞不欲行者甚衆現在紛紛逃入山藪倘某鎮既行所恃惟在城之兵而其不欲去者無所歸統勢必流入諸賊彼居巔日久事機虛實皆所諳知又曾常經戰陳比於他賊深爲可慮乞密與某鎮商議假以美辭將其不隨行屯田兵官擇其有才勇者給與委牌統領餘衆仍暫居原地屯田聽調協征官兵須應募者即選其人應募須補伍者即以其人補伍如此則不惟無增寇之害而且有增兵之益郡城有呼應之靈黎民受安息之澤此曲突徙薪所宜豫計者也

叔兄曰詳切未然之防尤爲有見

祭伯兄文

嗚呼吾伯兄眞如是死矣痛哉伯兄以濟物利人之急罹此慘毒吾不得不怨天尤人矣顧安能登亂賊之人揕其胸而刳心以祭也嗚呼吾號呼終不可得而聞矣吾與伯兄數十年無間之兄弟竟如是已矣痛哉痛哉以伯兄之靈爽其必有知必棲神於墓廬而夢寐以相通吾他日死亦必不背冢脉而無知當祀伯兄謂吾兄弟三人再世當復爲兄弟禮以宿祇之身累年勞擾辛苦鬚白齒搖心神耗傾伯兄旣舍我而去吾亦豈能久視息於人間再世之約其不遠矣

嗚呼今茲酒漿空陳殽核在䭾吾淚承了得與吾伯兄同坐而同食矣能不痛哉能不痛哉

叔兄曰通篇體用矣字促節急響如見氣竭聲盡之時

祭兄子文

哀哉天乎慘至於此乎二十一日之中汝復痛父相繼以亾身乎其何以生爲乎當汝病漸篤予日夕叩首於祖考與伯兄之前願以衰軀代汝命不可得願以予衰齡二年延汝一年得四五年或二三年乃吾祖考伯兄皆不予聽竟奪汝去哀哉與士子逢永與汝隔矣哀哉汝之孤長者甫九歲最幼者方在乳哺煢煢無怙予又脇氣攻作病疾萌芽行恐病且死思當保身佐叔父以視汝孤臣植門祚而叔父方遠客江表未歸予之一身義不得死且不得病矣即哀汝之情有不能盡也然我在汝可無慮吾伯兄與汝寃爹之謀汝孤教養之責予自尸之而汝之靈爽得依父母於九原諧汝之本志汝宜無憾所愁苦者亡游祜之身也且汝童幼能習事予侍粥委世事於汝得以休吾餘年汝死我縱不死行當窮年矻矻老而不得休息肩果在何時乎哀哉與士汝其負不予顧耶

嗚呼二主在筵三稚子在旁雖使鐵作心肝誰能不睹此驚號不痛絕乎嗚呼白日無光蒼天不仁殽酒

只陳我心如焚汝尚彷彿其來歆乎哀哉痛哉
卯邦士曰只說家事處分千萬哀痛俱在其內矣

○鄭善人頌

善人居來安之東鎮以孝友稱凡鄰曲爭訟善人推方解息好修橋梁輯道路周䘏貧乏焚貸券以寬孤苦若無年則盡散積粟與錢以濟人饑雖至屢空豁如也性喜讀書遊眺山水間吟詠哀然成帙至今年七十皆不倦而斷葷血且十許年然絕不誦佛經事佛以覬覦怵惕於禍福曰吾秖惜吾福耳予得之君仲子攻言如此魏季子曰世之忍嗜欲枯槁其腸胃者率為佞佛求不可知之福施僧作佛事即累千百金勿恤遇人之流離困苦者即毫釐不肯一引手甚至鍥薄悖醜攫他人財以修佛事為有福然則佛豈好佞右訣姦闇如武三思之流者與而善人則不然予與氏曰所適窮之者得我齊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竊以為過矣以今觀之蓋君子也善人號霖簑為之頌曰

天生賢子使敎不賢天富是子使惠顚連豈繫偏愛天受其衍自賢自富是謂過天我觀善人不殖不豐爾賢爾富思與人同為善最樂樂也融融矍鑠老夫

瀟灑詩倘坐彼八石灘南八公天之與之有秩其倫
目攸好德四子十孫如在陽樹紅紫敷紛爲我謂翁
且高其門爲我謂人胡不思存

彭躬庵曰議論熱簇須瀟灑中名言傑出最佳

○○家譜則例

禮既重修家譜竟乃爲之則例補其闕芟其浮繁明勸懲因革之係取易於通曉質而可行者或曰無乃不文乎曰夫惟必以文而後謂之文者其不文也甚矣廊廟之軒冕黼黻儒生之被服耕者襏襫而荷鉏椎髻衣短後之衣山人草服木冠皆天地自然之文如必次耕者之衣以黼錦山人繡袷而華組見者且怪駭而非笑之是尙得爲文乎夫舉族之子豈皆能文者也不能文者而示之文是猶使與異國人語重

數譯不可得通重於事也多矣故曰辭尙體要予嘗竊疑乎殷盤周誥之辭聱牙詰曲雖宿學儒者非蒐簡六義之書有不能盡通其說而況編戶之民乎豈三代之民鮮有不湊曉于文義者且聖賢亦何爲而設是辭耶或曰其方言也予滋惑也愚竊惟家譜族所必不能廢譜存管纛以備稟取或曰然則子之則例盡善乎曰非敢然也如婦翁不書名字將使後世不知遠祖之外家爲誰何是則子譜之闕失者類如此

一上遡本源　世譜博引古今名系無考徒以牽附
貽笑吾魏氏由廣昌來寧都者自始祖祥公而遠
祖鶴山公諱了翁至祥公不過七世而始開廣昌族
之祖即鶴山公之次子遠四公也祥祖之祖父墳
墓皆在廣昌雖系號卒葬詳載廣昌舊譜而一脈
相承寧之子姓分應祭掃者固不容不詳述也茲
以廣昌老祖系傳墓田載于譜首始鶴山公迄宣
明公始祖祥公之父世數昭然自此以上不敢妄附
一酌定譜式　世造譜者多倣歐蘇歐陽永叔依漢

年表蘇明允以禮太宗小宗爲次然歐陽法有諱
字官爵無生卒娶葬蘇法有諱有壽數卒日有住
有娶無葬所無女夫二法俱善而有未備今悉載
之補其無者　系倣歐式不用鉤曲之圖尋究稍
難宗派以九世爲一叙其無後而房次居前者照
派格書於一叙之尾二叙之首仍重書九世以相
聯屬乃各及其子孫　傳用直行冠某人第幾子
于格首故不詿行幾其本人名號生卒塋所及妻
妾子孫女夫姓名分註本人之下俱各紹房分由

長及幼一房書畢再書一房不以祠派尊卑爲列
房分即用祖派稱謂不別立名目取衆易知了思
毋稱仲尼準之先賢應無害義　毋頁邊旁註記
某房某派某事總收易于備閱開卷即得
一酌用小本　世譜例用大冊身經播遷始知不便
攜帶易於散失新城涂家寧及南豐日氏譜俱用
不常書本然易混雜他書今酌小大之中庶免二
患
一明揭譜例　凡某人傳首冠某人子者或順其叙

數或闕其叙數蓋以中有殤止者從衆所共呼之
行有編爲房分經久難變便相因仍取衆共知
巳故者書公書諱書妣書繼妣副妣止而有生卒
葬所妣者立傳無者只書于系及父傳之下各註
止字幼殤者雖有葬所亦不立傳只書于系及父
傳下附載葬所亦各註殤字　止而不應立傳其
人有行義足紀述者特爲傳載　墳不可考而舊
譜曾註其處所者書原葬墓聯某者正書派名以
合譜仍註其號以合碑　生卒共一帝者生載年

號干支卒只載干支若生卒各命者各載年號
生存者書派書名書妻及繼室側室婦無子而出
與經兵掠在他人所者不書與廟絕也出而有子
者不得不書書娶仍註出字子未娶者書聘非一
母者於父傳名下註其出出繼者于生父繼父傳
下各註系則註明于生父下若本人傳首則竟書
爲繼父之子女已嫁者書適未嫁書許字壻書姓
名婦書某氏
一譜憑親錄　老譜爲隆慶庚午年金章重修歷今

近二百年年遠人衆又經喪亂難以悉考茲合各
房各成草譜數傳詳刪再四考訂依例編入或有
知其脫誤處公爲蠲正
一改正同名　譜以祠派爲主凡一派之中有同名
者易於混淆今悉改正以弟讓兄若已故者既書
新改之名于正傳仍註舊名于其下曰舊某以合
墓石
一不錄緐文　族譜之要惟在明世次記生卒塋葬
足以永久無失而已若多載誌銘竊恐諛墓之文

事毋不實而子孫競欲揚厲其祖父遂至冗雜不
倫篇帙既多難於携帶文不雅馴取笑大方今誌
銘一槩不錄至於生卒葬地子孫及有可紀述之
事已詳本傳無取更贅又得以所省篇帙詳族譜
載要務如祭產里役義倉之類也
嚴鉏非種　禮戒亂宗律嚴冒姓非爲子孫爲祖
宗也或有血抱姊妹之子不同他人而養父業已
身故無後其子又素循謹奉葬祭者方得入譜仍
注養某姓某人之子爲子非如此者不聽若本族

有已子出養他姓者仍許注明於譜
一明示勸懲　族中有出財力上爲祠宗下爲子姓
者俱不沒其善如捐已財修祖墓直書某人重修
以產業送祠公用者書某人送出登其先人或本
人祔食辭祔食則須胙有念其功德推葬以祖墳
空穴者又於傳記之守節婦無子不能自存者出
公貲贍給以示勸也族大丁衆不無敗類之人或
有身爲不肖大喪廉耻凶逆犯分侵竇祭產盜葬
挖賣祖墓等事極重大者義當絕之於譜然子孫

無罪義應得載絕其人則後無所承今仍存其名削其生卒葬所稱謂（如已死不稱公）表字書法亦與衆異（今譜傳低衆人一字以示懲也）

開載公產　凡祭祀一壇首列祭位次祭貲次里役義倉膳學諸產皆詳載士名邸畝（坵段逐畝冊式坵角俱詳載）糧數租數及稅業等項本壇條約即各附其後使易於觀覽便於遵依至祭祀品物規則茲與時推移者故不具載（舊例首牲之外設餅果飲饌門子姓先享且恐庖人不慎雜處有於祭品不敬褻大今議革除即將者爲席數以添次日後餘之用）

一補載後至　今譜于六月入局八月鳩工起刻至十一月告成首尾數月中有增加新丁及各房後報者續入補傳其後報及查碑墳續入補墳

一碑眷刻派　近因修譜恐墳地不清公衆按墓編寫業已查出傳內失載墳數十塚入本傳訖（查墳之時公點若干人內名設簿一本令其按墓編寫須備載本人及立石子孫名字其有碑字稍不清者列注在右人共曾爲墓爲交管看收藏分下人共另將照人設簿兩本書編寫出前後對簿有查出前簿所未載者詳墳多寡公同前往之人號者如先法至三四次無遺失之墳矣）其有公墓只刻本人號氏墓只刻某氏並不又刻私名誠恐爲纖發及他子濫冒之墓混載本譜不使內有有嗣派者對查雖與各房草譜不合今亦一槩刻入補墳其頭墓詳載左右墳現存原查草簿以備稽考自後凡葬地者碑上必須刻祠派進於本人號上姓墓必須刻某人配某氏方可經久不混

一另編常冊　凡各壇祭祀神主位次稱號品物規則墳墓山名方向及子孫上墳或分或合事例俱另編一帙不槩載譜以便每年循例遵行不致臨期錯悞

一嚴行罰例　祭產所以奉祖宗里役所以供朝廷義倉所以厚子姓三者均爲要務至于里役尤屬重大一不得當則下累子孫上累祖宗今俱定有成法宜悉心共守時常依例查覈儻有侵犯諸條約內所明誡者公衆併力嚴罰勿使開端方足以保永久學田以礪讀書子孫總安永守祖宗德意（常年清明祭日公舉于姓二人晉收冬下清明祭租定例收租人辦本年冬祭及次年清明祭其次年祭田並糶亦係上年管收人以上年所收租穀完納現起但須一年公補此後永守現成資備輸賦重刑滿殺之弊若遲糶怠緩者重責練備註其名字出官追納祭祀不如期者合族子姓本祖

宗祠至緊公所加整不許者公衆經官治以滅祭不孝之罪但當收須合於公衆歷總驚實之人不得囑托狥情蒙點如管年尺有私事倩人代替者公衆只責成原點本人於終一年事務不得藉口代人致悞公事其所收印銀有私借與人無論本族外姓祠衆亦俱責成本人取足應用不聽別引他人支吾延欠如有此等衆議重罰庶足持久

本族微有贍里之田積待十年人事變遷毋糊清剛止收本年租稅以應則大有不給之憂予因修譜思求不敝善法爲創祭產之有餘及昔贍里田與族人義助之田合立義倉其有有里役而不能成義倉者爲蝎貲設法創立常年清明祭日公照歷練子姓二人管收里役義倉租稅每歲分兩季支工食銀各壬以給本甲遞年又計貯銀兩以納次年義倉田糧其餘貲至次年清明祭日照合祠現丁均派給散若值本甲現年經催例于承充之先年暫借義倉不散田租底稅悉留贍戶役費用

又循例向各佃轉批將此項錢糧[illegible]用合族公推誠實能幹子姓承充出官答應追徵照衆給與工食或擇募外姓亦可如承充人有侵蝕情弊及任事不終者合衆鳴官理論

凡本族有田糧之家任憑屯人本甲協議[illegible]役完糧一石者常年照衆量幇遞年工食若至現年里長經催募人工貲悉是祠衆給與其官中雜派雜費等項照時年用度多寡攤糧均派即祭糧仍照石平出切勿窘累寄糧子姓累以重任致生弊畏最爲嚴戒

一歲閱荒墓　河東及危画堂祖山附葬最多皆係祖宗一派之人相勸值年杰士於穀雨後一日巡視兩山見有未修草者即係子孫遠出及無後之墳爲之修草掛紙使奸狡之徒明知有人照料稽消占掘之念其雇人修草工貲取足祠中如有侵犯者即聞族衆協力清理兩山墳地不遠踐歷稍易既足慰同氣之荒魂亦足厚己身之福澤凡我族衆諒所樂行

一譜限定數　刊成總計合族共領若干部每板印若干隨即眼同劃去原板以杜私印散時編字號分給編定某字號某人領某刻一葉列於譜前更刻本人派名圖書每葉鈐縫印記以防冒領日久或有遺失及爲人掣去者一驗印記立辨眞僞又

每譜公置譜箱頒散易於護惜清明各持譜到祠經衆查閱汚損者有罰

一譜宜續修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所關不小今約族衆于每歲清明集祭時各報一年消長之數及諸事件各支置簿一本本支管年者詳爲載記及十年編成一草譜五十年續修一刻譜則皆耳目所及聞見爲功最易也

甘健齋曰邑乘家譜絕少善本予僅見徐文長會稽縣志李元仲寧化縣志三凡例極倘當吉

安脩尚其宁譜同修南豐合譜最爲詳要予爲家
譜頗竭心力稍得清劃及讀吾廬譜例始覺予
譜尚有未備嚴處如不錄繁文是也且有缺略
處如書無後者于一敘之尼及歲闕荒棻是也
此本可爲世造譜者法其中事例或有各族不
同者又在酌而定之而迴本源鉏非種與削懲
不肖尤爲要鍵于此牽附包荒則亦無取乎修
譜矣

告叔兄六十一歲文

嗚呼七十四甲子矣吾叔兄六十有一歲矣吾兄嘗有志斯年矣銜者嘗言之矣其言他有徵矣天下人日想望之矣今吾兄御世四年矣七十四甲子去十有三日矣嗚呼尚何言哉吾兄弟三人獨不肖者存矣不肖者存而兩兄蚤逝天道其可知矣嗣亓之與替其可知矣嗚呼尚何言哉禮之五十有一猶幸有叔兄存今則予煢一不肖者矣嗚呼叔兄已矣吾既有覡斯甲子矣覡吾兄之几筵而肴核酒漿徒陳矣拜而獻爵亦胡爲矣嗚呼今遂七十四甲子矣吾叔兄方六十一歲而舍我四年矣吾安得不顧瞻而心摧矣嗚呼尚何言哉

邱而康曰言中之蘊言外之旨繹而不窮

同堂祭彭躬菴友兄文

維年月友弟彭任邱維寧魏禮友姪李萲等謹致祭于躬菴彭先生而言曰嗚呼君之即世也吾易堂八人獨任禮二人存矣豈不悲哉方吾堂之肇啓也魏叔子聚諸子于翠微峰而君與林君确齋實泄方山子翁擴闡其志意于是朋友之道經世之學日以發皇其親善也如一父之子子弟無常父師迭于今四十年鮮所疑異益吾堂惟尚一眞視朋友如嚴師惴惴焉懼諸子之蹈瘝有過則怵惕不自安或爭辨義

理文字絕彼我之見率情衝口聲若鬬怒聽者多惶駭然吾堂之歡好無絲粟間也自故山變後儀驅離析歲不四五聚首而二十年來李咸齋魏伯子林确齋邱慢庵魏叔子相繼下世猶有吾三人存也而君又亡矣嗚呼吾儕子弟皆生也晚未嘗見吾堂聚處磐劇之日其何以爲觀摩乎君于吾堂中尤稱畏友能洗垢索瘢攻吾儕闕失吾儕亦藉以寡過而博聞明識洗發明暢更事多　句出後傑之論足以彰吾堂聲氣其獎誘後進爲薪火傳薪有時類而矢心世道此其大焉者也嗚呼任禮于君四十年兄弟之交也維寧相與講學論業比易堂交且姻亞也萲等皆同堂子弟嘗撰杖履承訓迪者也其能自已于情乎君之卒也任及萲等得親視含斂惟寧授徒寧都山中禮則以咯血疾養病瑞金時方劇兒子輩秘不以聞嗚呼在維寧禮者尤足悲也當東南變起吾儕削廉隅憂亂奔走一意務通達求適於用竊懼夫習而流而君時客荊南播遷隱約不與人間紛紜事嗚呼死者已矣蓋棺而論定矣吾堂之前死者皆有本末

可尋未死者其可不自惕而黽勉乎嗚呼君之靈其不爽耶猶冀君索吾儕過舉而夢寐以告之如生之日啓迪君後人及同堂子弟使毋失墜故以君之葬感往者而畧及吾堂終始焉夫死而悲者情之私也爲世道惜其人者義之公也吾將爲私乎哉君享年七十有四人情之私可無甚悲矣然而每讀前史予善人之沒輒掩卷累欷不自已而況于君之情乎嗚呼君之沒遂無君也吾儕又安得不悲哉君其鑒諸

祭李元慈文

嗚呼元慈才而多智測其胸懷未可一世學爲文章得古人意服膺慶歷師承勿替賴涓其決角立自期豈謂壯年倏而捐逝克其文學足樹旗幟天不慭成中道廢棄予于元慈烏能無畏予視元慈易堂子弟顧瞻其庭母老子稚噫唏悽涕使我心厲柩出造幽室未闕滌器潔牲方予爾祭不敢躬親遣兒陳致兀兀輀車洗瀾進睇

擬樊穀言時務

古之用兵相持久而取勝者莫不用牢緩之法以險出其不意孫子所謂批亢而擣虛也今兩軍之持於吳關棘泰之間而不決者幾二年矣彼習見吾之兵皆堂堂正正不苟邀利此正可設奇擣虛之時也彼勁兵盡在關棘泰三處而川北爲虛吾當用爲疑兵添置旗幟金鼓砦壁揚言增兵日至深溝高壘勿與之戰而陰選銳師偃旗息鼓潛會於山東之濰州計得十萬或七八萬人以五千橫出盧城據城屯守以

歷虎首而全師直趨鸞封鸞封可應弦下也然後以二萬五千人下光州留五千人守之以扼稽流之兵以二萬人從陸道趨臨賀量其强弱勿與爲戰不在速得以牽劫之而以數萬之師乘流直下玉壁辟吉棘門已破遇城勿攻遇野勿掠彼臨賀之兵方與吾陸師相關必不能遮吾舟師于前躡吾于後也臨賀賀則以下無堅壘重兵矣若更使左軍并力出銳師於臨右軍以舟師薄安陸雖不上岸即爲游船已足加此則玉壘可反掌而取棘門之敵日潰吾更有以

議全勢也

丙寅季春山居無事偶閱前史見樊毅所言有未盡當者因命題以課生徒遂自擬作書生紙上談兵亦聊以自娛耳

雪廣颺曰讀其言顯如黑白玩其旨隱如夜辟歷題筆致爲不可測論也

祭曾鑑齋文

嗚呼自君之卽世也吾由中至于城幾倀倀其無之矣古人云出門無所往動卽到君家有念四十年前日必聚首當月夕二三入坐城闉板橋上縱談世內外或大笑或咨嗟歎息或狂歌叱咤聲動雲霄稍離俶思憶胷中鮮第二義迫壯思折節以朋友古道相摩厲於是規過失商度云爲細至米鹽凌雜靡不盡懷雖妻子所不可告語者一無忌諱吾篤病君愛護如慈母輕薄子或肆浮言君弗之恤嗚呼君偏弱使氣故與人寡合而予子如是也吾豈敢忘哉今君卒既六年將歸窀穸吾適以遣幼女返故居歷往者與君談讌之地連夕皓月卿矚堦墀下宛然如非日事顧影徘徊不勝感慨而長歎也嗚呼朋友之道豈易言哉吾歷夫斯世蹤未之懼益覺覺矣思如君者豈易得其人然君悅節猶使予有不盡之言鬱鬱懷抱至于今茲吾又豈敢以死生之隔而忘之哉往歲與君猶論値君多違迕相見猝猝不暇道且冀尚有時日孰謂君之奄忽而予病不得親捧湯藥以報君以

盡其才能不悲哉嗚呼吾黨以古道始當以古道終昔乎札掛劍于徐君庾元規有追報亡友者予深以君之生隱忍未嘗盡言反乎初志爲恨足用媿君他日予與君相見猶嘗悉舉而痛言之也嗚呼君之子適年亦知自樹立數童子頗誠信爲執友所稱許觀其謀塟君竭心力以赴事克成禮君其可以少慰矣而喪具稍張衍吾未得止不知將有違于君之夙心吾亦與有過焉否也然君之體魄既得其藏其亦可以自安而靈斯喜矣嗚呼去者日以疎閒眞顏之歌

臨君之穴悲當如何也

告先妣九十一歲文

噫嘻我妣甫九十一世之存者指有可屈慈母棄兒五十有九兒今斯年覽瀝卮酒慈母慈兒異于常子望兒生孫願兒不死兒廿六七死疾弗瘳不夏身痾惟兒是憂今兒五九逾父兒壽式長三孫妣升遐後厥有四世亦維四人兒率獻觴秩然前陳妣顧之喜兒心孔悲憐此諸稚未及慈幃記妣彌留婦適孕徵欽欽慈占生女亦好天譴不孝考妣蚤世卅四三年奪我怙恃禮生三子曰傚儼侃侃後千穗琴書學纂

曰桂曰楝孫傑之胤曰齊曰基傚儼之震專注兒孫我妣爾心闓告庶歆惠然斯臨

引

諸子世傚從余學古文十年得可觀者四十餘篇丁巳暮春余之秣陵傚送余顏江欲以其文請正於世之大人先生更爲删定若干首舟中無事嘗與論吾兄弟及兄子世傑之文傚因請曰傚其何如余指江中灘石謂之曰汝文其似此矣傚性狷急勇於事其爲文筆氣亦頗肖吾廬特展拓少耳當其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故其他日可造而至也傚生二十

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吾兄弟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揚可聽相詫爲英物今忽忽便二十有三所成僅至於是此失學之過也吾廬幼號遲鈍年十九始好學五年而幾於成豈非專銳與勺庭老人書

魏昭士文集總目

傳
卷十
雜著

魏昭士文集卷十目

論

魏昭士文集卷之一

論

勺庭伯父評點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魯隱公宋宣公曹子臧吳季札讓國論

古今人君父子兄弟弑逆之禍多出於爭立故讓國爲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君僅有能讓者是以目夷衛郢之流高於當世而其大著者又有四人焉魯之隱也宋之宣也曹子臧吳季札也雖然有當義不當義焉夫隱之讓桓後世不見稱於讓國

之列者未得其道也桓公長而隱欲讓當宜示其意使國人莫不知則翬必無殺桓之請而已亦可以免於弒僇之禍矣若夫宋宣則有不同者豈公以穆公賢於其子而讓之可謂能讓賢矣穆公以兄命居其位則如季歷之嗣位而不辭其後雖有公子馮之爭亦華督之亂適逢其會耳豈若夫季札之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者比是烏足以咎宣公哉方季札之辭國也曰札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則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

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而曹君既已爲君吾因國人之不願而居其位是奪之也是與臣民以廢立之權也彼子臧之讓義也故曰讓國雖賢必求其實義者而後可也

筆亦清健此做十三歲作未能展拓姑爲錄之

鄭

春秋之世鄭罷於奔命幾不保其社稷其故在國中原而介晉楚之交然鄭所以不卒滅者亦在是當時晉楚之君世世皆欲并鄭而其勢有所不能盡晉不肯以與楚楚亦不肯以與晉是以晉師伐鄭則楚救楚師伐鄭則晉救鄭得以保其社稷而不至如江黃虞虢之終滅於晉楚且鄭自武公以來莊厲之世其致毒於諸侯何國蔑有及其衰弱四方諸侯誰不欲致力以報鄭而不能者則亦以晉楚之强方貪鄭而

不能有其孰敢與之爭哉而鄭亦以此危懼致孜然增修國政以自抗於强大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嗚呼多難興邦自古而然人亦審所以自處哉

特見未歸到危懼自全尤爲有指

富辰論

能諫之臣在乎先事事勢既成而後諫則非有賢明之君不能聽也周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之是矣然使辰果能諫則當在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何則周室東遷數十年列國諸侯無親於鄭者繻葛之役可見矣且傳有之曰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奔虢而鄭納之其功莫大鄭屢有功於王室而無報反為衛請滑其執二子也雖鄭之不臣而王室實開其釁也嗚呼辰能諫於此時則鄭不至於失臣王不至於失君狄師可以無出而叔帶之禍可不作矣惜哉

名論

齊人殲於遂論

甚矣人之不可狎讐也狎讐則必敗而尤不可以首結怨犯是二者而欲以成事難矣昔者齊桓公求霸會諸侯於北杏遂雖不至聲辭以責之可矣何遽至滅國哉春秋書齊師滅遂遂非滅亾之罪則首結怨者齊也其後戍卒飲遂人之酒以盡殲於遂是二敗者齊實兼之而吾又因以歎遂人之忠也春秋時強大侵凌小國橫見夷滅者不可勝數卒未聞有報怨雪耻之舉今遂既為齊有而因氏之四族卒以殺齊戍士此其人固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者然而桓公不能嚴其軍令使軍士狎於讐食冒於酒以至亾師傳曰讐不可邇是以閽人弒餘祭於舟邴歜閻職實殺懿公豈非狎讐之明驗哉而宋長萬鄭伯有則其禍敗又莫不由於酒嗚呼遂人之殲齊師其與自殲何以異乎桓公欲服外故討北杏之不會而乃內喪其師爲務遠畧而忽近圖者可不知所戒哉

筆勁而能錯綜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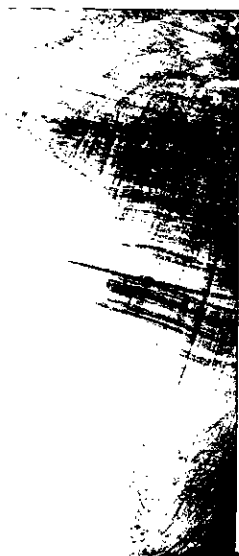
晉申生重耳衛汲壽宋太子痤楚太子建漢戾太子論

傳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孝子之全而聖人之公理也故爲人子者不幸而遭大故身死而能免父於惡死之可也其非然者則必有道以處此吾讀史春秋而下得數人焉於晉則有申生重耳衛有汲壽宋有痤楚有建漢有戾太子夫汲壽申生之死子固無所取何者以其可以亡而不亡也當驪姬之譖出曲沃伐皋落此時使潔身以去固伯夷泰伯之義而申

生晏然坐待禍成以即於死且其言曰我辭姬必有罪則獻公之昏淫猶辭說所能悟而故忍昬就死以成其父之惡亦何爲者汲奉父命使齊聞壽子之告當翻然變計顧乃堅執小義陷壽以死夫汲亡則壽不死壽不死則衛不至於滅然壽實可以無死壽死而汲不能獨生矣謂壽之陷汲於死可也汲壽死而衛不可以立國矣吾故以爲申生汲壽之死折其自取并同於舜之執而見四出于不得已而死者然使痤可幸免則戾太子之事痤必爲之有餘何則巫蠱之起戾太子稱兵相向雖曰討賊而其心實不可問痤之誣略與戾太子同但其發也遽辭不及察而已左氏謂痤貌美而心狠吾故曰痤得兵猶有以知其必爲戾太子也故夫申生汲壽之死雖未合於義而以較戾太子則其心之相去倍萬矣或者曰子既不與夫死者則楚建之闘難而奔宋子其取諸曰楚建之禍蓋亦有類於衛汲而建獨能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獨其出奔而後於君父之際漠然無闘豈所謂獨善其身者與曰然則子將何取曰其晉公

子重耳乎申生既死寺人披以公命伐蒲重耳踰垣而奔翟又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也是其初既不同於申生汲壽之忍隱以就死又不同於戾太子之稱兵及乎獻公卒奚齊卓子死惠懷無親而民棄之晉之亡也可計日而待文公一入遂霸諸侯匡天下晉宗祖賴以復振其視建之自潔其身置君國而不問者抑又遠矣予故謂臣子不幸而遭大故其當以晉文公爲法也吾因是有感焉獻公烝於夷姜而生申生宣公烝於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

夫二國之君身屢會獻之行敗倫亂禮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也於是使之自相殘賊以亂亾其國家嗚呼人亦何爲而爲二國之君也哉

持義平允而數人離合單複穿插處有法有致如蛺蝶穿花隱見不常

里克伍奢論

魏世傚曰嗚呼晉將亂而殺申生楚將亡而逐子建獻公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死里克實殺之子建之亾伍奢實速之予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長太息也或者曰往子之論里克也謂其三何不出不能力爭以坐成驪姬之謀而奢也異是何予過之淡也曰其所以異者蓋即其所以同者也其不明於諫君之術一也獻公之心昏而懦平王之性忍而狠忍而狠者固非盛氣力爭所能回而昏懦者巽言婉容又不可以悟夫獻公入驪姬二五之讒其欲廢申生而立奚齊久矣卒遲回而不敢斷及獻胙毒發猶未嘗涵言以誅太子然則里克當日不中立而强諫力爭則申生可以不廢豈若夫平王者取子婦而不恥殺無罪之太子而不憫爲悍然無所顧哉然猶揚違命以遣太子猶且婉辭而不罪故又知平王者可以巽入而不可以激怒者也吾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平王克能如伍奢猛烈之氣以道折獻公則必將兩有所濟而惜夫其反是吾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

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忠猛者固不失爲賢臣而持之或偏則亦足以伐身而僨事奢之所以隕其身者忠猛之過也其後子胥以强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夫

有見○兩人牽綴處頗合古法末段單論伍奢尤好

子產不禦寇論

古未有寇至而不禦者不禦寇自子產之於楚師始今夫楚奮其師武以伐鄭如猛虎暴然逼人雖操尺箠而猶思奮未有爲國寇至而不禦者也然則子產不禦楚何居曰是役也非康王意迫於許靈公之請不得已而出師也靈公以函氏之敗如楚曰師不興孤不歸矣遂卒於楚楚子憫焉而爲之出師子產知其必不爲害無害而禦之則徒以罷民而啓大國之忿是所謂不能搏虎而徒拜其鬚者也鄭之多事必

自此始故楚子伐鄭入南里以求名於諸侯而已宋華元殺申舟莊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憤怒疾威有滅此朝食之勢故宋雖爨骸食子不得不悉力以禦而此非其情也然則晉伐鄭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非不禦寇與曰子產不禦非不禦也不禦於外而必戒嚴武備於其內有以待之故楚終不敢入鄭不然楚人剽悍乘其無備而攻之幾何其不爲盜之見鼓也哉是故鄭之不禦守而不戰者也鄭之不禦不戰且不守

者也昔曰有備無患傳曰無備必敗嘗忘者其可輕
言不禦乎哉

不禦寇說得員而確文直徙而有波瀾

子產不禳火論

昔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斝玉瓚鄭可以免子產不與而鄭火既而又言之子
產復不與鄭亦不火魏世傚曰嗚呼使天災而可以
斝瓚禳彼國君豈無王者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
矣夫災變之來不德之所致天所以示警戒也而君
子禳之者蓋有本焉夫豈寶玉之謂乎城濮之役子
玉不以瓊弁玉纓與河神遂至喪師不旋踵而身死
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禜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
王弗禜遂卒人皆以爲此不禳之過然使子玉不與
河神而能畏天恤民訓飭軍旅則必不至敗若剛而
無禮雖以弁纓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死昭
王禜之疾未必能移而徒求乎不如大道之諂而已
矣且夫用寶玉而可以免焉者其必非正神也世貪
墨之吏不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惟納賄於己者是
右則廉吏且不肯爲而況神者爲之乎子產惟以定
民志修戒備之爲務靜以待之而不爲多言所亂蓋
所謂知本者也夫自古聖王未嘗廢禳災而子產必

不之聽亦足以為不務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
矣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嗚呼非無鬼神也而民義
是務此智者之事也

正論能旁側以暢之

東房伯父曰雜証處格致可掬

衛甯喜弒君論

衛獻公無道孫林父甯殖出之而立剽殖將死命其子喜曰必復君嗚呼獻公其可以徙復乎哉夫復獻公則必弒剽弒剽則不臣之罪復見於喜而[illegible][illegible]只掩殖於過當喜之聞命也使能涕泣辭曰不可使父子重獲罪於兩君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則殖必悟既終不獲辭則廢命可也屈到嗜芰有遺命而屈建去之魏武子欲殉嬖妾而魏顆嫁之君子以為孝喜既不明於治命亂命之義而其必出於此也則又不獨以父命為可從獻公之命曰苟能復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之貪政也甚矣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可也且夫要賂而納君專政而自制固未有不反被其禍者平鄭貪津梁之邑與黃金白玉之小利以納晉惠公身卒見殺衛莊公入國渾良夫有大功焉一事加以三罪數而殺之此無他專之故也喜信獻公求入之言欲終其身而執國柄其亦愚矣吾故明喜之非義而更言其不利者以為世戒

議論嶄嶄

論象日以殺舜爲事

戰國之上薄仁義尚口說不必其說之信古之人之信有是事也惟欲伸其辭而快其意不恤於天卑地尊南北背向而黑白淆置者若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之類是已即其言之無害于理如舜象之事孟子亦竊有疑焉夫瞽瞍象傲其說載於尚書而戰國之士則以其爲頑傲也必極肆其形容以曲擬其邪使其言新奇可喜足以動人之聽聞而後止爲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誠曰蓋都君咸我績二嫂使治朕棲嗚呼

唐虞之事吾烏乎信之信之於書而已嘗四岳之舉舜也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叟化而後舜以孝聞舜孝聞而堯始嬪二女於舜則亦安得有不告而娶二嫂朕棲之說乎然則孟子何爲不辨曰孟子之言求無害于仁義而已矣無害于仁義則細事淺辭皆勿與較且得因其說而引之於正挑其邪道其款其所謂烏不疾易藪魚不疾易水比之鯤鯤然寸舉而節矯之事半功倍矣承上接下妙是故爲高者因丘陵爲下者因川澤瞽象之誣蓋其所自取後之君子不必與之置辨也嗟夫人亦愼毋爲瞽象也乎

父曰原孟子之意說瞽象之自取歸於正大可以警世

東房伯父曰戰國之君刻薄骨肉屠殺人民奴隸臣下卑賤儒生故孟氏之書皆一矯枉于父母則惟稱舜之尊養竊負而逃曾子養志于兄弟則論舜親欲其貴愛欲其富于君臣則直以臣視君如寇讐于征伐惟贊仁者無敵血流漂杵不足信于上則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仁吾義曷不召之臣曰奚可以與我友其餘若恆文卑管晏不見諸侯藐大人則藐之皆爲當時恐病治標之藥雖偏于中正謬于經史亦一往而不顧也讀孟子者止應求其發言之旨語雖有偏實皆當于中正仁義若據文辭而常理辨駁如疑孟非孟之屬則七篇之中鮮有中理者矣語云莊孟相遇必有可觀然則孟氏寓言亦正復不鮮也閱此因附識之

陳勝吳廣論

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為天下倡誅暴以收民功莫大焉宜其可以得天下而敗亡不旋踵者其故何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世傚日嗚呼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如此也嘗攷秦漢訖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必由於人事然天下兵端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有孫子曰兵凶器戰危事傳曰無為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既除暴虐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之人推而奉之以為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章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為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其間之英雄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亦不視為仇讐誅之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之欲且夫首事者舉事於一隅四方之衆共而攻我財力困有所不足則必朘百姓之脂膏以為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署王侯小者乘間為盜賊天下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之慘陰足以干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所佑哉是以仁人之舉事也必思之深籌之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六畜所以養人多殺然且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由我而死乎此勝廣之所以終敗也唐末王仙芝首聚衆為盜蹂躪州縣不數年輒敗亡黃巢因之至破京師僭大號夫盜本以害人而首倡者亦祇為後起之資況首倡以爭天下者邪傳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

仁人之言透而有力○一結尤好

東房伯父曰事未必確理却甚正大當以讀孟子之意觀之

妙論文亦唯歎不忍

諸葛武侯論

諸葛武侯語漢昭烈於隆中逆知天下三分及昭烈死而後主立乃曰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六出祁山卒無成效豈其前智而後愚乎何見之不若隆中時也今夫論天下之勢者必先知天下之人當武侯隆中時權與操並在南北先主之不能併權操武侯知之明矣故斷然以爲三分而不疑及操既死則不敵非其敵也而丕又爲漢之賊是以東和吳而北攻魏故曰三分者權操並存之時王業不偏安漢賊不

兩立者操既死之語也漢有州三地最狹吳倍之魏又倍之漢之力不足以敵吳魏而吳魏不能害昭烈與武侯存則漢與武侯存而昭烈死漢猶足以有爲二人俱死則漢不能久安矣漢之彊弱成敗不係於兵力之衆寡地之廣陿而係二人之存亡武侯知此是以六出祁山而不能已也然且卒無成功則何如保境息民之爲利是又不然先主既死蜀寂然不動者數年魏人輕之以爲不敢復出然不敢有吞漢之心者以武侯尚存故也是以一出祁山而魏人震

反說得力

恐不知所爲使武侯此時閉境息民以自守非不固然而將帥不諳軍旅士卒不習行陣君驕逸於上群臣偷肆於下武侯死而敵師犯境誰復與爲抗者昔周成康之世四方無虞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其克詰汝戎兵召公之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況彊敵虎視於外不自振厲則必至於萎靡武侯所謂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者也故用師數年士卒練習而蔣琬姜維諸人承其遺烈猶足與吳魏相持而不詘是故以禪之庸弱而享國且四十年者則皆武

侯六出祁山之功也不然武侯死而漢之亡不旋踵矣或以其無目前之效而遂議之豈足爲智哉雖然吾獨謂其分兵屯田之計不能行之於早致隕身五丈原而大業不就爲可惜也

特見○余每以此事爲疑無所取決不意孺子乃見及之可以爲千古定論矣文之矯健一望可知

論關羽既得徐晃射圍中書進退宜何如

兵法曰攻其所必救吾攻人垂克而境內有故不得不反師以自救者勢也昔者衛伐齊而邢救伐衛以救齊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古之人不恥旋師以自救而卒無害者此十全之策也關羽既得徐晃所射書知吳與魏合此時退師以保荊州是爲上策不得已而爲其次則遣使致書於吳明言其出兵助魏而追叙吳蜀之好以要之意吳知羽泄其謀師必止而不與又不然羽子平威勇素著使將兵數千急赴荊

州謹烽燧嚴斥堠雖傅芳糜士仁等猶足以用吳師雖至而有備可以無患猶不失下策羽顧不設守備惟見樊之可攻而不恐棄而不虞徐晃孫權之乘其弊致令進退無據父子皆沒可不惜哉或謂以晃之勇一日而破七屯是吳師未至而羽已敗則諸策皆無救於事矣曰得書輒退則兵不挫於晃卽小挫猶可再舉何至殞身而辱國哉或又謂以晃勇而多謀乘羽退而急擊之羽亦難於自全曰不然彼以詐來我亦以詐往揚言退師陰伏銳卒於要地而要擊之

反足以敗晃還而攻樊樊且必克而乃恃其一往之氣輕徐晃而不爲備墮蒙遜之術中減撤戍卒于於白衣搖櫓遜執沿邊守堠而不知又何軍令之疏乎嗚呼于禁之敗操至欲遷都以避漢業可以既矣向卒至於是雖天不助漢亦羽之失策者多也

三策皆可用而格力甚騙

父曰硬排三策硬問硬答却自勁折

健齋先生曰羽之疎人多咎之者此文代爲設策處甚備其疎愈彰矣凡司軍命者膽力雖要頭

決性情最要虛和予嘗恨遜事熊經略眞足有功而特以性情驕躁遂至於敗國事而并殺其軀也

李克用論

黄巢之亂幾覆唐室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起而平之功爲第一僖宗得以復歸京城者克用之力也使其時外非有藩鎮之驕叛内無田令孜楊復恭諸人之奸邪則其再造唐室之功當不在郭汾陽李臨淮下而所以不能與郭李並稱者時使之然非克用之過也或以其與王重榮表請誅田令孜進兵逼京城爲罪至等之諸鎮叛亂之列嗚呼過矣夫克用效忠王室事非一端雖濃怨積恨如朱全忠者亦累表不從

而後用師其進逼京城夫豈有窺伺唐室之心哉否獨惜其不能挾天子以誅令孜爲古今所人恨耳立宗幸蜀至馬嵬驛大將軍陳玄禮因將士饑疲憤怒帥之以殺國忠父子因圍驛挾玄宗誅貴妃而後整部伍爲討賊計閩主璘親任薛文傑嚴刑聚斂閩人怨憤會吳師圍建州急璘遣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之中途而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勒兵馳使表請乎斬文傑而後進敗吳師世閩未嘗有非之者也今夫人臣之欲利其國家者危疑

重大之事則皆可違以出疆之義一身之利害無所擇而不避之名亦有所不屑顧岳忠武不能勒兵誅秦檜使中原淪胥二聖陷亾身死賊臣之手爲後世所惜然猶武以爲宋之危急未有如唐立王璘之甚當時將相不爲無人忠武未必可以獨濟而克用當唐之垂亾兵力彊盛爲諸鎮所畏服雖追令孜於興元而誅之亦無難者朱瑾殺徐知訓曰吾爲萬人除害而以一身任患何克用之不見及此也嗚呼克用可爲不爲爲天下所深惜李茂貞[錯見此人]挾昭宗以誅杜讓

能不當爲而爲之又爲天下所深恨此唐之所以終亾也與

偉論健筆連類証譬於本意既確而格法可觀亦省卻自已許多議論也

鄭子西子產論

昔者盜殺鄭子駟子國刼鄭伯以如北宮子西子產之所以處盜者吾得而論之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奢而不謂員爲不義子產之聞盜也爲門者使盜無所逃庀羣司閉府庫阻從亂者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尸而攻盜北宮勢在必得伍員之義也論者謂其情爲已秦嗚呼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勢矣夫不如是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于

崔氏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歸矣且盜刼鄭伯以如北宮殺三卿而刼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收報讐之大計子產不爲也子西之弗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尚矣亦孝子之至性也然而于報讐追盜之大計不已疏乎故非子產之帥甲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讐不得復其家之不至于如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于人子之喪爲之制哭泣之節衰毀滅性者不得爲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爲其亦聖人之所不非矣

或又以子孔爲載書子產曰衆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丘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也夫伯有之死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合經從權也子孔嘗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且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言令之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矣

耿弇論

耿弇自上谷從光武于盧奴轉戰以為稱求定邯鄲宮臥阿造牀下請間又自請北收上谷兵以定彭寵滅王郎降張步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以克復全齊中興之業弇實始基之而五七年間未嘗一挫拊平四十六郡屠城三百此振古所無而成功之時弇年猶未三十功高而主不震子孫享爵祿與漢偕亡亦古功臣之所未嘗有夫以弇之智勇功大而事集百其飛揚跋扈逞才自恣輕其主傲其僚寀以發其少年

英邁之氣而弇則不然父子勤謹克保其功名故上書求徵遣侍子當是時光武之事未就弇方用才宜力之秋易于跋扈而難于循謹聰是尤不可及也由此觀之世主之殘殺功臣非特其主之忍為功臣者與有過焉尉遲恭闘狠于太宗之前太宗曰開具之主夷滅功臣無足怪也恭聞之始懼嗚呼弇得之矣皆故特表其志之素定而能循謹以善其終者為世鑒勸

武王不封夷齊論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夷齊亦惡紂而歸周矣惡紂歸周乃叩馬而諫非太公一言幾不保于左右之兵而卒且餓死于首陽者何也或曰武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旌善人舉逸民而不及夷齊者善成人之美乎抑無怍于己者則封之舉之夷齊怍已遂不封之舉之乎魏子曰夷齊叩馬之日固無餓死之心而卒餓于首陽者武王使之也武王未嘗不欲以封

箕子者封夷齊知夷齊之淡而有所不敢也夫夷齊者非惡周之代殷惡其伐紂至于血流漂杵呼紂名而痛詈之不遺餘力紂死猶縣其首于太白之旗也而武王既極用其發揚之意則夷齊誠可不封之舉之矣且文王既歿夷齊在周者猶二年餘武王之知夷齊者審矣故與太公謀殷而不與夷齊謀然左右欲兵之武王不之止而太公使人扶去之吾故曰武王有所不敢也又曰夷齊之死武王使之也夫惡紂而藏周者亦夷齊之本志夷齊見武王伐紂而中[illegible]

有君後懼君臣之道墜故叩馬而諫不食周粟以死明大義以示來世而武王成之也若謂武王不用夷齊爲失則非矣

代宗誅魚朝恩論

嗚呼代宗之用元載以誅魚朝恩也亦幸矣哉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當斯時也載其危矣而劉希暹以帝意與告朝恩朝恩自疑懼代宗之危危若朝露夫有疑人之心而不能于汾陽臨淮人朝之日密謀以誅之而顧圖之于姦邪之元載其不危且敗者幸也故曰無謀人之心而人疑之者拙有謀人之心而人知之者殆然載既測知上指希暹又頗覺上意以告朝恩而事且成者天也豈人謀之善哉夫代

宗雖庸劣其處朝恩非世主之所能見朝恩而恩禮益隆以安之用之善也載既定計猶曰勿反受禍者謀之慎也詐云朝恩受詔自縊賜錢以葬撫循北軍者遏亂之萌也嗚呼豈其然乎夫代宗庸主也朝恩庸人也其于元載猶能知笑者之不可測乃見疑之後恩禮益隆而遂自安者其愚亦甚矣然則代宗咨執之言亦畏葸而不敢遽發耳宋高宗于秦檜既死之日言于朝曰朕今日始免靴刀而万俟卨湯乃亦與諸賢同復此亦代宗既殺朝恩而任用希暹與載

也嗚呼朝恩一死而載又朝恩也載之朝恩一死而代宗之朝恩猶存也夫代宗雖誅朝恩又何益哉

宋太祖收兵權論

天下之事法有所不得不易勢有所不容不變而時有所不可不乘然不當其機者皆亂也當其機雖商鞅始皇之爲暴其所更定有萬世不能易者唐之衰也藩鎭擁彊兵不能制至于五季尤甚疑之則變速而禍大國隨以亡蓋五季之君因緣跋扈以篡取天下其主皆拱手而莫敢誰何夫石晉劉漢諸人其才智豈足以爲天子而卒爲之者逢時苟且以得之也是故上之人務行姑息不敢少逆其志意以求夫兵心之願已下之人利其賞賚爵祿競相推戴以自成其功利興晉者可以滅晉戴漢者即以戴周吾意宋祖于事周之日固已籌之熟而慮之審矣然其初且尊崇之者時有所未可也當是時延釗令坤兵最强握符于外及討平筠重進宋祖之禍難少息而威德日著矣二人者久歸心宋祖其功方就嗚呼此可乘之時也故曰趨時者如救火追亡人是以急解其兵柄而遣之出就他鎭觀趙普之言帝曰吾已諭之矣故知其籌之熟而慮之審也蓋變之于親信之時其

跋臣而成變之于自疑之後其事危苦故曰有時有勢當其機也夫既解延釗兵柄而不守信等則遲之數月以待其間乃一言而遂定者是又以延釗之不叛制守信倘延釗先叛則守信之未疑者又可以制延釗此所謂審機也雖然宋祖則失策矣曰此何謂不欲爲是敗其疑心而道之叛也蓋設通判分文郡以文臣知州事權其場務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使功臣畏威懷利此宋祖之能也是故商鞅始皇之所

者因時勢之自變而變之萬世不得易宋祖亦救一時之積弊爾而曰必如是者豈通論哉

箕子封朝鮮論

易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合周公孔子之言而觀之則箕子之所以避內難陳洪範而受封朝鮮者其義畢見矣夫箕子微子紂之親戚非異姓卿大夫比也武王誅紂武肉袒面縛或陳洪範而受封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史遷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武王之所以處殷仁者厚矣朝鮮與宋爵土非有殊也夫夷齊之風藐夫其不可及乃殷之王子嘗滅宗社

之餘且朝之仕之其聖人之道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三仁繫殷則佯狂於紂而陳範受封于周于繫殷之義其可乎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貞于紂之亂而能以道保身者明也不能貞于周之治而抱道以仕人于義則傷矣故箕子之義貞則利不貞則不利也故易曰利艱貞其後自朝鮮入朝歌麥秀之詩而悲且泣者又何爲也

公叔痤論

夫進賢以爲國者忠也進賢以爲己者智也知其賢而不能進進而不能使其君信任之或以進爲名而實阻之者皆詐也吾請論夫戰國之士翟璜之進吳起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魏成之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於魏文侯者忠也范雎進蔡澤於秦昭襄王使以爲客卿己稱病而卒代爲相者智也若夫公叔痤之病甚乃進衛鞅於惠王者詐也蓋痤既知衛鞅之賢而曰未及進迨疾亟惠王問之且詢其可自

代者乃言痤之中庶子鞅有奇才願舉國聽之又曰不相則必殺之復召鞅告之曰子必速行吾先君而後臣嗚呼痤之相魏歷武惠二十餘年鞅事痤之久暫不可考然爲痤之中庶子又知其賢則當汲汲焉如翟璜之進五子者而曰未及進者詐也惠王之庸痤知之矣鞅之才痤知之矣王之不能用鞅與殺鞅也痤知之矣鞅有不世出之才雖學術偏頗終不死於庸主之手泯滅而無聞痤知之矣故欲王之舉國以聽鞅者詐也必殺之無令出境者詐也召鞅而謂之曰先君而後臣者詐也夫痤固寵患失之人也進鞅而王任之則奪己權矣故病革之際言之言之而王亦不能用又不能殺則鞅必怨己故又告鞅而謂之似誠於鞅者而愛惜之特甚則尤詐也或曰武侯之葬惠王與公中緩爭立幾亡國矣而痤不能救痤蓋庸庸者也而謂之詐乎曰吳起有功於魏痤之害起也反言於武侯曰吳起賢人也欲害起而謂起爲賢人其詐審矣然而痤固戰國傾詐之習也鞅知之矣鞅曰君不能用子言任臣又安能用子言殺臣乎

卒不去鞅知痤與惠王也審矣其智固已高吳起幾等嗟夫痤之詐不能欺鞅於目前乃欲以欺天下後世也其可乎

魏昭士文集卷二目

書

書

答黎蹊古書

寧都魏世儼昭士著

家君子歸自泉上承惠手書重以大章所以愛敬家君子者至矣夫君子而致其愛敬於我我何好之致其愛敬於我之親又宜如何報也足下欲自樹立增益其學問是以折節而師家君子古人有言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下也故又因家君子而下詢於

傑嗚呼傑何知哉然則足下之所以為下者即其所以為長乎傑之性躁而動嘗臨止水自鑑其鬚眉樂其靜也竊得以水喻水之性平而不息故足以準物在交水作為準甚以水之平準之取物有則而不失也且夫水一里而百折千萬里而不能窮其所止廻於峰嶺鬱不得出奮迅抵隙走乎何而上飛流而直下激射震撼成漩淵以歸於江海至於海注而不流靜而虛受若夫風浪山湧天地昏黑蛟龍魚怪飛奔跳擲是又至動矣故滔滔不息百千萬里而不能窮

其所止者才也百折而不回者力也崖壁中斷震撼山谷奔潰訇鳴不屈於強禦善用其才與力因其勢以為動靜也故湍之則靜流之則動曲之則折激之則起各因其物而付之夫因物者去於己者也故波激湍之水注之於器則靜傾杯水於疾流則亦激而駛因非一守乎平與下之所能盡而動靜折激亦所以栽成水之體用也今足下既有其才與其力矣願進而交相勉者蓋又有在昔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傑既得交足下則足下亦傑之水之海之江河之

峰嶺蛟龍魚怪侍為動靜高下者也而傑之於足下又敢不自勉乎哉

答周盛際先生書

已未月日世傚頓首往家勺庭伯父自揚州還山云聞有溧陽周先生者高行博學工文章將遊有明三百年文人傚茅氏爲八大家而及我焉傚聞之心喜既幸伯父見知于世又思此先生者非好學深思之士與古人爲徒者亦安能知吾伯父之深若此而又隱身晦跡與吾伯父父爲同道吾安得一見而拜之於牀下乎前年傚從伯父客揚州甚病不見客聞客座談論竇圭並大聲疾呼傚驚異竊聽皆論古近人

文章工拙之故及立身作人事伯父遽呼傚曰來此即向所稱溧陽周盛際先生也蓋先生有耳聾疾云傚是時刪辛卄而先生曾覧傚文亦相爲奬進既去又賜手書意謂傚不規進取賢於蘇文忠曾文定之子弟嗟夫傚年稱才拙豈能取榮名當世非敢有守高之節也辱長者過分之言且惓惓不忘後學而訓礪之傚其何以報稱讀書作人使不免有成就慚負先生可勝道哉昔到日方匆匆從伯父束裝渡江未及報不十日而東房伯父長兄與士之訃至矣踉蹌

復從伯父還山哀痛之餘萬事蝟集田賦米鹽支吾內外皆服勞於傚之一身不復知有讀書作文者二年於茲而伯父父年多衰病復遭憂傷精力益耗損門戶衰落戚友咸苦口勸導謂傚當翻然改路希功名以自全夫蓼蟲避甘葵之味藜羹餒臑雞之尚性生分定不可變化功名之途非所敢知然內顧家事外觀時故竊用躊躇而不能自擇也二父年老素不通州府祖宗祠墓父毋褻斂門戶之計其將何委傚

每一思及則仰天而嘆曰嗟夫古之人遭時會之不然不得遂其事中道改路遂失本懷何可勝數此李都尉所以腐心太史公爲之發憤也天下後世誰復有知其心者耶昔張堪太學一言而朱穆終身不官負曰張君有知巳之言吾以不忘于心古人於先輩期許鄭重黽勉如此傚卽令甘心改轍其何以對先生之一言使先生負知人之累受失言之誚傚則何以爲心是用低徊循默忍少須臾以待其後然而未敢必也故私告之先生先生其何以教我夫黔婁嗟來而不食陳無巳忍凍而不衣婣婭之衣古人守然

善道誠不可幾及設令彼君子者遠有祖宗墳墓之任近有父母之饔飧俯仰內外互視交責榮辱死生非一身之故吾不知其所以去就又何如也傚乙丙之交奔走道路嘗天寒被雨步行九百里衣袴水流者十三日夜踰年乃得股腳之疾骨髓麻痛如浙如抽伯父亦患左臂漸成不仁明年春傚將從伯父就鍼師於雙林出入吳越之地或得再見先生一相傾吐爲幸先此奉報縷縷不宣

只是兩難一念徘徊悽惻往復不盡似從李陵報

蘇屬國來然彼以直寫悲憤故出之嗚咽此以曲寫婉憂故出之迴環而又從知己之言上十分矜惜尤覺情深一往矣

與友人書

傚伏處山中知有足下久矣比來聞足下居鄉中又方越境有婚嫁事是以欲登堂而亾由今以友人舟船之便將溯大江而歸其爲抱恨何可言或謂傚曰朋友謀面末耳既見諸君子即見足下何異傚獨以爲不然諸君子立身爲學各有本末譬如靖廬之山橫潰四出參參差差不相拱揖見諸子安得不見足下且傚以爲士生千世後讀千世以上之書闇其敘服其義必且想像形容圖衣冠紀飲食嗜好恨不與

其人生同時一識短長黑白肥瘠之狀親執其手而與之言若此者於古人於我於古人之心亦毫髮何所損益而勤勤然必如是然後已蓋愛其人之心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傚於諸君子何獨不然然則傚不見足下以爲遺恨誠足恨矣

與施愚山先生書

庚申六月日世姪九頓首伏惟閣下醇德爲文爲浙內師表旣數十年姪爲童子時輒知有閣下其人矣從家勺庭伯父所得竊讀閣下詩文及科選于言皆私竊之如坐寒谷而來春風之和行大息輒皆而就擠陸也藉年姪父五十有一伏承許以贈言鄙未復賜刊業已踊躍欲棨竊惟人子于父母莫不願求仁者之言以榮之其可稱述者君子亦樂得而道至于女婦處閨門之內一二常德非有奇行大節則不敢

徽聲以閒于人然詩詠女士易稱正位非謚有過人之行也而人子欲榮顯其親有無厭之志苟其可以備內則法于孫則莫不幾得仁者之言以傳姪父年十六先徵君爲授室家母少二歲出東山謝氏後宰都稱族望于歸之年在崇禎甲申世當鼎革東南大亂田荒賦煩朝夕謀不支諸父不敢以饔飧之計煩大父母乃自請析箸次第供廿旨時家母年纔十五六從二世母後忠養母失禮得大父母歡姪父性嚴急雖凌雜事少不如意輒徵發聲色家母皆柔順下之久之姪父嘗自悔姪父不奉二氏教而家母好事佛以父之不悅也數十年未嘗一日修齋飯僧姪父好遠游南極瓊海北抵燕西登太華之頂躡龍門之脊東南盡會稽天下十五國足跡皆遍十二焉又家貧姪兄弟皆嘗失學姪所讀四書毛詩尚書周易春秋胡傳率多母口授亦閒自爲五言七言詩鄙內媼至戚無或得見者凡此皆閨門之常行不足爲大君子道倘所謂樹家範示子孫者其或庶幾然非得大君子之言爲重則亦無徵而不信者與草之禮俗

男子懸弧女子設帨之辰自五十以上姻友必爲屏障贈之而其言非文則錦繡之章與綈弋同其言文而言者之人非世所推重則又相與輕之今天下所奉爲文章之宗而德誼足以服人者非閣下誰屬閣下倘推勺庭伯父之交施及不肖姪得請于以獻小人之母爲姻友之光姪沒齒且不朽世世子孫實嘉賴之矣

曲折處好

與叔弟儼論仲父文書

天下莫不知吾仲父之文然眞知之者亦絕少也予近負笈從游日聆言旨畧窺其一二弟邇來有志古文學又好讀仲父文亦宜深知其意法所在吾非敢謂仲父之文盡賢於古人之文然古人當日用意曲折處多不可攷則其爲文之妙難於想見朝夕從游者所言某人某事曲折盡知故也仲父嘗自言曰吾之文其原本在於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詳宗子發文序而答施愚山書則練識之義備矣獨所論變

化法最多畧見於陸立圃之序乾之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關尹子曰龍能爲蛟爲魚爲蝦爲蛤此變化之極致非後生小學所能窺測然其大畧亦有可得而指者夫不得其法則一用再用而窮得其法雖累千百篇若無意於法而法愈出吾試爲汝言之生殺予奪在於一字二字活者可殺殺者可活是曰擒縱且然未然予不遽予奪不遽奪難於誦言是曰指就若起伏若照應無意相求忽然遭之若游絲之裊人是曰牽拂語東未竟忽而及西有不必盡之言有不必竟之事是曰跳脫因筌得魚魚得則筌可棄矣是曰脫卸吾之意不可不使人之知之也又不可使人盡知之可使人盡知之而不可使人遽得之是故或雜他說以亂之或引他事以離隔之是曰遮題所求始有理所必不可不有是曰補言火則巳烈言水則巳濡利於此害於彼烏頭附子不制其毒不可用也是曰救此法之大端也則又有意竭氣盡而不能遽止者用成語古事以休之有暢說賓意而主意自見者有賓主鬭亂而不亂者有題中人多本難位置乃

更設數客以益之而寬然有餘以特見其能者有將轉且駐而後下有以接爲轉以起爲轉者則變化之餘事臨文之際不可不講求者也要而論之仲父之文其開後世之必胥別出古人之外者尤有三焉所爲論古言事之文恆出人尋常意想之外非爲奇也於其人其事之脈理獨得其眞而人罕見及之是曰至平而至奇文之隱而不發者有當諱者有當諱而不容以盡諱者有其人難於進言而必務言之者有事於此文不可直敘敘之於彼文者有譽之則失巳

直言則怍人而言之如春風之中人而不傷者有以譽爲毀以謗爲贊者有言理不嫌其偏至然舉東而西南北可推而見文雖偏無誤於後人者是曰意直而文曲支章經世之分途而馳也久矣仲父之文如所謂擒縱推就遮補救諸法有以擒爲縱以縱爲擒以推爲就以就爲推遮之則白日而邱山可隱補之則天地之缺陷可彌救之則白刃爲仁器而烏喙爲良藥是曰空言而實用此皆積理練識之極功非區區變化之法之所可言然不得其法則言不足以達

意文不足以妙其用而開口動筆必有所隔閡而不通嗚呼此法之所以不可不求也仲父又嘗自言序事之法多矣有追序有複說有單抽故成其錯綜斷續之妙又嘗言刪改後進文字有所謂移花接木者有所謂改頭易面者有所謂脫胎換骨者予於古文既未窺其牆垣五六年間又方奔走道路困於疾病身支門戶業學益荒廢今雖朝夕追隨仲父竊自懼夫終其身之不能至也弟近頗專銳是用紀次以告汝東房伯父曰讀叔子壽敘墓誌始見其法之變化無有窮盡汝試按法以讀之其庶幾有進乎庚申六月吳門鄧尉山中仲兄倣白

爲文苦心快意處寫出一一如畫此皆予所願學非曰能之者也然紀述次第以爲後進學古人門戶正似不可少耳○極論變化支拂以整齊出之是亦一法也

彭躬菴先生曰今庭文原本左史八家人所知也其苦心別識出古人所未嘗有者人未必知得此連類剔發甚抉秘奧有益於學者不小○此文之

法便有多少變化處故是善學

與丁觀察書

伏謁台顏過承容接使庸稺不假醇酒之三升而大人惟敎下士之一致以其父兄及其子弟仁厚之風蓋所謂邁古超倫者也僕嘗讀東漢逸　傳如周伯況嚴遵王儞仲傲岸天子之前而井大春故折除侯逢子慶不荅禮太守雖有深旨竊以爲過矣夫好士者帝王公卿之盛節不相將以成其美是阻善也阻善豈君子之道乎是故使太守捕之而勞山人相率以兵弩禦傷吏敗太守之美名者子慶也然君相之所以下岩穴士欲用其學以致治爾乃隆況之夫一不爲用偃蹇恣睢有非儕伍子弟所堪者而君相猶敬之愛之或歎息而去或再三不輟豈非以賢才者天地之心爲治之首務即不收效于斯人而薪盡火傳無窮極耶僕每掩卷太息何意於今世而見其意於明公乎日者前觀察王公甫涖官於僕諸父丁書勞問數四及問僕父來贛走車騎造之有所詢未嘗來召戒閽人至輒見間日必過僑室而造膝焉稿徑生於楊此固當世所希覯者贛人至今稱之然明公於僕諸父既已如是而於僕之黃口輩下亦悉分接之此乃千金買駑馬則千里馬之日至者又宜何如矣此所謂邁古超倫者也前蒙嘉賜並示寄家書謹謝

大人曰邁古超倫截然作兩段而於中更抽論子慶一段便覺風旨鏗然

荅施愚山侍講書

世倣生於僻陋碎愚無知猥從先仲父誦讀得竊窺海內名鉅若述要必以閣下爲首推私心嚮往久矣茲値母氏誕辰倣兄弟弗克申臚辭之敬而家君拮恒稍通書義欲倣仰古女士之遺躅於倣諸父父所交南渤大人先生奇節士母閨鄉敬恭尤篤服名賢君子之格言偉論每爲倣兄弟詁述俾誦法爲模範倣思所以爲堂上一日之歡以娛悅其母者非尋常稱祝之言足以發熱喜之誠而增飲御之重則亦必

其人之蓄道德而文詞兼足者閣下今之歐陽子也輒不自量冒昧陳乞乃當靜攝遠破成格發舒大文與家父五十序闡揚忠孝世倣幸弟儼得再拜莊誦家父母喜動顏色本經義而敷訓辭好懿德而登麗澤辭古之以文名天下者其言殆不是過一日之間早茨四壁儼然東西華岱南北箕斗符時照耀親友遊觀咸合辭於歎此邀人世綸辞之厚不足分寵光之十一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非特世倣兄弟寸草之意得有所將而閣下錫類之仁樂與爲善

之懷蓋已宏遠矣世倣輩亦唯是淑身修行師法先民以無負大君子爲家父母傳世行後之至意如侍函丈朝夕靡懈所以報也惟閣下鑒其微誠時惠教之幸甚幸甚

大人曰懇款之意可掬

與友人書

僕頓首金蓮一別秋乃復夏每念行止姝牽念慮僕九月一病至冬方瘥今春返山四月之間往且來者三反頃至泰和於家仲父行笥得尊先生暨足下書吾悉近況又苟存注念金蓮聚首不可復得悲歎如何獨恨此時以僕與足下之交厚而言猶有所未盡者今敢為足下盡言之僕與足下承世好又自定交以道義相期歿生無相負自總角以迄于今非泛然所謂朋友也使有人謂足下曰僕詈足下之尊君子

足下必將拂然不之信及逾其時與地與其所與言之人且為酒後語恐足下之疑信者半矣然使其時僕去足下不大遠足下必親馳赴以義相責而真僞立明或相去隔絕議者紛紜不已足下當亦以所聞告吾二人之尊君子而徐求其是非又必急寓書以詳辯其有無此固人情所必至也乃往來者接踵而竟置不言足下其能不怏然于心乎及經旋復一見同居旬許雖米鹽凌雜事莫不備述而獨不及此足下試一問及乃應曰皆知之如是而已其可乎夫使

僕誠有獲罪于尊君子之事一見足下固必抱頭號泣痛自悔恨如或無之亦必詳陳事之始末以見造言者之妄而止曰皆知之豈遂足以謝過乎今足下實有類于是古人有言曰止謗莫如無辯此以言夫浮游之談爾天下有義必不可犯而名必不可居者雖詩人亦有皦日之誓夫子有天厭之言今足下聞之漠然而不置一言其將以為小故而不足辯耶抑以為雖有之無害于義耶豈以吾既謗其父則可以絕其子而不復以朋友之義相望一冀其始終耶是

皆大有所不可矣雖然僕終不忍漠然于足下也他日更得與足下聚首必當傾倒盡言聞足下之主見何在足下或者其亦有動于心乎

答陰寅賓書

細繹來書許與過分望傚成立意甚切去秋惠來傚
適于役牽不得同山中信宿獨寺新亭作長夜談至
今月影欄杆恍然如對家君以先仲父就葬傷慟咯
血疾復作今春暫息端金而一月來又復失適是以
敝寓中彭躬菴先生程山黃維緝先生之變俱未敢
以聞舍弟佩侍養未歸均承汪存媿戢無已示書云
未見昭士見其文知其爲人及見昭士果如意中所
見則與昭士言累牘不能盡者又可片言而盡此其

故惟昭士知之傚矍然曰文如其人人如其心此以
言夫文行表裏如一之君子也傚則何敢孔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曾子固性孝友其行義最篤而呂公
著嘗曰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傚幼承父
師之訓略知立志而賦性愚頑不能爲阿諛取容木
彊不諳騎于朋友不能虛己以受益作事麤疎讀書
不能細心初若甚解究之一無所得胅性穿交與朋
友則甚恢切敢盡言義之所在勉爲之雖忤人禍患
亦有所不顧才拙不甘自老牖下志四方習奔走難
他日或有所成就此則傚之本志爲然然不知其果
能然乎否也傚十歲時絕功名之念學爲古文十一
二歲後間有所作議論識見偶或可採父師汲引獎
勸爲之芟劉繩以規矩法度旬歲間抄錄成帙浪遊
江淮思欲就正君子輒災棗木以代繕寫夫以子固
之行義政事而公著猶論之如此況傚之文與父師
之斤繩而可遽信其人邪且十年來奔走于四方學
益荒廢有退無進而寒門多故老父善病世務嬰擾
又不得不舍此就彼至今年將三十一無所成就真

深公所謂人言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耳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足下有知己之言其必有以策進
我俾于有成是則傚之心也若足下者傲岸氣矜有
不可一世之意而藹然折節師家君于愚兄弟之俗
下猶拳拳虛下如此豈淺陋之夫所能窺測哉舍弟
儼承教以養病之方且授古人艮規傚亦有謁泉上
李先生志遂得登堂拜母且以盡交陰子之友而弟
佩又將畢姻當在來年事矣伍君象新從一覲面傚
至翠微定有一番究竟漸者祈自愛不宣

答賴晉公書

世傚頓首得示書且以古人之詩古文相勗勉此何異使怯夫暴虎蚊蚷負山也蔑能勝矣傚不敏竊聞家大人先生曰方今才儁之士欲以詩古文傳于後世者所急在于多學少作精思鍊識而體諸身世以適于用乃文士以多作急成名爲務誠如是則欲其有傳于後世也不亦難哉傚竊思古人論天下之兵猶人身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士之于學豈異是哉故多學以養氣者家大人所以詔其子弟也王荆

公謂曾文定曰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蓋後之學者與先王之時異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是故因今以通古而愬古以立今如氣足而後血脈不枯不疽營衛相灌輸而氣與血脈乃俱歸于有用今徒以多涉獵供吾詩古文之用往往病于壅滯以生瘡積或少腹紋急或成滯下食過而元氣不足以運之則全體至于疲憊而生疾此多讀書而不知養氣之獘也雖然是既一事矣又必集理集事以致用理集所以研其幾事集所以精其識夫然後持之有故出之有本末惟吾所言焉足以達吾意吾所不言焉有以存其幾于是其底于有成也故文有以涵泳優悠爲上者有懇切直入詞嚴義盡爲上者則在其體格之所宜爾矣嗚呼此一理也前聖人言之後之聖人復言之學者群起而言之其源同其所發皆不同時異故也傚得從家大人游淡仙巖過上里兩寓館舍見足下之挺然思學古與同人相切劘又且望之愚下之傚荆公謂陳繹曰古之人其成就未嘗不以朋友者傚雖非其人然竊有望于足下矣惟足下有以教之

與友人書

僕與足下友者十二三年僕性燕辛好嬉戲而足下木質朴篤厚乙巳之前以情性不合不相狎交後此日承父兄教訓自思欲變其氣質而同志中相與切磋者甚難其人竊以足下性質與僕大異毅惡剛柔可以互相資勵冀他日各有所成是以定交足下至今十有二年年各已有二歲而終未能變其舊姿也然僕與足下交則十二年來日以益厚僕生平亟許與同堂世弟兄十六七人獨與某某若足下非有同

堂之誼而與足下定交以足下才智雖未能大過人然可相信以為倚仗其他朝夕往來者要更相推許飲食笑語相與喜悅已耳獨與足下與某自謂不同世俗之交凡立身處世讀古人書與夫父子兄弟骨肉之間下至一言一動諧謔之事一有過舉必痛言以相規責甚至動色怒駡毫無芥蔕雖事勢將成人所不能止者一經責詰輒勉而止二年來足下就學外館僕亦奔走于道路雖蹤跡離遡而心意之相孚而言之相諍亦猶昔也近者足下數事僕或見或聞

而言之未嘗見聽猶謂足下天質如故乃不自揣度累進無已不意遂獲罪于足下也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又何怪乎然僕之私心猶冀足下感悟則十數年之交幸有以終今既四月矣而足下從未一言及足下胸中久已絕僕而置之不議不論之列矣則僕又豈敢委曲求媚于足下而苟全朋友之義哉雖然僕必更引前事以申明其說者使足下自知其非得取鑑于後也足下自命長者而鈔某某之書乃曰吾爲之而不行嗚呼將誰欺乎燕子曰驅鷹犬而赴林

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默自馴足下既寫而秘藏之矣乃備辭以謝責己者曰此養生保身之書也吾寫之而實未行焉其誰信之乎果不行也則顯出而焚之而乃重怒僕之責己曰某某者寫之矣子弗沮而獨責我何欺我之甚也嗚呼足下捫心言之將以責之者為厚乎不責之者為厚乎如以不責者為厚則是誤矣道越人為厚溺泊道其兄者為薄也又將以直言規友者為欺乎以備辭而設為信友重友乎且使足下惑于其書心好而力行之其有

撫督當有祖儀也循舊予數次投矣撻內子僕以良言奉規寂而不報而近日之衆爲尤甚大人孰無過改則無矣足下怙過如此此誠何心哉語曰朋友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自今以往當從汝之交視成往來之列行各努力自愛

與湯潛庵中丞書

世儆頓首撥遂德輝曰維改歲仰仞光際刻未能忘儆以管蠡之器謬測天海徵陋自慚然管中未嘗非天蠡水未嘗非海適足以見天海之大無所不著也公以聖賢之心施廉明之政表率屬僚萬民悉被其澤矣竊惟大有司之治仁恕甚不待言然仁恕之方首在下除貪吏貪吏者苗之螟螣木之蠹人之豺虎也故貪狠之吏不除上之人雖勞心焦思而百姓無告矣次在于摘奸徒幸災樂禍擠人于危而規其利造作生事黑白淆變肆強詐以武斷交猾吏以辭成爲害最大此新例光棍同強盜律爲可救弊也次在于嚴珥筆珥筆之人結無爲有挑鬬撓亂販蹄可侵于堯舜孝已逆同于獍梟故嚴懲誣告連及珥筆則刁風庶息矣蓋聖賢以能惡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歸之于仁人若始此意也儆黃口無知于大賢之前不敢爲貌言以溷視聽謹因賀候附陳芻蕘非敢謂少效卿益亦野人芹曝愛君之意不容自已足彼盛德感人有如此耳家父久欽對庾日極感誨迪小子

傚之德草野不敢唐突命致詞徑不宣

與許生洲督學書

閣下志遂辭達海內之人服習制舉文章奉爲楷模家絃而戶誦宜其下視一切乃欲然好學如不及而謬許儆以古文辭爲有足觀重叠勤懇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君子集思廣益之盛心然儆則媿沮屏營弗克堪受而知己之感深切于懷也竊謂文章之失有二博學者厚重綿延而其氣不足以舉乃有食生不化之病醫師曰養虎遺患食積之謂也其胸苟無所不備則牽强傅會影響

博奪足以成其說而鑿于理者多矣須拔者以爲不在學則鋂薄寒儉一二用之而可喜再用而鈍又再用而屈折矣蓋不廣讀書無以養氣氣不厚則不能生發而變化不知古人之立意立言體裁徑隧也然而又有二失焉公卿之文謂吾爵位尊遂矣奴隸輩畢曰我如是貴我如是富吾發言者皆容有未善者平而不知文章不與富貴俱進也貧賤之下畏葸不前曰文章之傳豈在我說隨時好觀人爲轉移言善也懼受者之忤意忌諱顧瞻如寒衣行荆棘中防鉤

剌之不暇則妙義何由發遺辭何由爾雅乎然則非
有特立之操沈酣古人而化其渣滓不能也雖然又
有二失夫進而無極者理與文也能文之士自以爲
至矣不思所以爲更益乎是手滑心麤學力日消而
精采日晦初終迥庭者其失在易故曰末路難持也
尊古之士法度規矩絲髮不敢越步則步趨則趨得
古人之糟粕成優孟之衣冠其失在泥嗚呼去此六
失者而可矣閣下都盛名而問學不衰虛下以爲左
海所謂蓬萊司鐘威施司杵莫不得其用者其日躋

而無極所固然也僕畧無知識敢布瞽言以請質正
焉承惠家君作思硯齋文藁書冊歸上僕作序向待
息處草率奉應于楚旅更作并呈教幸毁前稿可也
不盡

與李醒齋學院書

燕臺拜別倏及三時緬奉提撕有如當日舍承[illegible]
之口芬深慚碔砆而冒玉歸述雲誼家君所爲銜感
弗諼也近閱邸抄知有督學江南之擢閣下以閩[illegible]
之大家當承明之著作出而衡鑑多士厥教大邦振
樸與歌璇玲成器所以宰國家而展抱蘊莫此爲尚
矣夫士君子之躋仕也得與清華之選綰臺翰禁密
邇宸旒綸綍出于其手休洽因以成象論秘閣之書
紬金匱之藏驅軒黃于腕中羅岡納于物表直丈夫

之雄也出而校士螢雪趨風妍醜畢露施嫱斂判在
之粃不發光惟刀蠖炫粉墨之艷亦足斬渠至于崇
正學闢異端尚忠孝揚側陋文章關乎氣運學術繫
于人心緬學官之弛修權在督學察塾師之邪正責
在廣文表直而影無偏源清而流不濁此督學使君
所得爲而大人之施設也僕楞櫟下材宜匠石之見
掉淺浮微長乃狄公之不棄惟孟子之三樂在我一
而在天二得之者庶乎有公似邢氏之專愚在人十
而在己千媿之者允哉爲僕向承西江文選之期正

淡品題佳士之望倘確與行佇締徼撒是閣下握文林之全局爲大業之傳人附尾借輝亦人生用極愉快者也不宜

與沈融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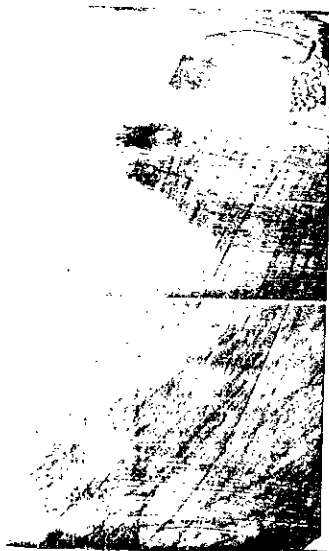
往者僕嘗與鮑君子韶聚首于彭孤亭時杳借嶺是文同客臨江偕令登高坐月至漏下二十五箭時或悼慨悲歌乃因二君得讀江樓令集稔先生文章行誼想見當日意氣豪雄激昂俯仰使酒罵坐或賦詩挙何有不可一世之志兩君辱有兄弟之誼則雖不見先生之面而其人固已躍然在吾胸中矣京師忽承左顧捧刺駭喜僕適將有三楚之役乃三四相往返卒不得相遭今復三年矣豈天竟不使吾二人一覿面抑故頓挫曲折以委蛇其事厚其想望之勤而培益其後相見之磅礴雜愉邪聞之登泰山者自泰山之高四十里登其巔者無蓰弗屆然而目之所及百里外城郭邑屋冥然無所覩惟雲氣莽莽與灝氣相接而已余昨歲過泰山下適大饑喫草木葉人相食遂疾趨去郎所謂雲氣莽莽與灝氣相接者亦不可得見然則查君鮑君習登泰山者余也過泰山而而不登者也噫僕與先生之既遭而相失且亦猶是乎而僕妄測先生之高深妄論泰山巔所見之遠近

是猶無弱而議裁製不幾而較鹽梅矣然必且市殆與幾而後已也嗚呼查君既逝往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此非我輩交道如此而誦其詩油然感生乃先生當有同歎也謹刻一帙附呈

與徐從菴先生書

先生不以予鄙賤獎許過量心殊感哉故書中不得全效世俗言雖負愿者取敬嘗自享然可以想見先生不擇不褻之深大也

太史公云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不謂微身見此風于先生也而於微尤其至者　初夏至端州於吳制府坐中聞先生有內閣之擢兼得長公儁春官報踴躍欣喜夫德修於身而慶延子孫此天道之恒也德盛者其報厚源深者其流長此必致之數也而君子嘗欲德餘於報堅持蘊蓄之使天恒思報我而未足故往往奕葉豐懋歷百世而不替若蓋君子自操其損益之機天不得殫其盛德之報蓄之致於榮長而無極也先生德盛源深天欲報之而未艾此已然之驗也孔子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先生持之審矣而一門科名之盛聲施於四海自隋唐制科以來未之有偶夫身都數千年不可幾及之盛美其所以致之者非偶然而得微更敢謬以古人三危不陳之意進于閣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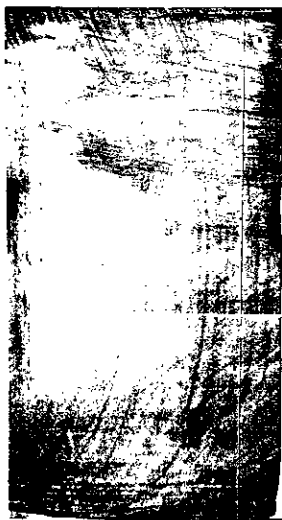
謂書之致榮長無極者又天道之恆也然先生豈欲
徵之思言哉孔北海曰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
云者欲公崇爲斯義也臨啟惶悚

與朱竹垞翰林書

今初夏客金臺友人與朱先生善者問徵曰朱先生
處隱約數十年一旦就徵當清華之選爲人主所倚
毗往者慷慨卓犖之志今其何如徵應之曰昔孝武
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逃去得謝玄疏而逵始能遂其
志王穆招處士郭瑀瑀歎曰吾忍不救斯民邪與同
郡宋纖俱應介士通儒道固有在也朱先生定有以
自處矣諸君曰然往徵游燕都時先生適來謁詠竿
接人事獨不遺予徵且贈詩惠書以論其行足以見
先生學力有素今以升沈亂其心也予武昌江鈐陽
俱相聒于黃鶴樓前卜君未返所治江君相期于長
沙候之一月不至想其中皆有不容已之故并報不
宜

與韓慕廬宗伯

曩戊辰歲侍先君子過上里荷閣下容接踰分同泉亭徐公走別江干攜手登小舟出所著殉難殉節諸傳共相考訂因命僕子汲水烹茶儆鄉糖果趺坐舟中品論殊暢不知日之西下歲壬申世儆省故人於三吳時閣下習靜山中造門不値乙亥赴牧仲宋公約而閣下已入都矣緬懷風度輒令躁氣都消非特爵位之尊聲名之盛已也昔念菴先生初第 聞婦翁語則面發赤後數十年以理學名弟子著錄者

千數百人一日請言其生平學問所最得力處先生曰用功數十年只是銷磨狀元二字不去雖古人攻驗之精亦誠勢位之難忘也閣下由 手歷宗伯主持文衡名震天下天下之言文章者莫不以韓公爲歸而閣下乃欲然自下下交不遺巖穴士推挹諸節烈傳之以爲不朽業是念菴先生不能銷磨者閣下胸中久已無此二字矣溯別十五載是書諒久傳布未審肯以一冊畀山中藏石室否先仲父所評騭左傳經世其未編輯者四之三客歲屏人事勉強續完

約七八百頁未克授梓以請政 閣下西江一省統志皆出燕許手筆殊爲儆鄉榮幸特是廿年前與甯齋李公有西江詩文選之約後以事會未果使山林嚴穴之謳歌不得見諸紀載以表白於世眞屬憾事嘗乙亥秋宋公爲道閣下致太守書論修文廟及社稷諸事世儆亦爲述曩侍先君子同閣下烹茗品果一段宋公掀髯大笑世儆深歎風雅大儒姑片作器自具風雲卷舒之致何莫非文章之盛事歟世儆年近始衰復以親老累足山服學業無成歐陽永叔 識之

下卒爲聞人世儆之慚負閣下其何如乎臨啓上陳

答金甸玉

謝君至捧讀長箋諄諄欲以明明德復唐虞三代之治爲務盡卓犖非常之士也其梗槩可想見而歎許踰分不勝悚惕當崇禎甲申之變先祖父棄諸生遯跡邑西郊之翠微峰先伯先君與同志八九先生結廬於其巔曰易堂講當世經濟之務間遊歷南北所至交偉人傑士海內識與不識曉然知其意志之所尚非徒究明乎六書之義而已今六十餘年先輩凋喪殆盡其兄弟生長山中自顧庸劣不克負荷亦不

敢妄希進取或奔走南北或討論古今成敗得失之故然皆頭禿齒豁鬚鬢星霜一事無成良可浩歎承示以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學誠治世之常經士君子所當務第生於擾攘之後者目不覩治平之人英雄豪傑奮袂而起拯斯民於塗炭志氣逍遙世君以行其道不守矩度蘇子瞻謂齊桓晉文而欲行湯武之事雖欲霸不可得語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離救時應猝之大權終乖孝子不忍毀傷之義見則兩賢豪傑治亂之道判然分矣古人云識時務者在乎

俊傑分爭之際事機之來間不容髮倉卒應猝與時推移而欲由格致以成治平則迂遠而不近於事情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先事講貫之功亦聖賢所不廢子輿氏以好貨好色對時君以聖之時尊孔子殆將合聖賢豪傑而一之矣竊嘗聞之敝堂中先輩言漢唐可復而唐虞三代不可復勢使然也故井田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至於學校有上之君莫不修舉而奉行者未嘗有治人而無治法是又在乎其人耳某學識鄙陋敢以其所見聞者質之先生幸今

教之謝君困抑極所關念特才短力綿僻處窮遠之鄉真踦岑不足以容尺軀抱宅安頓使謝君無內顧之憂重有望於大邦君子矣

魏昭士文集卷二之二

書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答伊奐若

從卭浦得聞姓字具悉胸懷灑落有不可一世之槩心竊誌之亦旣有年矣客秋忽傳以詩文來詣豚與其事者多知名士世道人心誠未可問當同卭浦時相歎息旣而許匠三至琫素陰子亦一過山齋象新伍君復走札道巔末甚悉卭浦謂足下當此如錐處

囊中不特未見必有脫穎而出之妙蓋亦信之於其素矣捧讀長箋以鄙人幾念爲言斯亦一時耳熱之語不謂竟徹左右書中謂馮煖論且暮趨市朝一節已高孟嘗君一等夫孟嘗初得馮煖不知其賢市義而返復不悅迨就國於薛而後曰乃今日見之豈識時務之俊傑哉足下不即赴卭浦山中之約而汲汲爲都門之行桑土綢繆之義洞悉胸中豈獨馮煖先生爲孟嘗君籌畫使取重於梁而後得數十年高枕爲樂之說已耶第不知何時果赴卭浦之約信宿山齋得以聞所未聞且徵卭浦知人之哲也僕刻下將弔故人於雙江倚艤待發匆匆奉報不盡所云

復張長原書

世傚頓首八月中偶感寒疾方輾轉牀蓐間而足下手書適至舍弟世儼朗誦而聽之乃躍然起曰此東吳之志士也吾思旦暮遇而不可得者今一日而得之吾疾不已瘳乎世傚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幼入塾結至友數人至今不渝十五六從先仲父遊大江南北得見先生長者闓其緒論以及志節篤行事心竊嚮往若可跂及逍弱冠氣益壯志益銳食能兼數人步日可百餘里勇於任難事供先君子指使急友人

無虛日陸不喜輿輿猶覺其迂緩水則乘長風順流而下便欣然忘倦或溯流而上灘石纍纍風少逆即捨舟而步以爲常一日有友在急難中不避刀兵風雨二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往救之竟得瘳膂疾每一發輒痛楚不可屈伸歲或一二次未嘗少悔世傚蓋天下之至愚人也嘗謂交友無至性貫注則不可以久要而緩急無所恃文章無獨到之理識則不足以感人而安望其必傳於後世所見如是坐是不能廣大以擴拓其心胸未可以御世每夢寐天下之通儒達士與之朝夕庶幾移我性情而歸之大道以見於事業文章豈非厚幸然而未可必得也世傚年未及壯先伯父仲父即世今行年四十先君子復見棄賤兄弟煢煢相對惟以殞越是懼始覺少時所行皆家衆然勇往之志未敢少衰貴鄉允言韓君世傚至交也韓君明體達用內剛外柔資爲弦韋之佩今誦足下書想像其音容風旨何其似吾友韓君也客秋本先君子命省弔故人於姑蘇白下遂造上里時韓君適自楚歸偕其友竹㞓周君𣪘讌而別韓君曰吾鄉

頗有人今俱作四方遊子歸亟不能一一爲子道若足下者豈韓君意中所欲語者耶是固將起我於沈痼膏肓奚啻如前目開聲而愈風露之疾已哉𥩟愚抵虎頭城各出其所有面相質正繼先君子在殯未敢出戶寒家全集卷帙繁重丁變以來未嘗鳩工梨印他日自當奉呈也先仲父左傳經世便翻刷十之三四未有全書先伯父四此堂稿初特藏一二抄本邇年先君子以友人之言遂爲其稿承諭一一及之拙刻暨舍弟剌共五帙先附請政武清曹君幸致御企

之私謹此佈復不盡瞻馳

與王阮亭司寇書

憶七十四甲子孟夏世傚涙跡燕都閣下一見於廣坐中鼓掌雄談數月後卽許爲忘年之交及相見於羊城卽爲先君子述曩者與世傚以文章見知之由又見於端州卽以南行誌弁言相屬繳舟待發世傚乃挑燈呈稾閣下喜動顏色卽於廣坐中徧示同人又爲之延譽於中丞宋公斯時也世傚年甫壯再歲而三聚首閣下所以期望之者甚大且遠乃忽忽二十年而鬚鬢已斑毫無成就老且將至良可浩歎在

羊城時先君子聞閣下語顧而笑曰王公言外之意似謂汝文勝我王公眞汝知己也嘗憶端州河干閣下執世傚手相與繾綣曰吾釋褐之年子始生今與子爲友而子且爲我敘南行誌不可謂非異事越石父有言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閣下豈特知己之伸且有嗜痂之好昌黎謂位日尊則賤者日隔惟冀閣下時加策勵使獲守先人餘緒不至隕越以自顧其言則幸甚幸甚南行誌刻本曾於宋中丞坐次得一浣讀然大集未窺全豹詮屬缺陷祈查檢寄示

與徐果亭少宰書

歲丁巳晤司寇公於廣陵七八年間時覩流論甲子容燕都司寇公適館授餐情同骨肉因獲與相國公周旋而車騎枉顧閭門則在戊辰世傚時侍先君子舟中閣下同慕盧韓公偕來傾蓋如故各出所著辨難及節烈諸傳略共相商権自日中至晡刻始各分袂且命不必報謁駕帆長行閣下同韓公倘駐江干目送良久若有不勝情者嗣是司寇公致政世傚奉先君子命往候起居迨相國司寇仙逝先君子以衰病不得親赴弔唁先後命世傚致炙絮之奠閣下以眷顧方隆未遑家食故世傚數造珂里未獲一承顏色而山野疎慵候問缺如悠罪山積矣當舟中促膝之時正司寇公秉軸烜赫而閣下深以爲孤危韓公復述閣下嘗言仕至宮詹以上使不得安閒休息邇年以來凡總裁實錄之任皆出閣下大手筆世傚年近始衰日侍七旬老母未得敬造講益臨啓主臣

答宫公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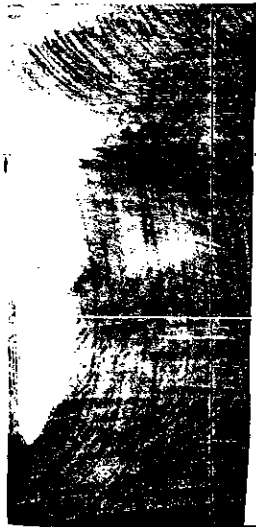
世傚頓首自與寅賓交飄知公璧先生及邱君船刻繼以元仲先生八十家君子歸自泉上敬悉梗槩迨乙丑得讀與舍弟世儼手書其忘年忘學篤好朋友文章之古溢於言外世傚兄弟以寅賓而知先生先生亦以寅賓而篤愛世傚兄弟今遂十年矣相去三百里先生與儼猶得一通筆劄而傚至上邑以道女遄返不得造泉上一相傾倒詩扇拙刻亟欲請正因走數行附寅賓所不敢作寒暄語乃先生報以長箋期許獎借踰分傚年將四十文章學業茫無依據恪守祖父之訓畧知向善不爲四方君子所擯棄所賴以攻其闕失如先生其人者亦不可多覯倘先生不以未謀面之嫌書疏往復訓迪頻加使不至坑塹之隊以貽羞祖父傚之深願也方今朋友道喪篤之者鮮李先生長家君子幾三十年與家君子爲兄弟交夫李先生都盛名數十年而其次公菡猶在家君子上乃繾綣懇摯如此有在學問文章之表言近指遠可以意會而不窮者故其念慮特切是以忘學忘年

不自知其所以然耳而白下胡星卿先生亦然去夏敝友兄吳子政歸自泉上述先生文章學問爲鄉邑所推重門生子弟蔚目琳瑯宜裒然無外求矣乃與不肖之世做兄弟繾綣如此蓋泉上多古君子之風其志年好學篤朋友義繩繩其人與抑以實貴之誤爲揚許遂信之而無疑與然李先生與家君子猶有足跡爽者而世做兄弟無能爲役何足以當先生虛下之肯哉夫眉足之地不過四寸而所立止四寸之地則必顛仆矣敢不懼且勉乎夫廣其途而扶其隊

含先生其誰恃愚以謂教之誨之當過於李先生與家君子亦寅賓之所樂聞也邱君未得一通闈問而神交實久倘相見幸道拳拳

荅張損持興國

世做再拜世做生於僻壤席祖父詩書之訓弱冠略知趨向而奔走南北幾幾其四十年以淺學非材鹿鹿風塵者如是即少時一隙之明亦荒落殆盡況徒耳食父師之唾餘者多而敢附於作者之林乎故中丞耶公初夏有名主鹿洞之令當事諄切敦諭而世做亦委曲懇辭蓋緣麋鹿性成未能爲縶縻籠絡且恐弗勝其任也茲俞廖二君至復捧手書誦讀之下媿感交併郡志重脩誠九十餘年之盛事有大中丞

之任賢不貳得閣下之博洽公平是非黜陟毫髮無苟斯一郡十二邑之厚幸幽隱藉以不朽風俗賴以復振欣忭豈可言哉做生也晚去鼎革十有一年初志在習勞苦是以忠節軼事雖偶聞之父師而未究其詳荷閣下下問自當舉所知以上陳何敢有遜情耶如或各體就緒欲令一參末議至期乞先後郵示必竭誠以告來棄纖悉備舉特各縣多有已脩新志而未刻成者似必須索其底本方可稽考更日錄與地之分野氣候土俗兵防之土兵科目之分鄉舉進

答沈漢嘉書

庚午夏至後九日易堂同學弟魏世傚謹頓首復書漢嘉先生足下先生家持內外文名人以為世莫得而幾似先生議論忼慨與朋友交藹如也人以是賢先生僕則以為皆非先生之至焉者也夫人之所以貴者於朝廷則為直臣於家則為諍子於朋友則為直諒之友故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且其諤諤者固非專為其友其所自持者然也竊聞先生於父子夫婦雝雝愉愉文行轉相師友與人交則欲

勉其人為世所難為事規其人使世不得而少議焉嗚呼此乃先生之至焉者也所示跋家君子論岳忠武責韓魏公與兩張皆可立死者而定爰書嫡孫諸子書名議及與洪潤孫書論繼子於生父稱謂得情理之中而贈沈昭嗣序列省世態以見昭嗣之賢之所以不得館職又勉昭嗣以隨境盡分使遂為州縣則宜周知閭閻疾苦而愚以論古之制禮者以大夫為準蓋大夫世其爵非嫡子孫不立不立則不得以祭大夫此所以主及曾玄而左親右疏勢使之然士庶之家或當有異焉否耶生父之稱曾文忠論之詳矣家君子以幼弟世侃繼先仲父後則呼為兄子而世侃稱生父與曾吉適合也往者記先生以書見示謂拙集不宜以書篇為卷首今已刻板改正又謂古人稱名兩字必兼不宜去其一是二者雖小故先生何嘗一日忘益我乎當僑湖樓時先生謬以文章見示感先生諤諤之意遂有狂瞽而手札褒嘉云云豈反言以見意耶近作愈勝日惟置座右取裨益而已何時復得磅礴神與俱往

答雷用脩書

儆頓首覆於敝友兄吳子政所見足下贈子政詩八首近體諸作近體用工部之意而自出機軸何字格法不襲古人迹既心賞其詩因及足下品行而子政極道足下虛心好學上邑知名士罕不出足下之門而顧欲然自以爲未足心竊嚮往之比造訪一見輒別深爲悒悒繼捧手書則感悚交并先仲父贈禹成先生文以爲士之能爲人上者然後能下人學可以爲人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蓋非今世之士所能有而猶非學業既優坐皐比而羅英才者之能自沖抑也足下殆過人遠矣古人有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人特知夫泰山之高河海之深以爲莫可幾及而不知蓬顆之土流潦之水皆山海所取資也然則外土壤細流者其將不得爲泰山河海乎來教云求友切於飢渴且歷敘所以得見彭躬菴先生暨吳子政而下及於世儆皆勤勤不忘儆嘗有言世風日下不惟賢者之子不克象其父而弟或不逮其兄躬菴先生儆父執也儆事子政如兄然則躬菴先生子政與儆之優劣足下可不問而知之矣乃足下與儆猶懇欵若此然則足下欲成泰山河海又豈其有不能至哉

與王詹長通政書

歲者浪跡都門守草野常分未敢造次是身閣下不以爲罪反辱貢臨備極欵洽昌黎所謂折官位以等行交弟其何以堪此乎然史遷傳信陵爲侯生執轡愈恭千古以爲美談是則美歸閣下弟爲妄人買駿馬骨而千里馬且歲至者三閣下好賢之盛節未必不因此而益彰也弟追維聚首幾二十載虎頭秣尉於茲八年光陰駛疾洵非虛語弟忝附齊年乃尊先公騎箕未幾先君子亦即見背其不幸處同然弟則草野無用之人而已讀閣下典試一疏豪不阿比古大臣風度已見一斑弟鬚髮自已強半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閣下其何以策之

答伊順行

張貫再至辱長箋勤懇區區細故焉克當此嘗憶甲寅乙卯之際東南沸騰功名之士或振衣彈冠相慶或揭竿而起即欲置身於青雲之上而坐享太平嗚呼惑矣夫任天下之大事者以四海生民爲念非爲一身之顯榮身遂計也故無意於功名而功名隨之當世安之史策傳之何者其識與量足以包天下而洞悉其微亦非俗流所能窺測先君子坐老窮山齎志以歿竊惟某年追半百浪跡於閩粵兩浙三吳齊魯燕趙晉宋衛陳鄭秦楚間得交其賢豪士者卅有餘載然而目不見睫胸次狹隘未能開拓其志氣稍不加脩學不加益且鬚髮星霜慚負先人良可浩歎伍君侃菴交好最久某之生平是所甚悉倘推伍君之雅而鞭策時加則幸甚幸甚

與李雒饒宗伯書

燕臺聚首忽忽廿載爾時世俊年甫壯謬辱閣下引爲文章聲氣之交戚司闕任得出入鈴閣不分晨夕者十有二旬間何生洲健菴兩公聚論僑舍倘極歡曲閣下將有宋集西江詩文之志欲令世俊採選政閣下典試奉中許公爲學使者適同其地又欲借世俊以行親老未敢承命然而知己之雅其何日忘之迨閣下督學南直儆堂中會高黎先生造訪復蒙諄諄下詢且重申西江文選之約懸下金以俟麋鹿性

成未克買舟南下蹉年曾先生寄跡都門遽捐館舍迄今十五年矣世俊草野未足致遠而是書竟廢甚負閣下如何可言閣下位日益尊得君行志爲天下蒼生所倚毗猶暇宅心詩文章與草茅賤士敦布衣歡世俊雖深愧徐穉而閣下過陳蕃遠矣先仲父所著左傳經世定菴姜公代爲剞劂者特四之一其餘本有成書先仲父歿既廿有三年先君了見背亦已八載世俊年迫始衰竊恐評騭之散見於篇端者不可復理客歲攜長豚濟桂戶數月始克搜羅補續得七八百頁力薄不能梓以問世未審何時獲鼓長脊英銳之氣與閣下涸涸磅礴踐廿載選約且攜是書請政今則卷帙浩繁猝未能得尊先司馬公重鎬文集白石山房詩文集皆從未捧誦幸郵示之

答許言聞

又陶至得吾兄二月朔日手書知近來眠食安善雖十五年不相見如得親面頻語快何如也承惠紙脯蔬種不過多乎謝謝大作賜教者較之昔年益加洗刷以吾兄天挺之姿加以好學下問其識詣豈可量耶尊文妄以愚意評騭歸上某自十歲學作古文從事於先仲父十八九歲習舉走遂廢筆硯廿三以後先君子以先仲父未有嗣續命追隨於大江南北者三載略知古文路徑不幸而先仲父歿於贛州又十

五年而先君子見背前歲以來學益荒落然耳食於諸前輩古文之道初選題次選意次選詞次立格次立品由淺入深漸次至於立品則文章之道其庶幾矣蓋立品者非矯激自高大之謂也篇自有其皎潔特到之處不平而至奇即上乘矣必奇即小必異即誕而詭也有一定之格局有正面有反面有旁面用之得其當則語詞尚體要典則意欲深入特拔然意思之來千頭萬緒聖賢異端滑稽迭出畢而無統不積學以充之則不能化無用為有用斂博而歸於約

故或千萬言而不能盡者乃約存於一二語數字之中或開門見山則又了無情況必須千迴百折委蛇婉轉起高山瀦大澤而人不畏其煩不厭其勞其故可思也有必不可作之文有小品即堂堂正正而反拙者尖利愈樸緊實而愈虛靈又在作者之運用之而已論人無過貶過刻論昔賢必當平恕言已身及知人子孫毋過獎許失實要亦有其體裁也來示云欲刻廁以為出羅末耜夫傳世行世之文則又有殊焉敢以聞於父師者書以相質妄論尊文知必無

當幸反教之

答彭汝誠書

披讀長箋狂喜屢日廿年來不聞斯語幾使骨月昆弟化爲胡越中夜思之如芒刺在背何能終日沛公詔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吾前輩九先生遠者來自千里之外聚處一堂以眞信誠篤教子弟挽明季澆漓之習或出或處各有其道忠信篤敬以爲本朋友爲性命視朋友之父母子弟如伯叔父母子弟跪拜坐立一若同姓迄五十餘年不少變故至今易堂眞誠不欺之名徧南北是吾前輩積數十

年之心思力行以有今日吾儕或三十四十皆耳而目之者也其視沛公開基業以遺子孫又皦皦矣且沛公以百戰而有天下一傳而幾絶於諸呂雖平勃之忠貞陸生交驩之功使非有文帝之賢終不能以復振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嗚呼此衰世之言也然後之爲政者必有欒書之心而吾猶足以爲伯是在有志者之爲之而已倘得二三同志之士攻其闕失匡救其不逮沈潛高明相需以全其用雖天下國家必有可觀況吾儕身世之故乎曹參爲相

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參語惠帝曰高祖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此守成與創始之所以皆難也今吾輩之守成蓋須具創始之力而行之如光武之再造不然未有不陵替者矣吾儕俱爲易堂先生子要之九先生之所同者心而不同者其行事同其心者眞與誠而已矣吾儕誠能有十之二三足以淑身而涉世往者吾聞之執友吳子政述西泠應嗣寅先生誠之之詞曰隨境盡分莫此爲

上矣雖然九先生既共有其眞誠而彭先生之氣骯林先生之和雅曾先生之無緣飾先姑壻之通而介先伯父之快直先仲父之寬裕尊夫子之恬淡家大人之剛毅皆各有其所獨至然而善學者得其形似不善學者則皆背馳矣豈吾儕皆不肖哉前輩之所以得於天者優虛心好學不自滿假吾輩耳食前輩餘緒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無勤學之功少切劘之益其所稟賦者亦遠不逮也李先生之捐館舍世傚尚在穉年每以爲恨今二十年來繼逝者又六

先生矣惟尊夫子與家大人無恙然皆七十老翁自
儕如公西舟之其殁也幾三十年先從兄與十早世
元忍天折賢昆季踵歷兄弟及二三同志若不自樹
立將不得比數於人傚十歲後受業於尊夫子父為
林先生及先仲父所奬許而李先生彌留之際傚
言予耳時方滅裂無狀先生再四詢傚於宗人人以
汝有所語乃令人隔山急呼傚來比至已不能言第
一面訣皆中心所不敢忘今昆季各有成就傚憫負
諸父執浮沈於世汫無津涯廿年習奔走於南北亦

欲以朋友為首務思推廣易堂之道而守貧鶩不常
與執友賴子並吳子政盧孝則叔季弟共相規勉兢
兢有坑穽頻越之處身命何足惜恐欒書蹤笑人以
貽羞祖父今昆季不我棄鞭策時加此正吾儕繼軌
興起之大機也敢不交相勉乎且易堂九先生之所
創而吾儕十餘人所宜共守者也吾儕交相扶持猶
懼失墜若用外人之言而疏骨月昆友之交至分崩
離折傚則未敢然也然而賦性木强身多瘡痏無自
磨之功偏執褊隘而疾惡太嚴不能違心委曲以自
欺欺人故動輒見尤不可以行於世至於朋友雖不
敢自居益者亦非損友來示云云昆季其亦有以知
我也他如性習偏頗互有短長浮游之言乾木細故
則日者信宿面論已略悉底蘊不復更及邇來多會
叢挫遠賓踵接報覆遲遲仰不我督

答廖衍白書

披讀來箋獎許踰量重以腆貺而含綵琱璪思斯靑復述賢昆季諄諄雅誼且謬以尊先公家傳見委紲樞草舍之手何足以表揚賢哲把筆之際殊深悚惕先君子自鼎革後棄諸生服同兩先伯父彭林邱李曾諸先生結屋於金精翠微峰先生父母卽世旣終喪先君子爲汗漫遊足跡幾徧南北是以南極瓊海北抵燕西登泰華絕頂覽山川風土之勝得盡交天下奇偉非常士見於詩歌篇什罔未嘗一日忘斯民也旣更命某習奔走乃歸而著書寧都先賢傳亦以見志之所在耳今先君子歿且十四年矣其風已邈猶見稱賞於有道爲子孫者有不喜而生感者乎尊先公才能德量爲先達所推重抱道不仕而以地理自表見其意旨深遠出於尋常萬萬然尊行述大畧亦黙晴有在故拙文仰體孝子之志而爲之不知其有合否要其行事彰彰將必有抉其隱而表著之者以賢昆季顯親之盛殆足以有傳於後世也昔人謂趙括徒讀父書如某者其又括之所笑者矣何日得

一相磅礴出胸中所有以相質傳稿錄呈乞摘謬反

教是所願望

魏昭士文集卷三目

序

勺庭仲父五十序　贈宋牧仲郎中序

彭躬菴先生七十序　送鄒効圖序

黃交三詩序　送彭予載再之頴序

屈翁山五十序　送吳子政還河渚序

頳耳臣詩稿序　贈甘中素游江南序

黃仙裳七十序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贈鮑子韶四十序　奉辭父母往江南序

贈王政子序　梁質人四十序

八大家摘鈔序　吳子政四十序

王汾仲詩集序　贈彭十務妹婿序

贈友人行貢序　叔弟二十一歲序

張孫子五十序 以下卷三之二　梅溪詩集序

師括編序　查毋六十序

黃松溪先生六十序　軸園佩言序

贈適園主人序　贈吳子政遷葬先壠序

闞再彭七十序　歷代史表序

拙軒二十七歲序　王阮亭詹事南行誌序

贈北田諸先生序　屈翁山文外序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六十序

鄭若子詩序　雷廣颺先生七十序

嶺南懷古詩序　析產序

黎氏族譜序　三十二蓮峯詩序

趙漁玉詩序 以下卷三之三　歐上閑四十又一序

得鄰軒詩序　四香堂說部序

孔昭文五十序　駱將軍家譜序

謝毋施太君七十序　盧穆之六十一序

張損持輿國五十序　曾若思二十序

魏昭士文集卷之三

序

勺庭伯父詩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勺庭伯父五十又一序

甲寅正月十三日吾勺庭伯父五十又一先二日傚執事水莊間以私意言於勺庭同門生曰天下之爲隱者衆矣然古所稱隱士石隱爲上是故陶潛之高或以彭澤少之謝安出而圖晉成淝水之功猶或以小草譏之安亦有愧色唐李泌隱居窮山絕粒二十

年無妻妾子女玉帛之有肅宗欲以爲相堅辭而不肯居議者亦議其朝夕往來宮禁後乃爲判官爲刺史一無所辭傚竊以爲潛之終隱宜矣彼安泌者而責其不當仕何說哉夫士之所以歗歌山林者非貴其棄置如糞壤朽株而不可用也或抱道不肯苟合或擇木而棲或察時勢之可爲與否以爲進退若生爲其民世受其食毛踐土之恩高臥自放視君父之安危曾如秦越人之肥瘠而不足恤則以當太公華士之誅可也而又何尚焉當元肅之世國之再造危如累卵也士生斯世莫不思奮其才竭其力拔茅連茹以扶持其國家故安也出乃爲遠志處乃爲小草泌猶徉乎三君之間多建功業率皆因利乘便伺時主之隙而後投之少匪躬之節愚猶病其出之不力智勝於忠也吾仲父自甲申後棄舉子業居山中三十年旣數遊江淮間交天下奇士遊愈遠而志愈堅其所以訓廸後生者主於有用之學至今年五十一而心彌篤也傚私意其非尚石隱者乎伯父聞其言頷而微笑之傚於是跪以進一觴

議論大好

贈宋牧仲郎中序

山之銳者不崚遲水之激者不委蛇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才名亦然富貴而益以才名是激水於峭壁而增磬碧之石於山也是以方冊無所遊潮懸車束馬而人不得扳商邱宋公爲文穆公冢子儼閬諸父言其少年時郎以詩文名天下吾意大行之阪罡塘灧澦之波必萃於公之一身他日吾將望焉而反巳歲巳未公權關吾贛儼適入郡以諸父故一見公則溫乎如玉之在御藹乎如春如澄湖瀦蕩水波

不興而秋山平遠帶其左右也公自忘其富貴才名予亦相與忘之退而自喜有庶見之歎予將歸山中公酌酒爲別曰子其無一言乎予惟天下公卿下士者有矣未有如宋公者故爲山水之說以贈

又如池水盆石能爲激湍嶙峋之勢故自胡目

彭躬庵先生七十序

巳未嘉平之朔彭躬庵先生壽七十先是十有二日儼父五十先生旬日往翠微儼奉左右時同堂通家子皆與執事飲酒中先生顧儼兄弟等而言曰少年之有志者能以十字自循省其庶幾有成儼請其目先生屈指而數之一曰存心二曰積德三曰思過四曰力學五曰求友勺庭伯父深然之曰請更益以二字曰執謙先生亦首肯深然之儼退而繹思人心善惡之本本源不清雖存嘉言懿行皆外僞也然不實

見諸行事人無所利濟則心爲虛位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福雖不可求而德必在於能積故傳曰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也說于心薄于德是過也人之情見德而不見過故貴思然不學則無以明理非友則無以納于善而閑其邪是故爲學者五者備矣抑嘗聞之先生曰或問顏子大賢聖人何以教之克巳先生曰惟大賢之巳惟難克然則五者備而於心生儼氣長積善而成其惡者往往也此執謙之所以爲要也予小子輩其何敢不兢兢夫先生年七十

古大夫休暇不與賓客之日也而先生勤勤然以教
諸小子則其所以自强不息者可知先生之詩與德
固當與衛武公比烈矣徵淺學鄙夫不足以知先生
特就其所以受教訓于先生者以爲先生壽夫古人
悲老而乞言徵之爲乞言也久矣

壽序中别調尊釋訓言亦有理致

送鄒幼圃序

乙卯季秋諸父命徵省友人疾於贛州水涸舟膠五
日而抵曲陽江朝食泊中洲見江岸百十人操白刃
捲旗而疾趨予以爲鄉兵也數呼問之皆不答旣放
舟數里逢邑丞尉相勞問曰人言曲陽賊揭旗渡江
故蔽舟於此有之乎予始省所見岸上者賊也尉曰
[illegible]衙賊下視友人病而無錫鄒先生亦以訪友將衡
[illegible]上翠微峰矣因急呼先生曰某之子某在此先生
愕然起立所然而喜蓋先生未嘗識徵而徵往隨家
君客贛則已從壁間窺先生也家君道先生性質樸
好學不倦工詩文徵自顧謭劣不敢造次見長者孰
意今得與先生握手乃相與笑盜賊亦不爲無功也
抵贛二十有五日還山而先生已下翠微將辭還去
私念山中諸童子皆得朝夕聞先生論緒徵向往先
生久獨不得一與斯會古人云天實爲之人生離合
之故學問之消長固亦自有命與往句庭伯父客高
郵將歸諸老地臥送之時興化李於庭先生年七十
餘夜半忽發嘆曰吾今無所願但願高郵百姓反湖

上則魏先生不得歸矣僕欲遲先生之行不可得妄意江路再梗先生當無爲衡賦餞而去也

與致不凡

黃交三詩序

黃子交三泰州仙裳先生之仲子也丁巳冬予至廣陵交三亦以試事來相見酒次出所作詩示予既而曰人之爲序者衆矣或僅工於文或人賢而文不工吾欲子之爲吾序之也何如予曰何敢辭夫交三之人吾知之久詩則見諸詩觀方吾之未見子也則固願見之矣初予至廣陵甚病不能衣冠揖客但力疾一見尊君子輒蒙過情之譽往還五六月嘗爲予道交三及其兄屺懷之賢且曰吾次子某今出應試事與公卿大夫士遊其非得已也且吾老矣其亦可以自適甚矣夫交三之賢也而交三乃爲予言以不能拔於世俗爲自愧嗟夫交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交三其可以無愧予自念生二十三年既不能工詩古文以爭衡於人又不能降心事帖括取功名於當世爲父兄服勞坐守窮山市章句之學予則媿交三甚矣世之應試事者恒不事詩古文謂其有妨制藝今交三既工制藝而復工詩其何以哉夫功名之得失固有莫之爲而爲者予於交

三不望其徒顯於一時而欲其有名於後世也例禁之文繩趨尺步以摹倣爲工不能自見其性情而詩則所以寫吾之情情之至者詩無不工予嘗與尊君子杯酒論今古事及甲申三月之變尊君子涕下沾襟嗚咽不能已以交三之賢而朝夕聞過庭之訓得其情所獨至其工詩固宜也予附通家誼而序之其何辭也

宛轉頓跌有俯仰之情

送彭子載再之贛州序

甲寅三月彭子子載自冠石造予呼穎子耳臣半牛山而語時彭子將暨尊先生下湖東溯流而上於贛曰吾日侍側親長者言動諳練時事廣耳目所不如庶其有益乎予拊心而歎曰人各有父今吾父獨身遠遊不能從予媿彭子矣於是極所欲言以爲別秋七月予粧忽自贛來歸予喜其歸而悲其遽如是以歸也數日子載又買舟之贛予臥病送之不出門稍間與穎子夜坐雪門語及朋友之難因嘆今人或茂

視天下士失於刻薄或輕信人往往至敗事又或外號至交而實相疑猜或遠聞名通書牘語懇款若平生然一書之後則了不復問此其交雖充塞天地之間與無友等且夫輕信之害甚於無友此不獨奸僞術智之士爲然也故古人必擇然而交之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擇交者其必先務乎此然而難言之矣世有當患難死生無所負共饑寒安勞苦無所私吝至責善規過則往往阻於嫌疑闕然不能自致河東先生曰君子愛直者而惡道

於已者勺庭伯父曰直言責之則以爲訐婉言諷之則以爲誚先事而言則以爲迂濶事後而言則以爲幸災故人之責我者我必加以不義之名嗚呼唯其言而莫予違雖人君可以喪邦況匹夫乎而自得求之於君子而不易得天下之朋友尚可言亦是故擇友者吾知其賢而友之矣乎若一言一行之失必極相規責不憚十反期於改焉而後止庭辱面斥之不以爲怒是吾之是而非彼之非不以爲嫌若是者可與其患難貧賤矣然而富貴功利之相款長短之相

暴則猶難能也吾父曰朋友之於五倫若土之主於四季勺庭伯父曰友之一體者援我於死而不以爲德誤殺我而無怨嗚呼豈易言哉於是賴子子皆悚然起立若重有所創艾者明日追叙斯語寄子臧於贛

論擇交之難而歸本于責善其篤切處有刺骨之論至求之君子而不易得友功利長短等語令我通淚直入左腹矣つ段落甚綿緲不可斷畫

父曰暢切篤摯可存

屈翁山先生五十序

後生甲申後十有一年生長皆在窮山中近乃稍稍從諸父爲南北游而食粟之年亦既二十有六矣嘗嘆古賢人君子鬱鬱不得志抱負無所施然于此名當時傳後世者往往不乏人或深居窮山著書以傳或以詩古文傳或以屠沽義俠傳或托黃老托釋氏傳或以耕釣百隱傳或以教授傳或以交友游歷傳所傳不同要皆文人志士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其辟世之當義不

當義因各有在然莫不終始守其一端以傳于後蓋長於此者短於彼未有能兼數端而並傳者也粵東屈翁山先生少年工詩以詩名既改服爲釋氏釋氏宗之據上座爲徒衆說法則又以釋名是時先生年不過三十既而娶妻生子浮滄海歷大河南北服官政既又返僧服至於今挈妻子而游江南爲詩文名人年纔五十嘗人世所不易經之境而其名數十年如一日嗟夫古之人執一端以傳先生兼數端而無不可傳則先生固傳人也庚申孟夏予客金陵以先

輩禮見先生蓋先生與家君交友於粵東舊年家君五十有一先生將爲文以贈而謂僕曰子其無一言貺我乎僕聞之關尹子曰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魚爲蝦爲蛤唯龍則能之先生好易所著易外言龍德最詳而又正當五十之年吾知先生之學其有以進于是矣敢布不文之言以答先生之意

寫翁山踪跡歷落可觀末歸結於龍德含蓄推就義味頗長

送吳子政還河渚序

丁巳秋予　客廣陵吳子子政自浙之河渚來予方病晝寢夢中聞友人大呼曰吳子政至矣予驚寤披衣起立未定而吳子已造榻相與執手涕泫悲喜交集夫吳子孑然一身作客數千里之外不見山中人者於茲六年予固知吳子之且來也方吳子未來友人道吳子居河渚勤學問日與諸君子討論史鑑所爲詩文載山中益工居喪哀毀如禮將及大祥不飲酒食肉予時臥病京口恨不能奮飛河渚

相慰藉且獲進交諸君子乃忽然而吳子至數年來四方多故戰鬬攻拔無虛日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計成敗廢興如舉棋之反覆而不定而二三友生出處之故學問文章之消長亦各有不同予力疾與吳子連床談數日夕不勝慨然太息又讀其所作詩文而益信友人京口之言爲不虛也獨吳子年將四十無他兄弟未生子予與山中先後輩莫不病吳子之久遊而不反也者吳子曰吾以老父遠出意稍得衣食便可朝夕追隨二三年間必當

一反故廬不意江路阻絕而老父乃遣大故使此時
君山中郎生一二男子乃不得東下抱終天之恨與
阻絕不得返山其孰輕而孰重邪予聞其言深自媿
居數日而吳子將還河渚爲尊君子立墓石已作歸
山詩以予病復留五六日於其行力疾爲文送之數
年來予好習奔走願識天下奇偉士他日疾稍間將
走拜尊君子之墓諸君子其或以予之友而許之納
交邪

文意瀋蕩有遡風生徵瀾之致

賴耳臣詩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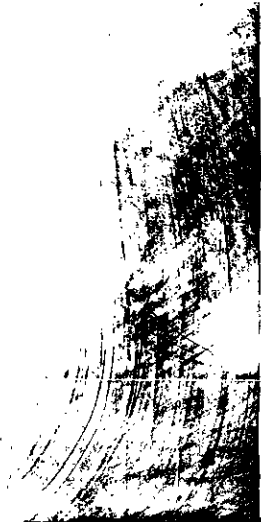
乙卯夏予客雙江歸與賴子耳臣逍遙乎翠微之間
於時山樹蓊鬱鳥語上下雲氣鬱蔥往來升降日光
照地碎散皆成文章怡然自足樂而忘久耳臣乃出
寄予詩既又盡出其雜詩塗乙縱橫

予曰可今人爲詩文無足取一經先生長
者筆削輒毀匿其本稿而抄錄裝潢以誇耀於人今
子能違俗不務修飾示人以樸意良可尚已然吾懼
夫其久而散逸也且夫詩文所以寫吾胸中之意爲

有補於世焉而已豈特求其聲律篇格哉寫吾之意
則不敢以吾之所無有者飾言於人求有補於世則
不敢以私意偏見亂天下之公理而又有難言者蘇
文忠有言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
心與口與手者而辭以達之是之謂文章噫夫此豈
僅學詩以爲詩學文以爲文者所能彷彿其什一哉
予聞學爲詩文父兄師友之所教既藏弆而玩繹矣
復莊錄而帙之蓋亦足以自考非敢謂他日之足以
成吾文章而亦以此知文章爲珠玉爲金貝未可易

而素也耳臣為人樸即存草一事可見語曰大樸不雕夫詩文之道吾願耳臣之斂進而雕琢之耳矣

轉折處能有思力

邱邦士先生曰妙在於不敢倫言不敢亂想中求雕琢所難言者轉折出此意最佳

贈甘中素游江南序

甘子中素將從其舅先生游江南此中素出門同人之始也先是三年予嘗南游家大人戒之曰汝生長窮僻鄉今得出覽山川人物之盛晋接賢人君子以開拓其心胸誠幸然而根荄未定學問未有成就出見紛華而悅者人之情也汝其戒之經年歸雖稍藏人情世故然拊心自問其違心而阿世者蓋已多矣中素年長于予而老成練習他日固無是患與吾嘗私謂生平朋友中心所獨感者惟中素與兄子政方

中素來易堂時予年十七甫定交他日有訕譏予者中素爭之輒形言色子政則于予十二四歲頗狂悖戾為前後輩所擯棄時獨以兄弟畜予相與規勸獎勵甚厚故二君者吾于朋友中尤不能忘情也而中素則言吾于程山易堂倦予與彭子載梁質人稱心交然予向贈子載序欲其於朋友擇焉而交之中素曰子載失之泛予過于嚴吾願中素即以折衷吾二人者交江南北士則其得于朋友者必多矣

文有勁節○賓主雜書處自好

黃仙裳先生六十序

山之在峙水之下而不返者其性也然有陵遷谷委竭則又山水之情山水之有情者人恒流連而不忍去否則過而過之矣而況于人乎泰州黃仙裳先生其人多情之人也與予爲總角交己未冬余大人五十有一先生贈以詩郵寄數千里外今庚申夏予客金陵酒坐中忽相值先生曰詩不云乎日月逾邁君曾六來者與予別遂四年也而予年已六十矣予憶歲丁巳與先生聚首廣陵予方病甚先生視之情甚

時皆會飲酒中語及興廢事先生輒嗚咽淚簌簌不能仰視他日又復如此及予在京口得東房伯父訃走廣陵取行李先生聞之漏五下造予里門不得啓先生在立俟之翌日相見執予大哭又賁衣爲賻答賻道發下京口予至今勿敢忘先生性好古玩又圖書記印有吳門名人工篆刻爲先生刻美凍石日甚愛重藏之其人忽以狂言詆吾句庭伯父先生聞之大怒取所作印石擲于地折其角磨而去之凡予所見聞于先生者其情如是吾又安知天下日不有如頗于是者乎夫情者人之所以生者也東房伯父曰人者天地之膠漆情者人之膠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非情其何以能久夫物得膠漆則不散人得膠漆則久視先生之情老而無盡則先生之年當亦與情俱無盡矣若夫先生以詩書法名天下天下士盡知之予又何以云

說情字有至心處叙雜事亦殊生氣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己未季冬南豐梁子質人謝教授而歸明年將

存江南予病足送不能出山視其意色

翩翩乎若鞲鷹之脫絛而去也世之士以貧教授者視去其席若卿相之去采邑而梁子獨喜捐妻子為不急之游何耶趙中令窮居教授後為宋開國元勳嘗自謂吾以論語佐太祖取天下又以佐太宗平治之而廢立之際後人訶其于忠孝二字且不識何問論語二十篇蒲山公逃𢿘教小兒村落中時時哀

吟泣下幾為太守所獲夫趙中令以蓋世之功為宋代奸臣弁冕吾知其教授時所讀論語必已大謬誤而蒲山于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戒抑何其不講也質人果毅而篤于忠孝者素矣其去教授而游若鴻鵠之翔于千仞何怪乎了踽旅門戶燕雀也共為知之

弟敬士曰苛氣勃鬱如夏雲之多峰

贈鮑子韶四十序

己未春鮑子子韶自京師返吾甯予適以事至相握手甚懽往鮑子之役於江南而北上也實以[illegible]其行人皆為鮑子憂而鮑子不憂也今賓於大將軍之幕人皆喜而鮑子不以為喜是時鮑子適四十初度予欲一言以贈未皇也嘗讀勺庭伯父贈宋漸堂四十序曰天下之勢將在客所謂客者蓋鮑子之流也鮑子為吾伯父門人其旨必聞之熟矣余聞鮑子弱冠盛交游以能詩名既以文章從事當時公卿間常激

於義能為人緩急善飲飲、酒不醉醉輒罵座上人有俯視一世之概人或目以為狂而鮑子終不少自貶損也其三十時見予伯父於廣陵立談之間遂折節為弟子嗟夫世之所謂狂其何足以名鮑子鮑子蓋有大過人者也自是予益慕其為人每相見慷慨談說今古事或拔劍斫地流連不能別去比年東南變起吾贛為上游要地予隨家君往來贛城旁午於金戈鐵馬之間見鮑子周旋諸帥府為桑土綢繆計者無弗盡顧所以屹然無恙鮑子與有力焉乃有以

美非之言中鮑子豈其狂態有或取之然不如是不足爲鮑子也今從大將軍誅廸寇於顏鷄窮岛之都其所以贊討画明節制揖新之民於衽席之上者當必有道方鮑子之折節吾伯父也予想其狀貌當肖張子房及相見乃復魁梧奇偉足稱其志氣鮑子年正強仕其必有以自見矣因追書所懷以寄鮑子於軍

只一意能頓挫出之一結殊有波致

奉辭父母往江南序

丁巳五月世傚將束裝從勺庭伯父於江南承父志也父母之生子長養而教育之朝夕侍從以娛膝下此父母之情也而奉甘旨定省問安否出告反面而不敢爲遠遊者人子之情也然父母於其子又必使之讀書自立出而交天下奇偉之士冀得立名有於當時建功業以傳後世此愛子之情而父母之志也雖然記有之曰國爾忘家君爾忘親謂仕於朝者言也若貿貿然浪跡江湖之上守其賤貧無所建立以澤施百姓則何如杜戶淡山侍膝問安勉盡子職者之爲猶愈乎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夫人之父母志各有在或志在煖期其子朝夕娛奉求田舍管米鹽凌雜事則爲子者當以奉養爲志君大倜儻慷慨破產不爲家篤於朋友之誼豪俊之交期其子有遠大之志則爲子者當畧情而奉志離違父母不敢愛跋踄險阻苦危疑不敢自惜日人貧賤之遊未有不困苦者也吾父當少壯時急朋友之患難尋山林高士義俠屠沽以及出世之豪或有其志之

所樂有事盲烈暑衝新寒赤腳裂趾踣穿兵賊之穴
饑饉之災至今未衰是故諶母欲其子交賢者遊哉
髮對薦而偘不敢不留賓今吾父行事彰彰耳目間
儆得親見親聞不獨志之有在而已其又敢閉門自安
乎然自三四年間承命習奔走數百里千里給餽虛
日歲時伏臘家人媟侍父母之側儆十九不與自顧
陋劣毫無增益少異於昔時然則徒虛膝下缺人子
之情亦何為哉儆不敢不自勉矣吾父於兄弟如一
身勺庭伯父遠遊多屏疾吾父嘗憂其獨行且使儆

得以就學皆吾父之志也儆於是叩首告行陋歲之
間來歸定省不知能有取於親心否乎道塗謹自愛
吾親幸無忿之

情志二字分別中理而後段最婉轉篤摯可誦

東荔伯父曰文甚條暢而能委蛇以出之遂爾情
至

贈王政子序

勺庭伯父往客廣陵四方炼慨魁奇廉貞文章之士
方外技術數千百里間輻輳於門晨昏客坐不絕人
子願隨後一識天下士三四年來束裝行發出而返
者數四其間兵火盜賊因苦流離饑寒疾病備嘗而
不敢易其志今年幸至廣陵又病幾殆近六月不能
任衣冠過客雖甚賢非吾伯父甚相親善則不敢短
後衣而請見一日有客語伯父室中移日聲甚壯子
竊慕之力疾而出見請問於伯父曰客其何如伯父

曰此鄞縣王政子也子往游廣陵政子年三十餘矣爽
英邁之氣見於眉宇今六七年耳聞政子有友人好
節概及難妻子在長安不得歸政子一諾而計出之
於豺虎之穴往返數千里挈而歸其友而人無知者
吾不意政子之遠能如是也儆退而嘆曰嗚呼韓愈
氏有言指天日誓生死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如
毛髮比反顏若不相識今王君於友如是予則益敬
愛之於是王君至輒過予室中道胸臆間事予或臥
不起不復以形跡遇君　王君又言往者嘗兩遇尊

君子於館舍不知今胸中有王生否予應之曰彼父
爲好朋友如饑渴旣飲不可釋故嘗自言兄弟皆自
體素文章爲百果朋友爲五穀況君以家世與遊之
才沈深又如是即非吾伯父所友善而家君嘗悉之
邪王君志大嘗不以義自足他日吾二父見君又必
有驚喜推服踰於今意中所期者越數日王君告行
予倚檻目送之王君行且反曰子能無一言乎予乃
援筆敘次所與相見者以送之

弟敬士曰平敘中著一二有際語便覺精神爽然

○寫朋見忠款多光宗

梁質人四十序

予年未二十時聞梁子質人之人於冠石先生先生曰是人也始所謂愚忠愚孝者乎孔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忠臣義士之所以震動當時而名後世者愚實爲之死生禍福利害之見明則知忠孝之當盡而有所不能盡皆智之爲累也雖然士君子得行其愚則亦豈士君子之幸孔子曰邦無道則愚苟非無道其愚有所不可用而冠石先生顧以此美梁子何哉豈梁子適遭乎其時抑有如史魚之邦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梁子固一用之其天性有然邪且夫人即不得君國而事之其性情先見于朋友之間梁子于友能直言以相規責今庚申夏同客金陵相寢處者閱一月予所聞藥石之言屢矣夫人孰不欲美言相奉以博朋友之歡而顧或戀戀然直言以犯其意色豈非世之所謂大愚者耶若是者分無關于有道無道然後知孔子所謂智特論其經國發政之才能而愚乃其本質所固有蓋有道之時其愚隱無道之時其愚乃見也考武子當日職納槖饘賂

腎者使溥其螭卒致成公得以復國平日所號智士有束手而莫措者然此皆其積愚之所迸出耑一而神明生焉夫耑一之謂愚通達之謂智耑一而通達此孔子之所歎爲不可及者也冠石先生之以愚許梁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孟冬月梁子四十初度予將自浙先期返山不得執爵以觴梁子而爲文以贈之

愚不可及人止知爲不計利害禍福耳此更說出至誠中多少妙用以見不可及之實于聖人語實有發明於後世人實有關拓處

彭躬菴先生曰轉接關闢境自不窮將士君子身涉治亂時性情學問卷施曲折層層剝出固爲質人寫生正爲質人更長一格善用其愚如嶧山以德字領起慧術智方是成德之全體大用也同人無智愚空淡玩斯篇求着落處方不負作者苦心耳○文最難兼圓健此獨兼得固爲傑作

八大家摘鈔序

予生長喪亂家大人蓬日落所遁負人以自數而勤於教予儆兄弟未嘗失學儆六歲入塾年十五六四書五經及左胡公穀他古文詩賦順背記習然性善忘旋得旋失至涉獵諸史鑑十不能記一二丙辰春儆將負笈從句庭伯父南遊先是請於伯父爲選八大家文鈔方輿紀要陽明別錄東房伯父四此堂稿共若干本裝潢之以藏於笥既思八家文有未錄其篇而數行數語爲偉論美言不可舍棄者蓋多矣於是摘而鈔之爲帙凡七陶士行竹頭木屑莫不有用而況此皆爲精金美玉乎富者之積財也自千萬以至錙銖無不取焉大匠之求木棟梁構櫨榱桷之材無不收焉國家之用人也將相監司牧守倉庫之吏無不選焉今夫爲大將者自偏裨以至什五之長厮厮之屬莫不備其人量其才而署置之故有其人則披堅而前陳者設伏而誘敵者樵汲而芻馬者一皆大將之所爲也惟讀書亦然細大短長各有所用要取有關於聖賢之理與事而助於吾之文章已矣張

方平見蘇明允問君二子今讀何書明允曰方再讀漢書方平笑曰書須再讀邪明允歸以語二子二子曰公豈知世人乃有讀書三遍者邪吾之此錄幸不爲父執若方平者所見雖然此愚者之事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吾敢爲下人乎故丙辰立夏日耕無傲識

是極繁細事卻說得有關係而行文排蕩可喜

吳子政四十序

敘次磊落

予友吳子子政以誠恪篤信見知於前後輩其爲人不輕然諾性執直志所欲爲百折而不回平居口訥訥其于朋友之過則持議論便便言以相規責十反而不悍然其與人也三十年未嘗一言道人之非受人之托必竭力盡心不避危疑以始終其事勝于其人之所自爲故人往往感悅而嘆服之性儉樸自甘貧苦終無所求於人吳子之來易堂也年八歲至今三十二年未嘗見其與一人齟齬而不合者或曰吳

一段借世法引起

二段世法蘊害

子益深于世法者也其誠恪篤信（謂別有理會處）皆世法之至深而世之人不知也予應之曰何哉夫毀義以求合者鄉愿之行也直以持己而和以合衆者君子之德也吾性木強與朋友嘗落落不合義所不可輒發聲色自是其愚戇之性不少屈嘗以此獲罪於朋友惟任人之事則必悍心力以圖之爲有類於吳子其他皆弗若也私心嘗竊欲以吳子之所長補吾之短故與吳子交益篤若夫徒以世法籠牢天下之士而無誠篤之心則朋友之道不忍言矣吟夫君子之立身修

二段世法有益

一段世法出文有遞號

行也非徒欲自善其身而已必將有以用於世將居於世而與世之人齟齬而不合其尚可以爲用乎李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使人之以世法籠牢天下士者盡皆如吳子有其誠篤之心則世法亦未嘗無益庚申季冬吳子四十初度夫四十者強仕之年吳子之用世其將自此始矣書有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疏曰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心無所爲而爲者謂之道心此則聖賢精微之學學者未可遽語而其微芒之介則非吳子之自求不可得而知也風簷

予與或人之論吳子者以相質焉

就世法一語抑揚曲直以盡之中藏道理甚微甚大而文格頗近古峭

彭躬菴先生曰世法無邪理道不板是內文明外柔順註腳此文最爲曲暢亦是子政昭王諷剳各得處齟齬牢籠微芒體驗火候疾徐細心勻適見身世得力文字

王汾仲詩集序

嘗讀王汾仲先生詩孤憤悽慨如聞楚聲先生何其多悲也先生曰甲申以來爲詩數百篇經兵火無存者此益和杜翰林江樓集諸體者也夫先生於甲人詩如此其甲申以來之作可想見矣然後知先生之悲有本也吾聞先生當甲申後有故人獨子罹死刑先生義之棄妻子出身爲之白遂錮重獄一年許三木不脫于足者四日夜骨髓盡出先生終不之悔事得釋故人子宗祀賴以不絕又聞先生當國變棄諸生不能得借兄弟貲千金方得棄之家爲之落去自

先生全大義而行重金欲求安也而於故人子反自蹈其危至今天陰雨兩足發痛不能行嗚呼此何爲者邪然則知本如先生者可以作詩矣可以想矣其可以傳矣

大人曰勁淨其旨可想

彭躬菴先生曰高簡刻秀似曾王文字只寫此二事便已是一篇大文字矣

贈彭子務林壻序

釋氏之言曰一佛出世衆佛爲弟子此中和之至也世人於朋友兄弟莫不各持其是護短而忌前或方柄圜鑿之不相入南北之背而馳功名之際嫉媢遇生或道路之人甘爲之下而同儕者智力少出其上反多方以擠之敗事殺身偵學而不顧嗚呼是非至愚者乎且大馴至於斯者豈無故哉匠之制器也方其初盡規矩之能繩尺之用毫髮纖密合若完成者久而不合必有塵泥焉入其中以間之漸則披離矣

故間不去則不合間去則復其初矣大所謂塵泥之間者用智是也吾用吾智人亦用人智智智相乘而詐生焉而競起焉而載鬼負塗焉而落井下石焉此固非遂人足發其機而愚者不能張其網也此固君斧斯而鋸解并特塵泥之間也可不懼哉余中表妹壻子務同客吳門子務性通敏與人無不交而言足以發其胸中所有予恐子務之圜而致旋也予向方而不能以通也故期交相盡然則如之何如釋氏之爲中和之至而已夫共衆佛爲弟子非私此出世一佛也而一佛者又非謂我獨出世也道在是爾惟無所主於中則雖日相辨執而不合而究無不合亦中和之至也前先生嘗舉明道先生言人莫病于自私而用智去之則幾矣君顧與子務交勉之

大人曰論頗透達似有著痛處○天下理本有善則有一弊故湯武之征誅假爲後世篡賊之資跡猶近似而堯舜揖讓自曹丕以來亦假爲篡竊口實矣衆佛爲弟子自是中和無我之道然不善用之則流爲標榜樹私分門立戶黨同伐異執似

是而非之理處君子小人之間甚至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我所善也非而是之我所惡也是而非之亦非故爲是非非是也好惡之偏亂之也雖號爲君子有不免者大之成國家之黨禍小之致朋友之凶終初以爲至公至中和而其極乃成至私至偏至戾之弊人已兩失也是必以理道爲歸而後可非然者雖首親如君父猶不敢苟爲阿附存是非之心以還天地乃所謂中和也稍一偏𨻶即蹈前弊矣小子不可不細之慎之故並識於此

贈友人行賈序

賈人以財爲命銖兩以爲業操贏餘以爲奇傑故大得財者賈之本事也其誰不然之而君之行賈異於是君自甲申後棄舉子業隱於賈三十餘年不求聞知於人而人亦無有知之者君性真樸工詩文而天下形勝攻守之宜審測於胸中豪傑魁奇之士敬而愛之是以君爲賈而庭罕賈人多賢人君子車轍焉嗚呼君於取財之道亦左計矣昔弦高以牛十二犒秦師而鄭國救亡荀罃執於楚鄭賈人謀置諸褚中

以出則皆棄損已財急君國之急脫賢人之患其智量高出今古非自命爲儒者豪傑所可及而不肯以未出之實厚誣罃名姓不留於晉此眞世之隱君子視介之推怨而取焚子陵被裘而釣蓋淺之爲丈夫也吾獨惜乎鄭之君相以二賈之賢能不克舉用以治其國弦高有功于鄭其才已試者亦泯滅無聞噫鄭之終不振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又何疑乎方今天下多故以君之才必不終隱于賈他日立殿陛壇坫之上建廊廟之功功成而身退夫然後可以請田宅

而歸隱也矣

大人曰言於斯日尤覺切實

叔弟二十一歲序

壬戌十月既望叔弟儼二十一歲彭虛諸子或爲詩爲文章以贈之叔弟謂予曰吾年二十一而諸子贈以言無亦多媿矣乎予曰然雖然予則不可以無言語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吾幸而得之乃以汝之多病而未瘳嘗使吾不樂也汝之病病自于欲速愈而務成名耳生曰名者實之賓也大凡不可吾非特欲汝之姑無務其名抑欲汝之且寬其實乎汝年五六歲得喘咳傴僂幾無生時了年十二三而

吾母方娠季弟保汝同予寢處夜半則咳徹日痰流滿牀第而至汝之十二三歲母甚憂之嘗意汝之有今日哉汝因病廢學十三四歲時母嘗語予曰儼若得成人與生子雖不讀書吾願足矣母之念汝病如此夫汝今既生子矣學業雖未成立而爲文亦不至于大謬矣又嘗意汝之復有是病哉且汝亦知父母之念汝乎然汝五六歲時雖甚病未知以病勞其心未知望其速愈與名也惟無心於速愈乃遂乎於愈是我能忘乎病病乃亦忘乎我病愈則可肆力於實

而名斯立矣古人云惟名人乃能不好名吾故曰非特欲汝之姑毋務其名且欲寬其實也寬其實斯今之實也矣大人之訓曰儼病于多務而欲速汝能循是訓也以往將見汝之卻疾而引年而名立予之樂其無窮極矣其望汝也蓋自此二十一歲始也

大人曰以幼病參說今病詳父母兄弟之憂其病自昔今益可見而名實憂樂足相映發故有息緒

彭躬菴先生曰眞至婉轉針線甚密而有紆徐之致

李元慈曰文字到極眞處須極古此文清勁折宕可謂眞而古矣

魏昭士文集卷三之二

序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張孺子五十序

耶律楚村曰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與一利不如除一害蓋利久則害生害除則利在也邑令以廉能罷官君欲爲之白而以身任患難又嘗率諸同志除大當之害太守夜出假寐輿中獨身先多士發于路太守爲之驚起邑之人頼之君有文名于時未幾而太守

遂以詩文之禍中君幾不可測然亦可謂豪矣雖然吾聞之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君其堅忍以須時擇可爲而爲之不陷身于不可測之地夫蔣浪狂聲悅中副車少年之氣豪傑未免然脫高祖于鴻門躡足漁以令齊封韓信是且以堅忍佐手而成定天下之大業太史公謂子房必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不稱其志氣君其苗裔耶得無似之乙酉仲春適君五十初度遂舉是以爲君觀

梅溪詩集序

梅溪詩集者會稽金子颺言之所作也颺言年始壯以制藝鳴于時參大將軍幕府意其爲人豪邁跌宕有不可一世之概或飲酒賦詩吟咏風月選聲鬬句粉飾太平詡詡然自以爲是不必其有當于風人之旨如是焉已矣颺言之詩乃悲憤抑鬱感慨流連其于故國興廢之故天下治亂之源若不能自已者嗚呼亦何爲乎乙亥仲秋予與颺言相遇于雲間酒半出寧靖王殉難五絶手卷藏弆什襲相與欷歔涕波

而不止嗚呼忠臣孝子其至性之禀于天有合且成于人也有獨深歟時鷄已屢唱予乘風急發颺言賦詩爲別以梅溪詩集屬予論定而序之嗚呼予何能詩乎他日與颺言相見于山陰道中當與拔劍斫地飲酒狂歌盡醉而後止

師括編序

昔張華問以漢宮室千門萬戸其應如響武平一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顏魯公學書法於張長史折節殫心以求其至凡此者非聖賢之要道士君子立身之本務也而古人不苟如是雖生日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趙簡子書詞戒之辭於冊以授二子問伯魯冊已失其辭已忘矣世儆蓋聞諸母大人少攻苦於學問昧爽則挾書別室人至前微語皆不覺瘍痏扁楚坐臥不自得則蹐方

肘着几更代至漏三下嚮省大父母於勺庭則手書哦誦上下石級間凡枕後有書簽澗有書往還視書家則懷袖有書工役雜沓繁劇之所未嘗一日廢書每讀一書必极其尤手抄録之即冰霰龜手暑雨汗皆不輟今所寫書幾等身世儆愚不好學章幼時少能記誦以爲書無難讀而今將三十年一無所成就豈非惰時疏日鹵莽滅裂自暴棄之所致乎儆年十六七大人間以所鈔冊授儆儆未嘗竟讀大人偶見取逕二年所儆猶未之知也噫可哀也已趙括因謂括徒能讀父書不可用至于詬兒從坐世儆之視括不若遠甚是夏四月敢復請大人所鈔而稍録之因念古人於末學精勤不倦如此儆鹵莽不好學背古之格言如此大人能攻苦致于學儆弗克負荷如此蹈伯魯之惛而師趙括之猶能讀題之曰師括編大至括而且可師也儆之爲儆尚可言哉吾兄弟其共鑒於吾而勉諸

大人曰前路叢雜盡出後緊澂作結便覺有綜核處如散錢歸串亦一格也

甘健齋老師曰眞能讀乃父書者

查母六十序

辛酉季秋寧都魏世傚篤臨江僧舍僑客甚衆入門舍館未定出行寺前後歷玉皇閣有客科頭執筆案列杜少陵詩吟諷侃侃然傚卻立客起而笑曰吾非寧都魏君邪曰然曰吾海寧查韜荒客也昔大人乃相與肅衣冠而拜日夜義說至漏三鬥下予因偶以山中果遺查君君啟視輒封識之不一嘗傚因何哉曰客七歲失母繼母卵撫如己子謹歸以遺母爾傚悚然曰予每疑前子之于繼母匹父而尊者也匹父

而尊以義起無膺毛離裏之恩乳哺之勤尊之而已情爲能至且古人之制禮止於有家者不下庶人有家者之內子亦猶一君也分特與也其尊之有勢存焉然繼母之能苦其前子者則自天子卿大夫及士庶人皆有之或久之而悟或竟不悟由是觀之繼母之能慈養前子如出腹前子事繼母如母者其賢爲罕及雖曰人事抑有天也而古人之以孝聞者則多在於事繼母今觀查君之於邱太君敬愛之情油然而至一食之微不能忘擬於事背我之母當稍爲孝而況繼母之義尊者乎查君才名聞天下有傾慕之節予甚慕之方同客僧舍時有友人阿當事怒置之極法適查君視廟官尊上事當中獻傚爲查君曰其慷慨義士願君直之查君慨然遂別去頃之得友人寓書曰往者入吾軍罪者此公也今忽寬吾者又此公也聞有客自湖西來者爲之於戲查君不幾慷慨好義能緩急人者哉而其務本之篤於孝也如是尤不易及昔柳公權事繼母薛姻屬不知其非所所生瞿方進繼母憐方進幼隨其游學長安織屨以

給方進官至丞相封侯而事母尤篤今查君之成就如是所以事其母者如是是足以見其母之賢固無媿於古人矣查君曰某年月日吾母六十予遂山頌爲文寄客以進觴傚更言曰濮則廣年八十事祖母朝夕瞻省傍無几杖口不言老自今以往查君之所以壽其母者當無窮期矣

黃松溪先生六十序

家大人返自香山程山黃松溪先生之子國學貝昌來言曰去年家君年六十矣先生皆命仗爲壽因方士咸以詩文章觴予時有事湖西今其可以無言乎世俗啾然其何敢辭然俗既後時有道者之言又不敢以尋常覥𩓔之言進于魏氏日不如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世之人以先生舉進士爲先生榮先生出矣乃先生舉進士退處乎蘇征之外而所爲中諸講學似隱者之處斯世然則居隱見之間先生其必

有道矣當元明之世出處之道較然也劉儼元末不仕洪武初爲廣東市舶司令甘伯清元末隱不出洪正不就洪武二年以薦授本縣訓導歷路岐典史十六年不調廣堪亦隱洪武中爲雲南府學教授葉顒至洪武中舉進士官行人呂士敏以元進士得舊衣幅巾乃易服爲道士洪武初爲本縣教諭馬治爲儒洪武初知內邱縣至建昌知府而其不仕者如李存朱希晦之徒處士也鼎革之際皆不肯仕至如劉養晦者元末避龍頭山中明興還故廬堅臥不出其詩日謝安原補晉李寄閩與唐吳海元亡隱居不仕洪武末年爲文但書甲子而已噫同庭於一世其言同出處之故何其不同哉論者謂李存劉養晦諸賢於誠意而不能致知之過也而儼治諸君子其始也堅忍而不出而其繼皓首於小官而不果是猶行道歟傳曰三十年爲一世先生當二世矣其處此後二世之間必有其道也願先生有以詔之

李元蕊曰此文神意全在前段注射劉古諸君子處妙在只用引證無一毫議論洗發之跡後來總

論總收極有歸宿尤以蘊藉爲高格極錯綜意極悠長於黃先生出處別有妙用皆從文緒中帶引掩抑出之吾徒學古當守此準的於以升子長之堂而入永叔之室謬謂可以無難也

軸園佩言序

癸亥春家大人以先仲父塋傷慟致疾將往瑞金定偽室爲家君昇人事而南豐軸園甘夫子亦以將向爲欲與老友一聚首遂偕與至易堂從行予既喊夫子出其佩言一帙以示俶命之曰爲序之俶因三省家君于瑞邑還山則急發賦家米鹽苓雜事無暇刻又奉家君命往贛答謝於學使者時久雨初霽江水大漲日光晃晃有懷山襄陵之勢乘流下十八灘五百里一日夜而至舟中乃得誦佩言一過則皆

前後輩往反贈答有益于問學之言而程山易堂爲多始于庚寅迄于壬戌三十餘年之間遭逢不一夫子與諸先生之切劘講求身世出處之故而存諸道德文章之消長亦莫不于佩言見之俶因竊感夫世道之日下立身之流喙而難反有如此水之行舟也苟欲瀾稽天之波挽之使上非執枻者竭股肱之力猶纜維之合群篙師之能而扶持之則且日趨于下靡所底止夫子名道德文章者數十年非自治之密曷克有此其于程山先生少爲朋友既服其道德儼然折節爲弟子其今至易堂不以老病而自懈也俶閒與家大人論議猶多交相規勉之辭其存佩言也雖小得不之遺棄夫佩言者晉紳之謂也此昔足徵夫子自治之密因見夫成已之難推此志以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其何不成就乎俶往從夫子游僅月許又時方九齡無所知識今乃始得讀佩言而歎夫子自治之意思以自勵肰則俶之爲益也豈淺鮮哉

敬爲序

贈適園主人序

適園者楊君惟才構以適其老親六逸先生者也適之大者莫若能適其親親能適其適者又人子之大幸也而君乃兩得之豈不盛哉君少登賢書久之始得成斯園則瀟疎物外杜戶于園中日展卷對古人吟咏以自適而儆歷年來日侍家君稔聞尊先生賢而好學純全古大非叔季所能有及家君再發翔上邑辱垂故人之誼得假館焉儆凡四背付始親接其風采竊歎美而心悅也憶使累世擾擾利品極朝端而擾擾無所建立者其肯以彼易此乎乃儆寓園中時聞君兄弟之子言君悉讓受分產以與兄弟買地自構屋而是園皆與諸子弟肆業而已乃編竹為房于家廟皆人所難能然君絕不一出諸口若未嘗有是嗚呼尤難矣尊先生日數至斯園與家君談讌樂而忘倦家君子亦樂而忘久附然幾不知有今世儆隨侍其間亦如置身于樂行義中之因此其境豈易致哉君少家君四歲以尊先生之交謙抑踰恒焉其所以敬親而適親者固非一園之可論也園之齊

界家君予記詳矣儆畧舉所聞見而序述之以志賢者之情行云爾

閻再彭七十序

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有名江淮間歲丁巳寧都魏世儼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于廣陵未見儼手書扇面以寄斯時也儼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往又嘗聞家大人曾與先生相見而先生今于同佰宿于潤江浦上時儼甫十歲耳輒知先生父子儼奄忽三十而進先生七十序爲可慨也肰儼父子與先生爲世交乃得序先生七十則又爲可欣幸也當儼游燕都過淮先生

方失適屏賓客聞儼至蹶肰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成侍先生先生爲道其今于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儼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酒罷以諸孫相錡詁慨歎幾令涕下噫嘻儼何人哉昔張堪以一言感朱暉慨所以報堪者不遺餘力古賢人事也敢不勉乎詰朝先生仲孫訓懿拜而言曰懿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預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儼拜手言曰先生之六十也歲丙辰也先仲父爲文壽

先生也歲丁巳也蓋展一年者以欲與尊太母同壽故夫展一年祝與預祝二年其事相表裏何爲不可于是祝先生曰先生生長于萬泰天崇之時海內承平衣冠人物粲肰具備野無犬吠之驚素封者長子孫禮義廉恥貿販之民弗敢踰不肖者衆屏棄之不齒于人民有皓髮龐肩足未至城府者猗與休哉故其時所生之人率多壽考端慤此天地淳厚之氣使肰也儼每想象未嘗得身見先生七十年中身歷世運之淳澆澆而復淳理道固肰吾觀先生康強好學淳風未漓其再七十以復覩萬泰天崇之承平斷可必矣儼至謹以蕪辭致命子許附歸以答訓懿之請而進之先生先生或亦肰之而酬一觴乎

歷代史表序

予生也晚在甲申後之十一年年十一二歲時嘗讀史記漢書至司馬氏之十表班氏之八年表竊疑諸表之作非史氏所甚急雖有無之未足爲重輕而後之學者卽攷訂精覈亦不過博士弟子之所爲無關于天下成敗治亂之數雖日用不能對武平一三桓七穆之間而淺自憮子竊爲過之然大人先生曰史之有表猶左圖右書也其所以失天下者何在所以得天下者何故某年舉兵某年卽位其間所得者何

地用者何人所以轉輸者何道而臣下之所以功成而身退所以保富貴爵祿以及其子孫所以封所以削所以叛亂所以誅竄者何由而逞其智力以攻城畧地百戰百勝吞滅人國一旦兵敗身死而家滅爲天下笑何者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也莫不該備而難陳故按表而攷諸史瞭如指掌矣此讀史者不可一日無也循是而瀏覽史籍雖未能深究其指歸其所以興衰治亂之大故亦畧得而見之雖然范曄之作東漢書也易百官表爲志而三國兩晉宋齊梁

陳隋北魏齊周諸史表皆弗作唐有之而梁唐晉漢周又闕宋復有之是則史之有表者班馬之後唐與宋而已予自惟經史之學未能窺其藩籬而才拙且所記習暮卽失去思得攷古君子倣史漢之體作歷代史表以補苴前史所未備以利夫後之學者而未見其人焉甲子夏予客燕都與寧波萬君季野相得甚歡一日出所撰歷代史表目一冊自東漢以迄于隋及梁唐晉漢周與十國興滅爲世表侯表年表月表計四十有九而僭竊諸國如劉淵石勒李雄慕容

僞慕容垂苻健姚萇徐知誥劉龑王建孟知祥諸將相爲年表十有一國朝史無成書而諸王勳臣衍聖公則有世表外戚侯表大臣南京大臣武職大臣邊關及各省督撫邊關及各省總兵官萬歷以後科道則有年表凡爲表十有三以俟夫後之爲史者採擇焉而屬予爲之叙嗚呼季野之用心可謂勤矣此其志豈世人所能知哉季野生千數百年之後而攷古精審其所以黜陟與奪一本良史氏之筆法予雖未得讀其全書然天下之治亂風俗之醇漓人心忠

孝廉恥之存亡所以興所以亡所以王所以術得人
得地御將御相之大術可見矣其有功于後之學者
豈淺鮮哉曰此予之志也故序之

拙軒二十七歲序

拙軒盧子二十有七歲之日耕廡子言曰予年三十
有一子亦二十七年矣可不勉哉方甲寅東南變起
予始僑居吾邳徵峯是時予奔走道路而子與予從
兄與士講習山中三四年聞目光照人錚錚出議論
而所爲詩文英銳勃發有錐處囊中之勢予甚畏之
先仲父亦亟稱子之才而惜其不學嘗使氣罵坐喜
攻人短意有不遂則決裂不少顧予竊疑乎子之學
業日長過日多未知其心何如也夫跅弛之行洵不

可以律士然吾未有成就足自表見則不若姑循繩
矩而宏擴其所當至故人謂酈食其爲狂生而食其
自謂不狂何者彼其有所成就者存也使素厲則妄
人已及于與予叔弟友善好人攻其關卓犖自立與
往者大異予亦樂得而交子而予復返城居矣蓋自
甲寅至庚申子之增益如春日之漸長而四五年來
服勤以事尊先生居市廛日與世接或家計饒之事
廢棄學日以弛而向者卓犖之志亦困之以少艮難
然叔向謂然明曰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矣

子與子也今而後始信之無疑也然則子之所自信者其可不勉乎予與子其將執朋友之義以交相勉

拙軒子字叅則名永言者也拙軒其讀書處

王阮亭詹事南行詩序

乙丑孟夏舟過英德與友人立船頭竟日望予介心處雖雨立甚樂其可至者則維舟就之或風便不得停則牽纜盪小艇反其處興盡而止稍與度偕漸則徒步行長松下十里許觀其偃仰蟉曲意甚得一日客端州與友人携酒登七星巖絕頂因論士有遇不遇亦猶山水之顯伏或傳或無傳不能皆同河嶽以不朽者是誰爲之也矣謂客曰山水巖壑之幽奇秀折非艸野貧賤之士不能擴取而得夫嶽瀆名山川歲時受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享祀者富貴顯達者也一丘一壑之勝足以自怡者貧賤者也或生僻壤樵牧牛羊之所摧拉而遊人不得偶至不自見其美而溪藏若無及訪而得之然後見其中之天地日月花石艸木龍虎禽魚之紛綸蘊蓄此隱逸者之逃名絕世者也故富貴者得富貴之山水而其貧賤隱逸者亦得貧賤隱逸之山水所固然也翌日阮亭先生以祀南海事竣次端州遊七星巖乘月來歸嗟夫古者天下守藩公卿大夫承命祀山川采風問俗歸報天

子如是焉止矣先生之使粵也舟車所至與山林草莽之士敎握手歡一若相忘于富貴貧賤而山水巖穴之足登眺者必探取而盡其意然則富貴貧賤隱逸之山水先生殆欲兼得之其所謂不傳之山水與不遇之士先生又將傳之而遇之邪歸之日出南行請于傚曰子其何言傚曰山水文章先生所自有者也卽以傚與友人之相偶論者以贅之先生

贈北田諸先生序

嶺南北田五子曰二何先生左王弟不偕梁先生器圃陳先生元孝陶先生苦子與家君子爲昆弟交以年齒少長相序稱當是時南豐有程山十數先生寧都易堂者也皆以古道相勗礪聚處講習爲海內所稱許傚六歲入家塾時家君子歸自嶺南道述北田五先生于諸前輩傚遂得稔聞而二十餘年間則時見其往來手書然猶未得拜牀下申嚮往也自東南

變起十一二年習奔走于南北乙丑夏侍家君子入粵因得見陳陶兩先生瀕行乃見左王何先生修通家子誼再拜頓首深幸行年三十始獲親承于數十年想望之父執用自愉快而不偕先生客惠州未及見器圃先生蚤世則又爲甚歉恨也且夫家君子之不至嶺南亦既二十三年矣其間天道人事之變遷雖于舉數陳先生嘗甲乙以後禍如天之禍事俯道廻假意而之智以抒其禍患不容不與世人酬接與世人酬接而能無失其正者君子所甚難也而不能

各滿于人心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君子之論人與所以自考者在于是矣闞先生身不與戶外事而澹樸寧靜人莫見其是非好惡之跡四方之譽所以日至也陳先生嘗爲予言少嘗國變目有流離死亡之憂不敢自解逸以有今日而甲乙以後操心危慮患深當不測之禍有以自脫然則先生于身世之故既詳且審出處進退與時消息必自有道也方今天下賢才凋落幾盡門稚山醫山易堂之存者不過五六人後復有錢塘河渚諸君子亦

漸離披崩析而北田五先生猶四人存且康強敦頎于少壯無異是天心獨厚于北田四先生爾未可不思有以答之也左王先生與不偕先生之子小舒器圃先生子嵩符同家君子自順德來送予黃頂乃別先生誠篤君子也可以維世

屈翁山文外序

文章之道曰氣曰法曰格氣之至者法與格生焉是非氣之能生格法也不多讀書則不能以養氣故氣足而格法備也蓋不善用其氣者判格法與氣以爲二而善用之以全其氣者有必不可分之勢今夫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人人受氣以成也五官百骸四肢者格也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口言者法也則莫非氣也或胼拇枝指或一舉而輕千鈞一日而之千里者出於常亦氣也然且或不引而予鈞舉不行而千

里至不視不聽而無不見聞者則亦氣之入于理于神使然也然如是而不當夫理法之極則是驪離朱之目捩工倕之指而刖夸父之足背倉公華佗之醫藥終于病且死則反不若世之步則步趨則趨者氣行而亂也故夫六經者天地之人也秦漢者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口言無不得其自然者也唐宋而下則教人以當行當視之道而不至于矐目捩指刖足以病且死也予讀屈子翁山文外浩瀚磅礴能自行其氣屈子少以詩名于江淮閒三四十年學博而辭

一旦爲文有發而不能禦之勢而屈子乃欲俯而就于格法以合于古人之妙吾聞屈子不飲酒而使酒駡坐若不可一世又欲辭老母勃然有乘風浮海之思者其氣爲何如又聞其欲奇拏于贛來吾郡從山中相蕭習故人謂鄺生狂而生自謂不狂也吾又烏測屈子之所至哉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六十序

天下之務必有主持之人爲之綱領而後無散弛之慮皆有所依歸故日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挈其領是故朝廷必有社稷之臣而天下以理儒學必有其宗而業以昌明文章之邪正人士之風節皆必有表的而後傚仰得其道如蕭何董仲舒李膺郭泰之于漢韓退之歐陽永叔之于唐宋皆其主持一代之人也然是人者不可多得而天亦必不斷生其人于代間爲一代之綱維以收其散弛無論世之治亂

如冬春相繼續近則有若崑山合肥二先生爲士類宗二公後歲散弛矣則又有若健菴徐公者挺生于其間振而舉之今夫海水所朝宗也大而江漢細而行潦滿沫皆有所歸宿焉而蛟龍魚鼈蝦蟲物怪莫不弗鬱于其中安之而不擾養之而遂其生泰山出膚寸之雲崇朝而雨天下蓋山海之含負有其量有其力有其神明污之而不污奇之而能用覩大若小而覩小齊于大下之以益其深廣之以博其高是故能如此也公立朝廷爲天子所倚毗是社稷之臣也

崇尚儒學敦風節爲人士所傚仰是其宗交月大文
章者關天氣運者也文章之邪正卽氣運之盛衰公
倡其學而韓歐諸公繼之文章一準于古而風俗以
移然則文章者亦社稷之臣所當主持者也吾嘗論
之蕭何稱人傑而文治不足問讀春秋繁露仲舒于
經義雜而不醇特以秦火之後仲舒首出遂稱一代
大儒兩公研治六經將集諸家大成折衷聖人之道
以詔來學文章又其餘事矣然則公之詩也天下後
世人之詩而豈獨予之私願哉世儻丁是乎頓首以
言

鄭若千詩序

長夏天無寸雲赤日燃空際草木欲焦鳥不飛獸藏
密不能出人則坐臥行立皆不自得斯時也忽過長
林豐菁科頭跣足席地而嘯嘯而詠歌且蟬鳴於樹
上清泉激其下則幾超人世而游乎方壺蓬萊之間
矣予戊辰六月遊邗上熱甚居闤闠如坐釜甑因作
長林之想以自解而鄭子若千示我所作詩予揮汗
而讀之清韻流響忽忽涼風生席上遂移長林豐菁
之境於若千之詩頓忘暑氣之酷蒸也於是予將渡
江而南若千因爲我序之予曰君之詩其若此然予
方蹐踽如芥之自放恭當百十倍而若千詩猶未刊
布予既間拙濁累顛失斯時又不得詠歌若千詩以
解煩熱其將奈之何哉

雷賡颺先生七十序

予往遊金陵免冠頓首于高皇帝藏衣冠之地事頗奇歸而記之以示叔弟世儼閱三歲陳子寅賓求琴徵持是文歸以質之賡颺雷先生先生是時年六十有六予年未及三十先生作詩寓予道往事與其生平志甚悉忠孝之旨溢於篇什是詩也懸壁間於茲五年矣往歲予與彭子彥修盧子孝則叔弟世儼思擴簪一造請牀下而竟不果夏秋間陳子與叔弟書言先生今年七十予嚮往先生久又未得一見其面

不言何以識吾意先生生萬歷之四十六年天下熙皞當斯時也物安其性民安其業濡染涵育莫不知立身愛君之道而敦龐之風謙下之節亦惟此時人能有之故雖剝落于兵革流離顛沛四十餘年退而彷徉于野無以鳴其鬱積此先生所以于後生三十七年之人取其意不問文章之工拙而咏歌嗟歎若遂有深情者其忠孝之根于性者然也非歲宋君子自寧化歸述先生與官子公璧亦相期徒步來訪山中人夫先生以七十之年甚貧猶讀書好古如此惜

夫其少壯時予不得而見也蓋嘗竊笑秦皇漢武古今之雄主志得意遂乃復使人求神仙于海上而務剝其真元一何愚哉先生者神完而氣厚心若游于熙皞他日扶杖以觀太平大發舒四十餘年鬱積之志予小子將亦得以隨其後矣

嶺南懷古詩序

趙子雪青好爲詩古文每援筆立就而其言曰吾少學書不專學一家筆法人有謂我似鍾王顏柳似米似董者吾甚恨之其爲詩亦不喜人謂其似王左拾杜高岑也蓋趙子爲人豪慨自喜援口而言率性而行有不可一世之氣故往往所如無所合雕落抑困苦而氣未嘗少衰嗚呼是可以想見其爲詩矣然予讀趙子嶺南十七章皆托古賢哲以自况趙子欲無同于古人者而詠歌諸賢意又何在夫趙子于古人

無所慕尚不問世之治亂輒思立功名以自見其所抱然家君子守約窮山不與世間事趙子乃不遠千里溯三十六灘而上登險仄之峯折節家君子豪氣或歛攝若靜者幾而趙子之言曰吾生不遇于時所心折者先生爾往者吾過翠微山麗望之巢巢焉如走今也必登其巔卽不能至而瞻且拜焉數千百世後倘必有好事者曰由險積某不遠千里快覩季子先生于翠微山中登其下瞻且拜焉亦吾生快意事也嗚呼趙子之不可測量如此是故拘墟之士

狃趙而尺寸究之鮮大失亦鮮大得跼蹐之士從焉而攻千里是則予之不能測趙子者乃予之爲淺丈夫乎然予讀趙子嶺南詩特借古人陳跡自爲感慨爾雖謂趙子詠趙子可也而其詩之雄傑磊致處卽不欲效古人已入古人之席嘗如立一標的于此行者常至之故古人至焉我亦至焉蹊其實遂無所于逆然則趙子又何必其不似古人也嘗是時家君子適有文字之戒未及序趙子目予其代爲序世被故承家君子意勉爲之然趙子所自語已是見趙子生平矣予何知焉

析產序

予生崇禎甲申後之十一年天下鼎沸克城兵燹之餘瘡痍未復三父奉大父母遯跡高峰未幾而大父母繼逝吾父急友人之急千石之田舉予而盡予自初生至十四五歲艱苦備嘗吾父受故人餽遺稍理舊業不家食而事遠遊予攝理家政甲乙之際東南亂作予亦奔走靡寧廿二三歲頻客吳越方思勵志馳驅而伯父伯兄奄逝踉蹌而歸一日仲父謂吾父曰人言一二年後此子非吾家子弟矣當爲之買妾生子予謂生子自有天定若不永年買妾奚益然廿三四歲間大病瀕危者不一而足或氣息垂絕而留中自謂無恙初伯父伯兄以長嫡應試爲墳墓門戶計一旦皆殞仲父欲去大父所遺學田二百石令游大學予從容請曰二父處隱約三十餘年且年老善病家門之責非 而誰特既久絕進取之念思無負生我今若此是老女適人矣寧浮沉隱見凡分作則強與富貴人周旋則布衣韋帶未嘗不可持門戶也仲父乃領之予初學歡笑如芒刺負背二三年後漸

不爲苦而仲父復卽世年三十始歷齊魯燕趙宋衛陳鄭楚粵析箸以養二親亦嘗作南北遊間有餘問田舍以長子孫無事則喜與作故室廬器皿多於他物年四十一復奉吾父命走三吳四越月而歸跡未逾月而先子以疾終自丁巳至乙亥八十九年二父皆不可得而見方二父既歿猶幸得追隨吾父十有五年身世之故麤知向背哀痛之餘至丙子秋仲一病幾殆死而復甦往者甚病而心殊壯至是亦自以爲不起繼思未四十時灼然曾有見非四十八當必無害猛勵前志病三四月而瘳六年不復病乃今則既四十有八矣於是許平昔所自創及先子所分受奉老母命集諸子而鬮分之濟濊濊各得田百五十石山城居室奴婢皆有定分流散幼出撫爲季弟子不得與三兄均給除田百石以畀之當予以二四歲時濟兄弟皆未生人謂吾壽且止此今吾大歸贅髮頒白諸生且廿四年其餘諸子雖未婚娶有大母及母可依有兩叔父爲之經理裁成乃更於四十八年之後希向子五岳之游幾幾其不知命矣予常憶

先子謂吾叔季曰汝兄陶宋公長子也與吾共事久貧困患難盡知之今汝兄弟生長山中衣食無乏缺詩書訓誨日夕不輟此而不才爲自暴棄値歲凶貧歲荒自錢斗米鄉城遐邇不相恤吾恐事會之來求如予初生時尚不可得予兄弟艱難險阻本一身嘗或有播遷苦無所措手薄產以養庶恒涉世以飾識毋棄學問而勞苦其心志筋骨以防禍患或庶幾乎

黎氏族譜序

黎氏爲邑望族鄉賢仕宦自唐宋以迄元明代不乏人與孫氏皆稱著姓故老每能言之至明中葉漸就衰落遂有不知黎孫之爲故家者矣邑乘郡志彰彰可攷黎氏有裔孫曰上瑛挾一藝以自食予年甫壯一見奇之曰子軀幹魁梧豈藝術中人乎才好大言重然諾或義之所在輒憤不顧身不以人取舍向背爲意是豈以一藝終其身者耶雖然素貧賤行乎貧賤夫欒郤之後降爲皂隸古今傷之苟身際其會奮

發厲志惟不敢自暇逸行吾之所當行殫厥心力擇良師以禮義訓飭族黨子弟使有成立以復吾祖宗之舊是則豪傑士也倘不務其本而曰吾世家大族之後遂足以異於人其可乎今忽忽二十年矣上瑛家無擔石見祖墓傾圮者竭力脩葺之里役之爲族苦者竭力經理之年五十上下始舉丈夫子一人長者已就外傳慨然念二百十七年之家譜未脩於是借其族某某等剖貲力任慨成而問序於予予曰是眞故家之子孫矣攷黎氏之先自唐乾歷二年黎公

度以孝廉辟處化令遂留居清泰之東鄙村此東派
鼻祖也分居城者為七世遵道公此遷城之刪也十
一世而有思義公思柔公此東派西派所由分也自
度公而下舉於鄉者二十四人自仲吉公而下登進
士第者三人入鄉賢者四人此黎氏之盛也然族之
始有譜也董脩者為思義公思柔公後之續脩者志
遠公仲甫公至明宏治脩者學儼公廷章公適大公
自寶歷至宏治六百數十年衣冠文物彪炳史冊譜
止三脩今二百餘年屢經喪亂五子竭力勤事以紹

七賢之緒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譜惟詳世代增其支
派分合祠堂祭產之可攷文則俟夫後之人焉凡五
子重脩之志也嗟夫文學之士素望之家譜牒之脩
固所甚易而或忽諸今諸君執藝以自食乃念念不
忘克底厥成黎氏之興其將徵諸斯譜矣予故樂得
而序之

三十二蓮峰詩序

予性不諳於詩嘗學之而未能工蓋詩之理至微惝
至深而難見故其境非比興不能盡能得其妙者往
往游情於無詩之時故一脫手即能神化筆墨若決
天地風雲花月之秘讀之者流連不能釋諸懷謝作
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之故嗚呼豈非得於天人交
善者烏能若是哉予則目前之景之事有不能一二
狀乃欲論詩之所以傳不傳祇見其不知量也已予
建七步成詩庭筠八叉手而韻就此得於天者也而

元白敢壓強韻僧儒多用新事是又能以學力傳且
夫歷唐宋元明能成一家言以傳者發乎自然其
盛莫如今日予嘗謂今日之詩能用古人而不學古
人者則必傳於世壬申初夏道出歙縣晤熊封先生
與予敦布衣握手歡詩酒譚讌累日不倦因得讀所
刻詩集凡五種而弁其首者或疑之為李為杜為元
白為子瞻放翁予則謂諸人者皆先生之所用而非
先生之所學者也夫先生力幾天人之盡廣取山水
朋友之助其與古人偕傳無疑矣翌日予將下儼灘

走錢塘姑蘇過白下溯大江彭蠡而上採匡廬以歸
大故山先生乃出其宰欲八年詩數千首屬予於
予予挑燈讀竟日嘆夫先生以方壯之年中朝道凡
補救之政靡不備而四方之詩人趨之有所觸而寄之文
錯於境有費九祿之況焉乃於政事之暇作為詩歌
以自道其志而於高堂兄弟骨月之際流連詠歌昔
性纏綿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尤令人有深慕焉
先生下筆成文高論風采有如宿構于世踔厲廣博
未嘗敢以詩示人然而山水朋友父子兄弟之情閒

結纏綿亦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故讀先生之
詩不覺其情之合而流連往復不能自已則予又未
嘗不知詩也昔司馬子長讀古先生藏書數萬卷每
讀一編輒終身不忘孰謂先生之詩之不傳哉

魏昭士文集卷三之三

序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趙漁玉詩序

予性不能詩學之而弗克工然亦竊聞宋先生之緒
論矣詩也者所以宣人之性情而備其流也性情之
發萬有不齊詩遂不可一類而並觀是以有才人之
詩有思士思婦之詩有淹雅之士之詩有聖賢之詩
夫聖賢之詩穆然以深渾然以備合其精而盡麗而

出治恒常若夫一瀉千里隨遇而風生撫管而帶沾
此才人之詩也沈鬱不流綢繆結此思一思婦之
詩也淹雅者比興不窮微引事類不失黍粟以古人
之言與事為吾之所欲言所謂與古為徒者也然皆
各隨其性情所近而自發之大概定之于外則其獻
于中者不至于往而不反亦所謂備也是故與學下
竟陵之訟者何其不達而為是紛紛乎是蒼蠅蚍蜉是
也性情之所近可以並立而各由皆足以相資正其
謬者可耳予讀趙子漁玉詩則已臻于才人淹雅者

之境矣而漁玉以秦君定叟爲師曰講儒先之學將涵養漸至其克臻于聖賢之詩之意乎予謹以所聞質諸漁玉折衷其然否而反益之也

歐上閑四十又一序

七十四甲子之春正月予客燕都其次年乙丑赴頓予晉公約于會昌止歐子上閑它因得與上閑交遂交沈予仲孚然二子品藻則于先二年知之熟矣益癸亥之歲侍家君予遊漢仙巖而晉公是爲東道主序述二子及同社諸君子甚詳既見上閑知其性伉爽忘人如己事長才坦中予因與上閑如舊相識也其狀貌畢止類予同祖兄與士者十七八遂與上閑情益篤越五歲予再過晉公得盡交晉公之友而

上閑晉公仲孚不遠三百里陟危峯折節事家君予今夫有過人之志者乃能下人知學問之道者乃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如沛牟功倍者乃能視師而取友上閑諸君子聚處講論于一堂足以自信拔於世之人方求爲師之不暇諸君子之志如是其可以淺深測乎因憶予初交上閑時年三十有一上閑如予今之年今上閑四十一矣而予適如初交上閑時上閑之年而仲孚于今則又如予初交上閑仲孚時予之年事雖甚微數適相合也合三人之年則既百有

八歲矣宗君子休夏子晉公霞綺園予疾發不得從
叔弟儀賓隨行意上間與諸君子泥酒磅礴賦詩論
文當亦念耕廡之不與斯會也

得隣軒詩序

言已之所欲言皆合典則秦漢之文樂府諸謠也守古人之法而不失變古人之法而另開機軸唐宋大家之文杜之詩也發已之見提已之才不必其義論之確而足以自成其說殺者可活活者可殺楨氏父子之文也襲古人之聲調假優孟之衣冠舉天下之人一人可以貫之是而非非而足者世人酬應之詩文也若吾易堂先生之文探古人之深心而各有所至不相俯下足因文以見用其言中之意言外之旨

非會心者不知也詩則宗洪武正韻不爲時尚之詞所謂無當世之怪則必無後世之傳者也滂沛浩瀚才長而學博不襲古今成家而足自見其雄者則寧化黎于鄭之詩也然于鄭好學問于古今成籍宜無弗覽觀而爾世爲易堂弟子必有所見其素所傳習與胸中所決擇將必有在乎予自守化錫諸君子送至李忠定公祠同翔而別于鄭乃出所作詩二帙授予使論定之予于官予公璧取捨中則又妄有損益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于鄭當不以爲異方子

在寧化常與予鄭及廣颺前輩幼迦任中谷城北與
武閣西窗甚暢時夕陽在山炊烟生足下林木歸鳥
遙遙而集有陳子昂前不見古人之感幼迦爲盛道
聖歎詩文以及伯敬友夏予徐聞易堂先生言聖歎
于論稗官亦有所長至其論詩古文則曹氏之司馬
唐之劉裕李百紀之時之汪黃也鍾則優于譚木可
與聖歎同日而語然亦非所論尙矣予鄭習聞易堂
言益以己之才與學準古酌今當必以爲然然則予
謂于鄭足自見其雄者猶肯毛之論也乎

四香堂說部序

夫讀聖賢之書而不能達其理者不可以入道達理
矣而不能適于用者不可以行道故曰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趙括徒讀父書用兵不能難顧一試而成長
平之坑豈能言者即能行乎趙普嘗言以半部論語
佐太祖平定天下而于忠孝二字且不識用固不善
理何能明吾以爲古今有無用之賢人君子無明理
之姦邪何則姦邪之人而明乎禍福進退之理且將
率德改行以善其後則是李林甫史嵩之之徒開岫
與璟卿之說翻然悔悟皆將以福壽終乎世固未嘗
有是理也句容蓄霞王子司鐸欽縣輯古賢人君子
之嘉言懿行曰說部而分其目爲學海爲叢話各出
已見辨其是非將梓以行世屬予爲論定而序之嗚
呼讀是書也體之于身則身修行之于家則家齊用
以訓子孫子孫恪守而不敢踰越何理之不明而用
之不廣乎或曰王子儒者師也好言因果事得無以
二氏之說爲是書累予曰君子之心在俊人明于理
而已且廸吉逆凶聖賢所不廢愚夫愚婦非禍福不

足以歆懼之然則招撫報應之說以引人爲善亦所
謂裸而入裸人之國庸何傷乎若徒以詩文章行了
世了了當又視爲末技已

孔貽文五十序

人之所以自貽其安與貽子孫以安者盖有道焉今夫生氣之萌莫盛于仲春而百卉雜然競出各肖于其根涇渭之流也源滿濁殊焉是故觀其子孫可以知其祖父觀其祖父可以預知其子孫矣予獨怪人今之所謂貽身安與子孫之安者南轅北轍相背而馳也貪吝以豐其財運用機巧以奪人腴美之產觀宗族親交之患難漠然不以動其心自安于不睦不婣之刑以爲吾身享富贍之樂矣子孫食租衣稅無

遺慮矣而天與之較量短長往往大反其所期望今于不能自業然貧者安其貧富者散其積聚有利物之功則是益者實損而損者實益也賢溪孔君貽文予同門友用儀先生子修君之再從弟也而其昭君亦君再從兄與予修君先後爲家君子門下士故知君行誼益詳令孟春君令子毓瓊復折節家君子而月爲君五十初度令子出用儀子修二君壽言示余凡君之好讀書入太學挾筴以遊燕楚吳越出粟貸鄉之貧人爲林某償所負勿令知撫楊鄧二孤皆有

成立講求古朋友師生之誼廣積書以訓子欲其親
師取友以詩文章取令名諸君之言詳矣大不計何
而好行其德不汲汲于膴仕而以詩書忠厚貽其子
孫故令子皆自檢押能文章樂交天下士非根源之
發而能如是乎吾故曰觀其子孫可以知其祖父觀
其祖父可以預知其子孫也於是拜首而祝曰君行
貞德以安其身以及于子孫子克象賢樂且未央樂
則久而君之久視又何疑乎

駱將軍家譜序

歲癸酉予客閩汀之寧化縣僑伊蒜仙館舍邑之紳
士爲道駱將軍之賢述其所以除盜愛民之功施設
之界更僕不止翼日其友人鄧子非造訪而將軍忽
杜車騎相過從論議瀾翻因得與將軍爲文章聲氣
之交吾寧都距寧化雖分江閩壤地相接自甲寅變
亂十有餘載田賊踞租抗執虐田主奇刑肆拷掠有
司莫能禁中丞宋公置于法而渠魁三四人越獄潛
遁于寧化之嵓地煽動愚頑拒傷官兵將軍以用衆

則擾民盜賊遁逃留處則爲鄉邑害乃招其仇家曆
其族戚令設誘致之法更以官兵防其奔逸于是賊
魁悉得而典刑正寧都以安清流有賊首孫猴子者
妖術善遁積爲民患事覺遁去莫知其處將軍密遣
人擒之于贛州城內方駐防寧化將巨賊王昆逃奔
鄰邑將軍懸重賞于石城牙梳山得之此三人盜也
不出三月將軍悉平定竭私財以供事不煩一兵折
一矢嗚呼此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甲戌孟秋將軍
寓書及所纂修家譜囑序于予予曰夫家譜者所以

會祖聯族也其所紀載史氏取資焉今駱氏之譜與
于將軍以將軍蒞官之才之德其于諸事必修明而
條理之爲家國定論按是譜以孝悌忠信列爲四册
而恩給世系宗哲宗祠祀田祭典祖塋各有其科孝
烈貞節特紀其始末他日建節秉鉞除天下之大害
與大利其恩澤所被又豈特吾西江八閩之人已哉
是爲序

謝母施太君七十序

夫天下之理與事覛世之治亂以爲後先是故婦以
順爲正子以無違爲孝母以慈愛爲本常也然父有
諍子夫有諍妻易之嚴君謂父母行大事理所當然
亦君子所不能廢也予往與寧化張君孺子友善誦
讀之餘孺子爲言其友謝君遯召之賢且歷述其母
夫人施太君之所以相夫子樂施與嚴毅儉素撫孤
訓子持家處變有古丈夫風槩繼予得交遯召兄弟
讀黎駱伍張諸君子所撰太君六十序今太君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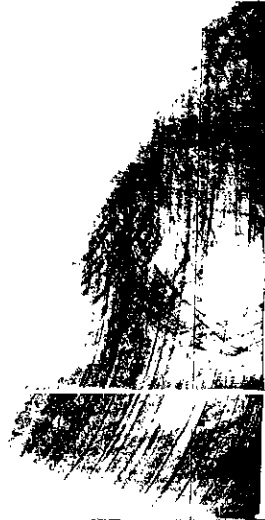
袠矣孺子介遯召造予翠微山中命以不文之言佐
觴竊惟三藩搆禍東南鼎沸雖無關于天下之治亂
然而數千里之內擾擾于鋒鏑之中索餉徵丁壯重
足屏息人不自保才智功名之士或濫膺爵祿蹈不
測之淵于斯時也生當其地者非才識高拔欲求无
全而不可得乃太君以女婦初遭右文君之變三孤
煢煢守素豐之產有所求請者必欲厭其欲而兵戈
擾攘盜賊充斥城邑人民朝秦暮楚太君于供輸餉
饋之候獨延師訓子頻沛流離惟負先世遺像其才

智識豈與古人足相項背且太君撫孤之日遜召甫三齡今遜召兄弟皆有聲庠序遠近知名士咸樂與爲友而所與友者太君于初交時必于門內私察其賢否吾嘗謂孟母陶母柳母之所以爵傳于下數百年者雖其天性有出于流俗然亦時使然也是以景清鐵鉉之忠烈非有建文之禍靖難之師則無以見其志太君德蘊于內使右文君克永其年無三餘之疑才智有出于人又烏能彰彰若此哉傳以婦人無才爲德生于亂世者豈其然乎今令子之友能詩歌古文者咸獻其一言以爲壽太君覽詩文而察其人之賢否其爲之忻然而一笑乎

盧穆之六十一歲序

予弱冠遊杭州其地醇樸多君子孟秋之朔麗日中天雷聲拔地起雪山湧立于天表進則霹靂當空退如委棄鎧仗屢退屢進愈出愈奇衝突飛騰自光奪日百十萬之奔馬飛馳頃刻數百里而至思吳越錢鏐之壯豈特前無古人哉反登吳山左顧錢塘江右瞰西子湖靈隱淨慈上下中天竺飛來南北二高峯陸岳之墓廟林木森森臺榭高下與港中紅白芙蕖碁布星列地之君子約小舟同觴咏于湖中歷蘇堤

放生池經冷泉放鶴湖心諸亭謁岳忠武祠觀鐵範秦檜万俟卨輩跪立堦下遊人牧豎攫其髮擊其首而溺之日久損折則醻願者更新焉扶天地古今之正氣亦醇樸之風惟然後十有三年予復侍先大人從三楚過白下吳門僦僑舍于湖樓自夏徂秋飫湖山之勝盡交西泠河渚海寧諸賢而七月之望夜闌更深湖燈數千萬南北東西因風離合若芙蕖之在港中爲生平罕遇之境距今二十餘載予足跡不至其地適將有西秦之遊意道由其間覽山川人物之

異夏五予從曾孫晬盤之集君長公以祖易來會爲
言再月日君六十初度欲一言以爲君壽予自笏與
君以戚屬相習接君廉樸似杭人風故而豪奴扶右
道攫取人財物雖無害于君頗肆虐閭里君設然鳴
官立斃于法徙居遠鄉課耕讀侶漁樵[澹]爾自適丁
制舉藝得失毫無所芥蔕于中君昔遊閩地與其國
手對奕正大之度不詭不躁尤爲彼所推服吾聞仙
人好奕碁而廉樸多壽湖山佳處其亦仙人寄跡之
地歟

張損持興國五十序

世儆浪跡南北幾三十年與商邱宋公遊得交韓
靳子熊封與崑山徐公遊得知張公損持一日熊封
寓書曰張公以名進士讀書中秘今出宰潋江夫身
居清華之選乃復膺民社百里之寄乎嘗憶宋太宗
手詔獎美慈谿令長之任得以施異政而親吾
民慈谿至今有淸淸堂者爲張頳名也且夫史冊載
張氏之以令著且顯者蓋不乏也山陰遜不從並呂
遂安稱不從方臘長安楚平不事黃巢益陽韻作亭

惇公安畝論安石亂法龍泉大經極論中人西安潤
身論巨璫貪將近侍諸暨敦平海寇安邱旗再敗妖
賊崇仁儆措置有方而蠻寇不敢入其境奉符傳公
摘姦隱長垣治道吏不敢欺馬平霖捕悍人之虎蕪
湖永明臨大事決大獄毅然不可奪新昌日用見郡
曹掾之子鄭獬奇之妻以女當塗霞與陸象山講明
義理籍田忠恕見稱於魏了翁萍鄉希顏以吏治薦
於朝德興藻則民有張侯張侯之頌南浦大中時稱
爲古廉吏金堂螭以登單于臺詩名天下然螭既第

進士授校書郎乃調屏浦而改令堂往從先仲父歷
三吳由浙舟次夜分密私論官制謂宰相必當以邑
令爲之蓋今之令益難爲也束縛於功令牽拘於有
司委蛇百折不得一展其志然而賢者之上必求如
古之良吏傳曰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
之矣公以宰斯邑者宰天下天下之民且家頌而戶
祝之則澤家詩集豈特與金堂之詩並傳云爾哉

晳若思二十序

庚申夏予從仲父過曾比山先生於鄧尉腸妹甥彭
子務從其尊先生至曾子幼行弟學甫來省視幼行
之同祖弟若思則君此二年矣故鄉親舊聚處于三
千里之外未有若此之盛也且夫吾黨之聚散豈偶
然哉又幸從諸先生後吾儕其務勤身束行以承長
者之訓而思有以自淑庶幾無負斯聚也乎於是君
思介子務來言曰吾今年二十愚蒙無所知欲得子
一言以相朂勉予瞿然起曰是吾心也敢畧述聞先

生之緒言而吾得交相勉焉若思性豪爽樂與正人
交任人之事必誠必果然自童子時從其尊君子遊
山東西河南走燕趙日逐舟車而罔以廢學夫不學
烏乎可學者人之鑑也妍醜取則焉治亂著焉志識
者天生之人不能爲也惟學有增益焉故豪爽若不
學則流于麤疎孤陋寡聞則雖與正人處而莫肯其
藴誠與果不學必蹈于不近義之信而思役學者泉
之源也其流不窮羸瓩之參苓饑者之粟凍者之衣
也贅者有相劇瞽有導也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

則何爲而學虛心以納之實腹以堅之勤力問辨以
攻之精思焉以神明之知古之變以通今之用吾所
聞如是而已矣越數日將各有行因爲子務其以斯
語貽若思幸勿忘予亦不敢忘聯散也猶聚也

大人曰論學處頗有著實文字亦有關鍵

魏昭士文集卷四目

書後

魏昭士文集卷之四

書後

勺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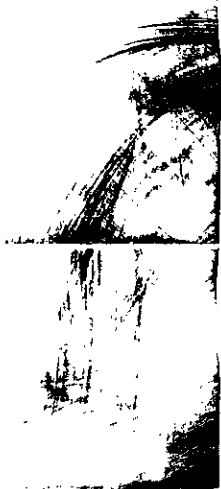
書蘇文公禮論後

天下有人不知其君父兄而知有所謂聖人者乎不知君父兄與聖人而知有耻者乎禮者利也聖人因人情之利而道之者也三尺之童父母罵之則懼而走隣之人則相詬誶也方其未嘗知有聖人與知有吾之耻否也而所斷然必出於是是不可不謂敬畏其君父兄者之非天也且夫人有悖經侮聖者逆人欺其父兄則必怒其人可以逐殺其父兄而吾逆面而斥之曰不孝弟則艴然怒而赧然斯慚此則所謂耻也此所謂耻非聖人有術焉厭服之而天之所生而與之而使人類之不至於死喪絕滅而不可救者也天下之人恆欲尊其君父兄而油油然無以自達其尊尊之意聖人教之拜跪坐立之飾天下之人欣然從之以為適當於吾情而暢然於吾之心故其道立而千萬世之子臣弟不以為勞且賤也而遂至於

不可廢嗚呼此則聖人之所能及爲也

正論而古氣旋折

東房伯父曰即孟子良知良能之意爲之批郤導

筆遒有烟波

書蘇文公項籍後

籍之不得入關勢不能也方懷王欲並遣項籍沛公諸老將以爲不可獨遣沛公當是時楚君臣無與籍者籍雖欲入關不可得然則籍可以弒懷王矣獨不可以矯制入關耶魏子曰懷王之遣將制令也籍猶以爲楚國亡故意欲入關而勢不得不救趙及殺宋義始有輕王心鉅鹿戰勝諸侯震栗扶服而籍遂儼然秦大矣魏子曰籍之失有二懷王嵗遣入關諸老將以羽暴掠不可將而曰沛公長者且夫籍既攻函谷而

有之矣向使不急伐齊整兵關中厚建國勢則沛公能入咸陽一步哉是則籍之失也

論勁而格古

兄與士曰羽可弒懷王卻不能矯制入關此論最爲肯要

書蘇文公議法後

重贖之議可以治富不可以治貧吾不能必貴人近戚之不貧而又不能保庶民之貧者之不入于疑罪則是貧民終不可貸而貴人近戚必將挾貨財利以自固吾以爲重贖減罪之法兼而行之庶民之富者從貴戚重贖之議貴戚之貧者從庶民減罪之議

邱邦士先生曰大抵疑有三等疑其無罪則赦之可也疑其重輕則從輕可也疑其罪重矣而律例未有明據証佐有八九而尚欠一二則當議贖貧

議減可也

書蘇文公上文丞相書後

民人社稷之事可以姑爲嘗乎嘗試而黜其不肖百姓之害已半矣立政曰桓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今以爲畧其始而寬收之是以民社試也今夫斂金於沙不擇可也縱不得金沙亦無禍于我而猶有可以得金之理吾未知夫斂天下之不肖於當路者果何如也堯憂洪水四岳舉鯀而曰試可乃已彼水患方亟天下之民不可一日待堯顧存延官求又未有鯀若者夫是以試之而不疑嗟乎此豈得已之爲耶

議確而文自健

書蘇文公用間後

蘇子之三敗不易矣三軍之事不用間不能成功用間則三敗不可試然則間終不得用乎吾謂用之之道有三三者何吾習其人矣吾知其心又知其才之足以濟夫然後其人可用也道一吾有大恩於其人人願爲我死我用之道二吾知其人之才吾不可以知其心吾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是其勢可用也道三故曰用之之道有三非三者則不可用也雖然誠欲用此三者其道一而已矣曰試之試之之道

有二二者何吾知其人之才矣吾不深知其心吾試之置之於色貨觀其動否也置之於刀鋸觀其變否也吾知其人之心吾不深知其才吾試之乘之以不可設以觀其能應密之以不可措以觀其能中故曰試之之道有二非二者則不可試也雖然其所以試之者一而已矣一者何隱是也吾隱而試之彼其人不知吾之將欲用之也夫然後間可得也

此實用文字而屈曲峭直如百尺之松立千尺之崖

書蘇文忠公始皇扶蘇論後

夫天之以人國必假手於凶詐險惡之小人以內亂其國家然後英雄豪傑乘間而起得以易姓受命然則秦之有天下也天將使之安於治邪抑俾之仰於亂也始皇殘忍鷙悍天下洶洶亡可計日而待假令始皇崩而扶蘇立大反其父之所爲寬刑弛法休養天下之生民而又以蒙恬蒙毅爲之輔則始皇之取天下也以逆而扶蘇之守也以順天下之亂無由而生雖有勝廣劉項諸人無以自發於治平之日奈之

天下自一二世以至數十世其孰得而知之嗚呼此豈天之所以報始皇也歟國家甲申之變聖主身殉社稷在朝公卿身遭戮辱有非奴隸所能堪者逆闖之罪雖萬斬不足以謝天下然當時公卿寡廉鮮恥欺君誤國其罪亦豈斬殺所能盡使聖人出於其間不過明正典刑殺其身籍其家已耳豈足以大快人心乎於是而假手於殘賊之逆闖（袁易伯父曰人臣爲已賊罪案須此等文字）居其宮室浮掠其妻女三木交於頭足五刑備於一身至於欲求速死而不可得於是人心大快而逆闖（妙）亦旋就夷滅然則

罵人此千古痛快稀切之論令人泊奈淵欲而文格亦妙

始皇者固天所假手以報六國之君而殺扶蘇只速秦之亾者又天之假手於趙高以報始皇者也蓋六國之君嚴刑峻法荼毒生民與始皇無異而才力皆出其下勢不能以兼并其民皆巧詐險悍無復有禮義之心故始皇之所爲又皆賢聖之主所不肯爲而爲六國之君與民之所宜受之報不生始皇無以處六國不死扶蘇無以報始皇故扶蘇之死李斯之智不得無足論而實天之假手以亾秦者也凡國家之收氣運之將終人事之相凑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

之者其興也亂人死而良臣壽其亾也良臣死而亂人昌固未有不然者嗚呼扶蘇死而秦亾中生死而晉亂壽促死而衛滅夫豈人之智力所能爲也歟

絕妙 補論 錯見收法 妙

天意假手高斯以報始皇前人固有言之者此能發得透暢中間突出李斯一案慷慨發憤爲天地舒此正氣而於本文甚是生色

邱邦士先生曰痛快之論出於文字之外極寫天意處正非具踢弄乾坤手段者不能

書鄭制宜捕盜後

元世祖如上都留判官鄭制宜領樞密院事有盜入近郊晝夜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令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比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嗟夫世之爲盜爲間諜者必異其居止行動異服異言以從事追而捕之者即跡其異以求之而無不得然自古迄今自敗而百用之若一父之

子然者噫何其愚也夫察其異而不察其無以異者使盜與間諜之得以成其事必其毫髮之無以異於常人者也方正學曰國有治於疏畧而亂於過爲之計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智者不能故必見之及乎此者而後可以有爲也

大人曰轉折數語而理事已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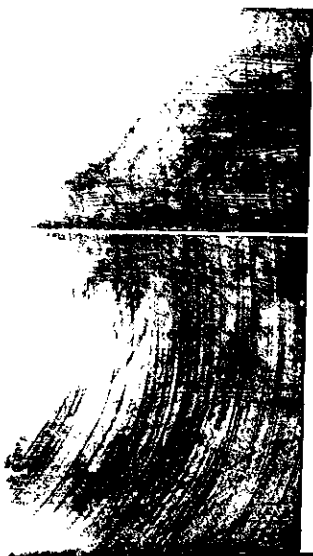
書仲弟贈甘中素三十序後

仲弟徵作甘子中素三十序予覽之而謂仲曰病者良醫也良師友也立身成名于是焉在也汝二十一歲而予卽爲文以勗汝者汝病也汝爲中素三十序中素病也中素以三十求文于汝者中素病也嗣閩大于甚貧而爲中素召賓客中素病初愈也夫留侯皆善病而與漢而報韓仇而從黃石公游其病者之爲耶試以質之中素

書王汲公啞孝子傳後

厲夜生于遠而求火益以狀貌言非必其他日所以立身事君親者何若也夫蜂目豺聲熊虎之狀者不幸矣或眇焉跛焉傴僂焉禿焉攣焉瘖啞焉者其父母見之雖不知其他日賢不肖爲何若而未嘗不怨且不幸也王子汲公言崔長生既瘖復攣行丐于而以養父母父母疲病而不至饑寒以死而長生以孝聞耕廡子曰人子之事親非至孝者不足傳也千數百年來以孝稱于鄉里者自公卿大夫士庶僕隸咸有之然皆其至難者傳也此長生之所以傳吾獨不知夫長生之父母舉長生之時將不幸之而怨乎及其丐于而以養己而以孝稱于天下冠蓋之大夫死而滅矣而孝子獨不死且咸知夫孝子之有是父母也其父母將不爲之欣然而愉快乎是未可知也

敬書大人爲谷說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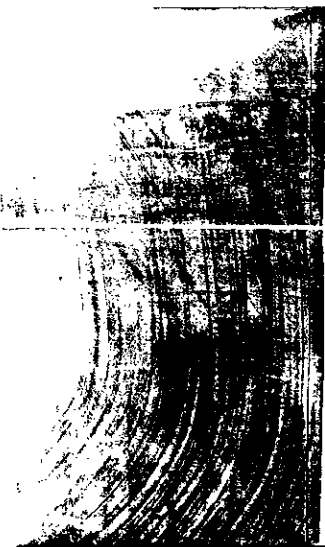
傚恭讀大人爲谷說而申謂弟儼曰吾祖父之在天丁背山也而有所以爲谷也吾年三十汝亦二十有三未能有成就兢兢焉懼坑塹之顛墜而何敢望爲谷乎夫不爲谷而遽爲山山不可久峙孟子曰有本者如是此水之所以不息也爲谷者何學積于中而不自炫焉爲山者何學積于中而英華發外漸高益著也盍亦務本乎谷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吳異也可懼其變可師也

書于南集後

傚自肇慶反廣州家君子語傚曰有忍菴黃先生者得古文之道甚備與之論議莫逆于心也且其人洵君子處廊廟而多山林素士之氣爲今所罕覯于是傚通名紙于先生因得讀先生貴州兩粤諸詩文源委甚大而體裁各稱不可淆易又嘗侍家君子竊聆往復緒論又得就正傚之所作先生亦謬有許可傚固自喜謂舉天下名公卿大人許之不若一深心研幾之君子許之爲有依據然則傚其有可學之道乎

孔子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觀其外而知其內也讀其文聽其言論可以知其人與其心矣先生與家君子歡日篤道同而嗜好亦同爲之周謀之心無弗至分甘共少逾于地著者且倍萬書曰毋忘賓旅先生以賓旅而不忘賓旅抑何厚也而家君子每坐寓舍則向傚及門人言先生之文之人津津不倦爲大愉快傚又深幸得先生有以娛悅老親也故因讀先生文并謹書于家君子之後

書卓母節烈傳後

嗚呼予讀卓子予任節烈傳而多感矣夫致死亦甚難哉且有幸不幸焉匹夫匹婦詈而相誶有㦬然流淵茹鴆斷脰自雉經者矣至予忠孝節義所在往往濡忍腼緬汚身易面而不能自引決或萬死一生必不能徼其覔宥猶且屈膝求哀而究莫可活嗟夫死不死何其大不幸也然不死者又非盡甘心汚辱亦有有其心而力不足以自達爲威武所脅一失足遂終爲不忠不孝之臣子不貞之女婦此所謂致死之

難有幸不幸矣蓋非其志素定者不能今觀卓母幾氏于揚州城未陷時謂其夫文伯曰城必陷吾盍先死死當與稚子俱君無累庶易脫爾文伯止之曰吾籌之熟矣于是城將陷時姑適王姓者以寡亦在母顧之曰盍先諸遲恐弗及遂抱幼子躍入池水中姑大慟從之夫之妹二人亦相救投池水小叔二尚幼昔撫于母母死環池哭亦躍入水凡八人嗚呼盛哉魏生曰母固未爲不幸也予從家君子過高郵謁史執王克承先生所紀崇禎遺錄甲申之變天子殉社稷當時臣民節烈婦死者不可勝紀或一室而數十人乃今四十餘年猶不得載之史冊傳天下獨野史氏藏之其未閉而湮滅者尚多也吾意揚城之陷亦有如是今卓氏之節烈歷歷可稽而其猶子克自樹立廣知交傳其事以布諸海內名碩著之文與歌詩母其必傳矣乎嗚呼母之節烈傳家國世道之幸而豈惟母之幸也吾觀母未嘗要諸人以死乃從之如歸二幼叔至思念母以殉其身則平居宜家之賢又可推而見矣

敬書家大人顧景范先生六十序後

張九丈觀公孫大娘舞劍及車夫爭道皆歸于書法而書益工明皇名其樓曰花萼相輝之樓見義竹叢生曰兄弟相親如此竹矣蓋志之所鍾無往不在是也先生至性鍾于朋友則有如九丈之書明皇之兄弟觀其于先仲父家君子爲兄弟交則真兄弟之義也子弟則其子弟也二父之朋友則其朋友也其或爲之經理區畫無微不入若身事焉而四方之人林林總總爲先生友與先生訓廸之後進周旋其窮阨者不可勝數先生蓋樂爲之不倦昔王丹慎于交道大俠陳遵司徒侯霸皆不得友郭泰爲人倫之宗所獎拔士類甚衆下走亾隨無不搜植之而未嘗問有急其困之計其安業者今先生之通勝于丹而周學其行爲優于泰先生之久視也豈一人之久視乎然先生性命之友自先仲父家君子外未嘗數數見其人則所謂通與慎者殆兼丹泰而有之乎是辰也爲先生六十家君子言先生之大世從因推論先生朋友一節遂已卓卓不可幾及謹書于後

敬書項節母傳後

予往客淮揚讀興化李公清所輯古今無名錄凡忠臣志士孝子節烈婦身死事傳而名氏湮沒者蓋千三百八十有二人予作而歎曰嗟夫古忠孝節烈之所爲其心堅其行苦專一其志識百折而不回所以必出乎此者未嘗有求名於天下後世之心也而精誠足以感鬼神奪造化雖然或名傳而事泯名泯而事傳或名與事皆泯滅無聞有爲人之所甚難爲者不傳而疑似影響者傳是何故哉其傳不傳久道有悟乎抑亦如人之富貴窮通視其遭際之時乎欲顯項君志發三歲而孤母吳夫人極艱苦教養之方俾志發克有成立而志發述母四十餘年之苦節所以禦暴撫孤所以全活二女於饑饉之中所以勤儉訓養子若孫先仲父爲立節母傳辛未秋予過甫州項君又紀其從嫂死烈事來言曰某少孤無期功之親稍長即奔走於四方先人之世系名字墳墓殫數十年之心力而始得有同祖兄志震妻吳氏所以事舅姑事夫子皆盡道從兄病瘵嫂別立帷幔湯藥必親

當病劇則刲左右手臂肉進之疾少間則復刲兩股進之竟不起則先三日絕粒請鄉之賢德爲夫立嗣入室自經家人救不得死則猛引刲股刀自剄血淋漓衣襟又恐喉未絕則用指抉斷之往叔子先生爲家母傳問烈婦與家母爲何親屬某以妹對故傳稱妹家母曰誤矣此族姑行也而先生沒貞州遂未及釐正今其可不正乎魏子曰嗟夫項君不以諛詞誣其母與嫂汲汲焉惟表章其母與嫂是務項氏之節烈遂以傳然則委傳不傳於天與時者蓋由其後之

無賢者也先伯父以歲丁巳死於亂同祖兄世傑撫胸泣血不二旬以身殉先仲父殁眞州世母謝聞訃絕粒十一日死世儆闇陋不克表著其孝烈視項君且慙沮入地矣

書有忍軒

予既築地山草堂成將課子讀書於其中長兒濟衍堂之右室而請顏之夫古人佩弦佩韋之義蓋自知其短而學問以化其偏頗之質以底於有成濟也宜佩韋者也其知之耶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予惟不能忍是以至於今而無所成然固有其所謂予者在也濟而不能忍濟也則失其所以爲濟矣

書木公冊子後

兒濟以所得木公字分其所作詩及所錄陶彭澤詩爲一冊禪語雜詩字爲一冊嗚呼公蓋有託而逃焉者也公棄妻子變姓字削髮被緇遨遊於四方其心良苦雖爲釋氏固聖賢之所許也然而登堂說法踞方丈若將欲大闡其教於時者無乃非公之初志乎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予每怪隱遯之士棄功名如敝屣徵辟不應垂老而或爲子孫所撓奪不能自堅其操者得不見笑於公耶公嘗在翠微峰與先君

子講易時予方入塾甲乙之際東南變起公習靜青原而究未免落跡嗚呼其亦盛名之難居也夫

書木公詩字後

長兒濟學爲真草書兒古今人名詩字盡成欲得之所得日多而尤愛木公詩字多方殫心力以購之什襲藏弆加獲拱璧一日亦字請題予置之篋中三年矣庚辰仲夏濟朝夕侍予理左傳經世於地山草堂中得間復請予曰爾知木公詩字之所自來乎今夫臣死忠子死孝節烈婦死夫或撫植遺孤皆足以成其夙昔之志以顯名於後世是忠臣孝子節烈婦之幸而天下國家之大不幸也有忠孝節烈之心豈當

處顯不見忠孝節烈之名乃天下國家之大幸若抱忠孝節烈之心而非其時不得建功業於當世又不獲有所奮發以成其忠孝節烈之名徒以詩古文名天下者豈其人之幸哉木公遭時不偶故其詩沈鬱悲憤真草蒼勁天下人咸寶之公其自以爲幸乎穢于其知之乎

書孝經冊子

再從父裔仲先生善書法工詩樂品題古名人字畫鑒賞甚悉然少壯好馳馬試劍一飲能盡斗酒今皆斷棄不事事惟烹泉啜茗蒔花竹游詠以終日暇則作書法以貽子孫而族黨中與予兄弟情最洽一日三從弟次管持一冊造予乃從父所書孝經也予笑曰工甚矣聞從父作此已百冊亦富矣哉昔王右軍書法妙天下朱文公惜其寫夏侯玄論而不寫樂毅報燕惠王書草亭先生又怪其不書孝經而書道

德黃庭此古今所同歎也乃君謨斯立之於松王子猷之於竹淵明之菊茂叔之蓮謝靈運之游詠米元章之潔癖各以其所嗜好者傳從父之所好其果何在乎且夫從父之所以事其親者予則聞而見之矣今以是貽子子其勉焉從弟曰善遂書而歸之

書梁孝穉贈詩冊後

戊子季春予寓郡城張損持先生使來言曰南海藥亭梁公嗣君孝穉送其女弟于楚歸舟止江干介以相見既又為集同人酒半出其遠近送行詩歌一冊且贈以言張公與故人意何厚也嗟夫先君子初遊嶺南時年方壯與北田五先生為昆弟交爾先公與先君子齊年嘗假館焉與說作王先生並稱友善先集有海南道中三十首乘月渡海歌皆斯時所作時予方入家塾今忽忽五十載乙亥先君子見背而爾

先公後十年亦捐館舍追維甲子歲予客幽燕返而庭次年孟夏侍先君子入粵二何陶陳四先生皆無恙獨梁器圃先生早世爾先公與不佞先生游異地以不得一拜牀下為恨初秋度嶺左王何先生偕其猶子小奇器圃先生之子耄符王子蕭衣自廟德來送至黃頂而別往先君子有虔州別爾先公及汎用借先生詩予與君今又適相遇于此非張公則幾幾其覿面失之矣撫今追昔思吾二先人繾綣之情能無慨然乎因書于卷末

魏昭士文集卷五目

跋

魏昭士文集卷之五

跋

勺庭伯父許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跋周貞女錄

丁巳秋予客廣陵通州士爲其州之貞女周氏徵六十詩文於四方士甚衆予嘆曰嗟夫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者也夫守節以終身者皆緣夫婦之情女子則否故未字而守貞見於經傳惟共姜一事此周女之所以難能也吾因是而益以嘆其父母之賢今

夫共姜守義父母必欲奪而嫁之是以有栢舟之作唐焦仲卿妻不得於姑而出其夫固生存也母兄弟猶欲强嫁之吾故曰周女之父母賢然世之爲女婦者無靡他之志而其父母翁姑必欲强使之貞拘於大義而不通人情往往至於不可道是以朝廷旌格不及無子與甚少者蓋不强人情以所難能也朝廷不以强人而人能行之則其爲難能與賢益見女父母初不阻其守貞然必教誡諄篤知其志堅而後許今馴至於六十之年誠足法矣

贊貞女者已多此特賢其父母爲有見中間振人不通人情一段最關係卻轉到難能益賢上文字補救處有大手法在

孫無言歸黃山詩文跋

莊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之所至天地不能奪自道德功業文章一技一能之細奇而至於役鬼神通蟲鳥牛馬服食導引飛肉而遺形則皆用志專一所爲傚聞諸父言己亥之亂孫君無言棄資裝匆少顧獨懷所得四方士送其歸黃山之詩若文轉徙顛沛若林回之負嬰兒今丁巳秋予從今庭伯父客廣陵見之蓋裒然而帙者尺有咫至今亾恙也而予所見所傳聞天下文人名士文集則必有送孫無言歸

黃山之目噫孫君其必有傳於世也已夫黃山者神仙之窟宅神仙有無不敢知要於不死而已爾詩文之壽以億萬世計此裒然而尺有咫者卻何減七十二峰間也

矜雅中不乏波致

陳君六十詩跋

陳君明年甲寅壽六十有爲君徵諸子詩若諸子知陳君不鄙吾友人某某往得交陳君君歷仕官隱貧慕其志意豈復風塵中人哉聞君六十甚强敏當不自以爲壽然韓愈氏之言曰六十者十毋十二子相配窮而復之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君得姓于胡公大於敬仲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君其自此無疆矣予覧諸子詩不更有作而書其紙尾云

跋蕭研隣先生六十序

韓子曰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然好修而獲謗者必有後世之傳吾則以爲謗之所存名之所歸也雖然亦願夫人之善處謗者何如泰和蕭研隣先生以賢豪名海內今年忽嬰蜚語客寓南昌郡舍予父侍勺庭伯父疾臘月全客會城見先生左圖右書日夕叉手吟誦泮然若無事伯父父益嘆服四方人士見且聞者皆以爲患難中無此人也先生之名因是以益起而月十有二日適先生六十初度伯父父皆爲文

祝先生予從歸儀得一一敬讀因私念儆之生也月日與先生同先生長儆萬二千九百有六十日夫萬二千九百六十日爲時曾幾何而先生生當國家全盛時天下太平有志之士皆得奮其才智以自見儆生喪亂後兵革之餘坐守窮山一無所成就此固運會使然然儆生三十四年齒幾半先生學不成名不立碌碌然如雞鶩之貪粟而已先生十數歲輒能紹其家學卓犖不群有聞於鄉里年二三十後則交游已遍天下天下知名士無不願納交於先生然則人

酉二十四年中式顯或少足俱僅而來鄉以補七年
尤窘困不堪迫庚戌故人范中丞賜以白金六百兩
持歸即爲所欲爲市費𢧐猛在前樂從日昔而往
者心志亦少衰息矣以其贏餘稍贖還故田之債吸
者出貸與人子母皆應券無失送得有此薄業汝遺
汝曹也雖然是微末耳然非此不足成故昔但兄之
愛我汝母之勤范中丞之惠汝曹皆宜志之用自牢
揚吾少時頗習勞苦可就兄步數里十百里行更其
賊中或日一食不得飽或隻身無僕從結伴走十里
與翁示裝自齊衢時性不喜見貴人窮躡未嘗以爲
歲至甲乙之際吾伯兄遠出事曾適迴貴人間特色
故汝與貴人接今遂不得辭作此汝曹所自幹也固
念吾伯兄友門雖吾號召因吾自散散時又何可得
費之吾後此之溫飽藉伯兄爲多振拔家聲光誌先
人餘緒則吾叔兄力焉吾蟬翼此朴也汝父不足學
也古人有言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逮當
吾窮困將無以具甘毳既前得其思既道一節林竟
下可得茲析汝產而汝曹頗知竭力事我然吾深念

吾不孝之幸其能無猥乎予
故因汝請序述之汝曹其知之

敘嘗聞諸勺庭伯父曰大人年十九丁亥歲大侵
米斗五百錢大人先歲營貯食穀稍有餘至時母
欲糶之以資鹽菜而大人則已盡散假山中穀少
之親友矣且未及計存留者給食與否乃自買米
以足食然諸家則無歉有廖饑者債家索逋急饑
將賣妻以償前卓語大人大人欲裒貲助之時大人貧
甚矣重息貸三金以應而裒單中大人貲爲多錢
妻得全人故謂不貧也客揚州時資斧秪五錢而
館人有戚屬與女與豪家往贖豪家故貴贏數金
度不能辯因得其女其人謀與訟則勢不敵謀欲
死之而涕泣漣如大人謂其戚屬曰但數金耳諸
君合贈之易易恨吾貧客不能爲爾引手指相顧
不語大人遽出橐中日吾貧盡是今脫五分三以
爲倡衆惕然曰客乃如是盡踴躍丁是二日而金
備其人領女來謝後與之半此徵從幼所聞說也
大人自范中丞所歸急索勺庭伯父許帳命約與
往城新凡伯父所貸于人者子母盡償之計一百

四十餘金館父三吳歸始得知以三十餘金爲大
宗宗子娶婦成大父之志又爲大母家立後仍爲
娶婦亦數十金又稍稍饋遺親戚朋友之貧者我
强半矣乃自治家計也此則徵所目見縣編中所
具有者而引申之其外者不敢述也昔甲子臘月
男世傚謹識

許戶部思硯齋跋

予讀牛洲先生思硯齋事數曰物有不必傳有必可傳有有傳有無有傳何也遇故也吾有感焉士君子之遇蓋亦如是矣夫爲硯者多也人之得硯者亦多硯不遇藕文忠不必傳而文忠銘之且影之硯于是乎傳文忠沒不必傳矣見夢于中丞公而得之硯又傳斯硯也更兵火而失遂不必傳耶曰有思硯齋存也齋傳而硯傳先生後以是廣同人之詩文也以副先公之意傳益多是硯又藕齋之詩文以傳傳其不朽矣予也接人多也而先生獨謬好之萘亦所謂遇也昔范喬執祖硯而泣是以有硯傳也包公棄硯以名洲以無有硯傳也吾是以感其人與遇云

咄齋跋

漢武秋風歌曰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夫漢武秦皇古今之雄主也勢大而威殫快極乎天壤氣高乎上古美人鐘鼓之娛不絶于心賦慷慨之思綺麗之言此其恒也而有蕭然之愫者何耶蓋感慨者非庸人之所能有感慨之懷者其能無蕭然之懷乎昔人謂富貴人寧作無道語不作寒酸語此亦爲庸庸者言也漢武豈不富貴者哉其雄才未嘗盡也予以鮑子之名咄咄而有感于茲焉

楊聖藻小影跋

楊子聖藻傳小影自爲記甚備復屬家君子記之而予跋其後聖藻喜談兵與人言天下古今事輒氣慨壯予往客廣陵僑舍六閱月時與聖藻及鄒君長在燒燭剝蟹灑酒磅礴或長歌月下至北斗闌干予或臥病則倚匡牀與二子相問答今忽忽十一年家君子來邗上予持杖以從尊君子蘭佩先生年七十餘與家君神交于是日將夕先生聞之喜極疾走江干執手流連如逢親舊遂作主人又得聽二老論古今興廢盛衰之故與夫英雄豪傑天下形勢旬日夜不倦聖藻頗發傑論于其間勃勃不自遏乃予觀所傳小影科頭跌坐執書熟視而無言若瀟散物外者其莊生所謂杜德機乎是日也予從家君子自高郵舍故人歸星月朗暢二老人執酒雄談適聞長在亦自泰州來憶往者灑酒剝蟹事述之二老人前噫嘻吾儕豈其終于坐上談而已邪

楊氏家藏墨妙跋

蔡中郎學書于嵩山石室得素書三日不食三年遂通其理操五經于太學觀者如市鍾太傅少隨劉勝學書還與魏武韋誕等議用筆法忽見蔡中郎書于誕坐上自搥胸三日其胸盡青因嘔血苦求不得終令人盜誕墓得之始臻其妙後出授其子會曰吾精思三十年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故去如鳴鳳之游雲漢來若游女之入花林嗚呼古人于書法豈視爲一藝而不屑意哉蓋幾于修身學道邪昔夫文章之理爲詩索句敲字至于墮落坑塹者也夫豈惟此哉像九秋奕亦如此矣已巳仲夏予客臨江聞楊君屺園屺園以文學爲南雄通守政事彰彰可紀而書法特精艮于文敏董公真蹟雖片紙隻字必備石以公同好而其所臨楊少師韭花帖及尺牘殘牋與顧研山先生蘭亭共爲一册朝夕把玩與古人之好之勤無以異使韋誕如屺園豈不必苦求而已得邕亦不須秘論衡于枕中其識度遂高一了數等上逸少抱經濟之才後人惜其爲書名所掩楊少師卓

卓稱一代名相治業昭然而韭花帖或有未難好名今屺岡一試通乎觀有敢稱更展布益大當與書法並傳其大小本末屺岡必能自擇之矣

從叔千字文石刻跋

自有書契以來文推班馬詩宗屈宋李杜書法不過鍾蔡二王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昔人評五言近體謂因十賢人中著一屠沽不得先仲父申之曰卻門下居沽中亦著一賢人不得昌黎韓氏曰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夫醇者學與法肆者則已之識力才智自用之而不自知之也豈特文章爲然哉業貴精專必師乎古然名當世傳後世又未必一一步趨夫古人者所可得而幾及從父斯㘅其深有得夫昌黎氏之旨者與

陰省孺六十壽言跋

夫藝植之功五穀爲尙織紝之功布縷爲先以世之常賴者在此也夫衣錦而必尙絅醴酒之設而元酒之上所謂敦樸而貴始也是故禀賦爽特者務爲非常之行高世之舉此如衣集翠之裘齊八珍之錯可希有而不可常也一人衣之食之衆人不能若夫取繩于孝弟忠信之則欽持于日用飲食之間中賢克盡舉之豪傑藉以爲經下至愚夫愚婦得一焉益其一二焉益其二大小精麤莫不畢由然而由之者其

難也予觀于陰君省孺蓋所謂五穀布縷之嘖也君于祖父事竭其力已卑縲絏傾貲以脫同祖之難與出繼母弟均財產撫謝氏顧託之三孤皆克成立所謂死者復生生者無愧今行年六十其益壯之志猶仡仡然豈叔季之上所得幾及哉予曩與陰貞貫張孺子友善因盡交二子之友復得同長公與謝氏之孤遊故知君爲獨詳茲于十口十二了[illegible]剛之辰因書四方君子詩古文後用致嚮往之意云

薊門懷古詩跋

會昌賴君首人壯年拔貢士于鄉及謁選都門三年不得官嗚呼君之才與力何事不可爲顧坎壈若是焉予同僑止京師君與予誼甚篤見其醇厚靜默終日手一卷不輟而絕無所作暇則啖李杏桃梨棗婆瓜棗之屬冰水淋漓沾溉几席予賓客至亦得飽初意君必豪奮自喜務進不讓人乃神志冲澹若無營者君則賢于世遠矣今君仲子某來予琴微出君薊門懷古詩八章示予咸慨淋漓讀之而色動噫吾之

不能盡君有如此詩也乎時當仲夏桐陰覆天榴火滴爍風雨忽來孤館凉生誦君詩不禁伊人宛在之感予既悲君之逝復喜君有此詩得以長想見君也

燕趙悲歌詩跋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吾所願見者其人也乃古之人往矣今之燕趙亦猶夫古之燕趙也今之人猶復有如古之慷慨悲歌者乎予往遊燕趙匹馬夕陽凝眸顧盼白草黃沙情意纏結雖慷慨悲歌有不能盡其情者今乃忽與上海姚子相遭于新安旅舍出其燕趙悲歌詩使予讀之又如對荊卿歌易水高漸離擊筑噫何其悲且壯哉

魏昭士文集卷六目

記

研齋記　孝陵恭謁記

倦休記　怡亭記

享堂記　興國縣社稷壇記

興國張公救荒記　和靖公祠堂記代

興國縣義學記代

記

勺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研齋記

歲丁巳予客廣陵主楊子聖藻舍館聖藻欲予贈以言旣久病之京口而聖藻乃爲文贈予不二月予復來聖藻相見喜曰子其爲我記研齋聖藻曰吾居室之旁築小齋爲讀書處凡書者專事帖括不知古文學今得與子之伯父朝夕講論吾將以研名其齋是研也友人所貽象外圜而內方爲古文學庶幾無辱研乎予笑曰甚矣楊子之善名其齋也夫士之研如農夫之田有田而不力穡士不化萊不闢則與無田等士于研何獨不然聖藻以研名其齋其將致力于是或廃或蔆不至有助長之患荒廢之虞而後獲秋成之利與將使朝夕對不敢以忘其友與吾聞擇端者常貴鵒夫研之有鵒石之病如玉有瑕也研而鵒斯眞端矣孔子曰觀過知仁又曰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聖藻其將取堅而不磨之義以自勵與抑觀過知

作以自效其身心與聖藻曰研外圓而內方夫圓中規方中矩大匠之所以造物也是故方以居心圓以接物外方而內亦方不可以行世外圓而內亦圓不可以入道李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聖藻其將以此自況與吾不知夫造研者與研者與予之取以名其齋者義本諸此與聖藻工制藝今又工于古文可謂方圓並用矣於是乎爲之記

於研上段段發議論皆有理旨頗似明人古文而六段用六與字處錯落有法

孝陵恭謁記

庚申春儼將南游語弟儼曰往者臥病而過金陵此行不謁孝陵不返也儼曰兄必詳紀孝陵事歸以示儼予曰諾孟夏抵金陵數日結至思恭謁令鄉人導以至於是免冠九頓首於殿下悲從中來歔涕不下伏地不能起嗚呼此吾三百年開創聖主所藏衣冠之地乎儼何人乎而得至於此非以時之不然而出入者皆無從而問乎於是拭淚起周視殿上殿壁黃赤所塿新舊參之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許皆爲

刀斫傷或折柱木三分之二殿兩旁多貯馬糧殿前有　致祭牌二于是出殿而謂守陵者曰吾欲從隧道達陵可乎曰新奉嚴檄禁遊人門鑰不致落固强之與之財終不許守陵者竟走出儆于是自恨來謁之遲也心憤憤然卒無可如何于是繞殿之前後環觀之信步至所鑰門處傍皇四顧間無人焉倚從於門外不能去偶以手連躍其鎖鎖忽墮地而門啓予于是且驚且喜以手加額曰天乎然頗怵惕恐守陵者知之于是令導行者立於門手持門鎖竟從隧

道入有二遊人適至遂同以登隧道中人皆行若開
鑰然歷階而升環陵四望山高闊而無樹二遊人云
昔者山多紫氣佳木數百萬天晴明時日光照耀如
金色故呼爲紫金山今樹之爲金陵人薪者有年矣
于是疾趨而出闔門而鑰之如其故守陵者卒未知
也守陵者爲內侍年幾八十就之語不甚答只天將
雨速予行問其姓曰劉氏問其守陵幾何年月自崇
禎至于今更問其他又不答嗚呼彼一老閹也守死
而不去三四十年間香火賴以不絕彼上大夫不有

視之而反面却走者乎而問以語多不荅抑亦憂畏
隱深雖八十垂死之閹其情亦有不得已焉者耶于
是有赤纓窄袖佩刀挾弓矢從殿前控馬疾趨而過
者數十人牧羊馬種蔬圃者交跡於殿外于是歷所
謂前殿數重天子之更衣亭朝門鐘鼓樓址凡數里
微可考朝門內外所鑱石爲黃門內侍將軍獅象牛
馬之屬或直立或頹仆折落於汚泥之中而遊人更
相謂曰以兵刃傷殿柱者非他人歲已亥鄭氏兵至
不識楠木而以爲異香也遂斫削而去嗚呼時異代
更猶不失祭奠禮修葺之役贊揚功德以昭示後世
彼鄭氏而反敢如此耶哀哉於是爲之記不能文特
以歸山中示吾儕也同遊者受業師南豐廿京師之
子表金陵遊人二僕夫及先路者五人

躍鎖門啓最奇文之牧致亦最得力前後感慨蘊
藉處益覺哀傷之情彌深矣

彭躬菴先生曰此與他遊記不同哀敬繚繞世代
變遷僅以寫出寫不出處正無窮盡即于僅以見
之此爲獨至

曾止山先生曰事奇文亦纏綿多致

倦休記

辛酉仲秋顧了無垢與耕廡子遊其別館耕廡子登樓而望四郊鬱暢室橫庭中之樓上意三面土爲墻宮其外墻以内茅亭花果蔬圃田稻麥錯其間墻外拜田數頃松杉楓樟之木以千萬章人牛馬犬采出入林際山若隱若見簷前樟二株盤覆屋上梟淅歷有聲耕廡子曰樂哉蘇子瞻有言靜中此無乎一日當雨日於是汲泉煮茶頹然自足顧子謂耕廡子曰子讀書暇課園丁抱甕溉蔬閑幸六年而未名子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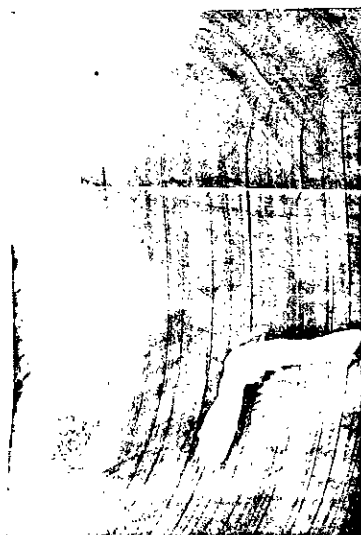
我名而記之耕廡子曰吁樂哉昔張子恩居睦州有尺數楹倚地龍山之下稀疏數畝朝耕一頃門出游勤耕植倦而休休而復作閒仲中門開從子恩遊見其甘隱約樂濡泊頹乎其順也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於願足矣安科浮湛斯世而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于是耕廡子曰子之室其名倦休矣耕廡子曰倦者非倦也休者非休也蓋六月息之謂也如倦則不倦卻休則反無倦矣蕭子非倦休之時而倦休焉猶泉之而逆冬之閟凍而發春其倦也乃其所以爲休乎

大人曰如此說倦休之旨乃非暮氣

怡亭記

蕭君子濬於其室之四築園爲亭以肄業亭之西有室數楹樓可登泉可濯有臺方廣二丈花竹雜樹其間假山靈嵌而臺介乎亭與室沼水各相望亭後地將爲堂爲室命其亭曰怡園曰讀書園址與羅氏相近也黃山谷云羅氏家瀟東瀟西讀書園而怡亭者亦山谷詩意于往客金陵時蕭君造予舟屬爲記今三年矣更以爲言予既至斯亭而記之曰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而金陵築土爲之杜子美蜀中艸堂後

世作堂以象重其人也方公正學曰爲常人之子孫非難爲名人之子孫難爲名人之子孫難而爲賢者之子孫尤難君家自正固先生長史宗伯公暨太常世孝友兄弟無間言而更取怡怡之義以名其亭豈僅山谷之詩之謂哉夫文章者士之末節也而天猶或靳之非攻苦礪折不足成其學至于父子兄弟之際雖古之理賢往往闕以爲恨而君遂得之豈天之所以獨厚於君抑德學之漸劘而致與今君命亭曰怡其欣欣有自得之意亦將兢兢然日在而保其不失之心家大人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天倫之樂予固與君有同幸而勉也故曰農夫之治田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于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田等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君兄弟也怡怡予與君朋友也其敢交相勉以切偲之義乎予亦將築怡亭于翠微峯上矣

大人曰於怡怡中勉其不失得朋友之義文亦雅適

享堂記

甲申三月十九日　烈皇帝身殉社稷海內鼎沸
大父率　諸父北向痛哭輒棄諸生服去縣治西十
里卜築於金精翠微峰頂而僑家焉長子有祖宗墳
墓之責　伯父遂獨出應試越七年而城陷越三年
而山爲强人所奪數月而復未幾而　王父母後先
即世　大人破產不爲家於是南極瓊海北抵燕西
登太華絕頂歷覽山川形勝交奇偉非常士名曰起
家日落或一歲二歲或三四歲一返家山與　伯父

仲父道越歷艱危事形影如未嘗一日離者而七年
之中生世傚世儼又數年倦遊而歸遂築室於山之
左个曰吾廬次年而生世侃於是採輯南北舟車所
作詩古文與　二父合授梓於吳越海內稱三魏爲
時　大人年四十三歲歸而兄弟之情益篤飲食皆
處必偕定議身後將必合葬於勺庭之堂市更勺庭
爲三魏享堂而別構室於箭道之西以居勺庭子若
孫各爲文刻集中以詔夫後之人越三年東南變起
天下洶洶　大人出入金戈鐵馬之中不肯自逸越
三年而　伯父死於兵亂從兄世傑以痛父摧剉嘔
血二十日而死時則世傚奉　大人命從　仲父於
金陵而　大人以　伯父故憂傷成疾越二年春正
月　大人命季弟世侃爲　仲父後而是冬　仲父
復以疾卒眞州命世傚扶櫬歸葬　大人悲愴益甚
嘗曰吾兄弟三人如一身今已矣復何言哉越三年
大人爲世侃授室於勺庭儀成卒之返吾廬以世傚
兒女多命析箸居勺庭凡四越月世傚奉　大人命
左吳越齊魯達於燕都出中州經三楚而後歸居勺

庭三年世傚以長子濟將欲出就外傅營別業於吾
廬之右邊在少時　伯父所賜楊宅下空地　大人
命鳩工庀材已剷土劚石矣一日忽謂曰此地湫隘
吾曩與　仲父所易張屋園地勢高敞四望朗暢且
與吾廬尤近遂策杖相與營度越數日又謂曰汝子
尚幼書室可緩吾見汝居勺庭殊不自慊何不即於
此地稍廣其址以作居室室成　大人樂之命曰此
君堂世傚居此十年得朝夕婉侍膝下生瀕淚沈爲
長子濟授室　大人年六十有四以登陟爲勞緝城

中居居之榜曰瓶齋非樂夫市廛也城居四年忽抱
微恙少間養疴閩地凡四越月得重病而歸歸四十
三日而疾革享年僅六十有七嗚呼自甲申以迄乙
亥凡五十二年　先大人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
一日忘此山中也而齋志以沒能不悲哉先是　大
人城居之次年復休暑吾廬一日坐此君堂中忽謂
世儆曰吾自鼎革以來視息此山中　五十年兄弟
無間作居室而長子孫他日身後吾神魂所依將亦
釋冠竹杖而出入林木間乎世儆愀然起立繼而請

曰翠微一片石自上視之有三幹焉世儆所居得中
幹盡處高巒團聚易堂在其麓左右兩幹左仰右俯
交互迴抱於易堂之前清泉出左右腋諸山羅列石
閣吾廬在左肩上而吾廬高敞十步勺庭居下其右
肩則世儆將營別業之空地與吾廬左右相埒地勢
界下曾季之居在其上倘百歲後願毀斯屋改建享
堂拓其後以爲居室即世治平世儆四子必令一人
永住山中以供祭掃　大人听然喜曰吾父兄遺跡
此山皆鬱鬱以殁兩兄且客死於外不得返葬故山

遊勺庭初議則是亦吾之志也然而山居者費財與
力當更置百畝以助山居者費咸山居則均收一子
則獨有之下山者不得與且何不即建之吾雖饘飯
嘗游息於此他日則熟境矣於是　大人命召工規
度其地高下淺深廣狹堂之前後左右若干楹檐
若干費咸有成議既而　大人還城手劄至命於三
年後鳩工久之乃知叔弟儼以財費頗繁恐世儆不
能給私請之也越二年遭　先大人變次年七月世
儆忽得疾三月不出戶疾亟叔弟執手牀前詢遺言

荅之曰往年未三十侍坐於　大人側嘗自謂卅六
十不死然亦不能出六十生平不信祿鬼推卜之說
　大人笑以爲誕及將四十乃自知必不及五十今
四十有二而吾遽死是吾言爲不信吾　父未歸窀
穸事吾　母未終子職然二事者非吾力所能勉強
而盡之獨是享堂未建爲負吾　大人於九京矣
大人以後三年命儆儆今不永其年礙也汝又尚於
財兒子濟等將自救不贍何能及此是終不得有斯
堂也他如墳墓門戶之任吾子孫之事汝能主之吾

無言矣然吾或不即死雖苫塊之中損食用以助半
必竭　成之逾月　先大人小祥令人扶掖跪拜漸
有起色次年春撤故屋始經營之戚友愛我者謂喪
服中不宜有所興造然而記有之曰君子將營居室
寢廟爲先居室爲後世儆與　先大人嘗有言矣孟
秋實始鼎建深廣如　先大人所命山中之屋此爲
最高飾以蜃灰百里内咸望見之門外有檻檻外有
窗窗外輔以憑闌檻東西作兩圓門門外脩竹閒種
則此君堂故有雜蒔花樹於其間堂兩邊有房房外

有巷巷外右砌石高丈許左壘土爲兩直散屋孟冬
月奉　先大人柩安厝南郊在　王父墳山之左翌
日大祥季冬侍　老母復返故山次年正月釋服二
月擇吉奉　木主於堂悲喜交集往　大人嘗愛坐
簷楹間是日天朗氣清列窗而開之闌東西門豁然
几杖謦欬之猶在而物是人非能無愴然久之叔弟
曰高山之屋而粉白至巔遠近無不見焉且吾聞之
恐爲遊神雷霆之所忌擊理亦有然吾請收之曰吁
此吳子果信其堪輿之說也往吳子詔予曰山中之
屋以藏聚爲上子之居所謂凸中凸者不可以長子
孫爲釋道宮觀焉則可夫二氏覬覦丹雘莊麗擬於
王者牢堵指大雷霆且不之擊吾　祖　父以清白
潛遯世其家遭時不偶而坎壈老死於山中天固不
應之豈神靈所依而獨不能蔽此數椽乎夫吳子誠
篤君子也爲　仲父與　先大人高弟性好道每欲
以道化人往歲丙寅初構此君堂覺土以廣行路逾
年霖雨悉傾圮　大人議脩復以非數十金不能遂
已後十年而建享堂鑿石砌圮處三砌三圮多方而

後定堂成春秋薦奠於茲四年世儆亦四十有六以
世儆自信之年可屈指而俟是用紀焉　先大人之
志及　大父之德堂之所由建以明示世儆之子若
孫以毋忘　先世隱遯之旨又嘗憶初議鼎建之日
大人笑謂曰倘汝言不信四十八歲後而猶存則
汝夫婦屏絕家事養餘年於此亦吾之志也嗚呼其
何敢忘乎然而又重有感焉自甲申至今幾幾其六
十年矣　先大人兄弟三人如一身而三魏之享堂
未立且南昌彭林二先生與同里李邱彭曾四先生

同三父隱於翠微峰上曰易堂九子至今子孫猶
行輩稱叔姪兄弟如古之九姓祠則未嘗有世敞哀
且將老而草野之力亦有所不給是又在大賢而才
者之爲之也後死者之責也抑嘗數窮而復之何大
其或者有待而不於此山中也夫

興國縣社稷壇記

先王建國分土以立社稷而祀之社主土稷主穀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所以隆其祀典爲民祈歲而報功者也有壝有壇立石以爲社主其崇卑廣狹有定制而春秋祭祀無缺興國爲邑在叢山峻嶺之中壇壝傾圮不知始何年月邑侯張公蒞任適凶荒水潦之侯不費民錢不役民力按法捐俸而重新之蠲潔牲肥躬親祭奠更致誠於風伯雨師大祓之後歲獲有秋輿人感公愛民之勤礱石請記因憶往客金陵時與溧水賈人同舟爲述明啓禎間吾寧都先達有曾公就義者令其邑邑惟晩稻連歲不登曾公遣人歸寧持兩熟稻種教之種藝遂大稔民賴其利曾公旋內召邑人追德之肖像立廟每春秋仲月刑牲酹酒以告虔至於今不替嗚呼恩入於人者深人自不能忘公多善政綷綷然有古循良風築一壇脩復民亦誌之與之民其古之民歟

興國張公救荒記

張公以庶常出宰興國在甲申三月先年歲大旱秋無所獲公履任三旬民情皇皇求糴而常平倉存七糶三之定例未下同官者咸謂宜守成憲四月既望穀踴貴公喟然曰矯詔發廩古有其人遂通曉鄉城分七日次第按戶發糶依額糶三千六百石稍浮以供部費藩檄下復嚴飭存七之例後三日求穀者益衆有遺殣者公集衆詢之乃曰前得穀之人猶能輸價今之啼飢者不能名一錢雖減價無從得食公曰

然則貸諸遂按冊得戶一萬二千有奇戶貸二斗丁口多寡則或贏縮之凡五日所貸如所糶之數數日公復遣人覘視還報曰貸穀者或任耕或有名於冊者今之死於道路者不耕而失業傭於人而人以無食斥之鄰邑聞興有稱貸之政襁負而來或轉徙流離無從得食公遂建施粥之議或難之公曰常平額穀萬二千石交代所受止八千有幾倘守存七之例則糶者貸者何所自出今僅存千有餘石卽堅守不與能免譴咎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善且出貲助賑

遂設局治平觀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執事者五更齎粥具扣鐘東廡入而西廡出婦嫗給於別殿日一週人率米五合食畢亦扣鐘起於辰而畢於午三四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而畢於申乃道死者頻告公卽親驗者民某某設榻殮之衣錦司牢貧民入有穀之東按戶分贍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穀挾飢餒爲市不逞之徒也拘損枷示遂帖然鄰邑以強取穀譬殺不休訐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作發倉穀者高其值民洶洶甚或毆辱官

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堵如故寧都魏世傚聞而歎曰公不卹己之功名而一身任艱鉅焦勞十旬法不爲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視沒孺長得君賑康者其難易爲何如耶蘧方蘇搓兩百日由溪漲溢水漭若雪霆城幾崩陷公龗禳刑牲以禱之危而復安嗟夫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出爲縣令非公意然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以慰夫賢而爭於此者耶予獨悲夫崇禎甲申之變李闖之徒乘飢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老人肝腦塗地烈皇帝身殉社

稷當時臣工無或有講救荒之術者是以至於此極也公之政輕重緩急先後有序將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公諱尚瑗字損持蘇州吳江人易堂魏世俲記

和靖公祠堂記代

稱年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其於君國之際照耀簡策即設義田以贍族人亦爲千古之所未嘗有而置田則負郭嘗稔者千畝擇族之賢且長者主其計法盡善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者至於今數百年之久族之嫁女娶婦孤苦無告者均蒙其澤如公之存嗚呼古大賢人之所爲豈庸常人所可幾及者哉　獨怪夫世之身都富貴者滿倉庾積金幣厚自豐殖無旦夕之守汲汲焉求田舍爲子若孫計而祖宗廟祀澂然不一動其心不知吾之身祖宗之身也吾之身子孫之祖宗也吾不能推廣祖宗之德建祠立祀安合姓之宗支以禋以享而惟子孫是謀後之人將各計其子孫而忘其祖宗甚或聲金粟以入二氏之室脩治淫祠放魚蝦鼠雀毒蟲猛獸遂囂然自以爲賢嗚呼愚哉　尹氏之先河南人也宋高宗南遷和靖公實扈從爲居越始祖公以理學名天下至　明時奉詔特立古小學於郡城之南肖公像其中春秋栽祀典至於今弗替夫朝廷急於敬賢而子孫不能修祖

其能無內愧矣乎吾尹氏之未有公祠也自少至壯曉夜圖之不敢怠今年四十餘矣方戟筆側目於四方碌碌無所建立思文正公之得君行道於黨成被其休　何人乎敢希公之萬一顧念始祖無祠慇然疚心竭蹷黽勉得李氏屋一區規模閎敞階甚峻整奉吾祖像於中堂顏曰尹和靖公祠置田六十畝以六之一供歲時蒸嘗之需祠多餘屋以若干爲義學以若干爲育嬰處以田六之一爲延師脩脯族自外邑來應科歲試者咸得居祠讀書以田六之一

爲育嬰費以田三之一收蓄祠內擇族之賢者爲十計年豐則假貸而薄其息歲儉悉以所蓄賙散族黨之無告者其基址廣狹價費多寡具載碑陰庶下比祭祖於寢太宗非之　貧且賤不能推廣吾祖宗之德或庶幾其免王珪之羞倘有能增益吾意而可大可久者是重有望於後之人若或肥己蔑祀吾知和靖公之子孫當不有是也爰爲記以勒諸石

興國縣義學記　代

義學始於有宋若衡陽侯氏建昌洪氏婺源汪氏莆田林氏則咸有之而范文正公特建於姑蘇之太平山立齋廟祀孔子由是聞風興起四方學者歸焉近世通都大邑冠蓋絡繹守令好賢育士者起而爲之鄉士大夫樂善者贊勷之建育嬰立義學比比皆然然或甫脩而未克學事或隨舉隨廢至荒廢傾壞掃而興之者蓋亦鮮矣且爲政以敷教爲先而教必有其地義學之建學士之齋舍咸備廩給無之缺擇邑

之才德者以爲師歲課月試無有作輟長吏於政事之暇時加稽攷誘掖獎勵以作其志氣士之學於是乎觀成焉苟師不得人令不殫厥心力躡繩以功令其文而已與士何有哉吳江張君損持以翰苑儒臣出宰興國於茲七年適予視學西江聞張君之殫精以作人爲先而予所得興國之彥出於義學者爲多夫文翁興教化於蜀人材輩出程大中公假倅南安識獄掾周茂叔舉以爲二子師興國岡大中過化之地章貢之濂溪書院所自來也而君又姑蘇之產其

必有得於文正公建立之旨也豈不以人傳哉先是
君旣新厥明倫堂學使楊公鶴亭紀其事今諸生復
以義學記來請於予且謂君之與吾興圖廢無不脩
學宮義學固其大焉予嘉君之爲政克敦其本遂爲
之記以告夫後之嗣張君而爲治者

魏昭士文集卷七目

說

魏昭士文集卷之七

說

勺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奢吝說

奢者之靡其財也害在身吝者之積其財也害在財害在身者無損於天下之財害在財則財盡而民窮矣今夫奢者割文繡以衣壁柱琢珠玉而借其用器倡優飲酒日費百萬然必有得之者其財未始不流於民間也而暴殄天物僭禮踰法害身而喪家或則其子孫受之饑寒流離以至於死故曰害在身今夫吝者菲衣惡食弔慶之節不修於親戚杯酌乾餱之徵不接於鄉里惟以積財爲務有入而無出甚則坎土穴牆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積則受其貧者百家一人大積則受其貧者萬家昔者湯武之世家給人足未聞煮海鑄山鑿金銀之礦而冶之也何以桀紂之世四海困窮則世家大族積財之明效也夫天下之財不之此則之彼周而復者勢使然也然亦有往而不返者如五代宋室輸金幣於北國或以金銀市

易審夷珠玉珍異者是也有消而不存者府金以爲漆或以鍍諸器用服飾者是也他雖水火之焚溺其質苟存固未有不出於人間者雖然吝者之積財以爲久聚而不散矣禍災之來兵寇之攻取百年之積一日而盡之安見其果不出也是故天下之窮易於富民之凋敝易於養上之人苟有道以經之故未有十年而不復者夫天下無無財之時故也

論其新確而詞氣樸茂絡處歸重上之養民是有用文字

東房伯文曰大識大議尤妙以纖瑣見古

萊說

丁巳病月耕庶子秩其文而敘之以正於彭子彭子書其尾曰子之言嗛然讓不皇然自喜之情何沾沾也夫志苟足則心體不廣心不廣是以有沾沾之情夫志蘘心情禓志志不可不慎也耕庶子色交於而愧且嘗曰吾師乎吾師乎而之賴子語農夫之治田也必荒其萊摩鎛而薅之疏薅不焉遷以饒土療山時雨而流其沃禾既尺蓁蓁然則萊與之披何若未未決也余懲小矜用自抑而恍惚然余之情妨乃所謂萊本者乎

意歉情震

粁米說

魏子之米升而童子粁粁而升之耗詞童子漁也將笞之童子號巳噬而去之繙會計之簿則不失魏子憮然莞而語其家人曰吾固童子矣吾幸不笞笞使卒笞童子童子之股可撥乎夫吾失笞笞之未晚也呼小弟曰來吾語女吾歷年尚或固童子他日女領長無輒刑人女記之以吾今日爲女戒因告彭子曰刑人之道有三不可以怒不可以疑不可以遽大刑以怒者氣平則悔刑以疑者事顯則悔刑以遽者時久則悔大不可不悔於此也此而　悔可乎哉彭子曰吾曰罪疑爲輕

一事有許多曲折之理

吳子政曰名言而有為意思諄篤處如而

家棟字說

吾伯父而孫曰家柱家棟柱之冠也大人說而字之矣今棟又及冠字之年字之曰浦雲而命世徵爲之說于是進棟而言曰棟知夫命字之義乎大陳之爲物具可畏之體然而不能長養以滋大則抓足以供維樞艸舍之用爲大匠所不顧故必受天地之冊露風雲之踈鬱日月照臨雷霆雪霜之動忍而堅乃能成其材以底于用棟也拙魯無華若有樸質敦厚之體故浦雲者浦生雲之不竆而靜而出之散而無不之之象方其未爲棟也賁雲騰之溉潤以有益其根枝其既爲棟也亦足以助才人之指點成大塊之文章所謂畫棟朝飛南浦雲者是也易曰變動不拘周流六虛若大柱渙散無紀多華而少質故取於之義以鎮持之倘柱也能體柱之節棟也能善用之之勤其亦董安于佩弦西門豹佩韋之學也吾大人其人勉于心矣棟知勉乎哉

芸圃說

士之學農夫之耕也莊生曰耕而鹵莽之苗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苗亦滅裂而報予傳曰是穮是蓘必有豐年詩曰或芸或耔昔者舜耕于歷山象耕鳥芸陸龜蒙曰象行必端正履必深鳥之啄食務欢畏夯犂體其義而已矣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汝能守祖父師長之訓誡以芸其身則得矣夫爲圃者亦必先去艸農圃無二義也予也學而鹵莽勺庭先生命曰耕廡而吾且何暇芸桂也乎

鑑堂說

伊生佩負笈從學於翠微山中踰年予旋家大人出故友之命買舟下三十六灘泛鄱湖出大江走金陵吳門過具區而達於雲間事竣道迫不能偕生以行於是生再拜告歸而請顏其讀書之處以相勗顏之曰鑑堂而爲之說曰鑑之爲用也無所上於中而亦無所不照人之肥瘦長短鬚髯妍媸憂悲愉悅之情狀莫不畢呈焉欲增飾於其間不可得也然而鑑也人之肥瘠長短鬚髯妍媸憂悲愉悅莫不畢見而不

能自照焉是責夫人而不責夫己者也今夫人憂悲愉悅之情自知之也而肥瘠長短鬚髯妍媸之狀必藉鑑而自見焉是就正於有道者之心也然方其未成鑑之時塊然一銅焉耳投之大冶鎔以猛火範之以規矩淬之以清泉錯之以刀鋸磨礱之以沙石拂拭而什襲之明無不照所謂化陰陽而爲神明功非易易予年二十習舉走於南北風波險阻勞苦患難兵戈盜賊死生毫不足以動其心嘗自謂天下無難爲之事少欽企許與之人雖古人未肯專學今忽忽

二十餘年矣閱歷愈深乃知昔所行徒少年虛驕之氣已耳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生以予為監誡

沆字說

沆生五齡季姒撫以為子又十有三年吾季弟丈夫子三將為沆冠而授室請字於予字之曰淵雅歸太僕字其子為子祐子寧謂幼安之隱叔子之仕雖以擬其後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以一日而無此且夫茫沆之水急流而入於淵合沉浩瀚瀅焉靜焉無塵俗之污君子立身行己之要務昔李靖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進誡於君欲其恐懼脩省故王文正追思之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沆也愆咎叢身兢兢焉日夕檢束以馴致於善猶懼不能與庸人伍詩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書曰若將隕於深淵今季姒之歿已十三年沆當念嗣母撫汝之意嗣父誨汝之諄且切思吾　先子用昔賢儆惕之旨以命汝名今既儼然成人矣能不爽然於心而求淑慎其身以無媿負也夫

魏昭士文集卷八目

墓表誌銘

魏昭士文集卷之八

墓表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沈長者墓表

七十四甲子之三日吳子子政自河猶省墓歸過翠微山中時寧都魏世傚將自兩浙走齊魯北入燕京反道洛陽洞庭爲萬里之行吳子乃出沈長者行畧及其次君誕登書以示傚而曰長者已卜葬矣秀先徐先生爲之題其墓曰沈君長者之墓且爲立沈長者傳而墓表則以屬子屬某爲之請夫傚與誕登友也况其先人行事彰彰足以表見而鄉君子有長者之目乎其安得辭按狀君姓沈氏諱學曾字三省行二號之仁相人也爲人樸訥弱不好弄性儉自奉粗薄雖敝帛敗絮必謹收藏之勿妄擲去然樂施與事母孝爲兄弟婚娶營喪葬撫諸孤如已出姊妹爲發者召與居而養之嗚呼然則君之嗇其財也殆將有以用之乎有施氏子貧甚將鬻妻君給以錢粟妻遂不鬻陳秀昇者以逋負繫于獄妻子號泣丐貸君舉

數十金歿之章牘書多逋負除夕已與家人訣不欲有生泣訴于君君傾橐授之見有餒色者問而與之粟友人貧不克葬父者賻之族黨姻戚里閈有他不能殮者君佐助不遺餘力溽暑祁寒召僧徒廣爲齋若十餘年不倦嗚呼徐先生所謂長者信長者也大賈以得財爲務約其身薄奉養纖細収藏十月八九矣其出也非君而能之乎君之賈有以錢帛候投者君必還之嘗謂諸子曰吾生平于財利間未嘗有苟受欺也若服賈也而如是又嘗謂諸子曰讀書在明

義理毋徒詞以誑世聽其言似長者考其品行乃實敗類誠名教罪人也是以誕登兄弟能事師取友結四方名德士遠近士亦咸樂友之非君之教而能乎又聞有操券稱貸者君必勉力應或還其券曰汝豈終窮而負我者有盜潛入寢室竊衣物君覺之作非知更好語遣之去故徐先生曰長者也魏世傚曰君長者也其家世生卒子孫則礦誌與徐先生之傳詳焉

女弟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文學李君少白之元配也與予爲季女弟歲癸未之仲夏將葬李君率二甥元岦元崧造余而請銘嗟夫吾父母生吾弟妹五人婚嫁皆畢乃先嚴見背甫四年而季弟喪婦又一年而季妹歿季妹幼穎敏先嚴擇李君而字之宜壽考以長子孫見夫子之成立享辛勤之効乃不永其年而以憂遺吾垂白之母其何以爲情予李君曰吾內人出自名門幼嫻女訓知書義年十六歸予恭順無所失晨昏以奉吾二親

嘗稱之曰能生四男二女所存者僅半備勞瘁焉三兒殤內人痛悼得疾數年嘗侍君北堂以養痾並舉四兒不育疾益劇予謀迎之以歸內人猶料當家雜什物巨細不遺凌晨遂肩輿至家日暮始達至之夕遽卒嗚呼予俯仰多媿竊內人以匡其不逮而內人歸予十六年辛勤儉約世所罕覯予數奇不得少舒己志以適其心君其長兄也願銘以慰之予惟李君年方壯學且日富二甥漸長將必有所以建白於世歐陽子所謂屈於人間猶伸於地下者其亦可以無

憾矣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三十有一長男元㕔聘賴氏女許字邑庠生徐溶之長子次男元崧尚幼於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之原銘曰

戶樞流水古訓如此孰云辛勤卅一而死屈伸有時豈碑可俟銘予所知以昭示乎汝之後嗣

孔公昭文墓誌銘

新城孔公昭文既歿之次年郡邑紳士臚列其生平善行申請而祀於學宮之鄉賢祠孤某某爾昔奉狀不遠數百里以墓石之銘命寧都魏世傚世傚退避未敢當踰年更以書幣遣使重申前命且曰世傚無逆官貴人之文而特求之子以先人之志有在也今葬有日矣敢請世傚乃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與偉又諱之偉字昭文為至聖六十六世之裔孫中散公二十一世之孫由公邇始遷賢溪之祖行[illegible]公則

十有四世曾祖諱貞宗義行載邑乘祖諱尚孚父文學諱行驥生子四人公最幼性孝友寬和樂施予見義必為故生平任親族寄托扶植孤寡不一而足至於茶亭橋路棺木之施未能悉數事繼母二十餘年無異所生理伯兄喪事盡制撫四歲孤毓珂長育教訓補諸生籍後夭絕本支順長嫂意擬以仲氏之次子為嗣公曰不可毓珂吾禰廟宗子也其何以處之乃與仲叔兩兄謀以傳林傳柱並為毓珂後議者又擬公次孫傳材為三房並繼之說公曰吾繼宗也非

繼財也堅執不從甲乙東南變起甥涂尚資爲亂兵掠不知所在公遍訪得其踪奮袂起曰不出甥何以慰吾姊於地下遂犯難挾貲以計賂其渠魁贖歸之姊婿鄧侯汝病亟欲以子洪勲托公哽咽不能語公奔赴已絕姊告之公大哭曰微君言吾固不忘妻兄楊力與垂危以子璘屬之後流離播遷洪勲年十一璘始七歲公皆令奉母來居賢溪延師課督與諸子同肄業者十有四年二孤皆克自樹立再從兄文玉病以子毓琄爲托公適赴部考選特命諸子爲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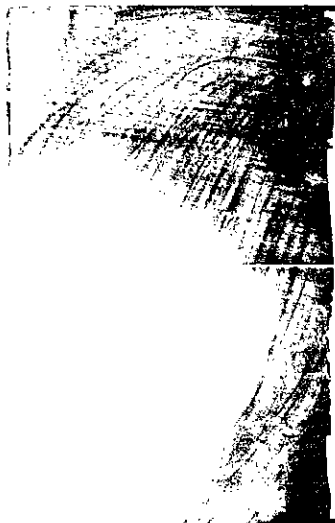
理後事迨文玉病革以杖授公子某曰轉交汝翁琄不肖以此杖杖之公歸代綜其家政者十年琄亦繼先業不墜嗚呼託六尺之孤聖賢所稱難能蓋所託之孤或不克負荷亦天實爲之乃公有託必受而其孤亦無不成立好義之誠足以格天而感人者有若此耶公師桂山先生爲編次其古文集十卷授梓以行世命子某某授古學於族祖汝林世俗咸非笑之公不爲變以汝林學本易堂復令二子走寧都執贄爲先君子門下士公建造璜村大橋爲聚漲壞復歛貲重修之歲饑賤糴以利本支施粥遠近來者從大橋度忽大水有巨木隨流衝突附近橋梁無有存者公夫婦禱度木滯淺處而此橋獨全涂工庾伯臥病而母死貧無所告公即出白金助其喪故公之歿也廖伯哭甚哀郡人吳逵生妹適閩壻賈於外病篤與而歸逵生死焉逵生嗚里鄰喻彝之後閩有無賴生勾引好事者誣以謀殺公毅然出証無賴生遁去閩人林茂行賈于賢溪公爲貸百金茂忽遁逃公代償而主者未知後林茂復往來其地公亦勿問戚屬後

進有以非禮相加狎侮無狀者公弗與較其人久而自悔公遂待之如初昔昌黎誌孔司勲謂君子爲義若嗜慾勇不顧前後而他則畏避退處如怯夫公負有其遺風焉公叔兄卜葬力疾徒步規送諸子也不聽遂以是增疾疾亟召子孫環立惟以做好人行好事讀好書九字反覆叮嚀而終公生明崇禎癸未年

　月　日　時卒今康熙丁亥年　月　日　時

享年六十有六娶楊氏生子三毓瓊毓功俱邑庠生毓珦庠生瓊娶鄧氏功珦俱娶楊氏女二長適涂尚

撼次適楊壽孫十二傳松傳材傳楷傳楨傳枝傳用俱毓瓊出傳本傳釆毓功出傳述傳東傳樂傳榜俱毓瑜出孫女六人曾孫二繼曾繼昌傳松出曾孫女三人

銘曰地道渺茫孰吉孰祥土德淡厚藏以永久用銘墓石以垂不朽

文學姚君升秀偕配湯孺人墓誌銘

錢塘湯君尹釗樸茂醇篤君子也昔相與爲耆耙之交廿餘年不到西泠而湯君父子皆即世家孫彥元好學克世其家修三世通家之誼復介其外兄受白姚考妣行狀嗚咽再拜而言曰廣益不幸四歲喪父又六年喪母在襁褓孩提中無所知識竊聞先考生平好延攬喜賓客樂施與先妣竭力贊勤辭嘗日廣肄業南雍授州同知職而舊疾大作歸里遂以不起先妣上奉孀姑下撫不孝外內支撐形瘁心傷以徐孝先施贊伯兩先生杭之碩德高行隱者也先後延爲不孝師憂勤數載遂以成疾以家政外事託外祖曰疾亟矣今不能事姑以終養兩世一孤惟望此兒成立含淚顧乳媼陸朱氏曰汝事吾久頗忠謹內事汝代任之其毋負所託顧不孝曰汝祖父置書敎行皆賫志以歿我死汝以盡孝弟識廉耻爲本□說而絕氣氣不孝使非外祖之撫育敎誨乳媼之悲憫皆數十年如一日雖不孝之滅裂無狀安得至于今而視息以長子孫哉予與吾外祖施徐二先生皆故道

義交也今適游吾地謹述其聞於先外祖及乳媪者
願藉石以請銘嗟夫此仁人孝子之心也世俗雖不
文其何辭按狀敬齋諱桂芳者君祖龍起諱大來者
君父君諱朋穎字升秀姓姚氏世爲錢塘人生順治
甲午　月　日卒康熙壬戌　月　日年二十有九
孺人湯氏即尹釗湯公女其生也先君二年其歿也
後六年年三十有七生一子廣益太學生娶李氏景
濤李公女孫男三恕忠志忠皆幼其配後孫女一俱
幼吾聞君之事親也喪祭必竭其誠龍起公歿弟景

純十二齡君爲之教養婚娶而卒無後廣益以其父
子出嗣承君志也孺人拔一媪而委以家政至今猶
爲之愛護諸孫有秀實過汾陽之意戚友咸慨之徐
先生秉諸生而白衣冠不去身者五十年孺人命其
子師事意又何在乎
銘曰孺人訓子不尚榮名知人善任乳媪得與忠勤
者長存呂黎氏曰是眞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

魏昭士文集卷九目

傳

魏昭士文集卷之九

傳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文學李公傳

文學李公嗣美者字惠伯號允方嘉靖間山西方伯公遜時之曾孫而今編脩君濤之王父也公生而穎異不與常童伍無所嗜好惟讀書親師友不事訓詁之學工制舉藝髫年即補弟子員濟南守文公琛負知人之鑒以國士目公拔爲第一然數奇屢試不遇

文公深惜之公之父勝情好客而產落公不以爲念與同志讀書攻苦茹澹自如也喜交遊滑稽玩世至大義則屹然不可動有戚屬以重貲屬公購美材同事者欲有所私公動色峻拒之公之處心也樸以誠與人和以直善必揚惡必隱事親孝居喪哀毀如禮課子孫嚴每挑燈口授經書至夜分不輟公雖以文學終而崇禎癸酉長子允禎舉于鄉庚辰而公歿後允禎由工部郎中歷官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僉事而以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贈公者允禎故也公既歿

之六年長孫淶成進士先一年次孫濤始生又三十一年而濤亦成進士今編脩君是也其他公之子若孫于三四十年之間或貢于鄉或入大學或補弟子員餼于庠序噫蓋公勤于教子孫之效也公先世隸吉江西贛州府之寧都衛爲寧都人洪武十九年由寧都衛徙山東濟南府德州衛遂世爲德州人公始遷德州之祖其名字不可攷所稱牛仔者軍籍名也數傳至芥爲公之高祖以方伯公贈湖廣道監察御史芥生逢時嘉靖甲辰進士由監察御史歷官山西

左布政司使其爲御史也諫馬市忤仇鸞藉藉有聲逢時二子次汝棟隆慶庚午舉人哭父哀毀嘔血死汝棟生煥太學生煥生二子公其長也

論曰傳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信矣哉公承前啓後敦學之報施不誣也傚于編修君濤友也而寧都人人本乎祖傚也傳之其將以遡夫上世而不忘夫本者乎

奉政大夫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僉事李公傳

李公允禎字貞甫號脩庵其先世以洪武十九年由江西贛州府寧都衛遷山東濟南府德州衛遂世爲德州人自甲申筮仕故城縣令乙酉改知豐縣亭署碭山縣丙戌陞南城兵馬司指揮己丑進營繕主事督寶源局庚寅督琉璃窑辛卯以員外銜加一級賜文綺鞍馬晉階奉政大夫壬辰督清江船政甲午陞虞衡員外加一級進屯田郎中丙申陞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僉事丁酉以疾致仕公生而端莊童子時不

妄言笑嬉戲刻意問學博極羣書祖父以長厚多外侮公益自攻苦淬厲每夜分不寐發憤歌呼或至泣數行下崇禎癸酉舉于鄉四赴公車不第始就職性篤孝事親以色養居喪哀毀骨立鄉里以孝稱之公之祖患痺疾不能自轉側公朝夕扶持數年不倦公既與弟析產矣及中式謂其弟曰爾諸生無爲衣食累也吾尚能自給盡推所分田產以與之公既仕乞休杜門不接賓客日課子孫以身訓之嘗曰吾祖父以忠厚傳家常和人勿取人利與己吾存此心以居

官不敢忘爾曹或有居民上者其誌之有狂生醉登公門使酒嫚罵市人爲之不平公笑而止之曰庸何傷乎狂生聞之慚自媿晚年益寡言笑正身範下御僕婢和平有法怒不形于色其初任故城令邑舊有丁二萬許經兵火後所存十二三而額征如故公編審兩月得實丁七千有奇而姦吏知公將調知豐縣稽留不即行公知之庭集邑民告之焚舊冊于庭吏不得爲姦衆感泣乃力請于督撫爲覆部得以實丁徵今四十年矣豐縣有鐵狀之弊士豪與上官奸吏

相結羅織殷實家串同勾提必盡其人之家產而後止公自往見徐州守痛陳其弊得請告鐵狀者數人公立斃之杖下公初至豐也閱囚見一囚病瘦將死項與手俱械繫足刖不能行公疑之晚潛行入獄見獄門半闔有二人相耳語公益疑即搜獄得一人詢之曰與某囚親因呼囚出乃所見病將死者問得其欲強姦不遂富戶遂誣其夫爲盜竟以贓論死狀公嚴鞫富戶并得獄吏受賄欲斃病囚于獄公立釋病囚而論獄吏富戶如法有婺婦撫幼子而侵于財伯

欲強嫁之不從伯因密置人誣以姦公竅之力救以訊之鞭朴不施而情得伯與姦夫俱伏罪有兄弟爭田者直在弟而他吏直其兄訟不決公訊立判即與弟且以大義責之相持慟哭爲兄弟如初碭山令缺監生吳某引賊作亂城破公被檄攝碭山令夜入市闈出其不意掩捕之賊遁公惟繫渠魁妻子脅從者皆不問民遂安堵碭亂後民以叛逆交訟于上事繁而民擾公力爲申請發縣審理全活甚衆公督琉璃窑工價絲毫無減嚴稽總役而大工立辦督清江船

政兼抽分則請增價使正身支領工食則實封堂給均差派法其權關稅也嚴絕羨耗以恤商困在任三年凡申文告諭動靜語默皆記于冊作渭使五集凡數十卷公始至豐也庫吏張某陳金幣器具以進曰鋪墊常規也公怒杖而出之諸生某善屬文公季試拔第一 日生以百金令吏持爲公壽曰非敢以賄進見公布衣蔬食其此爲弟子束脩耳公卻之生强以屬吏吏匿取之公後知之責吏而疎生公任浙庫餘金數十兩吏白當歸公公不納獻之于朝公以季

某謹愿衆爲庫吏終公之任李循謹守法無過夜有諸生數十人告某監生謀反公立呼監生訊之即同衆至其家止衆人于外而公入親驗惟多積錢帛無反狀遂叱諸生去越十餘日衆復謂公召監生謂之曰汝壯有力可就武職送爲徐州旗鼓官後以屢勦土寇有功授守備豐前令胡以錢穀不清得罪逮下獄公爲開除調停使脫然去其督清江船政也前任張已逐兩浙負庫金萬許張徬徨無措公曰弟行吾爲公徐圖之三年得如額爲南城兵馬司指揮錦某

御史家撿獲書疏數十通公思曰此尚可株連耶盡藏而火之徐州河洪徵柳急豐縣謀柳萬餘束期五日具吏白當責成里役公憮然曰弊有止乎乃集土民于庭語之曰河洪徵柳甚急吏白當派里役大吏肆科支民不堪矣西郊十里許有荒柳數十頃無主者刈之便今秋成已畢莊戶多牛車縣按申給值載柳自往交之甫四日而事集民不擾且自刈柳後其地成膏腴民享其利焉公自碭山之豐二鼓渡河中流遇賊舟數十飛犇上下舟人震恐公徐諭之曰吾豐縣知縣也賊齊聲曰此清官不可犯遂散去公赴粵西過小孤風浪大作舟幾覆公嘿禱而風息公以病乞寓岳陽樓數月夜分夢中若有人呼公速去者再覺移城下而是夜樓火公修清江書院以課士供其飲食紙筆費歲儉則捐俸買穀數千石設三廠施粥貧民活無算乃共立碑頌于湖心亭公歿神色如平生端坐而逝崇祀于學宮公之歷官也長于决成進士官于外編脩君與與其季弟潤皆幼故其本末皆得之于父執袁公李公與甘陵淮徐士大夫之來

京師者或得之老僕劉方蓋不能無遺脫也然得之輿人之誦益信矣哉

論曰世以端謹爲士君子守身之事而未可致用也過矣公生而端謹其居官也一以端謹爲用而收其效以及後人昌黎有言曰根之厚者其實茂膏之沃者其光燁信哉斯言哉

雷鶚薦先生傳

魏世傚曰平生無刻薄事而以忠厚孝弟傳家者子孫振起不絕古人有言曰不如積陰德於窈冥之中嗚呼挽季世以復夫太古尤布衣韋帶之士之所難能也然於古獨行傳嘗見之矣作鶚薦先生傳

先生姓雷氏諱峻號嵩菴鶚薦其字也閩之汀州寧化人生而孝友嚴義十八喪父哀毀得背疾三十年不瘳遂不復攻舉子業母有病跪進湯藥不御則泣不已母疾亟而城將陷居民爭出先生衣不解帶

侍母不離母喪如喪父歲時伏臘生忌哭忘寢食鄉里以孝聞故鼎革之時兵賊相戒毋犯年幾八十猶扶杖上父母邱墓昏眩而歸異母兄嘗有酒過事之如事父疾亟戒子孫曰吾生平少刻薄事今八十有三汝曹恪守孝弟忠信以毋失隆馬伏波誡子書吾奉行至老士以端行爲先始進不正後將焉望藝貴精勤不敢自怠逸與其苟取無寧濫與此與古石氏孝謹之風何多讓焉初鼎革時四鄉寇聚刦掠城市匃事之徒橫據一鄉知其鄉之人負於先生者衆欲得約劑代索許倍息入先生私念曰若與之宜益肆虐畢券悉焚之後三十年閩變起先生舉家三十餘口避於是鄉皆無恙先生有殯地二處其一借殯明庠生某其子孫不能葬六十餘年不問值而春秋爲祀之其一當離亂時盜殯一棺不知姓字邑令令遷之義塚先生以邑俗詈人死非命者乃葬是不忍死者含冤於地下以其地畀之今其棺尚存冤莫知其子孫爲誰致宏述先生彌留時犬忽群吠帛子從隙中窺恍惚若有儀仗候於門者先生年七十有五邑

令以孝弟篤行薦文既具先生知之力辭乃已繼又欲以孝善題求旌聞先生復命孫致廣致宏力辭之往先生不以子孫科名爲念一日謂孫致宏曰吾日望汝成名今老矣又不能借汝一辭先隴將不得見汝拜先祖時矣

論曰先生兩卻旌薦其致深遠矣萬石君家法醇謹孝友敦睦然未見其有如念盜葬者之仁恤也無所爲而爲之難矣哉先生於友父母成罔疾三十年不瘳而享年八十有三卒康寧壽考天之所以旌孝思

者足為世勸也女適劉氏矢貞撫孤孫致宏端方好
學與世傚相友善見先生之遺風焉而其邑人張其
恂伊廷選陰奕理琮光華爲道先生不置嗚呼不其
信與

廖徵君傳

徵君姓廖氏名惟志一名安民字覺先先世自寧都黃陂之中壩村遷居興國衣錦鄉之三僚遂世為興國人其遠祖瑀號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自晉郭璞唐楊益而後惟寧都之曾文遄廖金精頗布衣最著三僚廖氏世其業天下宗之其賢才者輒做於庠序或貢禮部皆不樂仕進而以地理名其家有恩德於己者藉以為報稱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君之曾祖竹坡祖菊泉俱以地理顯父岐山少游閩與李公廷

機為布衣交預決其必登台輔迨李公入相薦授欽天監博士不就生三子徵君其次也徵君賦性剛直疾惡如仇負氣節重然諾聲若洪鐘貌魁梧奇偉過轗軻而志不少挫折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諸書莫不淹貫不屑屑志舉業弱冠補弟子員試於鄉連不得志於有司應癸亥拔貢甲申乙酉間大學士楊公廷麟兵部侍郎劉公同升聞徵君才名辟軍府縻秩徵書頻下戚友咸相慶徵君愀然曰諸葛武侯之才文信國之忠未能挽回天命老母在不敢以身許

人也故力辭不就旣而毋與兄相繼逝庶翁卒於身
兄子應運勤王殉難將茶集萎皆徵君是任兄翁之
子若孫以一身兼父祖之責教誨婚娶無失時田產
爲之經紀大亂甫定山寇復作營將援勦者　掠崇
御擾擾尤甚徵君乃密陳當事諸弁切齒九龍營擁
衆數萬官兵力疲委官招撫不從曰聞三僚廖某信
義士也願得一言爲重當事以屬徵君徵君親詣賊
營賊遂聽命歸農就伍而數十年之患頓息諸弁乃
私計曰大功遂由儒生乎値雩都賊兵疫死乃以廖

某劫殺官兵報鎭鎭果急捉徵君及次子應組去時
太守郎公永清守正不阿長子應綸奔府嬖兒太守
慨然請鎭白之鎭不得已乃付諸司獄而監司某又
受賄枉法嚴刑拷掠應組兩脛碎折詞不少屈會三
子應翔上控督撫竟批贑守訊鞫諸弁失措竟賊囚
美女名馬金帛爲請太守堅卻不受直判曰事經三
年久矣殺人至三十八命多矣而三十八人之父母
妻子不投一詞廖某何能而使怨家若是乎隨詳請
得釋徵君旣重德太守復雅慕其淸介因請爲門下

士太守曰以君才能何不出而仕乎徵君愀然曰前
虔臺蘇公念某招撫之勤屢欲題敘某辭至再者恐
負楊相君之知也問及地理則對曰此世業也太守
屬修府廨對曰從此則吉矣然卽有移置之事未幾
太守以猶子趨撫江西果有汾州之調太守始心服
焉是時諸弁方勦雩都之老虎山擄掠慘毒茲甚聞
徵君無恙歸相顧駭愕又欲中以他禍有莊姓者曰
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如釋怨而修好乃合其黨謝諸
難民曰大軍撤營爾曹必無噍類得三僚廖某來或

得保全難民哀請徵君力辭而諸弁之餽問踵錯於
道路難民乃從徵君至營諸弁歡迎呼酒就座酒酣
楊將指而目之曰疊先生被禍某某罪也今爲之謝
過合座大笑徵君遂力爲難民請命諸弁皆曰若等
計口酧金少補先生遇難之費徵君嘆曰諸公有解
網之仁而某欲爲市人之行乎不可諸弁驚嘆出所
俘子女悉遣之所全活二百餘口於是出廖門二姓
餉帖折箭誓不相負異日勦梅窖諸洞咫尺三僚寸
草無犯其威德入於人者有如此徵君兄作霖庶弟

公近父析產時以五之一畀公近而以其四與作霖
及徵君鬮撥旣定集親串面授徵君始知之與兄蹠
而力請於父俾得均分與邑令沈某善族叔某辛卯
拔貢產厚因荒里胥脅報廖貢生欠糧令曰我素知
廖貢生而欠糧如是遂通詳之戚友咸謂宜自辨徵
君不可惟將本戶完欠赴上分賑令乃自知其誤更
以包攬捏詳而通鄉之完欠幷幷徵君發其解糧封
差諸弊政督撫特疏糾參虔撫林公親問將審書郭
某等六名發配邑之士民如出湯火而登袵席莫不

智莊姓楊將而愚沈令者明嘉靖間海公瑞令興國
徵君祖菊泉與爲方外交海公別詩曰此夜怨愁話
知己明朝帆影帶雲飛子孫至今寶之徵君與太守
其猶有乃祖之風乎時郎公家居遣人持書幣延徵
君入都徵君欣然就道曰吾有以報吾夫子矣諸子
各有試事不能從從子應國精堪輿術從徵君入都
按金精布衣之記尋取山水得窩雲一穴徵君喜曰
甃此初出三品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
衡者遂爲郎公葬其先人復命應國尋龍日外至紅
羅山應國寫其山圖返報徵君以再得吉兆頓首稱
賀旣而應國又出藩王祖墳圖徵君曰此冰山也十
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徵君於是南還郎公媿無
贈徵君曰某年已六十風霜勞苦祇欲求報厚德豈
爲利哉未幾而郎公河南方伯之命下徵君大喜曰
吾果有以報吾夫子矣是時三藩搆禍草賊竊發徵
君集族人爲戰守之具命綸組二子居守嚮綸純綵
三子爲嵩少之遊至寧都而疾作於是謂諸子曰丈
夫立身處世最要血性剛腸若依附取容遂男子而

巾幗矣卒於寧都之九卿第明年乙卯郎公復相招
發書者惟徵君諸子而已矣

魏世傚論曰赤松子黃石公相傳俱精地理術圯上
老人所授即是書也特子房秘不以告人子姓其說
誕謾不足信且夫黃石公之裁成子房爲帝者師其
學甚正閩廖氏先世術多秘非其子孫不傳然歷觀
徵君行事其信然歟

文學姚公龍起偕元配宋孺人家傳

姚公龍起諱大來杭之錢塘人也祖小橋諱喬父倣齋諱桂芳皆未仕公生而聰穎受業顧起士之門于經史百家無不淹貫弱冠入郡庠有聲鄉之先達咸器之藏書數千卷寢食其間日與子弟講左氏春秋傳意氣雲蒸視科名如拾芥李闖變後以親老遂棄諸生服營十畝于北郭偕夫人日事操作得陶朱猗頓之術財用大饒宗族姻黨莫不被其澤而皆爾吟誦夜分手一編不輟以故錢牧齋吳梅村諸君子皆

樂與之游父母疾侍奉湯藥及喪葬咸極其誠三歲之弟勤劬誨育以至成立自創之財並悉以分授無毫髮私夫人亦怡然安之年四十未舉丈夫子夫人勸置二側室誾然如娣姒聚于一室生二子一女夫人視如出腹公歿夫人延師課督二子而良民之陷于旗丁者出金贖之施棉襖藥劑買田以給四鄰如公在時先是夫人父兄歿嶺南旅櫬數千里夫人資助之至於再三更置田以供祭掃當崇禎庚辰公家業本豐富方欲志進取而歲大饑公請于敬齋公

設厰施粥所全活甚衆後避兵武康山中經營周密滲髓咸備高堂不知有播越之苦嗚呼公之志與才夫人之量而好善樂施其天性有然者天道不僭宜壽考以享子孫祿養乃公生於萬歷之戊午宋夫人生於庚申公享年五十有三二子皆幼夫人享年七十長子期穎叅逝次子期顯亦相繼而亡期穎國學生授州同知娶湯君尹釗女楊夫人出期顯邑庠生娶崔君維翰女陸夫人出二女長適黄時序宋夫人出次適金子厚陸出孫男廣益娶李氏期穎出孫女

適李博山期顯出曾孫三人曾孫女一人皆幼廣益曰王父歿十年而廣益生生四歲而孤王父母之懿行壼德僅聞之于外祖及通門宿彥謹撰次本末錫以家傳以昭示夫後之子孫恐湮沒而無傳

論曰才高而學博者莫不馳騁于功名之途棄之如敝屣則高蹈盤谷以自樂其志公澹然而隱于市爲恒人之所爲女婦視嬪御如讎敵乃勸廣側室以長子孫皆非世人所能測其涯涘祖德不忘姚氏其興乎

魏昭士文集卷十目

魏昭士文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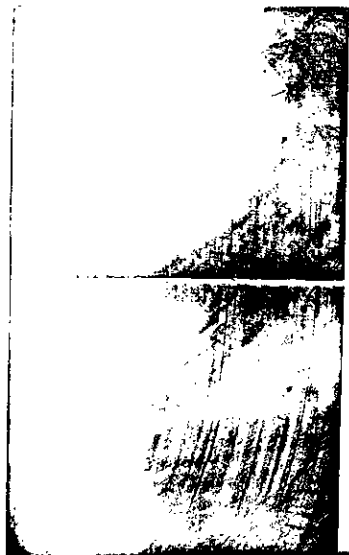
寧都魏世傚昭士著

雜著

題柳碑

予既跋楊氏家藏墨跡楊君屺圍更以柳碑屬黃君純伯來索題古人有言才氣筆力當求配于古人勿以賢于流俗遂自足凡行義文章皆然豈惟學書呂公著曰筆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子厚自言日立身一敗萬事瓦解而王右軍晉墓帖則可因其書以見其行義屺圍好詩文工翰墨行年五十而一言一動莫不守其兄司馬公之訓誡不敢踰越與宗元筆異矣然華性孝友事繼母撫九妹不遺餘力宗元雖陷叔文之黨而其心有可原特闇于知人耳乃公著宗元之言如是是烏可不深思哉予嘗觀范氏家藏卷文潞公書伯夷頌贈范文正公書甚不工其一卷爲宋元名人題跋一卷爲有明人題跋其中如蔡京秦檜書工于潞公遠甚後之繼題者或曰以京檜之奸而亦知重二公爲可取或曰以檜之謬醜乃

敢書此以培公然則書之工拙又不可槩論是碑也
蓋昌黎祭子厚享神詩蘇文忠公書之而鐫諸石夫
昌黎之詩文忠之書其可尚也已

乞言啓

世傚謹啓不肖傚荷父母生養食粟二十有五年矣
無一言一行足先益所生茲仲冬十有八日為家君
五十初度傚兄弟既貧且賤無能藉手以稱歡心又
遭東房伯父暨長兄與士之變哀逾二載不可强悉
私唯家君少好文章壯游四方南極瓊海北抵燕欒
交忠孝奇偉之士嘗告勺庭伯父曰兄弟者吾體素
朋友爲五穀文章爲百果也意者得邀大人先生之
一言使傚兄弟跪而進觴爲一開口而笑乎家君上
承先徵君之訓式教於二伯父兢兢自奮發於義篤
於學問輕財以急人家落而不悔一言之諾患難不
移志所必至金石爲銷諸君子亦久聞其槩矣是以
不鄙棄而肯交之古人有言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
恨今家君知己遍海內其視古人寧已泰甚人君子
其肯吝一言匪唯不肖傚如天之榮亦大人先生古
朋友之義也爲詩歌爲文則唯所賜傚等子孫不敢
忘已未孟夏不肖魏世傚等九頓首謹箋

稱述得體文亦滌蕩

募修吳城許眞君殿疏

許旌陽眞君數千年大有造於西江西江之人敬之如嚴師親之如慈父視他神明在祀典者尤殊焉吳城後街故有眞君殿舊歷中所建殿歲久圮敝僧某謀募修之丁巳季夏儆將之金陵以候船羈旅是菴僧來請曰今地方初平兵革未息雖人有敬神之心力或詘焉明年民安物豐某將丐十客有力者修眞君行宮撤其蓋易榱桷塗塈黝以安神之靈敢請先以一言發乃喟然而嘆曰善哉僧之於是役也傳

曰民和而神降之福又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僧欲修是宮亟矣而必須焉以俟民力之舒安得其道矣然眞君降福於民非如他神冥漠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往寧庶人變會城鐵樹宮水旋鳴金王之變又鳴近者甲寅又鳴兵禍之來其應如響所以警斯民之死而示以趨避者如父兄之告誡其子弟則吾西江人於神靈所棲無有遠近咸當致其誠敬雖兵火窮迫中亦將踴躍而庇神居焉而況於稍稍安阜之日乎嘗聞江南北通都大邑必有眞君行宮焉

蓋眞君以淨明忠孝爲道所以廸人心維持風教者實漸被於天下不獨列仙傳所記斬蛟諸事也然則是役也四方之過賓亦不得辭其責矣敢以爲勸其切處獨能見大

長兒濟冠書以示之

七十四甲子之十日甲戌人日長兒濟十有六歲矣大人與冠而命之字曰楫川作濟字說手書以示易余于是卒之以謁拜諸父及諸祖父執因進濟而語之曰濟來冠所以異童子而爲成人也人日而冠汝以成人望汝也以成人望汝則將以成人之道責汝其望之也切故其責之也愈嚴記曰去汝幼志順而成德幼志不去成德勿順也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已未濟而能濟人者未之有也已未通而能利天下乎勉諸己而已矣夫所謂成人者有成人之度有成人之事非岸然自大之謂也汝其毋肆而狂毋怠而忽毋耽于逸樂而不思勞苦毋好嬉戲毋逞汝志毋務爲高遠而不事庸行毋妄言毋躁動毋視人之勞逸而不恤毋暴殄天物謙敬以居心廉謹以立身勤勇以改過寬厚以接物而和愼以擇友兢兢焉若履春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或庶幾其足以爲成人乎且吾家自先世謹厚修德至吾祖父聲名以益大其濟人于險者非一矣汝羣從五六

人汝年最長所以承前啟後者將惟汝是賴然則汝之責任非淺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勉之哉此吾大人所以字汝易勗汝之心子然者讀是說亦凜凜有深淵之懼也

從子家桂冠

從子家桂既冠來見桂再拜請曰願有以勗桂也予喜曰古人有言曰農夫樹田君子樹人曾子謂晏子曰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其所湛者貴也故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故桂也可不慎所湛而處下人也毋謂汝之既冠儼然成人而岸然以自大也常林漢末儒生也司馬宣王于封侯後每為之拜或謂林宜止之林曰司馬公欲自敦長幼之序為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宜

王之與林謂為鄉邑耆德非行輩之不可踰越者是又不可以不知也

乙酉孟夏既望示齊滿渶　沆

吾無益於人世而虛耗布粟遂五十有一年矣追維昔非不勝恨然於懷吾姑為汝曹言之身得為吾祖吾父之子孫幸也强年遽遭吾父大故甚不幸矣今萱堂健飯足以少竭奉養之誠幸也席祖父之庇無飢寒之累生長名山父書可讀兄弟和協幸也兒女成行幸也浪跡卅餘年經風波患難盜賊兵戈而未嘗甚困亦幸也天地祖宗所以生我養我者無不極厚然吾德涼福薄祖父於鼎革之際買山而隱吾雖

絕意進取自伯父伯兄謝世墳墓門戶不能不浮沉於世是上不足繼祖父之志中不能淑慎其身行年五十德不脩而名不立下無以為子孫法則其他慾咎叢積清夜捫心過多功少且吾少有可造之質弱冠東南鼎沸以為徒讀父書亦無益遂遊歷南北至今碌碌無成當二十三十時父母為設酒食此正程子所謂具慶者可矣故不敢辭四十一丁外艱從念及生我不禁涕下沾襟汝曹惑於吾四十八歲必死之說是以及今必欲一伸汝意汝曹誠有愛親之誠

嘗思自立以養吾志使我心愉悅更爲之惜福使得少視息於人間終必有以盡汝心力之日戚友相愛者亦必不强逆吾意徇汝曹虛文斯時也正吾閉閤思過之候汝曹仰體吾言使我得以菽水奉汝曹環侍老母膝下則甚幸而甚樂倘必我違惟有跪告老母而遠避幽僻之區汝曹或欲相從而不得且老母七袠之日嚴命我兄弟謝客吾生平嬾出矢言故諄復爲汝道之汝母亦嘗告我曰少不能殫心力以服事二人又不能教訓兒女垂裕於後而逾年外家多

故凋零尤甚惟存一姊一弟有言及生日事者即已黯然神傷汝曹當深體其意吾生於季冬以汝母在仲夏故於此時言之可預謝戚友毋煩跋涉重吾不德耳

同兩弟祭伊藥仙文

嗚呼天旣厄君之嗣又復不永其年抑何酷耶追維往昔不禁涕泗之橫來也歲壬戌陰子寅賓來吾翠微山中折節爲家君子門下士與予兄弟友善遐其鄉之賢者則首識君名字聞其懿行與夫還金樂施廣交天下知名士心嚮往焉繼子友兄奐了政返自君里稱道益詳故君三十歲予兄弟各有詩歌而子有[illegible]友稱艮友之旬則皆未見面時事也已巳冬予過君里寅賓坐君之涉園君邀予信宿相得甚歡爲

道先君子往弔李元仲先生時亦皆止宿於此君再過予山中與世儼交益篤遂爲兄弟由是執通家子姪禮乙亥夏先君子病初强君數手書邀憩息於涉園凡四越月愛養備至世儼時有江南之役世儼世佩更侍先君子皆目擊而心誌焉八月中先君子抱疾還里四十有三日而歿嗚呼痛哉君之德何敢忘也先君子大祥之前日聞寅賓死予兄弟旣深悲之未及弔首春聞君甚病思走君里一相見子政謂君艱於酬接宜少需不謂君訃音之遂至也嗚呼寅

賓介君之從子就學於予山中未嘗告君君與賓遂弗善今六七年矣然與予兄弟終始無間焉乃不數月之間而二君相繼即世追維往昔能不黯然神傷耶予三至君里皆主涉園四方士無論知不知君欵接無怠今而後其可復得耶古人云有子爲不死君之叔父以其孫　嗣君爲君經紀其家君亦可以暝然而無憾矣嗚呼生芻一束清酒滿巵憑棺一慟君不我棄尚饗

題濯足萬里流手卷

昔先大人有萬里憑雙足之句余弱冠受命歷三吳閩浙兩廣走齊魯燕趙溯揚子大江泛洞庭覩偉人碩士而識其山川形勢嗟夫予生長自壯至衰且老碌碌數十年今覧斯圖有感於心而爲之歌曰

萬里足向萬里流萬古人生萬古愁不事濯流與濯足與爾山中結茅屋

序

兩江三四十年間寧都魏氏兄弟以文章行誼崛起一時海內人士咸宗信之和公先生又有才子三人其伯仲爲昭士敬士何魏氏之多賢也夫爲賢父兄

之子弟實難胚胎先德其中未必有據從父兄後又習見當世名人魁士薄庸庸者爲不足語年少輕忽之意亦因以生人之望名父兄之子弟必異於他人以無據之胸傲忽之性又

當觀者責備之心得爲全子弟者鮮矣何魏氏之多賢也予交和公父尚未見和公每客自和公所來者予必爲延見就坐問和公近狀客言和公近就門士之請住會昌匝月卷冊堆几案

手不停披夜立談必盡二刻足無偏倚則甚喜和公年踰六十子敬士朝夕從日侍寢膳代肅客一二箋札間亦出敬士手服勞勤瘁乃過於其父則又喜是敬士即無一字見於人間吾直

以賢人孝子目之況其文又章
章如是乎古來文父子名世
者遠惟司馬氏班氏近代眉山
蘇氏為最著司馬班氏家世
史官若老泉携二子遊京師徧
贄貴人亦為科名利祿來也名

不隸選場文不為干進父子名
[illegible]動光偉間居則闔戶著書
出則將車行酒浩浩天壤乃有
修古人文行如魏氏者哉敬士
年甚少為文欽才就法潔清峭
厲駸駸及稱諸文然觀古文人

父子太史公書不備見不識視子
長何若若科皮孟堅風旨言論
各自成家至三蘇父子兄弟出
奇盡變了不相師述即尊甫先
生與兩從父文章具在亦無復
有相同者四時之氣有春夏而

乃有其秋冬江河之流其始必
濚洄滯蓄而乃滙為巨浸成汪
洋澎湃之觀敬士年甚少即已
欽才就法固已足於己而勝於
人而尤欲毋亟亟乎求其遂同
更由乎有所不同以至於無不

同此予不敢虐敬士下問之心我亦即私公之意然予所親愛敬士者不獨秖以其文亦不秖親愛敬士並將以教乎天下凡為名父兄之子弟也

康熙庚午冬初長汀同學弟黎士宏拜題

序

易堂先生之文章天下人無不知之讀之矣夫諸先生寧欲以文章傳世者哉盡身不獲試冀人讀其書得其志意之所在或用其一言以裨益于世雖死無憾更思夫海宇以内有聰明忠信之士志與之合以寄其薪盡

火傳之心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況于其親子弟乎吾師魏季子先生之仲子曰敬士年最少而志獨銳幼善病吾師暨母夫人俱令勿苦學敬士每私匿誦讀追從經師習制舉業輒不喜嘗喟然曰從未見易堂前輩沾沾習是我何爲者時外舅曾止山先

生客吳門數千里外寓書易之其言曰予無妄冀夫前輩也世風日下變故日多子弟但宜循規蹈矩應制舉以爲門戶計且先世有盛德其必將從科目中起乎敬士艴然奮筆作千餘言復之季子先生曰吾兒顧如是也遂命從世父叔子先生學古文叔

予先生篤愛之未幾而叔子先生下世每用自恨遇題即私設位長跪涕洟而搆思若有默相援筆立就如決江河不可禦遏其復外舅書彭躬菴先生極稱許焉鄰郡如盱之程山賢溪汀之熱水諸老聞之無不嘆易堂後人之有志操爲不可及矣敬士自

此志益堅學益成文如其人篤實愷惻喜往復多見于與友人辨難書髣髴易堂昔日風軌凡四方之來從學于吾師者多才俊士敬士皆與深結而去贈詩文相期勉于古朋友之道蓋敬士不徒欲學易堂之文章直欲繼踵其行事予惟易堂先生爲命世

之英聚于一堂伏處山中者數十年朝之所習夜之所思惟在世道人心欲補救而未能不得已而託諸文章故其言一出而天下傳誦不衰非偶然也敬士之兄昭士少具英果之才不憚艱鉅好爲南北遊所閱歷最廣予二人嘗私謂易堂先生之爲人不

惟吾輩才智學術遠遜卽時勢亦有所不逮惟得其一二以淑身而涉世可矣敬士獨不以爲然乎二人服其有過人之勇而畏之然敬士自家庭交遊以及鉅細事皆禀承于兄而乎性戇好直言又嘗親聒乎也敬士三十初度遠近同人俱贈以言乎有意

吳序四

而未就曾許爲作文集序今始克成亦未知其有當與否過庭之暇幸一質于吾師貴池友兄吳正名撰

書

書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答霍用脩書

捧讀來示感悚交并足下篤朋友之誼勤學問之功如是而立百尺竿頭不更進一步未之有也常讀先仲父贈邱邦士序以爲士之能爲人上者必其能下人學可以爲人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足下其幾幾似之矣且大朋友之道不慎重不足以得賢者

爲之友不慎交則識見志氣不能開擴夫有貴賤之見高下之觀者不可以言友夫有貴賤之見者不足以言友明矣有高下之觀賢者所不能免而不知亦非也詩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爲君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是忘乎貴賤可以謂之友矣然魏德公與郭有道三作稿三呵之又不能獨忘貴賤者足以語此故夫徒忘貴賤之跡是庸衆人之難而非君子之難也若德公所爲誠有不可及者矣故欲賢者之下交而不我棄者必當以德公爲法也

來示云求友切於飢渴而有道盛德之士度其望望去我卑者又不欲從之遊故鮮所合若足下與啟堂彭躬菴先生曁吳子予政以下及於某皆勤勤不忘其於慎重博交之道必兩有以折衷也先仲父云封先生學成以經義教授邑里間弟子從遊者嘗百十人一日以程山謝先生爲賢卽折節北面事之此固人情所甚難者也觀足下風貴其亦有意於斯乎以此而求師友天下之人孰不願交吾用脩者然非衰君子所敢當也舜詩一字之誤隔歲猶記憶之足徵

工夫之密之一端矣拙句奉和惟教之露下天高當俟足下於翠微峰頭也不盡

與友人書

某頓首謹致書某某足下某交足下有年矣足下自甲寅僑家翠微朝夕過從遂日以相親既而授經家勺庭伯父有同事之雅足下天姿明俊非某兄弟所可及然足下不惟不鄙棄之且欲論交焉見過失則相規正聞其有過舉妄動或褻物議者亦必悉告語之使知所儆厲嗚呼此其意良厚矣然則某有所見聞又安得默默以負足下也近足下欲以貫市利竊爲不可夫陶朱俊傑也而至與儈牛窖粟者同儕古

之不欲仕者以商賈自汚然則商賈者亦士君子之當行也明矣且天之賦質各有其用強之則不應譬如松栢梧檟乃木材之最美者榆柳棗杏不逮也假以松栢梧檟爲鑽燧之用則反不若榆柳棗杏之盛行于春夏耳故曰梁麗不可以窒穴騏驥日行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狌人有士之材有農工商之材農工商之不能爲士亦猶士之不能爲農工商也易材而偏務之則兩失矣往吾邑有先輩家貧母使爲小賈屢易業不解不得已使之讀書則豁然後舉名孝廉

爲士鵠的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足下有士之材而甘爲商賈之行則所謂自暴自棄者也以足下之材博覽經史諸書單心思維求明師良友相講習閉戶勤學不過十年可成松栢之材欲顯仕當世而位可顯欲以垂名後代而名或可傳足下乃舍其大而汲汲務其細其心日以爲之材爲商賈將如鴟夷子皮之再散萬金無難俯拾仰取必可以得志然吾觀足下新商措置似與彼老賈者有異而財未可以倖得有命存焉即使足下捆載

而歸吾非所善而或者戾于商之道折閱焉不幾棄其兩失矣乎古之賢人貧不能自業猶或爲都養爲傭保以就學今足下稍有負郭田無飢寒之累有甘旨之奉省稽制用可以養廉則又何必自棄其美材而趨賈利也吾願足下自今以往惟務勤學爲行使有聲施于當世流芳于來茲此某所以答足下之心與足下所以自成其材者皆在于是則幸甚幸甚

吳子政曰反覆說來其情可掬

與友人書二

足下亦有定志讀書之時耶二世有言人之生世如白駒之過隙誠足懼哉適家君亦[illegible]詢足下今歲有定志否因共美足下之材而不能不深惜之也足下嘗云不喜攻制舉業又云尊先生未許習古文辭于是或閒遊飲酒談笑戲謔以消其歲月然足下年已二十有七矣人又何能有幾二十七年也竊思從父命以攻制舉業與自行其志以肆力于古文辭二者皆不可不時定定之猶必攻苦以成之而後乃有濟

也某言之不啻五六自謂誠懇相愛之道可迴金石矣而不能動足下之聽雖某之涼德不足以信朋友然足下亦何樂于如此也語曰人無文德不爲聖賢則與地之爲士不生五穀等如足下終不能自定其志致力于所當學是父母生足下與未生足下無異前輩期許足下之盛心明友之所切磋琢磨豈得自謂無負乎又豈得自委于稺齒待壯而後殫心力以求之乎昔蘇文公以晚知讀書爲恨今足下踰于文公自恨之年而猶蹉跎蓄有待者此僕所以深爲足

下惜也且不特惜足下之材已也尊先生已及六十之年足下可不及時成立自思爲支柱之計然非又必于爲諸生而後可也時乎時乎不再來幸足下勿易視之

復盧彥則書

展讀來書細繹再四先之惶恐繼爾感激皆非言語筆舌所可盡非彥則愛我孰能如是卽或有由如彥則愛我如彥則亦未必知我之過若彥則之悉也是以非彥則不能言家君子謂師友磨礱在于勸攻其闕彥則每舉余過必推其受病所由來搜剔形容使無一隙之可逃避更能知生成與習貫之使然可不謂善攻其闕乎此余所以一見而惶恐再繹而感激也因槩古今之言友者莫不曰管鮑而管仲亦曰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然余竊疑仲之所謂知我者果何在也傳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仲有三歸不攝之侈矣而未嘗聞鮑叔一言晉趙文子爲礱椽張老不告而歸爲其上僭也遵子馮無厭而多馬申叔豫三避不答爲其偪君也卒之二子收過而合禮夫仲有樹塞門有反坫上僭而擬于君矣臣而偪君大惡也使鮑子眞知管仲愛仲以禮如張老叔豫之規直仲必徙過而反賢夫仲與文子子馮皆君子也況仲奉鮑子如生我者其有不從

其言乎何鮑子之獨泯泯也由是觀之仲之言鮑子知我則亦分財利謀事三戰三北舉爲齊相而止未知其大者也故仲之相桓存于霸齊桓之好色猶飲皆不致格君之義此孔子所以有器小之目然則管子爲器小者亦鮑子切劘之器小歟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友能深知吾過而攻其闕使不致終陷于不義斯足與生我者比矣捧來書之二日閱家集得家君子示兒輩札予其于少年病疢無微不燭更多藥病之方出于尊書旨之外但非專示儆而作亦不

作于今之將故搜剔形容儆病疢則又彥則之尊言儆病之爲痛且切也然向使儆能承家君之訓曰孳孳焉以克己爲務則彥則之書可以今無作矣此亦足徵儆不率教矣彥則試取觀之當亦有餘且必嘆儆之多幸生我者卽能成我成我者又不乏人也

答許元文書

來示懇款篤摯讀之自汗接踵雖然如世兄之美才儼何能一刻留諸懷抱也儼嘗自以學踈才拙恐未能繼易堂之業語云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共之兄辱同門之誼乎故一見立談輒不禁其狂脖世兄不鄙笑其妄且宜之貴邑諸君子儼同儕交淺言深之誚又遺世兄輕信之訕媿甚媿甚竊又嘗思大生美才必使其遂于用是爲天生之之意乃或有一二未然者則豈非人之過歟蓋人既有其才不自愛惜已肆

物忤恒至反爲所累昌黎答李翊書以爲文章之道至醇而肆而猶不可不養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乃世謬有才人無行之語夫豈然哉且天畀是人以美才則既以厚與其人矣人而未能承天之厚是有逆于天生之之意天或將殃之禍之而悔與之之厚況更使之足展布于世乎故道豈有中道崩摧之憂也儼知世兄必深有以承天之厚不獨詩文章將來之足自表見于世矣專望磨礱時亦不盡願言

與朱奕疇書

寓適園幾兩月與足下周旋談讌蓋不止七八而吐胸中所藏則皆未能以盡十之四五也分張之時又值令外舅變故更不得一快聚惘惘殊深然而期望于有成則彼此同然吾之業在讀書而讀書之發于外者則文章也夫文章之道在于造識而積理先仲父言之矣多學以培氣家君子言之矣然則積理造識培氣豈不在于多讀書乎夫不多讀書則何以爲文也然竊見博聞之士其所爲文章不足滿天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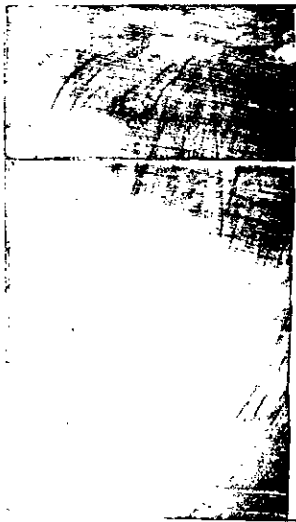
之心而所謂理識事嘶累而不能出連篇累牘而不知其居要之何在再讀之岑岑欲寐者其故何也愚妄意博聞之士其弊有三蓋彼以博綜爲務則在于多識窮搜不暇求古人立言之故此其一志既在博綜矣則極日夜之力考駁是正一字之舛一語之可論必援引鉤索以盡其類或恃其博綜而下視古人立言之故此其二博綜者學積既廣隨事觸物牽証無休旁達四會甚至强傳複說以合其謬此其三也且夫作文者在于多讀書此必然之事矣多讀書而

不求之造識積理培氣與古人立言之故蔑累以傳其氣則博綜者爲學之過也劉貢父譏歐九不讀書而貢父之傳不及永叔楊升菴博極群書而爲文不及歷甫諸公遠甚此其明徵也然是說也雖爲孤陋寡聞者道也足下以英卓之資承過庭之訓恩論之瑕瑜必有見其隱而摘其謬者故妄陳以交相勉且得請猶爲後晤何期把筆悵惘

與友人書

閱近作爲之反覆歎羨而不能已蓋非詞文章遂遠勝往日也足下志甚大嵩目時艱侃侃見于楮外將來必爲有用之才世且賴之豈特吾儕之光已耶夫文章末技耳能自造其才文于何有况錄達世務既得爲文之本又何患文之不造其極耶雖然才猶水也水能載物亦能覆物智伯有五賢而滅其宗豈不足于才乎范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肖者爲寵驕愚以爲寵者非必爵祿富貴之謂即才有過人亦

寵也驕以失富貴猶得爲貧賤士驕以妄用其才則受害非一身一家而已而一身一家受害則益烈如闘越椒智伯瑤之儔是也嗟夫椒恃宗黨之强爲令尹不滿其欲意欲取楚而王如拾芥焉豈知若敖氏之鬼竟餒耶瑤以五賢凌人得韓魏之地又欲并趙而盡有之豈知肘足接而頭竟爲飲器耶故有才者必先擇賢以爲依歸卑身而下之則驕可日損而遇患亦不至于甚烈魏公子得侯嬴而破强秦爲子馮從申叔豫適耳之言而楚王安之一先禍而消其萌

一臨事而佐以篆然非平日之卑躬折節至其賜而求之雖有賢者烏肯爲用哉是故培植善類曲原其情不輕與爲決裂又效田文之十一在內十九在外而不吝于財則何患志之不成耶某讀足下之文見用世之志若火燎原竊恐得意太過或流而爲悖爲驕益深從羨愛惜謝美才難得而非它有所不滿于足下者也聊作憑臆點次一無諱忌孝恕狂直勿忤過幸甚

與所親書

尊先生與家君子昔者如何儼與足下曷敢望前人之交道乎然承足下愛之深期許之過嘗恐有負足下之佳意而烏敢忘足下哉夫儼與足下既有葭莩之親又復世好辱知己之感乃足下之近況而儼獨嘿嘿無一言豈足下所爲皆是而無可言耶抑有由耶昔鄒忌見于齊威王曰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故皆以臣爲美于城北徐公今足下之妻畏足下足下之妾私足下其美之而不言固也儼非足下之客而欲有求于足下者夫人而知之也何爲而無言哉儼更嘗思欲盡規以報足下而卒不能其何故耶雖儼亦有不能自知者矣且儼又嘗爾以不能自欺其志率性而行二者可稍無負足下期許之盛心所交之友亦欲其遷善改過惟恐其有過舉妄動取譏于君子而爲世俗之所揶揄是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益于友雖因數言而致疏然吾之交道有所不敢避也故進言于友而友即聽吾言以改過而與吾交道無間者上願也指交好之道

而能有益于吾朋友之過咨也儼亦嘗竭愚誠而不能嘿嘿也至若無益于友而徒使因終卻未復取其過惡或無濟于所言之事而反僨于事斯二者則儼之所大恐而至于鉗口結舌而不敢出者也今足下自審無斯二者矣是必足下邇來之一動一作皆合于義而儼無可言者矣惟足下自知之自察之

後外舅曾止山先生書

聞先仲父計之二日邇旃自浙歸接外舅所示書其時哀痛之初心肝崩裂不知所謂越旬餘始捧讀而敬繹之語語懇切沓骨月至成意爲計門戶利弊毫末無遺感藏何可言又蒙獎許過實雖長者誘勵後生之意然非小子所敢當也雖然小子更有披瀝于外舅者惟外舅鑒其誠而無責其狂愚幸甚寒家自先仲父之變兩老成人後去其一門祚之衰已甚外舅明謂工習八股似尤不容緩者然八股之文

亦既學之粗窺其藩籬而寒家門戶前謨已定又非徒一諸生所可撑支者是以家兄與儼意欲從家君子後爲古文辭講求實用或可不隕墜諸父之志而弟姪輩習制舉藝以持門戶似爲兩得且家君子暨先仲父業諸生服不習制科業亦可以振拔于世然則人弟貴自樹立而非必貴乎工八股也至謂堂中後輩無超群之才儼兄弟遂宜倣規矩準繩以取甯都潔先

世代有令德必及其子孫當奮制藝以顯親揚名儻則不能無疑焉夫天之生人無分定之才在人之志趣遂就耳人之顯親故非一途在順其親之志耳故有不義富貴而反爲辱其親者子輿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爲是以人志聖賢則可以造乎聖賢志爲豪傑隱逸之士則可以造乎豪傑隱逸苟能爲聖賢則親爲聖賢之父母爲豪傑則親爲豪傑之父母爲忠良隱逸士則親爲忠良隱逸士之父母孰不可以顯其親乎家君子非徒樂今世

之富貴者也則儻之顯親豈必汲汲于制藝但無負其志而已且天欲與令德之後隨在而可又何必拘于工八股也夫八股雖明之文憲而所習非所用昔漢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舉士宋以論策爲科可以惇化厚俗而論策亦足以造識量經濟之才若季年八股之弊徒習爲排偶借替皮膚之辭其真至者百不獲一儻意當時必有豪傑賢人老死于淵窖之中必有長才而束縛于斯文不得行其志甲申之變公卿束手屈膝絕未嘗如漢宋之斷而後續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天下士未可意度學八股未必遂無真才其逐隊工之亦足以炫俗而取榮祚儻質愚下不能左畫圓而右畫方是以專守其一致而已致不致固未可知也盡其心安其分而已矣惟外甥更教之其示書中教儻勿以今日此陵之下遂忘他日俯仰之累二語刺心敬書諸紳永爲佩服。

復彭汝誠書

世儀再拜儀數年胸中欲道吾儕同異之故終不得出今讀吾兄與家兄手書云云是先得我心矣儀復何言哉雖然吾儕異者推其心亦未嘗有間隙可指之事而考其跡乃若有格格不相合者其故何耶豈皆由于性質之偏頗抑復有未盡然耶蕭何中與曹參不相得而所薦代相者惟參藺相如不以私忿廢國事故廉藺之交合而趙不被兵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然則吾儕苟汲汲于蕭

業是懼則將相與彌縫匡救之如手足之扞頭目不待詔告又何有讒言之能入意見之各不相下哉蕭藺之舉是吾儕師也願與吾兄勉之

復會周士夫子書

世儀百拜謹復書周士夫子函丈世之勉儀學世法者多也而以處世害却世間多少好資質之語則惟聞之夫子而已嗚呼是豈不可知夫子之所自處者哉夫子生于末世而不隨俗沿化乃百折不回此夫子之志操問學自與人者即以教諸儀其待儀厚矣夫子厚以待儀儀又烏敢自薄待其身以辱夫子之教耶雖然夫子之教儀誠是也儀弟不審夫子以爲凡世法而皆不可學耶抑亦謂今之所稱善處世者

耶夫今之自稱善處世者內怨而友其人古之所恥今之所尚不待言矣甚且外如骨月手足而胸藏甲兵日思推其險而擠之于坑塹此其立心爲天地鬼神所必誅即或偶莫彼知于彼何益況人視己如見肺肝方自視以爲得計豈非名實俱喪乎嗚呼是誠處世之足害人而可以爲戒矣至若所謂一切世法非遺外世俗若巢許之倫孤高罕接之士所不容廢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聖人之道如天地之包含萬類世法亦在其中觀孔子至衛見南子那無道雖

危行言孫蓋世法之善者即義也義者事理之宜世法無工于此者矣使毫不知世法率性徑情將不能免亂世之禍害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道也詭隨則不可矣雖世法即道法也敢以更質大子

答賴晉公書

儼自瑞金還山之十五日得接手書展讀之際使人心曠神怡如坐清風修竹下又何異於讀佳詩相對談讌之時耶竊思君子求友欲有益也儼蓋不敢當君子所求者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是以不能已于替說以請質焉夫天下有治必有亂人之席豐富者鮮能過十世豈天故欲爲此紛紛也蓋人自爲之耳足下擅富者十餘世非有積累之仁而能如是乎家君子有言曰能散財是善聚守夫散財之道有三

曰尊賢才曰惠困苦曰當機而用足下處今之世財正可散以天下尚治故也夫財散于治人不能强取則皆以爲德非作塔寺施僧之謂也則尊賢才惠困苦周恤于緩急得力之人彌縫于當軸者皆是也且夫尊賢才惠困苦天必相之矣至乎天下之亂足財自散之時而豈待吾散哉李克曰富視其所與蓋亦家君子梯齊之說矣然儼將必獲交淺言深之誚以足下可與言故不得避而竟言之也孚昔謬推許使增慚悚吾輩交道在攻其闕倘再通翠札望指其疵

謬而痛加鞭策卒甚

與友人論定交書

僕自同學兄某某侍者分携以來秋更冬矣知交離索何堪此耶泉上李君孚得接手書如見顏色書中多以僕宿病爲念致嚴養病方更錄陳君入見聞錄二則以張費蔣三先生爲僕法式所期望僕甚大且於今藥石尤爲切實敢不誌厚德以勉勉其未逮久有一事欲相質詢於吾兄者不知能不罪否僕始得定交頗自慶喜及別後家兄歸述新亭夜話謂兄言此中有屈曲阿從之意非出本志僕又甚悔定交之

猝不自知其量矣竊惟朋友之道至於兄弟交非可以威逼非可以情牽又非可如春秋之嫁女價了而爲結納其初必有深相知信交爲愛慕出自中心之誠若膠漆之合不可離間然後可以計其終不背負生與俱死與共禍患相與周濟百毀百譽不足爲厚疎此固出於聲音笑貌之外而廻於不容已之情也夫朋友居五倫之一不爲不重矣以爲人合之倫本足以益吾相須之意又進而幾之天顯之倫長兄而幼弟咨實臣之體一歸於僕至兼二倫以締交是豈

容有屈曲阿從之言交於其間乎儼之所大惑也雖然兄之為此言必有道焉儼與吾兄始固有知深信篤之意然三四日間輒驟致於兼二倫之重所謂一蹴而登峯誠不免於輕易孩童之見則是兄所云相曲阿從者殆不為過也然是舉也原出吾兄前後導誥語出肺腑謂儼有不相知之意儼因感激遂建定交之論而遽成交又自兄意肅衣冠以命弟則屈曲阿從之語似不應自兄出矣歐陽文忠公曰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況定交之始正直之源而可相曲耶兄

以此始亦必以終儼安能冀兄之終必正直而不相曲阿從哉故不得不致詢于兄幸示以解惑賤志怨不得瘳今燒艾百餘圓燔灼之苦亦所罔整手解腕然未審有濟否家君於去歲仲冬理先仲父塋事哀傷過度頓發咯血舊疾適往瑞邑避煩養痾秋歸又須為舍弟畢姻圖甃之約恐歲內未能也水書并望指爽教我拙作以病未抄就今李君歸速更不及抄俟寬時再寄或兄來自帶歸可也李君濟序覽知所謂世之君子者儼甚敬之尊文似傳綜而少苦思愚見云然不識當否久病不能多及諸容面寫不盡

與友人論省刑書

某頓首竊以君子之心溥天之物無所不愛故草木之生方長不折禽獸之命猶不忍傷況吾同類之人皆爲天地之赤子耳目口鼻手足神髮鬚眉喘息氣血無不吾若者但彼生不辰耳吾又豈可肆吾之意殘暴荼毒而不少爲憫恤乎今夫鞭朴之爲刑小矣然加之于人輕則皮肉青黑重則筋骨折裂況其重于此者竊子曰以法毒天下者鮮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是故商紂設炮烙之刑而身終自焚秦

皇漢武嚴刑重歛以害其民而扶蘇胡亥皆不得其死戾太子自殺而昭帝之賢亦且夭折而無後嗚呼爲天下之君者果于用刑猶及其身與其子孫則士庶之家又安可肆其虐于奴婢哉惟足下審思之

荅伊葉仙書

世儀質下中人加以自幼善病學殖荒落乃長兄至敝里時獨惓惓不置今歲孝則兄相過又傳雅命垂注諄切私心感戢如何可言復奉命以叙長幼之序初意猶未敢承者蓋以聯人合于天倫其事未容輕易往易堂九先生既定交後長兄而幼弟過相規德業相勸勝于今世一父之子遠甚而彼友之父母子弟如視伯叔子弟至于今數十年無少變豈非始之至慎而終無頹墮之明徵歟且易堂諸先生交遊遍

天下而所與兄弟序者不十數人故可知其用意深遠矣世儀庸碌無似雖爲易堂子未能致荷萬一然平真率直自謂不敢多讓于人此則稍有前輩流風今承長兄不棄收之兄弟之列從此左提右挈重有所望若儀有所聞見又何敢默默以孤高義乎昔楚莊王自謂少遭閔凶而竟立霸中原光大前業范希文幼孤卒爲名臣觀古人所遭之變適以成就賢哲而豈能爲損耶長兄幸勉旃并惟順時調寒暑不盡

與親戚書

某頓首再拜致書某某足下某與足下通家累世彼承尊先生不棄因得附親戚之末然則足下之肥瘠又烏得視如秦越人而毫不相關切也負尊先生嘉意將安所逃咎乎向者足下在三吳家兄還里傳足下頗欲遷善改過悔前遊蕩之非是私心甚喜故足下未惠手書而某先致書足下期交相勗勵於年乃尊先生還書謂足下悖戾尤甚竊更憂之然猶胸懷兩端未敢遽告足下總以足下親自齒艾思反前非豈遂至于如是而足下歸果自其事述原委極暢已非其體某彼時雖未敢遽信足下亦未敢遽不信足下今觀足下之舉止然後某自以信足下爲悖戾追非而難與要終者矣且足下三吳之歸其遵父命而來歸耶抑得罪于父而後歸耶其畢婚也受父命耶抑違父命而擅行之耶夫既得罪于父而歸歸而擅行母命以畢婚則宜備料儉素遠去紛華以存負罪引慝之意以庶見不得已之心故舜雖娶帝二女而負罪引慝如窮人無所歸申生遭後母讒竟不自

白人勸之去曰天下無無父之國彼一聖一賢無分毫之過差而自視爲深罪大惡不能以自立于世如此今足下未必如二子之無過差而尊先生又未必若瞍獻之蠱且毒然則足下潤屋以愉悅新婦設酒食屢日以耀親友耳目又令親友延優人以自娛快念父愆過之心蕩然不萌至于若斯之甚嗚呼其言盡矣情懇矣足下聽不聽顧非某所能必也但求可告無罪于尊先生與足下而已聞家兄先有規切未見采納故某更爲之陳伏惟裁察死罪死罪

答王進玉書

去歲卬浦旋里承捧手教兼拜紵衣之惠某既乏縞帶以獻且報復稽遲緣山居不省往來之便未審蒙察與否也然足下固可無慙國僑氏而某則愧吳季子遠矣伏承以朋友之道相期勉竊喜不見棄于足下而所論特精又恐負足下之望蓋古人臻是境者甚難某豈其人哉某向與涉園每有意不欲效世俗交道究不克終所願非天為之乎夫切劘之未至未足臻朋友之道有所隱諱不使其友盡知吾過未足臻朋友之道有貧富貴賤之見未足臻朋友之道生死不如一未足臻朋友之道雖始終無間而中道或厭未能相與以有成猶未足以臻朋友之道嗚呼此交道之所以難也某所以致慨于涉園者常在于是某因涉園獲交足下足下亦信涉園之過謬以某為可教私心欣忭雖然足下長某幾二十年而著弟子籍者以百十數某何足當足下惓惓之誼惟思力脅無負期勉之盛心而已既復思念涉園一身以外無事可為料理獨詳其素行而表揚之此吾儕之責某

與涉園誼固不薄然未若足下與雷子任中交久而生同閈閎者知其行事尤備二君子篤死友自信恒情豈待某之言而然然某區區不避煩瀆者蓋望涉園之行狀速行于世耳先君暨賤兄弟分刻奉致拙稿惟摘謬教之不盡覼縷

與妻弟曾尚倪書

世儼再拜妻弟尚倪足下足下九歲遭吾外姑喪未踰年出腹之母復下世嫡母兩兄在數千里外零丁孤苦莫足下為甚儼自幼受知于外舅初意欲足下歸寧都與姊同居與甥同就外傅不謂三吳諸先生持足下不歸之說甚堅且謂足下亦自不肯歸所為爾足下意良厚故家君屢札往復徙騰口說或來訓誘之言是以欲足下歸故里之意終鬱不得伸令足下相隔遠不惟不能稍竭力以輔足下役于成立即

欲一見而不可得每念及此不覺腸九迴也儼之二親皆踰六十不獲事遠遊以就覲足下足下更幼稚不能自歸相見然足下不幸中有甚幸者足下不可不自知外舅平日交友多君子人故足下在三吳遂有顧姜三先生任教養事足下宜較外舅未捐館日益加勉礪端習勤學聽前輩教誨慎志趣是則儼之所以望足下而足下所當謹識者足下誠能如是則天之所以零丁孤苦于足下未必非有造于足下也昔范文正公方二歲而孤既稍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能自刻苦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以進士及第官至參知政事德業赫赫並天地大獨非零丁孤苦者之為之耶一紙附致真所謂千里鵞毛足下惟鑒其意可耳珍重不盡

答伍與之書

去歲辱采葑菲惠以德音世儼才如微纖無足道迺
捧讀之際感媿交并因私似足下之為人其欲就謙
謙之義者乎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夫惟自牧
以卑故恒見己之不足而凡物皆可取以相益雖蟻
馬之微販夫之賤下至溲渤敗鼓有時不棄于道路
若封己自足者使周孔之聖良平之智遷固之文章
復生于世猶自謂過之覿面而相失之況乎數百里
外學未成之後生徒以友朋立談之間遂確信而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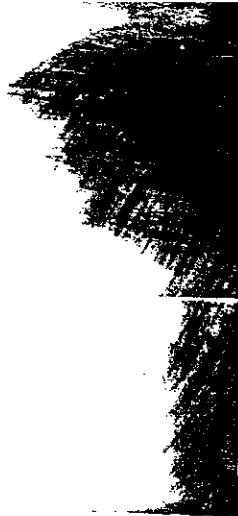
手書致其款曲之懷乎雖然儼則滋懼矣傳曰譽聞
過情君子恥之蓋彼實有之特過然而已況儼並未
有其實其恥又當何如乎昨歲仲春獲與令嗣周旋
矣其有萬石君家法然則足下撝謙之德不獨有諸
其身也儼未審何時得前席而資以自益乎惠書之
時目眚作甚纔以移居于城四方蹄輪交錯絕無暇
晷故致報覆薦延罪甚罪甚惟諒之形骸之外不宜

答王生書

接讀長札知至今猶忿尊公不置此孝子之常情在
他人則以為相欺不根之語某則以為誠然無一毫
之偽也何者天性之親稍能盡道一二則或有足以
自慰過而不留惟無以自盡或蔽于私欲挾于勢利
牽拘陋習固昧其良心雖勉強行于一時則抑鬱必
深深則久而不能釋此天地之恒理皆然所謂人性
善誠之不可揜者聖賢豈欺人哉況尊公此行某相
遇于山麓情懷慘傷感動路人見者聞者莫不歔獻

嘆息以為人世鮮遭之橫逆又況足下之為其子且
共履憂患散而復合合而復散若是然者乎是足下
雖不自言念親之切某有以知其必如是而後可也
往合祖以患難僑居敝邑某竊窺為君子之倫每事
殫厥心力尊公銳志談書遂假館授餐拙性待人無
虛雖初相識且然況足下今為家兄門人辱有世誼
而某敢自外乎惟勿過抑鬱其天性是所願望昔阮
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至則嘔
血骨立先仲父以其飲酒為偽而嘔血骨立則性鬱

極其發必百十倍于常情吾固謂足下念親之意誠
甚今尊公猶健飯則足下欲補過尤易易矣幸勉旃

寄顧景范先生書

世儼謹問景范顧先生尊體動止禧儼十四五歲
得讀方輿紀要書遂篤慕先生之爲人而先生姓字
則自入塾學以來稍通人言語自家君子暨先仲父
則稔聞之矣嗚呼嘗讀古書傳記遇奇偉磊落之士
輒恨不生同時乃今先生爲家君子石交慕之後十
許年而猶不得執贄從遊豈儼自顧陋劣辭所學問
無以爲贄見之具踧踖而不敢前輒抑得進侍大人君
子之下風承訓廸亦自有時命不可强也大人著經

濟之書而一及於事如南車之指而馳者何可勝數
是不惟其人不足以繫世之重輕即其書亦爲麻儼
土羹之不足以充饑者之腹儼近與子君學柄交益
得盡先生之概家君子亦嘗推先生當今用世第一
人先生之出處超忽如神龍之無端蹤留巧者莫能
測其崖畧而爲閒人居擾攘顛沛中能以鼻撕堅萬
人之心使不至奔潰失據又能度數千百里外之事
機毫末不失先生紀要一書信乎其有實用也使先
生乘時際會功業當爛然史策今惟恐力於著書散

遊閩暇漸及衰老豈丙生先生之意識躍然先生之人之書蓋無不傳於後世而其用尚未可測獨是儼不幸幼沾痰咳疾至十五六歲始瘳史二三年稍知讀書亦思索還復爲病廢弛是以至今一無成就衰足窮山雖有志遊覽大江南北訪尚有道君子而又躅踖而不敢前也避俗家事外事尤難擺脫家君復爾善病今歲已六閱月矣猶未得坐館舍中一日恐將來學問之道終無長進承與家君示札中下論勤勤愈增惶悚先生其何以教我聞紀要書編次已成

全書剞劂告蔵乞於便中寄惠一部俾得日誦讀如受耳提面命也拙稿呈教冀推家君夙誼痛加刪改幸甚幸甚

復官公壁書

崛起特拔所謂豪傑之士有待而後興起則不免爲凡民而已矣儼也忝爲易堂子行年二十有五不能嶄然見頭角每念前輩學業輒汗出夾背怗然常懷傾壞之憂是儼者凡民之所不若者也豈足當足下格外之施足下爲文章能自闢門戶不爲世俗好惡所惑斯所謂崛起豪傑之士矣拙作承斤斧不存世俗牽拘之見極感至意非推陸子寅賓之意以及儼謬不如是也傳曰貌言華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

是亦既推賞之意不以世俗待儼願足下全與藥而不與疾也嘗謂交友之道有漸漬歲月以成者有傾蓋遂如故者有不必傾蓋而亦如故者神交是也三者之至則亦一而已矣細閱拙作取舍刪訂契心處多因竊知足下之人與足下之所尚而忽與神交之感焉足下豈其亦與儼有神交耶惟常賜藥石鞭策使儼得爲凡民幸甚幸甚

寄友人書

自古兄弟之變聖賢所不能無蓋賦質不齊雖造化未能有其柄而況于人乎伏思先生孝友誠篤稱于遠近而令季弟亦服詩書之教一旦詬訟公庭故聞者莫不傷心而致慨世道凌夷之無所底止也然先生數十年盛德在人豈有所過或者令季弟忽膺狂疾故致此耳抑亦蠱惑于形家者之言耶若形家之害先仲父辯析明白刻于集中先生昆季覽者而承講貫自能還去一切世俗之見近聞令季弟忽爾下世人咸謂天去其疾而爲先生喜而不寐某則竊恐先生悲惻特深過于尋常骨肉之變何者兄弟之有間終不若他人之相仇敵使無間也而命之修短猶可安之于運與數惟有間也則終古不能以復于無間此如肢體之折不能復全心之恒痛寧有已耶故視兄弟之無間者倍有其感傷亦賢者之恒情也雖然遇事而不能自反固非君子之用心自反之過至于自傷又豈聖賢中正之道傳曰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先生節哀留有用之身以撫令季弟之孤使至

于成立或亦善終之一事矣紙短心長不盡不盡

答李元仲先生書

儼頓首儆儼兄弟髮未燥時聞家君稱道先生之人之學輒知嚮往及就塾學識字讀家君贈先生詩與曹君詩文益慕尚先生而聆家君之論先生者益備先生其人中之龍與每嘆童子不得專越疆且無擊問所以贄見大人先生今行年十九猶未擔簦一拜牀下其爲俗鈍蓋可知也夫人思欲自植立在於定志有志而不能力行則亦如知食而搏沙求獲而擾影其成就者蓋鮮矣以先生之賢近在三百里內而猶未能行其素所嚮往之志請見先生敬聽流論以自啟發其不足以承訓廸也明甚然天地之候也陰陽既和時雨斯降草木之良毒堅脆者地之潔汚江河之大溝瀆之微溥慱而滋溉焉雖儆之不材其必將有以鞭策振厲之也況辱在通家子誼乎茲儆夜者家君自遭先伯父之變悲傷成疾三載未[illegible]肖輩皇皇無措覺惟朋友詩文之好稍可娛奉去冬爲家君五十初度因具乞言又以家君之命未敢專遣以請今遠近錫言者幾數百家欲付梓人裝潢以撰

心目伏念先生爲家君石交當世雄偉人不苟入言闕失非綢謹是乞言一邇家仲父五十述一首敢煩如椽之筆錫以[illegible]音子子孫孫藏德勿敢忘家兄久患足疾往浙就[illegible]以侍家君病將有指使不獲親詣庭階遙叩首致誠并望垂下以便郵之家兄叔[illegible]鑒宥

答陰寅賓書

淳于髡曰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假近得覩雷先生暨官子公璧之往來手書詩文篤摯懇款出乎流俗之外益信髡之言爲不謬也而入閩之際今人流連尤不能置矣夫人于師友之際無所係於其心者何可勝數哉且有以君子自居而不能廻狂瀾於旣倒因以隨波逐流蹈末世之弊而不覺爲非是且得意焉者而足下自折節家君子以來歲必再至問久不見則徒步親至山中酷暑祈寒無所避

嗚呼若足下者豈易得哉宜乎多君子之朋也承轉呈拙文於公璧指示甚詳足見愛我之切官子與僕從未謀面乃秉直道如此可徵足下所交得賢才之槩矣來示云春雪闔闢之苦若以敝邑闔見則不待天之降雪而小民貧困無告者蓋多也觀冰凍知天下之寒將來其能免杞人之憂乎辭若珍重不盡

寄兄弟書

自離家後習並起晏亦不過日上尺許池中白蓮花帶露爲香領受天地平旦之氣覺有微悟惜吾兄弟之不共此也因思孟子鷄鳴而起之訓其惕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噩舜蹠未嘗分也總總芸芸在天地之中即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吾與吾執役之傭所謂孳孳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之内各守其趣出乎此入乎彼其機甚微其事甚危也而何氣溺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皓首鑽研

而自入翔林者或天賦下愚未知自勵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矜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饑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遠于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惛惰之志多歟然此病僕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並起晨來望窗紙白遂不復睡非謂即可以已惛惰之病蓋並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長兄獨身理諸零碎未審有暇時得觀書卷否季弟宜專業少出書館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旣出應試場屋事近科條纔纔不得以不屑意輒
之惟各努力自愛

與族兄弟書

某再拜致書于三兄五弟之記室某與賢昆仲族屬雖疎而誼同骨月其來已久二兄下世時遽欲以六尺之孤相托某內忖于心才劣德薄未足以承是以忍情固辭而知己之感銘諸肺腑今不幸其孤夭折竟以絕世而賢昆仲偶持意見之不同遂致新舊兩年了無定局且將有同室操戈之舉某寢寐輾轉與賢昆仲數十年骨月相愛一旦目視若是寧不如賈生之流涕長太息耶昔者孝兄與賢昆仲亦頗誚責

逆不甚亞于某惟以一時意見之偏業以相視如敵國某乃復喋喋多言安知能保始終不見絕于昆仲乎孔子曰朋友數斯疏矣某固當敬守斯訓但竊思有友而皆如是則與無友等又何有朋友爲五倫之津筏凡父毋兄弟妻子所不能通獨朋友能通之之言耶某是以復不敢嘿嘿大都家門之不幸莫大于骨月之不和昔蘇明允謂思厥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大與骨月爲難則勢不能不乞靈于當軸之人以

求勝苟存一求勝之心勢必舉其所愛以與人不盡
不止嚮之無及吾未見其果能勝也夫不能忍而能
成事者未之有也此張公藝九世同居之說也向某
最服三兄能遇事以權佐經頗收導欵之功五弟則
肝腸如雪人所不可及處然其氣過于剛不審時勢
所以遇事齟齬乃此番三兄剛復微勝不審察時勢
之可行而五弟對親友輒很狠然言必不肯門子孫
繼于二兄夫興滅繼絕聖王所崇况以一父之子而
忍其絕嗣豈肝腸如雪篤于孝友素自處厚道者之

宜出于口耶歷生日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
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今三兄欲與二兄擇繼而不
和調六弟孝兄豈庖丁之妙用耶且孝兄與三兄原
爲異姓兄弟彼縱有過宜以正理面責不宜人前謾
罵此則三兄向者之稍失處也若孝兄原與二兄交
厚故二兄身後方肯以女妻其子今亦當終始此意
妥死妥生當一體視不當存嫡續之愛先伯父所謂
慨擴其志氣者不可不勉耳某竊不自諒以爲此言
獻規諸君如水之平所以不避斧鉞而侃侃陳說冀
望諸君一採納務使二兄繼嗣可立產業常守他日
相見地下各免慚悳而某亦無負知己之罪倘必一
人一見不肯爲死者稍委曲一二以完全其事將見
生者詰訟公庭少孀不得安居閨中滋而井分諸而
諸君名實俱喪某此時則惟有飲泣以告二兄之靈
而堅塞兩耳不敢與聞矣草率不盡願言

寄某先生書

世儼再拜致書于四丈某先生之侍者某與先生辱世誼有年近歲復承撝謙欲引爲兄弟交同賤兄弟頓首于先君子享堂更欲修登堂拜母之義賤兄弟雖未敢與先生爲行輩然諄諄盛意如何可忘先生固易堂前輩所許爲豪傑之士世人亦多以豪傑目之如是卽欲不自居于豪傑不可得也其終始爲豪傑之所爲庶不自負生平爲前輩如人之累滋世人之訕笑假然始終懸殊使議者并疑昔所許與者非

是則不惟自毀生平且誤負前輩矣此某之所以痛心疾首垂涕而欲爲先生道者也夫所謂豪傑者明敏果斷無少猶豫常人所不能肩荷之事所不能割斷之情彼皆能之毫無難色一言重于九鼎朋友之信死生依之其素性如是不假勉強而然某嘗聞先生少年所爲庶幾似之復見先生所論古傳經世至石礎大義滅親一篇與先仲父反覆辨論尤覺豪邁英發之氣逼出紙上竊謂先生當此自足方駕古人豈知其背馳耶先生今日不過二三乳臭弟輩玩弄

于股掌之上俯首貼耳甘受欺誑顯然叛父逃至再三不能絕之驅之盡法乃倩人百計勸其歸家愛信愈篤幾欲事之如父而卒不能得其歡心搶掠一空復賺手書攫取親厚之財旋以長往而益無所顧忌先生生平崛強豪邁不可馴之氣一旦委靡潰敗如脂如韋遂至此耶先生親許每月以米廿省給養令長媳乎其父母家可謂甚薄復同家兄三而議定刻期送給乃兩月後遂顆粒不與寧多留與不肖子私落得半僅以供酒食謔浪費兩先生以纖毫自

食其言其平素本末果何如乎且先生之子重負罪而屢不悛益寶之長之媳則從無小過而棄之飢之豈獨人心未平爲家督者清夜自思能無愧怍于心乎自古賞罰無章國家尋至于滅亡某又甚幸先生之抱才不得設施乃克勉天下蒼生之幸也向者令親家逝其女嘗有不欲生之言或三日不一食某自思亦與有過昔顏叔桃子爲周襄王納隗氏隗氏有罪王替之顏叔桃乎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夫有罪猶怨況無罪而有不怨者乎嘗令親未肯許字之日

先生托子政兄暨舍弟求之再四某復爲力爲成之及入贅又家兄委曲開譬始定推是數端則介愬或雖有過先生尙宜格外寬假以存吾四人顏面亦朋友如手足相爲頤衛之意政兄與先生爲乖皆交賤兄弟謬承世誼更欲進之朋友之列外人咸謂言無不聽計無不從而孰知先生逾年受不肖子之浸潤煉吾四人有事惟恐或聞也嗚呼豪傑末年喪失生平而顚倒一至于此甚足悲矣昔衛武公九十進德詩人稱之先生視武公之年則甚少故某猶冀先生之終進德不負前輩之所期許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與伊榮仙書

昔讀歐陽文忠與石公操書謂古人之相親者特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然則君子之于朋友豈不更有道耶夫惟勤勤道衷温而酒食遊戲相徵逐因不可言朋友矣若有疑似之跡遂或信其似而不深自其疑又烏足稱朋友乎況了無可疑之事而或疑生于心則吾自謂與彼友之交道爲何如耶是不謂之忮憤之偏頗不可得也世儀自幼拘迂事物之來未能渙然漠然泥于中不化疑自生焉後承父兄訓廸朋友相規責日思損克至于今十許年而猶不能至于無也故疑之一病儀受之至深而知其害最恐因足下謬與儀有水乳之合恐其病亦或相同遂不覺及之非謂足下之果有是也足下初至擊徽握手出肺肝相視卽夙昔之交有所隱藏而未能遽出于口者足下獨言之無隱及去歲家兄過上里失于入國問俗只爲南北都會可通行者而行之幾不滯物議足下亦直言之而止是足下固不以況夜待愚兄弟也某敢忘

哉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越石父曰士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然則如明允所云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始足臻朋友之道乎且夫疑者非特不能以交友也吾妄疑一友衆友即吾之疑友疑于我妄疑一事而衆事動足皆爲人所疑則吾之心將忡忡焉而無一刻之寧處甚至疾病于是乎生怨讟于是乎聚故疑之不可不去也如是是以僕欲與足下共倡而明之更與同志君子交相礪焉不獨吾二人以爲師保已矣

復賴子弦先生書

某頓首竊謂天下事有不可豫知者天爲之也雖然天亦視人所爲耳某不籍先生昔者能知有今日之憂勞否不能知今日之憂勞則後此之安樂休養天必視先生之心與所爲而爲之其久暫遲速又遣今日所知哉故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且夫天將大伸之人嘗莫不由于大屈古之若此者往往而然當其抑鬱無聊自謂已矣人亦謂其已夫一旦志得意得已則似取諸囊中之易易人則驚而播之以爲異數

其實素所分定也天下之大事且然況小者耶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亦徒爲之言不可求也而太史公貨殖傳載賜夷子皮白圭猗頓之徒則皆以求而得何耶夫孔子以道不求而曰不可求蠡以功成身退用其報吳之餘智小施于富故再聚而再散蓋其所以求之得之者與猗頓輩則又有殊也今先生折閱殆盡而多積逋夙夜憂勤欲求全信義以不負于人是非徒自求富者先生之求富所以求全信義也以視乎居慷慨之名撒漫恣意負累他人而傲然自

附豪傑之侍不愧不怍于心書其相去豈啻逕庭哉
然則盡人事以聽天天必不負先生全信義之心至
若焦心勞慮抑鬱憂忿徒傷神志智者不爲也幸裁
察

與友人書

去歲小力歸自採桑述諸郎君相率俻屬下山能弟
聞之驚駭益以諸郎君平素事親極恭先生家教甚
嚴不宜有此積誠于中屢欲作札奉詢繼思未同之
嫌恐反致罪故遲抑至今前途間偶獲接教宛如春
風披拂不覺吐露當承語以肝膈弟不自量從修片
柬更辱即時裁答似以弟爲有足採者弟又烏敢不
竭愚誠昔人云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是必與其父子
皆相知所謂羣紀之交者也倘獨與其子爲友烏可

突進慈之說于其父之前乎勢必謂有所偏着而不
入矣然則爲父之友不能以孝之道進其子亦猶是
耳蓋自處家庭骨月難而處人家庭骨肉尤難弟叨
先生愛自垂髫館翠微時至今皆爲人祖每遇必歡
欣談讌可謂數十年之交而諸郎君見則拱揖後遂
鮮他語故弟以孝之說進郎君不若以慈之說進先
生也傳釋文王之詩曰爲人父止于慈觀止之一字
似慈之外更無剩義先伯父日錄有云妻未至于可
出子未至于可殺齊家者大費調停覩大費調停四

字則內有許多委曲許多容忍且必忍人所極難忍
曲人所不能曲未可一毫徑情行于其間此處皆用
之變用心甚苦而不得不如是者也故曰齊家難而
治國易蓋治國可一繩以法而齊家或有時理不可
得而論此所以難也先生聰明絕倫常自匠心創製
皆書史所未載莫不動中矩度況庸常之理待弟宣
之耶特是區區之愚未能自已伏乞諒宥不盡

吳子政曰此正誠格致之文也吁無可尚矣蓋爲
谷積誠已久是以發得如此委曲篤切知慮心愛

善者從之不旋踵矣

顏二如曰孟子言臣視君如寇讎未嘗有所斡旋
後人讀之惟知鍼砭其君而于通臣下之義未盡
此文前段極力斡旋始以慈之道進其父人子苟
有心所必知此爲父言之也況父而忍人難忍曲
人不能曲子道尙可問耶

與山隣書

貴山近事鄉愚刁頑無知一至于此使人髮豎仰擬
造候又恐台駕外出是以趾將前而復却也弟與朋
友兄弟閒論或寄札城中未嘗不以奸未可長紀綱
風俗宜正爲亟亟特自揣言輕未足重于世可助一
臂力爲深愧耳相傳先生欲堅執已見不聽親友之
言少委曲其間竊私憾之蓋從來未有不聽忠告而
成事者故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又
曰當局者迷旁觀者醒以諸葛武侯之才猶集衆思

以廣忠益矧其下焉者乎昔漢高出金恣陳平所爲
不問出入聽張良附耳躡足之諫以封信非此二者
則項羽不可得而滅故昌黎稱其能費少財收大利
而史讚其從善如轉丸且夫事變之來無方豈一人
之智所能逆料獅子搏兒亦用全力是以左邱明曰
敵無小蜂蠆有毒幸毋以鄉棍之伎倆不足畏致反
縱刁風則蜂蠆之智或有時勝于人矣弟忝隣山之
誼復事關風化不覺意切言狂并祈諒宥不盡

方堂楊夫子曰懇款之意可掬

復曾非徐書

詩曰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大凡朋友閒居講貫必須以中和爲先然後心境昭然于理無所不燭于事無所不通故受者感激歡欣聽者心曠神怡如聞晨鐘頓發深省惟恐言之或盡蹤跡之或疏朝夕不倦自首無閒甚矣中和之能讋服于人而人之受制于中和遠勝于雷霆斧鉞之威也倘有好勝之意藏諸胸中而外假責善講貫之名實欲效春秋之耀吾甲兵則爭端必起于事理毫無所建明徒出疾言遽色不足爲後生法如吾二人之論以直報怨先生以一巍字相䂓某即以一僻字奉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與助苗長者何異與講貫何有哉歸途甚悔至黄昏得捧手示開讀又何其平耶平則可與駁議雖十反是所願矣某再拜

吳子政曰是一則好語錄

與友人書

君子惟致力于所可求故志必可赴功與效相因而至而所求而不得而或至抑鬱以致于病某固願足下之毋竭心思于不可求之人爵也且天爵者人人之所必當求者也求之而必可得者也有無之又足以爲吾身重輕至于人爵雖足以炫耀世俗之耳目烏足以損益于吾之天爵于從來公卿大夫不可算數計然而顯名而得傳至于今者可指數也泯泯而無聞者多也滋後世之罵世者亦多也夫古之聖賢豈不有居尊榮者哉然皆以道德而致爵位未見爵位之足以致道德也今足下乃不以欺久要之友爲無忠信而徒以未得涓埃之人爵嘗抑鬱于中而幾至于病某于以知足下異于君子者矣

同兄弟答十靜山書

襲承謬採虛聲輒輕舉玉趾頂蓋間如舊相識聯頁荒山追叙愚父子叔姪與尊先公羣紀之誼遂啓先人享堂下拜涕洟生死交情靡不畢至愚兄弟其何以克堪乃鴻篇長箋先後疊降又復推許踰量愈深悚惕東坡云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愚兄弟其亦先生之昌歜羊棗乎雖然愚兄弟嚴棄于時不過草野一布衣耳先生抱長才虛衷好學方將出而大展于世且尊先生嘗著績陝洛湖湘之間報最而升諸朝未盡其用先生復歛居十有餘年方壯輒不更娶獨身遨遊四方其志當必有在是則今之燕京古之三川也先生宜汲汲驅車其地以繼述尊先公之業而廣大之乃逍遙僻鄉巖穴與二三散誕之人流連不置抑又何耶先生曾為予道尊先公蒞武昌時有先朝裔孫鼎革後為高僧迎養官舍敬奉之久而彌篤人亦不知其所以然豈先生乃不欲繼其富貴而繼其高脫之志乎雖然愚兄弟嘗從先伯父讀左氏傳見列國賢者相遺每歌詩以效箴規且

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既不我棄今而後惟與藥而不與疾則幸甚幸甚

答孔鍾英鍾叙書

世儼再拜鍾英鍾叙足下竊常謂五倫之中惟師友似無所繫屬蓋父生之君顯之兄弟自幼至長無所間隔夫婦日相親暱獨師友非爲童子時授句讀而聚處一堂者則或遠在數百十里千萬里甚至一握手而終身不再見其果何所繫屬也乃傳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又曰四倫所不能通者朋友能通之則又似有所專重矣嗟夫君父兄弟夫婦其賢否皆隨所遇而不可强遴若師友必慕其德行欽其才識服

其學業又或聆一言而終身被服無窮神交而私淑不置于是或師焉或友焉皆出于中心之誠然故古人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夫死生貴賤之際固難言矣然所爲門地迥殊而無嫌幽明異世而不變者以其相知者深耳故雖千萬里之外如聚首一堂是不在跡而在乎心矣足下來書有數百里數年離索之慨猶未離乎跡之說也世儼自先君見背後無一善狀三年殤三幼子兼時有功緦之戚與會大減往日固惟鍾英

宿石闕同孝則雞歎唱猶敲門呼起烹茗暢談鍾叙下翠微山麓夕陽在野攜手繾綣若不勝情者未知今更若何也

論

魏敬士文集卷之二

論

周公論

寧都魏世傚敬士著

周公其可謂至友于兄弟矣武王有疾則祈以身代死君臣兄弟如一身焉然則管叔何以誅昔者桃應問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法不可廢天子猶不能免其父冢宰豈能免其兄哉金縢之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此周公所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也後之人誠知乎代武王之說則可無疑於誅管叔之說矣苟利宗社管叔及身皆可死也寧有二乎吾故于管叔之誅曰周公其可謂至友於兄弟矣

箕子封朝鮮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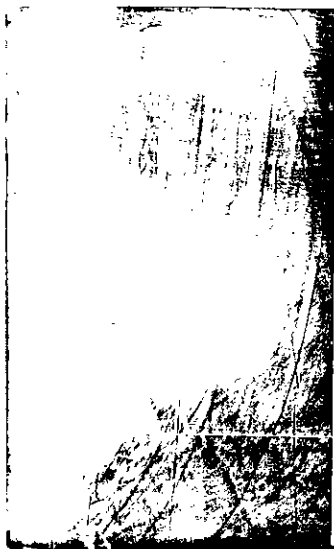
聖人所爲無非愛民之心故武王之伐紂箕子之王朝鮮其功一也武王不以取天下爲利箕子豈以封朝鮮爲榮哉然箕子所以受封不辭者蓋武王不忍以中國之民塗毒于紂箕子又豈忍以近中國之朝鮮而不使知仁義以無異于禽獸耶不然則武王之所以待箕子者將與太公周公皆得居中與爲方伯連師輔政周室箕子固傳洪範者也而乃獨以夷狄之地封之豈武王所以重道之意耶金履祥曰書云

惟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于武王王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夫使武王而果不臣箕子也雖朝鮮亦不以封使箕子而果不臣于武王也雖武王封之朝鮮而亦不受夫臣之不臣之固不在中國夷狄而在其封與受也且箕子自朝鮮而朝于周見麥秀之詩矣朝于周豈不臣者之事哉予聞朝鮮風俗至今猶道不拾遺其國中衣冠文物不改故使者至往往流涕嗚咽有麥秀之遺風嗚呼箕子之功何其遠也

晉文公論

晉文公之復國而霸諸侯也人莫不曰有趙衰狐偃之佐吾則曰文公惟能忠孝是以得賢佐以得人心何以明之驪姬之難晉伐重耳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遂與趙衰狐偃五人出奔翟今夫狐趙晉之義士也使文公不奔而以蒲城之人相校則衰偃必舍之他往豈肯從稱兵拒父之人以幾倖于功名哉或曰文公是時職苟可勝則可以明驪姬之惡于獻公

誅優施二五之徒申生之仇以雪而君父之蠱且以幹此反經而合于道者衰偃亦或不舍之矣余應之曰稱兵拒父天下之大惡也趙鞅清君側之惡春秋非之而衰偃顧爲之乎且衰偃固輔文公以忠孝而後成其霸者也獻公之喪秦使謂得國恒子斯狐偃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秦伯享文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文公仁親而尊王忠孝之大又皆衰偃實有以啟之而要非文公于始奔之時卽知君臣父子之

大義明褒假之善言亦必不發且更無出而發嗚呼惠之不能終有晉也以忌刻而文之終得復晉而霸也以忠乎惠之于屈也不能守然後盟而行使屈人如蒲城之欲戰則可以守而惠必相較而不行矣是故惠非文匹也其臣呂甥郤芮不見及此又豈狐趙之匹哉

曹公子子臧讓國論

自春秋至于今數千百年人每高曹子臧讓國之義予竊以爲未然昔子吟欲辭位予之子之雖非其人固未嘗如負芻之有弑逆大惡弑逆大惡之人讓國與之而可以謂義乎周公以管蔡危周遂誅之以義斷也負芻既弑太子諸侯方討其罪而子臧堅欲以國讓之至于逃以待其定位而後出且夫以負芻之大逆人將不食其餘曹之先祖豈復享其祀是振鐸之祀因子臧而絕不孝孰大焉使子臧不讓而位而

誅負芻上可以安祖父下可以慰國人終可以使凡爲負芻者知人謀不可以竊國而故太子亦得以雪恨而君臣之義正有合于孔子春秋之旨或曰子臧即且爲君誅亂賊之後再讓賢公子明己非食位之故亦可也

子西子產論

有涉不忠之跡而實爲大忠涉不孝之跡而實爲大孝爲之者其心苦矣西宮之難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入于北宮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夫子產當君父之難泰然若不足恤而惟群司府庫是視其于亂臣賊子何以異哉乃其後帥十七乘之衆攻盜盡殺之報父仇而定君國之亂則又非聞難倉皇急遽之忠臣孝子使賊不即討者可得而比矣

且夫以一朝而盜殺鄭執政司馬司空其國人有不震懼者乎使子產復如子西倉皇之爲國人將驚散不可得而用則仇不可得而報宗可滅國可亂子產審之悉故其痛父之心抑于中而不敢出而外故爲閒暇周詳以示賊不足憂所以鎮定國人而使之助成其事寧自涉于不忠不孝之跡而不避嗚呼子產之心蓋亦苦矣古人謂不守節不能達節不達節亦不能守節孔子稱子產爲惠人是益足信庀群司閉府庫之爲非爲臣妾器用計矣

商鞅吳起論

商鞅吳起之死人皆以舉于刑公子虔指不急之官嗚呼豈其然哉從來殘暴少恩之人鮮有能保首領以沒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則鞅雖不刑太子之師傅起雖不廢公族疏遠者亦烏能免于禍哉若管謂鞅起之所以能成功于秦楚在于不畏强禦貴賤一法而其亡軀則在于殘暴少恩夫申不害與鞅俱好刑名之學申子覈名實不同于鞅故相韓十五年考終無害而鞅之自致于車裂族誅又何疑哉吾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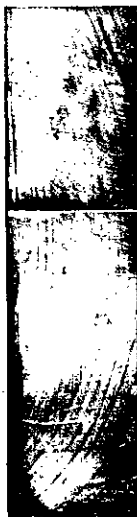
鞅之死不繫于刑公子虔黥公孫賈之日而繫于紿公子卬決囚咸陽水盡赤之時也吳起殺妻求將足起之死法矣然起雖殘暴少恩其塗毒人不若鞅之甚故誅止其身傳曰天道好還使鞅當日即聽趙良之言歸所封十五邑灌園于鄙或遠逃而之齊楚乘孝公未捐賓客脫公子虔之難亦必不能保其身家于不滅昔韓非未稍得志而亦死于獄豈盡猜忌不止之過歟非一出而欲傾其宗國此李斯所以能殺之也然則鞅之死于虔起死于楚非死于李斯非虔

楚斯殺之天實使之然也

齊威王論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選左右之大者也左右之大者可任則其餘十之百之者皆可信而任之豈用心于察察之明哉齊威王之左右皆小人之黨也初不能于左右之大者選舉得人故譽阿大夫而毀即墨大夫雖終用其察察之明誅賞不測亦小智焉耳大智者必善得其左右之大者也夫威王之左右不能為即墨大夫之朋而為阿大夫之黨則

是齊當亡也而其後得不亡而興者為其能除小人而進君子此猶善于救敗者也而蘇氏謂其用心約而成功博嗚呼孰有如舜與湯之約且博者乎

句庭仲父曰論能見大而轉折有力能以少許勝多頗有阿父之風矣

秦始皇扶蘇論

嗟夫戰國之君齊威燕昭趙武靈去矣其餘乘軒錫爵執桓信縠蕭以子譎百姓者莫非沐猴而冠鼠而人耳孰能布政令任賢才撫御其民以爭衡天下乎此秦所以得强于一時也始皇之才力足以兼并六國而其自處則甚于六國之君殘暴生民殺戮民臣天是以不欲扶蘇之爲其嗣承其祚而故使斯高矯詔殺之也李斯趙高既立胡亥自以爲得計而可長保富貴利權矣豈知斯亦遂備五刑就夷滅哉此又

天之所以報李斯也吾意小人之于其黨當其同謀時出肺肝誓生死雖父子兄弟所不能及迨其爭權利則反相擠擊若寇仇之不相容險鷙刻毒莫可得而解如闖椒之于蒍賈趙高之于李斯亦足鑒矣蓋天以二世斯高報始皇以趙高報二世李斯而又以子嬰報趙高小人轉相賊殺不啻不止人亦何爲而與于小人之黨哉而吾獨惜乎扶蘇之生之不幸也

漢昭帝論

嘗讀漢史嘆昭帝賢過成王而伊霍未可以並儔也霍光能誅昌邑下田延年獄誠忠貞不阿其黨者伊尹之爲也乃爵其子孫封三侯五二千戶且納女于帝歷顯毒后之惡豈有君不賢而廢之其有非而藏匿之友犯法而刑之子無功而濫爵之之尹者乎昭帝甫十四能辨光之忠折上官桀之詐似與成王迎周公事畧同雖然豈可同日語哉夫以周公之聖親爲叔父佐武王平定天下而于流言之起不能弭謗

以安公至公居東二年天降偃禾拔木之異啟金縢而始後公于周使昭帝如成王則上官桀之徒將必稱兵作亂殺霍光金日磾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危漢宗社乃昭帝于殿陛之間忠邪立辨無容髮之足以惑其心止禍亂于未萌是其明智果毅信賢折奸過于成王豈止倍蓰哉設管蔡于流言之後當公居東之久糾私黨以害公克流言之樞而矯詔以殺公則亦安能待王之啟書而泣後迎公哉夫成王生于盛周席累代之聖訓又有賢臣爲之佐生十四年而爲

君更七年而親政享國三十七年而始克紹文武之烈是其親政之時年已二十有一矣而已當昭帝崩之年然則昭帝十四歲能辨光桀之忠詐使成王不永年如昭帝是公終于流言而文武之業墜矣蘇氏曰昭帝爲天子未逾月恩澤下布于海內具武帝之猛厲昭帝承之所輔惟霍光輩而政治已如是世之論者以成王爲賢而昭帝乃不得與文景並稱甚矣夫世之耳食者多也石碏殺州吁而誅厚定衛亂晉君歸老嗚呼此伊尹周公之心也

耿弇論

嗚呼事之成也以時而兵之強也以義用之正則爲豪傑用之不正則自取亂賊之名而至于敗亡故漢高之興在于爲義帝發喪羽之亡始于弑義帝何者義所不在天下不與也而強弱分焉耿弇勸上谷之兵歸光武蓋義且智矣況之事莽是亂賊也其時況之兵未嘗加損況父子之才未嘗不如是也及弇歸光武未嘗益也而何以爲莽臣則惴惴爲有危亡之懼歸光武則戰必克攻必取成振古之勳名于數年之間是豈其兵之有先弱後強哉無他義不義之故也嗚呼光武不得弇無以救東漢之業弇不遇光武無以昭其用而垂名于後世夫英雄豪傑何代無之遭世無光武之主以致事非其人或老死于溝壑之中而無聞者又可勝道哉

焚諫草論

諫而焚其草可以取悅當世之君不觸于刑禍可以欺後之人即尸位素餐未敢數犯君顏而謂吾百諫而百焚其草人亦易得而考之且夫愛君者何必出于焚諫草也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仲虺美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然則爲君者豈在無過而後乃爲賢哉益改過從諫之特爲賢也夫既以改過從諫而後爲賢則不焚諫草者乃所以彰君之善若必揜其君之

過而爲忠則陳賈賢于龍逢比干遠矣且使吾召諫而不聽尚宜斜合同僚之忠直者昌言于朝冀其必改而後止雖流竄殺身有所不屑顧又何得以焚諫草揜其過塞一己之責而遂已哉嗟夫孔光當漢成之時位極三公不能盡言謇諤以補袞職之闕後貪位願祿不忍歸老田畝劉輔之死光豈得不愧乃假以焚諫草不彰君過奸忠直爲辭若謂已屢諫焚草而人莫可得而知者吾誰欺乎後之君子尚論古人以龍逢比干爲足法耶以孔光輩爲足法耶如以孔光之賢過于龍逢比干則無務夫敦謇諤之節焚諫草可也

諸葛武侯論

漢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先主伐吳而敗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嗟夫亮果何爲而有是言也說者曰亮獨非先主之臣乎哉何爲思既死之孝直也當諫則諫孝直雖在亮亦無容委其責于他人以宗言而謝誤國之失亮之負先主者甚矣嗚呼是豈知亮者哉夫伐吳之役先主是一往之忿不度于理不揆于勢亮爲愛君之人知成敗之計者豈獨昧于此而不一語耶吾意其必諫而不聽也說者又曰亮諫主不聽史何以不書秦宓諫天時不利則書矣何獨于亮不書昔日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此大臣宰相之事也人不得而知之史安得而書之後之人既諫而焚其草者多有亮之用心亦若是已矣豈欲人之知之見己賢以顯君過思也哉今夫宗社之讎與殺羽之恥此其輕重難計思者亦知之瑾之遺牋疑若爲孫權遊說而趙雲亦言國賊在曹不在孫亮固獨昧而不一言耶吾故曰無如

先主之忿而不聽也蓋不得已而托辭于孝直之一言若以罪已之未嘗諫者嗚呼亮之爲心亦可謂忠厚之至也已

宋太祖收兵權論

救弊之爲非可法子孫而垂萬世者譬之烏頭附子可以殺人當其病而用之亦可以生人烏喙甘遂其熱疾未作而先服之且殺人矣世主知此然後能收利除害治天下而無弊也嘗考宋太祖用朝官監諸路財賦置運使置通判以分藩鎮之權下詔天下大不掉之禍滅萬世子孫不易之法也至若收兵權擇諸道驍勇萃于京師此數者不過懲五季主弱臣强之弊非後世可效而法者後世仍祖制而不察其所

爲救弊之爲故邊鎮日衰而契丹西夏横行而不能制也嗚呼是豈太祖之過哉太祖當五季之將日睹臣之易置其君如反覆手之易而石守信等又皆周之故臣既可挾太祖以奪周即可復擁他人以奪宋故太祖之收兵權正如烏頭附子有時足以生人者也太祖之收兵權蓋削收周故將之兵權非盡收臣下之兵皆歸諸已而自將之也且以之則必有與之者矣雖趙普諫止符彥卿而禁旅豈遂無將以統之耶况慕容延釗後復用之爲都督以平荆湖是昔日之收之兵者未始不可更令之將兵也論者不察漢高殘忍誅戮功臣所以致諸將之反宋祖仁厚而妄非之以致天下之治豈不妄哉

黜鄭起楊徽之論

鄭起楊徽之事未著而先知其萁知幾者乎周末宋祖握兵柄起徽之上言匡 不宜久典兵 其後宋祖竟篡周有天下傳曰爲己之婦則欲其罵人也昔意宋祖既爲天子必首求二人而用之而竟出之何耶且大自起徽之言之黜之固得其宜爾彼方言匡胤不宜久典兵誠所謂盡忠周室不自爲謀乃宋祖篡周而覥然反面事仇苟圖爵祿是溺于榮利而失其本心也豈起徽之能知幾于宋祖未篡之先獨不能知幾于黜己之先耶其取辱也不亦宜哉雖然爲起徽之言之也亦起徽之之不幸也起徽之之才未始不可用又未必不爲宋祖用而宋祖于建國之初乃不以人才爲首務陰修言己之誓怨使宋祖只起徽之不忠于周薄其行義則二人雖致之死地無憾後世亦可以無議然而陳橋之事受遺詔輔幼君者又何說也此吾所以深咎乎宋 祖而其有天下所以不若漢唐之盛也歟

宋太祖欲令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論

夫爲文臣者廣讀書史通古今治亂之道佐天子以守衛社稷者也爲武臣者犯霜露蹈白刃出萬死于一生奉君命以扞牧圉者也是文武者各有所司然守其一而不過其二則不能無弊文臣而不知武則失于儒弱武臣不知讀書則鄙野犯上而不知禮法而武臣之弊爲尤甚昔宋太祖欲令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其意可謂深遠矣今夫書者載古先聖王之道君臣之義治天下之本而上下等威法律制度之所自出也昏者讀之則可化以爲明鄙野者讀之則可化爲有禮夫明而後能通治道有禮而後能久居其位武臣性多獷悍不識禮法越制度唐尉遲敬德矜功爭坐至毆皇叔道宗于朝太宗曲意赦之此雖保全功臣之道而未免失國法周亞夫顧尚方取箸景帝以其鞅鞅非少主臣終以此殺之此于法似正而殘害功臣之名不可居然則國法與功臣一舉而兩全者莫過于武臣之讀書也此宋太祖之意

也呂蒙爲將孫權勸之學曰吾在軍中未嘗一日廢書其亦此意也夫

賜曹彬錢五十萬論

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莫不有賞罰之典焉賞罰信則民信之賞罰不信則人之善惡功過皆無所勸懲而國不可治是故人君賞罰不可不慎之于始也昔唐太宗赦大辟之囚三百宋太祖許曹彬之使相不與二君之賞罰皆未能用信矣雖然太宗之過猶可說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夫太宗之赦因雖非用罰之正道而亦有符于書傳之意若宋太祖則非

矣當李煜之未克也則許彬以使相及旣克煜則又吝使相之命而多賜以錢夫駕馭之術欲以爵祿此待貪鶩如布越者則可若彬者儒將也雖不許以使相亦將竭力克煜旣許之矣又何必留以待繼恩之平雖然觀彬之處此而彬之爲人益見賢矣彼宋太祖亦何爲而出于是哉豈可謂善將將者乎

程頤諫哲宗折柳枝論

人臣之諫其君者欲其聽吾言而改過也諫而使之不聽則無取乎諫且以增君之過而博吾直諫之名其罪大矣蓋自古人君之惡迸逆將誘起于小人而煩苛急束至不得自堪往往激成于君子彼其初甚有畏君子之心也而未敢決裂肆其暴厲及君子迫蹙之使無以自容則反悍然不顧極其恣睢以與君子爲仇而快小人之意嗚呼此皆君子之過也程頤宋之大儒學聖人之道者而顧亦如是乎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一言一動皆合于義者惟聖人能之哲宗昏主也當是之時哲宗之身其大且要者所欲諫正未可縷舉而何暇及于折柳之微耶記曰方長不折此亦推及仁者愛物之至耳而望之哲宗其亦迂甚矣夫臧腿以車馬樂鶢以鐘鼓未有不驚而走者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柳氏曰周公教成王必不逆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君若牛馬然急則敗矣噫以成王之賢而猶不可如是而況哲宗者乎

代宗誅魚朝恩論

能使戎狄以攻戎狄盜賊以攻盜賊退之日及其爭權利則反相賊害是足知除權臣而不致亂天下之道矣且夫爲人君而不能有威以內挾其輔以至于驕蹇不可制則其禍尤烈于戎狄盜賊而謀之之慎亦宜十倍于謀盜賊戎狄也蓋戎狄盜賊之患在外有猛將甲兵爲之防山陵關塞之限權臣之禍中起動靜皆其所察我之精亦彼之資謀之不善則亡身喪社稷然而以金玉爵祿餌其黨使相與圖之則其禍之易弭又不同于戎狄盜賊矣王允厚結呂布以誅董卓代宗用元載重賂周皓皇甫溫以擒縛魚朝恩二者知用小人除小人之道此其所以濟也乃允誅卓未幾而天下大亂唐誅朝恩而晏然何哉夫代宗既誅朝恩心怵惕焉惟恐其黨與之爲變而允則誅卓而驕謂其下皆無能爲此成敗所以不相侔也雖然允不慎于終而代宗亦不慎于始當劉希暹頗覺上意與以告朝恩豈不危乎然則代宗之不如高貴鄉公之刃出于背者蓋亦大幸矣哉

序

魏敬士文集卷之三

序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送吳子政之浙江省墓序

戊午六月吳子子政將省墓河渚過諸父夜語予得聞其言皆篤論也吳子樸質多氣義志操堅苦予自幼知其賢近年益心服之蓋吳子自壬子後從其尊君子僑客者數歲暨廬墓三年凡七易歲計二千四佰幾十日而始一歸歸不二佰日又復買舟南下嗚

可謂孝矣孟子曰有妻子則慕妻子吳子其何如乎吳子之父秉季先生性忠孝居易堂中諸先生俱相友善及微聞其太翁信遂拂衣往迹之于四方累歲不獲而竟卒河渚嗚呼此天之所以生吳子耶吳子生平不治舉子業然勤于經史古文爲有益用世之學業將以述祖之事繼父之志其孝有大于廬墓者昔柳子厚春秋時饗顧盼無後繼懍然欷歔而慨然于皂隸庸丐寒食上邱墓之感吳子今年三十有九尊祖以下惟吳子一人則嗣續不爲不重其可以

無念乎省墓而速歸則予之願也而孝道于是乎乃可無間言矣

奉送刁庭仲父遊三吳序

竊怪韓愈氏論柳子厚曰文學辭章傳於後雖使爲將相於當時不以彼易此吁此爲庸將相言之也夫立廟堂之上爲天子心膂進賢才而退不肖致君爲仁明之君民皆得被其化澤刑政和平無水旱之災盜賊之患邊境寧靖道不拾遺其或輔主翦除僭亂救生民於水火之中創業垂統或如夏靡周方叔召虎漢鄧馮諸葛亮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功業赫赫與天地不泯豈文人隱士傳名于後世者足以較其輕

重乎世以古文辭隱節爲予仲父幸者儼竊以爲非幸也甚矣乎予仲父之不幸特以文章見也或曰仲父之齒未也靡七十而始遇少康太公望八十而始有後車之載蓋有時焉然則儼所謂令仲父之不幸者烏見其終于不幸乎茲于仲父之遊三吳也敬以是言

彭躬菴先生七十序

南昌彭躬菴先生以乙酉徙家于吾邑與吾父諸父定兄弟交屏居三十餘年吾以爲先生身隱者也己未仲冬吾父五十一之辰先生往舉觴何有三日儼侍奉左右每晨起輒至先生所先生或未起儼同友人坐他室忽聞先生唏噓太息儼趨至牀側見先生伏枕將起予小子疑而不敢遽問明晨又如是小子乃屏息而前曰先生何爲方起而嘆也先生沉吟

不言儼退不敢復問少頃勺庭伯父至先生乃顧伯父而謂儼曰吾之所以屢噫噓者蓋思天下大矣何其無濟世之人也吾于是而乃知先生之心也夫隱者視天下爲不可同群游于世者浮沉而不止二者交譏至先生而其論可以息矣踰月也爲先生七十嗟夫先生七十且然惜小子生晚不及見先生之壯然而壯者其何以加哉

送長兄下江南序

吾兄弟三人儼性最留長兄少有奇氣不同常兒三四歲時能歌詩楚辭於衆客前抑揚可聽十歲能詩文更二三歲詩文井井可觀矣十四五歲遂立志居翠山奉親讀古書文性勇往於義當爲則奮不顧身有得於吾嚴君之意甲寅冬嚴君命弔故人於新城自是兄僕僕走道途大抵皆義所當爲者也去年秋從仲父爲江南遊阻道吉安不能進二月歸家省親出入皆由虎豹之窟犯鋒刃扳斗絕猿猱之徑不旬

日往從仲父及聞母病復歸而今又束裝南行嗚呼長兄之勤可謂至矣獨恨儼不肖生十六年即未盟凌雜事不能少代父母勞以覩長兄豈得自比於人哉大人嘗謂兄在家吾方有暇時儼知兄雖樂從仲父遊而娛侍膝下之意不肯少寬冬春之際其將翩然而來歸也　儼於家　其敢不自力乎

代祝曾式散先生五十一歲序

癸亥季秋二十四日爲吾式散曾先生五十有一于是諸門下士先日咸詣先生所請執事先生曰吾自幼寡樂今雖五十年多隱憂難以告語惟抱愧胸臆間諸生何以壽我爲同門士逡巡嘿嘿而退某頓首再拜而前曰惟先生其乃可無愧先生其何不可以爲壽先生之隱憂此乃先生德之醇也先生蓋受人不足者也某聞之受人不足者受天必有餘雖然先生之隱憂豈先生之所得已哉如先生不有憂而不

抱愧于中非先生之自處矣莊生曰盡人事以聽天先生既能盡人事然則天之所以佑助先生者殆將無窮期乎奚待某之爲言也弟某事先生久沐教誨之德深先生之母又爲某之曾祖姑遂以親戚故知先生事甚悉先生孝于母嘗能委曲事其兄于弟則教育如己子撫父師之道愛而能勞惟欲其學業之成足以表見于世始快于厥心此獨先生之弟與某知之衆人固不得而知也此某所謂先生可無愧也而先生猶自以爲愧是亦可以知先生之心與其過

爲常人之所難幾及者先生何必不爲壽也然而門
下士必欲爲先生壽而不能自已者又非止此也先
生有古師之風焉今夫人之爲師者多如傭工者之
計丁而得貨一歲之後了無關切即一歲之中亦未
必盡忠誠以訓導之甚至有誘以爲邪僻之爲者此
固不足爲先生道先生之于門弟子獎引其言哀矜
慈釗其過皆不足以盡先生之至情其嘗見先生于
門下士不幸教誨之際勤勤懇懇幾欲涕零雖慈父
兄之愛子弟不是過也更歲末尚復教勉不倦如未

離兩丈時斯先生之所不同于今之師而可躋于古
之爲師者門士下又烏敢以事今之師事先生哉語
曰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今之師其誰足以當之尹某
竊謂先生當服官政之年猶屈弟子員中未升諸廊
廟推事親者事君慈愛諸門下士者以慈愛諸百姓
然先生既能孝友挽師道之已墜有功世道天其必
將建先生使引年升諸廊廟而行其志也矣某敢于
懸弧之日獻不文辭以侑一觴歸太僕謂祝人之壽
而稱其德古人謂之善頌善禱某之不敢爲貌言者

其亦竊附于斯義也歟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往梁君質人從遊於彭躬菴先生間過翠微予時爲童子未與人接後稍長得識梁君見其狀貌足稱男子予甚敬之而梁君自甲寅後奔走馳驅於四方過家門不得入者且四五年又何能更至翠微相與論交乎是不惟梁君不知予予且不知梁君爲何如人也已未春梁君再至翠微家先生相與談晝夜遂邀訓予弟侄於山中欲令其徒妻子而居焉予是以得朝夕親炙之其行事文章俱卓然不可及嗟夫翠微一片石雖不得與五嶽五邱相比並然甲乙之間邑人以重金營一室基而不可得今遽欲梁君携妻子而來是豈無故而然者耶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今梁君三十有九其見好於人者非一事則其終當必有俊偉特達以稱其狀貌者今將舍翠微而歸南豐其語鄉黨宗族毋徒私爲一隅有也

贈賴晉公序

會昌與寧都爲贛屬縣皆僻壤也適家君遊漢仙返言會士蒸蒸興起賴子晉公與文蔚諸君子攻古學謀爲社事將來必開拓其風氣而顯其邑里會之山水幽秀挺拔當不終泯沒也嗚呼諸君子可謂豪傑之士矣吾生于其地忍使吾父母之邦隱而不彰安於僻邑哉夫今人稍能帖括餖諸生詡詡閧閧間以爲撑天拄地之業止乎此矣故曰井鼃不可觀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氷苟逃以爲行學古未有不非而笑之掩耳而恐聞也諸君子奮發於僻鄉爲世人之所不爲以求敵乎大有爲非豪傑之士而能然乎又何讓乎通都大邑也且天地無一定之地也在其人耳是故子固生而南豐著三蘇同出而峨山顯瓊海島也黎子雲開其風三吳文明最盛之區舉西北聖賢之鄉莫得而及乃泰伯之逃被髮文身皆足見夫文明之開有時而要繫有人倡之之先後也茲七月予適定省來瑞金晉公爲親壽觴暑至屬家君文以紀其親之美因得相見悅其愉恂雅士又以侍家君得

聞其梗槪于欧□諸君子之意而爲文送之嗚呼簡

晉公之斯來也其亦豈今人之所易有者乎

外舅曾止山先生六十一歲序

乙丑六月十日吾外舅止山先生歷十日十二子以周之辰于是外舅遊處四方而未返家居者蓋又十有一年矣儼童時一識外舅嘗思見之而不能憶其肥瘠短長何若今以攝理家政又不得從家大人至舟展拜頌于斯日其何以爲情乎儼嘗聞之家大人曰外舅蓋君子人也生平不能文過表襄如一其少也有渾金璞玉之貧朋友切劘雖隅言于廣衆坐中弗爲嫌能自抑折以從于義値丙戌間嘗任事危疑諸人皆委去外舅獨以數輩駐某江口守事不肯去朕卒有天幸得全由是觀之君子之樹立蓋夫在我而已彼委去謀自全者今何如哉而外舅更四十餘年行年六十一猶買鑑吳會生子女蔣名曰起身康强馳走南北遊道未衰息其以得失較之孰多少耶嗟然天下之爲遊者不可勝數也遊其跡不遊其心者未嘗多見夫遊也志之所在則心從之是故跡有窮通夷險而心則無有也跡與心俱遊者遊得而心失遊不得心亦與之俱失故或干仞之覂敗于蟻穴

戊彈雀以隋珠心由跡蔽爲賢人君子所深詬故欲使人覩其跡而有以察其心然則著于跡者猶亦不可不愼也吾外舅于齠齡時已卓犖不群如凡兒年求閱歷益深遊跡日廣其所以不失其心于其跡者又當何如也方儆之六歲一言偶善外舅詢識以女字儆而于寒門爲四世通家是儆也因夙有翊己之感非等常甥壻所得匹儆弟自慚今行年二十有四一無所成就爲孤外甥之愛爲多先仲父嘗曰他人有十過或見二三外舅一過輒見有四五是其天質之美而爲朋友任事如己事處兄弟能受其難此則儆所知聞六十年如一日矣自茲以徃遐家園優游以自怡更六十年使儆得日追隨以寒積歲之思又所深願也謹進茲觴外舅其亦許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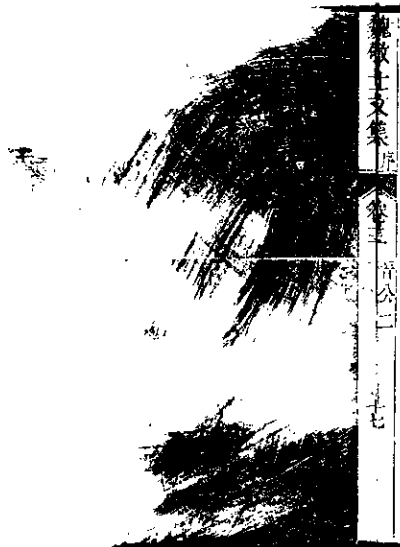
曾有功五十一歲序

壽不必乎古人不必乎今生今世而能行古人之事則其壽將必同於古之人也嘗讀史自黃帝至舜禹凡聖賢王莫不壽百歲上下而帝摯獨否[illegible]蓋堯之兄立而不善者是可知必賢者而後壽壽且日必得其壽曾君有功與予爲通家好又爲予再從妻兄故予知之甚詳蓋所謂生今世而行乎古人之事者耶憶君之四[illegible]八歲也適遇從弟某及奇禍君挺身出患害不自顧方吾外舅之未還里事變孔棘酌踊門相存者不免詬誶之加君於此時亦難爲矣而世道之澆漓雖至尊親之人値家難率閉戶塞耳是不敢履其閾甚或方故阻撓從而下之石以規利便己以爲務而君悉力一心始終不渝待其事之安釋然後已且所謂再從弟者又非平日所甚親善者也故尤爲難於戲若君者是豈今人之所能多得者哉且夫今人之於親父伯叔父也循循服勞盡子弟之分不敢踰越亦鮮矣君之於吾外舅恭爲再從父予見君侍必恭坐必旁坐遇事輒代其勞雖行數十百里無

舞色或小失外舅性卞急常面呵厲之終無慍懟明日更循循服勞如故故吾外舅於諸子弟中亦特許君爲賢者丁卯月日爲君五十又一子某某乞言以召賓客予進曰君賢者天所樂壽者也古之人亦既有徵矣豈其然乎予故不貌言而以是言壽

留別賴晉公序

庚午六月予侍家君子休暑會昌得與綺園諸子共三秋之勝惜諸子時牽事去獨賴子晉公以養疴嘗宿止園中朝夕爲多晉公喜辨論每興至輒激昂慷慨相與上下古今何其雄也洎更寂寥萬籟俱息而寂然瞿然不知悲從中來者嗚呼又何多慨也予洎喜入年來交晉公至今始悉其略而盡所懷可無負矣雖然盍洎爲晉公病慮也蓋晉公與人接若未嘗病者家君子作病說示予曰孫子曰廉潔可辱愛民可煩知廉潔也愛民也而爲爲將之危可以治病矣然則當病之時不惟嗜欲飲食戕性之事足以傷其生卽所謂議論慷慨激昂與夫寂寞快意之事皆足爲病累也乃晉公嘗語人死生有命非保嗇之功可致且不以藥餌爲務任其意與而已此予所爲洎慮也夫晉公之身綦重矣門祚之計未可以無晉公諸子相切劘未可以無晉公遠方之士至斯地者未可以無晉公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莊生曰盡人事以聽天苟舍人事于不問而徒曰聽天則是水火至可不

避兵賊之墟可不還藏也晉公其姑盡人事乎重陽後三日予將反琴徽山中因書以爲別

贈孔維叙序

自先仲父授經新城得知賢溪風俗淳厚地多君子人予十二三歲時稍識文字則聞孔君天徵集服其才之雄偉千人辟易願與之交而生不同方未逞也已巳仲冬家君六十又一予修君爲師弟子誼不遠數百里來辱觴山中予敬造廬再拜以爲謝因得與天徵磅礴屢日夜博交賢溪君子而返而天徵更爲余稱其受業生英尚維叙兄弟嗜古好學不同于流俗予乃深恨交二君之不蚤也未幾二君皆以弟折節爲家君門下士往維叙致書家君云某之所以服膺先生者不徒在詩歌古文辭嗟夫今之世果于嗜古之士往往如拱璧南金罕可得而遘而況不徒嗜詩古文辭而更欲探其本者乎夫無本則枝安附嗚呼如維叙者蕃昌黎所謂根之厚者其實茂膏之沃者其光曄理有固然也維叙其將不期詩文之工而工于詩文無疑矣然則天徵君之徒以嗜古許維叙兄弟者恐未足以盡抑亦師弟子不相表榜之義歟是又足徵賢溪風俗近古爲莫可及也

李元仲先生八十序

先生行年八十老壽康強如四十強仕時也先生其猶可以仕或曰先生隱者也無仕進之心矣夫先生豈徒隱者哉蓋審乎隱不隱之故者也假竊姓許由巢父爲古今隱士稱首許巢生唐堯之時而洗耳而不出何爲者耶堯且讓天下夫堯順天以治民也胡爲而讓天下于斯人乎蓋好事者造爲是言以肆其說耳故誕漫不足信何則讓之以天下首以由有治天下之才也使由而果有治天下之才則當堯爲君

舜爲臣宜汲汲然致其才以佐堯治天下而乃自託于高隱逃避之名吾固曰由必無治天下之才堯必不以天下讓之也先生之隱則不然先生道宜隱者也順乎天之陰陽以爲隱見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先生順之故隱也可以知其見見也可以知其隱觀乎天之陰可以知其陽所以增益先生至八十年之久自茲以往天其有以見先生矣儼敬遂致斯言爲先生壽

賴維牧詩序

予不能詩近歲甫學之雖間作甚不工故非極親善者未敢出以示然每見人佳詩則低徊流連悄惱咸之至盡也庚午季夏予侍家大人于虔納閩因得晤諸子所著詩皆成帙而洗子仲子顧子維牧爲尤富維牧有牧菴詩槀家大人愛其五言近體以爲恭系用全師未易攻然予聞維牧年十八不忍視之勞于家政挺身代理田賦諸雜役加以甲乙之亂遭家多故宜乎展卷之不暇乃今甫三十有六工于詩如是

此其才宜有過人者而諸子更爲予述維牧攝家政十餘歲無分寸私雖箱妻財數百金遇貧者以贊用遂不復問兄弟各相讓以產然則維牧所可紀述者固非一事詩之工不工不足以輕重維牧也維牧擬今歲條析歷年積逋及田税之經目分授兩弟庶居室以析居又值遣女百工執技藝者近百人維牧以一身理之無倥傯之色猶能過江省客于閩中或竟就宿遇題賦詩整暇如平常非其才有過人能若是耶予因思維牧當衆務叢脞之秋已能工于詩今既

析產則事宜日簡尤足專其力于學將見其諸體皆足方駕于古矣而予之媿于維牧蓋不特詩之一端也

贈吳子政遷墓祖塋序

知經之爲經權之爲權者未足與論道也當經而權當權而經未足以用道也知經權之宜者可與論忠孝矣且夫忠孝之爲忠孝經也然而古聖賢之全其忠孝而爲所難爲乃恒出乎權權也者經之至也譬若文爲規矩準繩經也出奇而變化者權也然出奇變化者出乎經之至而無出奇變化則不能以成其經也嘗觀舜之不告而娶權也而其所以不告之故則亦經而已矣予友吳子子政之先爲生子計而後

行遷葬之行者所謂用乎權而合乎經者也可與論忠孝矣

拙軒子盧孝則三十又一序

已已孟陬予讀書于盧子孝則之拙軒踰月拙軒子三十又一予與拙軒子垂髫交長則益以道義相期許命志不肯苟嘗其所以觀摩砥礪甚至意及三十之年行已學業或各有成就予今考于心及求見于世者畧無可道烏能無戚時惕日之感耶雖然甲乙之際東南變起其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之不得保聚與夫久習兵革棄禮義之守而務通變之用以為聖賢不足法惟以豪傑自命至于流而忘反身名俱隳

者皆不可勝數而吾二人猶得存故時面目不擯棄于前輩有道君子且各有二親之養日與朋友兄弟歡聚講習于一堂優游山林間又豈易得者哉家君子跋趙孟頫所画陶靖節事以為山林放逸志跡無成者多有故詩人有慎爾優游勉爾遯思之戒諸葛公居隆中自比管樂及其見于設施非管樂所能幾似蓋王霸之途于是然分是其隱居求志之日固以本聖賢而行豪傑嘗考武侯遇昭烈之年猶未至三十其所以造詣已如此今吾二人或踰三十或恭近三十其可不自勉乎勉之在勤于攻闕而已故吾于執爵之日而以是進

贈伊蕊仙序

寧化伊君蕊仙性恬淡好朋友詩歌古文辭染別業曰涉園自肆學其中遠方士君子至止者每假館授餐久而彌篤吾友兄子政亟稱其人庚午季秋蕊仙捧王父狀來求銘于家君子予因獲知蕊仙循循雅士恨相遇之晚而蕊仙以祖毋命不能以久留今夫出告反面之禮不行于斯世久矣父毋之前已然況其于王父毋又況非自出其父之王父毋者乎蕊仙以繼王毋命刻日不敢踰與吾黨樞留連而竭蹶而

趨期是其他能孝友于家者豈不可類推以見哉予因又思夫世之朝夕求田問舍者避交遊如觸矢鋸積金貨以思遺其子孫而或父子轉相覷如仇讐頓至消亡橫逆而悖出噫其以較蕊仙所爲得失輕重爲何如耶子政姓吳氏八歲來易堂無遊行易堂前後輩詩其爲有道君子故其言足徵而蕊仙與之交最篤至翠微時子政適遊吳越蕊仙徘徊其庭猶出白金餽其家人而惓惓不置也

甘中素三十序

甘子中素年三十矣癸亥仲秋予從家人入歸自瑞金遇中素于途執手立道旁意甚相樂中素爲予留數日而不敢久留以尊先生欲其及懸弧之日歸以觴諸賓也夫中素貧士也年纔三十而何以設酒食召賓客耶歸太僕謂人于懸弧之日觴諸賓客爲富者之事又言五十以詩歌文辭壽人非古也予之爲爲中素三十文而不辭其又何故耶豈其違于古耶蓋中素邇年多病且患乳嚴長管人膈皆嘆爲不瘳

之疾醫者治累年未奏功一日忽管出口合遂全愈非偶然也然則中素之三十雖等之中壽上壽者可也予之爲文以壽中素其亦如尊先生之設酒食召賓客之意耶其得謂之非古耶且予以病廢學中素於病中詩古文乃益工予自愧不及中素遠甚然則中素之病亦不猶夫人之病非特中素之三十不猶夫人之三十也憶當癸丑甲寅之際變亂紛起中素年方二十挺身遊四方數年之間宜大有所成就乃今猶貧賤士也雖然如中素者其洗腆用酒觴諸賓

客以娛親其亦可矣

送梁子遊江南序

予生長十有八年足跡不出閭域常深自愧恨然間從諸父兄後得交數人其二人爲南豐甘子梁子已未冬日予侍勺庭伯父側因問梁子爲人伯父曰汝嘗以畏友事之予竊念孔子稱直諒多聞爲益者三友夫直諒多聞盡乎朋友之事乃聖人稱爲益友而猶不以畏歸之然則畏友蓋去師僅一等矣一行之得一技之能凡有諸其身足以補吾所不足者則皆可謂之益友而畏友者必兼直諒多聞之才又不僅

以直諒多聞見也今伯父遽以畏友許梁子則梁子之爲人其必有所以異乎友之爲友者抑予猶有未學不足望梁子之項背而不敢與爲等夷耶且大師弟之分主于嚴故曰師嚴而道尊則我于師必兢兢業業惟恐以不善得罪而師亦未知其所過失差爽之友親善和狎吾之過無不知而究若一無所知或有所不敢盡言或盡言而不能要吾之必聽彼畏友者有師之嚴而無截然之分故可使以親有友之和而不敢狎故有過可要吾以必改然則畏友者其兼

乎師友之道而乃得名與予旣序梁子之歸南豐而梁子將遊三吳其去予也益遠予安得資益于梁子而聞其過與嗟夫予日幾失梁子之爲畏友而不予棄也故因甘子之歸更爲叙以道吿勤勤之意如此

贈適庵大師序

儒釋互相非而亦可以互相爲辟也或曰子之言于道矣而釋焉得辟儒乎益夫世之盛也君明臣良儒修道于家淑其身出而致治道于民莫不軌于聖賢之正則儒爲重而釋爲悖道邪僻而壞學術世之亂政事紛擾儒亦不修其身自悖于道窮者迫者率冒昧苟且以規利便其私而釋或能守其道以全倫之大倫爲仁人志士所歸徃今夫釋氏之所以可辟者以其滅君父之倫持其偏說以煽惑人心塗人耳

目而蔽于大道也今不然矣則其勢互相爲輕重而豈有專辟乎哉是故爲古儒者可以辟釋而今釋者可以辟儒也孟子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韓退之古之辟釋者也麗師今之從釋者也使麗師當退之之時居退之之位未必不如退之之辟釋而使退之生今麗師之時又未必不如麗師之從釋也嗚呼如麗師者其眞可以辟儒乎其眞可以從釋乎

胡若木四十初度序

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蓋性同則道亦同故傳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予賦性疎僻善遺忘不能修飾檢妄自以爲得近閱先儒語錄受長者訓始知累于身心爲過極重非惟性質偏頗已也思欲反其道求相克之友以相濟因追寓復綸聘諸君子爲予言若木胡君性縝密周察雖小事鮮脫落有屐履各當之風然則胡君固予所宜殷交而資以自克者也乃胡君義昔于予抑何獨有惓惓之誼乎歲癸酉爲胡君四十初度予遂爲之言曰記曰四十強而仕家君子繹之曰仕者有仕之道非必仕而然也謝玄淝水之捷仕而後見屐履各當則人已蚤占之矣而陳孺子分肉亦然故知運籌折衝之具定于平居瑣細之間所謂未仕而得仕之道者也予行見胡君之出濟生民不獨爲予藥石已矣

邱敏齋夫子六十又一序

儼十三四歲時從事于邱敏齋夫子其課弟子也一如古法夫子以道德自持與易堂諸先生友善講求討論數十年未嘗懈家大人嘗曰德行經濟文章吾易堂諸子各有其趨而以理學律身修行兢兢然惟恐有過不敢放言高論日求以實踐真行者莫邱敏齋若也儼見時嘗善病廢學十一二歲不得通曉書義夫夫子固不以文章爲務者也而所以課督誘掖析義開發于儼亦勤勤不止儼是歲即學爲古文辭至今十年來所學作之文已盈帙非夫子之開之乎儼嘗私言曰朋友不以儼爲不肖而期望之至者虞孝則也受業之師不愚下視儼而諄諄教勉欲其成立者邱敏齋夫子也憶受業之日夫子居無居先仲父與諸先生築土室于冠石以居夫子顏曰岸船而夫子自名曰媿居當盛夏告衣木棉不能具絺綌噫噫其貧也甚矣然自國變後棄諸生服頻衍六諭爲訓志欲誘進人于古有感觸輒哀慟不勝撫存賚卜跣足自負荷家嘗不舉火而讀書陶陶以自得每對

夫子不覺其貧若是者太母嗜魚夫子貧不能皆得太母沒遂終身不食魚今行年六十好學將行加于少壯時儆由家大人言以觀夫子而夫子謂至九十如衛武公之進德可必矣儆也從事于夫子固非徒欲以學文章也然夫子迥儆之爲童子如彼而今亦爲文祝夫子也當亦爲之欣欣而進一觴乎儆也敢不勉哉

送外舅客浙江李中丞序

己未冬得外舅還青將客于浙江李中丞所且道中丞之賢將踰于前范中丞政事儆聞之喜不勝夫中丞之權在一省會比于古諸侯之專一國殺生黜陟之柄民禍福安危惟其所造自東南變起城邑村聚爲邱虛者所在而有民之死于賊于兵于官吏疫死輸作死瘐死考掠炮炙索財物死其幸而不死則身窮餓愁苦妻子爲奴妾兵與賊索贖金不可得而有司徵斂無藝科條牛毛禁網困圍之術猶在項拳手

三木加其足杖批箠股嗚呼民生至此極矣又無良吏以撫恤安業之則幾無孑遺矣今浙江亦東南之一國也以李公爲中丞外舅爲之客浙之民庶其有瘳矣乎雖然外舅之爲客貧也子輿氏曰而有時乎爲貧抱關擊柝古人之所不廢也况能佐李中丞加惠澤于浙之民其行權而介經也已吾因是而歎浙民之多幸也昔者范中丞撫斯土吾東房伯父爲之客范公之設施必于吾伯父焉圖之諸如賑饑禍水荒全活且數百萬其摘貪酷吏訪求民間風俗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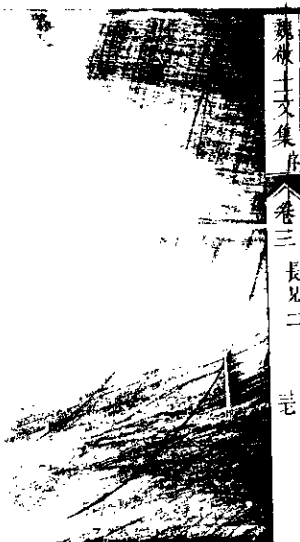
卸土豪鉏奸胥皆吏事之大者一一畧次行之浙人
民至今頌其德思其政事不衰而君子猶有剛斷不
足之歎也今李中丞大賢有意于民瘼出前中丞之
右而外舅為其客以佐之浙之民其與大李矣乎傳
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又曰救民于水火之中
人饑渴水火此額大請命之時也其望德急而易入
今之時如范中丞吾伯父之時又不同然則李公與
外舅之德其尤淡且遠矣乎他日外舅來歸以此歲
時之館穀脩畜妻子將俾之燠之而無災害僾圉得

傾耳而聽拭目而望之也

送長兄再之江南遊金陵序

金陵古之都會吾長兄兩欲遊其地而皆不得今吏
從勺庭伯父就醫桑林渦僾曰吾此行不遊金陵不
歸也金陵山川景物甲江南其人文蔚然為天下冠
吾兄登高而賦擇人而交之所不必道獨予嘗讀李
忠定公奏議論帝王之都關中為上襄鄧次之金陵
為下豈非以金陵居下流可偏安而不可以控馭中
原與大劉琮以金陵之勢收復荊楚規取梁益河洛
關中雖拓拔之強猶斂避其鋒使不敢行其狐疑軍

造狀置猜于重地則由此成混一之業亦未可知而
明太祖亦以都金陵長驅中原奄有天下然則金陵
豈果偏安而不足以有為者也或又以吳越之人弱
怯不若北人之驍勇故南兵不足用昔項羽以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河冠諸侯軍擊秦兵汀水上無不一
以當十桓溫用江淮之甲幾李勢于西川嶽有堅瓤
上是兵甲亦不弱也且東南財賦所出都金陵則漕
運之費歲可省數十萬金十萬之衆不待外輸而給
而忠定顧以為都之下者何耶且大建中功者但觀

其人之足以有爲何如豈惟其地之論秦都關中不二世而亡殽函之險若康莊然晉宋渡江享國者亦一二百年是又何道也兄遊其地其深觀金陵之形埶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折衷思定之言歸其心有以語予矣

雷廣颺先生七十序

寧化陰君寅賓歲必一至山中于是其地之賢豪長者皆得識其姓字書札詩文或見之徇贈而廣颺雷先生者好予輩尤篤丙寅臘月家君子再過寧化與先生數晨夕遂益得知先生之槩先生蓋健而虛者也易曰乾健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且夫以先生之高志博學宜下視儕輩有不可一世之意乃先生于家君子謙下之節人所難能更謬以愚兄弟盧子孝則之詩文爲可采輒欲徒步訪翠微峯於戲何其虛也翠微稱壁立千仞迤近上少年强力者每聞而却步先生以七十之年不自享暮何其健也夫先生有健德以持其身而能虛以爲其學寧可窮期乎熙甫先生曰人之論壽不可以齊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老而健且虛者是彭祖之百歲也然則先生今尚爲嬰稚之時而奚七十之足云老哉丁卯蘭秋陰君書來曰雷先生七十屆矣乎適繙歸公集讀書百歲嬰稚之說以進

贈鄧日初自翠微歸序

戊辰仲春家君子將爲吳越之遊予兄弟奉行李于城之新亭行之先一日僕子自外來傳客至是爲新城鄧君日初初丙寅之歲家君子過新城日初欲請執贄家君子辭焉故于今復徒步數百里携其十四歲之子擔簦負笈以來吾聞爭名者於朝爭利於市家君子伏處艸茅日初亦何所爲而求師事之如是其亟乎又憶日初去歲寓書家君子有須瞑目九泉之日始免吾廬門下之呼之言亢今讀者感涕然則日初斯來能適及家君子待發之舟不其宜乎傳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豈不信哉日初送別家君子于江干復上翠微與予晨夕者旬有條日間嘗爲予道其家奇貧儀驅寒廻幾不自堅其操回思爲勾庭門弟子遂毅然甘窮苦而不敢以苟得爲務於戲如日初斯言其師先仲父亦既凜其訓而終身弗渝者矣乃更汲汲于家君子是師非好學問之士而能若此哉雖然事固有不可知者使日初至寧都而家君子遠遊之舟已發則其志將不獲伸日初其將靡然而反歟抑又如趙至之狂奔疾走追逐于江上而必欲求伸其志歟吾不得而知之也于日初之歸并一問之

魏叔子文集 序 卷十一 日初 二

送兄之燕京序

甲子仲春吾兄將有幽燕之遊夫幽燕者今仍爲京師名也古聖賢豪傑之遺蹟纍纍焉其遺風流俗所產之人民其必不同于他鄉也而磊落奇偉慷慨知義之士自燕昭來代有其人今而猶有斯人也乎何戢戢而無聞耶其有之而未有識之之人而搜訪之耶乃是幽燕也徒存昔以往事之不復有徒爲遼金元所都乃亦有其流風耶其有無之未遊者不得而知之也遊者不得而知之也吾故言吾兄今日之有斯遊也斯時也夕陽在野馬首徘徊兄其慨無從歌行邁之詩而慷慨且悲也

賴母彭太君六十序

歲辛未二月朔日賴母彭太君六十有一子某某某先後爲家君子門下士欲乞言以奉觴予在通家子列又往年常寓其園亭與其地多士遊知太君行事甚悉詎何容辭太君出螺川之望族以鼎革初歸潘忝首人公公有元配文夫人城破時相失奉母命更娶太君總理家政久之乃知文夫人因戚屬避僻鄉復迎歸則二夫人分相埒也然太君自文夫人歸待之甚順生三丈夫子長皆有聲而文夫人六十又一

時以出腹無男子閉戶臥不聽翁客太君率所生子女跪戶外以請是以聞者莫不深賢太君也而予嘗會昌時其姻婭日夕相聚尤稱太君之才謂雖十男兒不可及當鼎革之際多外侮太君出其識力佐潘忝公事每克解最後瀚忝公就選都門太君教諸子謙謹習世務力于學問廣接四方賢豪士資產雖落于昔而聲名益彰故瀚忝公自都門還鄉戚友數百人迎諸百里之外蓋親之也太君性勤儉身居素封猶篝火察葛緜補服卯自織至今不少衰燕居不

衣絹帛然親友有所求必以應一食或四五吐哺又
皆其姻婭爲予言者如此噫太君其果賢矣太君當
今日之燕喜溯惟昔日之勤劬其樂又將何如耶詩
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引年之道莫尚乎此矣
長兄耕廡曰一意旋轉古法自見

謝母施太君七十序

古今節烈並稱而節難于烈忠臣與節婦並傳而節
婦難于忠臣夫徒矢栢舟無難也兼嚴父之道教子
以至于成立難矣處治平之世無難也遭逢喪亂難
矣至君素封之家骨月無將伯之助而有眈眈之覦
以閨閫弱質而儼然如重鎮使內難外患不能爲害
是難之尤難者矣予常與友人讀論而恨未見其人
癸未仲秋張君孺子介其友謝遜召出乞言求母夫
人施太君七十壽序予作而言曰昔恨未見其人者

今則見之矣太君之才識果大有過人者也太君生
邑望族十六而歸文學右文翁翁好結客四方賢豪
至者多主其家太君操中饋立辦贊其慷慨周恤無
遺餘力逮翁捐館遺孤三人長朝燕始十二歲次朝
卿十歲幼朝瓚三歲太君以一身任內外之衛豺虎
滿道太君或接以恩或振以威內外讋焉甲乙之際
東南大亂舉家竄匿山中僕婢或請攜珠玉偕行太
君曰毋用以買禍惟負先世遺像以往後他如有攜
金帛者果被掠人咸服太君之明而行之決也太君

性嚴毅諸子家人無敢少犯其法雖亂離猶延師教子不輟予見其三子循循學業蔚然文采著于外尤知太君之善教也徃孺子嘗爲予述朝燕兄弟年三十四十凡事必禀命太君乃敢行幼時出入限以刻刻未敢踰越是蓋有程母遺風焉然程母嘗日于其子小事自加督責大事必聞淳公猶假嚴父之威以震臨之太君獨能使三子如是不可謂難乎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處夫婦之順者宜爾若中道而賦黃鵠則必仗才識而後濟夫非獨喪亂禦外

侮爲然也教子以底于有成乃節婦代終之義之大者也予聞始逆者終必順教子之勤者必獲其報太母行將享祿養壽期頤奚俟予言哉奚俟予言哉

魏敬士文集卷之三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序

送吳子政省弟序

吳子將下翠微別予省其弟於池陽行有日矣謂予曰吾從贛江順流徐行不限期程隨地可止以覽山川人物且質己之學問驗世道隆替值秋闈省中人士畢集更得與各邑故交一相砥礪吾乃逍遙出江西之境又如是逶邐以抵於故鄉或乘興徧遊江浙

然後返山中也予作而歎曰吳子可謂果於自信而不負所學者矣吳子嘗謂予曰人之念有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深致辨又曰凡人存心不可謂遂能爲宰相然不以宰相之才量自期勉亦謂之偷又曰人能造一人就道使其胸中常如無塵之鏡物過必潛吾當身事之又曰吾從來言語過激多不合人情然未敢爲一身一家起見吾嘗觀吳子子然一身未有嗣續近復失偶天之所以困窮之者無弗至而吳子挺然獨立寬然若無所與者惟汲汲於求友及勉勵

人才爲己任是果何所學而能若此哉予自幼與吳
子以世誼爲兄弟甲戌歲予與吳子同學於吉人閣
至端竹因侍先君子休暑而罷丙子歲予與吳子同
學於屏武子九旬中殤一子又未克終業今年予與
吳子同學於虛受齋吳子忽念弟及遠九龍久乃復
理裝遠行嗚呼予與吳子聚散若此其孰爲之常然
不可相與以有成耶然吳子方出而博求天下之友
歸而以所得及經歷者告予予之益又烏可量哉

張孺子五十序

張君孺子以詩古文名八閩之區凡宦遊其地者多
物色君或羅置幕中屬之文贈金而去故同邑有未
識君字者指爲善詞賦張家云君故家貧先世業賈
餘君亦從事其間忽以制舉藝應童子試輒補諸生
遂其曹一邑畫諾而君猶業舊不輟間嘗訪師友于
他方復以詩[illegible]名于時非有志之士何能若是然
予與君交二十年如一日者蓋又別有在也君率真
無華雖甚親善友淡如也與人相對嘗終日默默或
規過不欲以直沽名絕交不出惡聲嫗之事無巨細
必誠信藹之所在則奮不顧身予嘗過君里鄉曲之
評不一而當先生廉嚴皆君則未有毀之者君更逐
逐于世是尤不可不謂之難矣君見知當事未嘗干
以私是以不改其貧邑有大當積弊君同紳士鳴諸
省會而弊除邑令鄭公清廉果決忽扯史議君等同
志將控其事未集而道遇刺史詣學宮君獨身前攔
其輿投以詞刺史素知君名字未即罪而心啣之後
中以他事禍幾不測然平生所過故始危而終獲

安也嘗思以君一往之勇遇可有爲之時亦足著謇諤之節乃年已五十猶列諸生以詩文名一方烏足爲君重予願君益砥礪其志氣實學將以名天下而傳後世則不得諸此而得諸彼其輕重爲何如哉

贈歐上開四十序

激昂慷慨大嚼豪呼遇事敢決亦傑之行也步中規趨中矩求師取友竭力盡心以爲孝悃悃款款以爲忠聖賢之學也耽情典策娛志山水放已而自喜往而不能反者山林之士之爲也清談名理嬉戲無涯放散規矩晉人之風流也是數科者聚數人于一室宜且齟齬無所合矣況乎具于一人之身哉余目歐子上開其激昂慷慨遇事敢決閭里特賴之以爲輕重矣賦詩作文爲執友所稱尚矣至與不檢之士遭則放散清談縱嬉戲似于教本之學以爲非急然者也乃更割股以療親疾不遠數百里陟千尺之岑求折節于家君子而悃款之情師友間皆如是也夫天既與之才矣則必究其用擅一科之場者足以于祿而名世而況其兼焉者乎今歐子當强仕之年行將出而仕以祿養其親吾知其固有之也雖然吾猶欲歐子之姑舍晉人之風流而專志于聖賢豪傑以大其榮名矣

阮疇生詩集序

自變亂三十餘載雄偉非常之士隱地多有而功業鮮有聞者蓋義無所用其能往往竄伏於溪山幽洞之中博覽史傳廣遊天下形勢地志其要害關發爲詩歌古文辭以自舒其鬱結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阮先生疇生固其人也先生生於閩甞師事峽江曾公櫻曾公死於義先生遂不事制舉業頻年遠遊抵吳越達中州涉齊魯燕趙之鄉其山水詩文之興與予家大人有同然也庚申夏先生携其涉江燕山紀遊詩來訪家大人於翠微家大人適養痾他山禧乃令童子持往家大人所還示曰讀其詩有心人也自欲出山見先生而先生已棹發贛江矣既先生復來寧都家大人相與語甚歡因屬家大人序其集禧復敬書其後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蓋言既有其本而行遠之不可無文也先生於君父師友既敦篤其大倫則本既立矣是雖不工於詩文猶將傳於後世况其工者乎禧甞讀先生之詩愉於心而喜於色然又不能不悲之也歐陽子曰非詩之能窮

人殆窮者而後工先生於詩既工之矣則其窮也無疑然而先生得其窮將必得其達語曰時窮而窮時達而達吾謂先生將必得其達之時矣是其窮也得詩文之工而其達也致乎知本之用先生之自處其窮達本末殆兼得矣乎先生將又與當世雄偉非常士播樂章刻金石歌誦朝廷盛德而遠追商周魯頌之篇使曾公焜耀於地下家大人從旁撫髯而笑更序次其後爲勝觀也

送孔英尚北遊序

天下事理萬變而不窮史書所載又或地與時遷人與地變有若南北之背馳者故有志之士求閱歷以致乎用故曰重耳在外十九年艱難險阻亦既備嘗之矣民之情僞亦既盡知之矣然猶不能知寺人披之忠忿頭須介之推之勞而醜于召王是其閱歷之道有未精者此所以爲難也予與孔君英尚生長僻鄉不遊通都大邑何以廓其見聞不出其學以質諸四方賢豪何以自信其是非益造就其所未至而英

尚以壬申孟春執贄爲家君子門下士爲人質樸無世俗態與人語常訥訥不出口而觀其所爲古文章論古人疑義往往多所發明身爲邑弟子不囿于制藝而嗜古反過之今仲夏將自江南北以遊燕都且欲謁其先祠至聖于曲阜覩禮樂之盛申追本之思嗚呼英尚可謂有志之士矣予駑鈍伏處獺下揣摩閱歷兩有媿焉因爲序以壯其行

彭彦修四十一歲序

三獻彭君彦修甫八歲失母自幼窮困不得志長習制藝復抑於有司晉眞行草書於是邑之人始知有彦修者彦修以辛酉孟春來教授擧徵峯之石闕石閣近予居不十餘步予素慕彦修書法適相近則嘗從之學每日中占其坐席筆硯書紙盈帙不肯去其時彦修與予固未嘗有縞紵之交道不惟不鄙厭之且指示親切塗主無譏有骨肉相成之意然則予與彦修交好六年之久日益以厚豈偶然哉彦修性誠

諸今年四十有一人見其表幹親其舉止識矣莫不以二十上下目之然其性雖不甚檢束而於義理所在則未嘗不思欲斤斤持循也彦修又嘗爲予述其析爨戒妻子甘窮困語有古君子之遺風性嗜烟以予兄弟言而止後偶躓之則自焚香十炷以補過於戲是爲難能矣彦修復曉諸細微事而其於古今名人筆法臨則似其七八今歲始爲詩而詩遂有工者然則使不抑於有司限於時於財蓋非無可自表見於世者也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昔熙甫歸先生

蚤不得志六十始成進士後官爲太僕文行爲三百年縉紳所推轂至今猶籍籍在人耳目間夫有所大屈者必有所大伸彥修姑先深造乎文行已所能爲者以俟乎爵祿則爵祿當無不致矣且致不致固非吾之責也何庸心焉于黍彥修知厚故於彥修四十又一之辰敢以是進

長兄三十又一序

人之度量豈不甚相遠哉使非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其爲足以語戶外之事昔陳孺子負扇爲門不視家生產其不笑其所爲者蓋罕矣乃其後佐漢承相兼食戶牖曲逆封萬戶侯定呂氏之亂太史公曰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夫乎能不視家生產席門肯自安而多長者車轍又何俟割肉俎上而後識其意之遠乎且夫人之能有爲者莫不先定其志矣吾兄十二三歲時讀五經傳畢通曉文義

人岡望兄之將事帖括而取榮祿於當時甚易得也即一二前輩有志之士猶或勸兄舍古學而攻帖括兄定志不從、然兄自年二十訖今十一年中則事遠遊求闊歷造於有用不肯以文士終

或效　大人指使往往行數千百里于是足跡幾遍南北舟車之日多于由居疾病風波之險危亂之境備嘗之而文章之事亦未暇于肆力矣然太史公以遊覽東南其文章得烟雲之氣

爲多而蘇穎濱亦有其言是則遊歷山川者于文章當有大助而志之所向則各就其至也當兄之北遊人咸竊相告語以爲必獲當時之功名而後返

兄乃更遊湖南北反家山以朝夕奉 親爲娛意嗚呼是可知兄之志之有所在矣茲季冬十二日爲兄三十又一歲以兄邁年多事舟車而此日得以率兩弟娛賓客于 ●父母之前稱冠野服顧盼之間喜且何如也

贈歐上閑顧晉公沈仲孚歸會昌序

自視其身之甚重立志必異于庸衆人庸衆人之所謂善者不以爲善也庸衆人所不屑爲者且欣然爲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緩夫惟能爲庸衆人之所不屑爲故能成自視其身之甚重且夫自盤國氏至于今始有吾之一身也雖庸衆人亦無二身也然庸衆人亦嘗自視其身之甚重矣嗚然嚼然無學而自足假徼榮于身而視人莫已若昏夜乞哀于貴人施施焉傲晛道德之士以爲吾身甚重也而人之輕之且

狗彘視之矣君子自視其身之甚重也其志大不自滿其行卑而所持甚大也廣擇友以爲依輔又懼友之未能甚相蓬克大相成也復求其師不憚卑躬折節惟恐其不吾誨也跋涉奔走不以爲勞也排庸衆人之見自立不惑是故予房納履蹤進忘僕妾之辱魏昭作弼三進三呵受奴隸之恥然終至于成而身爲後世所稱重會昌歐子上閑顧子晉公沈子仲孚于其里聚友講習古學有年亦既足以自上矣己巳仲春登翠微峯折節爲家君子門下士昌黎曰能如是

誰不欲告以道義德之歸有日況其外之文乎吾知
三子自此遠矣于其歸特爲序以贈之

賀王子玉三十序

王君子玉生長于兵戈雲擾之中丁卯暢月二十有八日年屆三十舉觴諸子爲一過其竹日[illegible]嗟子玉年三十而遍歷多艱不能不歎遭遇之窮然吾且爲子玉賀也夫庸人之處患難當其時憂愁困苦饑渴忘其食飲號呼冥頑而乞哀幸而得脫其冥頑者如故或因以長忍詐之習惷狠以鬪身君子則不然定以枯其心而患難爲之用不卑不亢道德有爲通以致其機智慧生焉優悠無累以適其境明哲

保身之理得焉故或成其德或大其業若患難一也君子以之長益庸人以之無成何也其所以枯之者異也直耳在外十九年而伯晉國功烈至今淮陰少不能糊其口終取侯王爲漢元勳子玉有志古人者當必善居其患難矣是日也子玉屏棄由假奉二人偕游閒適時或共諸子往來飲酒作詩文其樂如何夫由患難而樂樂而不忘乎患難子玉將以昔日經歷造詣者自長益予則真爲子玉賀矣

孔昭文五十序

庚午仲春予遊賢溪得交賢溪諸君子而孔君英尚適希于中一識面而去予從其師天徵君語知英尚爲篤學嗜古之士壬申英尚執贄宋君子其敬長令端愨訥君子也一日英尚出其乞言與其宗川儀先生暨天徵于修二君所爲文示予而言曰家嚴十仲春五十竊思世之乞言者嘗溢美其親非特論者之鄙譏且厚誣吾親某不敢也某之乞言豈敢自謂足信然鄉曲之契不能虛假也敢以是徵予聞之喟曰

世人之溢美其親遂以爲足榮其親予以不敢溷其親之實乃爲不辱其親予固遠下流俗者予又何敢以諂流俗之文壽子之親也尊君于鄉行槩槩然然予以爲佐子修君扶孤事爲尤難子修之言曰某嘗受人托孤之事爲撫大患于幼孩旁觀莫敢詣一言從弟昭文常左右之貸用如寄記曰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夫人身有他人之任激于義而爲之雖遺大投艱往往不暇自顧而全力以濟若他人有他人之任豈不曰彼自勇于義則必能盡其力以由

濟吾之力成彼之事非至公無我者不能且也義張而名隨則庸有嫉之之心矣子修君之義擧君犯難出財以襄之使底于有成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君其有焉予親子修之言君之厚之也不一而足傳曰居觀其所親富觀其所與又可想君之爲人矣二子之克承父志而有以自見于世固其宜也茲當服官政之年而政亦將及英尚揚親之志不只文而以實其以實致實亦猶樹之有實實之有仁根實相續寧有窮期乎予故特樂擧能者之一事而推論之以侑觴

贈陸琫素序

自與張君孺子交即知有陸子琫素謂子遜召其人意以為三子者既深相結年相若道相質其氣概亦遂宜無不相同者也繼與孺子交益為見其情性而未滿每與人言訥訥如不出于口頗于文詞都不設經史之學是務其篤于自守之士乎去年冬孺子偕琫素以其尊甫先生六十之辰徒步走三百里甫至言踐于途復得與琫素交琫素與人一見如平生歡練達通變雖少予四年而予所十年恐未能如琫素

之行通而無忤于世予因歎二子之相結何其深而其學何不相同也予雖未見遜召然二子皆為予言遜召性岸異有聖門嘐嘐之志則又不同今六月本東來折節家君與予其最久者恩款乃復與予有針芥之投予因謂琫素曰甚矣子之交之不相同也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是之謂同而烏得為和夫獻可替否同非同者所能也故聖賢惡乎苟同也然則二子之不同正如甘苦鹹辛酸之成乎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成乎音其不同乃所以為大同者也予不能于琫素之通而愧于孺子之守其何足以知同不同之故歟然則琫素之歸單化一質于遜召其以為然乎否耶

顧景范先生六十序

無錫顧先生景范以庚午歲六十初度守都轉世礙有通家子誼未獲親至都門跪捧一觴于是不能已于言曰先生其隱者耶胡為不棲遲岩壑之間削跡廛市而屑屑道途或常止尊遂者之轂輻湊之地耶然則先生其見者耶胡為不沽升斗之祿于世而從從于著書俟傳諸後世耶豈非生所謂不可得而名之人耶今夫規吾知其能為圓也矩吾知其能為方也執規矩之器而未嘗施吾不能名其為圓為方也

而方圓之體具矣且夫為圓者必先為方方而後圓之則是規不能必名其為圓而矩不能必名其為方也又或為隙為銳為曲為直矣而先生之隱見將如規矩之不能必名其為方圓耶雖然規必名其為圓矩必名其為方也而後規矩之大本定人之用也大至于不可得名而必至于可得名而其用始有所依擬如天地之渾灝不可得名者也乃高者為日月卑者為江海以至萬類萬物皆可名也而天地之用著蓋無名者始也有名者實也吾顧未肯為莊周所謂

不可得而名之人也今先生隱者也吾將名先生中人隱在乾之潛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其九四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或之者疑之也此將見之時不可得而名之其曰躍于淵者則固已名之　矣自茲後六十年吾見天下之人皆得名先生先生豈終為不可得而名之人耶

盧牧之六十初度序

盧君牧之自少厚重無澆漓氣最善圍棊平中無與敵嘗吾世父母時君昆弟常至澤徵予獲識君面稔爲吾從子漢柱之外舅每宴會必集因得深知君君不喜飲酒然嘗共予飲予不善圍棊亦嘗忘從君觀攻圍布置之畧君遂手鈔數十角諾以授门熟此然後可以悟全局決勝負友人邱昭衡見而悅之假之去遂不復歸深愧君待予之切而予終無能有所成也然吾二人各有針芥之投固不在區區棊酒之間

君以外孫婴婦偕夫人來山予與彭子汝誠逢場作戲其時君五十有五汝誠與予年亦近五十去年夏君復來山喜生外曾孫予劇飲稱荷花于山頂者月嘗二三至上下百數十磴如緩坦途人望見擬爲二三十歲人不知君已屆六十也今歲外曾孫週歲予方懸榻以俟而長令嗣至傳君以徒步五十里來城爲戚友苦留未登山殊使失望令嗣更述季夏君六十初度欲予一言以侑觴予因憶初識君于吾世父母前爲甥甥而後爲外舅爲外祖爲外曾祖數十年如一日宜其福之厚老益壯而人莫可幾及也予嘗聞君少時與人圍棊不勝君即畫棋局于帳頂仰臥默覩使週天之數渾化胸中故再往角遂爲第一乃知厚重者則必能堅忍以有成此漢高所獨取于周勃者也且奕之爲道未可以小覷之費禕與人對奕識者知其必能辨敵謝安大敵壓境猶自圍棋投兒輩方畧遂破符堅若康强如少壯當茲甲子周而復始之日其將來之所樹立必有通于奕之神而變化以爲用者烏可得而測哉烏可得而測哉

黎于鄭六十序

壬戌仲夏大旱山泉將涸日如火予假館別業中于偶着熄檻閒似有熱氣蒸人因數冠屐散步倚石殿陛之前不得休息與夫側有爭市長途揮汗名利所在衆不爲罷外是二者當茲之時未有不思投閒亂散撫長松而憩密竹如坡公所云靜坐此無事日當兩日也言未既有閽以翠華客令吉予啓閱刺字不能答少頃登堂手致一編披讀乃知爲黎君于鄭之仲子于光爲其尊公六十徙步　百四十里無

儀從自携行畧來事視骰之文者也予呼欸乞之人人不爭名利于朝市而惟欲承求山中之文以歸稱觴爲務是豈不足尚乎觀其視從木一而事無足紀述予且不得以不文辭況于鄭君之爲予世兄弟其文行俊卓卓可稱乎君夙患鄉里有神童之目習制藝爲邑令祝君所賞識遂入贊宫善書能詩非其父楚有先生常先意承志獨得其歡心先生欲成樓未就君卒成之并遺像其中先生俯心易中台則從米擔簦至翠微山中就贊家君子爲門下士先生七十君徒步自暑至求宋君子文以進觴然則于光新來固得之身後者也予固樂書之以爲黎君祝郎昭衛日閒景即事寫得新異動人所謂化工之文覺拔繹拾典者之爲拙

贈王仲立序

王子仲立能憤志于學庠黃竹臨岩梁序僅可容膝自春徂夏誦讀不輟朝發其門月升降孤燈寂寥聲與虎豹精魅相爲出入貞不壯其志而悲其遇仲立性敏捷未弱冠時熟學經詩易及古今人所行文詞可數寸今復誦春秋孔騷唐宋八家因見其志益勵明允嘗自言知讀書後稍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見非可一蹴而至也韓昌黎答李翊書其自序得力類

韓處過十則在而答劉正夫則教以自古能文者能自樹立不因循而已則又知非徒學文而可以爲文章矣故讀書所以變化氣質但人所目爲迂君之士而不知文章之本實不外此予十八九歲時亦餘亅學先君子訓以學貴有常不宜能精聘以讀書文謂欲速則不達予初忽之遂致病不能卒業于今無所成豈非前車之覆哉仲立誠能體茲教者勿除懲其志吾將見其有成矣

秋樓文集序

能之所以能變化不測者以其有實也無實不神人之所以能著德垂曉後世者以其有文也無文不彰古人有言曰非文無以輔德然則人之文益能之實也雖然人不能淳于德文雖極工而傳之久何益乎古之傳人益有愈傳而愈醜者矣罔不知速朽之爲愈也又或有務牽引以成說快其議論飾詞而不求乎實者則何所貴而稱文德爲賢聖之所不廢哉譬之雲不能雨天下胥悉指獨自歸其朝夕之

觀龍乘之而上下天地亦易足貴乎人文所以昭德也不淳乎德者且不足以謂之文矣朴先生秋之以詩文章知名于時嘗側聞先生之人有德者也然則先生詢可當文德之歸無疑乎先生性好遊凡南北山水與隱形勝之地足不窮目者乃亦十記曲水爲先多家有讀先生巨獻淵庭諸作嘆曰如內遊其地讀羅觚羽洞諸詠又恨不同先生遊只其識其于俗人情也是先生得于山水之助又可知也嗚呼先生博學深思以迄覽廣暇故爲文有雲蒸雨降之飲故

予讀先生文而竊思先生之人也

析長兒洪產序

予年五六歲時語母方孕吾季弟體弱常偃息牀第間童婢誘予戲戶外拾山欖與啖因得咳嗽六日劇延近之醫服涼熱劑者弗效吾父母深憂之謂吾不得至成人及年十三偶有眼科來山樹處先生為服其藥輒有驗後灸艾數百圍遂今愈今予四十有七長兒洪亦廿八歲洪生子女四五人長者且十齡矣予獨自恨幼多病廢學性慵懶習間後將不能苦造于成就以羞吾父母而有以遺子孫為可懼也

予三十後叠殤三子故今洪年已及壯向諸子多在襁褓中予欲洪知稼穡艱難藥先予所授田一百八十六石有幾分半以畀洪々治家勤儉俾能衣食粗給昔鄭子張欲其子貧以免于亂世且訓之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古人之志意尚矣洪慎毋以貧為憂而役々于利惟勵志不懈于問學益加勤焉予庶幾其望之

魏敬士文集卷四目

記

魏敬士文集卷之四

記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楊梅坪石橋記

天道爲善禍淫理之常也人能以利濟爲心雖小善亦足補造化王政之闕乃世以佞佛誦經作塔寺遂足致福豈不惑哉先君子性不奉佛然僧或募造亭於孔道蔽風雨爇茗以飲渴者葺圮路脩建橋梁則必倡同志以成之又常作善人頌曰天生賢子使教不賢天富是予使惠顛連夫顛連之人豈必其貧賤者耶嘗水而無橋渴極而不得飲遭疾風暴雨而無所蔽藾則千金之子王公貴人與負販傭丐等然則爲諸利濟事非特便人亦以自便人人以便人爲心不徒自便不誦經不作塔寺以自求福而使天下之人實受其福福安所逃乎若是世可無飢寒之子豈特免行路難之歎已耶雖謂王政存草莽可矣辛巳仲秋吾邑下鄉之楊梅坪謝邱二君寓書予兄弟於其鄉木橋而更之以石更乞予一言勒碑以垂永久

予作而歎曰他鄉之無橋者衆矣使皆有人焉如二君之好善而倡之卽疊木以濟行人亦不病涉況易之以石乎予往過楊梅坪見其道通入關諸鄉保往來之會橋木或時朽壞則梗行旅負販者無所得食凍餒其父毋妻子爲害甚大此前人所以汲汲焉哉爲橋不敢憚煩今二君復能籍衆力圖久遠其利濟豈有窮哉傳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吾知踴躍從事遠過佞佛者之作塔寺矣

虛受齋記

予既售山頂曾氏故居葺其石之圮木之朽腐者與同志士曁兒輩肄業其中名之曰虛受齋周屋鄰地桃梅脩竹梧桐屋後闢地闊尺許高三尺有幾可置盆花植蘭芷及四季芬芳之物所闢去土石則移於屋左邊去屋數十武成一小臺下臨絕壁東則長江凡數十里遠近邱壑奇怪煙雲變幻萬態千狀莫不畢收明月當空倚古松而長嘯大將雨雲霧從山腳起頃刻如大海中有蛟龍窟宅莫可怳惚於戲洵異觀也昔楚莊王盟强臺而勿登彼蓋於君之位懼以逸樂殃民而怠政若予則深山匹夫所謂枕石漱流孰非吾事況藉是足候天地平旦之氣察萬物之情狀陶鎔其固陋開廣其心志云胡不可且夫谷虛也山實也谷根於山則虛而得實之用山自於谷則實而有虛之功至若憑虛而御日月風雨霜露雷電則山得乎谷之先而谷或有不及者予有室以聚勝已之友有臺以受清淑之氣則予之齋以虛受名豈泛然哉遂援筆記之

花異記示兒子淇

予性最喜菊常圍屋繞徑悉植之參差長短各隨其分而位置整齊偶或闕一則心不樂乃是花過春分分秧少遲者則花小而枝幹不茂每晨起雨過即須捕蟲否則必嚙傷欲求補不可得夏之日別叢在徑最高大之菊為蟲所傷外見蛀如針口以手摩幹內皆空予甚惆悵急歸持小刀於菊旁擇梅樹枝於上下空適相當者削而納諸其中析棕縛之輔以竹歷朝暮而葉不萎漸覺青翠至九月花盛發過於他株

又冬月過勺庭見師鞠將鼠嚙傷漳蘭盡去其根治土插他缸內予笑謂昔人言莎草無根信然矣後卒以活予因呼兒子淇而教之曰天下事萬變不窮豈可以臆度之耶使予不目擊身歷何以知菊可以梅為骨而續其生漳蘭去根而可活又憶師鞠少時偶折丹桂插土中即生至二三年後移種他所而地山草堂去年五月菊忽吐葉欲花此皆物之異而世未嘗無者也然遂謂菊必以他物為骨而尤盛蘭必以無根而後生桂插則必可活是又惑矣汝性執而不化即茲數物之異推之可以槩其餘而廣其識矣

方堂楊夫子曰隨處體認可無凝滯矣行文以質朴見古

惴臨軒記

惴臨軒距虚受齋數十步距吾廬倍虚受齋之十予分析長兒命居吾廬遂自率諸幼子居虚受齋於是欲謀別業以棲息神志聚勝己友爲講貫資乃基址召工築亭於虚受齋之左廣丈有九深如廣少三尺週圍迴廊西南作閣于籬外不數武即壺爲澤微最高雲霧出沒之處下有不測之谷友人印浦因名曰惴臨軒嗟夫君子以恐懼脩省臨事而懼弗畏人畏惴之義豈不大矣哉況今之時人之短褐不完無屋以庇妻子而朝夕糴米之供不足者比比予未能作大度千萬間使天下寒士歡顏而築茲亭以優游暇豫於其中寧不惴惴然惕以愧耶且居山爽塏友相接時甚寡則將過日積不自知此印浦以惴名軒之旨與

魏敬士文集卷五目

說跋書後

魏敬士文集卷之五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說

儀賓名說

昔司馬君實童時凛若成人七歲聽講春秋左氏傳輒明其義及後立朝則能任大事正直不阿童叟皆稱司馬相公更著家法至今奉爲軌度然則他日之建樹於其幼已足徵矣庚午仲秋予過質馨翔升鍾君之仲子方七歲對客坐終日不去有成人之度家君子與予皆深器之鍾君屬予名之遂名之曰儀賓夫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温公有焉儀賓其日孜孜也哉

適閑說

有先勞其身而後適者有先適而後勞者勞而適適而勞天之道也亦人事之所必然也且夫人不能一於勞而必有適之時以養其勞既適矣又將使勞其心以適一國之人與天下之人此推己之適而適焉者也瑞金楊君維才有適園所以適其恬淡之情也假家君子養痾焉林木亭池之勝家君子則甚適予居省侍又從而適也雖然豈足以盡君之適乎哉蘇子瞻謂士大夫宣力之餘亦須行樂此勞而之適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適而之勞也然則今日之適淡樸寧靜即他日勞之善者也他日之勞即今日之適之推而致於用也家君子謂儀曰君領賢書後益瀟然物外不以世情攖其心而君之懷抱遠矣吾又嗚呼測其適與勞哉

敬跋 大人咄齋說

予嘗讀國策深尤管燕益深尤其士及敬閱家大人咄齋說賢鮑子而且賢其將軍夫管燕之養士誠如田需所云鄙陋固甚矣然田需輩初未能擇所依歸禮貌衰而又不能去至其得罪齊王乃責其輕士不與赴諸侯嗚呼安而享其利危而舍之豈君子之用心乎然所以致如是士者則管燕之過也予於是深賢鮑子而知將軍之能擇士

爲從子家桂冠說

予聞王昶戒兄子諸子曹歎子弟承父兄之訓而不克遵守終致不肖困辱或履危機者皆由乎己吾甚懼焉適從子家桂既冠來見予因指示之曰夫昶之教可謂善矣使其子弟能率循其書中訓雖大賢可造詣而至乃王沈竟蹈不忠之節王渾有不讓之譏豈其父兄之不教哉己則然也今汝既冠成人吾大人字汝作汝字說於汝自立之道備矣然則汝之自立與不能自立在汝之能恪守訓言與不能也在己而已奚暇他求乎吾大人作通家子冠詩曰衣冠近在身足以爲礪礪其書邱先生棐寅後皆切至可爲儆戒汝奉而讀之勿忘吾聞吾伯父父承祖訓克以自立吾兄弟各承父之訓亦兢兢焉思不敢失墜汝慎淑其身舉前規而自足吾濟劣肯多乎哉用述之以勗汝既冠

智孝說爲周竹岡五十

古稱愚忠愚孝予以爲非智無以全其忠孝也夫君爾忘身愚也擇君委質則智矣左右就養無方非智足使親心愉悅乎擇業致甘旨之供非智能使無闕乎擇可而任審仕不仕之道不致僇辱其身以及其親是非愚者所能爲也王祥愚足臥冰以感鯉而智不知以三公而事魏爲非義辱身卽辱親矣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祥有慙于孝子者是非智也雲間周君竹岡自幼以養親爲急舍制藝而學丹青鄉里有孝子之目四方聞君之賢願交焉君名聲漸起爲當軸者所禮廝其運籌帷幄施利濟于民無算當輔者深信之欲專任筦錢穀出納君則極力辭謝後專筦者果及禍君潔身獨完有明哲之稱皆智之爲也噫嘻如君者其所謂以智全其孝者耶故予子君五十作智孝說以進

知命說

星學至唐中葉而始備今之操術而問者䠞相錯也操其術者曰言命求之者曰問命然言之者未嘗言命問之者亦未嘗問命也安命之理言者不言問者不問矣如知命而安之則言者可不必言問者可不必問也惟知命而安言者始可言問者始可問矣嚴君平賣卜於肆而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日不多取錢纔足則下簾讀老子是言者知命始可言也問之者勉於慈勉於孝得失任運焉是問者知命而安始可問也使言者挾巧詐以探問者之情以取問者之財問者闇言者之諛則喜拂逆之則怒且以請托而昧人以成其事敗其事嗚呼或如是也則言者問者之辜罪其可以窮極哉世之爲星學者多矣而賴君某獨欲人之知命以安命夫知而安之固非星學者之所樂聞也賴君曰知命是誠可以言命問之者誠可以䠞相錯矣

家棟字說

家棟將冠大人命之字曰浦雲夫南浦自徐孺子而益著夫雲者天地之文章也而龍得雲而能神其用起膚寸崇朝出而雨天下膏禾黍生草木其用綦大然或蔽日月之明或淫雨以害稼穡流漂蕩析亦莫非雲之所爲也汝其慎子用雲矣狄梁公望雲思親舍孺子挺起子孤生汝有母可事未嘗離膝下汝之先世何人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淮南曰山雲烝柱礎潤興起之徵足自見矣

諸子濟冠說

甲戌人日濟冠大人出趙武冠見諸老一則投濟讀之且命予兄弟繹以聽旣予謂濟曰諸大夫訓言善矣然范文子汝藥石也文子之言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驕乃爲不足者也可不戒哉且夫寵者非必極人世富貴之謂體幹魁偉寵也不受六極之弱而資力出于人寵也有父師之教有得聞高明之言可以造于有道寵也是皆所謂天寵敬以承之寵斯得矣若自驕焉則天寵之者適所以害之所謂車堅馬良南轅而北馳益助之背矣昔范文子退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焉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笄及鞌之戰勝文子恐代帥受名將上軍而後入守讓之訓也鄢陵之役范匄言塞井夷竈文子以戈逐之曰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是復以敬讓之道訓其子也故范氏世爲晉卿大夫名顯諸侯豈非寵至益戒之明徵歟且文子已立朝宣子當事行是成人而非童子明甚其言計又皆足以上人乃祖父訓飭之如是子孫守其訓如是足可以知爲子弟者之道矣濟于勉之此大人使予兄弟繹之之意也然吾兄弟亦當知所以自儆矣豈獨濟哉

躬希杜字說

躬菴先生命長孫名希杜字之曰祖冠其意蓋深遠矣世之人其幼也患志不立其長也患希望高遠而不恪守祖父之訓是皆戾於成者也使幼而能擇一古賢人於胸中思倣效之則志無不立矣稍長而本守祖父之訓惟恐不及則日躋於高遠又何疑乎且夫徒務高遠者未有果能高遠者也孔子謂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而譏其非求益中庸載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然則聖賢豪傑

之業極爲高遠而固不出乎日用尋常之間是尋常日用事可以無愧乃足造於高遠而務高遠者不於尋常日用求盡道焉則將爲世之中人而不可得況能以高遠自期乎昔杜祁公勳名著於史籍當與天地無終窮而躬菴先生獨以公恪守祖命持冠而臨險不汚以命其孫之字是可知其意之所在矣希杜其顧乃祖命名而字之之義庶乎予宅相有望焉是以勗

彭億年冠說

草亭先生有孫曰億年既冠來見坐立甚莊氣靜以和居數日罕聞其語豈易所謂直內方外吉人之辭寡與嘗聞爲名人之子孫難爲賢者之子孫尤難尊王父年八十有四手不停披以疏明聖賢之學億年親炙其間當必有日積月累潛受薰陶而不知者雖然步趨可習而能其精蘊必立志鑽研而後得昔趙文子冠韓獻子謂之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

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億年日侍尊王父自無不善之接於耳目然予以爲韓子之所謂與者交也善進善拔茅連茹之象也不善進不善比之匪人之象也夫童子無交友易曰出門交有功其既冠而成人之事乎尊王父與堂中八先生爲兄弟交皆弱冠時砥礪數十年至白首無間各成其學以名世而傳後此立志擇交之足徵者予固無能益億年也

方堂楊夫子曰波瀾緊簇兩豐經術此爲神似

醒軒說

予命長兒讀書之室曰醒軒或曰其亦衆人皆醉我獨醒意與曰非也嘗慨夫醉鄉之徒醉而不醒黃粱之夢夢而不覺則大椿與朝菌無以異焉淇近似有志於學其當思常存醒之時乎且夫情欲之偏頗名利之途浸淫而不能自拔於其中何莫非醉與夢也耶此命醒軒意也若曰獨醒豈所敢望哉

同父說

庚辰孟秋盧君孝則將冠其長子錫類問字於予予字曰繼善蓋取其孝以繼孝斯爲善也之義盧君然之旣屆期將事或言邑人有與繼善音同者予山居盧君乃與予兒言而更之曰同父夫同父亦繼善之義也翌日同父肅衣冠來見予進而語之曰同父汝知命字之義乎亦知汝翁平日之所以自樹立者乎夫人不同於父則爲不肖子舜不同於父復爲大孝然則父賢而徒人望其同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雖賢者亦何可盡同汝翁生季世而能志乎古長於市井而不染澆漓之習幼失學而以詩自名於時事父母而能得其歡心此汝宜同者也若夫不俯邊幅視世事不屑介意置書硯於屐履之間以爲達又何必同同父能審乎同不同之故則同父之義得矣同父勉乎哉

題偉字說

陳平佐高帝定天下解白登之圍除呂氏亂功業誠偉矣張負於廣坐中獨視偉平詢知人哉然其護軍受諸將金出遊雲夢之計致反者九起阿母后求宿衛王諸呂幾危劉氏吾則甚非之也謝君遜召以家嗣顯偉問字於予予字之曰非平蓋知其非而去之則其偉益顯此字之之義也作題偉字說

濱浹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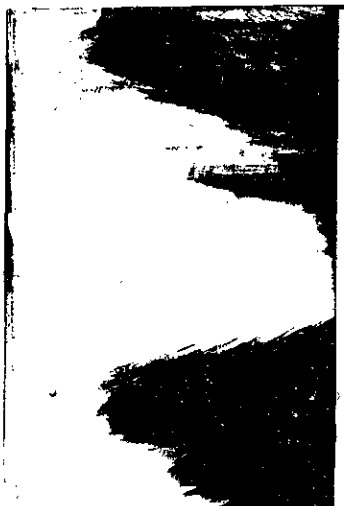
濱數歲時能揖讓應對浹樸率無華然讀書資稟稍敏癸未仲冬濱將授室吾兄既為之冠命以字浹少濱二歲於是同日冠而字焉予語之曰濱浹汝其知吾祖父以忠孝傳家而質厚以為基者乎汝能循是日孜孜焉則涉世讀書皆有所依據而不蹈末世之習夫涉世固多端非徒揖讓應對之謂讀書備能文猶非其至濱浹其勉乎哉

楊維才五十一歲跋

予既讀壽先生詩文曰猗與美哉先生之五十有一矣予弟膺室而稱觴此人境之常然已五十而擎跽進觴于老親此人生之至榮也天之爲豈人力所能至乎孔子曰舜五十而慕孔子之贊堯也曰惟天惟大又曰無能名至矣而堯不可得老親而慕也是天之厚堯不如舜先生五十一有七十八歲之尊先生得擎跽而進觴且賢父乎榮矣哉美矣哉先生之五十一哉先生其百爵而弗醉

跋陰寅賓論曾孝子

予未旬有五日而得聞兩孝子焉予亦甚幸矣哉嗚呼是可概天下孝子之多也矣天下孝子多而二子得傳豈孝子亦有幸不幸者乎夫孝子信難爲也蓋聞之者難傳之者難何也傳之非其人雖傳且不精不精則磨矣夫聞之不能自訟以改過雖日見孝子無益也而何藉於聞之乎陰子寅賓王子汲公其足傳孝子者耶子固不足聞孝子者也而又幸而聞之二孝子者何下邳崔長生寧化曾喬也

為從弟漁溪跋孝經

人惟知市便利田宅遂以為吾有以遺子孫矣廣收珠玉珍異之物遂以為吾家獲寶矣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所務在驕奢淫佚當必棄禮義廉讓之風味孝弟友恭之道遠者一二世近者不能終其身甚至父子相視如秦越人兄弟若寇讐素封之家膏粱之子弟豈盡性惡哉其所以遺之寶之者非其道而教之復無其術故也予從父西谷先生性喜古書名畫嘗購而藏弆之又善眞行草書嘗書訓誡之詞以授其二子一日從弟漁溪敬捧從父所書孝經一部示予曰此予家世寶也幸為跋之予展讀如覩照乘之珠夫孝經自天子諸侯以逮士庶莫不有其持循而足以淑慎其身苟能世世相承如漁溪之知所寶其永無替矣昔賢謂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於戲若吾從父者其可謂遺子孫以安者矣

木公手卷為諸子濟跋

木公既隱於浮屠常返里省親宿止僧舍夫人至不願使孫致手書題緘曰鐵心夫子不開覩而火焉然於窮巖幽谷豪傑非常之士莫不殫心搜訪結交而惟恐後嗚呼是非徒守清靜寂滅者所可得而比也乃今獨傳公之書法豈不重可慨哉昔賢謂羲之以書掩其人公之書大類顏平原之體而孤高持別孺子知愛其書將自木而溯其本則庶幾矣

書陰太母七十壽紀後

以爲身不富貴遂不足以顯親者過也爲親者必欲子孫之富貴乃自以爲顯不知顯之爲道者也夫徒富貴者人奉其富貴以及其親富貴去則俱已耳貧賤而自立與君子爲朋言信而有徵已傳而親與之傳無窮乎友寧化陰君瑩理貧賤士也有志行自媿無以顯親爲壽紀以廣丐賢人君子之言以進觴乎前而美之曰斯誠善顯其親於無窮者也不審世之君子比之於富且貴之子孫爲何如也

敬書大人爲谷說後

世儼性木強不知所以斷融故大人命之曰爲谷竊謂爲谷者豈非欲儼之爲脂韋詭隨以變易其初質而欲其變化以適于用斯所謂因材而施之教也譬諸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均是病也而温凉補瀉之不同蓋其人之血氣虛實有所宜也症脉不相乎雖良醫難爲矣良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教人者亦豈能執一道哉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㦤盡之矣儼也愆尤叢身皆惟一木強而

已大人之訓曰下而能容隱而不速見顯者易晦銳者易鈍其山之形勢也其於問學行己衛身涉世之道不兼備歟仲父命兄曰耕廡大人命儼曰爲谷所謂因其病而施之藥也儼敢不夙夜祗勉以承大人之明訓而日呼之以自惕焉

敬書　大人涉江唱和詩序後

家大人既叙丁觀察公涉江唱和詩儼捧而讀之無慮數無浮泛之辭有若爲草野知交之文者儼因是知公爲非常人出乎今而追乎古也而又得讀公兄弟之詩之工也夫古者必有德者之言而後傳降而中世則惟在于文章能文采者不問其立身行己之何若求其文之傳而已故蘇子瞻不以程朱繼孟子儼然以道統之傳畀之韓愈歐陽修也然韓歐猶立身行己之佼佼者也迨至末世不在於文章而惟在

于官官之高下即文章之美惡也持而示人曰某宰輔之文也某卿貳之文也謝謝嘆賞不暇而已若夫巖穴之士雖有高世之行載道之文而詆訾輿焉雖不詆訾之以爲美也亦必假達官貴人之名用其文而棄其名焉曰岩穴之士烏足以取重哉吁此流俗之痼情也而賢知之士則不然賢者不以祿位自尊也知者足以知其人之文傳不傳故欲其傳必擇傳人而見夫不傳之文過時則盡矣夫豈待後世哉彼所謂歎賞不暇者則亦一二流俗人而已儼于是而

益歎公之不可及也然非必于家大人見也蓋公之意深遠矣韓昌黎言子厚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儼觀公之旨撰述與涉江唱和詩之工也又竊歎韓子之言爲未盡然也然則拘俗而不能變富貴必易其操者固可例諸常庸而未可槪諸豪傑也歟

書陰寅賓書彭盧諸子二十一歲詩文後後

陰子寅賓曰却身病易却心病難却一時之病易却終身之病難此格言也雖然猶有說焉在夫及時病之淺者其根易拔病馴致于深則天不可得而救使不及病之淺而務却其心病以拔其根以馴致夫深斯時也雖心病難却者已却而身病易却者難却矣此一時之病也即終身矣可不懼哉夫顏子其子能却心病者也而不能使之却身病而三十二而夭而

孔子有斯人斯疾之歎者何也曰死也然必如顏冉二子之人也而後可以歸其咎于天

敬書家文人陰省孺六十序後

省孺陰君多敦本篤誠之行予欽爲不可及去年冬君之子玭以君今歲六十欲得家君子文以佐觴于是借友人張孺子徒步數百里又介以其姊夫伍象新書又屬家君子門下士與予兄弟再三請家君子遂不獲以文戒辭噫嘻古所稱是父是子豈不信哉君之懿行備于家君子序中矣然世之能如君者或自詡其行俯視一切人皆莫已若乃君欿然以爲未足牓所坐齋名曰夜語人曰用自淬厲夫不自足則

進無窮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傳曰故至誠無息夫不息則久可久則志彌堅而行彌篤年依德而長者也故曰仁者壽誠即仁也君自茲六十以發誠久益至父立誠于前子繼誠于後壽考罔不特君之一身矣因敬書家君子序末

書王汲公啞孝子傳後

寧都魏世儼讀啞孝子崔長生傳竟喟然嘆曰嗚呼今之世固有如是篤至于親者哉余何修而得覩若子之狀貌損衣食以資而使得轉衣食于其父母也豈非大榮快之事耶雖然余益自愧矣余事親怨者叢積則雖遇崔子其又何敢資助之莠吾觀于了汲公之傳而慨然有懷誠若富貴貧賤無不可與共者意汲公必能盡孝以事其親故能傳啞孝子如是也

家大人書楊材范鑑傳謂欲過絕陽蹊鄰傭介

啞孝子

三六

勿得拜以汚材鑑之墳土使有餘恨余于啞孝子也亦云

魏敬士文集卷六目

文

魏敬士文集卷六

文

哭李元仲先生文

人之死惟在其身與其家之盛衰未足爲深悲也死而四方士聞者莫不歎息失望以爲世道中遂少一人者是足深悲也然則假以通家子誼而致慟于先生猶非所以爲先生慟者矣嗚呼先生樹大節數十年若日月之麗天當丙丁之際辭徵之書見者皆咋舌心掉以爲外死生遺家族禍患不旋踵然而先生

年卒至八十有五以考終命豈非天也夫先生惟能犧乎天與命故處擾攘之世以能抗節不撓然而先生死于丙丁之時分也其得至于今壽考以終先生又烏能豫知之哉

嘗觀小人偷生而恒不生君子處死而恒不死是蓋非人力所得而爲人孰不知非人力所得爲而終爲之偷生而避死比比皆然此先生之所以爲不可及者矣

哭林确齋先生文

嗚呼先生何人也胡爲以甲申乙酉隱居山巖而遂以耕稼終其身也豈不哀哉雖然先生之不幸也鄉亦予小子輩之幸也微先生僻鄉先生不都會相距千餘里使天下紛半如一日先生入則安處高明之居出則車馬呼唱于外微何由至此而微亦何由得識先生之面則予姪之行而承先生之提命耶先生性平易待人以寬和自治則嚴苦雖後生小子犯之多不校與吾家伯父父偕舉誼十餘年及逮冠不耕穉

採茶以自食爲鄉人平事患至公而曲折以結之與已嬰等若有勢貴常獨任不辭故鄉人敬憚而樂與之親是以遇年喪亂寇石之由不險而安全則公門平易而近民民必歸之鄉人謂陳孺子宰天下當如此而先生其節小可以觀大乎死之日鄉人執事送葬者盈千道路夫鄉人得送先生之死鄉人之幸也先生生而爲鄉人所服先生死而偉爲隱君子鄉人送之則先生之不幸也漢昭烈有言人生五十不爲夭先生今年六十有一先生宜無足哀者而若伯父父暨小子輩悲慟靡已若深以先生爲天先生亦若有所深憾而不能瞑目于地下夫豈鄉人所得而知之顧乃與鄉人雜沓而共哭先生送先生也豈不哀哉

同蔡舫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子壻某某謹以清酌庶品致祭于外舅曾止山先生之靈曰嗚呼遂不彼見吾外舅耶往外舅常以客爲家十數載始一歸而容貌可得而睹謦咳可得而聞啓事時可得而通今拜別未及三年而遽儼然旅櫬以還也豈不哀哉外舅生于閩閩髫齔時卽知名于閭里使天下無變盛平如一日出其才華足以取貴顯于當時旣復操遊道行四方一時王公貴人爭傾慕與交詩名日起執選政衡天下風雅十五國中皆知有止山先生而數十年來人所贈遺及家所故有手揮擲白金萬子百兩若肯以家人生事爲念豐富可甲于邑屋莫之與京乃今猶不免飢驅奔走行旅畢世兩地妻子皆有繼日之憂嗚呼守財者恒取譏于世慷慨者自困乏其身達人畸士往往舍彼而就此豈亦財之豐嗇有命運存不可得而强其天爲之耶抑外舅自爲之耶竊又嘗聞外舅爲貴介公子時卽能交正直勝已之友切劘砥礪或有過動色相規卽怒詈糾繩至于流涕終無齟齬情好益

篤涉世數十年處憬季之會變幻通塞靡不周歷而立心精白如璞玉之未琱此則人所極難能而可表式于後生者也嗟夫死生之際蓋人之所孔難者也況離鄉井千萬里之外彌留不可得而睹遺言不可得而聞含殮不可得而親附身誠信惟付之二僕之手某某竊爲半子中夜以思悲愴當何如乎嗚呼酒漿具陳肴核斯設外舅其亦來格而來鑒耶哀哉尙饗

遥哭吳稽田先生文

戊午六月儼從勺庭仲父授經聞仲父言稽田吳先生之義心竊慕之欲往拜其墓而山川阻脩不能至于是爲文而遥哭之曰嗚呼先生之風何感人如是耶先生生江東葬山東儼居寧都翠微相距數千里之遥從未一謀面一通音問而聞仲父言先生之行事立心遂不能恝然于懷者是誠何心也昔韓愈氏過田横墓歔欷不自禁今儼并未至先生墓而遂不能恝然于先生則先生之風過田横遠矣嗚呼先生抱大志數十年未少申一二而今遽如是而死也哀哉儼又不僅哀先生也故遥哭之

哭勺庭仲父文

辛酉二月四日儼繙舊所作文多　庭仲父改竄點次淚下不自禁撫案頓足一哭幾絶而拜伏于靈几曰嗚呼儼幼愚下先生長者多不屑教誨行輩亦罕激勸之友而仲父獨訓植有加又嘗謂儼父曰此子質雖魯鈍觀其志尚可教儼偶有一善必肯言于衆使儼有欣然樂爲之意退則諄諄戒勉惟恐儼惰慢其志而無所于成嗚呼推仲父愛儼望儼之心無刻而置諸懷也憶當庚申季春仲父將遊三吳儼請奉行李以從仲父曰汝稚齒未知任遠行否我不二年即歸歸即不復出當教汝輩山中汝惟勤學毋恩奚以遠爲儼蓋汲汲焉日望仲父來歸導儼之就乎道以漸造至于成也而仲父屢遺書亦深以儼學業進否爲問豈知仲父遂不得歸以教益儼而儼竟莫能行其願學之心耶今儼敬錄所近作文若干首陳几上仲父更能如昔日之抹勸校論以指示爲切而定其學業之進退乎嗚呼哀哉

哭麗公文

戊午九月确齋先生卒于冠石某銜恤往次之雖哀猶有未盡以麗公在故也先生與公所係于天下甚大使先生存雖不知公者猶知有先生不幸先生死而公尚康寧又烏得以确齋先生之死爲死此某所以哭先生而不必盡其哀也宗姓遍天下而确齋先生與公特以賢聞且與某諸父父最友善先生某則得時時侍左右聞其言公乃不獲一識面而公之志操嗜梧之狀則從家大人先生側熟聞知之恍然若在吾前也然則某與公雖遠在數千里外其亦何殊于同一堂而日侍于側乎某稚齒足跡未能出閭里曾作公序以寄鄉往公而願擔簦以就訪公之意乃家外舅還書至云公于某月日卒于大竹山中矣嗚呼復何望哉是更爲文以哭公慟不自禁夫某與公固未嘗一謀面而爲文以哭公宜其辭之無從乃不覺其呼天搶地者豈僅以其意終不得致而見公無從乎蓋确齋先生特公在爲未死今公復繼先生而死某之所以哀公者正所以哀确齋先生也其所以

哀先生者又何能言乎

同兄弟祭陰寅賓文

維年月日同學弟㑺儼侃等謹以炙鷄絮酒之儀致祭於陰君寅賓之靈而言曰先君子大祥之前一日予兄弟始克奉柩祔葬祖壟張君孺子與君之族來弔至聞君之變不勝驚愴嗟乎君胡爲而出于此耶昔歐陽子稱謝景山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偶逸之氣就于法度豈君六十而猶有撓輿之流風耶抑憤世疾俗遠追乎屈宋耶聞于尊毋夫人之再忌君欲以自經而爲人所持是則其死孝也耶嗚呼哀哉

君少壯時以才氣稱于閭閈嘗犯難爲邑中驅除患害挺身首訟諸大吏至事直而後已遇家變每退處畏避如怯大應舉子業試于縣一冠童子軍不爲學使者所錄遂棄去不復習性好學手不停披凡古人嘉言懿行以及交遊中詩文之佳者莫不畢錄而藏弆之惟崛強不肯折節下人年四十四爲先君子門下士予兄弟因得論交而君更與世齟齬以弟旬之當是時也君長世儼藍二十有三年君之次子生與同歲而君少先君子乃僅八年是皆君之所特變其

氣質而爲人所難爲也嗚呼君胡爲而如是以死耶豈范文子憂深思遠之義世固不可得而知也耶予兄弟或知之而信者誰耶嗚呼尚饗

同諸子祭族兄漸鴻文

嗚呼君年甫强仕而遽溘然長逝耶君生平視天下無難事而信乎人定必可以勝天乃今竟未何其情耶君睎然之母在堂年踰七旬一子六齡其何以自慰耶嗚呼君之遇苦矣君之志益可悲也君十餘歲而孤即能借諸弟持門戶不少挫于人及家祭㐫䘮更思擇師取友求有補于身心之學以啓其材質惜乎其無所底于成也君性嚴毅疾惡如仇觸與人一語不合輒怒形于色然友朋效規責于君誅隱索微或變色面叱君于廣座中不爲怪忠憫之友君益親而敬憚之朋友有事視如己事力之可爲雖赴蹈湯火不暇顧是則君之天性獨出于人者果嘗私論執友中肯任事如曾君有功暨君二人不少概見然曾君性通易忠憫之施施人而然君則必擇親厚者而施此禀于天者有異而鄉曲之譽遂因之而分焉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君倫于治家不修邊幅然嘗出金佐人之急賓友至必豐饌潔觴使盡歡而去近年斂志于學手左傳一編朝夕其時執友過從者猶稍疑以相問難豈知未逾十日而君遽死耶嗚呼痛哉登君之堂聞老母之號泣撫孤子之蹤其雖行路之人鮮有不潸然涕下者況某等相與數十年兄弟之交而今遂終古與君不得相見也哀哉尚饗

祭胡若木文

嗚呼庚午夏予侍先君子養痾于霞綺園中君居城相去二里許有江水隔之君嘗載酒分韻于花月之下予或時以事至城亦必就君君則與携手送至江干舟發登岸轉入曲徑中停望不可見然後返辛未歲家慈六十又一君同曾水壺沈仲孚吳芳遠諸子徒步至翠微峯盤桓旬日甲戌秋君急友人之急促笱至一夕而別迨先君子之變君同歐君頓君特賜弔唁孤斬然衰絰之中惟相對淵滾無他言時維丙

子首春也君年甫及强仕厚重能勞苦精神滿腹是秋友人返自章貢傳言君卽世予兄弟皆不信得頫君手書始驚怛悲慟屢日不已嗚呼予兄弟遭先君子大故方欲資同門磨礱夾輔匡其不逮如君者復舍我而逝嗚呼哀哉

吳子政曰脫去祭文中一切浮詞方見眞摯作致亦歷落可誦

同兄弟祭彭西疇文

嗚呼君抱可有爲之才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知十百里之幕十數年間稍見設施遂以已乎君負導引之術精神滿腹自以爲壽期頤不足道豈知未及五十而以四十三歲終乎君視秦晉燕豫若適菴若不以介意豈知自贛達寧僅一衣帶水而家由不能返乎自君之卽世而人人自懼謂少壯強健皆不足恃乎君狀貌魁偉性通達雖樵夫牧豎必相與款洽如平生歡故聞君之變而悲涕者多乎予兄弟向迂

性成初與君幾如方鑿圓枘不相入十餘年爾君恆自反而于兄弟朋友事如已事予兄弟漸與君交好而君則安以性命之友相許乎常言吾于寧都無所戀獨與率堪寄托若某某者斯世所爭有嗚呼予兄弟固無足道然以君期我勝我自期敢不益思自礪以累君知人之明乎方蓉甫先生挈家就居諸父于寧都也君與吾兄弟尚未生其時天下洶洶凡先生隱居爵峰之中講貫砥礪四方之士莫不想望丰采以爲一人出而足以致昇平濟蒼生今忽忽數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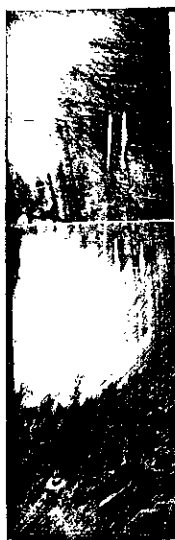
九先生已夫其八而吾輩如林君舟之、鄧君公酉先
從兄與士李君元慈皆年長而才者復相繼下世若
之伯季久客他鄉吾三人方思與君暨西向先生諸
子糾合同堂弟兄子姪修復易堂舊業仰承九先生
之志使薪盡而火傳豈知君又遽逝乎君嘗爲予言
吾得田百石率妻子躬耕衣大布衣永不出山吾願
足矣故號曰西疇豈知此志竟亦不遂乎君自秦返
顧猶手書勤懇謂思規切之言故不久留于余中諸
君慎勿以始拒諫而終棄我乎嗚呼是不獨君之才

未克展布于世爲可惜而虛懷若谷責聞逆耳之言
尤令人不可忘乎君有册暨兄弟妻子皆無一言以
訣悵對客飲酒彈棋遂以長逝其深得莊生生如寄
死如歸之旨乎君既自達予又奚爲君悲乎昔人有
預作墓寧朋友故舊歡飲穴中者今特醻其陳君其
將爲予舉一觴而不予吐乎嗚呼悲無已乎

吳子政曰以瀟灑之筆寫悲哀之情中間殆將易
堂前後輩流連感慨不盡嗚咽

悼澳濬文

吾遭吾父喪未逾大祥而百日之內復殤吾二子嗚
呼天之降罰甚矣吾既不德吾何所怨尤耶澳生而
秀弱然坐立無倚斜聲若清磬濬則狀貌岐嶷人或
少逆其意輒哭振屋死逾時不休偶失足觸鐵石頭
血淋漓項刻即跳笑如常不復記憶予戲謂其母曰
此子雖錘擊不死也故督濬每嚴于澳丁丑三月予
弔故人安遠途中偶繙先子評點詩歸至哭子一篇
心忽愴然既復默誦數過益悲不勝然究不解其故

抵家而濬亡已旬日矣澳復病歷九十七日亦殤嗚
呼吾之不德故弱者強者皆不足恃而先兆于詩澳
乎濬乎吾復何言哉吾復何言哉

同諸子祭謝能長文

謝君能長没四十有九日同學某某門生家柱學謙以牲醴饋香致祭于神位前曰嗚呼吾儕之所耳聞目睹未有慘毒過于君者矣吾欲呼君之子出而告之且爲君撫養以冀其成人得象君之賢也其何可得耶嗚呼痛哉方君之否丁孤苦伶仃假而求學敬也君體弱甚如不勝衣者前後輩莫不以君之困而憂君之未能至于成人也然君倚姑丈顧了仙先生得稍長即責攻習詩書遏絶世俗一切澆漓之氣以

忠厚自處信以處友勤以勵身而身亦漸以就瘦從頼先生妻以長女倚妻父母以居又間嘗舌耕足以自給衣食于是向之所歎嗟而憂君者咸轉爲君喜許君爲篤實君子以爲非長貧賤者也君于女以了惟君一人今君夭絶無嗣且君子也嘗觀世之夭絶者有之矣幼孤者有之矣拮据無聊邲鬱困躓不得少伸其志氣者亦有之矣而何獨萃于君之一身也嗚呼豈其後有天道哉雖行路之人聞之亦卒有不爲君悲而累欷不止者矣又何况交好親儕如某等者耶肖累謂言有窮而情不可終信矣夫夫孰不知多言無補牲醴罔陳然亦無所于將而聊藉此以致吾悲愴之情云爾哀哉尚饗

祭妻弟曾嘉初文

嗚呼君授室始數月年甫二十人咸望君成立繼吾外舅志以不墜家聲詎謂君遽溘然而長逝耶君爲吾妻之異母弟自吳門歸寧都始識面長吾兒方一歲蓋與吾雖外相親敬而情未能盡洽也君在吳門時即染咯血病歸里無知者吾兄特憐君幼孤而以第三女許字去年九月君忽一失血迨請期疾甚劇吾兄迎養山中調治無弗至或謂吾兄愛女宜易其期吾兄不可曰止山先生吾異姓伯父也吾豈忍愛

吾女而不愛其子乎卒如期以女歸君君病適瘳克成禮既復一月學使者將至郡君思理制舉藝應試遂居別業中三旬不出以是疾復作就醫于城四十六日而逝嗚呼吾二家世爲婚媾至外舅與吾諸父敦古朋友誼非世俗所可擬吾猶記納君生母時先仲父暨先君子咸遠相規責吾兄過外舅浙江舟中亦嘗痛言而君生已數歲吾受外姑命致書外舅復批逆鱗幾不可解後旋里一見釋然且欲召兩兒與吾相親善君幼孤而歸吾兄輒字以女而吾亦欲左

右君望君成立其意君固不得而盡知吾自先君子見背以來憂苦益不能勝故吾次子殤惟哭之卒三遂止而勿哭今哭君幾倍吾子矣豈君之遇尤可悲耶君神宇清瑩不妄言笑喜與老成人遊處即年相若者亦未嘗相忤立志向學至嘔血不衰疾亟時猶諄諄以生母柩未返里葬爲言故吾兄深哀之嗚呼君不死于零丁孤苦不能自存之日乃死于既授室將成立之時此吾所以聞吾姪女之呼天搶地而吾爲之淚下沾襟而未能以自已也嗚呼君能不自哀

也耶

魏敬士文集卷七目

墓誌銘表碣

魏敬士文集卷之七

墓誌銘表碣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再從母曾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曾氏出邑望族予再從父猗仲翁之元配也從祖篤棐公性豪喜客而與予諸父極友愛予兒時聞從諸父過省從祖從祖輒留食飲其時從祖母綜家政不理零雜而孺人之姒復多病遂專主中饋不以勞其姒從祖性卞急稍失意則怒不可解孺人每

詳慎曲體得其歡心見者歎孺人之才爲不可及也予嘗記七八歲時以祀事入城梳棰髻輒就孺人見其端莊樸素不事華飾從祖嘗當祠祭五鼓召諸子姪起會食然後往孺人任操作無後時又嘗供膳食至半客有至者從祖命撤去原饌易以饗客味不敢減亦不敢變如是或二三至焉或五六至焉須臾時出辦乃色喜少緩卽獲罪從父嘗爲予述孺人往事輒悽然形於色然予聞當年從父與孺人未甚諧琴瑟孺人亦未嘗必求當於其夫乃孺人之事舅姑宜

力無弗至而從父悼孺人至今未已嗚呼是可不謂之兩難哉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子宗儒娶胡氏女一適邱御天孫男二人孫女一今以己卯年九月廿八日卜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躍鯉烹泉古亦罕聞孰可方駕惟我孺人事信則傳眡茲墓銘

謝能長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世宏字能長為寧都望族生五歲而孤七歲喪母祖母盧撫育之卒事祖母如母祖母死哀毀骨立自八九歲避亂翠微山中因得親諸有道君子而君能愿慤自持不染于末俗故于君之卒也多憐惜者君五世祖諱某初貧甚以貨荷業養其弟某讀書後弟成名舉孝廉而已以勤儉饒于財凡寧之所稱素封者推翁為首矣曾王父諱某選貢生王父諱某兄弟四人皆諸生而予母氏與君同族屬甫出五服當是時也外王父則亦貢舉于鄉其二兄俱領子學宮居大廈據予母務貸于人衙宇相望冠蓋相踵銷亦一時之盛也及鼎革後予舅氏以貧不能自存變業為商奔走日不暇給而君則幼孤無所取衣食藉姑夫賴翁革始免饑凍長教授章句歲得束脩數金乃克製大布衣足粥米之供

君事前輩以敬為人謀事必誠必信而勤于學問質曾鈍然矻矻不惰其志每課諸生竟朗誦至雞鳴聲動屋瓦嗚呼君之心必將以為復隆家聲承前而起後

也豈知天遽奪之年而且絕其嗣乎君卒爲某月某
日年二十五時予奉家君子還自贛舟中聞君訃宗
君子與予皆輟食道可惜者八九至家而君已就殯
衣矣君父諱某字美仲某之次子繼于某妻賴氏即
君幼所藉資姑夫之長女也當君之歿賴氏引繩自
縊者再四爲人所持得不死銘曰
男秉義程女亦絜貞舉世之生也頹莫其死也榮嗚
呼能長乎烏可以不銘

魏母謝孺人墓誌銘

謝孺人歿之三年將葬其子家紘奉狀來請銘孺人
爲予族兄漸鴻之元配也兄自庚申歲與予論交予
家居翠微峯兄聞予至城必親相道迓而止于其家
劇談飲酒常漏三下不休孺人治中饋無少倦滴茗
寸蔬皆出其手當孺人之初沒也予聞而造兄兄搥
胸頓足迎門而相謂曰子其爲我誌斯人之墓吾負
斯人矣吾負斯人矣斯人之存也能竭力以事吾母
賓客至止者酧羞之設無擾吾慮又嘗佐吾所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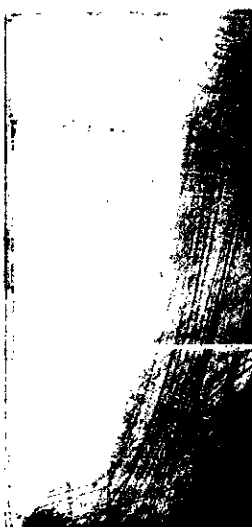
今則已矣予亦爲愴然者久之孺人年十七歸于兄
未二月而遭翁之喪百務旁午兄以冢子總外政孺
人攝政于內事無巨細多獨任焉甲寅之亂兄避兵
官人山其時田園荒蕪征徭繁急軍吏以斂兵餉爲
名每張弓抽刃詐取平民財帛稍遲則禍不可測孺
人知之不待兄命輒脫手釧俾先貯款餉者家以無
擾後窘日甚費殆將不繼而兄奉太母甘旨無少缺
者孺人助之之力爲多也乙卯春兄得咳血疾孺人
出服飾典鬻以給藥餌疾遂以瘳及亂平兄返故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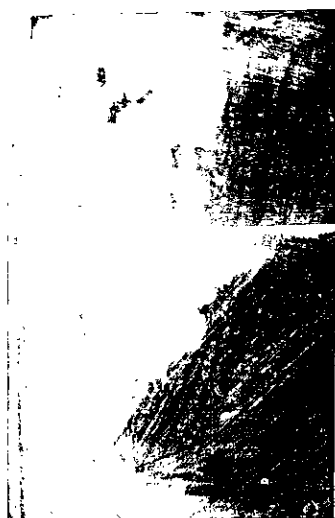
奮于學孺人則深夜案綫紉鍼以佐讀庚中兄補弟子員性益好朋友往來無暇晷孺人晝夜操井臼精烹飪至今里人猶相習而傳之兄疊有外侮衝盪靡半孺人以一勤苦恩復舊業斂衣饘粥人所不堪巳巳兄復病性尤卞急孺人一于順承未嘗少忤意然子女巳長大足以供事而孺人雖湯藥之細必手致未沾床第者一月許私語諸兒女曰予得以身代汝父汝輩則有幸矣世儼曰嗚呼若孺人者豈不甚賢矣哉嘗聞兄言孺人僩以徹事不稱兄意兄怒甚拔其頰五指痕歷歷印頰上孺人淚猶承睫而勤勤手湯藥不置兄用是深自傷恨嗚呼此孝子所難能者也孺人曾王父諱某明進士歷官雲南布政王父諱某選貢生父諱某母某氏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三十有八生丈夫子二長家紘次家維女子三人長適某次許字某次幼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銘曰

兄遊中饋大易之吉酒食是議小雅咏室以順爲正聖賢斯述懿履之考尉勿失幽宅旣㝎夫子永卹

族子家紘墓碣

予族兄漸鴻之長子家紘將葬兄過予而言曰是子也幼能曲盡事我猶長如我篤于朋友而事我之友如事我焉是令我不能忘者君其爲我書其封墓之石予作而歎曰經所稱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家紘其善于讀經矣充其所至詎可量哉惜其年僅十有入而歿也家紘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以了內艱遂未及冠未字未娶故予僅以族派碣其墓如此

族兄渤鴻墓表

嗚呼君生平不能妸阿隨人是非遇事果毅才足以副其志而居常言期期如不出于口晚尤好學問欲親師取友商略其氣質造于有用惜夫始及强仕之年而天遽奪之算也君十八而孤即能偕諸弟持門戶未嘗少挫于人後更嘗出力平閭閈間不平事姻族轉依賴之有過朋友規責或予處衆座中面折[illegible]能委曲順受退益加敬愛讀書疑字句必搜訪明晰而後止持家儉約妻子常衣敝衣食麤糲之食然賓

客至必豐絜以待友未生子者爲哀資助置側室卅年喪偶未肯續娶及長嗣亡乃謀廣子孫之計狩狩未有當君意者而君亦遂逝矣予自庚申歲與君論交其時君意氣甚盛而有賢婦主中饋一內賢子侍左右奉宿客于外豈知十餘年中君喪妻予銘之予喪予誌之今乃復表君之墓也嗚呼寧不哀哉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諱會達字澍灣晚欲自進于學問更號蒙齋由邑生入太學父諱某武學生母某氏生四子君其長也元配謝孺人生男子二家經家維女子三人今以某年月日將合葬于某山之原家經先君卒今捧狀來請表君墓者維也始十歲予見之不覺涕淚之沾襟云

謝式思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朝燕字式思閩之寧化人也王父諱某官御營都司父諱某邑文學母施氏生三子君最長伯父諱某太學生太學早世未有嗣君生而穎異王父遂命君後太學年方三歲遭王父喪繞棺號泣不輟迨年十二文學卒于京口君哀毀成禮丁卯補弟子員有聲庠序母誡之曰汝孤子毋多出遊毋群飲君或偶出刻期命返事無巨細必咨母而後行母或怒屏息侍奉俟母霽顏乃敢去讀書外塾少暇急

歸定省常侍母坐終日無倦容于先世手澤什襲藏弆或言先人遺事則肅然改容每月朔望及祖父生忌必灑掃寢堂恭薦醴肴未嘗或怠間出私財以佐宗族祭祀將析箸君應得太學所遺產產倍二弟君請于母曰吾兄弟如一身豈忍己厚而弟薄乎卒三分之與兄弟講論恒至夜分不休或爭辯事理如同勁敵過輒相切責無少貰二弟偶論經濟未必理學所能辦君奮然曰經濟不本理學終非真經濟豈徒負才氣者足辦天下事耶君剛方性成常面折人過非同氣者望崖然去之于廣衆諠譁中獨正襟危坐或誚以爲迂然君從不私議人過事父之執友及親屬尊行必敬愛人之托必終所事損衣食之餘以資困厄故人多以君爲長者甲乙之際邑所稱故家大族悉罹禍害君始弱齡以文學公交遊之力遂得安全君性不喜嬉戲是以能諳練于事常懸貧效者十而八九讀書則閉戶低幃不聞其聲病亟時猶理諸經手事條分縷晰家人咸勸止之君嘆曰死生命也未生子亦命也吾爲長子任事久不有以遺子弟將

無所考既復摘二弟平日性偏駁處以相規乃逝君生于壬寅年八月廿一日辰時歿丙子年四月初三日巳時享年三十有五娶同邑雷氏太學生諱蛻女無子遺命繼仲弟長子顒勷爲嗣己卯閏七月初八日將葬君于與善里盧家坑之大窠裡壬山丙向友人張孺子以書來言曰亡友式思挺自孤生今齎志以殞使其湮沒無傳其誰之責也而君季弟遜名偕君之嗣子以書狀來請銘嗚呼予與君雖始一謀面而辱君季弟下交有年且孺子爲予石友益篤實君

子也其言信是以來得辭銘曰
旣生之復夭之造化何心賢智奚爲幽室永閉萬古
如斯

謝芳草先生墓誌

先生諱蓋字芳草系出東山謝氏外王父襄城公之季子也年十三而孤母命來翠微就學于勺庭先仲父繼同先父母居共爨者十許年每事必咨詢而後行初外王父之析諸子也欲以先生所受數千金產托于先君子其時先君子年始弱冠辭後了喪亂內患外侮交作先生所受產蕩盡先君子爲之竭力經理嘗損已以益先生不惜也先生幼聰慧父母皆鍾愛之故受產雖均而多得腴者其從事先仲父也適遭家多難先仲父以大義相勸勉先生遂以已產出讓不較然職是不能安坐肆力于學奔走四方業賈以資生雖極困未稍怨悔嘗笑謂先君子曰襄君昔受先人托吾嘗不至是先君子以大厦將傾荅之先生少先君子十歲當先君子見背之日先生悲慟幾成疾人或寛之先生曰吾姊婿也歟吾事之如父何過焉先生素羸善病然壽至古稀抱疴踰八月而歿二外弟奉侍湯藥久而不懈殯葬克盡其誠親友見者皆謂先生得聞教于君子之所致嗚呼其信然矣

魏敬士文集卷八目

雜著

魏敬士文集卷之八

雜著

寧都魏世傚敬士著

為彭存訓書扇

尊君子命僕書訓誡詞於子扇頭雖然僕何能哉因述為童子時聞先生言以塞尊君子意敬齋夫子嘗教僕曰讀書所以變化氣質文章才技同末節耳若不能致本然之性孝悌忠信雖文高韓柳位躋鼎輔非君子之所取而滋令後世之指摘也僕至今不敢

忘嗟夫以德化垂教者今之世何可多得聽而不以為迂闊者亦難其人足下賦性開爽今為童子輒能讀書義娓娓可聽哦書朗朗然非僕幼時所能及然人有一言逆於心必勃然起剛狠之氣見於辭日語哽噎不能出胸臆此殆未可也夫不能受逆耳之言者則必以己為是以己為是則過不得聞過不得聞則日驕蹇恣睢習而長之則妄為妄言狠己傲人逆父兄之訓拂師友之規內之成隕墜之行外有僇辱之害皆由惡逆耳之言馴至於是也可不懼哉是必

敬承長者之訓而力行之知規切者為良友益視之愛之氣質之萌必自省察之曰不可不可然後有瘳家君子嘗訓僕曰人之病各有所鍾當識吾病之最深且固者何在凡行一事出一言輒內省曰得無蹈是乎久則日損損至於無矣僕不敏謹以所聞於長者之緒言以略發邱先生變化氣質之語以相勉勵子過庭之際當必有精切之間非僕淺義之足以為他山也

紀洪兄事

予幼沾瘵疾六歲嘗咳甚傴不能起夜則痰流床席遠近延醫診視服藥病日甚灸艾無效父母深憂之以為終不得至于成人至十三歲忽有服利陽願伯先生于山中願翁偏而業醫者也躬庵先生與語悅之謂先君子試倩視予服其藥有效兩月而全愈十六歲先君子為授室二十生長兒洪間六年舉女子一又二年生漢又三年生游自生洪後十餘年中身無所疾苦而兒子輩長者十餘歲幼者六七歲或四五歲漸成行列文遊課為鮮所齟齬戚友咸謂予為順予私自怵惕蓋惟有德者可恒處順而無所拂逆無德而處順則拂逆之來將不知所底止況予之多愆咎者乎乙亥丁先君子大故天崩地坼家門之變極矣乃未數月而長兒一病幾殆沉痾百數十日為之驚魂搖搖不欲有生兒小愈彭氏姊歸寧復病瀕死次兒漢幼兒濬染天行更患痢五六旬劇甚醫者絡繹一門至歲終罕有寧刻竊謂拂逆之來驗矣亦亟矣無

以加矣閱數月爲丁丑閏三月予往隣邑弔友人旬餘抵家聞瘠發痰疾七日殤予不及見哭之痛而澳已就醫居城踰三月復不治嗟夫先君子之德澤是以覆庇諸家人故予幼膺危疾而獲至于今子之不德遺先君子見背未朞年而家門多故未再朞而澳瘠相繼淹忽且在九十四日之中寧不哀哉澳尤聰慧可念其亡以丁丑六月二十日今復値是日予哀不自勝若澳之依依在吾左右也因泣而紀之

澳生于庚午六月廿三日丑時是時予侍先君子休暑會昌之霞綺園越五月而始歸澳見予輒戀予抱得服如畫服肉似玉雪至週歲能曉人喜怒四歲身所着衣履襪不汚間教以壁間詩字十不失二三六歲入塾學數月後拱揖舉止若成人每歲時伏臘及課畢館歸必索筆墨對寫所習經書不旁他弄七歲能于歲問王父母平安以故王父母父母世叔父母莫不鍾愛之戚友見者咸欲得以爲壻遇淸明偶牽往祠堂諸兒童多相從戲澳獨端拱立不入其隊族之尊行見之皆喜常以菓餌誘同起居或有兒與澳同年生共父見澳後歸家輒兒不止嗚呼豈知澳八歲而一病以殤也澳病近百日日藥三劑予命之服不敢辭是日朝食予欲其飯猶勉强啖四五口喘予意欲其多進更徐答俟之午間豈知未及午食時而澳以溘然長逝也嗚呼使澳獲至于成人事了必能視予無形聽于無聲且能充予之宗繼先人之業以無墜顧惟予不孝之罪擢髮難數是以不能有澳若澳容止端慤豈殤子哉此予所以每憶澳而氣塡胸臆百感交集不能已云

授家雜左傳書示

予既點閱左傳竟授族子家維讀之因謂之曰維乎汝知汝翁昔日與予之交乎汝翁與人交多否少可而于予獨無所否性卞人多委曲之而汝翁獨嘗委曲以待予予有事視如己事汝翁有過予規之十從八九焉予深恨山墟異居未克匡汝翁甚合于道以共相與有成而汝翁遂早世至今尚有餘憾故予嘗語人曰漸兄知我勝我自知又曰予負漸兄漸兄不予負也當汝翁病篤之日欲籍所有產業托汝于予

予自分短于才性不耐會計恐未能與造以遺汝教汝至于成立則負死友爲尤甚是只寧逆汝翁意于生前而不敢負愆咎于既往也然予烏敢以不受汝翁之托而一日忘汝不望汝之成立乎汝翁不年尤嗜左傳一書病時予嘗往省視汝翁必于一二則與予暢論幾忘疾之在其體迫易簀之際指兒編屬予曰爲選授吾兒予讀之予誌而勿忘今汝年十四矣可以讀是書矣夫左氏于家國天下經權之故無所不備而辭令文章尤爲後世所宗予則謂汝初學宜

先知其有忠誠敬愛之心而見之于揖讓應對之可法者以淑與其身如載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楚子知其必返晉國宋公子御說有恤民之心臧文仲曰是宜爲君夷吾受玉惰內史過謂王曰晉侯其無後乎莫敖舉趾高鬬伯比曰莫敖必敗凡動作威儀進退語言之間莫不有禍福相爲倚伏若形之有影響之答聲未暇一一悉數予特引其端使汝知所尋繹踐履遠禍以近福由淺以達深則汝翁爲有子矣嗚呼汝翁待予如親兄弟故予與汝言不只華而以

責維其識之

甓湖聯吟集七卷

〔清〕李光國輯

清乾隆刻本

詩發乎情情之爲感也微而其相得也……寒詩會所由惟有歷年聯七子若一人……君雪鄭樗巢先生予也先生詩名布海內……中丞選刻十五子詩先生風格㝡上此其淵源有自而七子之切劘於是者良非苟焉已也無何雪鄰謝世七子者情不忍忘仍於冬至後刻期舉消寒會如故至是復舉所得詩郵筒千里質吾友於邗閭然則詩之爲道誠無間遠近而七子之用情亦綦深矣其詩之工也固宜且夫觀人必於其所與余未得交七子余固知吾友定齋性耿介未能諧俗不妄許可而七子獨推定齋定齋獨爲余稱述七子其必有咀至味於太羹叩遺音於朱瑟者不然當世名公卿力足以張七子者正復不乏何前之見推一不諧俗之定齋而又且索余於寂寞之濱邪嗟乎詩發於情者也吾永吾情而已情不淡曷以永即知希我貴并不入七子意中而張之云乎哉顧余聞廣陵陳孔璋建安七子之一與化宗子相又明七子之一後先相望率皆鄉中前達其情爲之往乎抑別有託也夫會盟歌詩永言觀志安在古今人不相及余今復覩七子之志矣時

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長至日涇上趙青藜題於紫陽山舍

詩莫盛于唐倡和之體亦莫多于唐若元白若皮陸其較著者矣自宋以下逮元安陽許氏而其體彌盛今所傳圭塘欵乃集是也明代王李倡七子社高風所扇作者繼起蓋友朋萃處之樂以道相與而端緒時見之于言詩言志者也則七君子甓湖聯吟集之所由刊也憶吾鄉自秦淮海後代有替人予為童子時猶及見魚川李先生畫邨殷先生檀邨賈先生諸老輩扶植風雅作騷壇之領袖迄今數十年來音徽銷沉寖成往事吾友李君雪隣于乙丑丙寅間賡續前事復整壇坫于三十六

湖之側時昭陽李君定齋亦與焉有志之士僉然從之不幸雪鄰下世定齋亦浮沈博士員中風雅一道不絕如綫而此七君子者頗能服膺舊聞益加恢廓風晨雨夕攄景寫懷詶答之篇積而日富嗚呼詎不謂之卓然者與今就其詩按之大抵人不一體體不一例畹園沛舟謦泉和平之音也時亦踔厲風發椒園荊門沖寂之響也而神采內蘊奕奕有餘禮旿鐵崖則奇情肆溢硬語獨蟠希踪昌黎而與之上下是皆本其質性所涵學力所到胥心而出不假雕飾揆諸言志之本洵有合矣友

朋萃處之樂亦孰有樂于此者哉或曰諸君子抱瑰梧杰出之才方當發其光耀以表見于世驟爲此窮者之工不太早計乎是又不然劉子政云詩起于思思然後積積然後發發然後流初不繫乎時之早莫也今諸君子揚風扢雅角險闘奇此倡則彼和一倡則衆和其神于于其聲鏘鏘譬則金石之互宣宮商之遞應唐宋以來詩人不具論即謂大暢雪鄰定齋之宗風以上續魚川畫邨檀邨諸老輩未墜之緒豈不可也予老矣不能爲洴澼洸亦安所事不龜手之藥顧平生結習未能自割

尚思從事壇坫奮其一吷與諸君子更倡而迭和焉不識諸君子許我乎否也同學弟夏之蓉頓首拜序

甓湖聯吟集總目

甓湖聯吟集總目

人之明昧相去豈不遠哉虛生明塞生昧謙生虛滿生塞此恒理也畹園陳君與雪鄰同舉戊午鄉薦雪鄰病廢偕里中六七韻士聯銷寒詩會雪鄰主盟畹園以同年生退列後輩敲詩質正何虛懷謙抑與夫詩中徑路如遊名山非問途不能得其妙境彼昏不知也畹園詩老幹扶蘇蔚然深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宮商溜亮詩家正宗也然猶不肯自是屬余選訂嗚呼世人幸得榮華强與筆墨爲緣往往自成一編而又恥于較削及居久不疑必將旌麾壇坫自誤誤人其視畹園爲何如也然而畹園已屢躓公車矣定齋李光國題

甓湖聯吟集卷一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陳兆蘭

覽湖聯吟集卷一目次

陳兆蘭 字香谷號畹園 著有相韻集

咏李雪鄉先生齋前宿蕙

我行出城北時叩幽人扉長松聲謖謖高桐影離離軒西半畝地種蕙彌紛披貯以黃磁斗年年揚光輝今年望舊叢花疎生意微主人更愛護凡物貴所希嗟彼空山中千枝與萬枝不獲君子賞但嗔蕭艾欺此花雖零落翻受非常知物態隨遇合緬懷尼父辭

勵志詩用昌黎答張徹韻

哲人開聾瞶愚者傾耳聆寶此知覺身非寄委頓形彭賢八百歲羅悟十二齡古人分寸陰悼耄無時停奈何褒屐流蔑聖同飄萍放情恣五典鑿智侮六經舍沙蜮射毒聚響蚊成霆黑風走郊郭赤日韜膍檽不隨狺狺聲橫使災禍丁江河一以潰誰能塞建瓴迴瀾無巨手百川終不寧滔滔下昏濁一泓猶清泠掘泥且不忍何況吞糟腥鷗羣樂幽澤雁羽翔疎汀適趣自浩浩忘機自冥冥不羨萬仞岡不慕千里溟方觚既難鑿門壯常靜扃三杯中酒聖一曲託歌伶飛鷹不上韝騁馬喜脫駉矢心獨聖域問渡希仙舲時遊公超市或坐子雲亭編蒲還緝柳鑿壁復囊螢願荷金鎚刮永使磕睡醒如魚赴巨壑如鳳添修翎初猶漆黝黝漸乃燈熒熒探奇必窮穴縋險能臨陘維地鎮五岳維天懸列星斯文起命脉萬古所儀刑男兒重節義炳耀垂汗青五陵年少人意氣誇輕俜輸財驟通籍遭時遂勒銘一朝墮坑塹身世付濁涇我無負山力休持撞鐘莛名教有樂地孔周揖戶庭自分老甕牖豈爲拘囹圄文采志氣揚因風感天靈白眼一何愚但如蟲蝘蜓其言既淆亂嘈嘈空說鈴

出技五都中祇悅巴人聽卞和一塊玉鏗然奏瓏玲能以徑寸光敵彼雲母屏胡爲獻之哭不使韞匱馨壯夫秉孤特下士感彫零蒼松鬱澗底要勝階頭蓂人生無貞操何異化螟蛉嗟余歷塵劫壁立恥鑿堺求聲惟故人情好如鶺鴒詩書敦夙好攻錯厲新硎欲以鄙陋軀揚之光明廷悲哉子陽儔食祿方高廳

元日立春三首

三朔桃符戶戶新六街歌吹報芳辰不簪銀勝誇唐制却薦辛盤學楚人餞日凍雲低覆屋一聲檐

鳥暗移春傳生自此饒生意底事三郎羯鼓頻催
董子年來只下帷天中迓客啟荊扉冰花此日從
頭落綵燕誰家入鬢飛列炬那如丞相富談經應
比侍中稀獨憐甓社波鱗漁取次琴高入網肥
嬾貼宜春寶字箋青湖如願可依然繞簷琴筑宵
來雨是日先雪後雨拱闕雲山夢裏天萬事何如蕉葉滿四
時幾見荔枝圓洛陽人家元旦作粉荔枝春回漫向樓頭望草色
東風又一年

龍燈行

一聲鼉鼓來長街叢叢簇擁爭喧豗劉青健兒何

匉訇煜爚四照排火城儼如銜燭下天門大地爍
爍皆光明熒煌炫轉駭遐矚蜿蜒十丈都相屬鮫
宮倒壞赤城居千燈連綴樓其腹通身鱗甲森之
而掉頭掣尾還屈曲氄毛不數狻猊豐那敢逐隊
相犄角我聞神物噓風雲出入天淵難馴伏如何
易制同蝘蜓蠢蠢隨人伸與縮君不見白雲漫天
旋釀雪眞者行空假者滅

擬桓宣武王景略贈答詩三首有序

王景略蓋世材也終不肯爲晉用後世惜之嗟
夫猛豈須臾忘晉[illegible][illegible]飛揚跋扈非人臣矣察
其不臣而去之秦非猛志也死不背正朔君子
爲惓惓焉爲作相贈答詩以明之

宣景創大業武功忽不競誰無包胥憤坐使戎馬
橫猥以澄清懷遂荷方岳柄提師西蜀疆劍閣腥
羶淨妖星熾三秦豺虎路未平嚴裝出國門馬肥
角弓勁殺氣凌邊域指麾具全勝壺漿爲我來豪
傑會當應江東需卿曹努力舉大名桓贈王
油油者禾黍高高者陵廟神州竟陸沉王師空胥
暴公本忠義家敵愾奮前纛頻年遠征伐雷霆疊
震耀萬里揚旌旗咫尺長安道披褐有狂徒慇懃

辱公名天步方艱難樗櫟竊所料行矣各勉旃盛
名不可躁王答桓

擬張魏公蘇雲卿贈答詩二首

喪亂亦云膴興復在須臾宣光洵明哲赫怒威邊
隅枕戈厲宵旰帷幄需良圖淩也樗櫟材伴食羞
中書惟君素奇傑利器韜昆吾別來寢飯佳因風
懷遠謨豈不念傾覆庶幾同芸鋤勿以蓋世勳了
此十畝蔬莘野與南陽皇皇兩耕夫君其繼前跡
幡然出東湖張贈蘇
乘高而四望中原多荊杞相公宏廟算誓刷戴天

恥殷勤念故人緘書遠煙水平生於陵心沉淪到今矣自顧枯朽骨策御何能起四海多管蕭撫髀待知已公其好延攬澄清立可俟露布到空山老夫扶杖喜蘇答張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馬革尚可裹陣殤焉足哀所嗟列聖讐原廟生蒿萊上書徒區區乘輿那可回河北既已陷羣兒從風靡念此目眦裂老病空百骸匡復仗將軍將軍行勗哉

死者長已矣生者寧徘徊枕戈與嘗膽緊豈他人

爲君材信殊絕陣圖妙化裁英雄不虛生努力殲渠魁上雪二聖恥北護鑾輿廻勿謂賊焰熾鬼厲鋒亦摧行矣復何言厲兵河之隈

周條侯

緩急誰堪倚將軍壯略增却憐臣力竭轉觸主情憎慘淡軍門柳淒涼霸上陵先皇龍馭遠刀筆竟相凌

王景略

誰識塵埃傑憐才獨老氐何妨報所事亦自樂相知倜儻關中略縱横鄴下師無須窺正朔死去尚銜悲

裴晉公

孽臣交側目天子仗中興社稷殊勳在台垣四世登豈緣娛綠野只是畏青蠅歎惜昇平業衰年空撫膺

李衛公

不盡升沉感雄才遇主難中書纔奏績絕域又之官蕉鹿夢猶幻元黃血未乾青山偏百匝公崖州詩語魂魄遠長安

賦得月斜樓上五更鐘

清漏迢迢院宇空夢殘人倚畫樓中闌干月度橫牕影隱約鐘傳隔夜風萬里尺書虛錦字半天霜氣警孤鴻幽情此際知何極湘瑟秦簫怨轉同

秋日集雪鄰先生齋中

到此塵襟滌清吟未肯停深宵催寺鼓新月綴牕櫺滿地暗蟲語空天寒露零依依分手去竹屋一燈青

觀宋寶祐登科錄

制科歷今千餘載幾輩赫赫光青史餘者都如槿菌榮瞥眼灰飛煙滅耳宋家祖澤最深厚元氣長

肯鍾國士雁塔標題不偶然何人收拾藏故篋文
公歸然作首選淋漓萬言皆俊偉崢嶸謝陸列名
字板蕩孤忠萃於是是時孱弱國一綫鄂渚戈船
疾如駛咸淳天子縱酣歌湖上平章悅聲妓成仁
取義激肺肝上書不報事去矣兵塵滿眼走崎嶇
慷慨陸公同誓死蒼黃血淚染朝衫終負孤兒沉
嶺海啼鵑萬里幾時歸別却江南赴柴市信州豈
分尚苟活聊爲老母留殘晷一朝聘幣從北來隕
命不煩薇蕨采上報君親下知已鐵石之軀眞嵑
峙我披舊録悚心神勿作區區佳話擬紛紛同榜

六百人一似蒼蠅附驥尾

促織

空城蕭騷水氣盈千家萬家衣未成刀刀瑟瑟商
飈發嘈嘈切切枯蛩鳴淒音動清冷乃是催婦織
機杼不曾弄何從理刀尺不見江南小女兒軋軋
通宵工紡織豈似吾鄉走市上中閨不習邠人績
嬾婦驚心秋已殘歲歲年年怨絺綌

唐史雜咏十二首 選五

成紀天潢自有眞白衣徒見晉州人朱家直欲誇
仙李羊角山頭俎豆新

三疊沉香想艷妝傾城顏色壓宮牆華清月滿笙
歌夜莫遣東風醒壽王
父老傷心望兩京蛾眉何事更傾城一從雞樹新
裁後驛路無聞打千聲
斜谷歸來減笑嚬可憐無復舊時人望京樓上淒
涼夜愁聽張徽一曲新
黜陟當年總不平淒惶無那濮州行九重空有臨
岐淚難緩冬郎一日程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四

眉頭莫展奈么麽兵下三川枉用戈不及老奴張

刺史錢蒲一積薪和哥
竊來神器仗援師劄棄盧龍更不疑漫道石郎堪
落膽卑辭只作契丹兒
誰教迎立誤湘陰瞥眼干戈震闕庭自是雀兒多
謬語不妨天子竟雕青
一曲甘州欲斷腸花冠危帽太猖狂貪狼風發倉
皇甚可復施未作醉粧

沈大以任池亭納涼二首

遠帆飛處女牆迴三徑籬笆破碧苔折東好隨銀
鹿至杖藜還過板橋來茶烹活火消煩暑蟬吸清

風響綠槐即此已增撫牧興不須河朔倒樽罍
荷殘猶剩兩三花水面亭開靜不譁草色一溪通
略彴秋聲六月動蒹葭黃蜂紫蝶情何限清簟疎
簾意自賒記取沈郎歌嘯地綠天深處夕陽斜

讀韓昌黎詩集

山嶽何巍巍江海何浩浩緊豈妄尊大乾坤一懷
抱貞元起韓公文章若瓌琚餘事逮風騷夫豈不
精好如何萬古音乃受羣兒咎叶一自後山來謗
傷遂紛擾都疑太險怪或謂近枯槁糾結數百年
其辭不可了公詩自不朽展讀恣幽討自然合造

化詎屑雕鎪巧風格鑠庾鮑元氣追杜老庸人多
舌橋毋乃眩奧突奇崛縱望洋深穩亦可曉北征
與南山軒輊何足道

任節母詩三首

母之德潔以清松耶柏耶同幽貞餐之茹之雪與
冰家有古井兮波瀾生忽上下兮碧一泓以報吾
母之潔清

母之德勤且力孤兒膏火老翁食拇擋都從十指
得村有百畝兮苦河伯禾青青兮驟穎粟以報吾
母之勤力

母之德嚴而正伶俜羈胄心倍勁曹訓鍾儀伯姬
性鄰有鬱攸兮三面橫忽反風兮烈焰定以報吾
母之嚴正

聞李魚川先生崇祀鄉賢喜而有作

龍圖淮海安在哉突兀但剩文遊臺神珠一去不
復回傖荒寂寞吁可哀魚川才人金粟胎雄文拔
起驚江淮牢籠萬態兼而該詩宗杜韓光燄儕別
裁偽體掃陰霾太凱鐃唱生風雷一巾毷氉無好
懷日暮善病辜良媒壁立意氣彌崔嵬笑視富貴
如飛埃長安量載鄉與枚棹頭歸去魚川隈公之

獨行家乘排鄉閭歌舞澤未衰祭社不與典禮乖
詔下父老爭歡咍俎豆肅接熙豐來誰其章之雪
鄰才崢嶸況復文孫偕謂翮飛

春園六卉選三

玉蘭

素質艷蘭谿春卉總無匹昨夜降神人玉珮排空
出

杏花

風前致半敧月下姿還膩燕子正來時枝頭鬧生
意

茶花

奇芬來滇南錦窠未足比誰將赤玉杯擲向繁柯裏

苔

僻地多斑駁看來色未齊作衣緣古壁長髮帶春泥花落紅逾艷莧生綠共迷不堪經屐齒藤杖好提攜

讀孟襄陽詩集

不見孟夫子滔滔江漢流詩人原少達楚客最多愁身世羊公淚山川謝傅遊當時彈郢曲清味輞川投

讀蘇長公詩集

我愛長公詩兀然奇氣露出入百家言時復參妙悟砰訇雷霆奔飄灑煙雲聚善本鈔魚川寒燈新學步

讀秦太虛集

三十六陂澤有臺大如掌懷古意蕭颯捫蘿結遙想緬昔秦太虛意氣立千丈羿兀無全牛不肯受羈鞅等身羅武庫談兵非鹵莽章蔡厲牙吻螫人如巨蟒排擊首知名羣賢盡一網公時桂朝籍詎

屑稍俯仰坐此罹彈射捃摭入鉤黨迷斥諸達州負奇竟骯髒其禍逮文字欲使無遺響斯道壽萬古剝蝕愈昭明當其振筆時磊落意孤往論事擬宣公激昂攄忠讜清詩鮑謝儔蘇黃共幽賞諸公劇憐才膠漆關痛癢南湖後起者更令流播廣偉哉淮海集殘編發精爽悠悠六百載傳燈付渺茫誰者稱替人漁洋空悵惘

沈孝婦詩 有序

西鄰宋椹村先生語余沈孝婦事云孝婦事八十翁翁齒盡日哺以乳垢穢皆手自浣滌歿哭

盡哀嗚呼此人情所難矣作詩紀之

匹婦有貞性愧彼鬚眉徒國家重節義俎豆恩豈踰胡乃有司多遺漏頓使　帝澤分榮枯沈家夫子稱有道菽水為歡非草草厥婦相夫子事翁僉曰好內則久衰微堪作人倫表姜魚陸橘亦等閒翻勝廬墓與割肝採風使者尚奇節往往奸偽叢欺瞞不見南鄰纔豎孝子額墳前砍盡松與柏

賦得長河落日圓二首 選一

護節燕然去迢遙道路長征鴻秋渺渺獨樹晚蒼蒼寒浪接天白亂雲當塞黃可能羊胛熟復此耀

扶桑

讀玉川子月蝕詩

先生古之傷心人四海見擯畱一身累徵不受蟣蝨官蕭條破屋只數間遺經獨抱窺黃墳有唐中葉王綱淪太阿戲弄張羣陰(叶)敲虧黷黮閹闇昏先生幽憂激肺肝手無巨刃磔蟇奸藉月蝕詩揮洸瀾三寸不律走巨靈(叶)劃破萬古雲漫漫詩成斫地還問天正氣噴薄星斗寒蠶叢直闢三百年光怪萬狀無比倫嫉惡祇令羣兒嗔嘲啁沸騰鼓舌唇吁嗟闇禍流縉紳添丁識惡不偶然老矣餘

命捐長安昌黎知己文章宗(叶)嗚呼此外誰識君

南陽

輕風陣陣送烏檣草滿沙堤驛路長忽聽漁郎招過客高壓一帶是南陽

夏鎮

喬木陰陰石壘坡雲連煙井夾清波壁窠幾戶添新額闤闠中閒甲第多

白洋河晚泊

風送蒲帆過古城白洋河畔月痕生崚嶒怪石橫波出歷亂疎燈隔岸明曲塢半遮深樹影晚流全

作怒潮聲停橈此夕蒼茫甚趺坐船頭已二更

瀆流至天津關

買得輕帆指　帝邦瀆流水湧擬湘江冰蟾東出魄初滿大火西流暑未降(時七月十五日)蕭瑟數家依草澤喧闐幾處舞幡幢故鄉消息憑誰達好待高空雁影雙

滹沱河和仲大品崇韻

風煙一帶接滄州斜日滹沱又艤舟已見琱戈恢漢宇誰將麥飯慰羈愁寒簷短棘孤村晚落葉西風兩岸秋憑弔不須崇赤伏古來興敗總人謀

過栟林閘至大長溝

濟南山色啟牕看閘木初開夜已闌樹帶暝煙遮屋暗波搖霜月逼人寒元圭疏瀹功猶在(岸上有大禹廟)赤紱欷歔淚未乾(大長溝相傳夫子泣麟處)弔古憐今無限思一聲欸乃下驚湍

鄒縣謁孟廟

道脉眞從泗水來千秋遺廟仰崔嵬昌言亶似揚靈曜浩氣應能出洊雷(廟中有雷震井)龍爪樹蟠千尺勁虎牙山峙一門開(庭多古柏旁有山名虎牙)巖巖氣象瞻如昨爲少溪繁欲溯洄

晨渡沂水抵旅店

茅茨燈影寒雪月清光洗未敢控吟鞭緩轡空山裏初陽煙際升林巒媚新霽沂水繞城隈闊門當晝啟風花漾殘雪日色薄於紙負郭餉村醪行役方未已百里路迢迢驅馬倦行李且喜土炕溫莫問寒具美我夢在江鄉一聲乾鵲喜

過惠濟祠二首

咽襟南北鎮支祁勑建天書下紫泥遂有隆名更鐵鼓（舊名鐵鼙等）快瞻崇宇壓金隄靈風拂處花幡動香靄飄時絳節齊日暮清河城畔望明藍輕碧五雲迷

碧霞仙子駐河濆繡佛修幢簇絳裠萬里黃流天際轉一條淮水檻前分風掀鯨浪橫吞日波浸珠宮倒入雲利涉從來功不朽揚舲擊汰去紛紛

題雪鄰先生冬夜說詩圖

韓家兒子少知書杜家兒子僅諳律李侯詩事繼魚川繽紛早燦生花筆老矣揮毫倍有神羅列光怪窮鮮新緗帷晝下寸陰惜蘭膏夜續三冬勤畫師為寫說詩圖阿堵能傳意匠真皤然老叟正危坐有人侍側恭而醇莞爾指授出妙諦掇拾詎屬蠹魚間一代風騷在庭戶此樂那殊三公尊重裀列胄非底急讀書養志良足珍會見珠璣落淮海詩人四世名益振憐余乞取鈍根在立雪程門竟佁儗何時掃脫十丈塵絳帳論詩陪鯉對收拾巴人廿載吟一一為我揚糠粃

雪後沈二虞襄移尊蟄室小集

嚴飈颯颯天蒼涼墻頭積雪生寒光晨起庭戶恣相羊剝啄一聲來沈郎手攜城北窺門墻酒鐺鑾榼蟄室旁春盤羅列飛羽觴主人意重不可當分曹射覆樂未央我思閬仙行自傷阜魚漬血霑衣裳（時實稻孫有母喪余亦丁外艱）硯田終歲嗟蕪荒幸奉胸門一瓣香望洋眼眩何茫茫昔時冀北共星霜（戊午冬與雪鄰北上）七年鴻鵠不得翔幾人連翩上玉堂鬢髮可憐多老蒼亟傾濁醪澆枯腸挈伴歸來星煌煌

濟寧登太白酒樓

危樓矗矗女墻邊客子登臨意黯然渤海波連王屋水（濟出王屋東注於海）謫仙人去大羅天看山座上無春酒洗硯池頭有暮煙（樓畔有洗硯池）最是雨收風定後渴虹猶似飲長川

讀古詩十九首

我愛十九首言雅調自高古音啟漢魏元氣薄風騷胸中所感激一往何滔滔化作清絲絃悠然散鬱陶入我肝脾中似倩麻姑搔姓氏就泯滅望古心煩忉此聲不可續滄溟毋乃勞（明李于鱗有後十九首）

贈別賈七稻孫

一笑相逢倒接羅論心休惜醉如泥濕雲風軟捲不盡春樹晝寒開未齊繞磵漫催紅叱撥（時余自北歸）攔街試聽白銅鞮明朝舴艋衝波去幽夢應尋汊水西

過江望金焦諸山

輕舠指甕城山色如相遺蒼然百千峰杳杳入雲際鬘盡列障屏螺痕分遠勢行行中流闊夕陽散空翠泠泠鐘梵音時與飄風至攜酒妙高臺誰識看山意

有懷

霜風吹我衣忍與故人別今夕是何夕脉脉離憂結明月照我床瞑煙散清樾拂几理瑤琴鍾期渺天末有曲誰解賞彈者自悽咽忽聞小閣西嘹唳鴻聲徹掩耳勿復聽使我心斷絕

秋社

難憑禹力鎖支祁社下燒錢願已違色老梧桐秋氣肅影斜桑柘醉人稀可憐寂寂楓林鼓不見黃黃村叟衣浪打湖頭休極目叢祠剩有暮鴉飛

落葉

秋風昨夜起槭槭欲如何石徑影初少柴門聲自多刁騷疑雨集閒寂訝人過明月宵來好清暉滿舊柯

送李四翮飛之山西

此去三千里郵亭望欲迷程應分水陸山自閱東西古道新楊綠遙天落日低分攜無那速惆悵暮鴉啼

宿湖港截句二首

暝色低湖樹收帆避淺沙鄰船有漁父兒女自成家

更靜月初上水寒鷗不來誰家門戶好蒲柳逐行栽

秋聲行同沈虞襄作

天晴暖日烘林薄不見長空挂雨脚高秋漸盡籬菊開老圃種菜葱大嚼刁騷今夜覺微寒須臾大地狂飈作奔騰欲撼十圍樹匉訇漸墜滿檐鐸晨

起披褐向西園嚴氣隨風散城郭沈子中庭竹木多頓看暄妍變蕭索盛衰微物本尋常不用區區感摇落吾曹況有歲寒姿詎合飄零同敗蘀明朝且趁鯉魚風帆送竹西差不惡次日有廣陵之行

秋日山郵卽事四首

編竹當疎籬空天漾酒旗雞豚田祖廟鷹犬獵神祠玉糝菰爲粉瓊酥豆作糜兒童採蘆葉爭學短簫吹

偶隨黃蝶去岸幘樹邊橋卯酒紅初散朝霞綺漸消沙平留雁跡水落見魚苗却愛萁山老從容飲一瓢

落葉擁柴扉村深客過稀曉車分路去晚笛飯牛歸漁負雨蓑立鳥銜霜果飛此中眞小隱予亦久忘機

出門看日夕循徑入溪陰野水經寒淺秋雲到晚深艸潛驚鶻兎岸側啄魚禽自採黃花嗅無人知我心

王石谷魚川書屋圖

一寸二寸魚三竿兩竿竹溪壑自蕭閒其上幽人屋點綴憑吳綃萬頃具尺幅曠莽浩無端晻靄近

可矚飄翛神仙來巾襪謝追促彷彿天隨居奚遜予眞谷披圖挹清漣悠然想濠濮妙手非畫師山人王烏目

李廷珪墨寳室賦

廷珪父子製墨良當年聲價高南唐重瞳揮涕事忽去李後主目重瞳子龍賓輦載歸汴梁可憐不似江南惜相國寺門光奕奕烏丸異質同土苴大官棄置不論直宣和之初盡零落不似黃金猶易得先生何處得其眞庚庚横理藏雙紋松身蘭臭几席珍中書急呼管城君臨池揮寫如怒潮那使墨磨人見嘲

題蘇若蘭廻文圖

結髮爲夫妻貞信當如何願爲南山石勿作東海波山石永不移海波易分離君看竇氏婦艷冶盛文藻本自篤衾裯而復怨參昴遂使伉儷情零落斷中道棄置出門去驅馬臨關山關山雖可攀恩愛亦已闕折盡九迴腸織作千行字行行胸中璣字字睫中淚裝成錦繡段緣以雙鴛鴦文采不足念念我心傍徨願置襟裾側永使錯迕忘精誠動遠思車馬相迎將東海波不竭南山石自堅舊人

作新歡兩情長綿綿

聞雁

暮砧黃葉最銷魂況復音凄水外邨歡仞那無繒繳患一聲如憶稻粱恩樓寒秋夕人敧枕雲鎖荒城客杜門一種幽懷聽欲結嗷嗷冷月破黃昏

感懷二首

燈昏酒醒緒無端幽思年來寄釣竿田舍鶯花淹歲月風塵傀儡盡衣冠欺人燕石金爭市忤客齊門瑟漫彈牢落古今同一慨谷風習習咏猗蘭

生涯欲寄景山鐺百轉胸頭自不平春暮已憐鴻盡去草芳常恐鴂先鳴夢驚益郡三刀幻神愴洋河一葉輕忽忽頭顱已如此那堪於邑守柴荊

盆梅

梅兮在深山冰雪蘊太古却逗一枝春笑共湘妃伍（盆底並植水仙數莖）

玉蘭沈虞襄齋中賦

我愛八詠樓登臨事幽矚天風吹仙葩遶欄香馥馥萬片何玲瓏晶瑩射卷軸枝擬廣陵瓊蕊奪唐昌玉皎然君子芳將伍王者族應有宗之來人花兩忘俗

柳

麴塵幾日漾輕絲已見長條踠地垂好是薰風鶯語滑隋隄歸馬夕陽時

蝶

風情爲愛舞衣嬌欲借滕王彩筆描十二朱樓香遠近看花隨客過溪橋

金石交行咏韓昌黎孟東野

車笠有投分不如金石堅我思韓昌黎古誼纏肺肝四海文章孟東野五十作尉身酸寒昌黎激憤遡引手孤窮閭高者青天下者泉吽呼舌敝誰能憐一腔故人淚霑灑成詩篇願爲雲龍相周旋人生知已一已足況乃賞識蒙大賢如今不少磊落士苦心青眼誰復然嗟哉金石尙有銷泐時交情萬古長綿綿

雨

唱徹催歸春未歸溪光柳影散斜暉無端一夜蕭蕭雨又送餘寒上客衣

題邑侯許公畫冊（圖寫細雨騎驢入劍門詩意）

高山崔嵬兮絕壑潺湲劍戟森相向兮中留一門棧索兮雲連鳥道兮千盤行人到此躑躅兮況復

山鬼晝吽雲霧漫漫寞寞苦雨兮半天泥滑滑兮危崖斗級相躋攀疲驢十步九頓兮曾不得安我公壁立萬仞兮頓覺壯遊磊落非泥蟠蟄叢遍歷兮皇路寬騏驥踸踔兮鴻鵠騫乃知天心之盤錯兮紛試吾以艱難豈似夫羈人騷客兮效猿啼鵑喚之悲酸

寄沈虞襄山東

西園沈生能文章意氣頗稱天下狂論詩與我共門户譬如蛩駏相攜將忽然裝急赴東海打頭風猛連雪霜揖我别我板橋下欲語愴結心徬徨朅來同調漸星散枌榆社酒誰共嘗況復皐比隕詩伯謂雪鱗先生號咷奔哭盈門墻憶我驅車分手去已是死生離别處而君絳帳久乖違夢繞黄河千星路蒼茫記得送君詩甕室低徊淚無數祇今四壁空如洗憂端糺紛不可理憐才海内復幾人君以周親重知已招魂勿學兒女悲從此孤窮待經紀趨庭好語君家尊珍重平生師友恩

雪二首

狂飈昨夜滿湖濱散盡瀛州斛底塵冷逼驚鴻予渚白花開綺樹一園春垂簷滴滴裁冰管樸面霏霏上媛東六出祇今占歲稔歡歌比户荷平均

雪光如水映空明眼纈生花辨朱眞遍地白雲騰馬足一天飛絮鏤魚鱗竹敲細響驚枝折膚怯嚴威訝手龜火發爐頭空顥顥可憐融冶不成銀

題畫

雨霽星秋色空明林壑開四山蒼翠滿一老杖藜來虛艇疑相待閒禽不見猜是閒容膝穩何處著塵埃

春寒

幾日春陽匿陰寒尚未收雪花飛五出水氣遍諸州時聞黄河復決市上人行絶城頭鬼哭幽鄉關蕭瑟盡庾信最多愁

東宋大惺中

詩人高詠出柴關愁緒年來倍子山壘壘荒塍悲白浪絲絲短鬢換朱顔千番逐鹿夢原幻萬里浮鷗心自閒尚有清絃彈雅操成連一去幾時還

春雨

細雨宵來又發生苔階滑笏浣紅英最憐酒渴燈昏後滴破春眠入五更

曉發二首選一

看殘鈌月星初淡[illegible]微荒雞曙未升馬上坡公續
殘夢笑余驢背也瞢騰

示友

古人名山業操術何艱難今人妄鋟刻屢本滋流
傳踞坐老講師舌本恣瀾翻剽竊其緒餘横身於
坫壇安得祖龍焰廓清乾坤間著書譬劊業陋儒
僅偏安詎有千古事而肯收陳言寸陰亦可惜勗
哉還慎旃

咏古十首 選三

陸士衡

黑幰繞車愁華亭慘鶴唳殊衖張季鷹秋風斫鱸
膾

謝康樂

放浪一官間乃效晉連子當年恥帝秦義熙老處
士

李太白

誰者最憐才杜陵浣花叟日薄謝家山悲深並牛
酒

秋日集夏筠莊侍御園亭

擬扣叢春問酒筒三三徑闢遍秋風一池花謝荷
衣冷幾處霜濃木葉紅解組人歸盤谷裏盍簪詩
在輞川中騁懷更上臨湖閣隱隱珠光透碧空

立冬前一日小集李四翩飛齋中

杜陵人不返襟抱向誰開無那秋光去相將蟄室
來桐陰還覆屋屐齒欲侵苔忍問巾箱帙篇篇手
自裁

冬至後集椒園見盆蘭忽開一箭詩以紀異

彤雲四合天風涼杈枒老樹凍已僵我來精舍何
氛氳彷彿海外聞奇香香遠一何幽猗蘭開曲房
滿盎鬱鬱土花碧一枝揚揚生意長紫艷紅芽花

勢聳清芬絶似湘灃種始知青帝豫持權頓使奇
花發棠萆蘭乎蘭乎汝本植根在瑶圃佳名應入
王家譜冷艷能留天地春國香不與繁葩伍榮枯
人世定何常試看蘭蓀歲寒吐對酒看花花似人
激昂還欲聞雞舞

界首鎮

麴塵絲栩漾周遭一線長隄夾巨濤極浦侵嵐山
色淺犇流齧石水聲高百年驛遞當衝道十丈籬
笆聚晚舠都說昨宵寒食過荷犁明日下東皋

鉼荷

一枝搖曳月昏黃翠蓋紅衣別有香多事崔家池上折驚他三十六鴛鴦

雨霽同人小集賦夏日讀書樂得樂字

我生壯志牽京雒坐看風雲氣噴礴下帷鎮日讀藏書俗氛不許侵簾幕三春風雨無好懷詩社文壇庭雅約畤弄泥九寒天[illegible]風擱坐樹嬌鶯嫩綠齊腰鐮細麥輕黃落捆載歸來不論錢換酒且供文字酌閉門箕踞更科頭何處无規塵作惡手檢縹緗四部籤目分黑白兩行盤讀史務在探本源窮經豈止食糟粕棐几橫陳笑獺祭晶函肆啟防龍攫會意有在忘言筌直將萬古胸懷拓亭午卷帙坐階除靜觀生意心神躍藤陰蕉綠淨衣履流水鳴蜩聲間作北牕一枕臥羲皇夢裏吟䰟自歌咢丈夫窮達自有時尺水泥蟠廿屈蠖虎箭侵膚鴆作媒不如芝田容與藏秋鶴試問炎天僕僕軟塵人曹騰安識予心樂

題江左十五子詩集

吾郡詩名天下聞宮王李郭總能軍如何隔絕般潘去不許江東旗鼓分謂殷蠹村先生蠹村高郵人以𨽻籍天長不與

猿

是物最哀怨況逢秋氣涼巴江一夜雨孤客九迴腸斷峽飛騰捷幽崖吟嘯長窮途寧漫託林木好周防

鷗

身輕渾不繫最愛浪花微淺渚白蓮墮蘆洲殘雪飛羣遊看泛泛水宿自依依寄語芙蓉客人間有是非

蛙

絮聒鳴何倦前溪碧草深六更無木鐸兩部有繁音霖雨宵添漲星河曉漸沉小牕聽閣閣幽思那能禁

蟋蟀

蛩響應秋氣依依傍小軒清音喧絲砌碎語怨黃昏入夜涼風迴侵晨落葉繁琴絲何待譜支枕暗銷䰟

小鳥行

西園雜花蒔上有青松枝小鳥日夕鳴棲息終不移赫曦不可入鷹隼焉得窺昨夜北風起雷電相追飛本根既震盪枝葉苦離披小鳥欻然去卻入東家籬舊柯那足戀遑䘏多猜疑鳥乎且勿疑參

天會有時可惜曩來意纏綿空爾爲

早秋歸自東鄉

如梁秔稻望盈疇十幅蒲帆接素秋白鳥觸橈頻趁客紅輪低水倒銜舟蔓騰老屋牽瓜瓠柳暗官溪浴馬牛極目戍樓知不遠暮雲歸思兩悠悠

山村霽後

碧空如洗氣猶寒屐齒衝泥信步難新漲雨餘篙半沒喬松風過麴初乾澗邊稚子收魚笱籬下衰翁補鴨欄却憶故山前日事綠蒲紅蕊共誰看

讀書聲

不羨嘈嘈九陌笙下帷有客坐書城三更茶熟燭花瘦響入碧梧風韻清

讀李翩飛詩有感

呼天滿帋血（翩飛有呼天詩二十首）鵑喚徹雲霄詩是君家事窮原我輩招一椽仍寄寓五世只飄搖誰作歲寒侶無令感孝標

同人歸自西齋復至草堂月下有作用唐人韻

淮陰孤客悵登臺（時沈二北上）强我西齋笑口開白雁黃花催節去寒蘆敗葉擁愁來可憐幽徑詩情冷又蹋深宵月影回懊惱隔壚人睡熟鯨吞那復盡餘盃

殘雪

掃來寒色滿階除萬个修篁一卷書瘦態却憐銷玉後清心肯易作花初尚隨幽夢袁安宅不斷詩情鄭綮驢莫歎手姿零落盡待占三白定非虛

春曉

細草茸茸襯屐行板橋西望最幽清雨絲消盡東風軟燕子一聲花滿城

元祐黨籍碑

元祐何煌煌老成未顛墜社飯忽悲辛官家任調戲同文紛株連兩朝天日晦髡鉗比北部一網盡善類草詔斥宣仁名節甘墮壞居然刻豐碑鼠子太凶悖鬼神亦燀怒天禍不可悔刀箭手馳岡國步竟殄瘁三百有九人碑碎名不毀安民何人乎凜然識清議

迎燕

舊巢珍重護柴扉草綠重簾尚未歸豈是飛飛金谷去高樓辛苦報春暉

雪步蘇長公清虛堂韻

猛風趁人飛狂沙龍公試雪行衙衙瓊光亂撒滿林玉素質碎剪千枝花橫空一陣斷樵逕壓壘三尺堆詩家何處慘鳴沙海雁已看凍掣扶桑鴉揣封孤松冷到骨峭勁古梅寒吐葩此時衡門最蕭瑟惟有苦吟勤梳爬藤箋愛隨孫康坐螢眼自煮陶穀茶搜奇警走鷺鴨陣聚響欲羅金石撾清虛古人已寂寞楓林往事還咨嗟辛未春正咏雪沈廣襄楓林書屋論詩西樓且縱飲樽罍爛熳傾雲霞

無題二首

青鳥年年任往還仙姝遊戲到人間飄飄似渡涔

陽水綽約應來姑射山香散鷓鴣簾幌靜羅裁蛺蝶剪刀閒不堪渺渺愁予日更對湘江竹上斑

翠翰那倩黛螺彈訬婧眞憐秀可餐萬里雲霄求隻鳳一簾煙霧隱雙鸞愁將玉指移箏柱莫遣金風掩扇紈我擬獻珠猶未得璜臺杳杳思無端

醉歌行

寶刀藏之匣美玉韞於匵駿馬長伏櫪異書空守簏蒼然萬古天雙丸跳相逐光明亦自多塵埃蔽幽矚屈原呵壁問盧仝下庭哭層霄閉閶闔辛苦再三瀆我欲署無愁昏昏醉醺醁

周孝侯

人生誰姸亦誰醜惟有揮霍不羈之才堪不朽安能呢呢綠牕相爾汝修飾邊幅如未偶試觀周將軍少年作橫一無賴父老皆不善謂與蛟虎同患害壯士不忍須臾恥倚天長嘯霍然起扳劍殺猛虎彎弓射長蛟還身就遊學一時三害消明年徵辟州府來將軍意氣何雄哉竟入中朝名字貴直聲要使諸豪避邊塵乍驚牧胡馬掃除梟帥將軍可將軍自是專斷才那得局促隸麾下纖兒但解報身仇詎惜元戎功業墮老母不敢顧行行事已

去羌戎鉦鼓何闐闐四面肉薄無援軍已分沙場碎肝腦行歌慷慨荒山道爭忍還師一步就吏議重使刀筆脣吻相顛倒嗚呼聲名烈烈萬古豪不愧江東諸父老

西園坐雨

閒門踈剝啄簾幕靜愔愔寒氣送幽閣微雲生晝陰霏霏池亭曲颯颯松竹林坐久西牕暗凄然聽暮禽

小港中觀漁人網魚所得皆寸許者感而有作

港汊添新漲漁船作比鄰可憐多密網未肯遺纖
鱗淰沫波纔試烹調釜已陳江湖方浩蕩去去漫
逡巡

獨酌

農子夕摇艇溪南載酒旋秋河初絡角新月正平
絃倚樹散遥慮挑燈吟舊編歡情饒野意一醉已
陶然

景忠烈祠二首

遺廟英靈亘到今痛餘瓜蔓幾沾襟紛紛漫道荆
高俠誰識睢陽厲鬼心（壁間詩以荆高目先生非先生志也）

鍾山王氣已淒然俎豆忠魂共數椽（並謂博士方先生）斜日
晚風春黯黯道旁猶怨革除年

東鄉有懷宋大

荒藤纏曲巷愁緒近如何已覺心情減何須感慨
多靜然能補病憂甚戒焚和待得籬香滿攜筇且
一過

登寶應泰山殿

東山一望鬱岧嶢往代名藍倚絳霄宮殿碧霞三
殿淨像分金粟萬靈朝栖邊地闢登新稼洞裏天
開度小橋寂是俗塵飛不到夜深雲際有鈞韶

菊

翠葉春來茂好花晚獨芳蕭疎存道氣冷艷殿秋
陽園內更無色袖中時有香德惟君子比情與故
人長北雁悲寒影西風借淡粧瘦憐人共逸清笑
我偏狂何處白衣酒任他青女霜春蘭應作侶兩
兩看行藏

愁霖行

墨雲千疊陽烏匿漏天那得泥丸塞禾頭處處長
新芽溝漲半篙塲圃溢檐溜淙淙聲不輟十户五
户炊煙絶松牕紙鳴北風烈斷雁飢烏共淒咽泥

濘又過重陽節往來飛騎流星掣君不見西風一
夜黃河決閘洞齊開冬十月

風

晚風吹不斷野曠倍颼飀光冷一簷月聲喧萬木
秋暗蟲淒敗壁濁浪下荒洲漸有裝綿意蕭蕭動
客愁

春暮懷李定齋先生

衰年悲薄宦一櫂大江過爲憶綠波濶不堪紅雨
多南山肥苜蓿西郭冷煙蘿膾有弓衣在花間細
細哦

五日觀競渡歌

五月五日天氣佳官河澄瀲紋如韡何人好事張
水嬉兩舟耀日旌旗多篙師捷㪨疾於風大物却
倩龍爲馱週遭列陣比鶩鸛蜿蜒作勢輕蛟鼉低
昂出沒各有態如鳧如鶺相經過由來輕碩俗所
愛遊人壓路紛逶迤彷彿魚龍看角抵依稀絙索
觀拔河中流一聲簫鼓來悠揚妙曲迴青蛾尾以
天童好妝束迴旋四面工狎波洶洶半日殊未已
迨瞑駭疾稍以和金支翠葆倏不見水光雲氣相
盪摩耳畔喧闐頓清寂沙汀隱隱聞漁歌憶昔隋

家下錦纜三千殿脚承阿麽雷塘蕭瑟數畝地龍
舟散若雲煙磨況乃區區一兒戲趁錢作劇吁可
訶繁華那令久留滯狂奔舉國理則那傳云招屈
尢孟浪濺濺此水非汨羅揚州潤州古佳麗競渡
絡繹龍呀呀富兒有錢足麤使蘭橈女伴矜相誇
嬉遊不許長官禁耳聞眼見生咨嗟吾徒挽俗無
斧柯餔糟且任蒼顏酡

悼亡姬張氏二首

瀟江同渡不勝嗟寂寂文腮剩石華響板一聲誰
誤叩更教鸚鵡喚琵琶

枉向長干卜瑞娥（姬長干人）彩雲一霎電同過隨風香
袖飄零後白老何人與唱歌

水邨卽事

溥溥白露氣初寒日日農家給兩餐糟酎清涼思
楚瀝蔞蒿沽薄愧吳酸市牛集遠穿藜徑放鴨舟
輕刺蓼灘一帶水村蕭瑟甚鸕鷀飛起荇絲殘

美女篇

美女何翩翩姱容出塵表君王見之愛粉黛空燕
趙玉輦自般勤妾心明皓皓涼飇颯然至長信生
秋草謡詠一以深嬋娟貴自保高詠擣素篇斯人

果幽好

題三十六湖草堂詩

風擁甓城水雲鎖魚川屋幽人愛苦吟鸞聲嘯梧
竹吁嗟淮海後風流此君獨不斷滄波萬古流試
問長湖三十六

送五弟騰芳之浙江

踈狂只合狎漁樵漫說豐城劍未消匏子更傾桑
落酒檮枝行弄浙江潮樓頭風送鴻聲急池上春
回草色嬌從此便多雲水夢雙魚頻寄莫辭遙

治春五首（選二）

歌吹何當問竹西晴郊草色望中迷杏花深處行
來好枝上壺盧故故啼
少女風中花正開輕雲罨靄映樓臺嫣紅姹紫明
于錦可要齊奴步障來

甓湖聯吟集卷一

余得交陳君沛舟相與款洽而歎天下何多僞也機變之巧不足言即萬石之醇謹嵇阮之放曠猶之乎僞也以其猶有人之見者存也沛舟動與天游其性眞流露怳遇于懷葛之世何論漢魏哉爲詩坦夷愷直不事鉤索情識所到依永和聲蓋中聲之所止也夫以沛舟博綜羣書考据物類豈不能爲樊宗師玉川子等倔詰聱牙之響然而與天爲徒覺一切苦心冥搜雕劖萬象者皆自鑿其性者也沛舟但知率性耳余閱其詩必參其人世之誦其詩而不知其人者豈不失之皮相哉此世之所以嘵嘵也定齋李光國題

蠶湖聯吟集卷二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陳桂

覽湖聯吟集卷二目次

覽湖聯吟集卷二

陳桂 字騰芳號沛卅 著有閒樵集

同友人西山遊陳園

境闢蠶叢合更分涓涓細響澗邊聞吹將香至倚高樹借得山來帶白雲燕子啄花穿竹影魚兒吞絮亂溪紋探幽半晌無人到且共勾留坐夕曛

登南城至奎星閣

風景荒寒異碧城探春且喜試新晴牛鳴村壠麥猶淺鴉集魚舠水未生古閣層層斜日淡疎林漠漠晚煙清山僧那識詩人屐却閉禪關到月明

季夏同人讀書楓林書屋各成述懷詩一首抵暮値雨漏下二鼓方散

羲馭鞭恢台涼颸漾舶趠結社敞高軒放眼恣遠眺蝦鬚捲風簾蟹眼煎水銚颯颯松籟鳴疎疎竹韻敲波澄游魚戲蔭密晚蟬噪生意暢幽襟惟踪洽同調斗室四部班縹几百城繞把卷沃靈液探穴闢奧窔六經起焜煌萬象歸籠罩洪河堙崩頹煩聲息噭呌羸劬詎能灰孔冊至今耀遺澤緬先型元燈引後覺修綆古井汲短檠枯柴燎聖藉契眞傳正史集衆妙諸子逮百家紛綸俱踸踔心精

味逾出目遠光愈嚼所貴勤簸揚那便易呰謷希
聲兆四始逸響振萬竅疊唱繼風騷爭鳴覷天巧
朱絃吐清音曦日輝朗照躭臭蘭芷親考懷肺肝
告學步艱躋攀望洋苦眩掉何當軋茁除一使規
矩蹈努力抉慈淵勵志干雲霄會悟難可談專壹
麥任漂汩汩薈菁英浸浸極幼眇惟懼嗌頭蒙詎
能希腹暴菅城迷帖括棘闈傷毷氉故紙鬱無靈
癖嗜痼難瘳壯夫執高節志士恥淺效襐貞彌復
踈嬰艱秖自悼門戶感伶仃時宜失孤峭生涯黏
上竹身事兎罹孥淚灑山泉沸襟煩野火燒奔馳

胃荆榛陶冶空爐竈侘傺膺頭責揶揄遭鬼譟莫
冀畬穫竊慮鹵莽報狂瀾豈能障大義期不謬
叶商銘厲又日周雅警既耄取精汰渣滓登岸傍
涯澳勃窣敬舊廚浸淫發新窖際此舒畧閒遂爾
逸興趍闇題夕陽匿琢句殘燭燋短劍鏖皐蘭長
矛蕩邊徼整旅肅臨淮摧堅抵票姚狂歌大白浮
怒墨黑虢鈔澄澄淨幽林驕驕屏炎歊豐隆忽推
車短簷驟飛瀑灑空塵埃滌盪胸珠璣濯叶珍重
素心人睠言千古樂

寄賈七稻孫三首 選二

打櫱一爲別奄忽朱光徂陰蟲弄秋響刁騷感高
梧高梧葉以墜寒露盈階除孤燈照愁緒故人隔
菰蒲有酒聊復酌念子少歡娛

嗟余寄岑人入世多辛苦豈無平生交古道竟如
土翠鳥巢深樹所以愼毛羽鸜鵒閉雕籠階禍在
言語相知不忠厚毋然出肺腑

病起喜宋大惺中至

爐火初停煮藥聲湘簾棐几坐幽清吟來短句依
然好病起秋光分外明晚竈菱香供客饌青燈人
語出柴荆枯碁一局消山茗底用驅愁問麴生

椒園新月

一痕纖月碧天隅徙倚椒園興不孤纔喜清陰生
翠竹已看寒影下高梧幾行微照星前雁三匝猶
飛屋角烏漏永簾櫳風暗起聯吟人似坐冰壺

集甕室走筆贈李四

風流誰槩生花筆椒園惺中板橋以任虞襄古堂稻孫
與甕室翮飛甕室人奇筆更奇橫掃千軍萬軍旗
鼓夫前日木蘭詩昨日城南律雕刻造化春錦囊
淮古頌忽爲兒女忽英雄試看鐵鞭詞哭兀詞哭
兀復駭疾攫拏虎豹走龍蛇短兵中人濡縷血我

持布鼓死無聲崩摧洎分巍項蹶君與翁公謂虞襄
猛相軋關險眞逢孟韓出再接再礪眞宰愁十盪
十決神勇匹詩成市兒僵赧汗氣已竭還復不自
量怒臂奮當轍末生顛踣只疎狂于世文章少稱
述喜君意氣重君才十年風誼膠投漆有如仙爪
遇麻姑更似金身禮迦佛人生歡會不可常三萬
六千嗟一瞥今夕團圞共燈燭明日旗亭又離別
離別能幾時迴腸已嗚咽好鳥迎風作意啼垂楊
帶雨柔枝折持杯搔首問碧翁蹠飽夷飢理難說
何不回光明懲慝賑遂華却使荆山足雙刖空向
荒邨走蹩躠

咏史二十首 選八

羊車天子正酣歌內郡諸戎種落多一自長戈并
隴起可憐荆棘滿銅駝

新洲伐荻已崢嶸晚歲橫戈關洛平草澤羣雄都
散盡終令大業屬彭城

巢林春燕六州虛北伐誰陳兵事書萬里長城偏
自壞却將經略付江徐

刁敕諸臣從輦回蓮華映月宴還開蕭郎三十功
名好火迫荆門戰鼓來

紛紛湘生日尋戈黑獺乘虛鐵騎過刼火夜深文
武盡讀書應自愧維摩

少年鬩閱老兜鍪汾北揮鞭偉績收蜚語忽傳孤
月墮君王那得號無愁

平明霧塞景陽宮複道淒涼玉樹空二百年來金
粉地從茲王氣向關中

公子英鋒出晉陽阿麼宮裏枉悲涼楊花飄泊歸
何處尚自清歌滿蜀岡

懷晼園四兄

已卜歸有日轉令離緒繁寒雲起荒外疲馬出都
門昨夜飄微雪知君念故園計程應不遠珍重啟
藏尊

春日偶與用昌黎感春韻三首

芳時勿輕擲嘯歌琴書間斯文何遼哉漆室長漫
漫我手亦已胝我唇亦已乾爬梳廢寢食有癖同
虞翻江花慰我愁五色生毫端

續綆鉤其深進寸尺又退聖作與明述皇皇六經
內灌溉等江河涓滴衆所賴方今重石渠斯道敢
自外

世人墮諸苦妃黃而儷白壇坫輒稱尊喬嶽自千

尺由漢逮元明風雅道斯劇鏗如奏廣韶淡如聆仙笛奇如觀鬼神壯如操劍戟精氣浮腧縻斑斕照几席睠懷千古人晤言長不隔念此非雕蟲縷告三益

喜雨行

吾鄉有湖三十六長淮亘接掀洪濤打城數逢河伯怒建瓴復恐雨師驕今歲滄桑變奇絕澤國有田皆坼裂幾回屏翳化箕風疑是商羊畏旱魃青青二麥漸枯黃瞻天眼滴村農血鐘鼓鞺鞳羽客壇衣冠羅拜累長官豈是精誠通帝座郊原頓見雲漫漫林邊落日鵓鴣叫樓閣春風吹雨到淅淅瀝瀝纔作聲喜極似聽千尺瀑連綿半日已霑濡秧針如繡麥扶疎男男女女歡拍手令帖來索縣官租

雨中楊

楊柳春深舞未闌絲絲細雨漾䰀端輞川上下波光亂灞水東西客夢寒度盡陰雲迷酒幟泊來野艇罷漁竿小蠻淚濕朱樓外留待鍾情白傅看

月下柳

萬縷千條管別離那堪月下望紛披風情還溢黃

羅扇舞態眞憐白紵詞秦甸迷茫清露重灞橋冥漠野煙毋鎖魂更有淒涼意飛燕流鶯總不知

劇暑過沈二虞裏納凉

澤國水氣收祝融威乍煽張傘火雲布燎原四分散我無千章木炎曦逼深院亭午彌蘊隆斗室滋煩懣那復理琴書都欲廢餐飯無聊悶黑甜嗷噪蠅撲面桃笙遽霑濕起坐兩目眩逢人少禮數汲井烹芥片打門二子俱(宋大賈七)偕行絕塵坌板橋有沈郎招涼意繾綣茲地謝熱惱佳曠夙所羡深竹落斜陽高下晚蟬亂坐定設楸枰戛戛多清韻頓令心地涼恍與冰壺近爲念襏襫者此時正揮汗

訪社友

向晚尋詩客柴門一徑斜翠生宗炳榻陰覆謝敷家斜日曬蘦子微風香菜花披襟閒話舊清味瀹雲芽

苦雨

浛浛壞雲壓踆踆陽烏遁舉頭不見春雨絲密於繭豐隆推車來如瓴高屋建出門訪我友九衢潦已滿入門堙我帙三徑晝疑晚怪鳥啼鉤輈好花遲婉婉空堂滑綠苔幽壁長白菌迷漫復幾日淫

霖淒未斷敝衣停澣濯爬搔類中散倦枕支匡床芳醪疎酒盞逢人空咄嗟撫時漫憂閔安得掃陰霾六宇變暄煖著屐試春風悠然吟思展

舊坑石硯歌（爲雪郩先生作）

端州老坑天下名馬肝龍輔巧琢成古來名士最珍惜長吉有詩坡有銘年年幽鑿地靈失斷磚片瓦俱飄零嘿存齋頭圖史舊摩挲几席娛清晝座上尢推即墨侯通身古樸兼奇秀青蒼一片褁元氣須臾變滅紫雲透晴牕潑墨試芳潤渟泓觸手風瀾綿此物流傳應幾代龍尾鳳咮相先後至今

端溪更寂寞紛紛贗鼎都爭售硯乎硯乎勿羡揚家寵冠七客寮勿羡薛家九錫聲名高惟願長與崎嵚歷落之詩叟靜中共結忘年交

松濤

料峭初寒風怒號長林陣陣作松濤奔騰龍鼓黑鱗動洶沸鼉吹壟浪高山寺夕陽餘慘淡墓門殘碣歷蕭騷此聲欲就華陽聽一洗人間滿耳囂

蠶婦吟二首

朝亦采桑葉暮亦采桑葉一眠逮三眠繰車又搖雪

明月流素光照見通宵織一絲不上身但免丁男責

李將軍

衞霍成勳塞上尊數奇偏失茂陵恩雕弓手健推猿臂鐵騎秋高靖鴈門垂老那堪還對簿遺軍當日總銷魂穹廬更有生降者兩世傾冤未許論

張曲江

風度開元最上頭當年幾疏匹韓休空令羽扇三秋恨坐使淋鈴一曲愁在日笏囊辭畫省沒時金鑑想韶州椒漿竹葉成何事海燕年年淚未收

郭汾陽

天下安危關尚父孤臣鋒鏑仗皇天紙花前後一千首戰血東西二十年尚有驚魂愁蔽日空勞遺像續凌煙陳詞半幅風雲黯合共南陽兩表傳

司馬溫公

熙豐往事不堪論四海安危係此身報國暮年心耿耿憂時寢疾語諄諄宮中嗚咽又殘局嶺表苦辛多遂臣端禮門前一片石可憐清議屬安民

韓蘄王

頻年奔播竟無歸壘壘江頭羽檄飛子弟八千披

勁甲戈船十萬困重圍指麾淮泗終齎恨勾當湖山早見幾可惜僅叨忠勇賜難教半壁起衰微

岳鄂王

如何自撼岳家軍壓日秦頭血淚紛六郡閒田悲父老十年孤夢冷燕雲書生也識中朝局兵府難言舊日勲太息千秋兩少保（謂于忠肅）蕭條湖上吊忠墳

讀殷畫邨先生詩集

堯堯泰岱摩青天天下宗師王與田（二公皆濟南人）先生瑰瑋而奇特兩公倒屣歡相識其間商工稱鼎足吳

中收拾諸名宿當時鐵網盡珊瑚豈料夜光猶韞匵神物詎合久沉埋吟場已逐中原鹿樊桐旗鼓五十年魯靈光殿巋然獨慚余失學羞金根故紙低頭空瑟縮飯依有頗滯登龍祇博殘膏瀝空腹何緣意氣諧文孫授我千珠百斛玉斑斕古色浮麥光晴牕浣手急披讀有如灌頂清醍醐又似瀣沆流江湖初若無絃蘊幽瑟忽聽廣樂賡咸虞牢籠衆象得精粹譬割珍怪陳上腴就中大筆彌淋漓石鼓詩接韓蘇韋丁敦已篋好位置驅役造化如小兒氣排山岳力扛鼎玉虹倒瀉蟠蛟螭千金一字不能易詞伯避席常嗟咨而我獲見所未見口角流沫傾肝脾如斯一篇已不朽何況著述皆雄奇起衰振靡藉鉅手卷帙定荷神扶持嗚呼俗學少根柢三唐漢魏空毛皮審音夔曠不可作滔滔淫濫將安歸先生往矣大業存身則否塞名益振精騎渺渺稱替人豈與槿菌爭朝昏

苦寒行

白日凍閉隨狂飈老屋墮瓦聲動搖彤雲黯黮雪意驕劇寒排拶凌逆蒿長河腹堅團罏舸霜酣月苦飢烏號何人輕肥著紫貂而我忍寒披縕袍十指皸瘃肌膚撓層層簾幕如紙飄地爐火冷紅燄銷東家西家酒價高繩床僵卧不自聊抵暮剥啄來貧交（謂沈虞襄）髭鬚氷結意轉豪呵凍不律還相鏖阿咸亦至不須招（謂侄震方）急呼麴生供酕醄冬菹菽乳當烹羔劇談耳熱驅牢騷元冥駕避寒威消由來此樂歸吾曹九九切莫辜良宵

寒夜聞雁

燈暗朔風勁虛檐雁陣銜舍霜聲欲咽帶月語還濃遙送寒城柝微參冷寺鐘可憐飄泊後何處冣高峰

即事

閒心檢點入詩籤松竹蕭蕭逸韻兼出凍湖魚連甘貴飽霜畦菜一冬甜且憑濁酒消長夜爲聚寒香下短簾愁緒忽縈天際雁數聲嘹唳北風嚴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妾本如花女入宮揚蛾肴寵奪千嬋娟自憐遠自疑無端恩愛疎辭輦出空閨迴望邯鄲城月黑風淒淒嫁爲厮養婦消歇減容輝倚伏信有之薄命休自悲君不見鴛鴦塚連理枝人間自有糟糠妻不似君王生別離

湖上

風動峭帆回月白炊煙見隔岸望漁家挑燈同晚飯

春日偶成和四兄上巳登城韻

莫更傷春惹鬢華且隨褉服鬭天斜面城波拂千條柳隔院香吹幾樹花故事儘教追勝日餘年從此醉流霞探幽爲謝紅塵夢蹤履扶筇已當車

登神居山

探奇有癖肯辭勞絕頂憑陵氣倍豪呼出仙人吹鐵笛招來田父醉春醪全湖水敵瀟湘濶數里山回華嶽高我欲結廬依井臼燒丹無術待盧敖

文信國祠

敬芼芳蓀吊昔賢森森遺廟半山巔猶疑衣帶精靈在眞見忠肝鐵石懸春雨春風悲舊燕江花江草怨啼鵑一從碧血飛柴市正氣排空五百年

題豐樂亭東坡石刻

淋漓文字闘鴻濛斷碣亭邊萬古雄揭向蒼山殘照裏傷神不見兩文忠

寒

陽烏盼不到大地慘陰凝階積已殘雪河堅欲斷冰可憐荒市酒獨對草堂燈賴有同袍者高吟意氣增

雪二首

昨夜吼狂風覺來雪大作凍雲撥不開影絕天邊雀利如珠走盤輕若華破萼璀璀貯堂坳皛皛著簾箔睨視不敢仰滿面如受斫亭午勢彌勇令我心膽落不知幾丈來漫漫蔽廖廓

漫漫不見人但見連天白不日愈空明無煙更冪歷縮首坐空軒冷氣出胸腸鑽穴入硯池穿牖布几席策試苦凌兢開户深一尺一尺不爲少洶洶

猶未息

遊朱氏園

爲訪名園一叩關危橋曲磴徑彎環引來泉脉成深沼剔出雲根笑假山梓澤樓臺輸雅淡輞川亭館足幽閒我來欲擬剡中櫂宛在千巖萬壑間

咏陶徵君隱居

人皆慕巖壑充隱毋乃恥夐哉栗里翁遠繼商山址五柳多清風羲熙間甲子荷鋤豈不佳濁醪還自喜君知高枕心避秦是其吉

弔朱生有序

朱生名湖問業于余年少喜讀書以婦産延媼中夜冒雨走河隄上忽失足墮水死爰作是詩以哀之

朱生朱生爾不能如蛟龍揚鱗鼓鬣拔起蒼海底又不能如鵾鵬摶風振翮扶摇幾萬里胡爲狼狽失足河隄中遽使昂藏身葬波濤裏是時淒淒夜色昏澎湃急雨詹前翻其妻支離甫坐蓐其子呀嚶纔離去腹其父衰殘久病人踉蹌奔向長河哭其毋灑血盈中堂喔喔諸稚能悲傷雨蕭蕭風瑟瑟滔滔滿目寒流急悠悠一去魂難覓眼前咫尺

皆風波寄語世人愼勿將身試倉卒

雨中椒園小集

陽鳥忽垂翅黯黮陰雲宿睡起百無營琴書理幽獨打門來羊何招我西鄰屋詩節倚椒園吟聲出深竹萬竿滴空翠清迴比巖谷摩霄三兩松虬枝色斑剝風驚夜來雨疑是落飛瀑撥觸悵陰閟景物耐幽矚亭前木葉黃墻外枯藤覆揺落一爲悲徒然自結束東籬剩晚花且盡樽中緑

柬賈二恒若

花落花開愁緒紛藥爐蕭瑟重憐君于今剩有心長熱憶昔何曾手暫分北郭酒杯銷夜月西園棊局戀斜曛竹林壇坫依然好日望清言助齒芬

寄沈雲洲先生

冷落休嗟寄一枝補天有策拯瘡痍河陽春雨蹈花署彭澤秋風想菊籬不爲苦吟腰已瘦懸知初計夢先馳挂帆好趁蓴鱸候任我西園倒接䍦

遣懷四首選三

早起出門去宿霧上我衣朦朧失前途錯趾將安之一霎迎曉日兩眼光陸離如何不終日又值狂飈吹中道歷變態鎮日成荒迷深山有猛虎荘馗

走魑魅所以古之人岐路多深悲
落地身七尺早為天地絃欲尋亡何有莊生安在
哉入世無一策方頭衆所咍中途逢熱客掉臂不
我偕偕之亦何為轉瞬俱刧灰周旋我與我冥心
於無懷
人生弗師古蒙頭走長衢昌黎固云爾牛馬加襟
裾耿耿方寸心竊慕圖與書安得脫塵鞅雕鏤終
菰蘆下帷作繁露鍵户成潛夫非敢曰能之巾箱
足畋漁

賦得水霧隱江津

渺漫空江上蒸來霧氣稠繞看凝古渡倏欲遍芳
洲似雜風塵暗全遮雲樹幽濛濛飛雨脚冥冥亂
潮頭隔岸迷花塢臨邨誤酒樓山光沉別浦波勢
混前流未許窮千里何容豁兩眸仙源渾莫辨且
駐武陵舟

賦得疏籬帶晚花

玉露滋苔砌金風拂遠枝尋香杳北郭摘蘂近東
籬寫意偏宜淡餐英不厭遲傲霜還有態映月正
多姿本不爭穠艷何妨獨後時尚能供拗取孤影
傍軍持

楊忠愍

丹心炳白日憤結佞臣頭遷謫一身在乾坤兩疏
留倉皇巾幗淚經紀友生謀遺事何時補萇宏血
未收

廿四橋

銀龍高挂久沉銷賸說佳名廿四橋影裏香殘花
史帔聲中譜斷玉人簫數株衰栁毋憔悴幾點流
螢度寂寥千載繁華餘此地年年月色黯清宵

虎丘

一角青山峙虎丘舟停滸墅且淹留梵宮寂寞鐘

魚冷霸氣銷沉麋鹿遊暝樹亂鴉淒落日野原衰
草怨清秋登臺不說生公法勘破興亡石點頭

田家即事

習靜茅檐晝漏舒繩床夢醒意蘧蘧正當烏没蟾
升候快值雨收風定初野幹壓籬花冷淡晚禾浮
水穗稀疎腰鎌薄有西成喜藥物於今得屏除

輓沈雲洲先生二首

白首之一官不為五斗戀尊鱸思故園歸趁樵風
便放間綠野堂遺澤在花縣養靜竹千竿委懷書
萬卷無端雪霰吹頓覆靈光殿

淒迷野月白蒼茫湖水深花光泣朝露幽鳥啼荒林瞑望西城路委折不忍尋到來多感激腹痛傷人琴茫茫兩行淚落落千古心

烏夜啼

烏夜啼煙昏月黑聲淒淒可憐八九子覓食東西飛雛鳴喔喔啼轉急如聞幽咽悲生離吁嗟哉骨肉同生會同死不見淚灑初寧叫車子

寇萊公

邊事咨元老如山肯動搖六軍繞出汴一鼓欲吞遼孤注賞原薄天書寵漫邀雷州萬里路蠟淚不曾消

宗留守

金以和唉宋宋以和自愚偉哉宗留守枕戈恢皇圖義師振河北響應百萬夫潢池息枹鼓銅馬翻前驅餘齡冒矢石紅淚懷故都劉子數十道髮禿心血枯如何扼其吭乃有汪黃徒漁舟泛江上曲端語陵廟甘丘墟虛令關洛間引頸望乘輿千秋五丈原賚志同沾裾風雨黃河水如聞三歎呼

春郊行

冠蓋雜沓來城闉父老走集看迎春土風近事齊鞭牛導以散樂百戲陳我從道旁亦欣欣典禮聿備氣象新前夕滕六橫昨日雨師驕春風一披拂陽氣回青郊揚州官閣早梅開隋堤楊柳紛毿毿此間風景自足樂　鑾旂況載膏澤來膏澤來登春臺十日醻康衢舞

飲永寧泉

為訪名泉屐未閒綠天深處敞柴關春風煖送幽禽語一帶夕陽窓外山

海忠介祠二首

砥柱江河直道孤如聞折檻漢廷呼魂銷犴狴君恩盡猶自攀號望冎湖

海燕淒涼幾度秋韶州精魄又瓊州最憐死後孤臣血灑向窮荒未肯休甲申之變先生石坊泚然血下凡數日

登雨花臺用壁間韻

出寺步斜陽連岡漸修廣松風吹雲林笙歌送餘響天空淨如拭石路平可仰披襟吸山泉翛然脫塵想

人日旅舍坐雨

晨曦望不見幽牕停鳥弄盲風捲地來灑空寒雨凍石徑滑連岡蠟屐屏無用何以遣靈辰騷壇聯

雅從三間淨僧寮坐定塵氛送朔氣凌晚寒煖酒拾枯葑談深紅燭跋吟餘青眼縱人生艱良晤晨夕去倥偬睠言風雨詩君子古所重

借觀樓聽雨

罷酒高樓巳二更無端猛雨到春城幽林勢雜松篁亂孤枕夢隨鐘磬清繞澗待聽飛瀑落探梅應有暗香生獨憐襆被江帆客爭及踈牕此夜情

金陵元宵對月

壞雲壓空來北風寒到骨男兒可憐蟲蕭瑟送時節今宵倚高樓松林上圓月半榻敞琴書晶光漾

殘雪麗譙虬箭沉長街鼉鼓歇薄醉寄微吟冰壺坐澄澈爲語故鄉人江天正清絕

宋大惺中齋頭即事

清輝漾微月相望幾家門人在闤塵外風猶洽比存忘機同嘯咏隨分足盤飧却憶孤吟者支笻野外郵（謂李四）

題畫

林落遥吞暝色人家多映晴嵐摇曳扁舟何處半篙秋水江南

懷李四翮飛三首（選二）

商飇林外動陰蟲草間啼物候頓以異感我故人思故人在汾晉雲山久睽違知君多越吟况復憂親幃鵾鵬圖九萬安能戀一枝秋風正闢門羽翮嗟巳羈

與君篤恩愛感君執謙退歡好念百年深情露肝肺不惜幽蘭馨作我襟裾佩相知在脉脉豈必貴意氣意氣彼何爲毋乃殊面背伊人古君子望遠發長喟

賦得白雲深處有人家

此徑都無熱客臨停車遥望白雲深四山日落寒

鴉叫萬里秋高獨鶴吟嶺上松風應不隔溪邊桃路許相尋塵埃漫爾多徵逐誰解幽人出世心

秋日咏階下桐

淒清永夜坐匡床策策枯桐拂短墻敗葉作黄猶受月高柯聳碧獨迎霜豫知寒意先蕭瑟却與秋光共老蒼豈似紛紛蒲柳質早教宋玉斷迴腸

管夫人畫竹

誰寫檀欒生意幽煙姿雨態弄輕柔墨花不用湘江淚巳是蕭森滿目秋

鐵鞭行爲沈虞襄作

鐵鞭鐵鞭爾不能西走關隴北走燕追隨健兒沙場前復不能如豐城之劍昆吾刀一去萬古精靈韜徒然混迹塵埃裏無端更入揚州市揚州市上賣珠兒那知神物蟠蛟螭千金却覓一金直輪蹄奔走無相識況君壯士開歡顏摩挲似結三生癖載歸飾以文錦囊膠漆延之白玉床銅頭古節好形質颼颼夜半噴寒芒知君猛氣久無匹十載雕蟲黷蕭瑟會須投筆希封侯匣中還有雙吳鉤

幽棲

鎮日常扃白板扉幽棲喜與世塵違一窓風靜茶

煙細三徑春深菜甲肥拜石有緣情獨癖彈冠無路志應微六安枕上支頤臥蛺蝶依稀繞夢飛

集王理常懶雲書屋

羅舍徑裏好秋華桑落纔開樂意賒近水蠏螯尋客椵過墻豆實摘鄰家露明深院槐柯冷風亂疎燈菊影斜此會一年剛幾日片帆容易又天涯時理常將之館滕東

題婁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三首

不見天隨子煙波懷笠澤復有䠶幽人搖竿滄江側

滄江四面清鴉船聚漁族悠然濠濮情叩舷歌一曲

一曲歌已畢江風吹徐徐收竿楊柳岸乘月歸鱸魚

題楓林晚照圖

楓林誰染就青女此經過一片夕陽下四山秋色多最宜停野騎休待冷江波試看吳綃艷隋家綵若何

十八學士歌

隆準馬上得天下嫚罵不屑從詩書唐宗武略兼

文謨投戈天策羅鴻儒翩然十八推妙選至今猶羨瀛洲圖敬宗胡然狗尾續一人蒙詬諸賢辱諸賢豈不殫公忠惜哉喋血非奇功文章乃仍六朝習致治未躋三代隆吁嗟房杜僅若此成周吉士宜難逢

對雪

寒雨蕭蕭朔氣深阿滕釀雪散重陰纔看羃歷沾苔徑漸是迷漫下竹林野店酒香爭晚醉紙窓燈冷戀宵吟明朝好覓幽人屐探取梅花到遠岑

懷李翮飛

與子椒蘭契於今別淚新板橋帶幽郭暮雨送征
塵帆遠疎來信花明空好春三篙已漲綠歸及永
和辰

漢史雜咏十首 選三

痛哭何妨任賈生廿年恭儉已昇平武皇枉自誇
雄略七制還須首顧成

雲陵一望最消魂怨魄猶嫌漢少恩少帝蒼梧悲
逝水上林僵柳爲公孫

威福潛移國脉枯孔張經術竟何如更生獨有靈
均憤一紙淋漓封事書

落日悵望次謝宣城韻

晴風滿郊原吹我讀書舍蒼然牕光暗斜日下西
下開園趁餘暉殘編行自把誰家冶遊子綠楊拴
歸馬微吟一騁望慚愧意氣者衡門寂已掩離居
笑言寡眷懷同心人懽悰竹溪社

湖村

愁聽鼉浪打孤舟愛趁籃輿竟日遊十里黃雲新
麥秀千村碧葉早秧稠逢人鷩避銜魚鳥傍晚如
歸帶犢牛野店乍投沽濁酒林間纖月已如鉤

初夏即事

艀艋纔歸桑柘邨靜中幽意自忘言酒能作熱緣
新煮蘭倍生香本宿根雷後欲尋松菌美雨餘漸
看藥苗繁日長且就桃笙卧夢醒剛聞客打門

賦得花邊行自遲

最是多情候郊原徧錦叢休將幾兩屐浪逐一春
風人語喧金谷鞭絲靜玉驄遲遲上明月留憩共
詩翁

聞雁

荒原飄急雪哀雁叫殘更失路棲難定入雲聲自
清乍來偏耳切已斷更心鷩應有離羣恨寒衾夢
不成

履冰行

履霜傷屨履冰傷足匪惟傷足前途莫卜 一解 昭
昭白日滔滔長瀾不入高明而狎重淵 二解 皚皚
者山危若朝露我彈箜篌請君勿渡 三解 惟懼乃
安惟狂斯溺夙夜兢兢小宛敬德 四解

細雨

漠漠侵簾額絲絲冷釣緡當簷輕散縷繞砌亂飛
塵作態牽愁細無聲化物勻草堂寒碧潤淅瀝洗
松筠

伐木吟

百錢買薪纔滿束無薪爭伐田家木邨南村北喬
柯禿黷黮陰雲低壓屋飢烏凍雀繞其顛羽翮零
落悲空天老農隴畔覆繁陰眼看伐木心悽然勸
君休伐桑柘枝來年飼蠶繅作絲水退溪旁還倚
徙家家社鼓斜陽裏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努力復努力老夫今死休蒼茫汴京土浩蕩黄河
流帳下百萬人殺賊希封侯微命一朝盡壯士風
雲愁空聞張睢陽厲鬼殲敵讐

男兒分裹屍裹屍事未畢英雄舉大名乾坤藉回
斡君豈行伍人忠孝性殊絶黄塵暗中原國脉未
顛蹶父老望中興四海皆激越皇天漸悔禍讐恥
會當雪安得挈兩河畀子以節鉞垂死無限心收
淚與子訣

遊奎星閣

幽尋纔過緑楊溪漸入城巔屐未迷滿路春風臨
野閣一簾花雨散招提漁歌遠唱波微動僧話初
停日已西竹院依依情味永待攜柑酒聽黄鸝

昨日雨行示李四

昨日雨千山萬山飛瀑下叶天門馮馮怒擊鼓今
日雨千林萬林狂颷舞老松勁柏枝屈土汚泥滑
滑連庭礎黑雲磊塊大如斗叶之而蜿蜒癡龍聚
海上金鵶掣雙羽荒煙蕭條寒色苦好花不芳鶯
不語鉤輈怪啼來杜宇九十日春餘幾許餘幾許
杯且舉人間萬事憂何補但聞君去摧腸肚勸君
爲我遲雙艣

喜晴過沈大以任

淰淰陰雲宿草堂簷牙乍喜見晴光林喧鳥語醒
殘睡盎拆花房送淺香野圃泥融蔬倍長芳塘冰

泮網初張板橋一帶多幽勝買醉何妨典鷫鸘

鷗

逐隊來鷗鳥忘機亦自佳不緣辭漲海爭得戲晴
沙蓑笠漁人夢煙波處士家芙蓉二十四曾憶舊
生涯

舟泊陸家橋小憇

一櫂緑楊停人家聚淺汀荻籬存水跡土釜帶魚
腥鷗鷺情原狎桑麻語耐聽舟師貪利涉辜負酒
帘青

月下懷李定齋先生

絳帳頻年賦索居黃山萉枕五車書思鄉定有蓴鱸夢投老須尋松菊廬釜底生涯波浪後壺中日月嘯歌餘相思漫道關河遠千里清光共望舒

讀溫飛卿詩

八叉才子竟迍邅日日長安費酒錢不分雲藍書錦字却將金管送芳年

憶金陵遊蹟二首

憶得長干手一編秉閒小步亂山巔花軒竹徑留沽酒茅屋松棚戀品泉聽去鐘魚尋野衲捫來碑碣弔前賢煙霞付與探幽客不厭千回屐齒穿

如此煙波如此山仙源彷彿在人間尻輿臂馬都成幻塵鞅風埃未此閒可笑頻年歸櫂促更兼歷刼舊緣慳於今夢遶青谿路却載江南畫幀還

寄懷沈虞襄二首

秋水沉罷秷秋風動墟落我來歷旬日紆望氣蕭索所喜心跡清微吟謝塵縛眷懷素心人學道在幽閣綈几富百城不殊南面樂況復東臯田釀秫差不惡懸知煙水歸庭桂拆新萼藜羹幸可烹歡言就斟酌

人生貴適意義馭苦倥偬濺淚愴哀歌迂疎世無用菉葹滋露晥蚊蚋舞醯甕君才十倍人而不任梁棟巧笑栁州乞窮累昌黎送有身擯憂端眷頭不曾縱何如且置之高吟託酣夢清秋風日佳紉蘭臭所共三復定齋書名山最珍重

聞上流水退有作

頻年璧馬下天閽終古危堤一綫存兩汛波濤憐下邑三秋粱稻剩高原稍聞曉市人聲集漸聽過郵社鼓喧道是消閒聊穩睡黑雲蠖蠸又翻盆

都門作次謝東梧韻

只見驚沙不見花可憐寂歷坐京華逢人欲寄思

鄉信幾許關心穀雨茶

湖干晚眺

鴨頭新漲綠萬頃流滉瀁言尋野趣來豁然獲清賞細港開三汊微風漾五兩夕照樹邊明漁歌空外響望望煙波濶令人結遙想

鷺湖聯吟集卷二

椒園逸情秀骨天生詩品雖欲不爲詩不[illegible]
其人淸癯蕭淡意若有所思又若有所[illegible]棄及[illegible]
其中恬如也詩不多作作亦不甚鏤削語[illegible]
好奇者弗厭也細咀之味逾雋永世之言詩者動
云學漢魏學三唐宋元夫時代有遠近聲韻與爲
推移矯而合轍不啻優孟衣冠豈知不變者神也
得其神何必似其狀哉椒園神似詩人其曠遠之
態在吐納之外讀其詩矜躁盡釋如深山道士與
人無患與世無爭而有心者每欲近之不可得而
親踈此吾所以恨交椒園之晚也定齋李光國題

覽湖聯吟集卷三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賦得孤舟微月對楓林
冬日吟　擬遊僊詩五首 選二
晨興　秋夜
閨怨　伍子胥
雨霽過東莊
林園晚霽和韋蘇州韻
適意　秋柳
送賈稻孫之金陵
雪用蘇長公清虛堂韻
雪後集陳四齋頭再用清虛堂韻

寒食
春日歸自東村李四適以是日之三阿悵
然有作次賈七韻
曉起
題婁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
菱絲溝晚眺　放舟北莊尋耿非池
村北晚步　書中乾蝴蝶四首
東郊雜詩五首 選四　題廣陵酒樓
晚登南城至奎樓　郭有道
孫公和　杜樊川

魏處士
賦得春時明月漢時關
感懷六首 選四
夏夜同陳五賈七坐月
松下納涼　姜堰晚泊
訪友人不值　征車行
秋郊雜感四首 選二　送李翮飛
感懷寄李翮飛用昌黎答張徹韻
再過陳家園　初夏偶成
感秋七首 選四　懷李定齋先生

肺病經旬抑鬱寡歡適沈二虞裏招同陳
四香谷陳五騰芳沈大以任賈七稻孫
小集却懷李四翮飛四首 選三
靜夜思　病中作
詠古八首 選四
延陵季子劍　劉伯倫鍤
王子明鐵槍　文信國衣帶
苦雨
憶吳門舊遊懷錫山華西峙
我願青天月二首　過千佛菴
立冬次日大風　伐木吟

甓湖聯吟集卷三目次

螢湖聯吟集卷三

宋鴻儒 字惺中號椒園著有東村集

田家詩十四首 選八

褊性畏囂煩結念在丘壑村荒少酬應懶漫獲眞樂柘影散參差槐煙起漠漠渚禽去更來野花開自落旣已絕塵想何由來束縛羈鳥苦樊籠潛身一枝託

三家自成村數椽豈云陋悠然遠人境臨溪成結搆繞屋鴨跖花纍架蛾眉豆牕虛受清風疎林野景透居閒覺日長始信靜者壽

牽牛上北阪驅雞出荆扉田家愛早起樹顚隱朝暉楂楂烏鵲鳴渺渺炊煙微團圝飽晨餐力作其無違

夕陽下崦嵫老屋殘霞壓碧樹亂鴉來盤盤飛數帀暮色望蒼然荆蔓滋雜沓野老自蕭閒傍籬數上歸鴨

黄蒿何蕭索丘墳高且低南阡先人墓東塍葬我妻嗚咽溪水寒枯藤絆荒蹊徘徊心慘傷烏啼落日淒事往不復返水流不復西百年若朝暮壽夭仍不齊[illegible]歲月消身寄將安歸

午睡枕龜茲塵事亦[illegible]村童報[illegible]熟披衣還復起柴門無客到堂畔生荆杞獨坐戀枯吟興來書數紙閣筆自謳啞野老聽亦喜會意可忘言此中有妙理 [illegible]

揚檝向湖口泠泠秋水深蒲稗擢汀洲枯荷浮且沉波搖漾天光雲起散晝陰沙禽接翅飛漁唱空中音逸響破窅冥髣髴海上琴沾沾塵網中擺脫關煩襟 [illegible]

養閒得眞味幽懷堪自寫曲港斷行跡豈復聞車馬時逢負苓叟偶語荷鉏者放情無結束可以任瀟灑緬彼巢許蹤蕭散欽林下 [illegible]

射獵行 [illegible]

彤雲四起野草枯烹羊宰牛饍千夫壯士短衣牽獵犬將軍長臂彎雕弧陰山谷[illegible]沙塵繞蹴踏[illegible]圍走腰褭寒日影瘦西風號[illegible]應聲嘈嘈[illegible]麓荒原恣搜抉鷹隼紛紛灑毛血落日歸鞍帶鉦鼓轅門雜沓觀如堵男兒意氣翦羣兇莫矜射殺過南虎 [illegible]

[illegible]

閣遥相映一年一十二番新番番照斷征人魂

離居

秋郊返牧犢暮林滄餘暉寂寂離居人獨閉荒園扉到來禾黍秀已看枯蓬飛陰蟲淒古壁棲鳥相因依羈心感衣單寒光砧杵催散跡在荒遠未覺塵思違

同陳四香谷遊斗壇

逕入荒涼遠市囂逶迤散步狎漁樵閣臨野圃城爲障路斷清溪板作橋閬苑白雲隨處靜星壇紫氣望中遥林花歷亂春將暮攜手閒看絳雨消

廿三夜待月

天澄碧無翳深院靜幽蟬夜半月初上納涼人未眠桐陰侵露檻松韻響風絃徙倚空亭下翛然萬慮捐

美女篇

美女抱奇姿野處在空谷對鏡謝鉛華臨流倦膏沐五銖輕稱身木難常韞櫝朝緣雲水遊夜伴煙霞宿悄然餐風香背人倚修竹偃仰萬山青銷磨雙鬢綠皓月冷修容山風靜茅屋世豈無良媒鳴珮非所欲遥憐承恩人猿裊被羅縠

燈

綠桂蚖膏熾短檠却如肝膽照人清頻攢細蕊貪花好迸露寒芒妬月明孤館焰昏殘客夢小牕光瘦續書聲感君藥竈茶鐺畔伴我蕭條忒有情

題垂釣圖

刺艇入朝煙幽露滴芳草衩衫不染塵垂綸託懷抱一角青山紅初陽上杲杲

停櫂

停櫂日將夕桑麻話比鄰籬邊驚吠犬溪角渡行人旗颭深邨酒罾翻出水鱗草廬橫木榻幽夢白鷗親

擬班昭寄兄定遠侯詩并首

雁飛愁失羣嘉樹常連枝骨肉同一身何以悵乖離形影失中路白首遥相思臨風懷遠人淚落不可揮何況行役子望鄉不能歸山海隔中外念此傷心脾欲因晨風翼奮起到邊陲

邊荒羈遲暮荆杞滿故園遥聞老病深窮不念同根有妻被讒去絶域慘離魂可憐膝下子生不識中原而我隔天涯相望淚眼昏何不早歸來歡聚及生存會當血面請遂此骨肉恩

擬木蘭從軍中寄父母詩

我恨不作霍家男，臂纏金印駕錦驂。我恨不作班家女，手操班管臨玉楮。無端身逐軍書馳，揮戈執戟來邊陲。邊風颯颯割朱顏，戎裝肅肅凋青絲。十年格鬭羈歸夢，萬里關河繫遠思。望遠悲時念父母，淒涼絕域空回首。可憐弱女出房幃，竟學健兒好身手。回思昔日舊妝臺，寶鏡塵封黯不開。戰壘鼓銷紅粉淚，幽閨膽破黑山雷。昨日將軍昇虎帳，點操卒伍遴精壯。驚天殺氣擁波濤，縷懸一命魂飛宕。萬古茫茫青海頭，縱橫白骨成山丘。生當來歸死莫憶，一緘爲寄別離愁。

松

雛松經手種，倏已似龍蟠。撫此虬蒼質，增予歲月歎。陰濃映天碧，濤怒挾風寒。會共陶貞白，言尋巖穴歡。

采蓮歌三首 選一

打槳逐隊來，娥娥采蓮女。隔花問般勤，香風縈細語。

采菱歌三首 選一

采菱剪清波，摻摻手似玉。采摘滿船歸，分得湖水綠。

莫嫌菱實小，更憐菱葉弱。願如菱結實，休同葉飄泊。

沈大以任池亭納涼

綠蕪掩映水清漣，透漏晴光卯色天。乘興欲攜劉氏錨，披襟擬放米家船。螢飛滿院竹梧月，蟬噪一亭槐栩煙。有約還期過略彴，扣關應在好秋前。

村晚

蕭瑟驚秋早，空村聞搗衣。鴉盤喬木落，牛負小兒歸。水涸灘聲靜，天高雁影微。悠然成久望，野月滿柴扉。

曉起尋黃梅

急霰繁霜作意催，爲傳消息問黃梅。香深籬落含情古，蠟撚杈枒破冷開。凍雀呼晴喧屋角，寒驢犯曉到山隈。漫言不入羅浮夢，曾是蘇黃品第來。

蔣金沙字蹟

蔣子煙霞癖，鴻毛輕一官。前身我嘗僧，夫豈無因緣。入山萬無累，手蹟在人間。斷縑數十字，活潑生氣傳。意勁力不柔，蛟龍屈曲蟠。瀟然出塵概，隱躍露毫端。一紙緬遺澤，翰墨識前賢。金沙路迢迢，長

湖水潺潺

晴

風引遊絲暖漸催喃喃語燕傍簾廻荒園一夜收
春雨已有梅花辛樹開

風雨渡湖歌

蓼蟲食辛不知甘春愁黯度春月三鶯啼紫陌花
姹娅閉關那復攜雙柑凌晨解纜出湖畔推篷放
眼浮煙嵐初陽晱晱閃空際浪花輕吐如排鬣飽
挂蒲帆向晴昊澄波萬頃隨趁邅忽然西南垂暝
騎聒耳策策風聲酣横風吹雨雨脚到疾若猛士

驅飛驂敲篷作陣勢拉雜四天一色湖光涵湧流
觸舵浩汹汹怪雲壓水陰𢧐𢧐水禽散亂水荇攪
篙師漁父齊詁諵豐䨥䮸呀破鬼膽迷離煙雨情
所耽探奇要窮溟海北御風會涉湘江南洞庭震
澤不曾到瞿塘灔澦險未諳枯坐一壓老牖下有
辜名勝心懷懟此湖泛碧纔百里水雲詎足相伍
參偶逢陰霾變常態氣象轉覺成渾含煙揮霧霍
大奇絕長天欲墮扁舟擔狂歌激越扣舷叫斬蛟
興劇按劍鐔蜃樓恨不攫身入驪珠直欲伸手探
須臾風平浪亦定龍[illegible]宅雲埋龕洸開天宇氣

冉冉漸看柳色搖毿毿低邨番畫塗水墨沙草沾
濕拖輕藍蛤田蟹舍好籬落擬尋隙地爲茅菴

題蘇若蘭廻文圖

秦川竇氏婦幽怨理殘機芳情發文采血淚染素
絲綿綿縣舊日恩疊疊錦中詞一疋斷午夜千里作
封題能令心頓悔復得手同攜二情永相投白頭
常不離始知手爪好可感狂夫癡笑他河漢女札
札空爾爲

清明

窮鄉春事寂淒然冷節初過颺紙錢何日得歸千

歲鶴常年空痛五更鵑菜花柳葉荒村路野水寒
煙古墓田飄泊浮生感今昔松楸愁絕晚風前

村舍

雲煙深處兩三家籬棘當門取路斜元亮井閒晴
曬麥子陵灘靜晚鳴蛙沙禽狎至常依客野草無
名自放花漾漾蔚藍天色好半篙新漲浸蒹葭

遣懷五首 選三

桃李發上林孤松生空谷空谷有清音託根甘瑟
縮一任霜霰欺未懼枝柯禿本無壻人姿芳情拖
幽獨

儒叟因樹樓淵明歸田園貧賤有眞味曾不受人[illegible]
憐衆風舉遠翼蒼蠅覓腥羶陸陸各苦辛何如金
吾天
蒼茫天地寬微生只如蠛落魄亦等閒得勢豈足
倚草木有菀枯人生直寄耳赤松如可從辟穀不
應死

聞雁

西風陣陣攪人腸南雁驚飛野色蒼影度橫塘雲
黯淡聲淒孤閣月昏黃天空莫漫愁增繳歲歉應
難逐稻粱信斷關河羈夢遠渚清沙白想瀟湘

漫興

荒庭葉落樹杈枒逸興蕭然野士家愁劇難尋千
日酒菊殘又盡一年花輕霜細雨悲秋草古堞寒
雲冷暮鴉兀坐碧油牕子靜鷓鴣香裏讀南華

濕薪行

三日漫漫急雪下到處柴薪索高價三日濛濛細
雨飛東家西家炊煙微炊煙冷落甑生塵走徧長
街索濕薪有錢買薪怨薪濕貧家無薪已絕粒天
地顛慘鳥暮號男男女女聲嗷嗷

登焦山

潮平露雲根登山尋石徑日落江風鳴高林亂清
聽

登金山塔用岑嘉州登慈恩寺浮圖韻

塔影懸碧漢倒落蛟龍宮奮身生羽翼直上憑虛
空盤梯獲異境探奇入畫工顧盼小吳楚乎汲通
蒼穹騫騰高矗日洞達達披風長山亘繞南大江
趨向東似葉舟盪漾如薺樹玲瓏睥睨白雲上縹
緲驚濤中晴光開映蕩海氣接空濛隱躍緬眞宰
透徹參禪宗人世幾今古香界無終窮

潤州山遊

石路無塵步屧輕閒隨花雨出江城夕陽影外煙
禽亂竹聽名藍粥鼓聲

江行有懷

故人辭海口孤棹入江門迴望山雲合瀟瀟暮雨
昏

舊坑石硯歌爲雪鄉先生賦

先生愛石同米顛匣中珍藏石一卷掌濶尺圍高
僅寸暮山紫氣騰蒼煙腰間隱隱露金線蜿蜒迴
抱成天然風稜劖削自凸凹不受規形矩製爲方
圓其體渾樸古無比一團拙鈍無雕鐫自是坑底

包藏元氣逾千年結就瑩質超頑堅如何得落先
生手七客寮中應未有薔薇露浣蜀錦囊膏濛赤
霧凝虛牖我來把玩試揄糜爍閃晴瀾光怪走再
四摩挲三歎嗟硯石常新人白首不向軍中唱凱
鐃不向池上矜鳳毛抗辭草檄踞虎帳賡歌染翰
登螭坳而乃冷落荒齋十笏地常伴竹牀茶竈隨
詩瓢古來尤物造化忌蹭蹬不得豐其遭先生闢
之付一喙物豈晦顯分卑高石鼓曾剗作舂臼琴
材亦在爨下焦此硯潛踪落草莽轉因寂寞成孤
標何論作楷作草作篆籀却藉爲詩爲賦爲歌謠
千言立就壓元白一掃寒瘦無島郊潑墨盡吸西
江濶含穎直凌南山椒要向名山石室成不朽肯
逐蒼狗野馬從風飄興酣俯覗赫蹏展裸衣磅礴
氣禿千霜毫

題沈以任齋壁

簾垂十笏靜無譁雲母牕橫玉塵斜占斷孤山好
風味半牀寒月浸梅花

曉步西園遇霧有作

霧露深沉掃不開黃蘆白雁悄生哀板橋冪歷林
如薺人自元章畫裏來

題邑侯許公畫冊 [illegible]細雨騎驢入劍門詩意

殷紅慘綠山如繡雲樹迷離陰白晝逆折迴盤石
棧迂險絕巉巖誰盡就萬壑繞雲根通天僅一門
疲驢驅蹀躞撲面雨如塵風動哀猿叫雨昏山鬼
嘯丹磴疊山嶇青峰插窅窱衝波轉石空天雷子
規啼處山崔嵬蠶叢鳥道不容纔衛子一頭何處
來

問賈七稻孫疾

壺中歲月歎蹉跎擊節從君喚奈何摩詰可憐消
瘦慣東陽休更苦吟多香清竹榻迴幽夢雨潤苔
階長綠蘿莫便心情同木石秋風待駕斗過艖

東村舊居 有序

自遠祖國明公卜居州之東郵有屋數間田數
十畝于今十二世以啡以居幾四百載地僻村
貧樸拙相承是以無患莊生云社櫟以不才全
其天年維居亦有然者

舊居三畝宅青蕪荒滿地門巷還依稀人往歲月
異者舊盡凋謝鄉鄰疎姓字吾髮亦已華尚憶兒
時戲遊魚念故淵脉脉動愁思

過徐五峰別業

地僻稀來客幽人日掩關荷池通荻港栁岸抱城灣結構囂塵外煙波几席間共君清興遠閒坐似空山

再送李翩飛之滁陽

此日再相送此行倍黯然行行入何處蕭瑟臨空山欒欒棘人痛惻惻師友恩長河低落日古木凄寒雲人生重知己方寸摧車輪子淚既已傾我懷後誰陳佇立北郭門望子傷吟魂

周公瑾

長坂奔亡感豫州少年一旅壯兜鍪借來阿母坐前箸火盡老瞞江上舟濁浪至今淘赤壁短箋當日哭巴丘九原曾聽省山曲故壘凋零幾許愁

夜宿仙女廟聞水喧㕁聒耳不寐起坐作歌

轟轟枕畔波濤生一更不寐復二更展轉頓覺洒無力聒耳忽使愁成城驚翔烏鵲走鼪鼬萬籟俱消喧急溜拔地砰訇沙石飛破空吼怒雷霆鬭中夜洶湧何雄哉駭浪翻飛滾滾來奮如蛟騰起窟底哀如猿嘯落懸崖怪如鬼物撇捩出疾如猛雨乘風吹繫艇動搖灘石撼心轉懸旌夢成覺出門咫尺即畏途豈惟蜀道之難瞿唐險

有所思

有所思夢見之夢見不常見覺來愁背面絮語憶朦朧游魂復繾綣雜花撩亂野鳥鳴夢中還勝路傍情

東莊集飲

孤村饒逸韻偶渡足清歡野鳥依人下空濠遶墅寬迢遙煙景異彷彿畫圖看中婦鋤蔬圃丫童把釣竿路荒衰草合屋老敗藤攢落日銜平楚晴霞漾急湍逢迎惟父老相對省衣冠風雨時還卜桑麻事漸完招邀來比戶嘯傲集河干剪韭供新饌春秔辦晚餐鱗鮮纔出網菜綠滿堆盤鼓腹歌方起傾盆飲未闌雁凄雲葉冷蟲打燭花殘感昔吟梁父躭幽賦考槃每思棲澗石安得此林巒宅隱多栽標懷高祇佩蘭逍遙東郭履寂寞子陵灘漫美螭頭貴須知牛背安醉酣人皡皡漏靜露漙漙返櫂秋潭灩星光一片寒

草

雨後當時發芃芃遍舊根蒙茸留蝶夢掩冉襯台痕茂叔牕前意明妃塚上魂馬蹄期得得偏爾滯王孫

苔

茅屋少塵色漫延苔蘚滋態濃新雨後情艷作花時古徑青綃貼荒甎紫玉敲蔣蘿深護好久跡禁東籬

燕

門巷經年別東西路不迷安巢尋舊壘呼侶綴新泥涎尾穿簾疾輕身拂水低將雛楊柳岸風雨漫舍悽

鴨

未有凌霄意情閒杜若洲酣眠沙岸午靜浴野塘秋宛頸憐毛羽呼名狎鷺鷗無憂人挾彈飲啄自清流

雨歌

雨歌煙邨返照低濕雲淰淰草萋萋楝花風動僧衣水處處荒林叫竹雞

過友人隱居

岸側垂楊密籬敧躑躅紅憐君千里意偃卧一樓中溝水流殘日荒山傍故宮耽幽閒話久茗椀助清風

登高江而望遠海

登高江而望遠海欲窮天地遺江山蓬壺隱躍眼可到扶桑只在指顧間滄溟萬里界天白陰晴恍惚無定顏髣髴驪龍吐珠出朝暾杲杲漫區寰野雲烘日變形態陸離五色呈斑斕冰夷擊鼓鮫人泣窅冥慘黷不可攀空中如聞煙霧樂翠毴金支相往還寒風颯颯振林木移情頓覺開堅頑羣島悲號疑出世眼空百越無荆蠻高岡千仞振衣立浣滌齷齪塵懷刪回首右顧湖水濶入海一氣流潺湲危城仰盂渺如芥湍湍晝夜愁漩還黃河新決江水漲巨浸面面皆週環始知吾家住釜底無翅飛避洪濤艱江隴廬舍委天命臨風涕泗垂潸潸

陳大偉業舟過村莊

一葉輕舟去飄然渡埭東招呼情戀戀追逐話息息水漲迷宵雨林殘昨夜風歸來成悵望野岸蓼花紅

溪邊獨步

溪邊尋細路獨步思沉沉人事殊朝暮川流自古今風清平野濶螢暗茂林深蕭颯驚猿鳥悲秋意不任

積雪

迷漫看積雪天地共蒼茫朔氣凌孤嶼寒光接大荒四郊遲日瘦一片野雲黃高卧耐清苦無愁凍欲僵

村郊

茅茨歷落酒旗斜野水鱗鱗四五家莫道荒郊春色少菜花開映野棠花

無題四首

烏叫荒城尾畢逋淒涼忍更聽吳歈顏傾下蔡思偎侶心醉高陽笑酒徒簫裏鳳聲吹已寂鏡中鸞影認來無可憐走馬長楸路拾翠人遥長綠蕪

無復輕雷走鈿車當筵歷落訴琵琶鷓鴣聲咽湘思樹翡翠魂銷解語花衣憶六銖愁掩冉格追三楚悵天斜祇今孤抱悽難展畫閣香沉暮靄遮

非關癡絶鎮多情碁局中心自不平野草那堪名獨活恨人何故字雙成犀垂簾幙游絲落魚阻江潭惡浪生桃葉桃根難髣髴渡頭空負月華明

風光總入斷腸詞脈脈幽懷黯自知大別山前驚杜宇莫愁湖畔怨將離沉痾地老天荒後渴酒燈殘雨歇時尚有羈魂依灞岸野煙蕭索冷楊枝

劍器行

青萍霍閃三尺强騰飛獄底揺光芒血瀝氷翼塵鞘張嗚嗚短壁妖魑儓把來試向長安道怒轉寳環翻赤幬秋濤瑩徹無纖埃颯爽英姿映日開落處從風散如雨直斬長蛟辟猛虎驚啼鬼母聲啾啾浩氣噴薄哀猿愁不平人世顛毛指恩讎豈報兒女子欽鍔提歸拭土花仰視高空暮煙紫

諸葛忠武

兩表血猶赤三分業未昌叢祠開劍閣荒隴弔南陽原泠大星失江翻遺石藏何人識伊呂萬古浣花堂

詠懷十二首選五

麕麚遁深麓不入豺虎羣豺虎逐麕麚噉食常紛紛荒山混行跡良惡豈不分盜跖膾人肝子推甘自焚草木判臭味試看蕕與薰

離離山上禾未秋色先槁赤日爍青苗咄嗟雨露少彼蒼無私愛澤不遺寸草豈未庇嘉穀煎熬緣土燥委身一失所終當不自保

羣蛙依淺草聒耳多囂音野鶴唳中宵天空響易沉閒雲施健翮孤影掠幽岑希聲在何許縹緲不

可尋區區鶺鴒遊寧識萬里心

旭日出扶桑浮雲四面會五色漾朝霞烘映如鳳翮揮忽羲和車馳馭徹天外曉景逐風消流光接暮靄旦夕異浮沉恩榮寧足賴

上山行采薪丁丁松柏林松柏挺勁節斧斤胡相尋鬱鬱歲寒姿摧落委荒岑何況桃李枝安得常成陰咄咄結憂思爲此感人深

雪後同人小集荒齋

朔氣侵簷凍未開柴門寂寞斷纖埃可憐雪伴袁安臥却爲詩邀謝朓來鳥弄曉晴初日嫩竹敲寒韻晚風迴相逢莫道生涯冷幽興還傾濁酒盃

探梅

着屐探梅花未見梅開處廣陵春意多夢繞平山路横斜十萬株別來開幾樹

雪霽尋沈二虞襄

霽日掃殘靄晴光徧野蹊遠帆循堞走幽鳥背人啼地僻雪猶積春寒草未齊衝泥乘興去已過板橋西

村郊晚霽

西南雨脚散落照滿平楚風景淡墟落波光瀲洲渚理網漁人集良犁耕夫語煙鳥入深林冲襟託何許

茅齋

茅齋坐蕭散朝夕成孤吟輕風洗塵色停雲靜樓心偶然鄰曲至壺漿聊共斟前溪起漁唱門掩蒼煙深

西湖泛舟

日落湖氣涼興逐輕舟發縱意搴流芳徘徊晚未歇雲屯飛閣迴煙生遠山沒歌管響前崖沙禽飛恍惚

再遊湖上

曉色嵐光合晴崖落空翠遲遲旭日生映徹波紋碎水氣清人骨芙蕖送芳味撥櫂轉溪橋樓臺迷向背

秦園

嶺側敞喬木波澄漾石潭浮雲無定影帶濕度山南

虎丘

霸業銷沉不可論荒丘草滿暮雲昏畫船簫鼓山塘路梵院鐘魚滸墅村劍葬三千池自冷鶴飛九

萬澗空存淒涼更有五人墓爲采蘋蘩弔野魂

虎丘雜咏六首 選三

鶴澗

一泓如深井石砌苔花絡下有長眠人不見飛來鶴

生公臺

言尋生公臺當年說法處月落靜鯨音雲封貝多樹

貞娘墓

生入歌舞場死葬繁華市不比露筋祠風清一湖水

遊惠山

攝衣循幽磴攀險奮雙足緣源徑路迷陂陀步前躅尋勝不知遠佳遊愜所欲山迴景忽異怡神豁心目側崖懸𥕛甈修林森樸樕孤賞契眞藴衆象入遐矚雲深峰勢湊風高川氣肅安得卜築居誅茅傍深竹

惠山同王玉川華西峙飲第二泉

斜日樹交蔭石壁藤蘿懸遊倦愛稍憩同坐虛亭前美人提素綆纖手汲清泉麥夥揀紅囊風爐活火煎款客具杯酌松風吹泠然迴望嵐光暝歸烏翔山巔

閶門送別

何處關情怨別離閶門河畔晚涼時酒船燈火高低亂人語橋頭賣荔枝

李忠定

女直渝盟道君出宋室金甌成瓦裂宰相何人祇乞憐山嶽萬鈞懸一髮都城慷慨竟登陴那管戎衣污賊血吁嗟天地忽崩淪四海望公如日月建炎天子本無愁不解老臣腸內熱十事空教涕泣陳一紙夜半旋罷黜秋高鐵騎飲江來可惜經營七十日瘡痍半壁王業殘從此蕭條不堪述焚香再拜讀公文膽不堅剛空激越卓哉奇節有陳東披瀝丹心勒冰鐵

車遙遙

車遙遙荒林莽蒼荒山高荒山高鴐鵞鶬鶴求其曹天寒日暮聲嗷嗷何事東西南北路新人滿眼不逢故

鐵鞭行爲沈虞襄作

沈子虬髯濶兩肩朝來示我古鐵鞭質經百鍊體

製圓雙叉屈曲橫兩邊渾身斑駁苔紋纏下有短
靶剛容拳把試快如風火旋鐵花噴落紛雲煙猛
蛟突猷休狂顛魑魅魍魎誰敢前沈子剛健浩氣
全年逾三十還迍邅利器莫向牀頭眠礪鷄淬厲
腰間懸會驅天駟馳星躔

晚渡綠洋湖

古木週遭靜茅簷四汊通沙明圓雁陣草白隱鰕
籠薄暮炊煙黑荒原野燒紅湖光澹初月危坐一
推蓬

落拓

落拓半生過蒼茫感逝波强顏從貨殖散髮渡關
河野笛吹無賴離人喚奈何石尤休作惡幽憤客
中多

海堰月夜

雁聲凄遠浦遥夜碧波澄黯淡孤舟月相望意不
勝河營催漏鼓沙岸隱漁燈抱膝微吟久霜天曉
未曾

雨泊丁堰

片雲來極浦暝色晝瀟瀟避浪停輕櫂臨風泊斷
橋煙波隨雨潤海氣隔𥻗遥豈必三巴險魂將逐

此銷

金沙

迢遞金沙路停橈跡暫淹估船多糶米野竈盡燒
鹽夜火烘漁港人家照蟹簾海天何索寞捲地颶
風嚴

夾竹桃

珊珊一樹碧琅玕簇簇明霞萬片攢疑是武陵溪
口過吹來紅雨上漁竿

玉簪花

飛來白燕曉牕前却媚新妝插鬢邊可是玉人摹

得就秋風雕琢自年年

賈七齋中坐雨

幽齋在溪畔草色透牕紗暮鳥林端冷陰雲屋角
遮話深移漏鼓吟苦暗燈花明日還尋興乘閒共
鬭茶

竹

最愛修篁密蒼然冷碧垂敧斜枝向背上下葉參
差影碎橫侵牖陰多遠映池韻清風動處翠滴雨
過時拂砌凝朝露當軒失午曦林深高卧穩枕簟
好相隨

夏夜對月

東南月出暝煙收夜色迷離露氣稠冉冉清暉浮
樹杪依依涼暈下樓頭幽闃野館三更夢碧海青
天萬里愁獨坐正當悽寂候誰家橫笛弄伊州

追涼

向晚尋幽僻追涼到野汀清泠雲水外漁唱入蒼
冥夜靜人煙冷林深鬼火青芊眠芳草岸露重濕
流螢

椒園新月同陳五騰芳作

一痕月上小園東碧落無塵鼓細風鳥未定棲驚
的皪竹將散影漾朦朧溶溶夜色迴廊靜漠漠寒
煙委巷空不有羊求留野徑晚來清興與誰同

黃沙行

黃水一石泥六斗淮瀏其清刷沙走如何淮弱黃
勢强竟使沙停到江口春往秋來漸積多年年淤
塞奈沙何上河隄高擁城郭莽莽旁流達下河綠
洋湖北菱絲溝溝水能行萬斛舟欻見黃沙隨浪
起蜿蜒撇漩如龍虬淺水綠沙爭一線炎飇吹塵
迷兩岸地居釜底等高岡驚心眼見滄桑變祈郵
萬落鏽錯田赤日煎熬涓滴乾青苗十日盡枯死

會看火燎成灰燼記得壬戌秋來古溝決黃淮交
漲東南洩幾丈濤頭過樹顛茫茫總是蛟龍穴

邨夜獨酌

不入無人境安知物外心矮簷容靜坐獨酌事微
吟雁叫秋空遠蛩鳴野月陰砧聲起遙夜寒氣漸
侵尋

前溪

獨往前溪曲回看暝色陰牧人尋野渡落日下荒
林黃葉秋原冷白雲漁浦深閒情羨歸鳥何處玉
山岑

采樵歌

侵晨采樵難霜深浸骨寒向晚采樵苦日落多猛
虎白日上山持斧斤短衣垢鬢常畏人逢人何必
惡言貧一日不樵甑已塵

晨起赴詩社

撼曉相尋結伴行逼人霜氣弄朝晴寒煙裊裊樹
林遠旭日半城幽鳥鳴

同賈六肇先至季四齋中

城隈藏僻巷水折路紆迴為愛詩人逕還同野客
來晚風吹落葉斜日冷蒼苔若熟清言寂闌題鑿

缽催

賦得孤舟微月對楓林

楓樹迷離夜色深推蓬悄望月痕侵黃鋪冰面一江淡紅繞石根半壁陰騰有幽情催酌酒添來逸興好橫琴櫂歌欸乃依漁火雲物蕭森不可尋

冬日吟

瞢騰只愛睡鄉樂每到高春夢未覺生憎日影逼牕櫺恨殺鳥聲喧屋角華胥境隔塵事紛如出清漣就汚濁號寒奴僕色慘悽索逋門閙聲剝啄我行見此不忍顧蕩滌泥滓撥煙霧放懷欲逐五雲

車排空擬拂三珠樹險踞陰崖鬼魅愁奇搜海窟蛟龍怒丈夫不肯困乾愁擺脫還尋瀟灑處殘冬冷落短景促詩社故人時往復隴頭拗取寒梅香甕底酣呼新酒綠不嫌瑣細鏤蟲魚要使鏗鏘刻金玉宵來雪咏聚星堂萬里寒光收尺幅是日咏雪用歐公聚星堂體

擬遊僊詩五首 選二

蓬壺高且遠水深不可渡上有攜手僊吸景餐風露排雲遺世羅笑領滄洲趣偃仰掇丹荑凌虛乘紫霧遊戲睨九垓千年若朝暮下視塵土人紛紛

逐去住

河上有神女日夕弄珠遊幽光發異采靈曜豈闇投顧盼赤松子拍肩逐浮丘朝發崑崙墟暮宿蓬萊洲修容滋玉液揮手常悠悠不比洛川神感激懷離憂

晨興

蝸廬却掃黯晨興羅雀門閒少客登金屑淒涼偏撥恨玉壺澄澈祇容冰箕裘不必期兒子車笠何煩訂友朋從此破除名利障爐熏禪榻證三乘

秋夜

黃葉滿園飛碧花依砌發索寞草堂秋陰蟲弔殘月

閨怨

欲向沅湘去波長路未諳何如南雁影一夜渡江潭

伍千胥

亡命江湖一劍孤吹簫市上復窮途飄零意氣猶吞郢蕭瑟心情在沼吳濁浪淒淒寒墓梓荒祠寂寂閑秋梧如何千古蒼茫恨祇說懷沙屈大夫

雨霽過東莊

雨過天氣清横注溪流急咫尺綠楊村呼童刺舟入野曠絕聾響輕風吹習習鳧鷺破煙飛沿隄芳草濕

林園晚霽和韋蘇州韻

久陰喜乍晴新綠滿江園陂塘蛙聲動林巔鴉影翻歡言集田父向夕開芳樽飲罷各已歸月上清吟魂涼風吹我襟獨坐掩柴門

適意

適意何妨懶勞生笑太癡七賢惟傍竹四皓只餐芝地褊人煙冷秋深木葉危茫茫蕉鹿夢喚醒獨搘頤

秋柳

寂寞章臺暮淒涼隋苑秋可憐通體弱還憶舊風流笛裏魂應斷樓頭怨未休灞橋搖夜月影共蓼花愁

送賈稻孫之金陵

雪櫂霜蓬輿不孤青山贔屭水盤盂好將摩詰詩中畫寫出寒江晚渡圖

雪用蘇長公清虛堂韻

灑牕騷屑聲沙沙乘風作陣行徛徛撲面斜飛膚欲裂破空諦視眼已花一夜寒深積三尺九衢散徧漫千家垂翅飛僵雲裏鶴慘影聲苦城上鴉荒隴凸凹成玉壘枯林高下紛瓊葩清虛人往傷冷落梁園客至恣羅爬呵凍墨浮青花硯候湯錯沸紅囊茶乘輿豈必山陰櫂排空欲憂漁陽撾艷生玉戲爭刻畫力歛白戰徒咨嗟狂呼大白且痛飲糟牀潋灩堆雲霞

雪後集陳四齋頭再用清虛堂韻

飛天走地恒河沙蝸亦有廬蜂有衙人生奄忽無住著百年暫眼如空花昨日大醉南市口今朝走集東鄰家有客矜才爭繡虎我亦潑墨來塗鴉不肯庭中卧積雪耍從筆底鬧奇葩苦鍤字句工點竄冥吸神髓窮搜爬噴鼻底須龍涎焰沁心藉有鴉山茶鐵笛也應入破裂羯鼓為洗煩囂撾放情睥睨聊稱意俛首促刺吁可嗟安得層冰赤雙脚御風遙逐赤城霞

寒食

韶光不可挽春事去悤悤冷節棠梨道荒郵楊柳風麥阡飛燕子沙岸靜鳧翁何限悲涼意驚心落照中

春日歸自東村李四適以是日之三阿悵然有作次賈七韻

尋君兮君已去囊中剩有相思句待我兮我未來臨行遲滯水之涯來來去去隨轉蓬春帆葉葉細雨同君去可憐生計促我來亦是窮途哭游魚戀淵鳥共林人生何事常分襟遍地青蕪南北路滿天明月別離心

曉起

曉起憶殘夢開門曲水通遠鐘清斷續野樹碧玲瓏人語隔林響朝煙入浦空脩然澹塵慮玆境許

誰同

題妻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

青山鬖鬖栩毿毿雨笠煙蓑鼓輿酣遡莫尋來雲水夢鴨頭新綠漲江南

菱絲溝晚眺

水潦平疇憶昔年晚風今上幾家煙篙師語我濃春景又到蠶眠麥秀天

放舟北莊尋耿非池

搖櫂尋幽客逶迤曲港通白鷗桃塢水黃蝶菜畦風樹色隱殘照人家入畫叢漫嫌村路寂彌望輿無窮

邨北晚步

細路抱菱塘渚花開數朶野曠杳無人行倦溪邊坐廻望青靄深西林新月墮

書中乾蝴蝶四首

翩翻無復戲庭除新換頭銜署掌書可得叢殘分亥豕不妨細碎夥蟲魚稗官誰許藏金匱橘蠹還堪上石渠浩態狂香俱冷淡何從幻影弄蘧蘧

煙莖露蕚事全非一夕芳魂褪粉衣故紙倏驚山鬼逼殘膏空戀墨豬肥猶思舊苑判花散錯認寒

牕抱蔓歸斷夢依稀尋伴侶皂羅廚畔慘晴暉

應教繡口吐天葩裙屐班今入絳紗按曲豈能翻白雪搜奇何定熟南華斷腸嬾覓宮中草稱意難窺筆上花爲幸色根從此淨香心灰後演楞伽

摧藏何處度三春烏足元爲幻化身甲觀卧遊非樂土酉山係遯杳芳塵簪花少婦新盟契截栩名家甓比鄰一種幽情終莫訴東墻西院總愁人

東村雜詩五首 選四

昨日雨旣霑今日晴堪課罷亞刈西疇鬆鬆擔且荷碌碡五夜喧晝曝夕揚簸中婦職饋餉黍熟蒸

秋佐男女作家計豈復憂窮餓

氣涼動木葉驚飈落雨脚田叟戴蓑笠垂竿依杜若魚釣滿筠籠持歸還躍躍鄰曲三二人相過不曾約倒甕薦鮮鱗歡然池上酌

晴光滿曠野沿溪幽可探涉水上漁舟訪僧過茅菴雲木有佳色四望浮煙嵐徑荒披荊往歸來意尚貪犬迎隔短籬初月照澄潭

泛泛小航輕乘閒渡東墅蕩滌無纖塵浦水清如許繫纜主人迎攀留具雞黍忘機情自諧地僻人意古長嘯秋空遙夕曛散平楚

題廣陵酒樓

歌樓搖曳酒帘青紫玉紅牙敞畫屏水調新翻應耐聽漫將佳句鬬旗亭

晚登南城至奎樓

荒城岑立水之涯積漲初消見淺沙三四人尋垂釣侶迂迴路轉野僧家危樓冷落銜殘照衰柳淒迷亂暮鴉清磬一聲香界寂雨花深處淪雲芽

郭有道

墓碣中郎字已陳介山從古最傷神可憐莫挽清流禍空使人人效折巾

孫公和

音留太古一絃間薜荔為衣土作關魏晉悠悠塵事冷老夫雙眼望空山

杜樊川

少小樊川第一流春風好夢戀揚州那堪發憤陳二策不向天涯感杜秋

魏處士

野心一片脫塵埃恐有汾陰詔使來應共西湖老居士結廬相向白雲隈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秦時明月漢時關今古征人駐此間萬里寒光連朔漠千年野哭繞雲山弓鳴絕塞悲風勁馬飲長城血汗斑多少青燐縈白骨深閨猶自夢刀環

感懷六首 選四

女蘿附高樹浮萍逐流水生意非不蕃飄蕩風波裏屈伸須自由人力不可倚試問籬下英何如路傍杞

木落風聲悲天寒野草白黃雀繞空田哀鳴聲促迫投止網羅多紛紛來彈射毛羽已飄零終日纏荊棘還顧望舊林憂傷不能釋

海上有高樓照耀三神山玲瓏渲光彩直矗浮雲端名謳繞碧落仙子鳴佩環行人駐足聽慕望不可攀竭來飛破瓦蓬蒿覆頹垣繁華銷歇易憶否舊時顔

古鏡塵匣中空自抱光明利劍不出鞘風雨床頭鳴鉛刀尚可割勺水能鑑形胡爲甘寂寞羞與流俗爭

夏夜同陳五賈七坐月

荒園坐佳客皎皎涼月生風露逼良夜共暢茶瓜情修竹影漸動幽蘭香益清蟬聯話爾汝螢火照深更

松下納涼

謖謖蒼松下獨坐蕉衣輕泠然發詩思適此幽居情晝靜陰逾碧風過響倍清也應來鶴唳蕭颯和吹笙

姜堰晚泊

暮靄低平楚風光水驛新栟迷爭渡客潭集打魚人燈火明墟市星河動遠津鄰船時問訊解纜約侵晨

訪友人不値

君性躭幽僻枕湖結茅舍舊夢世塵疎鋤犁閒自把墟落好煙波冷然風四野客至人未歸沿籬叫寒雅停櫂日西沉悃悵雲林下

征車行

車傍路行人彳亍居人住路上車前値鶯花今雪花行人方羨居人好雪花又笑鶯花了勸君莫更苦風塵節物相催人易老

秋村雜感四首 選二

蘭槳雙搖問水涯田家飄散集漁家凄迷一帶綠楊樹冷落半籬紅豆花疾疢無端增日暮饑寒忍教送年華誰憐瑟縮歌聲苦夢愴三生祇自嗟

荒寒景色逼柴門漲滿溪橋認舊痕不見青蕪原上路祇餘黃葉水邊村悲秋怕聽蛟龍鬭避世還驚虎豹蹲莫更東阡問禾黍斷煙殘照總銷魂

送李翩飛

墮地之水不可收已去之日不可留去年鬱結今年愁耿耿仍復懷離憂憶昨交深冰雪約西城幾人聯北郭放眼常嗤覆甕雞騁懷詎比乘軒鶴就中嶔崎獨數君筆底絢爛生煙雲與酣千里怒濤湧情閒萬點花雨紛壙抱荆山足已臏落拓牀頭

釜復盡家無𪊲石不知貧腹滿珠璣誰更憫朝攜
襆被告我行絲雨沾衣晝冥冥長波故作悲涼態
春鳥還多離別聲細草橫煙栁垂線別後春光那
忍見人生聚散不等閒況是消魂感貧賤如予蠹
死螢熖乾君休讓人先著鞭燈火三更悽客夢風
雷一霎震空天長劍須當倚天外匣底終難隱光
怪健隼摩霄霜翮齊駿馬奔塵碧蹄碎爲憐此去
相思深一曲疎桐空好音歸帆好挂乘樵風詩壇
待子開煩襟

感懷寄李翮飛用昌黎答張徹韻

脣乾口復燥叫天天不聆入世拙人用自顧邈我
形蹭蹬擲芳景蹉跎失壯齡空咄霜鬢改難挽日
車停悲喜逐猿鳥聚散同梗萍瑣務厭塵積世態
曾飽經或溫如朝曦或烈如震霆蒼徇變簷隙野
馬漾牕櫺啖肝魁二豎破險驅五丁莫測魚腹劍
難塞屋上瓴撩亂目常眩牴牾心不寧何當脫混
濁獨自就清泠嗜好異酸鹹氣味絕羶腥苦李棄
道旁浮鷗泠沙汀放眼意潑潑斂跡情冥冥抗懷
捫斗漢逸趣臨滄溟性澹固難熱心馳不易扃漢
陰息機械偃師幻木伶久抱枯魚泣寧羨駟馬駉

念君同失路春風復揚舲何處嚴陵灘難問子雲
亭食紙遣饑蠹投暗吹秋螢知君意不釋而我豈
獨醒朽木少好枝墮翼無修翎朝吟風瑟瑟夜讀
燈熒熒汲深恨短綆漫遊歎絕陘何以流江河要
在炳日星斯道未淪喪哲人垂典刑高歌出金石
精氣傳汗青英雄洵飛揚兒女亦伶俜縮手莫黥
鼠服膺惟鑴銘鎔滓須發液趨渭還避涇緒紛等
抽蛹力薄歎撞莛望望迷藩籬迢迢阻門庭張弓
必入彀設身毋拘囹果能破萬卷自然會百靈盤
雲羨元鶴入睫嗤焦螟不見素心人愁聞空天鈴
憶別臨岐歌曾邀跓足聽荒原色淡淹幽禽語瓏
玲長波迴玉帶遠樹列青屏相思切膠投所重在
德馨金璞韞精美書劍徒飄零荊榛雜路衢誰識
堯階蓂嘲笑任鷽鳩學語羞螟蛉幾時促瑤席話
舊傾銀缾歡悰吟伐木同聲感鶺鴒不材老在牖
利鍔發于硎寶照出塵匣珥筆登彤廷讙園吾自
足謝客閉茅廳

再過陳家園

園環曲水枕荒原憶昔經過風日暄野客重來春
欲暮主人非舊姓猶存（園已屬他姓）亭𢿱老樹禽聲咽花

倚頹垣草色繁小閣獨登頻悵望滿湖帆影近黃昏

初夏偶成

細瀨濺濺似撥絃人家遠近大隄邊拖雲野樹藏漁艇挹露閒花上墓田幽浦晴來鷗出沒草堂春老燕蹁躚破眠却愛頭綱好蟹眼風瀾手自煎

感秋七首 選四

迢遞長楸道四顧聞啼鴉左有蕭蕭白楊樹右有淒淒紅蓼花荒城之野壘丘墓長短之亭臨岐路行人一去不可留陳人幽閑常千秋空願車輪生

四角曾未歸來華表鶴 叶

颰颶颼飂中夜急唧唧空亭候蟲泣候蟲何事作商聲亂我心情百緒集茫茫淚下盈襟濕窮廹戕人在呼吸裄無衣盎無粒寒愁出户饑愁入立地昻藏七尺軀芒鍔豈甘終鏽澀

小鳥託簷牙亦足蔽風雨安巢卯育成繞戶依依語曉來屋被西風破四散驚飛喚無奈東飛西飛飛復住念舊懷安不忍去數椽安得梁棟支矮簷還容汝共棲

纔絲可作衣衣故何嘗還作絲花散從風吹飄零豈復返故枝念此令人生意减寒光蕭屑情懷黯常欲寘然入睡鄉歡夢難成噩夢長亦欲縱飲期爛醉醉時還是醒時味激越空教斫地歌那能迸淚漫江河

懷李定齋先生

先生就冷官嗟予抱窮愁欲慰千里情祇憑尺素投懽悰何時洽歲月忽已周相思不可限目極長河流

肺病經旬抑鬱寡歡適沈二虞襄招同陳四香谷陳五騰芳沈大以任賈七稻孫小集却

懷李四翩飛四首 選三

秋滿詩人廬風清雲漠漠松陰數仞高竹徑十弓拓砌菊吐紫英庭桂發丹蕚入座皆故歡傾樽共斟酌坐久生夕陰空簷細雨落主賓愜素心且盡今日樂

今日開口笑來日不可知出門各四散誰言非別離蹩躠迷進退傴僂無容儀同行念病者取次相扶持迢迢更鼓動熠熠店火微殷勤送我歸歸來力已疲

夜靜寒燈晦戚戚獨傷神傷神夫何爲殷念在遠

入水村無好況塊然■一身對君忘言笑芳蘭味
自親離君勞夢想膠漆情詎分何當弄輕舟乘流
一問津

靜夜思

漏寂蟲聲稀月上花陰聚葭菼滿秋江伊人千里
阻長廊古蘚深獨坐人無語

病中作

生涯原索寞豈復問窮通不道沉憂日偏逢久病
中寒燈昏細雨敗葉下秋風消渴常無寐支牀怨
草蟲

詠古八首 選四

延陵季子劍

君意昔不言微情我知矣蕭蕭樹上劍寂寂丘中
鬼神物感人心光芒送泉底

劉伯倫鍤

浮生一蜾蠃何爲苦偪側緑酒最多情青山不改
色請看荷鍤者陶然有餘適

王子明鐵槍

莽蒼臨長河飛揚舞勁鐵三日德勝軍亞子心膽
裂遺器絅英鋒斑斑壯士血

支信國衣帶

別却江南春揮殘杜鵑血用公詩語鵑血有時乾衣帶
字不滅萬古此丹心炳烺照白日

苦雨

癸酉建戌月雨勢一何悍雱沛徹晝夜陰霾失昏
旦淅瀝乘風吹捎漬漫空漩或傾如瀾翻或注如
綆貫或如塵飛揚或如絲歷亂陸地或如沉亭午
或如晏或瞥眼如迷或悽魂如斷灑沾自朔初黮
黮逾月半雲低簷潑墨氣昏天攬澱畢逋愴驚鴉
嘹唳悲斷鴈草萎寒蛩咽巢覆野鳩喚林葉索已

空炊煙濕不散人情苦積陰荒城況災變波浪漫
千村稻粱剩一線尚未斗斛登詎堪霾沴纏穲稏
入泥塗狼籍滿郊甸棲畝已萌芽壘場漸灰燼歲
歉數囷空年饑望穀賤米直忽高昂人命如倒懸
叶且知長淮漲遍來益汙漫運隄潰未築高堰險
難扞哭報杪秋時又決黃河岸羽書攢木石星騎
傳官弁大吏亶防塞居人慘滇澌黿鼉澤國驕瘡
痍比戶徧行看就溝壑紛然事逃竄潦積未易消
田沉名誰佃巨浸正滔滔愁霖更濺濺伏枕不成
眠對食那能噉聊作苦雨吟一寫顛沛怨

憶吳門舊遊懷錫山華西峙

十二年前感舊遊故人同放越溪舟虎山草軟乘春興鶴市花繁惹暮愁遠梵泠泠雲際寺清歌歷歷水邊樓酒徒飄散無消息獨掩蓬蒿憶櫂謳

我願青天月二首

我願青天月勿落揚子水萬古別離愁脉脉寒潮裏

我願青天月勿照棠梨樹上有朝暮花下有千載墓

過千佛菴

朝來風日佳散步扣禪關素愛幽人懷終遜野僧閒經聲澹塵慮道心舒愁顏寧知出世意只在闍井間

立冬次日大風

立冬二日北風怒動地吼呼折大樹砂騰石走迷煙霧千邨野哭聲號咷劈面嚴威利似刀今年災異何曡遭莽莽正是黃河決浪湧波翻魂欲絕只恐蛟龍徙窟穴撼嘵砰訇入昏黑愁雲慘淡日無色我欲問天天不測不見七月乙丑西風起百萬生靈頃欲死荒城幾入長湖裏

伐木吟

朝伐木暮伐木南枝稀北枝禿借問伐木木何爲大户小户備晨炊桑柘無陰茅屋露蕭條總是傷心處君不見殍入東郊荒塚掘破櫬爲薪拋白骨

張家渡遇雨

煙樹野橋合石幢古墓敧客心悽絕處山雨暮來時問渡呼漁艇投村望槿籬饑驅怨行路鵯亂草離離

春日懷陳五騰芳 時余丁父艱

依舊韶光漾畫叢欒欒祇益淚珠紅素心已作三冬別苦語誰憐一夕中坐我春寒花散雨懷人天末烏呼風君歸莫問椒園路老眼凋零八十翁

聞笛

寥落怨芳晨悽音黯北鄰那堪飄颯意吹向斷腸人蝶影零朝旭烏聲慘暮春孤山風韻杳空復悵沉淪

題賈稻孫四別詩後二首

誰復息息唱渭城長隄柳色任多情獨彈古調翻新曲譜就陽關四疊聲

到處銷魂怨別離樽前紅豆起相思河梁落日關

門雨不奈吟君五字詩

賦得草色新雨中

細草色如染霏微雨乍停可憐階砌冷相映土花青春屐迷芳谷漁蓑濕野汀征人望遥路淚落短長亭

轆轤歌

轆轤轆轤在銀井牽牽玉虎青絲綆春時掩映桃花枝秋來撥動梧桐影誰家女兒事朝汲汲罷啼噓倚欄泣春恨秋思怨轆轤迴腸千轉淚已枯

溪上

漲落孤鄣出還尋溪上廬茂林誰剪伐繞墅轉扶疎原冷晴挑菜潭空夕捕魚田家戒春及卜歲檢農書

村夜聞雞

殘月亭亭下荒雞角角啼一聲村塢寂四望野煙迷有客夜沾露驅牛早曳犁著鞭我無路兀坐兩眉低

懷沈大曾培

所思不可見憶別板橋西春日又將暮伊人何處棲鶯啼今雨樹馬踐落花泥客況應愁絶雲山遠

望遥

雨晴散步

村靜水瀠渟晴光接杳冥輕雲浮淡白野樹結空青忽覺塵襟滌相將屐齒停茅簷足高臥無羨子雲亭

踏車歌

朝踏踏高阡暮踏踏低田低田水深踏不淺高阡土乾水更遠農大正怨踏車苦雲雷忽送翻盆雨一雨十日不肯住水車逐浪都漂去

築隄謡

我有田隄坼之我有溝隄塞之隄高水深我田易沉水濁泥落我溝易涸我田沉隄未成莫恨未成成亦傾

青苗歌

水面秧針纔遥插猛雨狂風亂鵞鴨東家屋遏西家號人從水底撈青苗撈得青苗牛作食荒村慘淡無人色去年七月狂瀾倒斗斛猶能收早稻五月今看没早禾吁嗟奈爾農夫何

同賈七河干待舟

共約聞雞早著鞭高春猶憩古隄邊殘碑欲讀無

完字瀟港重經剩斷煙兩載沉淪秋漲裏幾家零落曉風前半腸篆足悲前事躑躅還登尘永船

同寶七界首驛晚發

晚煙橫翠浪堆銀樸被蕭然問水濱雙槳疾搖舟似鳥一鉤斜挂月隨人叩舷且喜同酬唱行路應無怨苦辛望望荒城夜將半柝聲迢遞犬狺狺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五

宮中詬浪負著囊戲雜俳優亦擅場端是風流李天下新磨一任笑同光

羅畫金錢屈丸重飯依膜拜快相逢滹沱水漲偶然事道是神僧遺毒龍

山後山前十六州石郎無計動邊愁博來七載兒皇帝却教腥羶四百秋

湘陰千里枉相迎外館幽囚國便傾可恨指天成謬語翠揚還爲守孤城

雲霞五色渲衣裳朱粉濃塗醉後粧三趙村邊歸蜀魄甘州曲斷剩悲涼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雲雨忽成夢勝事憶陽臺寵渥朝陽時盼睞揚光暉君恩似流水與逝波雨過顏色詎凋謝棄捐感

賤微明珠何處所寶鏡光沉埋驚風動中夜沉思獨寥悼依稀宮禁月淒切入柴扉伶俜無好懷境移情亦非心知妾命薄揮淚復何爲

歲暮雜感十首 選六

舊日田廬悵已空朅來生事總飄蓬猥云作帖能求米便是燒車豈送窮顧影蹣跚傷跛鼈吞聲哽咽誚寒蟲誰何解道悲涼意暮雪晨霜五夜風

脉望藏身識舊因堆堆故紙坐蕭晨可憐槁木死灰日猶作讐書校字人觸眼雲煙隨逝水驚心花鳥逐飛塵塗鴉又集寒牕什風月關情著句新

桃枝薑胯鎮相憐急景崢嶸歲易遷清味飽嘗虀百甕綺思空付筆三錢事歸烏有悤悤日鄉入無何夢夢天怪底淚痕消不盡常和幽憤落胸前

雪花飄蕩雨霏霏料峭風狂慘總幃不分黃楊悲閏月枉教寸草念春暉魚看入肆寧無泣蛾已沾燈豈更飛道是鮮民生亦死桑榆況屆夕陽微

棲枝隊隊羨霜禽感逝傷離思不禁萬里廻車幽淚冷河梁分手故情深蘆中人寂誰彈劍海上仙遥漫鼓琴生死一般銷浩刼底須梁父愴哀吟

莫訝高江十丈波滔滔更奈陸沉何秦箏變調欺

湘瑟蠻布多文笑越羅俗駭雷門誰嗣響情迷霧市客爭過樗材散漫原無用合向窮荒叩角歌

謝家意園叔祖見惠石刻蘭亭小帙兼索印章

平生拙不善書法搜奇却愛金石文金石文字久散失殘篇斷紙混贗眞嶧山碑焚素書杳昭陵葬後無驚羣蘭亭卷帙世所貴雙鉤木刻徒紛紛吾公癖古老好事要收尺幅於毫分并州刀落洞庭石奚異鏤髮雕微塵龍賓脱紙簟錦束幅纔盈寸浮秋雯手把一篇笑示我開函字細如飛蠡聳肩諦視眼生纈意窮纖末疑有神風格清蒼筆勢勁銀鉤蠆尾饒骨筋公曰此帙類兒戲而我見之欽天人能事早作大小篆直追李蔡無比倫一雙青玉昔持贈摹秦仿漢猶嶄新江瑶味朕口流沫無厭之索公勿嗔更煩切石琢名字裊繞霧縠煙絲紋隻字不翅連城重光我翰墨留千春

長相思

錦長不可裁絲亂不可理夜月生暝煙愁結空閨裏庭樹自交枝階草亦相倚孤妾望天涯相思何日已不惜妾淚枯但願君情久叶南山石未爛寸心終不死

題畫

黯淡望秋山疎林雜紅樹雲深隱疊巘嵐光乍吞吐秋聲匝地起破空飛瀑布仄徑苔蘚滑荒麓鼪鼯怒慕此探幽人杖藜尋細路捫蘿迷東西悠然自來去

題松崖蕭寺尺幅用蘇長公秋山平遠圖韻

碧霞紫霧石磴閒葱龍鬱結蟠蒼山縹緲飛樓乍隱現定知靈境殊人間平沙古道來人遠上方初動疎鐘晚泉飛木振響天風鳥呌猿啼淒絶巘陰崖松密老纏霜千株萬株山之陽氣寒時訝雨風至色古常昏日月光掩關抛擲少年日披圖忽漫驚華髮行當策杖向雲門飽聽濤聲踏危石

論詩聯句一百韻宋惺中 沈虞襄 賈稻孫

太皞嬉好春陰雲斂清晝惺中 一花纔啟蹈百鳥忽鳴咮稻孫 客至柴門開風生石磬扣虞襄 雄論撼湘濤深衷領蘭齅隨意觀古詩天然成急就擊壤開虞歌石鼓傳史籀惺中 眞源瀠刪訂正始屏雜糅芬芳葩采流鏗訇金石赴叶稻孫 屈宋餘哀思蘇李發深秀七子揚其波六朝踵其後聲希陶謝

孤學潋徐庾囿新詞漸浮艷古質壞雕鏤 虞襄 炳
煥三唐起琳瑯四聲奏斡旋仗伯玉頡頏推子壽
右丞最冲融襄陽並杅柚青蓮萬壑奔浣花百靈
闞大雅振蕭韶陳言掃賊冦 惺中 風氣日以上光
芒豈云舊大歷逮貞元韓公力馳驟其間有郊島
乃以誚寒瘦北里誰淫靡西崑實飣餖江河既喪
亂鳥鼠空侜倏 稻孫 陸沉狂瀾倒崛起眉山救涪
叟已絕塵荆公亦深蹂 惺中 何人掠影響斯事墮
迷謬渭南一老成南渡號領袖 稻孫 遺山擅天才
北方亘星宿立夫意縱橫承旨工綺繡虞揚抗手

行范揭揚鑣走誰是出羣雄一使古音復 虞襄 有
明初挍戈羣材紛入彀青田與青丘倜儻而俊茂
有如水建瓴更若氣蒸餾方當昇平翊忽爾膏盲
守帖括忤風騷神奇化腐臭赤鳳愴遊藩白濺嗟
在廐螢尾希光明蚓竅祇詎譎砥柱李何與長喙
鍾譚繆 稻孫 餘子漫懷鉛眼光僅如豆那能據藩
籬多事勞頸脰 熙朝鼓吹宏名公著作富俯視
前明詩直堪弟子畜老輩悵凋零後生苦蒙瞀 虞
襄 亂礫溷宮商卵石作皴皺糞土白蜃塗齷齪汚
泥漚嚼蠟吐腥涎餔糟噴敗粮 惺中 彼自有肺腸

誰能爲洗潄吾曹躭吟哦寘心愼參究短檠並雕
覓明牕別薰猶 叶 虞襄 舍咀精液存擺脫荒雜鎒利
鍔淬劍鐔澄波漾井甃放眼狹大荒舉足踏靈鷲
惺中 爬搜劇跳盪角逐敢逗遛斑駁石骨新棱瓓
鬬雞又連朋錫珍貝得妃暢婚媾 稻孫 撇捩高隼
擊攫挐怒猊吼絢爛蒸流霞飄灑翻急溜 惺中 推
敲爭毫芒髮縷肖營構詩成且自娛相對嗤不售
散木笑般倕精金憶陶鑄 叶 虞襄 障受北郭饞渴飲
西園酎 謂雪鄰雲洲兩先生 元詮答珠林明燈張漆竇銘心水
乳投回首溯泗流 叶 板橋壘荒丘蟄室停靈匶夜

惺中 努力愛春華毋爲蹈遊陋 虞襄

甓湖聯吟集卷三

碧泉吾甥也習舉業暇好爲詩復得吾亡友雪鄰就正詩學益進余客京邸十有三載歸鄉園時老友皆星散零落無與言詩者其少年翹楚復鄙棄迂拙不肖與遊杜門槁坐而已在鄉居碧泉書屋動經歲時而碧泉質性醇雅淹貫百家因相與跌宕文史縱横墨兵頗有興酣落筆詩成笑傲之樂眞快士也夫碧泉敬余過于師余愛碧泉甚于子此中臭味脉脉闇通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况加以郗王戚屬乎哉余老矣學問之境有止矣以甥之嗜古不倦豈易限量故余取碧泉詩而訂正者以余之詩蓋將待訂于碧泉也甥其無負余言哉定齋李光國題

璧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鷺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沈均 字以任號學叟 著有韶霞集

將進酒

將進酒開君顏尊中有酒興莫闌造化小兒弄雙丸景光一逝何時還身渺渺路漫漫上有突兀虎豹之關下有青冥蛟鼉之淵將進酒君莫歎酒冽冽燭爛爛世上雲狗千萬端眼前得過聊可安不死已少繫腰術成仙豈有輕身丹歌一闋琴可彈啟一卷書可攤將進酒復加餐態胡爲而局局心胡爲而慱慱白月了兮在地清風吹兮滿天一杯到手君須乾君不飲兮中不寬人間何事容君冷眼看

登神居山

登臨策衛子縱目眺無垠遠水漁舟聚晴嵐雜樹分暗泉通宿雨亂石礙歸雲不盡蒼茫意鞭絲漾夕曛

籠鳥

長日何蟲蟲影絕天邊翮推愢驚鳥哢頗有親人樂應知寄樊籠而不殊寥廓襹褷修羽乇從容時飲啄仰眎疾眼鷹何事直醜惡

老蕉

張我碧羅箑撤去炎官繖根蟠自何年傍砌任舒卷雨過留點滴風靜餘偏反惟茲舊本深迺致新心展坐卧無不宜迷乎吾知免

海陵舟行即事次友人韻

浮槎海國暮秋天極目荒蘆野岸邊風靜任窮舟子揖月明先破酒人錢蕭蕭客味清於水寂寂詩懷定似禪記得長干同襆被可堪飄泊又經年

桐

孤榦蕭蕭出衆林苔堦靜處綠愔愔不妨門巷秋聲早却受軒楹月影深植向岡頭應集鳳焦餘爨下始知琴年年玉井含悽絕誰識龍門一片心

謝李翮飛贈邵青門古今韻略

八詠樓空事已沉茫茫一卷費根尋幾隼浪作妃豨曲此日還知雌霓音註釋百家無賸義校讎千古寓精心琅函脫贈多情甚珍置騷壇伴苦吟

題煙波垂釣圖

船頭坐者誰青笠隨風漾楓荻交互鳴清光凌亂映叶橫竿不釣魚濯足破烟浪我疑張志和毋乃陸魯望天趣誠蹟然蛻形寄圖上何時解塵襟鼓

與買吳榜來問虎山橋髙蹤應可訪許我知己否
共聽小海唱

寄宋大惺中

芳踪幾日斷衡門雨打風吹客思繁郭北詩人空
望眼又摇雙槳去孤村謂李四

春遊詩四首選一

春漲初生遠拍隄平原日暖草萋萋一聲鸝唱曉
煙碧十里長條剛插齊

集陳騰芳齋中

司馬富文采東方雜遊戲待詔明光宮秉時誇富

貴亦有平陽奴連雲髙甲第李廣竟齟齬賈生終
擯棄人生六合間誰超刼灰外譬如三春花分飛
離根蒂飄落錦茵中不然墜溝廁達人隨所遭無
爲重憔悴西樓有陳子膠漆良不易詩成共戕吟
酒熟招我醉一醉與一吟已作百年計何必武陵
源居然脫塵世禍生豈不佳可憐尚懷刺

唐史雜咏二十首選八

文貞文獻千秋鑑慷慨批鱗諫疏多遼水燕山俱
有恨椒漿一奠待如何

堂堂傳檄儼風雷氣盡下阿溪水隈蒸麥可憐虛

父老中原不見義旗來

開元全盛那須愁宣政朝回花萼樓休日百官還
選勝太平天子最風流

諸姨隊隊曲江邊鎮日香風墮玉鈿長得君王恩
澤在樓東深閉自年年

天險潼關賊騎盈昭陵石馬竟何成宵來無復平
安火掬飯凄凉劍閣行

司農笏並常山舌挍老平原正氣均可惜盧家忠
義隕至今猶恨面藍人

金帛瓊林斂怨深興元一紙遽霑襟可憐露布功

成日已忘山東父老心

衣紫衣緋禁闥腥劉家司户感零丁呆愚一決南
牙戮我更魂銷腦後釘

五代史雜咏十首選四

大中一晏駕王室如贅瘤搶攘國門外跋扈强諸
侯鴟鴞叫閭闔簪纓投濁流區區碭山賊公然竊
神州崩角士氣盡何人傷晃旒簡策尚腥穢能令
千古愁安得禰正平撾鼓醒雙眸

嗣源鋒鏑餘屢急家圖難倉卒值亂兵叫譟圍白
又稱尊年齒衰圖治尚宵旰亂世獲小康其事亦

云僅冬青閑荒陵何人灑麥飯
天地方閉塞士夫絶綱紐瀛王事累朝榮遇眞耐
久官爵滿牙牌聲名亦孔醜人苦不自知纂述希
不朽試問長樂老何如斷臂婦
滄桑迭更代火廹同隙駒人命保朝暮何乃求贏
餘李菘坐赤族守恩亦庸奴課率及廝養緡錢輸
喪車行歌富兒室下與優俳徒廉隅既已壞名器
安可污一朝頭子至挐之如孤雛吁嗟障簏者令
名宜早圖

白紵詞二首

傾城一笑齲齒嬌大小垂手舞折腰白玉捍撥紫
檀槽齊瑟柔緖秦箏高風鬟霧鬢掩鮫綃絳唇素
腕情飄颻明燈閃爍夜漏遲藕腸纖縷抽良宵歛
眉低唱魂已銷
態濃意遠丰神殊窈窕自比秦羅敷白紵光鮮稱
五銖顛倒裁成合歡襦染香炷繡爲君娛廻翔錦
帳映流蘇溜亮鶯喉一串珠中曲徘徊引鳳雛罷
舞芙蕖出水初陸離隱躍紅氍毹人生行樂爭斯
須莫使堦前明月孤

渡江阻風

沈子南征軔初發蒲帆十幅江口出黯慘天光接
地陰洪濤百尺鼉鼉窟濆澌硉矹排撻來崩崖疊
石堆銀雪豬婆環拜浪花高倚仗飛廉呈怪物錢
塘憤怒鬬雷霆支祁驕蹇突出沒篙師停櫂悄無
言青山渡口宿暗月少年未解行路難對茲濶瀑
心膽寒往時樓船不得泊櫓搖頃過千重山如何
石尤打鷁首祇今三日阻不前吁嗟乎風阻風利
風無權世事通塞如是觀

積陰二首

春來日日雨如麻散作荒寒掩物華寂寂空城流
潦滿陰陰古屋壞雲遮鳩還帶苦啼深樹雁不成
行落遠沙最是心情無賴甚好循北郭問詩家謂李翩飛
纔看簾押耀晴曦苦雨無端又過墀漏處幾番穿
燕壘漲來三尺滿魚陂預愁草綠花繁日已是蠶
枯麥爛時澤國年來生計少直須搔首問陰祇

題藍瑛畫

古今畫手望如林古今畫理誰能諳殺粉調鉛蹈
成軌落紙往往飽書蟫我不識畫理畫中丘壑乃
所耽陳家精廬往來數鷲溪絹上恣幽探意匠慘

淡邁泞品好手得見西湖藍羣峰十丈翠屏峙芙
蓉卅卅搖晴嵐巨石犖角絕人徑巖广側駕山之
南幾簇蚴蟉蟠古木叢叢紅葉粧欽嵒山腰垂虹
度遠澗上有幽棲敞楹欄誰扶㮚栗扳石磴望遠
似會山水音我思畫意定有在或與桃源之境輞
川之跡相趨邅諦視鎮日忽神往但覺清暉四繞
一幢相映含此幅流傳積年載墨汁淋漓非黯黮
主人寶愛入骨髓視之奚翅交虬盦尢物恐遭六
丁取從此玉躞金題拂拭好封緘

待月

百慮澹中夜空園坐寂寥沾衣零露重垂户衆星
搖爲遲今宵月遠聽何處簫纖阿原不負無那素
心遥

坐月

涼月消于我對之心冷然出雲纔皎皎過樹棫娟
娟坐待輕飔發從知暑氣蠲桐陰遮不住又到菊
籬邊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公看何人高坐樽俎鴻門一夜天
望氣蟠龍虎筵前霍霍噴銅花玉玦三顧重瞳遮
擁盾軍門壯士來拔劍啗彘眞雄哉倉黃起舞大
左計天心有在誰能覬老臣帳中撞破玉斗鴻溝
東西入千何有謂公莫舞公赳赳垓下悲歌公舞
否

賦得菊殘猶有傲霜枝

衆卉凋零葉滿廊也憐叢菊罷幽香誰知素練橫
飛冷尚對疎籬作意黃抱節豈曾輸碩果含情應
自重孤芳亭亭幾幹寒燈下伴我清吟與味長

木芙蓉

江頭采采最嬋娟秋後爭春是木蓮自昔成城原

有主於今作帳復誰眠風前嬌靨顏如醉雨後輕
舒色倍然未許黃花誇獨步拒霜猶占傲霜先

午睡起試新茗二首

我意不在睡得睡亦復佳茶鐺餑沫匀微風響涼
階

簾前殘雨收牕外濃陰覆綈几開異書一甌淨深
綠

咏階下蘭

物不論草與木生不問同與獨偶然得氣落土中
榮枯一任天所篤首夏清和百卉敷大地夭喬遍

發育惟似君子者生意何不郁一箭亭亭不受風對我無言情可掬我爲再四勤雜夷肯使幽姿翳塵俗不佩而芳古所云十步之内香氣馥吁嗟乎何不在王者之庭何不近騷人之服胡爲異衆草而生隨衆草而活叶衆草茸茸豈其族素王之操吾所讀

治春辭五首 選二

山走篮輿水泛槎批風抹月足生涯繫藤蠻榼行厨具路認裙腰問酒家

邗江晴日麗人行羅繡生衣著體輕陌上踏歌歌未了街頭還聽賣花聲

填海行

淼淼茫茫兮海水苦苦海無涯兮奈何許既不能隨玉京羣帝驂龍入海撼龍宫坐看湘妃漢女歌且舞又不能隨猛蛟渴蜺翻身入海震雷霆乘虚作浪生風雨復不能逍遥脚踏琴高鯉砰訇手擊馮夷鼓不能如成連刺舟移我情不能如龍伯國人一釣六鼇舉終日茫茫兮苦海纏欲渡崑崙方壺兮海水阻安得長房縮地方更得僊人竹杖拄萬里滄溟隻手填不借人間一杯土

李廷珪墨

竈煤輕烟瓦池黑鹿膠香麝凝光澤獨貴鏡面與松身相沿法自易水客萬杵搗成藏豹囊青螺點漆堅如石精鐫圖譜錫嘉名圓餅龍文並劍脊小華君房差比肩世間珍愛逾拱璧我謂寶物爲人用墨磨人兮人磨墨點至髹塗賤若泥行甫空藏亦何益會須急語管城子揮灑淋漓數百紙

初冬田家即事

邨落幾家住茅茨欠剪除濃霜墻掛瓠淡日野分蔬如約完租税頻年少蓄儲經營無别計翻覺意蕭疎

村郊

步屧雨初晴溪光分外清漲添蛙語靜草濕燕翻輕望去遥村鷺聽來别樹鶯叱牛聲幾處知是補春耕

賦得陰陰夏木囀黄鸝

千章影裏鎖鶯黄碧色彌天任頡頏巧舌潤經梅雨滑好音吹送楝風長梁間厭聽將泥燕樹上憎聞抱葉螢領得數聲人意靜朦朧烟際晚蒼蒼

賦得夕殿螢飛思悄然

螢光上下繞堦流豈是隋家清夜遊金屋蕭蕭餘
短髩銀河耿耿照長愁情銷古驛魂何處夢到仙
山誓亦休最是露涼燈燼後井梧摇落一聲秋

晚晴

宿雨初收後斜陽倍有情柳邊明畫閣花裏露層
城沽酒旗先見驅車客正行扁舟喧野渡沙鳥浴
新晴競晾漁家網還留隴上畊牛羊隨牧豎鷺鴨
認柴荆人影紛將散炊煙淡欲生明霞知可繼莫
畏日西傾

題雪鄰先生草堂畫梅

老梅秃幹一丈强杈枒盤空接混茫或開爛熳或
乍吐南枝北枝繁蕊裝阿誰貌此歲寒姿挂翁三
十六湖之草堂我聞逃禪老人擅筆妙圖分四種
何周到欲開盛開用意精柳梢青詞翻新調（楊補之四梅圖自題柳梢青詞）
堂中此幅亦超邁持較或云各一派款識距
今近百載庚申之年八月畫我來作歌走徬徨姓
字模糊不可詳歌成再四揩眼膜遮莫故紙浮古
香

復雪

雪盡雪還集風停風又斜灑深彌皎皎舞急愈沙

沙燈火明何處炊煙濕幾家倉黄烏鵲繞覓食泠
天涯

送陳五騰芳貢入京師

子有舍悽淚（沛舟有悼亡之感）今當賦壯遊同袍盡良晤前
路慰羈愁鼓楫凌極浦驅車指高工金臺方市駿
珍重到螭頭

雪和東坡聚星堂韻

怒風刮地卷亂葉頑雲障天飛大雪塡滿低坳如
砥平凸處增高更斗絶松狀老翁毛鬢蒼竹疑舞
女弓腰折裂皆鷹眼望轉迷歷塊馬蹄出復滅九

天混沌失羲車琮琤冰柱簷牙掣蓬門僵卧破衾
寒豪家劇賞新粧纈青罏舊物自生溫觸熱因人
余不屑固陰之極陽氣鍾貞俟起元只一瞥屈身
蟄室安吟魂是中三昧誰與說凌兢的是可憐蟲
捉筆何辭硯穿鐵

紙鳶

陽春鼓盪逞天工成事全憑楮國公雲路爭先差
上下烟霄奮迹混雌雄豈眞似鵠能翻雪竟爾如
烏解相風跕跕也須妨墮水江湖切莫駭漁翁

夏夜讀陶詩

緬維過江後柴桑洵達人不願以詩名而詩乃無倫寓言時自遣語語抒其眞未知興所寄涉筆理趣新妙會出天際起滅隨烟雲朗吟趁月光不覺清我神

貧女吟

生小不知愁畫眉矜嬌羞老大憑誰問幽情空自信織綺莫織鴛鴦錦鴛鴦織罷橫孤枕繡襦愛繡連理枝繡成亦是他人衣被服豈緑容貌好貧家祇是誇手爪越羅吳穀絢如雲可憐衣破無完裙春光易謝花易凋酸風冷雨紅顏消愁顏怕向鏡中見對影吞聲還背面

賦得池塘生春草四首 選三

雪消春水漲前溪荇藻茭蒲一剪齊舊夢不離芳草路謝家池在畫堂西

空塘寒碧漾沙明草色青青夾岸縈睡起凭欄成獨坐不須長嘯踏莎行

藻動參差浮鴨子萍開唼呷蕩魚兒遙憐一派青如沐正是橫塘過雨時

讀精華錄懷王漁洋先生三首 選一

歷盡梁揚雍 去 青山拄頰吟化工推鉅手象外有餘音官閣梅空發 漁洋曾司李吾郡 明湖柳自深 明湖秋柳社漁洋所舉也 一編誰領取珍重覓雞林

讀揚忠烈劾魏璫疏

三旬堯舜稱泰昌宮中厲吻紛鴟張無端寢疾天已傾 叶 憑几顧命羅鵷行公聞玉音心慨慷七品小臣持天綱是時選侍彌猖狂睥睨宸極未可量維公震呼九廟旁隻手昇社相扶將幼主騃惑政不常竊弄威福來巨璫剗削正士國脉戕乾兒義子環走蹌生祠金碧盈四方操兵內殿欲何望轟雷天角走者僵流虹繞電空呈祥公時抗疏排帝

閽攻擿巨憝無留藏咆哮噬人踞虎狼首發大難寧辭殃嗚呼關西厥後昌椒山富平堪頡頏洪宣之際號三楊太平相業殊堂堂

對雨三首

殘燈挑盡了殘編支枕匡牀便穩眠夢入上林春色好醒來風雨又淒然

屋角鳩啼慘曙鴉陰寒瑟瑟遍詩家如何百五風光近不聽斜街叫賣花

鎮日惟聞淅瀝聲衝泥歸屐板橋行不知襆被征途者今到燕山第幾程 謂家樹堂

春日偕友登奎星樓

突兀層樓半壁遮芳春勝地足清華古垣綠帶千條柳新漲聲浮兩部蛙瀲灩長湖吞碎日刁騷四面舞空花凭欄欲賦慚無具落帽風流擬孟嘉

虎丘二首

白虎歸何處茲丘尚未隤千人傳巨石說法剩高臺風雨曾騰過煙雲杳靄來闔廬無客弔抉眼有餘哀

石淺緣山淺風光接水光荒祠尋短簿黃土識眞娘谷鳥偕歌亂林花撲酒香櫓聲鴉軋處乘興過

橫塘

明史告成須發學宮走筆爲作長歌並呈徐廣文先生

域中大權其一史法戒千秋憑諸此自來作者有良才五難三長豫根柢不然紕紆如蠶端觸眼紛綸不可理我聞前明二百八十年事類得其大略耳從信有錄紀編年纂述亦多介疑似北平代位誰速禍當年悔不南昌徙南宮復辟拘戍敗言人人殊議祔禮國本之爭自讜論立長立嫡還訌訌大小三案任區分羅織千言胡有底就中熹廟尤可哀閹禍蔓延日益起門戶愈堅黨愈熾正人封唇一如洗眞僞賢奸徒溷淆每一念之爲泠齒事久論定伊何人端必屬之著作手叶當今 天子重典籍廣開史館萃厥美歲在龍飛十一年點勘精詳工劂剞老父酸鹹異所嗜案有奇編即滫瀡聞此不異牛羊酥口未咙之心先擬一目十行未模糊三冬卒業在是矣君不見王仲任異本求諸洛陽市君不見袁孝高家不能有假之人自課日必五十紙又不見宋次道春明坊內善本多一時士夫僦屋傍其里師門請業原吾儕赫蹏亟寄徐

夫子

眞州雜詩四首 選二

甘露鄉前卧古橋伍胥祠畔漲春潮橋頭嗚咽銅江水千載嗚夷恨未消

大江南望石城隈舊事英雄剩劫灰更憶五官惆悵處蒼茫郭外賦詩臺

感興

孤松老空庭杈枒無好姿無端拂拭者頷盼生嗟咨終非棟梁器難與匠石期迢迢漢宮內灼灼千蛾眉信美以見錄冶容亦在茲榮華同飄風吹來

倏去之營營變萬態執節君勿嗤老子不云乎貴
知我者希

歐陽文忠公

五季丁大亂古文日喪亡學士類覆甕窺天天茫
茫先生實崛起名噪廬陵鄉直聲振萬古史筆兼
三長頓使軋茁者一一廻披猖神物發光怪蛟龍
攫瀧岡出處有大節兩髩堆吳霜悠然愜眞趣獨
在穎水旁春風醉翁亭寒梅噴古香

蘇文忠公

蜿蜒望蛾眉懷古意蕭颯坡公經世才宋家好宰

執天津杜鵑鳴臨川輕變法雞肋受一官齟齬百
憂集謡詠悲青蠅鉗網遍捃拾傷心元祐時垂簾
爲公泣轉盼別用人玉堂曾幾入儋惠與瓊雷九
死膺浩刧陽美好家居故園歸夢急

秋懷和昌黎韻十一首選四

城西廠亭閣樹色何薿薿破夏時行雨勃發猶未
已無端金風鳴騷殺聒兩耳黃葉脫梢頭歷亂蹴
天起記得春花飛翩翻狂蝶似物力有時竭榮華
不可恃氣節判盛衰人物同一軌蘊眞全吾天無
爲漫自喜

劍帶勒箴銘課虛多戎警章編就明窓焚膏當夜
永霽漢念何雄絶壓力九猛解牛無芒刃汲井羞
短綆爍爍眞珠船獲之詎非幸泥沙混金屑所願
愼除屛

黃鞠采東籬霜天斜日景皎月沁心神蝦簾光冏
冏無根歎飄萍隨流嗟泛梗藉有汐社人八極縱
馳騁折簡時相招何如奉朝請
澄澈好秋天幾片浮雲暗工錦有誰分江花亦多
憾剎那四十年目治祇空瞰繁手響淫哇中聲味
古淡近得大宗師尋源塞泛濫河海晝夜流混混

無常暫亘欲乘長風千里不繫纜人物隨雎黃握
管工點勘朝夕欲何求詎問石與甔

對雪

曉來清索索雪壓小園西橋訝能言鶴牕啼失旦
雞盡藏杲日影唯聽朔風凄凍合關河路蒼茫極
目迷

殘雪二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

凌兢無計涉冰溪白醉牕前日已西乍放丁簾過
北鴈且呵凍硯試南雞檐摧玉佩聲聲碎瓦襯魚
鱗片片齊望去碧空新霽後樓頭不斷聽鳩啼

略彴頻過淺漫溪衝泥一逕折而西糁塵傍岸疑
花鴨積絮攢根認楮雞宿露凝時霜氣薄夕陽烘
處晚煙齊歸來還自成偃卧惱殺寒鴉帶月啼

題定齋舅氏讀書秋樹根圖

槎枒老幹濃霜華小溪溅溅雲牙疊皴得巖棲境
寂幽秋光雅與高人愜吾舅束髮破萬軸不肯傾
身事障簏十年書劍老京華襆被歸來向空谷塵
中萬事不挂眼心跡雙清一緗縹麥光魚卵待横
陳好弄麋丸走虎僕試看臨流嘯歌處世人誰識
仙源路一牀綠綺鼓清音萬片明霞落晚樹人生

何必圖凌煙亦不逃禪不作仙但願眼底無俗物
百城坐擁足蕭然

即事

過雨春城寂餘寒盃自把策杖問梅花殘日西林
下

感春三首和昌黎韻 選二

擊鉢共長吟瞋目三月間著屐尋北郭草綠何漫
漫方晴倏又雨后土不得乾栁塘紛亂絲藥欄花
倒翻黑風昏白日觸處成憂端

誰識可憐蟲顑頷苦進退蓼莪難卒讀哀痛摧五
内紅雨夾青錢春色空無賴催歸啼殺人白雲遍
天外

陳四香谷邀飲即事

雲樹繞開野照晴依依細路板橋行幾家籬落暮
還遍取次盤飧儉易成苦爲愁多寬酒戶祇緣身
賤累詩名可憐宿草人何在（謂李雪鄴先生暨家二叔父）話盡悲酸
已二更

玉蘭

桃李媚芳春寂貴惟木筆品同王者香德比君子
潔含苞耐嚴冬望春花乃發我行入西園仰首訝

晴雪黏天白皜皜錯落飄素纈捲簾送春風撲鼻
沁馝馞向晡映斜陽朵朵銀杯綴光可奪明珠色
疑璣皎月端相頓忘言竟體詎能匹

夢草亭二首（宋太守楊蟠所建）

水滿陂塘草滿池落花飛絮晚春時黑甜一覺亭
中好絕似當年夢裏詩

草元亭子記君家何事題名羨永嘉爲問惠連空
入夢可能載酒及侯芭

古木蘭院

深院無人長綠莎傳聞唐相此經過不須笑說闍

黎事今古招提若輩多

雨花臺紀遊同賈七稻孫作

秋中霽色澄野外晴嵐煥城南好景增硯北羇客倦卷書出僧房即事恣游衍幽討性所躭況有幽人伴連岡把手登滑磴躡步扱高阜瞰四圍孤亭敞八面徙倚欄可凭憩息草堪藨雙眸欻以豁彌望足欣抃長江一綫拖邐峰萬笏揞石城堞列雉板屋翅排鴈松聲雜風顛塔影奪日絢半餉絕囂喧宛對文敏卷董文敏有江山秋霽圖脫復鼓逸興下山償風願覓路循坡陀選勝入峭蒨漸進神益清每前象屢變仄逕夾松楸短垣絡藤蔓老樹罥空岑高竹逼霄漢細響清泉鳴遠韻野禽囀行行倍屈曲石子路疑斷轉身境復寬迴與塵世判空際乾葉飛隔林樵叟竄佳賞正未窮回顧訝已旰輕雷殷陰巖夕陽沉古殿歸途晚煙橫入耳暮鴉亂清景寫未工拈毫餘繾綣君也張前軍濟師余畏慄

題宋大東邨集後二首

小住農家樂地偏綠楊深處水濺濺晚來十畝觀秋穫合比陶家下潠田

兩兩幽懷坐對時深宵好在伴燈枝聊將風雨聯

吟句寫上東村一句詩

同友人登南城晚眺

荒原人跡少黃葉滿林飛霜隴罷登穀天寒閒搗衣晚煙蒙邐黑野月照僧歸會有尋詩趣依依對竹扉

賦得花枝欲動春風寒

春風著處殢餘寒爲愛叢葩作意看淡白煙光縈十笏混黃日色走三竿幾番欲問如將語一半含開已漸闌乍試生衣還體怯闌心花事足盤桓

賦得綠楊宜向雨中看

毿楊裊裊傍河干別樣風流雨氣漫眷帶濕時眠尚穩腰經潤後舞偏難藏鶯語咽尋枝滑繫馬人遲待葉乾好是綠波紛旖旎不須板渚擁愁看

韓侯釣臺

颯颯清淮對古祠王孫遺事淚霑衣重瞳死後中原定何不扁舟返釣磯

蠶婦吟二首

阿夫理碌碡阿婦治璘藉辛勤問女兒潵火撥午夜

采采桑葉肥采采桑葉稀更過南陌去拾得滿籠

歸

咏古五首 選二

漢高帝斬蛇劍

芒碭山中赤帝起豐西澤中白帝死手提三尺生青虹逐鹿滅猴從此始誰與欲學萬人敵咤叱空誇扳山力垓下一劍虞兮泣烏江一劍重瞳厄何如斬蛇之三尺嗚呼何如斬蛇之三尺

蘇武漢節

鼠可掘羝可牧漢家之節不可辱氈可餐雪可咽漢家之節不可折坐卧持之十九年旌旄落盡得

生還旄則盡矣節依然笑殺李陵何太怯河梁五字徒拳拳

冬日有懷

風轉金方到不周霜林木葉盡毗劉平原狡兎爭營窟天際蒼鷹欲避韝和氣難回鄒衍谷冷膚恥盜孟嘗裘渭陽此日猶羈絆趙北燕南起暮愁時定

齋舅氏客京師

題墨筆牡丹

誰貌出羣姿蕭疎審位置八十九齡翁老筆見深致鹿韭三兩枝不留鉛粉氣奇花嵌怪石素紙呈

幽翠紅碧厭歐彭黄紫遺姚魏艶質而清粧笑彼誇富貴鎭日數摩挲芬馥飽佳味没骨寫黄筌持較可無愧

恭紀　聖駕南巡二十四韻

六飛鑾導嶽江左重時巡　椒寢　慈顏喜　楓宸　祖烈新祥光開禹甸淑氣擁羲輪草木齊舒甲衣冠正獻寅一行馴雉尾夾道次魚鱗慶溢三千里歡騰億萬春殷憂勤夥子　方略靖波臣詔問封疆切情關畊鑿頻　温言周以渥　大澤沛而均粟帛寧誇漢桑麻儼繪豳陳詩民俗古釋

奠士風淳璺鑠登庸頗循良借冦恂由來　頌德惠非但耀威神閭入莊嚴界時參淨妙因山晴青疊疊波漲碧粼粼鳥奏昇平曲花張錦繡茵樓臺十步接亭障八方陳試看陽春脚都隨　玉輦塵皇心應有暇　宸翰偶然親麗日懸奇藻薰風溥至仁絲綸環侍從梧鳳集佳辰似此　熙朝盛都緣　孝德純車書萬國會禮樂百年臻願鼓康衢腹謳吟紀　聖人

酒旗

美言爭欲市盡上布帘題野飲尋山店晴郊出柺

谿招來春色好跳還酒懷迷微記重來路黃鸝不
住啼

芒鞋

牖下何甘死芒鞋分未慳相隨惟竹杖遍踏是名
山計緉誰前定繫錢了不關仗伊雙不借奔走絕
無間

煖簾

誰家刀尺剪裁忙懸箔能令凓冽忘一任疎籬飄
急雪偏教老屋聚寒香地爐風靜知添駮棐几春
生抵進觴好是故人堪入幕青熒燈火伴詩床

田家即目

習習輕寒亂夕霏飢鴉鼓陣欲成圍牧兒睛熟丁
椒背穩過溪頭帶月歸

借觀樓聽雨

瀧颸風雨度終朝客裏黃昏坐寂寥塔上不聞鈴
語動樓頭偏送鴈聲遙滴疎冷柝愁頻打漏暗孤
燈懶更挑誰道繞檐琴筑好可堪佳節說元宵

吳鉤行

吳鴻扈稽躍冶出飛入吳宮點碧血鍔上芙蓉影
動搖匣中霜雪光明滅轆轤宛轉飾黃金白虹閃
灼昆吾鐵山斬虎豹水蛟虬陰雲慘淡風颼颼錦
帶佩之橫街頭豪俠自古輕王侯吳鉤吳鉤吳王
愁靡廊鹿苑成荒丘胡不悲鳴雪國讐英鋒苦爲
他人留

同人小憩竹園即事

理屐疲登頓來尋竹徑閒千竿碧底地十笏綠因
山境僻閒詩思風輕蕩酒顏傳生誰縱飲禮數已
全刪

重過竹園即事次賈七稻孫韻

吠豹出疎林蒼茫訝客臨徑留殘雪迥樹入暝煙
深愛此離塵紲重來愜素襟一聲長嘯發飛起四
山禽

讀淮海集有感

文人多薄命生世百不諧一官眞寄耳而復遭擠
排鄉賢太虛公作賦驚秦淮謂可方屈宋長公不
置懷臨川故拗相亦曰鮑謝儕何來鑠金口彈射
等陰霾處州復雷州再貶誰所差道路含笑死華
光遽沉埋淮海有遺集運否名則佳迢迢五百載
斯人安在哉

懷友人

落日望葭菼伊人竟杳然猶憐兩行淚知我十年前言別石頭水相思霣社天舊遊如可續收拾剡溪船

雁字二首

橫空雁陣排一畫衝霄漢凝霜白欲飛銜蘆青不汙底事漫塗鴉危峰認回雁

展翼欲臨池髣髴戲海勢逐隊影斜陽巧篆回文字鶴頭應可擬莫作野鶩覘

玉蘭一株始花遽謝悵然有作

泠泠香白繞雕欄猛雨無端春意闌莫譜南朝江令曲玉肌蕭瑟滿庭寒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溶溶城外水連空兩腋全收繞檻風楓葉亂翻渾上下塞鴻驚起失西東幾叢樹色漫天外無數巖聲拂座中爲遲雨痕消後望不知何處美人虹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我生魯鈍百不敏急景凋年歲將盡河湖極目千尺冰舍舟陸走連車軫蔚藍雲厚變墨色十八封姨寒倍緊門庭剝啄來嘉賓茶煙飄渺然脂蜃共操不聿縱狂歌莫學鳴蛙答唱蚓苦吟擁鼻坐夜闌茁軋那管旁人哂不圖障麓雄多背不圖高牙作大尹獨羨江花江錦奇傾筐倒篋思難窘軍成一隊整鼓旗力振千鈞執干楯騰驤沛艾驅長連泛駕還空執鞅靷文章何止宗馬班韜略何須說淯臏男兒蒙頭跳而走鹿鹿搬薑眞可閔蠹書羽陵無匿藏材呈襪線求伸引近覊俗務縈好懷排列多於春來筍會期擺脫掃凡塵高想天闢羿元牝社櫟不材全天年休誇栝柏共梏菌特達螭坳豈未能瑟縮蝸廬久自忍歲寒然後識松筠晦朔不知恥朝菌伏水神物蟄蛟龍淩空健翮摩鶚隼

芻狗嬰兒俯覘閒螳臂當車徒蠢蠢乾坤萬象各端倪雕鎪動欲鏤肝腎杞梓楩楠大廈材繩墨不施何所準年來老輩幾凋殘玉差躑躅風騷殞碩果猶存老渭陽欽嵜突兀化畦畛零膏賸馥丐後人漆室傳燈光不泯

夜泊輿化

蒼茫百里水雲鄉蟹舍魚梁夜未央靜宿潭烟風細細一帆明月挂昭陽

蕉扇

最是招涼好輕揚盡意看即堪辭火傘底事覓冰

紈香撲花前細風收雨後寒北牕清嘯候揮去一身寬

燕

呢喃何處語下上一簷齊欲上寧容舞梁間尚可棲飛翻新栁絮歸補舊巢泥奮羽空天鵲應嫌我屋低

塔燈

浮圖矗矗古城邊撑起東南半壁天舍利暉浮千尺樹金輪瑞湧九枝蓮影搖烏鵲飛難定光射魚龍夜不眠我欲乘風凌絕頂燒燈直爲破三千

題婁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

君不見白榆河畔問支機八月仙槎泛牛斗又不見迢迢萬里龍伯國一釣六鼇挈在手何似芒鞵蒻帽靜垂綸息機趺坐無與偶橫枕一卷書斜傍千絲栁青葱嵐翠滴衆瀨濤聲吼竿拂珊瑚十丈過赤城霞綺落江沱長江江濶烟水碧練花幾幅湘裙拖漫天浩淼斷人跡蕭蕭風雨起蛟鼉君於此景意何如不數瀛洲閬苑圖三吳鍾秀況奇絕尋常工墪總區區我一披圖清興發願言同住山水窟

信陵君

雍州險據天下強憑高下瞰紛鴟張飄忽震蕩誰敢亢有魏公子得士良摧堅救敗兵氣揚秦人倒戈走且僵存韓安魏論堂堂功名之際讒口昌噫吁嘻公子不得糾合天下諸侯王手提勁旅入咸陽凱歌奏捷還大梁置酒上壽樂且康乃此糟丘紅粉鬱鬱成銷亡十八年後何淒涼徒令後世供蒸嘗

吳陵舟中

霽色明前浦帆飛一葉舟廻風翻夕鳥野水渡歸牛人語疎林出炊煙夕照浮旅魂今夜定乍可豁雙眸

哭滄巷舅氏

旅櫬歸何處長埋甓社隄風僵燕水咽雲壓楚山低伯道悲無子黔婁尚有妻游魂招異域灑淚倍悽悽

題松巖蕭寺尺幅用蘇長公秋山平遠圖韻

我生未得勾當閒縱遊五嶽窮三山且看畫手恣奇與峰巒贈我咫尺間脩然意象一何遠散紫羣山夕陽晚微茫古寺入孤逕萬壑松風吹絕巘老

翁策杖鬢盈霜出世彷彿逢華陽何當松下結茅屋與翁山寺看雲光悤悤斷送愁中日塵埃白盡三千髮披圖熱惱沁清涼消受層巖好松石

懐定齋舅氏二首

白岳黄山極目迷高人久絶板橋西滿懐無那贍雲樹嫋嫋春風謝豹啼

冷官風味自悠然趺坐應勝小乘禪好註蟲魚消歲月新詩還與寄蠻箋

壽鄭漢才

君不見子眞谷口幽人宅一片清巖與瘦石又不見少室山中處士家白雲滿徑儕麏麚風流往矣君堪續還復煙村來卜築人生何必金章纍纍肘後懸何必朱樓矗矗高到天但須桑麻千頃橘千頭便勝七貴輕五侯如君擺脫蛙名早擊壤高歌遂忘老秖今六十與逾强倚杖關情到花鳥攬揆時序正清和麥秋纔報薰風繞竹徑鋤歸玉版鮮魚陂釣出銀鱗好膝有萊衣樽有酒醉翁一醉塵懐掃我亦翛然出世人漁舟好覓桃源津

河冰行

十日北風三日雪凍雲迷漫朔氣烈日瘦無光野色昏枯林凍折鳥聲咽羃䍥寒煙四望愁長河氣沮慘不流老蛟僵臥燭龍死鋒稜石雹來濤頭滿河冰塊大如斗一夜寒深三尺厚咫尺難過隔岸人舟膠渡口冰上行履冰不戒冰忽裂無手可救命已傾征人見此心膽墮誰更因之犯奇禍晨踐嚴霜夜戴星輪蹄歷亂街塵播行路須知此日難殘年逼迫當苦寒去年今日春已復三十六湖波水綠

美人捲簾曲

春光駘蕩春日遲春草芊綿春鳥啼懐人無賴坐春晝香閨竚立揚輕袿皓齒清音爲誰吐冷落吳歌停越舞停越舞罷吳歌戶外何人巧笑瑳冶春三五嬉陌上窄袖纖腰細馬馱自顧明月璫獨理黃金軫衆花簾下寂無人十指調成黃鵠引春風琴韻兩悠悠臨風抱琴揮玉鉤

賦得山翠借廚烟

曲徑皆縈水當門況有山烟痕不自起嵐影若相扳籠翠互明滅捲簾時往還紅塵眞隔斷坐對數峰間

賦得水霧隱江津

岷峩煙水濶霧色籠澄江薄似凝朝雨輕疑濕曉
牕濛濛飛遠帆杳杳度歸艭莫問青峰幾誰尋白
鳥雙天沉低雁陣灘暗沒魚椿隔岸藏花徑臨流
昧石矼望中惟漠漠聽裏只淙淙猶有乘槎志津
梁奉大邦

美女篇

洛陽有美女婉嫕乃無倫綺縠謝弗御珠琲屏弗
陳纖手弄紈素日夕勤箴紉一日成一尺一匹成
一旬成之將何爲將以寄夫君夫君在邊徼孤懷
誰與親折楊徒悵望採桑祗逡巡風物遞以變欲

渡河無津豈曰河無津寶身良足珍

題賈琢園先生看劒引杯長圖

大冶誰鎔六州鐵洪鑪鑠盡丹心血鄧山郭穴笑
勞勞鳥翼黃金成一瞥先生自是不羈人種學鉏
經多歲月寒風萬里蹶霜蹄彪鏡島收蹈前轍偶
爾摩挲十五女訝奇寧問莊生說左手持杯右把
卷眼光的皪何不徹誰何意氣逞錢刀下視直可
等蠓蠛君不見圖中三尺剪昆吾寶氣還冲牛斗
闕不終鏽澀處塗泥留取晶芒吐虹霓

同人集陳五騰芳齋頭即事

相思風雨悵緜聯不過精廬已判年金石盟堅前
日畀瓊瑤句比舊時妍（時讀其都中無題詩）還從白社尋鷗侶
肯向紅塵戀馬鞭樽裏早看蒲酒熟玉卮銀燭共
陶然

復陰

纔得幾日晴沉沉陰又集氣散滿庭寒聲溜空簷
急夜霧沾虛幌驚飈冷敝袷牕昏曉月朦更（平）悽
譙鼓濕懊惱不可眠凌晨起獨立

題畫二首

紅藤纏老樹山泉宛轉通何來避世人趺坐聽松

風
童僕抱琴來徐行野橋上古調一再彈聲隨流水
響

小憩斗壇

紅油略彴水三叉路指仙宮踏軟沙屋角烏喧驚
粥鼓岸旁人過落梅花青葱竹樹經春好鬖髿煙
蘿向晚遮回首樓頭風倍肅飛簷不定繞昏鴉

讀書山月下

嵐光媚皎月喧囂此焉隔有客理縹緗心地兩岑
寂爬羅畀至味灌頂沃靈液景幽神逾清意曠理

彌洽叶逌爾發高吟聲音達巖壁夢夢呫嗶家塵心何由滌

舞劍清夜闌

端居忽不懌側身宇宙監拔劍舞中庭歌聲復慷慨閃爍動星文激蕩發羣籟參横北斗斜斷虹蟲天外下覩塵土人鹿鹿多鼠輩一劍截中流無任日月邁

夏日懷定齋舅氏

蕭齋林樾靜濃緑陰房櫳新舊唯聽雨雌雄不辨風踈簾鈎硯北清簟展墻東迢遞人千里相思入

夢中

夏日園林雜咏五首選三

徑緣尨眼鬱青葱雲母窓開面面風贏得吾廬幾弓地右栽修竹左梧桐

翻盆驟雨漲西池楊栁絲絲匝地垂蛙鼓蟬琴聲自好不須柑酒聽黃鸝

數椽茅屋似村家白板橋頭岸泊沙料理生涯無別況鴉鋤學種邵平瓜

燕子磯

蒲帆十幅來眞州層巒隱現隨行舸觀音山遠號

蜿蜒孤峰突起江之沱嵝嶒瘦石蛛而立巋崎嶬壁平不頗往時此地稱險絶滚滚西至奔長波碨渦跳擲水石鬬異聲砰訇千銅鑼循崖悍索大束炬篙工邪許牽能過揭來滄桑遞遷改沙洲圍以蘆荻荷剪江無恙興勃發登岸拾級扶藤蘿紺殿數椽废𢌿謁古亭四敞開摩抄硬黃欲搨甘泉筆拂石爲讀椒山歌亭壁有湛甘泉先生題海潤天空額並忠愍公絶句四首御風更復上其上江天一覽驚眸接蒼茫遥指浦口埨晴嵐不辨青旋螺巨艘蕩漾一勺耳遠水環遶湘裙拖俯檻徘徊躭久住歸船新月騰纖阿磯頭人語雜鳥

噪蓬牕坐待鳴靈鼉

金陵懷古三首選二

陵谷銷沉事事殊凄凉景物望中迂空傳元武藏書庫誰見青溪卧雪圖暮雨幾番聽過雁秋風何處不啼烏繁華轉瞬俱陳迹落落荒原長碧蕪

凋殘王氣幾經秋鍾阜蒼蒼古木稠此日棠梨紫廢石昔年弓劍委荒丘獨龍岡上寒烟冷五鳳樓前野草愁極目斜陽悲往事晚風吹送鳥啾啾

漁父吟

朝泛青山側暮宿白雲裏何處問行踪歌聲滿煙

水

鷺湖聯吟集卷四

水

鷺湖聯吟集卷四

詩人子孫能詩易詩人子孫能詩難幼[illegible]硯風雅濡染習慣成自然故士之子恒[illegible]舒阿宣陶後無陶宗文宗武杜後無杜[illegible]爲繼美先盡矣樗巢先生詩名冠十五子雪隣承之與殷畫村賈檀邨兩先生鼎峙秦鄅若書法中義獻矣荆門爲樗巢孫雪隣子能纘承詩學稱其家兒可謂難矣尤有難焉者荆門貧無立錐家累甚夥而心織舌畊崖岸壁立其品格高人一等初不必以詩重也況復慧心妙腕抒寫性情令人無端歌哭哉夫老泉後有東坡而斜川居士知者甚罕余序荆門詩而深重其不爲前賢所揜者在詩而不僅在詩也嗚呼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定齋光國題

鵞湖聯吟集卷五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李貢

蕉葉爲風所破歌

留別溫璧千先生四首 選二

沈二之海陽十日矣雨中寄懷三首

陳香谷先生招集余以晚赴賦呈二十韻

康山懷古　遊滁州瑯琊寺

秋中得晤家定齋先生賦呈六首 選四

立冬前一日招宋表叔惺中賈三景先賈

六肇先小集

雪中遣懷以溪西雞齊啼爲韻

壽宋惺中表叔四十

公無渡河　賦得花邊行自遲

紙鳶四首 選二　食蕪菁

飲馬長城窟行　可憐行與沈二

哭妻弟吳梗三首　漁父吟二首

書中乾蝴蝶六首　咏史三首 選二

桐　渡揚子江

金陵旅舍除夕步蘇長公韻三首

同賈丈稻孫登報恩寺浮圖次韻奉和

雨後山遊飲永寧泉茶社

曉起　旅邸春雪

金陵元夜即事三十首韻得十四鹽 選一

雪後望鍾山

登雨花臺拜方景二先生祠

冬餘偶拈不倒翁戲咏十首觸筆有會言

園無所指也 選四

牆上難爲趣行

雪和蘇長公清虛堂韻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再用前韻呈定齋先生即送之赴任祁門

至館日漫吟

宋表叔惺中賈丈稻孫有詩送余依體奉

答並柬陳丈騰芳沈二虞襄

賦得寂寂寒江明月心 限江字

發家書感賦　旅窓述懷五首 選三

歸舟雜詩八首 選三

偶然作用昌黎游湘西兩寺詩韻

過西園玉蘭花下追悼雲洲先生

題沈大以任齋壁　夏日雜詩十六首 選六

鷲峰寺小憩　三阿道中二首

九日感懷詩柬同人四首

鷺湖聯吟集卷五目次

覽湖聯吟集卷五

李貢 字翮飛一字格非號荆門著有默存齋集

山莊阻雨卽事三首

踈雨來林外畝澮何盈盈茅檐肆覽眺聊以移我情被隴麥穗堅出水秧針庭農人具蓑笠荷鉏雨中行行行漸以遣惟聞叱牛聲我儂慚坐食羨彼力深畊

崇岡垂雨脚微風吹不斷泥淖數弓地雙足無由展一室暗炊烟座下雜雞犬解事有老農相語致繾綣羹煮畔上蔬茗熬山中荈卽事適所甘淡泊用自遣

柴門晚不掩坐對神居山一抹洗來碧羃䍥疑煙鬟麻塘鳴急溜向晡逾琤潺念我素心侶時同賈丈稻孫渡湖登岸別去悠然憩禪關幽懷發野趣佳吟愜清歡何當覔芒屩促膝恣盤桓

沈二虞襄九日招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一首選六

時當春夏交草木何薿薿轉瞬屆秋辰生意漸以已墻根響陰蟲啾唧聒人耳此際感何深方寸互滅起長策拙謀生鹿鹿誰我似生世會幾時時哉不可恃自古窮達途顛倒無成軌可憐果男兒何事堪浪喜

夜思神欲迷日走顏亦悴無策可呼天何方能辟地回首十年前足意聊自恣竭來累多端頓若生死異讀書鄙貨殖今日知其貴

堂上兩老人桑榆逼莫景我父雖蹣跚兩眼光冏冏卷帙卽生涯抉剔去其梗過庭無多時學步懼馳騁幸得問難字乃勝於朝請

人當垂不朽達者乃不暗生有一藝名死亦無所憾百年直須臾誰免狐狸瞰所以曠觀人生活甘冷淡自植不可虛熟思今已濫書債無了期何必計久暫幸有先路導奚翅船得纜巾箱家大人手鈔集名二尺餘一字一點勘卽此足畱畬勝他石與甗

侵晨過板橋人迹還未乾青青圃中菜露珠滴琅玕空天皎無際淡淡金盆團入門頓爽然地靜心亦安令暉謂二妹一長去每來涕汍瀾遥念君家尊佩符宰彈丸時雲洲先生赴任海陽計程在何日僕夫解征鞍坐定無一事但聞敲子聲鬼陣我獨怯兩奩徒分明清談致有味款款抒其誠茱萸徵故事有酒盃中盈戶小亦拚醉不讓阮步兵輕風來竹徑涼刂

滿前榮此日際此時隅坐聽新令

讀陋軒詩

東淘老人古節士海濱孤吟窮到死胸次槎枒攢五嶽憤激郁顧外人嘗我有其詩不能讀讀之白日寒粟起歌聲到口不得熱冰霜沁入心脾裏就中樂府特新裁短歎長吟必有以茫茫四海幾知音櫟下先生一人耳漁洋後來亦津津陋軒要是窮老子此人此詩別一格遺編直可垂百祀數十年後嗜者誰雙社湖頭殷畫邨先生與李先王父讀陋軒詩有云同嗜有殷生可爲知者道

寒夜

解憂莫問景山鐺琵緬攤書戀短檠破屋撼風喧四壁敝袍圍火冷三更重添榾柮心還熱細檢叢殘眼倍明寒色月光窗外影黑甜人讓此時清

閱明史偶成二首

玉樹歌殘八百年後庭曲罷已無傳侍臣不肯輸江總譜進新詞燕子箋

紛紛江上列旌旗奉詔喧傳出視師衣白少年誰領職尚書新薦相公兒

春日喜賈文稻孫陳丈騰芳沈二虞襄見過

小飲甕室

春陰滯餘寒朝日開新霽園鳥欣且鳴庭花含生意好風自東來吹我故人至入門揖我父中懷以之慰命我沽濁醪小酌酬況瘁貧家留客難草率見眞味明月出中天流光照幽翳起坐步階除夜靜談轉恣願盡今夕歡痛飲毋辭醉

送春二首 選一

捧腹收春願已賒東皇忽忽早回車三更疎雨飄榆莢一夜和風度楝花棲燕已成梁上壘遊蜂纔放日中衙流光報答渾無計鶗鴂聲聲判物華

觀淳化石刻

古今法帖誰第一熙陵閣帖故無匹上綜前代集大成十卷分標定甲乙熟紙細膩出澄心廷珪妙墨黑如漆或絳或潭見未曾翻本泉州近亦失主人好古入骨髓萬錢不惜致尤物就中石刻劇寶貴妙手裝池殊皎潔偶來案上一摩抄斗覺眸子除蒙翳叶諦視滿紙起雲煙變化神奇難殫述我不知書腕力孱多少莫辨肉與骨慣盼一日折一肱八法徒誦前人說得見此本亦茫茫有如勍寇艱理窟廓塡礱搨不稱意再拜墨皇投不律

讀孟襄陽詩六首

皓首襄陽老嶙峋望鹿門風流高大隱格調創開元湘水多愁思青山有淚痕津梁垂後代披讀動吟魂

豈有驚人句都成絶妙詞頻更千里棹盡入五言詩何處容思議眞難詡驟馳知音曾有幾終古一王維

齋中五韻 選二

李廷珪墨

易水高人燎煙法歙浦名家天下甲父以傳子意

匠合質輕烟清淨雜沓妙用曾著淳化閣宣和貴亦黃金壓松滋名侯世不乏如斯異物誰敢狎傳之千年等一睫李廷珪墨猶新抑磨之無聲供細搨嗅之無香香正帀案上奚翅焚睡鴨我聞長公嗜墨汁三十九丸願未愜可笑昌言藏十襲不磨磨人吁可怯回氐有神無歷刼朝朝濡染澤常洽

舊硯石硯

自唐衞公嗜蓄硯嘉名迄今傳結鄰鐵面尙書號薛稷石鄉侯比不世珍我家舊硯不滿尺色紫脉青腰纓紳玉帶生參七客座相沿孰辨僞與眞此硯流傳幾十載阿誰所貽無貞珉置烏皮几露光怪一池水鎮日銀銀芸牕欲雨自生潤不呵而瀝何津津有如宿霧收木葉亦若曉露凝侵晨制古象質去雕飾四隅駁落存其神宣石絳石姑勿辨發墨要自非常倫我今再拜語淬妃願壽世世留千春

送沈二虞襄之海陽八首 選三

送君又此日轉憶送余時所惜無兄弟相關匪別離我今辭石磴君復問嵎夷不盡臨岐意河梁五字詩

我質如蒲柳多君骨相騰昔年同講案比歲共吟鐙總以眞心昇常滋俗眼憎依依通肺腑判袂感逾增

客路誰相伴馳驅兩弟同嵐光隨意領海氣望中空沙冷團寒日裘輕打朔風計程官舍到侍立話融融

呼天詩二十四首 有序 選七

擗踊而詩非禮也況舍飯未親終天抱慽復何忍拈筆墨事吟弄乎然草土之中將掩面哀哀長作兒女子悲又不能一洩深慟不得已寄之

于韻以代長號觸目傷心都無倫次爾時不知是哭是詩又何計工拙也知我者其諒余衷勿以詩視

淒風瑟瑟逼繐靡祇得今來守繐幃廿日頓殊生死路傷心不及待兒歸（余至滁未匝月條遭慘變）

送遠何曾苦別離旋呼兇子就阜比誰知分手樓頭日便是耶兒永訣期（先君子送余往滁即以是日至書院）

高閣何來厲鬼闚坐看日景走階墀可憐一臥成千古噤口依稀喚四兒（先君子易簀時口中呼兒不置）

不道絕裾何太易那知會面竟眞難薄情風雨偏能酷讓我歸來骨已寒

登山有路兒能返入地無門父不還恨煞大羅消息絕夢魂也不到滁關（余歸時先君子已盖棺三日矣哀哉）

會倡銷寒集彼姝聯吟鎮日靜揶揄而今冷落三弓地閑殺牕前木野狐

夕照沉升白玉盤背鐙恍惚影蹣跚神昏伏几驚人語誤聽樓頭索晚餐

至滁七日僕將歸矣家信書成愴然有作

我僕告我去而我居此矣顧我無一言彳亍如有俟豈無所欲言言之中惋結昔日我來茲安知有

今日昔日是生離今日遁死別死別生又離回首寸腸裂死者無知邪一紙誰爲開好語慰生者待我八月來匣中一方硯日日手所摩架上幾卷書朝朝目所過更有二尺許盡是手生血守此勿示人即爲家長物僕攜一挂錢就中資行李一半買紙錢一半補薪米薪米不可無紙錢不可缺傷心更何時屈指二十七（是月廿七日爲先君子百日）

答陳丈騰芳

歌者誰陳夫子歌將送我之滁水我來滁水復何求我懷不言君知矣君不見杜陵詩老感貧交翻[illegible]手作雲覆手雨（叶）君不見五交三釁孝標言誰復一顧葛帔練裙子何況眼前人訕笑多冷齒君胡懇懇出肺肝念我伶仃不忘舊（叶）昔之日出門助我行李今之日要我急棹乘風馳（叶）昔之日爲我送死今之日料理家常計日給以二斗米感君莫解之深情媿君無已之厚期（叶）自恨生不如死胡爲乎死不能喪生不能養而憒憒忽忽至于此至于此矣君不遺好語殷勤有所俟誦君歌渾我涕此心何日纔無負（叶）溯池水之淪漣緬假山之㠥壘嘉樂堂中（君設帳處）其人斯在硯北莫使苦吟孤著

作等身日富有叶嗟余煢煢無所歸指數何堪一
回首叶兀然長望兩眼瞙月落烏啼叫天咫知我
如君只數人此外悠悠更有幾遙識秋來風日美
應有高歌念我枯坐衙齋裏

答賈丈稻孫

去年之山右君何無一言今年之滁水君亦去湖
干此行示我詩哀音劇咽吐吐咽顧何爲念我今
無父我父不可作誰與定行止君特促我行勉我
報知己（謂溫璧千先生）君言未卒讀悲風起凌兢何意堂上
親竟爲堂上靈昔君來蟄室談笑何揚揚今君來

殯室寂寂誰笑談叶昔君來蟄室有酒盈百觥叶
今君來殯室有米盈一筐一筐能幾何感茲情逾
篤獨恨舉家餐莫果我父腹持此告我父云是故
人粟故人用意長我乃行裝束別君未十日夢寢
縈一方尺號致苦語塗鴉飛都梁都梁好書屋任
君讀且歌指日秋風動望君沽吟舸

寄沈二詩（有序）

虞襄寄書云于首夏返旆今屆秋初想歸來有
日矣余不能把手一訴爰寄此詩詩曰

泰元茫茫媼神嘿嘿猿鶴蟲沙舛無定局良材夏

萎毋冉冬郁今古同悲罰我則酷與君別後梗泛
萍飄旹當春仲滁水遊遨匪云遊遨我父則教曰
兒往哉知己之招維時匱乏襆被無資爰有陳君
助我朱提父曰兒來速戒行李行李既備父顏則
霽一夜小刀三朝長耳款接衙齋烹羔斫鯉僕歸
具陳厥心彌喜自我來思父坐皐比廿日中閒音
問弗知笑閒疾發醫曰可治倉黃就道打槳烏衣
（鎮名）於乎皇天降菑已烈兒走長途父横短榻服鳴
樓頭鬼嘯蟄室生死殊途三月十七維君周親能
無咄唶五字淋漓贈君命駕心折定齋杜陵之亞

君亦何圖唱酬永罷君懷憤懑短札洋洋君思鬱
陶亦有和章械之敝笈雲海相望載承遠訊不有
其躬（虞襄後札至先君子已不及見）一紙方開泪落滿乎言詞激昂長
鯨怒吼首夏君來孰與細剖蟄室猶存望何眑眑
九年硯北一載東床父曰可教有沈于湘歲在甲
子銷寒會倡嶔崎歷落久久同盟叶君于其中復
推畏友打門詩來燮逾瓊玖父謚言詞君述以口
父艱履步君扶以肘去年判袂竚立咿嚘知君念
我望遠綢繆（孟春先君子懷虞襄詩云九人雅集相思候正是知君念我時）悤悤半載杳杳
千秋昔追歡笑今斷風流嗟嗟我父而有死期膏

以煎盡木以伐萎父則神王自信豐頤一朝永逝
俾我荒迷我則非人曷云能子罪積山河何當一
死既念藐躬千鈞是負叶陳君不云憂端莫理質
本懦柔風中之蘀君有良箴佩弦則諾遭時戾凶
日坐湯鑊君毋我棄尚念疇昔叶長言用告我心
憂傷諸君情篤料理家常弔詞愴惻慨當以慷待
君高歌徹彼大荒

苦熱十首 選五

衙齋閒寂謝將迎枯坐炎炎百感并日走空天排
熱遲山烘夕照擁愁城兩年託足驚蓬轉客夏余羇山右三

五傷心對月明先君子送余詩有月明三五之句觸忤墻根啾唧地傍
人也作不平鳴
迷茫取道定何遵頓使勞心賦棘人七世嫥婷過
巨勝二毛種種似安仁鼎中烹雁緣無語肆上枯
魚故不神料得頭顱終若此漫言名字使家伸
斬新詩卷尚依然腸斷嘔心五百篇雲誥久飛葱
肆佩霜鋤擬傍墨莊畋絕無好帖能求米賸得遺
名忍賣錢什襲恐遭投厠刼好煩知定杜樊川先君子埶室集約計五百餘首遺命屬定齋先生選次
敢向清時怨有家黃楊遇厄幻塵沙床頭未蓄隱

之甑畫壁空留耘老叉先君子寄余山右詩有云壁上類叉耘老法神自可親
隨入闥鬼原多智枉燒車浮生漂泊誰歸所合理
思光岸上艖
相於意氣重吾儕苦我頻教歲月埋郭北尊空東
老釀江南味飽庾郎鮭湖莊清夏新圖好謂賈大禮明河
朔招涼舊雨諧斗轉參橫科跣坐不禁風雨憶喈
喈

揖翠堂八咏溫璧子先生屬賦 選六

盆魚

襄陽美縮項徐州誇尾禿不若南屏種託身謝罣

罣策策與堂堂呴沫任顯伏不盈升斗水悠然見
濠濮尤愛涼颸來跳珠漾晴旭

新竹

檀欒兩三叢移來乘其醉何遽誇千畝上番足生
意籜已解豹文葉漸成个字暎月景纖纖搖風
細細日日報平安不亞童子寺

稡桐

碧梧蔭自廣而此廼新植洗之固不勝門自無俗
客不及待十年會見高百尺亭有醉翁梅潭有高
皇柏亭亭相輝映使君名可泐

宿蘭

八閩與九江名葩來勝地蕤斗認魚魫風格尤無比味以久故幽色以培適翠菲菲十步中不觸當門忌何不踵羅公料理作佳記羅公時制滁時植蘭謀客有記

垂柳

蜀岡平山堂爭傳歐公柳毋乃此一株亦植先生手時代不暇詳杈枒歷年久到午不見日來人每觸首舒眼媚庭除甘棠同不朽

池荷

方塘不半畝聊以洗心爾池上有亭顏曰洗心中有菡萏花出

水淨泥滓柄軟翻風白蕊嫩裛露紫傳觴緬前人入幕誰佳士池上味清芬月升蓮漏起

蕉葉爲風所破歌

種花愛其花種蕉愛其葉葉葉茁由根蟠根蟠葉乃帀平生夢想好芭苴憾不移從綠天居眼饞幾年得見此其間高者卞者俛者仰者正者敧者揖翠堂前任卷舒葉影峰容遠近相含映熱逕偪仄何虞乎俄如并州快剪劈又若鴻鵰鍛羽翮跰不及息頓改觀一葉十葉十葉百令我眼前錯莫少顏色蕉乎蕉乎爾之生意自不已刮地怒號偶然耳

勿爲鬱鬱嗟摧殘還待葉展美蕤蕤造物有變化萬類隨屈伸紛紛薄殖安足論中有不變者能日新吁嗟乎惟有不變者迺日新

留別溫璧于先生四首選二

儵魚愛深波小鳥樂隱蔭當其無歸時何者定爲善頗有愁胡鷹秉危啄遺卵不則一笑置誰復致繾綣我今泣鮮民奚翅因拘儜知已賴有公迺肯青兩眼官齋一以至深情話冷暖懇懇露肝膈眷顧知何限

欲歸今將歸不知誰所促謀生計已疏虛生更鹿

鹿自顧身前後莫就嚴遵卜此去復何之去住鮮定局葛帔等西華誰爲量寒燠言辭揖翠堂惝恍瞪兩目徒負知已恩且住高堂哭高堂在何所長湖三十六

沈二之海陽十日矣雨中寄懷三首

忽忽送涼秋冬日倏以届深愁何計消賴茲素心輩用以償詩逋匪直良宴會閭濶惱休文不得傾肝肺動念每咿嗌況値風雨晦濁水渡幾時應不驚澎湃計程今十日不久浥沆瀣

我思君家尊念之心爲梗拄腹飽綈緗丰標峻以

甃甋以一鮮割枉玆函牛鼎擊目憫飢民恨不血
面請計口給倉粟如久病得醒馳驅觸蠻石又苦
累足脛神縈蟄室人長望時耿耿指日挂冠來傷
哉隔幽冥
子也告我去維時月十五入室無半言愴惻揖我
父袖底出朱提曰以助庾釜今日不在眼頓如歷
寒暑雅聚虛三冬僂指歸期數

陳香谷先生招集余以晚赴賦呈二十韻

丈人偏愛客賤子不成詩銀鹿頻催侯金鵶正欹
時幾番花信過一路好風吹入座情逾洽開尊興

倍滋調羹陳錯落釃酒動留犁月旦憑青眼風流
美白眉高吟酬粟里逸韻嫓封姨是日賦陶公春風扇微和句珠玉
揮毫爍琅玕捧腹披諸君皆矯矯餘子或訑訑按
劍匡時略囊錐出世姿料非終屈蠖不久總蟠螭
祇我居廬苦空成伏櫪悲敢云才切玉自媿鈍如
鎚世盡排馮衍人誰說項斯冬郎眞忝竊小友詎
追隨爪葛羊求並聲華沈范比指南欣有在取道
定何之藝苑推盟主騷壇伏導師願言時載酒指
日約聽鸝上巳怱怱到尋春尚未遲

康山懷古

一徑淩風上周遭俯大河亂鵶揺睥睨老屋倚
蘿初日團青靄遥峰隱翠螺風流思樂府如聽琵
琶歌音洞

遊滁州瑯琊寺

步屧訪香林九折穿蒙密入門鴨脚高盤拏互曲
詰鐘響衆山空林深羣鳥寂傳云典午子於此曾
寄跡茗粥話老僧清境聊暫息何處飛泉聲振衣
還復出寺旁有庶子泉

秋中得晤家定齋先生賦呈六首選四

凋零老輩歎晨星志切皈依識典型一自春深打

槳去幾回夢繞濯纓亭長河水滿風聲壯僻巷苔
侵露氣青犯曉楂楂乾鵲噪蛩然早聽足音停
留落西華入俗難蘆中有劍亦空彈成材自媿同
蒲枥得氣還思近蕙蘭但向此中論臭味不從世
外較鹹酸關心款款家常話鄭重先生另眼看
餬口茫茫鎮拮据伶仃隻影悵迷塗干人莫倣平
原帖殖貨終違太史書幾見籠中收敗鼓誰從肆
上索枯魚久判身事付流水乍領高談慰索居
學澥何曾得澥源蒙頭常恐誤金根半生局縮安
雞塒幾載倥侗挾兎園大地風輪持二老並謂雲洲先生中

天旗鼓繼三邨 謂般先生晝村賈先生櫃村孫先生沛邨 過庭往事難回首縱有牛腰孰細論

立冬前一日招宋表叔惺中賈三景先賈六筆先小集

望氣驚蕭瑟雙丸瞥眼過寒風鳴敗葉淡日走庭柯世事更蒼狗生涯冷白波聯吟仍蟄室相對有羊何

雪中遣懷以溪西雞齊啼爲韻

老屋魚川水一溪傍人今隔數椽西成仙漫笑拖腸鼠避俗甘同斷尾雞興至烹茶烟影濕客來對

鷹剪刀齊煖寒何日酬前約窮巷經心吠豹啼

壽宋惺中表叔四十

黃羅節過傳傳柑晴曦駘蕩風颯颯長庚星朗鐵嶺尖伊余外家兩世秉春明宅內久趦趄繼得交君投芥鍼椒園一畝同羅舍千章老木挺松杉萬个碧色摇蔚藍其餘花草亦毵毵筆床茶竈繞書龕擺脫俗障詩騷耽嗜好我儂共酸鹹往來週遭恣劇談相期雅澹勤規箴力追古調賡英咸世上襛纖爭趨炎銅溝金埒徒沾沾猩唇豹胎能久厭如君坐卧何安恬生活冷淡情則甘頭顱四十夫

何嫌況復家庭樂且湛上來白髮下多男我今祝君無諵諵但願日日吟聲酣一日一首詩滿函三萬六千塲歷歷我亦三年馬齒添還我一篇逾百縑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中十丈濤瀧多羊頭滾滾千鳴鑼腥風惡浪翻豬婆河之廣矣廣蔽青天河之深矣深徹黃泉公渡河其誰援不見富家大舸中流過揚舲唱蕩槳歌乘風破浪何委蛇公之扁舟渡不得何苦身葬魚鼉窟明日誰人收公骨公乎公乎無

我訶乘風破浪時幾何時不濟兮如之何公無渡河

賦得花邊行自遲

花事關心甚探奇繞檻行周遭如欲語俛仰若爲情竚待明月上微聞香風生何當知已共布席坐深更

紙鳶四首 選二

側理玲瓏作意裁無端決起離蒿萊千尋騰上從何路一線關過不費才掉尾那甘同鷁退呈身底事待鳩媒戾天聊趁春風便乳燕流鶯逐隊來

豈果凌雲有異姿培風特地奮天池聊嬉旭日和烟候可怕横風疾雨時失勢預愁逢燕剪成文原不判烏絲春光無力能相絆惱得林間叫子規

食蕪菁

春草蕪三徑嘉蔬入眼青問名傳蜀相乞種傲園丁見說花前嫩微聞雨後馨提筐誰采采弱女走娉婷

飲馬長城窟行

黄沙莽莽愁白日萬里透迤飛鳥絶朔風春夏無時歇質幹挺特好男兒可憐辛苦長城窟策馬馬

蹄割驅車車軏折逢人語音殊望遠心結愲纍纍戰士頭崔崔役夫骨耳亦不可聞目亦不可瞥吁嗟男兒昧致身遠道滅歿隨飇塵何如長作太平人秀才不必苦從軍

可憐行與沈二

地上一窮人可憐復可惜可憐入世無長技可惜謀生無定策前年驀入荒山道倉黄長抱終天感比來三寸敝舌𥅽兀兀騰騰如伏軏一木㽵㽵門户支出入無援形影隻惜不能上天池奮覆日垂雲之翮惜不能窮香海拄乘風破浪之席又不能

抨六尺之長弓射虎南山如射石復不能持一握之短刺低頭去作豪家客拾得殘羹與冷炙閉門縮首如蠹螺愁對青天坐蕭索春來咬盡園中蔬長日嗷嗷不得食感君如古人分金意惻惻惻惻夫何爲謂我可憐復可惜世事眞如剥粟稃不笑則幸誰歎息如君義氣能幾人厚誼慇懃重疇昔吁嗟乎丈夫豈肯受人憐便欲餓死溝瀆塡種種未了難棄捐前望後顧裂腸肚四十在頭非少年枯吟銷白晝夜闌還一編君之金可給一月粟且圖一月腹果然鼓腹酬君德成此可憐篇君知我

者勿復爲外人言惟可告陳晼圃沛舺宋椒園賈禮畊君前同聲爲我歌一番丈夫豈肯受人憐

哭妻弟吳梗三首

青青林中花嫻嫻岸旁木嫩蕊播芬芳柔條具節目瞥眼遘狂飇摧殘一何促吳子忠厚家賦性自純篤束髮事吾伊青燈覰卷軸爲文不鹵莽意致清且淑入世絶翩躚衣冠難適俗一語亦兢兢一步長項項哀哉斯人也乃夭二十六

阿翁謹厚士四十尚無兒得孖出望外旣乃歎其遲及子出就傅幸非雍通癡青𥢑留敎物𢚼子能

承之子年纔漸長翁齒已就衰願及兢衰日見子有成期如何倏而逝終使所願違堂上白髮老房中青春妻淚落如流泉何能有已時

昔我來子家子尚未出腹既來慶于生呱呱聲滿屋歲序稍稍更子漸能著服阿翁試汝長尺寸傍我卜我行勉子效我文教子讀子少我十齡情親聯骨肉我昨遭不造子常爲我顒子今竟早夭我能不子哭廿餘年綢繆于今不可續

漁父吟二首

朝披袯襫服暮持笭箵具澄碧穩風波打槳如飛去

魚燈漾水上明月浸湖底一聲欸乃發人在菰蒲裏

書中乾蝴蝶六首

長埋篋衍歛晶芒綠駭紅紛幾斷腸郥得墨莊成橘圃却教文囿作花房蝸纏褪盡胸前粉蠹蝕銷殘頰上黄村裏何來來阿堵更誰點畫擬滕王

鳴鳩語燕逐芳辰高卧蓬山慘不春樓上混依梁太子部頭影傍莉夫人西園翰墨他生證南國煙花舊日因廻憶乾忙成底事祇餘梨棗得相親

春來忽忽又春歸戢影難教葉際飛入籍好銜雙鳳詔開箱待著六銖衣飽嘗貝葉應空相參透蓮花解息機往日風光消過眼東園今在亂書圍

雲峰巖下愴離羣彷彿探書蝢小文詎解冶情投汲冢可憐艶骨葬皇墳蕙娘錦段新裁被桃葉香風暗撲裙好好栖遲歸篋底雕蟲莫又誤揚雲

年來多事怨東風深鎖寒關路不通草暗長門迷漢殿花埋幽逕冷吴宫金荃集散香根斷錦瑟篇殘色界空文采飄蕭歸竹素百城佳氣鬱葱葱

香窟逐遥泣路岐得沾花氣更何時傷心怕檢蘭成賦濺淚愁看杜老詩千載凄涼紅豆子一般顦顇綠珠兒上林春事知多少苦海茫茫未有涯

咏史三首 選二

今人交以文古人交以實今人但游戲反眼不相識而況生死殊誰復記疇昔我愛范巨卿信士不可得千里續舊盟兩載言不食異地念死友夢寐通消息素車白馬來號哭叩靈側未至靈不前既至十倍力是知性命共重泉永不隔願告結交者將此座右勒

貧乃士之宜難在慎所操元祐仰高風卓哉陳師

道公卿耳其名欲見爭先造懷金未敢出恐益滋嘲謷不炊或經日寧聞語毦毿忍寒衣無綿肯向富家告身雖以寒死介節洵兀奡所以曾南豐一見成夙好詎止學問優爲文稱精與同時紈袴兒何當直一笑

桐

那能高百尺一碧隱曈曨香發不知處落花猶未空

渡揚子江

歲闌翻作客襆被大江過清興曠無際塵襟滌已多潮平漁子臥風定榜人歌彌望長空迥行乘萬里波

金陵旅舍除夕步蘇長公韻三首

旅況不蕭條素心得賢佐習靜共精藍塵坌遠百貨除夜寒料峭撲面江風大解事賴長鬢秈盃歇炭卧依依三五人列燭聚高座如願卜鵬搏從玆息馬磨男子在乘時光陰肯空過今宵聊作達逸韻髯蘇和

蘭奢喧粥鼓入耳聲遲遲別歲走僧那古風猶可追而我職人子有母隔天涯倚閭勞白髮兒女圓圓時幸得舍飴樂差可代甘肥側想念江南中離喜與悲望風百頓首上壽遥致辭癡獃賣異地歸來慰老衰

三蕉傾綠蟻危坐却聽蛇爆竹轟萬瓦腷膊兩耳遮掩關得免俗有興希陰何酒盡情愈清夜深更無譁促韻賈君豪把筆如持撾敲字鬬金石詩成燭半斜相期各努力無爲惜蹉跎藍衫謝利市我輩猶能誇

同賈文稻孫登報恩寺浮圖次韻奉和

長干古塔何崢嶸九級凌空矗天柱朝陽閃爍照無輝絢爛疑攢五色土李子八載隔秦淮奔馳又習搬薑苦揚子津頭沽鴨嘴蒲帆徑渡江之渚三五結伴蕭寺住連床風雨資斤斧禪房十笏課吾伊行藥經過梵王宇躋攀興劇長頭君驀見浮圖禮佛祖捫梯拾級擬周遭謂我唱予而和汝繚曲往復訶阻深蛩駏背負愼接武瞥眼咋舌共驚絕聳翠流丹斷鳥羽故宅何從問江令名樓那復睹孫楚城南墟里上炊煙鴈翅魚鱗千萬户迷茫水霧籠澄江黮黮雲霞横遠溆鍾阜虎踞儼猙獰勢欲怒決將軍弩足底半至起凌兢哽咽盲風塞言

語凭欄側立定吟魂餘境惝怳未敢取賈君谿達胸次開不比多錢誇善賈奇關亘使鬼神關萬象雕鏤積腸肚筆勢灝瀚湧江河千里一瀉隨傾吐慫慂鏖戰得陳君奚啻鐵馬金戈聚我本小巫怯大敵慚向雷門持布鼓詩成煮茗送斜陽舊事金川話前古

雨後山遊飲永寧泉茶社

雨霽蝤嵐光一抹青如洗緣磴歷陂陀愛茲風日美笆籬數椽屋幽窅傍山趾盈盈水一泓青天落泉底松杉漾空翠檀欒映清泚坐定酌新泉味淡芬流齒數碗瀹塵心即事有餘喜好鳥兩三聲來自深篁裏

曉起

料峭風寒撲客衣侵晨宿雨尚霏霏嵐光塔影迷茫候槌磬一聲鴉亂飛

旅邸春雪

嚴飈驚客夢荒雞號膈膊瑟縮貪蚤眠輾轉厭衾薄披衣眄晨曦金烏沉不躍軒櫺長黯黮坐久愈寂寞啟戶逼寒威異境吁可愕曰昨雪霏微夜來雪大作漫天玉宇敞大地銀溝鑿鐵雲壓千重瓊葩裝萬宅 叶 的的迷逕途顥顥覆城郭曠曠失津梁濛濛混陵谷 叶 彌望總模糊近瞻但飄泊古塔閟光芒紺殿闇丹臒橫積老樹肥虛粘枯竹絡鑽簇遍輿阼巧投過簾箔頻起雙足凌頻翳兩眼瞑出室背訝重下堦趾慮錯敝褐衰無溫四顧多矍矍數杯蟹眼湯稍稍冷腸瀹悄然示暫停一瞬勢倍惡蜚廉劇慫慂肆剽掠鼓勇鎮簸颸行空任揮霍或如柳散絮或如梅破萼或圓如珠顆或廉如劍鍔或細如本屑或巨如餺飥徐如蠶出蛹急如蛇赴壑疎如綫甫抽密如髮未約散如千條分聚如萬弩激 叶 上如浪花噴下如雲根削或亘如擊撞或斜如婣娜或矗如嶙峋或浩如磅礴或訶愚公移劈面聳巖崿或咤五丁開舉足礙磊硌或縷縷如絲或粟粟如穀或漾漾如沙或霏霏如幕或凸起如攢或平鋪如堊或方如植圭或旋如捧璧 叶 或如天女來纍纍垂瓔珞或如皓叟臨戕戴笠箬或如石塊隕或如列星落或如荻亂翻或如煙浮沫 叶 白戰渾乾坤萬象包一橐須臾狀屢新俄頃景歘各如何燧律回江城撼廣莫洶洶郊逮酉夾奕朝更夕 叶 伊余羈長干春光坐蕭索

時經阿滕狂但惜勾芒怯聚星和高歌韻事忽如
昨旅地復遘此蹇產心不釋叶卧難安僧寮竟日
徒立鷄菜盤憶青葱紅燈想煜爚極目治城南種
種清興拓羣峰翠屛障晶瑩及腰脚長江素袖拖
濤平擁洛澤鄉思邈無端陡覺動吟魄叶忍寒呵
凍筆瑶華詎嘰嚼聊以布素心銷愁資嗢噱約待
陰森開日出四山礴陽和被郊坰淑氣轉寥廓討
春上梅岡擐鞋行可著

金陵元夜即事二首韻得十四鹽選一

幾度羇懷令節添金吾禁放歇更籤空傳栗里黄
柑好笑啖桑門白飯甜是日湛上人邀飯　雪霽乍闌風細細
雲開纔露月纖纖喧呶何處誇紅飲賴有三錢筆
可拈

雪後望鍾山

曲逕延迤著屐閒橋頭新漲水潺潺風輕已釋前
朝雪一角晶瑩是蔣山

登雨花臺拜方景二先生祠

躡步石子岡探幽歷層阜席艸軟似茵啜泉碧於
酒咫尺過荒祠寂寞峙臺右憶昔靖難師龍孫下
殿走誰云是家事覥顔忍含垢一死炳日星孤憤
冲霄斗淒涼瓜蔓抄十族竟何有麻衣與緋衣心
同術則否王氣收鍾陵忠魂自不朽再拜肅遺像
憑几郊逮酉夕照黯殘碑天風響劈𣗥

冬餘偶拈不倒翁戲咏十首觸筆有會言固
無所指也選四

豈是丹工絳縣來偶從敝楮結胚胎猥云縠食眞
能辟縱辱泥塗未肯回脊骨難支頻輾轉脚跟未
定已摧頹久知玩世輕身好凋敝能禁付刼灰
行空無氣望猶龍歌舞筵前樂過從晉秩儼稱青
綬綰呈身轉仗紫泥封浮沉未免塵堆面空洞終
無物在胸一似嬉遊眞得計攲斜端不借扶笻
漫云成佛與登仙逐隊昇平近市廛笑面慣同鴝
鵒舞乘風頻作海棠顛身孱非果腰難折足縮眞
如履已穿若果轉旋由已力可能晚歲坐輕篷
結得塵埃孺子緣童心作伴善便娟斗量未必稱
千石指顧差堪直一錢跳躍無端誇健在傾攲何
自得安眠頭顱漫說彈冠好足未堅牢亦偶然

牆上難爲趨行

噫嚱噓危乎哉墻上難爲趨側身險巇非良圖何
不安步循通衢男兒墮地豈合終蒿萊逕須提足

逞高材咄哉眼前多偪仄天池曝臂何人哉偪仄
復偪仄道上叢榛棘出門一步難何能縱咫尺況
復隻立苦身單射人儘有含沙蜮淼淼者水不可
涉高高者山不可陟舉目四顧天地窄嗟嗟墻上
難爲趨不如縮首歸敝廬三弓容膝即坦途世間
到處難爲趨

雪和蘇長公清虛堂韻

入冬旭旭舞晴沙烏鵲叢巢喧早衙望眼不見虛
三白氐溝日日鋪霜花曉來凶飇吼市地頑雲羃
歷迷千家欲上不上朝烟濕横空飄撇穿飛鴉牆
根枯桐欹臃腫瘦梅禿榦猶含葩幾處紅飲厭斟
唱連年白戰艱梳爬樓頭十笏臥土室澆腸綠雪
烹名茶忽憶上春羈蕭寺枯吟坐聽粥鼓撾余有金陵春雪
詩瞥眼又見乾雨降流光空擲餘深嗟歲寒有友
共雕鏤愛誦佳句餐流霞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大荒誰弄雙丸㪅剎那歲序復道盡河流百里冰
鏡開估客連鞾飛蓋軫我儂脆質不禁寒瑟縮敝
袍裹難緊慣從冷淡尋生涯時時吐氣類狂蜃摩
天無翼望盤鵰結穴成聱工唱蚓雜遝頗遭窮鬼

欺或者揶揄或鼻哂半生身事付馬通取道何從
問詹尹煢煢一木費支持叩門無計升斗窘青衫
淚濕幾時收棄繻有願誓磨楯餘論誰當入齒牙
推轂無因振鞅靷開口詞拙動遭猜舉足行遲數
被臏男兒立地貴倔强肯便低頭教人閔登山會
凝梁父吟乘槎莫聽箜篌引昆蟲蟄伏不終藏潑
眼時流誇王筍浮江不出迷雌雄麻朝未連溷牡
牝素心三五總良材東南竹箭越簵箘幾番琢磨
志弗移努力前修堅且忍舊盟九九繼消寒頻剪
冰蔬挑雪菌抽毫密比營絲蠶放筆疾如脫韝隼
美人細意亞施嬙調笑姑隨嫫母蠢祇我旗鼓嘶
莫當況復飢寒亂腸腎側聞歲闌屬高歌險韻直
欲昌黎準吾宗意氣得老蒼橕拄詩壇常不殞酣
吟先後稱濟師望塵何自辨畦畛效顰忍凍哦三
更半穗燈殘光未泯

再用前韻呈定齋先生即送之赴任祁門

先生績學務時敏四庫蓬瀛都歷盡齊門操瑟幾
經年和寡知希蝕桂軫鵬下九霄連塌翼圖南偏
值罡風緊掉頭撇却軟紅塵大海波濤縱鯨蜃蛟
龍蜿蜒任升沉變化何妨友蚓蚓銅溝金埒望嶙

峋眼底眞當直一哂飛卿竟老方城尉元亮終辭彭澤尹從來轗軻總畸人學富何曾捄飢窘閉門埽軌尋古歡褦襶不親隔欄楯久懷月斧還韜鉎長謝風軿羞結靷安居抱璞幸終完裹足當塗不再贋爾來老宿歎晨星大道荆榛吁可閔詩城黑漆盡盲參方丈明燈需導引胸羅異書正豕亥捫摸古器辨簴筍胎仙屢舞嬉天遊六鑿無驚守元牝白頭偃蹇作儒官會育羣材成轄箘闌干苜蓿味偏腴吾道虀鹽素所忍鄭虔三絕盍令譽那復朝昏爭槿菌我如時鳥眈枯吟爪背未遑矜鶚隼飯依有志復不遂行賦河梁心蠢蠢宗盟往日憶情親商確千秋共胃腎衙齋倘許達詩筒百千里外約可準隆冬初到煖律回砑碎聲聲冰柱殞梅魂栩眼漸以舒殘雪已消明封眕好沽鴨觜問澄江一路春潮清泯泯

至館日漫吟

朝爲膝下人暮作荒村客主翁事迎迓到家供酒炙坐定語言殊口澁面猶赤夜闌各辭去一燈對寥寂黠鼠訶窮夫唧唧聚窺隙此來非令圖依人給儋石回首不百里悵望徒脈脈聚散渺無端歡愁變晨夕反側在匡床朗月映枕席

宋表叔惺中賈丈稻孫有詩送余依體奉答並東陳丈騰芳沈二虞襄

君不見檐上雀一步毛講一跳躍往來自得羣侶樂君不見樹上烏結伴楂楂尾畢逋繞飛不去相歡呼孤館蕭條十日住幾回夢覓城西路把手幾忘分手難隔面方知會面艱世人結契誓鷄犬只少心頭一寸丹椒園甫詼良古送我長歌聲半苦禮畊君情慇慇一聲髙嘯天應聞心知不爲愴離別珍重相期言各切平生俛首慣依人身事茫茫不可說感茲厚意何容辜不死豈竟終凡夫時誦新詩欲酬報無那腸乾筆亦枯蠹螺結束在荒境深宵顉眕形隨影滿逕風披几榻寒一窓雲鎖衣裳冷故人三五吟興奢別後相思只數家樓上橋頭足不到十日歡情隔水涯雨絲風片連朝淨草色鶯聲取次佳僂指歸來有夙約許我渴墨蟠飢鴉

賦得寂寂寒江明月心限江字

獨沽鴨觜下寒江鼓楫深宵未繫樁明滅漁燈浮點點有無雁陣過雙雙銀蟾自映波中影玉笛誰

傳渡口腔極目煙霜橫遠浦縱教有酒意難降

發家書感賦

羲和女子行不歇正月悤悤巳二月暮去朝來老卻人安得揮戈返白日生人幾度值陽春肯賦流光潑眼新餬口生涯同泛梗一囊行李城東杜邨中老屋三間住斂迹收身限跬步祇言帶水接鄉園那識回頭終是誤階前細草雨中新瓦上濃霜曉來布陰晴未便放脚行坐卧都無愜心處東家具饘餫西家羅酒漿主人非常勤款洽對面銜盃自斷腸枕邊昨夜夢高堂告我巳盡床頭糧孜孜

慰我意還厚眠食起居不去口驕兒狡獪更逾前見我搴衣復扳手喜者自喜愁者愁晨鐘一覺空黃紬一覺鄉園在何許紅日又升牕外樓出門十日夫何久節序相催盡九九和鳴未到林中鶯柔絲巳綴河干柳晴日橋頭買櫂來打門聽我三句後

旅寓述懷五首 選三

離家寄食坐荒邨心事扳栩孰與論三頓無飢銷白晝一燈自語度黃昏每思得句還抛筆本畏逢人早閉門尚有平頭時左右待他高枕定吟魂

曉霜鋪處瓦溝濃瑟瑟寒飈慘客客對鏡乍驚元鬢改思鄉時望白雲封前村影過遥天鷺落日風敲野寺鐘地僻從教塵市遠只無人可愜歡悰

坦道徧歌行路難蘆中有劍亦空彈癡因事長腸誰換貧與年增骨巳寒往事傷心看鼠臂新愁豬面累豬肝何時便脫依人計樂託魚川穩釣竿

歸舟雜詩八首 選三

片帆斜掛小舟橫陣陣和風掠面輕正是一犁春雨足綠楊邨裏叱牛聲

慘淡斜陽水上昏溪邊茅舍半開門微茫隔樹聞人語吠豹相迎又一邨

春漲新添曠曲隈城東一簇矗孤臺帆收暮色漸人盡唯有酒家門尚開

偶然作用昌黎游湘西兩寺詩韻

蜀道誰云難瞿塘詎曰險生世路萬千取道須以漸鐵網漏珊瑚玉尺遺琬琰魚目亦晶晶鳶肩徒儼儼我昔誤依人崎嶇歷巖广棹頭守蓬茅蠃螺自深斂馭氣讓排空方心護閑檢作苦勤丹鉛懷安戒莞簟脫穎本無毫磨夌媿成芡所恨急饘粥皐比坐叨忝荒村不見人白日門常掩宿雨望涔

涔方諸淚萬點枯楊芽尚慳柔條風屢颭不慮窮鬼偵但恐詩魔魘嘔啞逐羣兒輪囷如就貶又如走堂皇依違工媚諂好友不在眼誰共開頰臉無由聆箴規開口懼滋玷帶水亦天涯判若東西陜日昨打槳來依然囊槖儉蝸唱寫蠅頭藤紙莫購剡持此報故人用償詩逋歉春色深逾佳流光肯荏苒軟草正堪茵霽景蔚藍染仰天任長嘯目光看睒睒

過西園玉蘭花下追悼雲洲先生

樓頭花事盛辛夷菂萏依然發故枝風到幾番猶旖旎雨過一夜欲離披目迷此日千層影腸斷當年五字詩（余舊賦玉蘭詩曾蒙先生許可）便欲問花終不語何由藤杖望遲遲

題沈大以任齋壁

十笏重開仿墨莊一簾花雨讀書堂驅除文砌畱新綠勾檢油窗搨硬黃（以任工書法）客到衣沾苔氣潤與來吟和鳥聲長幽棲如此容歌嘯入座清風送茗香

夏日雜詩十六首（選六）

天宇碧層霄仰觀浮雲馳飄然送我目杳靄隨東西縱心在何所曠邈忞高飛墮地成福性偶得聊自怡

節物更恢台羲轡遵南陸隙地罕人至相羊遂幽獨苔逕擁餘青桐陰下深綠輕風入我懷偃仰快新浴呼童理一編燕坐歌且讀

有鳥自何來喈喈鳴未旦常伴曉鐘發每先曙鴉散雜之以楂呀清音遂已亂矯翮凌青空一枝非所戀胡不乘羊角天池振羽翰

園中有好竹移根自馺娑猗猗方茂盛一日三摩挲吹律待伶倫其聲清且和雅音揚清廟唱歎叶升歌如何多蔓結兎絲與女蘿微質少生意傷哉徒蹉跎

言登太行嶺眼界得一放九點齊州迷足底排疊嶂罔窅絕人境廓谽閜萬狀巖广隱禪關鐘魚聞梵唱一聲清磬發逌爾塵心盪疑有神仙窟丹訣從玆訪戒途復息息至今清夢餉

爲儒昧生計要在貞所操百年良擾擾否泰無定遭錢刀令人俗貧賤成吾高不見子桑餓十日歌聲豪持此報同志余言非嘐嘐

鷲峰寺小憩

靈鷲何年寺飛來此得名遠牕懸墖影古樹落秋聲地僻客來少塵消僧自清蒲團欣小坐稍覺旅愁輕

三阿道中二首

斜陽一帶冷秋風畫橥籃門恐未工弟壁飄零新粉字（時核飢籍門首皆粉書飢民兩字）驚濤汩沒舊魚叢漲添窄岸居頻徙浪打荒塍墓亦空生死一般逢幻刼男啼女哭水聲中

日落帆收櫂不前孤村隱隱淨無煙未知滄海何時變祇記青帘幾處懸上樹雞來驚鳥處上尋灘

人至古牛眠到涯景物摧殘甚白月一河風滿天

九日感懷詩柬同人四首

節序感遊子鄉園來夢魂空館何落莫悄然寄我身我身不可去我心長懸懸浮苴逐逝水落葉辭本根攬衣睠孤景腸肚煎苦辛欲言不得言交集恒千端

金商落洪濤瀰漫盈四野況乃積淫霖十日猶飄灑宿霤冒牕楞新霜壓屋瓦何處問黃花採之可盈把即事失所怡悵念良已寡顧言抒隱憂孰是知心者

朝登門前阪佇望水中田田中何淼淼不見陌與阡鳧鴨戲來往鸂鶒紛翩翩林昏翳遠樹日暗稀朝煙涼風入懷袖雨絲復緜聯振衣還入户長坐如枯禪

孤禽翔雨中皇皇求其匹奮飛不能遠欲去或欲息似言毛羽單哀鳴酸我骨言念素心人在往悵良覿佳辰竟如斯誰令歡會隔談笑勞寤想遥夜倘來即

紀災詩二十首（有序 選十）

癸酉秋奇漲滔天百餘日不止郵之南五十里

間隄潰數處幸不及城豈城能捍水亦河伯哀憐不忍十萬生靈盡爲魚鼈也旅館三阿擊節歌之得如干首

癸酉七月秋異漲發三伏洪濤西北來其勢漫衍沃城南當要衝洶洶高於屋惶恐遍千村嗟歎起萬族不寐鎮連宵風聲雜野哭

昨來水五寸今來水一尺兩界通湖河千里漫阡陌青青田中禾盡作魚黿食嗟哉城以西老幼無安宅覓地走皇皇灑淚顧疆場猶剩東北鄉危哉一綫隔

一綫能幾何驚看西風起官長急保護敺民荷土
累畚鍤聚千夫奔忙若鬥螘譬則萬牛力乃以枯
荄抵月之十有二報道車邏圯昨日數十家一宵
不見矣
倉黃遠望日消息道路驚金湯邵伯鎮大潰百丈
零受害亦東南灌頂復建瓴匉訇徹晝夜十里斷
舟行哀哀數百人號咷盡死聲父千及夫婦同日
朝元冥
死者亦何苦生者亦何艱四顧無乾土就濕來前
灘繩床接土竈破甕雜豆箄昔者爲荒壠在今乃

名村昔者爲厠地在今乃高軒
鋪茅或傍河構木或緣樹犁耙横作梁車心扶作
柱老病卧中央兒女夾道路出入苦折腰咫尺限
舉步雞豚伴人棲水牸立無處米薪謀未遑可憐
飽霜露
撫綏來大吏河干駕小刀遍巡及村塢慰語毋亡
逃官家大賑女定不遺髦髫生死而肉骨諄諄戒
下寮舟行兩閱月厭心亦云勞
望望前村來云是寫飢口長官坐籃輿吏胥持册
走按户必親臨採尋及甕牖曰是天家糧不得容

濫受一一呼來前名氏問某某踏壁書飢民粉字
大如斗
好事聞三阿有人急救援奉檄來蒿目循行南北
岸亦有晨餐停亦有晚炊斷曰忍見之不發粟詎
敢擅不動官家粟且出囊中貫囊中貫幾何聊以
資一爨慇慇者誰與乃是一武弁
空庭何所聞但聞水潺潺空庭何所見但見雨漣
漣匡時我無策謀生徒憂煎遥念白髮人終夜難
安眠枯吟滌破硯瑮瑮復誰言
次韻東買丈稻孫

秋來蕭傲長千里曾與幽尋竹塢邨曲逕苔深蹋
客屐小樓燈悄定吟魂空教心盡風簷燭解使情
聯雪夜樽蒼狗白衣隨變態澄懷聊可共言言
元夕集古香書屋有懷家定齋先生四首進三
彈指光陰閲跳丸習家池又約尋歡燈紅幾處娱
佳節頭白何人坐冷官捧手昔年親蟄室論心此
日隔騷壇挑蔬剪韭閒情在却憶先生苜蓿盤
西華流落已經年依舊生涯冷硯田歲儉難工乞
米帖村荒頻放運租船泥鴻指爪原多幻蕉鹿情
懷自可憐欲渡迷津須老宿魂縈三十六峰巔

以下原缺

憶惺中表叔

料得補亡詩已成鵑啼懊惱亂鶯鳴于今心血無多子莫效吾家長爪生

河上行

河上聞鼙列隊齊千夫畚鍤荷東西青青兩岸如雲麥半燒行廚半作泥

初夏雨後三阿村外即目二首 選一

滿目清和候雲閒嫩日妍新禾青出水深樹綠藏煙一鳥下茅屋羣烏起麥田討春情已負輿在野橋邊

題春水放舟圖 圖爲家松嵐先生寫贈先王父

衝波蕩一葉飛旆行駸駸百里平如簟淨淥空人心停舟遲明月照見春水深

五月雨後賈丈稻孫止宿荒齋有詩留別疊韻奉和三首 選一

沉葵猶悖穴龍鼉又見汪汪隴上波聽雨連朝荒徑斷懷人此夕片帆過相驚水漲迷青壤却憶風淒冷綠蘿摻手暫憑中夜話逍遙鄉且寄無何

城東有猛虎

斑斑者虎在城之東虎來齧人兮奈何乎室已空 一解 虎之斑斑城東則有澤吻磨牙兮闖門橫走齧人人瘠兮曷以供厥口 二解 維虎有牙來東家西家家家攖其威兮男啼女嗟 三解 維虎有爪入室如掃室室罹其毒兮慼慼城東之父老 四解 虎之來兮恣其猛虎之去兮安萬井皇天重人命兮曷不遣六丁下生斷其頭 五解

余初度四十覥面爲人悲往傷今愁焉心痗無意捉管者累日矣頃陳丈騰芳賈丈稻孫惠以佳什浣手孫吟無端撥觸疊韻得十二首語無倫次姑整比之以誌余愧云 選六

酸鹹嗜好雨心同十載周旋汐社中臃腫未甘終散木琢磨頻感得良工何時燈火分藜閣幾度風霜冷桂叢撥觸半生依廡下茫茫身事悵飄蓬

翻覆人情謅許同裹絲蠶只戀窩中訓狐載[illegible]含沙巧傀儡專塲借面工握髯幾時騰藥店蒙頭半世冐荆叢男兒愧殺依人計空說麻中可直蓬

蟄室風光久不同蛛絲蝸繡七年中絕難遼鶴歸期赴只有窮烏淚點工幾束遺編零散篋一林苦竹鎖幽叢重泉莫報消寃事歲歲狂飈慣偃蓬

窄路車難取道同空憐尺鮒處泥中紸調蜀國徒

增怨瑟鼓齊門孰許工業府高寒涼桂魄翠微嶁
嵯失蠶叢從今兩露還能被南國詩賡茁者蓬
兩兩蛩驢背負同輸心一語盡由中登床論品看
君上（謂鷹翁）剪葉標題讓爾工（謂稻翁用李白與賈至舊事）發興應酣
松菊徑縈魂遙憶蕙蘭叢南郵歸否悲秋客（謂惺中表叔）
也使荒扉掩藋遙

秋雨秋風幾處同可能日月運壺中壯夫舊悔雕
蟲誤絕技終慙畫餅工閣道吳牛多逐逐釵梁朱
槿自叢叢年時促刺長無賴水國凄迷望轉蓬

賈丈稻孫觀穫東村遣平頭招余余時未赴

次日移櫂過訪並攜近稿見示欣感交集成

詩四章（選三）

得得青猿早見招絆人何物首徒翹論心隔有三
旬久把手艱如百里遙蘭臭何堪勤遠想（蘭臭想遥深稻翁前）
（東余句）松談竟爾負深宵多君款款閒情甚又鼓輕橈

過野橋

阜比兀坐鎮摧藏處處商聲欲斷腸歲儉倍難耕
仗舌年強空有淚盈眶頻驚涼葉鳴荒砌乍觸窮
鴻叫野塘一餉綿聯聊絮語亂書園外戀斜陽
徙倚橋頭未可方又看烟艇入蒼茫白波捲日烘

殘照紅稻成花放晚香底用風流誇墊角得來興
味定開囊偷閒擬踐秋中約許我藜羹麥飯嘗

稻孫丈邀過田舍即事用昌黎山石詩韻

一里二里村逕微刺刺短篙舴艋飛煙水一區足
野趣遶庄漸近香秔肥我羈孤館望寥泬掩關枯
坐來者稀三五素心闊何濶夢魂依溯如調飢君
竟深情急召我科頭笑語迎荊扉到時猛雨忽飄
濈廣場彌望何霏霏土屋三弓欣促膝席前凌亂
縹緗圍晚餐大頓供郭索膏膩不嫌沾我衣瑟居
幾日豁襟抱如魚出網馬脫鞿不知泥淖深戶外

緜聯肯使倉黃歸

前詩和成又得四截句（選二）

水上柴門漾碧潯盈畦青氣雨中深櫨梨繞屋栫
垂戶得趣還爲倚樹吟（禮畊詩有倚樹吟）
不斷廉纖向晡加狂飈帀地晚煙斜何當雨歇風
輕候待月溪頭聽落耞

過壽佛寺

秋光多在野行藥到禪房水曲皆環室巃深半覆
墻小橋通暗逕古木卧斜陽坐覺塵心淨微茫接
妙香

雨後獨步

穿林綠一園深樹隱荆扉遠水横漁艇遥邨漾酒旂雲浮暮靄去鴉背夕霞飛剥啄聞何處蒼茫帶月歸

覺湖聯吟集卷五

檀村先生天才蓋世與其兄毅菴先生俱以丙戌入舘選海内所稱高沙二賈太史者也時未竟其用歸田以詩文自娛骯髒終老少子禮畊丱角即補弟子員余曾見蒼頭負劍入試院雙眸如點漆天廟器也今年過四十仍滯青衫遇可謂蹇然高達夫五十始爲詩今禮畊于古近諸體已蒼老淵勁成一家言嗟乎禮畊何從事于詩之早也君家甲第奕世曷不秉此英妙繩武前人而乃工此窮物作放廢生涯爲哉然禮畊骨氣崚嶒一切不能軟媚即達亦不免于窮在禮畊自揣定不以彼易此吾其如禮畊何也仍願禮畊從事于詩而已定齋李光國題

甓湖聯吟集卷六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賈田祖

甓湖聯吟集卷六目次

甓湖聯吟集卷六

賈田祖 字稻孫號禮畊 著有古香堂集

詠懷

松柏聳喬柯歲寒見貞亮芳蘭委泥塗秋風自悽惻豈不慕馨香其如不相識君子愼棲託置身在千尺

過淮陰顧髯漁知朱亶夫相懷甚切詩以誌之

有叟顧髯漁耗傳朱亶夫片言來慰籍一笑轉嘻吁自我白門別教君青眼孤釣臺寒水濶悵望隔

菰蒲

擬馬伏波交阯寄從弟少游詩

惻惻復惻惻萬里遠行役憫此兄弟恩動若參辰隔朝臨浪泊西濤瀧下千尺濤瀧驚我魂毒霧又無極介馬仰天鳴烏鳶墮羽翼笳鼓競前營牙旗慘無色人生苦兵間頭鬢應早白因懷頗牧勲暮年猶枕革豈不念親故簡書不遑息感子平生情箴銘在肝腸緘書致珍重加餐幸努力狂酋尚稽誅爲我展良策

擬班昭寄兄定遠侯詩

莪莪玉門關，迢迢葱嶺源。書生仗威靈鳴劍走百
蠻雄風振衛霍遺烈追武宣上報君親恩再高扶
風門窮邊虎狼窟建節三十春陰崖積霜雪大漠
無居人枕革壯夫志隕泣兒女仁摧頹念骨肉棄
置凋衰顏登高望邊庭欲去無羽翰日月各已暮
何時當來還痛絕復痛絕上書陳天閽

擬班定遠歸自西域詩

結髮喜功名白頭鎮邊域蚊䖟負山嶽臨艱了臣
職揚威三十年漢璽歷殊譯匪希博望勳庶免馬
邑責餘命寄虎穴殘骸百憂積迴首望故山蠻煙

惡雲黑骨肉斷恩愛桑榆痛纏臆聖朝恩德大孤
臣寬裹革嚴裝一以趣入關河渺無極行行近玉
門邊人號路側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邊庭急征戍驅羸從沙場嚴帖府中下殃禍迫高
堂兒本綠𦡳質珍重施明璫長號辭膝前卒卒赴
戎行金笳鳴夜月瑚戈冒晨霜念惟兒女身煢煢
隨虎狼禍福關門户禮義愼所將不聞麟臺功策
自紅粉妝但望了邊討得歸侍耶孃一心縈百慮
沉痛煎中腸還爲養育恩努力圖自强作書付邊

鴈涕下霑衣裳

西城晚眺

一片晴煙漾柳梢城西縱目意嘐嘐橋支獨木通
幽墅路轉清溪入遠郊斜日乍沉人繫艇晚鐘微
動鳥喧巢歸途未竟登臨興古寺門深帶月敲

偕諸同人飲李雪鄰先生甕室即席有作

四海文章推老宿十年貧賤感知音燈前滿把一
觴酒座上共成千古心桐葉徑中霜氣冷菊花籬
畔月痕深西城北郭頻來往多事羣兒笑苦吟

敗篋中得仲姊手蹟

最是傷心處金刀灑血時（歲己酉姊封股療母危疾）年華銷疾疢

形影悵分離小閣留空檻閒花餘好枝看來篋中
句雙淚濕烏絲

送友二首（選一）

故國一行鴈孤蓬千里霜高原多慷慨行役幾蒼
茫籬菊正佳色主人爲解裝天寒應念我珍重驛
亭忙

至日同陳五騰芳二姪恒若小集二首

昔歲古溝決孤城水洶洶僅免魚與黿十室九室
空災劇寒更苦凜冽生氣窮死人枕都市白日慘

不紅縣官活殘喘務粟飛艨艟幸得保婦子黽勉
事三農釀錢慶更生努力今年冬
今冬靜朔風暄妍如好春窮巷二三子洽比敦情
親風雅矢微尚談諧及佳辰歡然入幽閣地迴無
纖塵煮我床頭釀烹我湖上蓴且觴且歌詠任眞
味逾淳起視天宇淨晶晶下霜輪

閱王漁洋先生古懽錄雜題十首 選八

炎精漸銷歇高鴻飛冥冥大道貴靜默深谷自幽
清堪嗤守元者空知巖穴貞
我愛阮居士鹿牀作隱計穿築富山水塵外樂品

第屬巖不可驂白雲滿天際
幽室少藩籬山深人跡絕悠然駕柴車樵蘇亦可
脫時復引一觴泠泠枯桐發
家具在舴艋苕雲時往還豈必羨魚樂得意烟波
間昔有披裘老相望富春山
蘇翁負奇節屏跡歸東湖床頭掛新屐几上讀漢
書豈必灌園老中原非所圖
倜儻謝參軍招魂酹信國擊節響商歌歌罷碎竹
石幽恨同懷沙茫茫江水黑
有叟號白雲崎嶇蜀山裏備作累枯僧轉徙金陵
市詩不直一錢空令人餓死
邵潛所居屋黝黑如古洞累兀無妻子著書富充
棟賢哉王漁洋屏騎過窮巷

王目畊先生招飲新軒

牛耳騷壇幾刼灰於今一老尚崔嵬秋隨白浪都
消盡人與黃花有約來殘靄漸收蟾影出嚴風初
起雁聲哀論詩不厭頻傾酒塵世欣逢笑口開

布裘行

三日雨不停北風釀新雪敝褐頓無溫雄談噤不
發山妻傷我寒質庫換取布裘出篝燈坐五夜紉

箴旋補綴豈如狐白與鷫鸘服之已免袁安僵那
用圍爐炙夜火不須曝背貪朝陽噫嘻吁此裘昔
隨先子在京國嚴威仗汝支持力竭來伴我又幾
載到得篋戎倍珍惜古人敝帷尚不棄況乃兩世
沐膏澤披裘想見舊艱難勿羨五陵好顏色

雪和蘇長公韻

呀呀凍雀僵寒葉玉戲長空飛急雪聯翩舞隙意
若驕拉雜打窗聲不絕毰毸幹幹枯楊敧壓疊枝
枝老篁折却避野艇渡迷離遮阻行車途漫滅鬖
鬖一夜走眞龍海上金鴉雙翅掣此時御苑列千

官素笏光疑生眼纈丈夫意氣自屈強耶效袁郎但驕胥且呼美酒炙紅爐百觚千觥銷一瞥須臾酣醉兩耳熱激昂往事從君說蔡州鵞鴨蘇卿羝要使心腸勁如鐵

寒夜陳香谷移樽雪鄰先生齋頭即事

白頭老翁向我言今年生理殊艱難家家盎底無宿舂眼見婦子號飢寒空爲天地惜物力何乃如澠之酒終日沒飮相酣昏而況文章近日芻狗耳那似錢刀緩急堪仗倚千金散盡還復來公輩大言寧辦此長跪謝老翁感深入骨髓我癖已膏肓

藥石徒然矣君不見更長燭明爲歡娛羅列百萬呼梟盧君不見膏腴賣盡悅彼姝紅樓歌舞博須臾君又不見富兒輩金沙塵塗橐駝後載車前驅潛身使錢賣與癘一朝彈鋏歌無魚如斯揮霍等土苴而公曾不相揶揄乃憎文字飮區區徐家鐺李家勺我生託此爲歡樂西樓陳千提樽罍默存齋頭梅花開八九人來意氣諧有酒不飮胡爲哉噫嘻吁有酒不飮胡爲哉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荒荒大漠無邊白照徹長城萬壘山不盡蒼茫懷往代依然哭死見雄關三邊未絕烽煙入五夜何曾鼓角閒腸斷江南樓上月空教思婦夢刀環

文翁

巉巖五丁鑿一綫中原通奈何黔首愚障塞猶蠶叢卓哉文翁來巨手開鴻濛扉屨資博士翩翩皆儒宗巍然成都宮大聲響鐘鏞延採既以勤來隨使君驄遂令邊徼區踵兹鄒魯風茂陵紹孔道煨爐重平修崇羅羅富學官伊誰倡導功後來望巴蜀崷岏多詞雄大雅既以遠斯理不再逢咄嗟刀筆吏安能醒羣蒙

陽諫議

誰作朝陽鳴抱葉毋乃鄙亦有賣訐流樽噬昧大體蕘蕘陽先生守官蘊涯涘發憤一抗章直聲振朝陛期廻日月照灼此枉直理累日伉激陳九閽邃萬里便欲裂白麻灑血報天子剛氣老益堅孤忠鬱彌峙齟齬輙下遷所至政聲起平生誰知音長源一人耳懿哉史臣編卓行千秋砥

洗竹 即刪竹見黃山谷集

曾聞當户刈芝蘭稍洗叢篁徑較寬得月且留幽容展看花不礙野人冠依然蒼翠陰相錯倍覺蕭

疎致可觀翻悔從前太珍惜却勞童子報平安

感春和昌黎韻三首 選二

三萬六千日變滅須臾間雁亹與灩澦前路昏漫漫嗟余百不諧蠹死而螢乾杯蛇一以幻碁局隨之翻何當委塵蛻釋此繁憂端

春風舞郊原一掃陰霾退吾廬何蕭蕭亦在春風內煙景寂可憐花栁各無賴得意便長吟已脫形骸外

平山堂春遊三首 選一

山光迢遞水清泠春晨尋芳未肯停幽處不聞人語響晚風吹到萬松亭

五代史雜詠十首 選三

渭水慘東流傷心十八葉盜鈴紀天祐紛紛恣鼠竊河東張勑使憤枯精衛血欲使沙陁人重紹國統絕此事湯武難壯懷空鬱勃老奴負初心屹然不可奪

血戰十五年讎恥雪宗社梁亡燕亦誅威聲動區夏功盛意已溢嘻嘻賀大廈方州遍優伶歎封遺汗馬枉殺郭崇韜豎子遂首禍倉皇斷髮時可惜李天下

當時無英雄所尚惟强兵小兒獲秦鹿僨敗亦相仍顯德奮帷幄規恢頻遠征軍行不血刃沙漠臨削平胡然業未半天遽奪其齡孤兒寡婦人千載爲呑聲

同沈二虞襄夜話

我輩誰傾倒狂來不自持涼風豆棚話殘月竹床詩共有嵇康嬾何妨王湛癡廿年懷抱惡祇爲識君遲

蕉

植向陰森松竹叢綠膩舒卷當詩筒最宜疎雨輕風後幾片碧雲涼月中懷素菴前新翠發維摩卷裏舊圖工年來贏得清閒意一枕翛然幻夢空

同李四渡湖登岸別去

微風吹五兩一櫂鏡湖閒襟遠物逾曠天澄波自閒蒼煙收野艇深火宿禪關所惜伊人去芳蹤杳莫攀

登神居山三首 選一

紆迴荒逕暮煙籠繞歷坡陁土漸紅趁集人歸春樹外尋山驢踏夕陽中僧爐未到鐘聲引海嶠疑臨鼎足同（山形分峙爲三）好認神居眞面目振衣長嘯落天

風

汉澗留别長姊二首

人生重離别況乃骨肉親湖水分西東渺若越與秦念君遘沉疾又復隕所天變故迫須臾寧妄犬厦顛涼秋動百感我來歷冬春冬春曾幾時雀羅遽在門古人貴急難豈分衰盛端君愁方欲說含痛臆難伸我亦從此去悢悢安可論

欒欒者諸孤長者十六七稚者尚在懷索乳聲未絶傷哉門户憂千鈞繫于髮勿使如雍通都不好紙筆代父而兼師母也擔未歇義方夙所嫺豈必

才不櫛臨岐無多談肝膈此第一

送孫寶田遊都梁三首選二

君入淮南蒼翠叢載將幽興付詩筒遥知薄暮停征騎燈火寒山上下紅

石徑應無人語喧紆迴行處半僧門山腰一片清冷水尚有襄陽舊蹟存

夏日陪雪鄰先生暨諸同人集沈大以任池亭納涼四首

沈郎吟嘯地記取板橋西桐蔭半遮屋荷香暗度溪此間無溽暑我欲借幽棲次第諸君到先生獨

杖藜

任是愁城劇相逢盡解顏不嫌稍脫略只恐近疎頑輿味煙波外生涯楸局間無須尋蝶夢栩栩自身閒

行過紅略彴拂面綠楊齊異卉尋芳徑嘉蔬認舊畦帆隨夕照落城傍假山低未倦登臨意紆迴路欲迷

微雨動荷葉晚夙生竹林蟬聲幽不斷螢羽細旋沉最愛碧筒飲兼成白紵吟重來河朔會秋氣又侵尋

雜詩四首選三

涼風吹白露淒其秋夜長星辰麗垣宿螢火亦吐光豈有七尺軀闇晦無文章抱拙安性命多材招毗殃璵璠重聲價毀棄良可傷

西方有佳人灼灼丰姿潤妓服映蛾眉風鬟壓雲鬢幽抱少人知深情寄歌詠本不託良媒顛頼復何恨

犇濤赴江海渠塘注細流水源不一派深淺豈相侔盈虚千古事非分義所尤身無磐石固辛苦將安求

九日沈虞褎招同人小集各賦秋懷詩十一首和昌黎韻選五

潦水靜寒潭晚田禾薿薿稍稍足自活我願良亦已妻孥無交讁喧囂不到耳幽居息塵慮日晏每忘起任眞愜所適嬾拙誰得似禮數幸寬假俗厚端可恃沈郎更放達高會繼前軌有臺差可登得句還自喜

我髮正鬖髿我顏未彫悴如何百不諧虛生負天地寄傲亦偶耳而豈同放恣男兒雖嵜嶔寧能自高異何當結秋實晚節始足貴

驅車事遠遊荆棘路曼曼志氣凌雲霄終然感一飯豈不自珍重途窮違始願羊腸已迴車終南不須勸空山有美玉光價論百萬期君好珍襲無媒勿輕獻何哉溷珷玞失意漫嗟惌

狂飇起天末四郊雲氣暗細蟲紛階除嘈嘈訴幽憾飢烏號中庭空囷屢來瞰物候頓蕭條乾坤亦慘淡感我歲寒心於此戒窮濫丈夫百鍊鋼繞指不可暫滔滔決江河繫彼中流纜我家無長物丹黃任讐勘豈如足穀翁但論石與甔

明月何皎皎白雲何軒軒狂吟倚高樹宿鳥相驚

奔是時萬籟寂適意自忘言團圞忽見影故人當我前長嘯未終畢挑燈留晚餐索我新詩看珍重等瑤編正聲旣茫昧蛙黽鳴萬千孤調轉畏人念之神已酸我歌爾且和浩落同醉眠此間有太古可以娛吾年

芙蓉

霜落疎林野艇斜幽懷誰復託蒹葭冷鋪素練空江水艷簇紅綃遠岸花鴉陣亂時驚夕照鷗羣眠處認晴霞傾城顏色防春妬晚殿秋芳紀歲華

荆卿

又是金臺結客般謾思虎穴建奇勳困隨匕首倉皇去歌並悲風雜沓聞一死自酬燕太子九原卻愧樊將軍傷心更有漸離筑千古交情血淚紛

祖豫州

喔喔荒雞號悠悠江水綠中有發憤人南冠羞陸陸典午懷王綱分崩一何酷其時諸名流坐談多齷齪惟君激忠肝日望神州哭百戰收河南稍稍季龍蹙遂令荆棘區瓠脯歌相續彼哉戴若思從容作都督丈夫非老兵安能受羈束星落雍丘營悲風鳴肅肅

行路難

行路難蜀山巉兮劍戟攢巫峽急兮雷霆奔下有黿鼉怪舞兮蛟涎腥上有叢林深薄兮啼狖猿與杜鵑我聞此景摧肺肝胡爲行者到此不見一人迴舟而轉輪乃知灧澦波亦可涉羊腸道亦可攀行路難不在千峰萬壑間巑岏列方寸平地揚波瀾君看骨肉恩容易相棄捐椿萱萎霜雪蒿蔚無慘顏芳蘭謝膏澤桃李爲新歡荆蕚一以悴萁豆有餘酸嗟爾親戚尚如此何況陌路奚足歎悲來兮悲來人生百年如跳丸鵬化未可必雌守何能

安行路難不在千峰萬壑間履康莊兮躑躅望咫尺兮迷漫安得駕雲螭隨長煙招赤松探元根翛然游戲蓬萊山不與塵世尋蕉逐鹿同喧闐

詠書笥乾蝶

春情黷度日遲遲便爾情多也號癡溫券經年催鬼録探花無術望天池近身藻繢成何補透體芸香不療飢愴惻前塵空鬬艷海棠枝上憶紅兒

題畫

老樹覆孤亭牕虛嵐氣碧迂迴不見人雲深露山脊

題李定齋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人爭逐熱君宜秋秋風蕭蕭林壑幽遇遭怪石羅奇欸與石共成千古心西山萬卷靈奇聚終日孤吟倚高樹興酣那顧羣兒嘻疑有鬼神來領取前身應是謫仙人閉門著述高等身有時遊歷放眼界錦囊奇句光乾坤長安袞袞盛簪筆坐令國士歸丘樊蹇修不遇古所歎竭來還坐秋樹根此圖閱今三十載魯靈光殿巋然存披圖更遂登龍願丰姿瀟灑同鮮新吁嗟哉人生壯志殊蠻觸那問雄飛與雌伏君看河陽一縣花何如栗里三秋菊

襆被長歌行路難爭及兒寬經滿籠眼前風景況不惡峰巒深處丹黄錯圖中繪楓柏等樹翛然古意無人知時理幽絃繼歌曙底須問渡武陵溪此間便脫鞅塵縛我欲誅茅傍浣花乞君藝圃爲生涯

不寐

誰遣睡魔去長宵夢已窮漏催三徑月鐘遞五更風欸乃聽官櫬凄清畏曉鴻擁衾寒起粟霜氣逼簾櫳

轆轤歌

風蕭蕭水濺濺手挽轆轤汲寒泉轉旋百丈水花

亂一泓蕩漾波冷然朝來鰲前暮鰲側轆轤下上
希腌力水未盈缾心汩汩心汩汩夜沉沉月明星
動疎人音作苦不嫌井底深試看轆轤知我心

古俠客行

里中俠少年意氣何騰趠鬭雞東都門跨馬長安
道手提劍器舞縱横翻風轉日千人驚男兒生當
死沙塲笞兵萬里舉大名安能一飯遽籠絡來爲
兒女雪不平太平天子不好武髀肉暗生終齟齬
床頭寶劍已成塵廻憶少年淚如雨會當埋沒好
頭顱不須作横苦鄉閭龍門無筆傳去游俠壯士
氣短空欷歔

陶淵明

葛巾纔漉酒盈樽菊采東籬杯在門消得義熙閒
甲子柴桑十畝即桃源

陶通明

華陽髙枕萬緣空仙術誰言祖葛洪不耐布衣稱
宰相山中無恙是松風

王無功

性眞瀟散足清娛嬾向河汾聚講徒十六頃田堪
釀秫不須更覔步兵厨

陸魯望

甫里天隨一艇居筆床茶竈宛精廬煙波何日尋
二泖手把先生笠澤書

橋西晚步留憩沈以任園亭

此地多軒爽詩人愛夕陽煙隨漁笛起風送櫂歌
長老圃收餘菜疎籬媚晚芳清吟聊憩跡歸路已
微茫

飲宋惺中齋頭

兀兀詩狂者相知只黯然招邀無間夕款洽到殘
年烟冷雪三徑燈昏雁一天可憐沽濁酒苦覓杖
頭錢

哭李雪鄰先生六首 選三

春盡子規啼雨昏鶗鴂嘯客況少歡娛吟苦奏孤
調打門鄉訊來尺蹏傳惡耗師乎病彌留魂驚撥
歸櫂踉蹌北郭門慘矣遡須名
五載侍藂室講席娛琴尊飢來忽驅人篤言湖上
村怱怱過絳帳驪駒已在門小别亦珍重顧我傷
神魂歸期再三訂氣結貌轉溫寧知乞令者永負
師友恩何當吟楚些欲語摧肺肝
先子歲庚戌遨頭偶雅約春塢好花齊岸幘傾鐢

落文藻集西園能手推並鄴驛壇內外城兩家旗
鼓若（先君贈雪郎先生詩有旗鼓驛壇內外城之句）堂堂甲守移往事風除擧先
墓樹已圍憐才緬猶昨應知金石心夜臺聚魂魄
叶

探梅

客從廣陵來廣陵春事足千株萬株梅清姿散寒
玉我欲買扁舟一就羅浮宿愁霖何蕭蕭望斷溪
山曲疎籬有暗香却憶林君復

暮春

晴風又促栘花飛春事闌珊晝掩扉錢盡杖頭浮

白少香銷屐齒落紅稀艸根曬翅蜻蜓嫩筠粉粘
鬢蛺蝶肥節過清明催布穀煙村如繡雨霏微

林甥衢接齋中即事

閒門長掩碧苔深一縷爐烟裊水沉白袷風光時
冷煖落花天氣半晴陰勾留殘曬牕書課搜檢叢
函攬客心（時家書至）幽閣且探清意味畫欄干外響春
禽

答殷豚相

黃金五尺鑄鍾期不如片言珍重抽肝脾兩海通
盟說僑肸不斷萬年共鼓敕膠漆與君開門爲粘

吟聲歎與世殊酸鹹衆中往往笑嫫母而君獨不
憎無鹽昨日贈我好詩句殷勤苦說鉛刀銛勉我
文章學淮海自顧駑鈍何能擔如君墮地天人姿
西山秘笈探靈奇千將淬鍔奮前轟新詩脫口霏
珠璣今年與我同爲客硯北生涯忒蕭寂打門數
過無嫌猜細雨簷花話疇昔蘭譜風流事已闌香
山洛社都陳迹長衫黷黷不療飢兩家門第羞蓬
壁嵇生嬾癖疎情悰感君誼篤春明宅人生意氣
不偶然願勒微軀抵堅石文游臺上風日妍碧湖
春漲波連天何日與君手一編古香三徑鳴幽絃

春日散步

略彴橫崖白板輕一泓古澗碧波明杖藜已自防
苔滑爲聽春鶯更緩行

三國志雜咏十首（選四）

妖讖當塗啟阿瞞誰知末路轉淒然譙東精舍渾
如夢剩有餘香到墓田

四海飄零總不平懷中滅刺豈狂生不須江夏題
鸚鵡一罵曹瞞已得名

老去休增髀肉悲金刀一綫仗支持舊都荊棘何
曾斬却起吞吳十萬師

籌筆驛前人寂寂定軍山下淚浪浪遺民解得甘
棠意好覓成都八百桑

唐史雜咏十六首 選五

荀崧女兒馮寶妻千秋巾幗兩鬚眉平陽阿主英
雄甚娘子軍前操鼓旗

華清水煖浣胭脂内府金錢別様嬉可惜李荃空
望氣不曾除得牧羊兒

江淮犄角仗孤城節鎮如雲自擁兵三十六人同
日盡不隨李郭入東京

滿廷將相報恩讐傾軋紛紛四十秋惱殺維州資

敵國籌邊辜負衛公樓

板蕩神州戰血鮮過江豕突勢無前長城莫倚高
都統只學吹簫子晉仙 用駢詩語

明史雜咏十首 選六

鷄鳴寺畀凌煙閣鐵券朝成族暮夷三十年來零
落盡長江飛渡北平師

蕭瑟江湖滿淚痕滇南投止老龍孫於今細栁新
蒲綠落得西山半畝園

稱考稱皇取次尊兩朝弓劍閉荒園午門痛哭楊
修撰萬里天南未返魂

被豕皇孫厄已遭貂璫未罷内廷操六宮空有熊
羆夢敢向君王怨趙高

警報平臺日幾回玉㡿長閉暗生哀離宮又遣圓
圓出祇促將軍塞上來

江北江南死節臣濤寒五月慘青燐空聞鐵騎墳
前拜無復西臺痛哭人

賦得白雲無盡時

白雲看縹緲有象轉無心亂與遥峰接閒隨古寺
深誰攜幾兩屐試鼓七絃琴此境推陶嶺松風自
古今

白紵詞二首

艷陽天氣風花妍銀屏華燭開錦筵美人被服麗
且鮮爲君起舞迴雙肩修眉如蛾鬢如蟬火齊錯
落儀光娟翔鸞凝停燕蹁躚清歌宛轉繞梁旋香
霧空濛散紫煙迴眸盼睞却更前側身捧觴祝萬
年

曲房委折璇閨通碧羅纖幕垂朦朧美人環珮曳
丁東按羽調商絃索工髻梳倭墮鬟雲鬆翠微㔩
葉明金蟲妙舞逶迤凌輕風掌上裙留仙子踪合
嬋振彩騰驚鴻莫辭爛醉傾千鍾汝南雞唱東方

紅

觀聖教序

浮屠十八章永平入中國姚秦逮齊梁梵語恣翻譯太原真人帝業成九功七德致太平胡然亦惑西來法遠從蛇虎求佛經萬里歸來煩御札御札書成語荒忽殷勤珍重付元奘可憐空辱右軍筆右軍文字不磨滅玉蹤金題成碎割當時那免歎飄零豈意于今作神物摩挲故紙且珍惜惆悵蘭亭陵土閉

春郊三首選一

枒眼纔舒罩綠煙風光漸近豔陽天碗兒花下青畦塚已有人家掛紙錢

賦得帶月荷鋤歸

適意在耘耔荷鋤空山深悠然見月出樂此歸休心曲畛桑麻翳清溪桃李陰我書還可讀茅舍散幽襟

雨後有作

夜來春雨足生意滿園林霽景開書幌烟霏豁水潯苔紋三徑長草色一簾侵所至披駘蕩相看淨黰黕風清舒桺眼日暖碎禽音麥隴承流潤蠶房得氣深千村齊地力百物媚天心頓覺塵襟滌郊原載酒吟

觀鴈字作

倉頡鑿渾沌蟲鳥幻殊製觀物聖之明物亦現眞諦嘹嚦高鴻來聯綿排遠翅夕照開錦文蘆汀寫幽意豈效墨豬肥橫斜妙天際江上懷佳人羽翰嗟莫致憐君萬里情感我荒潭思寒雲一以蒼如書別離字

落葉

夢裏蕭蕭雨驚看房一床西風吹敗葉半夜響空

廊逢盛不知落值衰休更傷但憐飄泊甚隨處有嚴霜

送沈虞襄之海陽

郭北尋詩地于今一憮然我歸君又去相失在殘年斜日鳴雞墅濃霜渡馬船思尊堂上意休更悵迍邅

讀史

吳起固殘虐樂羊亦寡情以茲親骨肉殉彼功與名皇皇漢天子四海手削平如何未央殿舉觴驕父兄今日一樽酒傷哉一杯羹

薪貴行

捲地朔風三尺雪長河冰阻枯薪絕一束由來比瓊玖嗟爾窮簷支八口豈是綿山冷食時何堪土銼烟寒久洶洶幾日貴未已斬伐凄涼到花栁昨聞長官覘道途不許貿薪來通都鄉農負擔入禁門攔街官責司閽人

韓文公

孟氏歿鄒嶧四海猋狂瀾浸淫一千載韓公起貞元斯文竟擔荷隻手排百川爬羅彈晝夜磻硠乾坤悶訾彼聆韶奏煩哇聲寂然諫草一朝上瘴海波連天佛骨尚欲燒鱷魚豈不馴髮白牙齒豁兩刺悲潮袁正氣塞光嶽詎惜坎壈纏吁嗟魏博行萬古心膽寒

栁栁州

放逐功名終悲憤文章出翩翩栁河東遠繼龍門筆得意太自豪失勢何杌隉零落故人踈瘴癘慘肌骨樹果數百株賜書數千帙北望日長號先墓亦淪沒那復入中朝芝菌成瑞物意氣洗少年樹立在晚節商聲續離騷精靈終不滅

三月十七日哭雪鄰先生 時客汶上

我昔負土荒原裏壟報倉皇赴煙水酸辛未獲寢門訣麻衫一痛肝腸裂從玆撥觸便沾巾悲深又逮騎箕日盲風捲地來謝豹啼春去絮酒澆天涯詩魂落何處吁嗟哉人生知己勒金石却怪金銷石猶泐靈臺耿耿一寸丹歷劫窮塵不能易君不見張元伯范巨卿義薄霄漢通幽冥朋友膠漆已如此何況數年恩誼兼師生我有一口青萍劍出匣便作好光燄我有一張焦尾琴背人彈出好聲音棄劍碎琴報所知花寒月落村凄凄

感春效昌黎體即用其韻五首

清明已過上巳來冶春日麗無風埃栁枝披披花醫醫娉婷各欲呈春材誰家年少玉花驄十十五五相喧豗短簫橫笛大隄曲斜陽芳草呼樽罍如斯烟景不縱意蘭亭梓澤空佳哉

蒸蒸和氣遍八垓生逢堯舜登春臺上林風物被綺繡晴開閶闔徵鄒枚臃腫拳曲亦自效雨露不棄蒿與萊昨聞巴西洗兵甲廟堂鐃唱何人哉韓碑栁雅倘可續欲掏大鼓驅春雷

魚川樊桐兩詩才各以旗纛麾江淮沛村於文逞雄怪竟與詼贊相劘挨此三先生吾仰止殘膏賸

馥皆瓊瑰吁嗟人命一以促百年零落歸黃埃至
今三十六湖倒風雨但聽蛟龍哀
我師雪鄰安在哉門戶單薄吁可哀有子爬梳破
萬卷古調不數唐以來世人不信但嘲笑試誦一
篇何崔嵬沈生廣襄有眼空八極雄文爛若火齊
堆論詩與我定不異春風待子傾金罍
小槿紅几圖書堆古人已死難為懷流傳姓字任
嘲弄不如滅沒隨蒿萊滔滔歲月疾於駛今我不
樂何為哉少年苦死愛書卷破滅產業如飛埃會
當擲却頭上巾三江五湖供歡咍

田家

雨過溪田足郊村布穀聲草肥牛齒滑土軟木犁
輕紅杏枝頭落青萍水面生農家好風景攜酒問
新畊

打麥詞

打麥打麥一場已了纔一石束稭且作薪舂粒且
作食今年穀價比珠玉脫粟嘗來亦是福幸得事
畊犁便鼓康衢腹暫憩桑陰日正高聲聲踏歌聞
桔槔婆餅啼殘鳩又語起看雲深落梅雨

竹

楚楚復亭亭浮脆淨深綠雨後清風來煙林颯寒
玉

秋夜汊澗館中坐雨

山風吹急雨孤館逼深秋濁酒不成醉昏燈獨照
愁撫時嗟壯歲餬口詎良謀細數平生事茫茫作
楚謳

題桂村農舍

東作問畊亭西成落霞舍萬物實秋風田家樂穲
稏戴月打稻場碌碡鳴呷啞老農愛杯酌老婦微
嗔咤疏酒日登門握粟償其價

留別長姊

惜別不忍說一樽悽可憐風塵歸襆被霜雪判殘
年老至情逾重傷多緒各牽惱人天際雁作陣曉
風前

集李翩飛齋頭賞菊用　先大人同雪鄰先
生讌集原韻

秋盡潦水平天登野意曠北郭有佳人餐英結雅
尚縉染感化工安排命巧匠花亦解風流俯仰隨
意向又如命世才傲兀相頡頏分香十笏盈布席
一弓廣高幹比人長怒苞趂煖放輪囷本天然詎

類癡肥樣黃絁冠其羣居尊衆所仰臨皐鶴氅披彷彿仙雲颺紅陋絳紗帷錦奪紫絲障燒燈坐晚天似踞百城王憶昨白門歸幽憂無好況毋翅笑榆枋愧彼蔦肩相貧來俠骨堅老去詩懷壯相知矧愛憐招邀出藏釀户外屨跫然翩翩謝塵埃談深塵揮愁飲劇鯨吞浪舊雨醉忘猜新詩債期償大雅苦沉淪斯文墮迷瘴淒涼說詩圖清淚憶疇曩九九且銷寒待子郢中唱

歲暮渡揚子江

暮節倏又逼乘槎意未停關河驅襆被日夕展風舲江遠開澄鏡天空敞翠屏昔年曾此渡釃酒快重經

雨花臺觀劇小憩竹園即事

歌靜鳥聲出歸途夕照殘不知山幾曲却對竹下竿野簌有佳味清談餘古歡陶然塵世外頓覺旅懷寬

方正學祠

師竟長江渡臣餘碧血飛先皇靈未瞑十族死如歸荒冢葬殘骨孤亭黯夕暉哀歌遺響在捫碣淚霑衣

山遊

芳草尚未綠寒風不斷吹大江層浪潑落日四山垂石徑響清磬叢祠卧古碑蒼茫吟思起歸屐故遲遲

重飲竹園

聯岡積殘雪泥滑阻登臨路轉酒旗出門開竹徑深自然成野意只此散塵襟坐久人蹤寂空林啼暮禽

同李翩飛登報恩寺浮圖

北平老蛟角鬌鬌觸斷地維折天柱長戈鐵騎掊金川慚愧孝陵一抔土殫極物力崇浮圖老佛飄零自辛苦帝（謂惠）英風銷歇人代改此塔巋然鎮江渚穹窿九級梏天半萬狀玲瓏疑鬼斧金支翠旗蔽空下光闞曈曨散晶宇我來蕭寺正清閒要從無上尋初祖李君靜者意彌曠乘高聯袂相爾汝初登黝黑如古洞捫躡不許稍縱武漸乃開豁得梯徑展足便起雙飛羽憑牕遠瞰不可到決眥直欲凌吳楚排簪拱揖亂蒼翠突兀鍾山亘門户魚鱗萬瓦接參差無際烟雲迷浦漵含虛一氣混遙江隱躍潮頭落强弩長風怒捲鼓衆竅恍惚百靈

相與語尚疑絶頂蓄奇輿欲趁登歷窮領取夕陽墜落慘心骨眩掉已斷餘勇賈李君鏞剗擬雄句冥會萬象手畫肚須臾塔勢納方寸淋漓大筆恣吞吐（翩飛立成斷句十章詞皆工妙）我亦屏營息塵慮諸天淨處香風聚振衣長嘯歸來乎又聽蘭著催粥鼓循廊禮塔塔有神會與慈恩共千古

射獵行

沙寒草白天雨霜大漠雲氣連莽蒼誰人紫貂玉驄馬落日射獵陰山下手接飛猱殪元兕灑毛噴血蔽平野馬蹄蹴踏四山動壯士豪雄倍閑雅自言身是幽州兒沒羽穿楊未足奇提兵欲度燕然北掃穴要過車師西時平萬里鼓鼙靜功名不上黄金臺呼鷹逐犬且爲樂不爾老死空摧頹

公無出門

公無出門公不能長帆萬頃逾桑乾公不能快劍三尺誅樓蘭公之出門悽可憐人情朝舜暮已蹠禹鼎何處窮神姦屈原之魂不可見張儀舌爛今安存鸞凰囚縶騏驥死九關虎豹眈眈噂勸公高卧山中村莫爲兒女愁飢寒出門緇塵長涴人

城東有猛虎

猛虎猛虎踞城之東長林嘯殘日野市吹腥風獵人瞠目不敢捕爪牙一任恣吞哺毋乃弱肉合强食天遣此曹在當路荒藤絡垣高掩扉彎弓擊劍時已非安能免汝貪饞逼擬避山南復山北

吳鉤行

咄哉將相酬恩讐不如烈士雙吳鉤吳鉤精氣暗斗牛三尺勁鐵風颼颼姦雄狐穴悲髑髏不平雪盡晶芒收床頭古匣龍身愁雲飛霧慘雷電投攫歸天上誅蚩尤君不見延津水闔廬丘千年神物長埋幽我欲重尋古冶子鑄劍去取人閒侯

長相思

長相思思沉沉空房夢斷淚淫淫古戍寒雲亂重城木葉深一歌離鸞曲再唱白頭吟聞君萬騎入焉支麒麟閣下生光輝邊士今爲朝士右鐵衣換作錦衣歸長相思君不知蛾眉玉面邯鄲姬記取當年炊扊扅

題東村詩集後

文人無福澤詩格太清奇古調嘔心血涛空冷肚皮定知屬和寡翻喜得名遲百甕虀堪飽高風閉竹籬

城南春遊五首 選二

不見城南人（謂王日昕先生）依舊城南路無數暮鴉聲啼過垂楊去

幾曲雲林近斜陽半啟扉小橋橫斷圃片片落花飛

椒園三咏

椒園有修竹容比君子德春風發華姿秋氣送寒碧長此荷栽培連雲萬竿直鳳鳥時一來紛如咏佳實

椒園有古松幹如君子心鱗甲忽然異根株知獨深商風起颼飀肅然吹我襟君問此時意繁罍何處侵

椒園有芳蘭華隨君子馨長置襟裾側不觸蕭艾憎感君區區意葳蕤吐奇英天桃亦有花豈共幽人貞

題齋壁二首 選一

最是尋蕉逐鹿餘溪山好夢總成虛生花恥祝三錢筆學圃思鋤十畝蔬狂到正平猶挾刺嬾如叔夜尚通書臣門久已堪羅雀不用頻招長者車

送李翩飛

一綫乾坤銷濁酒幾人朱顏成老醜何如散作湖海遊浮槎萬里驅長愁孤劍茫茫出門去去入他鄉少親故山鬼晝啼豺虎怒孔聖迷津揚泣路人生三萬六千場去住同爲斷腸處君昔年少輕雲山彳亍天涯回首誤駿足難邀伯樂知驪珠苦爲鮫人吐漫言長作鼓中箏只恐已如草上露蕭條窮巷自堅貞朱門肯博塵埃顧憐余落魄羞金根前輩風流事事慶蓬蒿沒徑無車馬兩家甕牖同情親君復荒村就卒苦威鳳無端偕腐鼠吞聲告別心悽惶菽水之養謀高堂男兒有身且自力看取雲雷在咫尺

泗州

莽莽長淮水平吞泗郭雄古阡成壘宅斷塔出黿宮陰雨靈旗暗蒼茫帝業空居民十萬戶禾黍哭秋風

大覺寺

作客萬緣淨閒遊問水雲危橋通古寺幽徑冷斜曛隱隱山光入泠泠松籟聞杳無人跡到香界散氤氳

方園即事

登歷澌森爽襄羊夕照閒竹深藏野墅木落見前山農子有餘適樵歌相與閒天涯逢暮節憑此破羈顏

月

野月一村白清輝射壁寒中宵空自好孤客那能看僕去門深掩燈昏卷欲殘藤床照歸夢的的向湖干

冬日雜感十首 選三

跳擲雙丸去蹉跎百感侵畏途凋黑髮俠淚盡黄金潦倒中山酒蒼茫梁父吟寒雲起蕭瑟落日大荒沉

自失慈親後淒涼七載餘祇多愁筆墨長憶舊田廬四十年非少春暉報已虛盈盈一湖水荒瓏望神居

柴門人靜後藜火一編攜索果憐驕子縫裳累病妻寒風淒斷雁殘月叫荒雞太息千秋業中宵志豈迷

捕魚歌

蘆花蓼葉風翻翻小家三四成漁村蒼波萬層片月白水獺爭呼鬬霜翮雙魚在手蓑笠閒前溪換酒開歡顏腥風滿渚解纜起鮮船急趂揚州市

采樵歌

朝采樵暮采樵白雲散盡蒼山高呼僮抱薪去倦來停玉斧閒猿馴鹿意不驚田父牧童相對語揮手謝浮名酌酒歌太平軟紅十丈脚下塵此路不走山中人君不見會稽當年老樵子横被主恩取金紫悤悤富貴可憐休何似行歌樵徑裏

海陵岳王墩懷古

霜風蕭蕭海氣寒城西幽僻開層巒淮東沮洳少邱阜此亦負絶推奇觀我從坡陀漸循陟初若峭峻中平寬鄂王遺廟敞虛殿冠劍白日英靈環憶昔中原盛鼙鼓大書湼膚披忠肝蟣蝨摧敵擅神算岳家軍勝張劉韓馬首迎犒壯士氣黄龍直抵指顧間秦頭壓日太蕭索十年辛苦歸劍殘長城竟壞莫須有骨肉併命荒邱攢君臣嘯傲一湖水新亭無淚終偏安 用汪水雲詩語 冬青陵樹祚已盡南枝誰識臣心丹滄桑人代幾閲歷烏金瑯爾誅姦頑古來長恨有如此一披史籍凋朱顔江淮本是趙家地茲墩與廟毋堅完迥遭流憩夕陽下蒼蒼古木神鴉蟠諸生講堂習章句 下有胡公書院 千秋正氣空追攀

我無溪毛薦靈爽哀歌激泱雙闌干

題文信國雙忠廟詞

汴杭闍廣終歸海冬青閟骨荒原裏江南亡國希好臣文公自是奇男子荒祠發憤攄忠肝正氣孤撐齧故紙冥通千載不偶然一寸霜毫勁于矢衝冠怒髮比南雷嚼齒森森疑厲鬼當時弔古淒寒鴉此日如揮鵑血紫三十二字衣帶中也隨孤調悲風起嗚呼天地一閉藏崚嶒誰繼雙忠軌瓦解都無乾淨土牙牌宮滿污青史傾身更惜趙承旨玉葉王孫亦如此

河冰行

苦雪盲風驕不息冱月寒冰滿川澤中流遊子阻行楫舟船換作輪蹄跡輪蹄日日過橋頭賈人意氣千金裘踏遍繁華到鄉土猶怨風霜犯辛苦昨聞貧兒市薪還臨河四顧酸心顏渡頭無舟履冰過七人結隊四人墮中有一家親父子冰底凘凘同作鬼富人得生貧人死吁嗟哉窮陰殺人天地黷礙路安得凌人斬

夜

霜雪一年盡關河千里心美人復何處遙夜獨橫琴絃急風驚户聲淒月掩林相思不可極斷夢付幽岑

夜送李翩飛小飲甕室即事得城字

寺鐘深巷出店火幾家明却惜伊人去因之執手行深盃還共把幽徑有餘清來日攜詩看啼烏繞曙城

咏古分得李廣沒羽箭

隴西李將軍白羽橫無敵獵騎踏空山猛獸摧霹靂茫茲衰草暗一片臥狠石將軍顧之怒獰獰疑白額一發破堅頑利鏃深已沒此事聞熊渠將軍更神力投身赴强壘萬騎不敢逼英雄困身手邊關尚鳴鏑沙寒大黃勁猿臂還欲射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論詩誰鈍復誰敏取次清吟到歲盡西城北郭好壇坫如木同林車接軫可憐今夕是何夕亂雲壓天朔風緊床頭金盡攢百累謀生幻結樓臺蜃銜門蕭瑟但僵卧不類寒號類枯蚓尋詩更入沈郎家顛狂翻畏市兒哂誰何金門漫操筆幾人銅溝便作尹吾曹意氣羞榆枋馬牛呼喚龍蛇窘豈有嵇生七不堪崎嶇入世相矛楯風塵枉自敝雙屩

漂泊無端絕兩鞘蘆中有劍向誰彈泣灑荊山足又膹襴衫黷黷髩髮絲頭責難辭吁可閔竭來苦調譜新詞宮羽自調商自引嶙峋骨幹擬蒼松迸裂精神如怒筍斑駮疑堆眞宰血雕鏤欲死谷神牝爬羅廿載只樗材作貢爭能充簵箘銷寒窮巷賴故人兀兀生涯冰雪忍願隨天地終有情結交不似無根菌伏櫪同悲萬里驥橫雲待擊高秋隼俛仰豈合伍老傖龍頭豕腹空縮蠢今宵險韻步昌黎呵凍成吟琢肝腎方今斯道等芻狗何人玉尺量才準西州策過慘霑巾大羅天杳靈光殞謂雪

郭雲洲雨先生名山知定竟何如一老談詩共畦畛謂定齋先生來從烟水正停舟覓社有珠光不泯

春寒

陰寒鎮日掩松扉朔氣翻深春意微野徑未除泥滑滑荒城又見雪霏霏淒迷日薄草無色蕭瑟雲低鴉亂飛㝡是山村行騎遠謂孫寶田嚴風滿路透征衣

雨窓有懷朱亶夫王理常

新年十日九風雨眼底故人相見疎淮水遠羈三載夢江潭近少一行書青衫淚滿揶揄後華髮悲生落拓餘從此春愁銷不得怕看芳草拂階除

李臨淮

百戰中原復三靡士氣揚鋒如交鉅鹿瓦欲震昆陽壁壘森森壯鞾刀霍霍藏中朝歸未得遺淚轉悽惶

咏霍將軍北伐

漢武恢皇略撻伐張雄邊中原盡出馬大府不遺錢桓桓冠軍侯英鋒蕩無前一戰入焉支再戰入祁連功抵元戎青幕南靖腥羶是豈不省事孰云由天全惜哉猿臂將不如一少年抽刀剄絕域空使三軍憐

送昭陽李定齋先生秉鐸祁門即次留別原韻二首選一

珥貂七葉後畢官亦可傷此官昔所重孔鐸聲宮墻名德秉教化豈必金紫場況聞佳勝處三十六峰蒼排簪擁高髻攢劍出英鋩時兼百靈現云奪五嶽光探奇幾兩屐錦繡充詩腸雕鏤鬼神泣鑴刻造化當行看屈宋才弓衣織蠻方輿酣勿復戀浣花有高堂大業自終古無爲爭毫芒歸來兮歸來滄波正相望

題琢園十一叔看劍引杯長圖

昔甕黃虀食未了一領青衫棄不早有生鬱鬱錐處囊厄園作計嗟蔚媪吾叔意氣偉長頭閉門著書五十秋欻然長嘯佩吳鉤關山千里驅驊騮長安輕薄非吾儔利器霍霍歸林丘埋幽匣底歲復歲塵埃暗蝕風雷氣摩挲背人腸轉悲奈爾龍身自光怪惟有醇醪三百盃消盡人間不平事丹青寫作豪士圖呼我舉盃說劍爲歡娛

感懷寄李四翮飛同陳五騰芳宋大惺中沈二虞襄作用昌黎答張徹韻

六根寄塵世色覕復聲聆何能長瘻痺如蛻遺枯形少小受聖籍歡喜到百齡乾坤茍不毀恩愛何由停不解蚩蚩者戚屬如斷萍棄婦殺孩孺寃橫慘所經熟聽豺狼嗥我手無震霆陰雲蔽郊郭冷日荒腮檽正此多感激況復傷零丁胸中不平氣瀉水下高瓴欲畫頓無俚忘悉心不寧招攜赴西園幽境開清泠高吟出新什一洗繁囂腥宋子劇空淡曲折如廻汀張眸不見人刻劃入微冥忽然起長嘯六翮初奮溟陳子疎豁吟任眞閒重扃詩成盡一斗似白復似伶沈子骨開張神駿新出則

又如千里江一霎揚風舲咒此競森豎良材紛亭亭緊余亦雕蟲僅比末光螢窮冬積霜雪僵臥無時醒既苦長伏櫪欲去艱修翎惟偕二三子擊鉢寒燈熒搜奇步險韻鼓勇臨絶陘今來續高會故人等晨星定齋赴冷官臯比疎典刑復有飢驅人斷隔雙眸青征鴻慘癧嘹獨鶴惟伶俜念子好風格於我多箴銘中流得砥柱清渭異濁涇索居能幾日來歸卜蓴筵君當同此戀羈隻傷門庭人生役硯田何異囚在囹長衫老已敝故紙蠹無靈滔滔下坂輪辛苦逐蠅蟆若不早收拾虛聲羞盜鈴

子有陽春曲那許俗耳聽珊珊一片玉孤匣隱瓏玲列子善御風鄣侯能行屏希姿原貴淡至德守其馨蒼蒼故圖松誰敢笑飄零般勤獻時瑞陋彼堯階蓂方今俗頹薄身世一螟蛉三代有遺直守口寧如缾陳風痛陰雨讀雅愴原鴒我生百憂患礪頑無堅硎分欲爲聲詩木鐸宣明廷斧柯既莫挽爛醉悲寒廳

春莫同人讌集沈二虞襄齋中觀木蘭花追悼雲淵先生用昌黎寒食出遊韻

陰霾匝月春如病雨師播弄封姨盛芳園紅紫恣

生樂在相知心

渡江望金山一帶

長風冷捲浪花堆一帶空明縱眼開樓閣忽從江湧出舳艫遥自海飛來戰場金鼓空陳跡佛地鐘魚幾刼灰鼓櫂浩歌聲激越蛟龍潛聽恐生哀

晚過黄天蕩

帆檣直下渺無涯汩汩奔濤捲浪花一角蒼山天欲暮舟人指點説棲霞

同陳震方六弟肇先泛舟至雞鳴寺登北極閣眺十廟遺蹟限山字

雙槳搖過碧水灣雞鳴古埭夕陽閒百年金粉又如許六代風流竟不還路指高亭疑插漢扉開遺廟半環山歸途雲起澹餘暑載酒溪橋襟抱閒

附陳震方詩

尋來幽徑繞潺湲且共維舟捫葛攀往事六朝同逝水遺蹤十廟傍寒山鳥呼疊巘叢林裏人在蒼烟斷靄閒乘興却忘歸路遠輕橈擬待月明還

附六弟肇先詩

四面清溪一櫂閒行行埭口共躋攀合情莫問

飄零尚有高花朗相映高花一株倚檻看謐靜晶瑩萬枝競玉樹空栽江令曲蘭馨合入騷人詠主人爛熳襟自開客子清狂冠不正醉後長歌短調成吟餘百觚千觴更老饕稱意忽軒渠徐鐺李勺歡如命連年大嚼賴故人東皋何事攜鐃柄但願酣嬉到百歲慇懃共作團圞慶憶昔君家絳帳翁辦香幾輩皈依敬蹣跚未已迫二豎一去泉臺閉幽夐遺編四庫堆琳瑯祇令乾坤號詩聖（雲洲先生詩集新付梓人）朅來長坐草元亭兀兀騰騰愁緒併空懷古貌滌塵蹤莫領清言悅幽性宿草寒雲松柏圍欒山苦霧鵂鶹横何心還對木蘭花歡劇翻教雙淚迸前年花下記扶筇樓頭春月明如鏡湯烹蟹眼潤詩腸觴罰蝟毛親酒政火輪催散付飛蓬感物蕭蕭北風勁風流種子竟何存西園還聽騷壇令

春夜宋大歸自東村同集沈三齋中時李翮飛之館三阿

李君來宋君去憶別空裁楊柳句李君去宋君來棹頭又隔煙水涯幾人蹤跡如飛蓬風流未許酒樽同饑寒驅人愁病促兩處茫茫堪一哭春花滿枝月入林請彈枯木消煩襟彈罷高吟介甫詩人

興亡事放眼惟看遠近山遺廟蕭蕭楓葉下荒城瑟瑟土花斑煙蓬夕照人歸後猶憶層巒畫閣間

山徑

坡陀歷而上取徑入清杳山腹少居人叢祠亂幽鳥雨霽瀑初歇餘潦浸古道循覽非一狀貪看遠峰好商意忽然動千竿颯風篠蕩滌散塵慮趺坐憩軟草徙倚夕陽沒樵歌出林表

雨花臺曉望二首

竟無人跡到犯曉上崚嶒塔勢倚城峻江流入曙

澄叢碑開絕磴遺屋指荒陵下界疎鐘動悠悠幾廢興

誰共論文者懷歌石徑閒已迷江令宅空望謝家山花雨殘今古秋風冷鬢頹坐來心轉適檻外白雲閒

癸酉紀灾

夏月恒陰淮暴溢七十二壑滙洪澤奔流下注覆社湖湖田浪高屋沒脊荒城三面阻巨浸祇藉危隄扞波力沿河蝗集衆官弁暮鍤朝畚奉嚴檄斗金不塞建瓴怒鬨潰隄傾人命迫眼看萬落復千邨桑麻盡作蛟鼉宅秋風颯颯秋雨沉居苦長飢行苦溺嗷嗷癡待大官舖蓬頭垢面無人色監門圖繪恫　宸衷詎惜斗升計寸尺勘災冠蓋下窮簷白粉排門署飢籍項閒黃流復氾濫只恐數椽付河伯水門大啟閘洞開窮冬釜底滔滔逼明年幸得事春畊敢望鋤犁及二麥我生災患飽所經二戌而來斯更劇（謂庚戌壬戌）行河使者走絡繹水衡會奏宣房績

即事

瑟瑟荒原裏淒淒夕照中長蘆數聲雁黃葉一畦風搖落悲何極崎嶇路正窮城西憐宋玉（謂宋大同）

此悵飄蓬

哀吳門陳堯章

陳生落拓轉江湖來從邗上隨吾徒掀髯對客肝膽俱狂歌壓倒頭巾儒醉中開篋出素紙（堯章曾以高麗紙寫贈）純藏光瑩未見此五斗潑墨氣嘽嘽要（平）余寫作相逢行管枯腕弱未忍污半載留藏君已故却憶與君傾倒初啼鶯啞咤漫天絮城南飛樓誇健步華軒月上金樽度別來邗水復吳江車塵斷隔橋西路一爲君歌歌驪駒再爲君歌歌薤露凋零

草木變窮冬蕭瑟關河悲日暮可惜臺卿文不耀男兒鬢髮飢寒悞我慚厚意久不報祇今消息泉臺錮寒燈迸淚愴哀吟也如劍掛徐君墓

雜歌十首 選八

颯沓空林飛雨急一夜北風寒到榻晨起被褐過板橋手足凍皸氣恇怯長蘆衰柳絕行人彌望層雲覆荒堞淋漓壞舍攢鵂鶹前日頒儲今絕粒吾曹也復困乾愁瀉出哀腸猿叫峽沈郎 虞襄 歌嘯自哥欽愼勿羞我兒女泣

災年又廹向平眾平生故人正聲氣陶潛叩門拙言詞懷中刺滅嗟何爲須賈綈袍自千古五交三釁淚如雨長安達官亦如此昔日依人振飛羽自乘高車連駟馬廿年書斷逢萬户交情不敵千黄金海内誰留車笠語請君勿嗟陌路人不見一門父子爭錙黍

我家舊是烏衣宅一霎灰飛罷雙戟高曾門户半蕭索百口幾人足衣食男兒意氣凌天衢不則畊田釣芳澤何能縮首如䖳螺跼地蹐天萬無策緊余塵刼歷飄泊老大儒衿列饑冊昨日悲風號古木墨帳音容記疇昔三十六湖水淙淙長望荒墳淚霑臆

烏生八九子羽翼同枯巢有烏名脊令在原飛且搖我生蕭條戀骨肉寸寸摧腸走車轆老兄七十悲迍邅傲骨不受他人憐煩寃相對傾潺湲一姊中道少相見生年四十病逾半一姊凋傷病又多離愁落日迷關河記得深堂咏雪時幾人髩髮今銷磨衰遲貧賤連疾疹去日苦多來日短憑誰覓得黄金丹百年聚會何其艱

椒園宋大 惺中 雙鬢禿城北李生 翩飛 飢劃粥家貧只富錦囊詩詩骨清奇脩絕俗一紘揮淚一聲彈彈到幽淒鬼神哭冥搜十載閉窮巷辛苦荆山自完璞沈 以任 虞襄 陳 香谷 騰芳 與我同酸鹹矮屋寒燈時把讀吾家阿弟 肇先 近能詩戛戛孤吟出深竹嗟哉此物能飢寒勸君休譜陽春曲

淮陰故人朱亶夫憐才高誼四海無半面不識吟我詩爲我落淚悲頭顱漂母祠畔波連天執手岸幘相歌呼由來意氣久心許以膠投漆誰能疎計吏車回斷消息修文卒卒歸遽須英雄末路竟如此嵇男左女聲呱呱我驅素車招其魂天南地北霑衣裾

憶昔天梯望周孔誓扶藩籬接跟踵爬梳辛苦殫
晝夜百家紛綸六經總砭愚訂頑足知覺肯以心
情同蟣蠓無端歲月耗雕蟲木不成材羞臃腫省
門十上策不售黑髮可憐今種種誰扶赤幟張漢
軍却使纖兒矜得隴丈夫不朽有底業雞蟲得失
何輕重試看金章紫綬人北邙衰草纏高塚悠悠
喚徹五更鐘心頭亂緒如抽蛹
我愧不如劉伯倫荷鍤乾坤號酒人我愧不如謝
康樂提屐雲山作詩客 叶 行歎坐愁墻壁間桑榆
日暮攢百患錦繡詩腸兀然盡當歌不發飮不歡

山妻稚子語刺刺斧柴羅米保朝夕百年那得好
懷開文通賦恨子山哀鄉關蕭瑟不可道滔滔如
此將安歸揮手出門還四顧仙源何處桃花路

肇先六弟招集曉園

昔年此地共髙筵曾荷青青阮睫憐 謂琢園叔 老輩一
門都宿草壯心五夜又先鞭我嗟刖後無完玉君
自塵中解愛絃作達幾回春已到疎燈不斷語蟬
聯

讀孫虞橋先生詩集有感三首 選二

吾道尊前哲爭傳不死編幽光留正氣孤調拂哀
絃品以椒蘭潔名應星斗懸墓門曾展拜手澤重
凄然
往事悲龍亢驚心捋虎鬚策翻迂賈讓哭漫效唐
衢江海精靈失冠紳義烈徂當年猶直道零灑遍
枌榆

輓宋椹邨先生三首

年來撥觸便沾巾北郭西園事已塵不耐又聽皐
某復冷風吹斷冶城春
綈几香銷故紙堆麴生零落罷樽罍惟餘半畝蕭
蕭竹無復詩節月下來

老眼青青愛苦吟千迴珍重片言深重泉此誼何
由報爲借哀絃達寸心

雨

慘淡昨宵月曉看春雨繁懷人方遠道令節閉衡
門滿地草痕薄一天雲氣昏不堪還送別蕭瑟水
東村 時李四之三阿

定齋先生選定覺湖聯吟集兼惠弁言寄至
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我生癡絕寡所耽十年閉户爲詩歌錦囊已敝筆
花落牙脫髮黃知者何昭陽老人今謫仙胸藏武

庫壓霜戈沈家園子迭酬和苦愛頑石施聾磨論
詩過我打頭屋青燈講席勤爬羅一從別去二千
里長波冥冥雲栽峨朝廷方重師儒責春卿肯使
沉巖阿暮年經術亦許國萬釘腰鞓誰敢呵所慚
吾輩疎絳帳鱗鴻差喜無滯譌揚家奇字老芭識
古色不亞孔壁科殘編我亦漫收拾布鼓敢糞諧
靈鼉古人師承有門户典型遥望吟伐柯巴歌果
獲中郎聽緯以錦繡來龍梭嗟余生世苦偪側商
聲激越無委蛇滿徑幽蘭弔屈子千叢苦竹悲湘
娥每思年少厲羽翮祇今氍毹江之沱五斗肯折

陶彭澤一竿欲效張志和沉埋故紙腹且暴箕踞
白日頭還科蚪嶔巇嗜逾漫浪歌成懊惱何其多
竭來閭巷詫異物譬以腫背名駱駝酸鹹賴有數
子共東阡南陌時經過雲龍下上蛩負駏如金在
冶玉得礎還思奮飛君子旁汪汪溉取千頃波昨
夕丹黄詩帙到汝南月旦平無頗丈夫意氣屬知
己寸心皎日明匪他餘者那足當一吷便爾棄置
寧娭娿我窮少達達亦窮先生序中語數言揩淚重平摩
挲鳶肩火色本無相清癯骨幹空枯哦眼前一隊
鬧裙屐巒觸合匝排鸛鶖由來生天有慧業楚凡

得失一刹那豈有英雄困寒餓并其姓字同坎軻
此理難爲俗人道萬古滾沆流江河屋梁落月滿
離緒報書千萬無蹉跎

田舍

澤國蒼波接杳冥殘蟬聲裏片帆停一村野月到
籬白百畝秋禾向眼青病撿縹緗吟覺懶卧聞鉦
柝夢初醒年來生計飄零甚老矣西風鬢髮星

二溝鎭

落照銜山小艇孤蛟龍腥捲浪花麤鶩聞地近崔
苻澤欲籲天陳鳩鵲圖野草荒煙飛夕鷺頹牆秃

樹叫羣烏不知撫字今誰責腸轉車輪淚眼枯

雨後

一雨澹微暑溪南沉夕陽漸開雲滃滃忽露宇蒼
蒼清吹播蟲語虛檐生夜涼忘言對殘帙自覺道
心長

露坐

露坐却紈扇曠然開我襟溪兼衆流急月入矮簷
深隴畔瓜堪摘牆陰酒自斟中宵響琛璃秋稼最
關心

村夜有懷諸同人就東李四

向夕陳清簟蕭蕭風滿林一村深夜月幾處故人
心濁酒銷殘帙寒蛩伴苦吟幽情斷微徑蘭臭想
逾深

懷孫竇田

嗟子蓬飄久如余瓠落新風塵十年淚骨肉兩家
貧浩刼摧腸轆圓銅撫鬢銀荒邨正蕭颯西望一
沾巾

秋村述懷六首 選二

蕭瑟清秋愁病兼荒邨鎮日坐茅檐此生漫託鏡
爲命投老偏逢哭不黔擬入深山求茍蕨好留吾
道在虀鹽臨邛并少相如壁 余寄居從兄樸庵宅中 卜築還憑
季主占

白日公然走訓狐楊朱底用泣岐途青眸自古惟
推阮藍面於今却怕盧何處交遊存縞紵曾聞肝
膽屬屠沽中心最似彈棊局一闋商歌擊唾壺

倚樹吟

昔歲淮湖漲洪波渺無窮稻蟹不遺種喬木斬刈
空我田木頗繁栽植由老農不忍揮斤斧留蔽環
堵宫今年薄有秋駕言雲水東田父觴我酒起視
青葱龍桑葉猗猗大棗花纂纂濃榆柳數十株各

各成其叢徙倚看明月蕭爽臨清風睠此脱戕賊
幸賴保護功會當手誅茅借蔭場圃中繞屋樹扶
疎 陶句 緬彼南邨翁

秋風行

秋風颯颯吹鬢絲浮雲變滅萬事非高門冠蓋散
煙霧瓊樓玉樹他人基舊時王謝并淪落死生新
故摧心脾楚國千聲呼些只梁家一闋塡兮噫樂
往哀來不可極昭昭日月寖以馳蘆中劍器已鏽
澁跛鼈不效鷗鷄飛況乃黃金生鳥翼底須白首
弄毛錐鬱輪奏曲才調薄光範上書年齒衰不如
且盡金屈巵百年休作千年悲有田幸種黍與秫
有兒願識栗與梨閉門長嘯足高卧澗松鬱鬱迴
蒼姿

放鴨翁

朝乘艇來暮乘艇去誰何老翁有烟波趣 一解 豈
愛煙波自作 去 衣食鴨鴨招之一竿勤職 二解 一
竿幾何不如碌碡儂昭陽人村邨賣犢 三解 賣犢
猶可骨肉慘悽逃去嬌兒餓死老妻 四解 死者橫
摧生者煢煢嗟放鴨翁眞無家別 五解

李翮飛從館中過余田舍遇雨止宿同用昌

黎山石詩韻

空村兀坐幽事微翹首望君吟魂飛君來意氣劇騰上道腴豈藉膏粱肥是時風豪兼雨橫滿野蕭颯人煙稀農家留客少雞黍藜藿對食充腸飢吾曹聚會有天幸真率莫厭荒籬扉滄浪之水歌且和幽蘭紉佩芳霏霏由來膏肓結奇癖三弓尚有圖書圍所嗟生計已偪側憂端糺紛如蠶衣今宵與子蹔良晤飛鷹下韝馬脫鞿有酒聊復勸斟酌繞簷琴筑休言歸

偶然作仍用前韻

枯魚窮壑生意微不羨大鯤南溟飛嗟爾乳髮僅已燥錦裘駿馬揚輕肥蘇張口舌世所重終南捷徑應非稀奚奴封侯李廣刧侏儒飽食臣朔飢山苗澗松那可道我且熟醉高掩扉昨聞西曹下奏當清秋颯颯霜雪霏此輩生成自捐棄蕭艾雜沓荊棘圍一杯鴆就北邙土三尺刃腥東市衣華亭上蔡竟已矣請君勿爲香塵鞿傾囷倒篋博判尉家有松菊何如歸

示吳壻協來兼柬令兄至元復疊前韻

汚泥莫笑尺蠖微得勢便作蛟龍飛嗟哉膨脝漲家腹一飽但逐腥羶肥君家奕世重清節儲書萬卷長物稀古來名士有如此袁閎孟陋皆樂飢我亦田園付蕭索立錐依庇他人扉一裘蒙戎一衫敝清霜苦雪常霏霏時時念子重悽惻兩家腸斷雙戟圍子更新罹門户痛皐魚骨立血漬衣無以振子負肝肺但卜天骨非久鞿阿兄骫髀亦可憐眼穿望我東村歸

哀潮生子歌有序

潮生子孫君兩疏所自署也兩疏年二十喪父食貧力學中歲常襆被走數千里有所得以養

母若弟不私其妻子卒以癖致疾歿之前夕招余至榻前手訣詩二章示余泣曰君知我者今且死盍爲歌詩一篇贈我嗚呼以兩疏之仁明孝友生無一日之澤終其身顛頓道路間而夭折以歿歿又無子悲夫旣踰月令弟全兼爲卜兆邪上葬有日矣爰作潮生子歌撫其匶嗚嗚哭之

哀矣夫潮生子君不見茫茫荒江復苦海粘天十丈波濤起怪雨腥風張鱷尾此時性命鴻毛比嗟君履艱有如此緊昔孤窮痛心髓煢煢支持篤天

紀上哺老母下弱弟崎嶇躄躠勤未已羸悴百體困牀第枯吟絶命愴寸紙啞啞畢逋叫殘晷哀猿斷雁淒徹耳帝醉傎怒鬼伯使善人不後不年止我儲斗淚傾作誄靈車蕭瑟水瀰瀰

覽湖聯吟集卷六

鐵崖質厚才雄讀書不屑章句凡古今事機得失咸洞見隱與其發爲詩謌縱橫[illegible]不可控勒之勢淺見者因其不肯勦說雷[illegible]或目爲偏拗嗚呼舛矣世之浮光掠影者似若句斟字酌及推其底蘊言皆無物蓋槁中者多從事外腴非有眞性情流露也其人于君親朋友必視爲泛然而相値老杜所以獨出千古者眞也鐵崖詩雖麤服亂頭而能動人心之舒慘非血性深情男子烏能若是哉可謂得杜之眞者矣定齋李光國題

甓湖聯吟集卷七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沈錡

咏古五首 以安帖力排綦爲韻
閱宋緜津邵青門評點少陵詩集
觀李丈虹臺家藏淳化法帖
珠湖　淮陰釣臺
趙北口　登景州浮屠
號天塔 宋楊延昭盜父骨處
雪鄰先生齋頭五詠 選二
蔣金沙草書
舊坑石硯
寒夜不寐悲辛並起得詩三首
輓陳麓楷先生　題藍瑛畫

常州僧 有序
咏諸家雪拈得儒家妓家
哭亡女
賈七稻孫以詩壽余次韻答之
春雪　龍燈行
渡瓜步　雪
咏揚州近事　貧兒行
蟬
重九日小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一首
重陽後一日集雪鄰先生齋中二首 選一

苦寒　水車行
壽雪鄰夫子六十
送李四翩飛之山西 有序
咏古十首
蔡中郎　曹子建
左太冲　陶元亮
謝康樂　陳伯玉
李太白　杜子美
王摩詰　陸務觀
漢史雜咏十二首 選三
唐史雜咏三十首 選十二
讀五代史　宋史雜咏十二首 選五

明史雜咏十首 選三　信陵君
魯仲連　荊卿
周條侯　文翁
朱雲　周處
南將軍　裴晉公
李贊皇　劉司户
宗留守　韓蘄王
岳鄂王　胡澹菴
汪六安　劉文成
劉忠宣

偶然作用昌黎遊湘西兩寺詩韻
春日雜詩三十首
春暮李四復之三阿是日宋大歸自公田
偕賈七小飲書室即席次賈七韻
懷定齋先生　呈夏醴谷先生
賦得儒術於我何有哉
猛虎行　征車行
射獵行　落葉吟
履冰行
雪和蘇長公聚星堂韻

題顏魯公墨蹟　題趙焞夫墨筆牡丹
立冬日李四招同人賞菊次丙寅舊作韻
賦得花邊行自遲
賈七秋闈得而復失有不釋然者詩以慰
之用昌黎送侯參謀韻
定齋先生選定覽湖聯吟集各贈序言寄
至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覽湖聯吟集卷七目次

覽湖聯吟集卷七

沈錡 字虞裒一字子湘號鐵崖著有無能子集

讀昌黎詩集

物有神龍龍有首杜詩韓筆相傳久韓筆直追太史公韓詩何減杜陵叟珠璣萬卷供驅策乾端坤倪呈巨手不與齊梁作後塵太音古淡如元酒劃然滿紙風雨來蛟鼉出沒蚪螭走萬里奔騰黃河急千峰壁立華山陡千態萬狀難具述一歸妥帖垂不朽小儒眼光僅如豆妄摹字句徒怪醜紛紛毀譽那足論泰山何至爭培塿

題畫梅

高手畫梅只畫骨老幹橫空勢突兀筆力直追補之圖風神應入孤山室一枝黯淡初含葩一枝爛熳已放花獨坐看花艱眞味黃昏月落影初斜

擬平定金川頌 有序

皇帝御極之十四年威德覃敷四海內外無思不服金川逆酋稽顙歸命大宇之下生息理極草莽之臣不獲効力戎行手發一矢深用自愧而聞風起舞歌文德而咏武功亦敵愾之義也因擬爲之頌其辭曰

皇耆其武率彼虞唐昔有三苗侮慢天常兩階既
格延頸不違時逾千載斯義彌光仁風洋溢
至治馨香舟車所及自彼氐羌雕題鑿齒浮
海來王烏弋黃支纍纍梯航蠢爾金川怒臂
螳螂恃其險遠擾我邊防狡謀不軌欲肆披
猖徑寸萌芽以試劍鋩邊氓震讋將吏周章
皇曰欽哉蠻酋不康大邦爲讐自取滅亡匪我興
戎悖節致殃咨經略恒大臣之良汝維徂征
掃彼欃槍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山奔海立虎
翼龍驤天戈所麾正正堂堂殲厥渠魁毋炎

崑岡恒拜稽首
天子聖明恒拜稽首
謨訓煌煌輕騎就道弓勁鞭長赤羽若日璚戈耀
霜士飽而歌馬騰以强兼程疾進雷霆莫當
蠶叢鳥道雨雪洋洋視險如平愛士如傷儲
胥是肅威信日彰謀定後戰決勝微茫或拊
其背或搤其亢牛刀小割不頓刃芒羣蠻破
膽既走且僵深深其穴蹂爲戰場其酋就戮
黨與徬徨喁喁乞命螻蟻循牆公曰徐之
帝德是將如天好生在宥蠻荒蠻荒感泣簞食壺

漿始迷不覺今乃慚惶叩頭流血職供夜郎
番童蠻女有束其裝繡像生祠有潔其觴風
清徼外日轉甘棠振旅而還秋毫不戕
皇曰都哉武烈既颺咨經略恒艱辛備嘗深入不
毛事則武鄉單騎却賊心則汾陽進忠勇公
維日贊襄殊禮異數誰與頡頏匪私于恒報
功之方赳赳武夫有績斯償厮養隸卒一長
不忘
天子干城布列萬邦聲靈既赫文德益昌太和元
氣隨風翺翔我武惟揚永保無疆

賦得一陽初動處二十韻 得陽字
律應黃鍾動葭浮玉琯揚斗杓初北指日御正南
翔寶鼎迎推策神圭測定方天心開奧窔子炁運
微茫苞孕蒙羣物根胎毓百昌寒威弛臂發陽德
已潛彰一氣洪鈞轉五星珠璧光南郊臨紫幄左
个坐元堂萬國欽朝會千官肅濟蹌履長歌納慶
亞歲頌迎祥築室頒冬部書雲職保章懸衡知炭
重刺繡覺絲長關塞遲行旅倉箱謹蓋藏八能調
律呂六合奏笙簧應候融風扇占時瑞雪瀼冰池
將化水寒谷漸成暘已卜三時泰還看百卉芳衡

寒梅欲放待臘栁疑黃調爕神功大栽培地力良
枯荄逢煖律何幸遇鄒陽

過菱塘橋至斗姥宫小憩

老屋三間好尋春信步臨湖光迷遠樹山意喋幽
禽草綠餘生氣天青愜素心何當避塵市抱膝任
長吟

白馬湖村居

曉望神居近平湖水氣浮橫雲穿古樹隔岸繫孤
舟野鷺驚離網遊魚悔上鉤二語紀實平生厭機事閉
户復何求

題邑侯許公畫冊圖寫細雨騎驢入劍門詩意

在險而平達者空之履危而安吉人同之蜀道之
難天實窮之神禹不到力士通之地絕山摧一棧
孤臨深溪萬仞怪石千尋鳥飛欲墮猿啼而瘖人
烟寂寞種火深林何須足歷聞者寒心晴明可畏
況乃天陰我公揚鞭來入劍門馳驅鳥道逸氣淩
雲山水之窟蹇驢勝馬頭戴笠子雨絲不惹我公
之先全活黨人厥利溥哉仁人之言宜後之昌青
紫相望一歲九遷莫之與京叶官政餘閒幽情頓
起廻憶當年寫來絕似劍門匪遥披圖即是雨脚

如麻一頭衞子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而望遠海離朱那識元珠在蜃樓光怪幻
千層沸天波浪搖眞宰巨魚昂首高于山癡龍一
目時往還中有扁舟動如葉舟人禍福須臾間海
可望不可遊安能隨汝到中流日落西風來高丘
愁人對此翻百憂會須騎鯨走太空左拍洪崖右
赤松扶桑之巔東復東混茫一氣將無同

行路難四首

有鳴者雞趣戒行李吾將有所之新婦淚落如瀉
不敢阻一詞徐徐問歸期期遊子去天涯南北東西
歸期安可知大兒解事手巾掩口啼送耶出門顧
耶蚤歸小兒號咷牽衣不教耶去耶去不知所為
跨我青驄馬整我金縷鞍黃金絡馬頭碧玉飾馬
鞭揚鞭上古道行人健羨美少年美少年老將至
僕僕黃埃筋力日就衰憊畏途巉巖猛虎長蛇蹲
我前後馬驚伏地僕夫戰慄憶故鄉如隔世百里
無人惡風吹倒山雷電交至雨雹如碗紛紛著臂
痛定思痛使我色變心悸
江行不知底海行不知岸朝見陽烏升暮見明星

瀾飛廉衙衙逞雄恠白浪高于檣如千匹練楫不得施維欲斷馮夷大笑罔象來覰巨魚揚鬐鼓鬣勢欲吞舟榜人不寒而顫風波乍定而無人色吾屬得生全燒薪熟晚餅

三尺劍颯颯生長風七尺軀安能鬱鬱牖下終遠遊不得意撫髀嗟途窮行路難吾知之矣不如歸去馬行遲遲魂夢勞家裏椎埋惡少拔刀相俟將遂阮之流其膏液潤荆杞丈夫披霜吸露十載不成名鹿盧悲鳴欲死殺賊而歸聊用雪恥骨肉相逢心中大歡喜

門有車馬客行

門前車馬喧疑是夫壻歸妾心如懸旌側耳更聽之車聲隱隱去馬鳴亦以微春風不解事摇曳送斜暉

公無渡河

長河滚滚風浪麤中有皓首之狂夫臨流直渡手提壺其妻從之繞岸呼呼者欲斷腸渡者行滅頂飄飄白髮乍浮沉滿飲黄流醉不醒馮夷擊鼓虬龍蹲飛沙頓掣陽烏影與公同日赴汪洋萬歲千秋目不瞑嗚呼四海多風波莫道坦途無陷穽

公莫舞

赤帝興暴秦舉鴻門宴垂千古天下洶洶項與劉烹龍炮鳳英雄聚堂堂天意屬漢主袖裏青蛇空哮虎卮酒彘肩壯士怒疾走彭城死亞父

將進酒

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腸任造物之不平吾將與劉伶阮籍陶潛李白把手脫帽而遨遊乎醉鄉東風嬝嬝吹我裳落花有情到我旁舉觴問天天茫茫誰知我者明月光

城東有猛虎

城東老翁鬢鬚古悄語鄉人閉門户有虎有虎昨宵月大如銀盤虎之來木葉舞臣口不廉以我騾去騾去未去相喧爭須臾血散如紅雨老人朽骨不足飽腸肚低頭戒老婦辛勤保兒女保兒女莫浪語有虎有虎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何迢迢控帶萬餘里高源涓滴難鑿冰見寒水水寒飲我馬人渴長城下刁斗停晨炊馬饑欲齕我渺渺故鄉情愁看牛女星遠戍知不歸生別已吞聲邊臣不解事貪功街奇計殘月照悲笳哀

鳴悵老驥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城隅婦人掩面泣泣下霑衣衣盡濕自言本是漢宮人十年寵愛在一身簫鼓謳吟清夜月翠微袷衩畫堂春多少花顏含忌嫉欲語只恐君王嗔一朝失意委塵土空隨廝養潛悲辛憶昔初入宮謂妾顏色好焉知棄前魚謂妾亦已老眷顧君恩深淪落妾命薄悠悠問蒼天禍福其可度

牆上難爲趨行

矗矗垣牆其高十丈我梯而登危不得上 一解 矗

矗垣牆其巔欲卸我顧而驚危不得下 二解 或曰趨之趨之實難容足無餘汗出心酸 三解 巍巍太華峰石可棲渺渺江湖維楫可依 四解 我行牆上不堪迴首咫尺危途誰挺而走 五解 人情嶮巇倍于危牆我思古人小旻卒章 六解

寒枝雀

有雀喃喃遞相語昨入人家傍人宇主人性褊憎煩喧呼童持竿爭索取持竿毋及相率飛飛向長空棲何所窮冬少稻粱嚴氣肅昏曉豈不愛深山又苦鷹鸇擾東家地僻主人賢老樹蟠屈參青天一枝可假避矰繳羅者狡猾不得前株守寒枝寧餓死肯與人間佐甘旨

擬明月何皎皎

遊宦久不歸明月照我户秋氣何侵人遥天聽砧杵萬里共清光含愁厭機杼哀雁亦無情亂踏寒雲去

吳鉤行

吳王仗劍入荆楚美人前歌復後舞吳鴻扈稽神飛揚若敖蚡冒懷寃苦善鉤之賞百金耳老奴貪之殺二子可憐骨肉恩棄置如犬豕洪爐焰騰騰

膏血流釜底於越干戈累世讐檇李雄風一旦絲吳王吳王佩吳鉤曷不飛著靈姑浮

塡海行

世間何物可塡海精衛之愚終不解朝朝銜木擲滄波滄波暗笑可奈何吾將詢共工走巨靈夾兩龍麾五丁挾回天之神力以從事乎杳溟又恐共工頭碎巨靈掌折兩龍背傴五丁力竭終不足以平大海之浩瀚汪洋震盪怪譎爾迺澄吾心寧吾神斂焉被髮且狂叫吾有一物海可塡但挈吾愁心一片頓教四海成桑田吾愁之多含一切吾愁

之久逾萬年以愁填海功莫大焉海水滔滔長不休愁心日日水東流但使愁消海亦塞渾芒不鑿度春秋

擊柝詞

巨浸乘城無衣無食蠢爾庶頑倡輟市封疆大吏怒斯赫易置長官俾民捕賊穿窬竊發惟擊柝者是責 一解 上也維令下也維役徹夜柝聲手不得釋 二解 持柝巡行畏逢暴客詎敢枝梧思之蹙額 三解 維夏之夜差無虞維冬之夜不可測抵暮出門歸來頭白匪頭之白新霜未拭 四解 時値沍寒天向昏黑雨雪洋洋霑我胸臆彼在官者擁被竟夕 五解 天子聖明百姓充塞道不拾遺人皆安宅焉用警柝徒喧譁日出而作入而息 六解

打麥詞

莫愁舊穀貴相將穫新麥新麥苦無多婦子且飽食飽食能幾時皇天慳雨澤前村八十翁徘徊度阡陌

伐木吟

伐木深山中深山虎嘯生悲風伐木長隄下長隄官兵瞋目吒大水秋來壞廬舍魚鼈從容遊四野

對草不存榆枒哭千村萬落根株禿不愁今歲伐只愁來歲盡荒廚寂無煙揮斤空不忍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長城遙控賀蘭山永夜笳聲鐵騎閒可是黃塵迷白骨誰憐青塚冷紅顏成山浪淜祠空在武庫煙高劍不還子古興亡緣底事年年邊月照重關

賦得白雲深處有人家

世外幽棲羿自深脩然蚤絕俗塵侵羲皇枕上浮生夢巢許山中太古心隨分松篁餘爽氣忘機猿鶴共長吟眼前何事征車近茅食雲封未許尋

詠古五首 以安帖力排奡爲韻

法有不可易變之卽首禍勢有不可因變之卽安妥昔千八百國彊埸分彼我併吞至七雄殺人盈原野銳卒出秦中武安震屋瓦哀哉四十萬阬死長平下兵爭何日休所在半孤寡祖龍置郡縣金革事稍可恣睢任殘刑咸陽三月火其德不足師其制詎云左漢室懲孤立子弟分封夥吳楚動地來天子不安坐時無周亞夫𣪍且及宗社況于西晉時八王傾大廈劉石乘之起偏安何爲者干戈數百年宇內常坎坷有唐定四海天寶國勢墮坐

令藩鎭驕朝廷守府也犯闕爲故常神器失負荷
浸淫及五季國祚如驅馬杯酒釋兵權生民始瀟
灑明人更宋制龍孫淚滂沱迂儒談封建封建禍
滋大叶禍大可如何談者聲巳啞卓哉郴栁州持
論非偏頗

古者分四民位置皆安帖弗見異而遷終身守其
業何來釋老徒邪説自堅執天倫爲夢幻人世爲
羈馬不織而衣帛不耕而食粒居然道在是薰蕕
成積習老氏黨猶寡釋氏如蝟集梵宇勝王宮緇
衣雜繡袷設想求大空曰此無上法姁姁如老婦
宗門日相襲任爾惡貫盈投之無不愜智者神奇
誘愚者輪廻聾所以宇宙間陷溺同一轍姦究竄
其中衣鉢掩焚刧日本犯中州吳僧實間諜大患
自金人言之可於邑楚王最先好刑戮起倉猝叶
臺城荷荷聲慈悲竟不及胡僧精呪詛傅奕何曾
怯滄海有時乾正言誰肯納安得昌黎伯燒佛除
度牒歘然沉迷開萬世風俗協

石碏討州吁滅親以定國祁奚舉解狐公道釋私
隙君子本無黨不須森劍戟漢末諸黨人半爲忠
義激攬轡袪姦貪清議自有力聲名互標榜亦足

名譽敵杯水沃車薪水盡火益亟禁錮與刑誅炎
劉暮景廹八關十六子幺麼不足責牛李日喧爭
贊皇眞可惜清流投濁流唐家運亦革蜀洛分門
户君子自相厄詔立黨人碑安民恥鐫石馴致靖
康禍中原陷判棘東林夫如何黠將亦未的中有
阮大鋮反戈不相識正人無子遺天下滿盜賊後
世笑前人累朝蹈故迹天子東聖明黨人禍自息
不見唐虞間皐陶共禹稷縱有共驩譏交薦無愧
色

陽之惡如虎陰之惡如豺豺虎合而一中官作禍
災呂强張承業千古幾人哉肘腋竊威靈外廷空
喧豗豎刁惑霸主伊戾工萋菲秦皇呑八荒趙高
翦其枝恭顯旣用事賢傅遭擠排張趙稱父母陳
竇俱嵾夷本初伸宿憤鼎祚豈能支輔國封王爵
上皇顔不開神策與監軍李郭聽指麾開府空蔭
子謂者安有兒嗟哉甘露變大臣若犬雞咄咄唐
天子家奴動深哀積重勢難返門生國老宜六宇
見土崩猶有田令孜趙家立制度政不及奴才宣
和失舊章師成進士儕煌煌金蝦蟆顧盼生光輝
媪相不量力搆禍于北番戰將蠛生冑鑾輿竟不

回明初杜貂璫嚴訓著之碑王振曳碑倒太阿任
所持從此閹人橫效尤不可治汪直成化間劉瑾
正德時附者咸得志忤者禍即隨至于魏忠賢生
祠立京師四方爭壯麗宮闕未足奇金珠墨勑下
貝錦緹騎馳楊左洵人傑精魂何所依閹人謀篡
逆眞匪夷所思渠魁雖伏誅國脉已全虧周禮設
閹寺夫有所用之內庭供百役黜陟冢宰施人主
守此義鼠輩何能爲

褒妲入殷周傾城過羿奡禍水位貽陽皇孫死無
告赤鳳爲誰來空貽千古笑小憐請一圍周師誰

與較東昏愛蓮花受杖甘屈撓嗚呼晉陽宮貽謀
不可道聚麀世所恥庸主躬自蹈忠良膺顯戮天
潢人不保叶巾幗襲冕旒況乃恣淫暴廬陵無人
心韋氏任桀驁臨淄舉義兵太眞踵前效終使開
元盛盡被祿山掃尤物禍機伏尚其愼所操

閱宋綿津邵青門評點少陵詩集

少陵風雅宗隻字光萬丈箋註數百家矛盾闢天
壤旁門與曲徑荆棘生幻想一知與半解遽曰窮
意象紛紛各是非總不關痛痒鍾譚更乖謬詩城
之魍魎不如都掃除本來面目敵虞山錢先生註
釋較清爽綿津及青門善本共欣賞實地任鑽研
得意非惝恍高處着眼孔落筆稱銖兩披閱本同
志持論亦無黨塵氛一洗清快哉天日朗後生捧
遺編展卷得規仿不敢道高深藉此窺莽蒼嗚呼
勗之哉往哲足尊仰

觀李丈虹臺家藏淳化法帖

李侯出其篋中所藏淳化帖命我縱觀放筆爲長
歌余不工書懶運腕長者索之將如何伊昔熙陵
萃古帙侍書王著專甲乙遠追蒼頡並羲皇蟲書
鳥跡何茫茫炎劉殷武紛羅列蔓延魏晉逮李唐

彙爲閣帖同昭煥牙籤錦軸供宸翰李廷珪墨潑
淋漓澄心堂紙光凌亂祝融垂涎肆攫取絳潭眞
蹟復誰見後來此帖轉相摹泉州翻本差稱善當
年辨別銀釘文而今石刻稱奇玩吁嗟乎岣嶁峰
頭大禹碑金簡玉牒空依俙石鼓訛闕書年代或
疑丞毆秦人爲詛楚文詞異史記之罘誇大傳李
斯天傾西北忌尤物形模怪偉質易虧千秋萬歲
留其名令人太息深長思君本嗜書筆力勁摩挲
善本增逸興書成勒石播四方會與鍾王虞褚同
珍藏

珠湖

雲水蒼茫風浪麤滔滔滿目如具區三十六湖滙而一燭天乃有明月珠十里清光林木影神物迴非耳目娛湖光隱躍珠光現蜃樓海市詎能逾或言珠出不偶然屢爲文士作前驅此說荒唐騰衆口珠若有手應揶揄豈有天生靈異質肯趨富貴如人奴麒麟可獲龍可豢此珠千載守泥塗魏王之乘隋侯室何似逍遙甓社湖

淮陰釣臺

長淮波浪恣吞吐可憐國士徒辛苦胯下何辱眞王何補一竿生計隨漁父丈夫屈伸幻浮雲折節何妨噲等伍龍準懷疑娥姁怒相國無聲似伏鼠鍾室啾啾鬼夜語漢家宮闕今塵土韓侯釣臺峙千古我行臺畔久欷歔西風颼颼天欲雨

趙北口

問程來趙北風景似江南細草車前路沉雲何處菴波光渾不定山勢遠能函向晚茲遊暢迴頭望蔚藍

登景州浮屠

突兀十三層停車試一登望中攝燕趙幾處小江陵絕頂罡風撼橫空暮色乘獨孤求福意還與問山僧

號天塔宋楊延昭盜父骨處

老臣歸骨地孤子叫天時忠孝一門盛艱辛萬古奇深謀騰虎穴雄劍阻龜茲寂寞英雄淚蕭蕭易水悲

雪鄉先生齋頭五詠選二

蔣金沙草書

長安貴人裂眼爭金沙先生少宦情一官擲去同秋草峨嵋甘共浮屠老惟有閒情精八法興來時就中書掃流水因風自作波鸞翔鵠峙龍舒爪雪鄉夫子獲二紙骨力風神罕其比一紙贈余百朋錫一紙珍藏余初識我生書法拙且靡意所規撫筆亂之願與金沙乞右手直向書家探戶牖

舊坑石硯

鐵面尚書石鄉侯風範端凝走龍蚪就中巖石稱最貴大寒不冰水自流眼明暈多吐陰液遠駕西坑與後歷石亦那生應無價光氣詎使塵氛即紈袴家翁挾貨財白面書生搦管來陳言萬斛鋪滿紙重污佳硯何爲哉吾師此硯相隨久筆墨之交

堪不朽當其運思入無形口麗天花手摘星不許叫蒚侵几席惟有虛中石氏發墨潤無聲詩文秀絕驚雨風虛中默爾不言功雲錦不得充黼黻虛中恬然不言屈知其銳守其鈍與物無爭復何恨知其動守其靜其天者全壽斯永玉兎朝元美難續玉堂新樣名近俗不若此硯隨吾師年年守之共遐福

寒夜不寐悲辛並起得詩三首

二十年前恨于今血淚殷雞豚全不逮乳哺負多艱碧落知何處黃泉詎可攀依稀焦飯裏無術憶

慈顏余四歲失母惟憶以焦飯置母牀前母不食號呼不已不知爲已卒也

我生弱冠日如鳥復傷弓千里呼慈父母卒時家君試禮闈未獲一訣三更抱阿戎時二弟俱幼山塘空皓月外祖汪公夏村歸老蘇州山塘近亦下世三載湖畔只悲風母塋在白馬湖邊地老天荒後含冤未有窮

珍重師生契歸余掌上珠星霜纔往復年命失須臾廟見稱來婦山頭冷望夫相逢惟有夢憐爾夢俱無

輓陳麓楷先生

穎川有高風羲皇餘樸素功名幻浮雲不矜廊廟具搜羅備古今壓架縹緗富叶斗酒澆磊塊醉鄉

得佳趣繞膝何振振義方逾嚴傅書聲日悠揚寒燈熒長夜叶嶄然見英奇庭階滿玉樹季子曰騰芳與余究章句相得祇寸心交情融水乳時時過君家闔人不我禦君久膺末疾年來勢寖熾叶伏枕耐呻吟二豎孰能除悲哉冬至日撒手歌薤露一榻三十年曾不能小住青紫亦紛紛老宿終章布天道與善人豈有至今誤不千君之身必于君之嗣叶而我生最晚前賢不可遇淒涼勉德堂惻愴招魂賦

題藍瑛畫

老屋白雲間飛閣懸崖裏爽氣滿秋山瀑布臨橋寫幽人欲何之策杖楓林下

常州僧有序

常州僧以龍華會惑衆有秦蔣二姓者闔門死焉吁二人者愚矣僧徒盈惡其有極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釋氏號慈悲萬惡逋逃萃昔逢歌利王割截身體碎後來奉佛者燬身與斷臂自賊旣如斯于人更何愛況于黨與雜浸淫既滋大空邑不逞徒緇衣飾無賴結社誘貨財男女爭膜拜秦蔣爾何人老

紡自成隊布施傾槖囊云有仙丹在仙丹服上升脫却輪廻債夥夥人數多一粒都齁睡一炬付荼毗昏昏不知避中有一童女握秉心未醉陡見烈燄乘呼號動天地坐遭毒手縛瞠目然眉黛血肉煨燼中是曰升天輩二姓無孑遺諸僧眞得志執法有臯陶重典殛巨憝厎荅死者寃死者已不慧紛紛嗜佛人試入龍華會

咏諸家雪拈得儒家妓家

雪壓一畝宮拂座窓愈明呵凍流墨瀋撥觸動詩情憶昔曾授簡高踞何鏗鏗而今躭梛絮吟聲如蠅鳴閉門裏緼袍何以佐蒼生哀安誰見訪卧榻餘鼾聲 儒家

平康飄瑞葉風流生戶牖掃徑迎嘉賓眉黛送美酒車馬日喧闐不及貧家婦而況歌舞塲能得幾時久白雪無古今紅顔成老醜往來遶青樓寄語章臺柳 妓家

哭亡女

於忽乎病已入膏肓而不能自語生甫滿二載而已就黃土汝上有姊下有弟姊依于父弟依母 叶 惟汝伥伥無所依寢食獨與保母處飢寒痛癢憎莫知時聞嬌啼索母乳自秋徂冬日尫羸一朝迫促與世辭不聞汝喚耶孃聲惟見榻前堆故衣呼汝汝不應哭汝汝不知斯固命也可奈何所痛心者余弗慈噫欷歔慘矣夫汝心未解怨耶孃汝目何由望故鄉汝魂也應思酒漿汝骨安忍棄道旁悲風黯雨何凄涼深深其坎謹閉藏毋飼烏鳶飽犬羊弱質何辜嬰厭殃醉邪夢邪神若狂傷心最是月昏黃三更三點淚千行

賈七稻孫以詩壽余次韻答之

朅來詩社聯九九與君朝夕不釋手惟我于君心相知愛君詩文光陸離歲盈篋笥月盈把莫作柔筋脆骨者嗟余忽忽負昔年鬪雞懶著祖生鞭幸有斗室足容膝排空馭氣在今日人情惡直多好諛諛人諛已徒區區競道少年還可畏瞥眼三十何容易時乎時乎光陰新人而不學爲陳人

春雪

立春六日五日雪柴扉十家九家閉紙窓夜夜明如月板橋凸凹人跡稀聞道東隣米已乏

龍燈行

伊昔漢家祠太乙自暮至旦燈不滅後人因循成

故事競道元宵是佳節吾郵魚米大五湖繁華亦染邪上餘上元前後四日耳爭奇角勝爲歡娛憶我髫齡嬉戲時每値觀燈心目移鑼聲徹鼓聲遲相逢格鬭不惜死肯讓幽燕遊俠兒或作狻猊濶步行昂頭牙爪皆崢嶸或作獅兒踞地上廻翔踴躍時相向或爲傀儡戲舞袖歌喉工獻媚或爲神龍遊鱗甲如生風颼颼中有一隊稱老龍光芒閃爍凌清空蜿蜒百丈屈伸雄麗然大物誰與同臚徒攘臂氣如虹紛紛諸隊避下風肩摩足擊爭相掖遺簪墜履何從覓黃昏遍地閙喧呼直至三更

猶不息邇來此風安在哉攜手同行任去來觀燈市上見殘雪冷落春光步明月豈緣讓路不相訶知是民貧氣先折安得天雨金千郵萬落喜不禁安得天雨粟千倉萬箱到處足取之無盡囊中錢年年燈火慶豐年

渡瓜步

江都之南有瓜步紛紛行人來問渡江行不過七里餘險似瞿塘與灩澦舟中歷歷望金焦層巒疊嶂繞北固元魏行宮安在哉佛貍威聲似朝露由來戰伐爭功名白骨漂漂不知處而今此地苦江漲魚鼈爲鄰郵可住何曾有術鎭蛟龍歲費金錢千萬數吾郵亦自多波濤何事偏懷杞人慮願得宗生一帆風踏破長江萬里路

雪

風作雪花飛湖山白玉圍飄飄穿石硯翕翕滿柴扉修竹渾如醉寒梅也自肥晚來人跡絶認取板橋歸

咏揚州近事

有客江都來近事破人膽爲言秋冬間狂賊掠人慘本自嘉善起四散日猖甚一僧至揚郡呼佛恣

姦險手攜諸毒藥逢人拂其臉遭者不復省白日如夢魘然後任所爲至于供食飲官長誰能禁閭閻詎安枕天下多凶人暴橫威聲閃盜跖膾人肝朱粲人是噉不及此曹惡聞者心凜凜及今苟不制大患終難寝愚民易煽惑愼勿增賊談聞古雲中守長城推廉范虎羆望風逃蛛螯其敢犯

貧兒行

道旁貧兒嗚嗚哭哭聲沁入人心曲夕陽昏暗時已夜哭到無聲淚不下行人問兒何爲者兒云父死七日母已嫁

蟬

夜靜辭黃土風高託綠陰大聲非自口警衆亦無心未敵長康影何堪守約禁宋守約令軍士捕蟬嗟哉全五德避禍不如瘖

重九日小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一首

初秋風景佳中田禾薿薿黃淮倏交漲奔騰不得已城南五里壩濤聲夜徹耳憂來不能寐呼燈拂衣起天雨農夫泣郚落都不似哀哉釜底魚膏腴郰可恃猶憶去年秋豐凶何殊軌倏忽到重陽登高漫自喜

青青者梧桐衆葉盡憔悴如何百尺枝爛熳下平地豈不戀故枝爭柰秋風恣人生如寄耳窮達一時異潦倒不須悲立品以當貴

今日良宴會長夜正曼曼大户三百盃小户亦善飯飲啖安足誇丈夫有所願古來非常人聞風誰激勸朝夕兎園冊汩沒幾千萬側席問安危腐儒何可獻醉生而夢死捫心盍自怨

雪鄰世風雅品格獨凌凌俯視雕蟲輩今聲如蒼蠅臃腫與軋茁憐之不忍憎吾曹附門牆亦各有模稜臨淵久羨魚結網斯可圖勉之各努力切勿

謝不能

諸君篤友誼韋弦互相警尊酒快論心新詩風味永或如鴻鵠翔或如虎豹猛共讀古人書鞭策戒短綆如余至不才附驥豈非幸鹿鹿悔從前壓氛其可屛

倏忽已百年無情惟日景纔見東方明又是月光冏繁華蕩心目瞥眼成土梗壯懷空有待局促不得騁安得叫帝閽苦爲蒼生請

悠悠五更鐘動心撥昏暗君勿據要津要津衆所憾君勿恃高門高門鬼所瞰太音聲自希元酒味自淡君子窮益堅小人窮斯濫卓識悟迷途毅力持久暫不者逐紅塵有如舟解纜一朝長已矣後世誰點勘嗟哉足穀翁所營石與甗

我愛李長吉對客賦高軒驊騮作駒日絕塵而先奔老生空白首驚人無一言弄筆誑聾瞽附和盛目前譬如魚肉敗臭味不可餐我見猶鬼蜮睛腮檢舊編反覆昌黎詩氣象含萬千古今何懸絕念之心欲酸心酸曷有極中夜不成眠志氣天所哀得力須壯年

余本傷心人愁來淚未乾栝棬幾鄭重不數青琅

玕宿草日滋蔓松楸白露團修墓尚不勤（家君命余修母墓近以水災不果）方寸何以安神山爽氣昏長湖捲波瀾秋深歲將暮無計留雙丸行且赴海陽（家君近宰海陽）束裝理征鞍

城隅一片土（亡姊葬城北隅）淙淙流水聲風雨王琴村（室人李氏葬此）夕陽慘不明總是銷魂處何人鑒樸誠不耐悲辛起兼之塊磊盈有詞慚記室無才充騎兵空操三寸筆欲爭草木榮騎虎不得下蹙蹙誰所令滿眼菊花開幽姿亦大好男兒志四方立身苦不早天命竟何如人情焉可保益智在詩書奇趣異

枯槁冷淡是生涯可爲知者道

重陽後一日集雪鄰先生齋中二首（選一）

酒令整于軍雄談夜未分碧天澄素月秋氣掃微雲宿鳥因人亂昏鐘隔寺聞金吾不假借握別重殷勤

苦寒

至前風雪猛冰早集毫端冣厭輕裘薄常思裋褐完河流驚客櫂山氣肅征鞍嬌女魂何處（時幼女亡）幽泉恐更寒

水車行

高田苦旱下田濕雨多雨少農夫泣灌之洩之勤吐納水車之制何奇巧牛用其大人用小隴畔歌聲夜縹緲亦有御風隨意行排空掣雷壓不驚壯夫上下如烏輕朝朝馳逐農心苦望望禾苗祝田祖要取菽粟給倉庾

壽雪鄰夫子六十

層雲靉靆寒風亂吼百卉不榮松柏獨茂松柏之操君子之壽　君子之壽既引既長王駘叔山無傷吾行老而彌劭曰維文章　文章何爲潦倒如斯長安貴人目笑存之彼何人哉得失自知　匪

亶自知從者吾徒踵門就正爲日無虛月夕花朝先生是娱　先生之門余早負笈憶歲丁未計年以廿（余以丁未受業今二十年矣）曾是剎那先生六十　六十年前可堪屈指律調黃鐘斗柄插子曰維嘉辰桑弧蓬矢　弧矢之設天地四方棘闈因人壯歲不揚官政之年一試鋒鋩　鋒鋩未竟貧病交攻詩律漸細少陵之風嗟余不佞謬託乘龍　乘龍事渺古道照人形迹都忘爛熳天眞大庭栗陸不約而親　其親云何詩城盟主羣疑滿腹折以片語以介

眉壽雛鳳繼武（謂李四）

送李四翩飛之山西 有序

業師夏嘯門先生覩學山右書招翩飛助其衡鑒余交翩飛久益信先生知人詩以送之

丈夫不生則已生則天地四方分内事十年宰相萬里侯肯讓蕭曹及英衛不然一官居諫諍裂麻痛哭陳利弊不然浪跡走山河仰天大笑悟文字安能老死兎園册跼蹐不知宇宙大吾友李四字翩飛其人如文文如詩弩張劍拔誰得似精金美玉原無疵君家累世富薪傳取之不盡理固宜黜化入神憑秀骨不許俗眼輕品題棘闈三入不得意課徒斗室詩書氣堂前太母喜康强二老齊眷差足慰寒士雖豚亦大難先意承志夫何愧吾曹青紫囊中物浩歌莫滴窮途淚河汾學政重人才三千里外使者來中原自古帝王都爲國求賢不易哉知君寡欲莫如我毋作公而不明者人言自是心之聲具眼臨之安可假敔明皎皎行人速一泒春風送征轎怪禽古樹冷空山遨遊齊晉何時還騏驥脱鹽車一日應千里飛鵬辭北溟展翼狹四海豈有詩人四世窮姓字不得光青史秋風起處好歸來奪得錦標露根柢玉堂金馬問何人公

是魚川之孫雪鄰之子

咏古十首

蔡中郎

逸才摧晚節悲哉蔡中郎鳴蟬擇高樹可以避螳螂

曹子建

思王文之豪大言求自試擒權亦正難馘亮何容易

左太冲

琴瑟不須精鍾胡馬足詡赫虢貴三都何人笑傖父

陶元亮

河山非晉室所餘一徵士緑酒儘多情黃花亦知已

謝康樂

一官迷祖德性只躭山水東海可辭秦魯連眞君子

陳伯玉

海内稱文宗牝朝思大用既有感遇詩可無受命頌

李太白

天上謫仙人百篇一斗酒老去更佯狂知心杜陵叟

杜子美

九死不忘君風騷暢忠義萬古流江河詞人竟何事

王摩詰

詩中兼有畫風流更自長嗟哉凝碧池何如華子岡

陸務觀

南宋風雅微劍南一燈續生作散誕人死望中原復

漢史雜咏十二首 選三

鄯善龜兹指顧閒炎劉應狹舊江山功成猶自餘奇策都護從容入漢關

傷心官爵歸常侍觸面髠鉗記黨人何似埶市名士好大槐坂上望車塵

亂山無主杜鵑啼千里成都望眼迷不分陽烏常疾走晚來便到夜郎西

唐史雜咏三十首 選十二

英年神武整王師老去雄心尚不移鴨綠江頭無勝算僂惶更立鄭公碑

臨淄撥亂盛開元何事夢夢十九年紅錦裝來河北賊宮中笑賜洗兒錢

靈武當時早即眞兩京恢復仗元臣誰云李郭難專任只有朝恩肺腑親

建中初政本清明多事瓊林與大盈漫道奉天由氣數中山司馬怨羊羹 見國策

伾文謀國詎能馴黨與鴟張祗自焚太息蠻荒八司馬嗚冤直待范希文 范公論八司馬事頗爲解紛

日日籌邊是遠猶長城萬里仗維州朝廷未解奇章意苦送歸誠悉怛謀

北司威燄聳雲霄京兆錚錚壯本朝最是家奴橫涕淚無人搏畫殿前梟

政出中書布紀綱百年僭叛頓銷亡文饒若不分門戶肯使開元駕會昌

浙東狂賊盛咸通況復滁和陷賊鋒惱殺辛公三尺劍開門揖寇有崔雍

刺血聯盟淚並紅鳳翔傳檄討元凶如何諸道成功少還待沙陀獨眼龍

密詔求援吁可嗟諸藩充耳負天家旌旄節鉞翻
遺臭慚愧河東蓋押牙
月冷長安滿地愁黨人構禍此時休司空表聖王
官谷肯共清流入濁流

讀五代史

轟雷將震灼者雹大雪將飄集者霰安史亂後藩
鎮尊天下興亡在武弁釀成積習五十年强者稱
王弱者殉長安狼藉自黃巢朱五經兒從此奮祚
歷三君皆强死開闢以來禍獨㷀美哉沙陀耶失
節有子凱旋納三箭倉皇斷髮淚沾襟亞子英雄

不可問宮中祝天生聖人誰物石郎又稱晉一去
燕雲十六州三百年來不郡縣坐觀成敗夫何心
乘釁從容改號漢親加兒字亦榮哉兩載賓天事
已變雀兒居然作天子螟蛉嗣位勤宵旰永齡詎
不吞八荒天教黠檢來受禪八姓遞爭兵革繁生
民歲歲遭塗炭五十年間人物稀不煩更僕數已
遍心乎唐室爾何人不嫛男子張特進健兒膽落
周楊五崇韜勇略號善戰朱梁錚錚王彥章石晉
區區桑維翰楊邠宏肇儀材耳一死漢氏不復振
周有世宗相王朴雞羣鶴立應別論以一人與一

人亡安危之機胡不愼吁嗟五季足寒心忠義寥
寥不可訓朝爲同列暮爲臣長樂老人原習見當
年藪澤豈無人自是深山絕聲聞盧陵珍重鐵槍
公何事不立韓通傳

宋史雜咏十二首選五

老臣珠貝减剛腸西祀東封盡渺茫誰向澶淵陳
大計忍教枯竹泣雷陽
立國何須博古圖神仙花鳥目前娛中原累卵羣
凶肆猶向君王覓五都念四五都徽宗寵蟧也蔡攸出師日乞之
東頭供奉嗣官家藝祖開天報朱勔煙柳汴宮成

底事傷心十里闕荷花
幾年烽火困襄陽蟋蟀應教赴戰場社稷顚危同
瓦注西湖日日宴平章
貔貅百萬臨枯朽韓岳忠魂不可招休道長江天
險在錢塘三日已無潮

明史雜咏十首選三

尾大眞令幼主孤北平虎視逼南都齊黃建策同
鼂錯可有將軍周亞夫
新蒲細柳滿天涯魂愴鍾山落日斜百拜瞿曇香
界好從今悔入帝王家

日日酣歌燕子箋禮臣經濟更堪憐金陵何似臨安好月繞薰風僅一年

信陵君

不繫興亡非丈夫不羅智勇非雄圖信陵歸魏魏不疑强秦惡得而滅諸當時戰國尚遊士雞鳴狗盜拖青紫威聲憚赫咸陽宫得士誰如魏公子侯生奇毛薛正公子用之功日盛腐腸食伐性斧公子耽之心獨苦盜必憎主人敵必忌良臣何物晉鄙客得金爭爲秦鴻溝酸棗險空在萬里長城先自壞

魯仲連

戰國有孟荀壁立萬仞餘朝秦暮楚者妾婦爲人奴吾愛魯仲連昂昂千里駒梟鳴斥田巴高節甘窮居趙以邯鄲急帝秦緩須臾先生于其時大聲而疾呼折倒辛垣衍聊城憑一書千金若敝屣人爵徒區區彼哉平原輩焉知烈丈夫

荆卿

神勇未妨過宋意老謀爭忍負田光一提匕首祖龍困八尺屛風寶劍長易水衣冠餘慷慨燕臺歌舞付蒼茫天心未絕嬴秦祀何必虛名恨武陽

周條侯

細柳森森壁不開軍中號令挾風雷藍田捲甲諸王虜武庫鳴鉦太尉才自是元勲無上賞誰云死法本天災良弓高鳥千年恨不見韓彭泣草萊

文翁

揚馬文章萬古雄兩川詩禮自文翁而今五馬紛馳處懶說當年造士功

朱雲

一劍飛揚還折節廿年慷慨冷封侯窮經恥作匡張輩決檻甘從逢比遊少府空摧五鹿角尚方偏愛佞臣頭門牆豈有匪人入老去依然風骨遒

周處

南山深深白額虎長橋老蛟並周處欻然三害一日除英雄舉動駭兒女一爲御史劾梁王不避權貴禍機藏誰者氐羌僭帝號建威將軍揚大纛鄙哉征西肆禍心五子義兵骨空暴軍孤戰氣哀絃絶鼓聲死致命臣子分喪師國家恥一門五侯天表忠殺身成仁豈辦此小人下石夫何害將軍磊落軒天地策策西戎恨未消遺詩千載欽隻字

南將軍

君不見明皇養虎自遺災哥舒卸甲潼關開倉皇幸蜀忒狼狽健兒身手何爲哉張公坐鎮金甌缺敵遮江淮肝膽裂百萬賊兵不得渡三十六人勁于鐵就中尢說南將軍咄嗟意氣高如雲恨不生擒尹子竒葅醢阿犖除妖氛睢陽城空事已急包胥痛哭嗟何及賀蘭酣宴若不聞拔刀斷指鬼神泣賊兵日以盛孤城日以危一髮抵千鈞力竭莫能支天殲忠良盈碧血從容就義眞英傑寧與張公同死生太尉罵賊常山舌吁嗟乎人生自古誰無死浮屠半箭長已矣偉哉南八眞男子

裴晉公

日月何以暈陰氣熾于内藩鎮何以横小人竊高位唐自天寶來河北紛如蝟内政無紀綱驕將何所畏赫赫裴晉公定策討淮蔡瀕死心不移戰士氣百倍雨雪方洋洋元兇伏司敗淄青心膽寒朝廷體統在中興大文章梛雅韓碑冣如何天耳聾元臣屢擯棄鼠輩磨齒牙末路幾跲躓悠悠綠野堂文酒消經濟

李贊皇

古人激切歎才難況乃艱危湏利器有能隻手持天綱任是微瑕何可棄唐家中葉曰淩夷藩鎮兵驕宦官恣吁嗟贊皇頗挺生英英氣不可一世知人獨有裴中立推轂王廷及鋒試太牢之黨肆傾軋紛紛何人爲國計惟公矢志任中興削平僭叛無留滯竒才眞並姚元之會昌猶有開元意朋黨自是有激成不掩三朝多獻替敏中豎子誰薦之轉使英雄終跲躓兒童愛誦得雨多孤寒八百崖州淚唐人詩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之句

劉司户

賢良得董生眞言得家令對策無空言千古尚輝

映有唐重制科文人誇捷徑掇拾趨膚末避忌工逢迎太和搜人才先生論時政名義原春秋大聲斥權倖所憂諸閹奴蟠踞執國命早見唐祚危痛陳天下病疎遠敢盡言廟堂醉不醒試官空歎息同列服剛正南荒甘一斥北寺燄逾盛不見開成中四相目不瞑末造尢猖狂門生拱手聽嗚呼先生文炳若蓍龜應一通懸座右奴輩何由横

宗留守

烈士奮功名老成悲國祚忍見九廟夷天子蒙禁錮中原王氣鍾臨安郍可住招徠百萬兵彈指英

雄聚鐵騎走金人中流一砥柱持刀欲何爲渡河殺賊去踏破賀蘭山開天撥雲霧天耳胡不聰汪黄色然怒車駕竟不來二聖何時遇不聽老臣言坐令百年誤身寒恨未銷青城向誰訴

韓蘄王

金兵雄百萬膽落大江東賁志平沙漠何時復汴宫山河憑豎子花月老元戎最是風波獄傷心三字中

岳鄂王

北狩茫茫天地崩中原延頸岳家兵頻麾赤幟腸

偏熱痛飲黄龍恨始平秦氏何心資敵國康王有意壞長城賊髡掘盡諸陵骨敢傍南枝折一莖

胡澹菴

五國城中老淚頻秦頭壓日恨難伸不妨東海爲男子忍見南朝盡婦人塞外千金購疏藁天涯萬死表孤臣暮年風節還如故寂寞廬陵事已塵

汪六安

淳祐以後何時哉宋室眞如累卵危蕞爾山河誰料理不將經略付奇才汪公發憤陳長策沿江守禦用全力樓臺燈火樂忘歸忍詬忠良呼瞎賊元

兵百萬漫天至江淮招討空血淚報國惟憑七尺軀要尋一片趙家地控引淮漢作後圖爭奈平章潰蕪湖慷慨握拳撫案呼失聲三日不復蘇伯顔心折爲嗟吁有子崎嶇閩中死父是忠臣子孝子

劉文成

嘯傲西湖上中原王氣熒廟堂依日月帷幄走雷霆作相心原淡酬功事已停如何豎子輩頓使失餘齡

劉忠宣

風節三朝峻經綸萬事嫻可憐捐北闕竟爾赴東

山屢忤中官意久羈沙漠間行人曾善視碩果竟生還

生死交行咏張元伯范巨卿

一死一生交情見元伯巨卿子古羡白楊蕭蕭西風急素車白馬荒山泣靈車坐待子里人交情至處通鬼神死者復生生者喜張耳陳餘應愧死

漢高帝斬蛇劍

遥空慘淡夜昏黑鬼嘯雲低迷大澤白蛇横道青蛇怒出匣一揮血如雨巨額平斷尾跳擲劍氣颷颷泣老嫗被酒大呼赤帝子嬴項皆隨白蛇死七

采珠九華玉五色琉璃光可掬室中光景尚㓮天
臨風遥指魑魅哭長陵禾黍當塗高東都蕭瑟山
陽辱阿誰提劍誅曹門萬里江山去不復神物詎
肯老人間武庫一飛何時還

張子房博浪椎

千乘萬騎祖龍出錫盾瑚戈寒白日神椎突起博
浪沙百二十斤飛一瞥砰訇乍驚空裏雷猛厲横
摧輦上軏副車肝腦碎秦帝心膽裂神龍去無尾
大索空鼎沸借問誰爲此五世相韓張氏子君國
之讐不戴天散盡萬金求力士力士不知名飛椎
震千古荆卿劍術踈笑罵終何補

李將軍没羽箭

北平太守飛將軍何不生秦漢之際彎弓鳴劍立
奇勳高可附英彭後次亦不失樊酈倫胡爲鬱鬱
經百戰邊人膽落將軍箭將軍善射天所與屢殺
山中白額虎射虎久已寢其皮射石更驚深没羽
精神到處貫金石何事長平太相逼四十年來終
不侯安能下吏爲楚囚銅花古血慘凄凄天下無
雙死數奇

嵇中散琴

季世危機疾名流籠中禽蕭踈大樹下七絃餘清
音一曲廣陵散悠悠卧龍吟珍重憐自昔佳名空
至今鍾會鬼蜮徒片言銜怨深太學三千人傷心
血淚淋臨風長太息愴絶嵇黄金本魏宗室壻況
懷高世心人琴倏云亡義烈猶森森吁嗟步兵廚
何如中散琴

劉伯倫鍤

子桓既篡漢典午亦取曹吁嗟世多故青山笑人
勞王公及輿臺纍纍隨蓬蒿醉鄉劇空人巨鍤如
故交一醉與一鍤天地共逍遥誰與青白眼齷齪
依權豪

王子明鐵槍

豹死留其皮人死留其名朱梁有忠勇鐵槍王子
明鍛煉去渣滓盪決著光精遊空驍騎逃疾轉壯
士驚陷陣無堅甲瞋目誰抗行百中餘老謀三日
破南城時危讒口臭槍長戟血腥中都恨馬躓將
軍豈倖生鐵槍不得死凄凄風雨鳴

擬班昭寄仲兄定遠侯詩

一别三十載骨肉爲塗人臨風發惆悵思君那可
論迢迢絶域外萬死成功勳蠻夷鳥獸心出入慎

所親老人思慮短何以禦艱辛努力加餐飯毋忘
天子恩天子至明聖端居憐老臣漢關猶可到拭
目望車塵暮年一聚首悲喜復何言

擬班定遠歸自西域詩

少年負意氣投筆馳沙場沙場本死地久歷行自
傷虎穴建微功遭逢時運昌年來老且病憂思廹
中腸七十死亦足邊事未可量天子推至仁生還
遂所望我來玉門關行行見洛陽此生不辱國首
丘亦得將皇哉大漢恩累世詎能償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朔風吹急雪胡馬枊天嘶女子作征夫中夜血淚
揮琱戈與鐵甲誰能別雄雌所嗟惟父母不得長
追隨昨宵軍帖下敵騎繞長城持矛赴格鬭焉知
死與生沙場無貴賤勇戰成功名兒家習久戍奮
呼馳敵營斬其名王歸一軍爲之驚女郎稱壯士
歸來侍門庭老親加餐飯毋傷離別情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皇天何不仁中葉國步蹶列祖豈不神宗廟一朝
失二帝竟何如臣罪何時滅老夫荷國恩衆志堅
于鐵誓踏賀蘭山再得瞻天日抗表請還都雙肘
從中掣耄矣無能爲病魔欺老拙七十死何求所
悲宇宙裂恢復晉天情莫若將軍烈將軍尚勗哉
渡河賊可殺

與君皆王臣同力笳鼓競老矢死無狀託君以爲
命勇智世無雙忠義成天性收拾舊山河豈徒付
吟詠陣圖郰可拘指日燕雲淨洗靖康恥扳與
謁二聖邊亭徹烽燧朝宁無姦佞藝祖聲靈昌宗
社萬年定解甲可歸耕老夫目亦瞑

擬張魏公蘇雲卿贈答詩二首有序

雲卿魏公之故人也魏公作相以禮招之不至
嗚呼雲卿豈無志於天下者蓋其知魏公深矣
魏公有雄志而無雄才不蚤知秦檜之姦又多
忌克殺曲端任呂祉動失機宜鄂王之獄亦與
有力焉是豈能恢復宋室者哉雲卿之決去宜
矣余惜魏公之不能致雲卿又以雲卿之終隱
爲宋惜因爲作相贈答詩云

靖康禍斯劇厄運遘陽九斡離揚鞭笑神京慘不
守二帝痛蒙塵河山爲賊藪遺老盡傷心壯夫頻
頫首龍飛駐臨安安危一反手天子急求賢豪傑
競趨走如君管樂才累朝培植久邊城戰血寒忍

作山林友君臣本大義肥遯詎无咎拔茅叶征吉
運籌殲羣醜錢塘二月潮龍雷恣怒吼恢復舊中
原汴宮盛煙柝中興在吾曹夙心尚無負張贈蘇
鵾鵬起北溟鴻雁鳴洲渚物生各有宜易地詎堪
處伊余居廣漢時與明公伍鄉里重交情往還不
我拒明公廟堂器咫尺登政府時務正艱難良工
慎巨斧救時在得人搜羅備文武四海多奇才何
必鄉人舉矧余最疎拙東湖一老圃樗櫟充棟梁
毋乃危廊廡書幣自殷勤旌旗自旁午野性未能
馴獨行甘踽踽去去從此辭空山問太古蘇答張

渡江望金焦諸山

問渡來瓜步扁舟自在行微風隨浪湧遠寺有鐘
鳴山意衝雲起江流入海清金焦須領略奇趣慰
平生

賦得清簟疎簾看奕碁

首夏滔滔至蕭齋不動塵簾毋忘赫日簟設坐嘉
賓故紙龍蛇鬭楸枰鸞鶴陳箇中無俗物局外亦
閒人氣靜知工拙思沉辨屈伸交侵咸有意幻刼
或疑神一目終降魏重瞳可覆秦爭先閑取勢臨
敵淡生新不謂推高手何須浪效顰歛奩成一笑

月上已如銀

送賈七之天長

天南地北無終極人生離別休鬱塞賈君磊落不
凡材三十年來人不識歲在癸亥日初冬共余一
笑成莫逆等閒七載疾于駛與君潦倒一而已酒
盞詩筒疊往還美君筆底無渣滓閉門笑讀古人
書與酣落墨西風起長歌崛强追杜韓小詩亦備
唐人體雄文羞作六代詞逸氣橫衝三峽水長安
多少黑頭公而君久困毛錐于紛紛山鬼漫揶揄
可憐國士無知已吁嗟丈夫遇合自有時一蜚冲

天郱可窺絳帳課徒亶寄耳乘風破浪隨所之

嵩陽道中次雪鄰夫子贈别原韻二首選一

木介連鬢勁天涯詎可羈年凶無好況長歎亦何
爲雁叫搜枯草狼蹲傍廢祠何時重反斾蟄室問
新詩

郎墨道中書所見

流民擔稚子菜色更誰憐野燒山如墨人食草根幾盡城荒
竈不煙青燐愁暗月白骨敞平川不盡恓惶淚爲
祈太有年

嵩陽行

嵩陽二月寒威急濁浪砰訇煙霧濕土人慣見亦歛着況是初來安可支一城爨煙纔數百就中半屬流人域（嵩陽故衛地）三更赤日起扶桑照見居民少蓋藏卧虎石老龍頭舟師逢之心膽愁海風長山風猛行人當之骨髓冷不如襆被歸江南一卷長吟一枕酣

旗杆石

巨石臨滄海高廣可數里罡風空奮擊驚濤詎能徙鳥船時往來島夷遥峽峙掛帆便無涯容易藏姦宄爲語守土人防閑愼所以

成山道中憶揚州同社

僕僕成山道禽言慰寂寥雲煙隨意遠風雨可憐宵别緒千峰繞雄心萬里遥歸與莫相笑借聽廣陵潮

成山始皇廟

掃盡侯封郡縣開此心猶自逐蓬萊空聞礀將祈神去不見童男採藥回萬里長風號古木九秋明月冷蒼苔荒祠斗大堪容膝何似阿房一炬灰

自成山之文登

束裝聊復事長征歷盡崎嶇意轉平是到深山人跡少偶逢熟路馬蹄輕長濤汩汩劉公島野日荒荒不夜城（劉公島不夜城皆文登勝蹟）漫說江南好風景山行也自慰平生

登文山召文臺

名文臺畔草荒凉一半文山帶夕陽怪底詩書逢幻刼行人猶自説秦皇

發海陽至九溝十八嶺逢大雷雨

嵩陽六月束裝日猛雨行村似蚤秋百里風排千樹葉一聲雷叱萬山頭懸崖滑滑馬先怯飛瀑淙淙人獨愁莫道油衣能不漏善泅還自愧輕鷗

曉發膠洲

膠西猶覺路途遥觸熱征人恨未消淡淡日光緣海口昏昏雲氣截山腰狐衝曲澗沙爲岸鬼嘯陰崖石作橋盼得孤郵求解渴何時閒坐話漁樵

曉發王臺

仄徑纔容足揚鞭次第來曉行不相見百折過王臺

送七弟十弟南歸

骨肉天涯别臨岐冷肺肝所嗟纔弱歲稍喜慣征鞍海氣沾衣濕山風撲面寒長途莫惆悵千里即

淮安

晚赴棲霞

萬壘寒山暗征途趂暮曛髙峰先得月古樹遠疑
雲入夜風偏勁逢危馬不勤鋸牙眞陡絶鋸牙山爲棲霞之勝
深澗雪紛紛時大雪初霽

石劍

一峰倒插聳雲煙勁如千鎮指青天根柢不知所
紀極混成孤削始何年澗纔三尺厚數寸拔地十
尋山之巔光芒自合及鋒試斷盡人間不平事

蓬萊道中雨甚

怪底蓬萊道雲沉海氣荒羣山潤木石深澗沸滄
浪帯雨嫌裘重衝泥覺路長危途防失足攬轡下
崇岡

哭外舅雪鄰先生有序

丁郊仲春旣望之夜夢雪鄰先生卒同人偕作
輓詩余得句云詩城盟主更無人驚而覺意大
惡之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相隔二千里不
獲一訣也先生卒時余在禁成古人有言曰惟夫子知我余
于先生亦云

著昊生人恒河沙幾人詩文得名家業將慧業付

文人又使之坎軻潦倒至于貧病老死而志不得
伸何如不生不文之爲愈猶得醇醇悶悶保全無
始之渾敦先生齠齔負異才累世薪傳一目該詩
古文詞推絶調此道原從夙慧來壯歲課徒設絳
帳斗室傾心奉宗近温其如玉古人風口不言錢
愛清曠惟有文章惡苟合百尺樓中發高唱十年
函丈意逍遥曰錡孺子伊可教驊騮作駒天骨聳
範我馳驅氣勿驕架上羣書任繙閱須探精液去
皮毛樗材愧負師言久廿年枵腹何所有東床事
已徒酸辛淚逐西風忍回首決科五十亦已晚而
乃幻疾乘轉眼蹣跚八載號半人抄成宋史左腕
幹肆心風雅究淵源專于神理别媸妍屛除俗艷
追正始文海廻風吹紫瀾奬進後學凡十許所作
同門而異户就中尤屬意者錡曰子古詩頗近杜
杜詩千首汝能讀行看落筆驚風雨吁嗟此言何
可當況余門外未升堂客歲相辭就山左顧我不
語心彷徨郵知便是終天别歸來惟見靈車設出
自北門聲哽咽遺詩在篋不能閱先生孟冬見懷詩有云九人雅集相思候正是
知君念我時撫棺一慟心如割嗚呼有文而不入金馬玉
堂之列有詩而不附清廟生民之末有子而不能

稍緩須臾握手與訣先生殁時梧非莊帳淚陽其存也鬱鬱其亡也
忽忽几上餘墨痕牀頭無長物蝴蝶夢中春杜鵑
聲裏血吾曹握筆失所恃已矣無爲爲善矣

壽宋大惺中四十初度

椒園好主人瘦骨我所欽交久耐樸率春風披我
襟行年今四十佳句盈球琳論詩尚閑賓知君用
意深有時學王孟亦復類高岑閑門彈古調松竹
爲賞音南山有野鶴對月自長吟北山有閒雲行
天渺無心雲鶴自相得塵氛何處侵俯視枝頭鳥
區區慕上林

感春四首效昌黎體即用其韻 選一

賞音誰鍾期無情晝欲臥辛苦性所甘區區較勤
惰俯仰視枝頭花次第臨階墮花落根自榮疾風亦
無奈

湖干晚眺

散步望蒼茫暮色何淼淼春深雨乍晴微風吹荇
藻漁家醉欲眠邨犬靜無擾幽人獨徘徊氣與長
湖杳日落不肯歸明月出林表

呈嘯門先生

絳帳傳經日于今三十年清神近道要妙悟脫言
詮汾晉掄才允穀函得士先遂初何蚤賦未文竟
歸田春色花三徑秋聲月一天蘭荃看懿醇棣萼
共蹁躚肯讓商山老何殊洛下賢門牆慚繼武駑
鈍失先鞭尚倚金鑣刮終須玉尺懸驪壇會努力
立雪謝塵緣

初夏

春歸何處歇羣芳四月薰風日更長蚕晚人情分
冷煖晴陰天氣亂衣裳垂楊不斷隄邊綠新麥平
鋪隴上黃遥憶軟紅香土客應隨鳳閣檢縹緗謂陳曉園家大兄樹堂

螢

腐草餘光在飛飛傍户庭可憐車武子因爾博時
名

夢中駕小舟遊某山下得詩一聯寤而誌之
足成一首

首夏清和憶夢遊箇中佳趣也盈眸千巖樹密銅
鉦淡一葉舟輕石澗幽二句夢中作豈是華胥聞異樂恍
疑帝所値清謳羣山夜夜能來否枕上逢壺不遠
求

省賈二恒若疾即席次陳五騰芳韻

幾年消渴帳文園愁緒于今詎可論落日共尋黃葉逕殘秋重把故人尊已憐王湛多癡癖況值皐魚滿淚痕時恒若丁父艱寂寂青燈風味好片時也自慰離魂

采樵歌

高山深林藏虎豹磨牙吮血臨風嘯樵夫養母性純孝勁捷不數霍嫖姚天寒腰斧荒山道丁丁伐木斷虬枝千斤背負行輕剽日暮鵶喧山鬼號仰天星月無光耀懸崖怪石欲搏人壯士從容歌且笑歸來老母相慰勞跪進一餐聽母教

遣懷二首

初日出扶桑頃刻徹四海雲翳自去來光燄故常在老魅竄陰崖巨鼇潛地底嗟哉白屋人小牕繙故紙

崑崙不可登滄海不可越出門多風波天地何曾濶吾生亦有涯愁來無歇絶一笑姑置之擧頭見新月

長至日招同人復舉銷寒會

奈何哉鮮民之無告也撫令節而心悲窮陰勢極一陽轉人生一逝何時歸百感千愁鑠肺腑遙天

哀雁凌空語小牕閒集素心人鑿險縋幽建旗鼓諸君才力異尋常鏌鋣出匣千將鋩下士大笑鬼破膽谽我痛深剏鉅之衷腸衷腸亦已碎月旦憑誰集酒闌人欲去獨坐向隅泣

鐵鞭歌

嘉平邦上時徜徉入市滿目森琳瑯中有鐵鞭三尺强龍頭怪醜鬢着張竹節一低還一昂猛氣鬱勃吞欃槍可憐剝蝕埋寒光觀者不顧空昂藏對我有情激慨慷攜來撲面生微涼颼颼兩腋挾風霜盤旋跳擲魂飛揚老魅屏息奇鬼僵我生落落性疎狂意所不合瞠目望與爾結契無相忘時平利器韜鋒鋩爲我斗室守縹緗驅逐牢愁入大荒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借騰芳悜中稻孫家大兄以任作兼呈昭陽李定齋先生

飛書馳驛枚臯敏長卿濡筆思未盡雄才勢決江河湖鉅製芒寒張翼軫文章遲速自天生掃却鉛華真吃緊不者隨俗工塗飾浮光直似海中蜃瞥眼沉淪竟無聲狂飈蕭瑟僵蚯蚓可憐託根非善地巧匠旁觀但微哂矢志不必讓前賢卜居不必問詹尹目空千古攬英華詞源倒流差不窘有時

輕騎撼詩城丈八蛇矛碎甲楯有時環珮鳴和鸞範我馳驅愼陰翦生涯冷淡少知音荆山不獻足未臏惟有傷心懶過庭卅載劬勞空閔閔呼天便欲擲微軀愁腸又被詩情引舊雨三冬幽徑松新詩一夜平林筍忍凍探奇髭鬢斷須臾衆妙來元牝昭陽老宿光兩眸獨向寒林搜楛箘一片婆心深且長披沙揀金爲容忍樗材未甘自菲薄枯朽亦嘗出芝菌妄希險韻步昌黎如扶強弓弋飛隼弓撥矢鉤力更倦不穿魯縞羞縮蠢歲行盡矣思悄然何事吟瑒瑑肝腎伯樂一顧騏驥鳴要從宗

匠得標準推敲不厭灺寒燈詩成老屋繁霜殞紅爐濁酒畔牢愁形骸脫畧無畦畛日復一日見新年耿耿此情長不泯

上元後四日定齋先生赴任祁門李四亦以是日之三阿握別時意忽忽如有所失江文通有言黯然銷魂者惟别而已矣因用昌黎

答張徵韻寄李四

春風拂人面驪歌不可聆昔者共晨夕幽齋聯影形與君問千古長余纔一齡少年忽已去羲車馳不停情好擬合璧身世愧漂萍枘鑿笑故我生涯

老窮經陳元瀾波瀾毛穎驅雷霆闡情洽花鳥吐氣排飈檽詞源決三峽筆陣森五丁怒猊獨瞋目高屋時建瓴代馬足方健吳牛喘未寧池荷光灼灼叢篁肅冷冷偶聞塵世音便覺臭味腥遊艇伏滄海宿雁起沙汀潛鱗玩日月展翼依蒼冥安肯隨蟲豸倏爾歸杳溟觀書槃欲短避囂户且扃上元看雜遝巴曲誇優伶冰解客櫂動隄平牡馬駉廣文老秉鐸伊人亦揚舲送别復送别長亭更短亭野雉尚爲蜃腐草尚爲螢抗懷窮益堅汲古神常醒文豹不炫采飢鷹思振翎莫愁坤軸弱愛此

天光熒搜奇盡孤嶼扼要塞井陘師門寒絳帳老輩危晨星何人整壇坫太息失儀刑屢遭俗眼白憐君雙瞳青學富自怡悅饑驅空伶俜平生膠漆固陋彼金石銘出口戒雌黄逢人分渭涇慚無測海蠡謬持撞鐘莛颸颸喧窓室烏鳶矙空庭丈夫愛瀟灑豎子徒拘囹忍以萬鍾養易此方寸靈驥尾攜蒼蠅蝨睨容焦螟初日雲中鶴微風塔上鈴瑤琴寫深衷遊魚爲出聽銀釭夜況寂鐵馬語瓏玲佳趣紛楮墨天機敵畫屏堂上坐慈母膝下走寧馨詩書實倚託門户不彫零人情艷冠蓋地脉

重芝莫大槐園螞蟻空桑遊螟蛉嗟余寄尺素待子傾罍餅異姓亦兄弟同心鳴鶺鴒知君舊作家指日新發硎著述盈巨簏聲名光大廷垂紳表世德坐君旋馬廳

偶然作用昌黎遊湘西兩寺詩韻

日月揚天光山河設地險人生偶然耳老來亦有漸憶昔少年時英姿奪琬琰平吞萬卷書孤懷壯且儼焉知竟蕭條廿載伏崖广白眼望青天鋒鋩挫欲斂舊好時過我詩律慎點檢尺素生長風斗室輝清簟高寒嶺上松淡永湖頭芡吟成勿示人古調信無忝更深蠟燭盡客去柴門掩春雲覆滿城疎星露幾點何人據要津有如夜風颭聲勢讋鬼神文章成夢魘吾曹嗜古癖時論合深貶得失明寸心安能效讒諂雌黃積腸肚相逢餘笑臉戒之復戒之莫令白圭玷有友差不孤旗鼓各分陝探奇不厭奢屏俗若崇儉懷人意未足扁舟欲行剡（時酬飛歸自三河惺中又向龍遶）西樓遲足音（是日待陳五不至）佳會悵猶歉時哉弗可失去日驚荏苒壯夫固有志壓氛了不染春宵自可人展卷青燈睒

春日雜詩三十首

兀坐驚看斗柄東那能長劍倚崆峒椿萱夢冷沿階月松柏聲淒徹夜風雁去也知春寂寂燕來誰解恨息息芳郊遍是遊人跡未許無情任化工

前溪春漲水溶溶日煖風微野趣濃佳節又從愁裏度好書只爲悶時封空聞短榻延徐穉未必枯桐遇蔡邕起視閒雲餘鬖鬡鶯花含笑慶遭逢

由來國士自無雙萬斛龍文筆可扛交是陳雷聯舊雨詩承漢魏薄新腔高懷漫欲橫秦嶺愁緒渾疑出蜀江嬌女無辜曆幻刧（時女嫒亡）招魂幾夜泣疎牕

庭訓分明淚暗垂伶俜依舊不才兒塵生篋笥吳鉤老濤沸江湖代馬悲瞥眼未知春已暮驚心又見白生髭唾壺擊碎頻惆悵猿臂將軍且數奇

誰家年少愛輕肥志士幽棲願不違竟爾泥塗羈駿足忍將章句送朝暉行隨東郭猶全履癖類西門好佩韋積雨連旬苦霑濕凭欄遙望漫歔欷

底須雕琢出璠璵肯便浮沉逐蠹魚天外孤鴻飛冥冥枝頭斥鷃笑於於縹緗味永空幽谷松竹情深戀敝廬坐久呼童烹苦茗一杯已自睡魔除

鎮日搬薑未覺迂此心安處即良圖何來荊棘圍

芳草一任韲鹽養腐儒火井光芒留萬古冰山消釋只須臾平生不解逢時好擬向長沙弔左徒

何人起舞聽鳴鷄一覺東窻喚小奚身世直同舟泛泛風光長自草萋萋頻將果餌遠驕子未習丹砂愧病妻獨羨伯倫天趣遠銜杯日日醉如泥

休持古調變淫哇落拓山巔與水涯玉局遭譏還婞直金門玩世任詼諧分陰偏是陶公惜尺璧先知張伯懷風操依俙誰卓犖好從鄰下認模楷

披襟喜值煖風來幾點頑雲漫不開古鼎何心沉泗水良金不語抗黔雷淵明瀟灑花三徑子美崎

嶇酒百杯但使浮生辭俗累神仙底用覓蓬萊

相見無嗟參與辰論心還是箇中人一番花月一番老十載吟哦十載新蕭管倚樓聲及遠驊騮伏櫪意奔塵紅桃白李慚清韻閒聽蛙鳴步水濱

一望郊原野火焚春來又見綠紛紜苔封僻徑隙朦月風扇微和藹藹雲世路崎嶇增壘塊人情邂逅也慇懃良宵獨立平橋上老圃行歌面已醺

金人著意戒多言喋喋徒令恩怨繁鸚鵡籠中思故土杜鵑嶺上叫黃昏神傷老輩甘頭責笑倩兒曹覗舌根迫逐風塵誰健在守雌端合老丘園

雷鳴十日怯餘寒春晚猶嫌襆被單好鳥未招塵外賞名花偏值雨中看愁同狡兔罹絲網窘似鮎魚上竹竿多少英雄髀肉歎幾人提劍斬樓蘭

塵埃長是便癡頑巧匠經營拙手閒天儘多情懸皎日地無全力化蠻山呈身競道龜魚佩適興何須鵷鷺班我有瑤琴彈一曲長風吹上白雲間

高軒賦就有誰憐八斗何曾直一錢碧海波瀾擊曉日青天膏露下平川隨人歌哭終何益與我周旋獨灑然遙憶龍川孤咏久三阿溪畔聽潺湲謂李四

靜夜燈花惜未挑驚聞牕外雨瀟瀟都無長策辭

貧賤剩有新詩慰寂寥怪底螢光生腐草何緣鵰鶚出鷦鷯青山本是無情物笑煞人間脂粉描

幕上紛紛累燕巢閒來信步踏春郊平林幽草隨風動古寺疎鐘按節敲閱世生憎惟骯髒於心無愧守蓬茅一餐自飽菜根味不愛駝峯列大庖

鵬飛無際釣連鰲閉户狂言漫自豪酒薄邯鄲森戰壘音調嶰谷奏雲璈春蠶巧製子般錦曉月斜含萬里濤寂是荒園無長物掃除蕭艾種櫻桃

畢竟風波可若何臨流幾日悵江河危途敢信康莊少大覺應從閱歷多地積莓苔由宿雨田除稂

莠盛嘉禾幾年不作東華夢斗室居然安樂窩
長安一望暮雲遮門戶淒涼王謝家澤國春晴喧
燕雀澄江潮長幻龍蛇途遥不辨靈光殿計拙剛
逢彌戾車稍喜柴扉遠廛市科頭樹下讀南華
誰道申椒竟不芳池邊小步望斜陽幾曾餘瀝沾
飢鳥應有清泉慰渴羌是處疎籬圍野菜滿庭翠
靄起蒼茛風流不減登臨興鉛槧還須及晚涼
春陽何意噪鶺鴒輕薄雲間笑老傖水入黃河俱
是濁山連丹嶂幾時平尸名貳負還應縛蟲是三
彭不可攖聞道安期遺大棗高言空自軋霄崢
垂楊好事又青青老卒安眠不識丁樹裂雷公空
嚄唶峰頹力士已沉冥南陽何處葛侯宅西蜀遥
傳揚子亭千古聲名身後事爭如安坐講黃庭
每思長嘯比孫登魚自遨遊水自澄小院深紅連
葉蔬幽齋淡白讀書燈悲緣往事情何限壯不如
人感倍增終是晒鄉風味好日高猶未理鬅鬙
何須將相報恩讐亦莫酸辛類楚囚平等生涯甘
冷淡無端毀譽聽嘲啁可憐糞壤爭蠻觸不見晴
川浴鷺鷗蝴蝶莊周成幻夢十弓贏得畔牢愁
長街鐘鼓夜光沉獨對空階細細吟天磔妖蟇全
皓魄沙含短蜮挾神鍼莫愁湖畔傷春淚無忌車
中下士心兒女英雄都寂寞落花時節雨淋淋
揭來聯袂赴城南蕭寺危樓促膝談郭外長湖波
淼淼望中新柳意毿毿不緣清淨三千界便廢詩
書一百擔拂袖同歸仍坐隱酒徒還自愛沉酣
潑眼晴光畫捲簾深林幽鳥語詹詹虛船不受旁
人怨健筆從教俗豔熠幾日狂歌逢李白有時別
賦擬江淹蕭條蹤跡原無恨文字何煩龜策占
天上麒麟自不凡紛紛嗜好別酸鹹紅塵到處誇
金穴元牝于今秘玉函北岸輕風搖嫩葉西城落
照送征帆一編静識子秋意多事磨崖十丈銜
春暮李四復之三阿是日宋大歸自公田偕
賈七小飲書室即席次賈七韻
故人揖我告我去臨岐又唱陽關句故人打門得
得來不曾濶別阻天涯可憐飄泊類飛蓬飢驅兩
地愁緒同陽鳥飛行何迫促論心漫作窮途哭門
前春色滿平林月下徵風吹我襟離思不共春花
落竹箭有筠松有心
懐定齋先生
我師復何處風流憶鄭虔春江舟一葉曲岸柳如

烟地僻銅章冷官閒鐵硯穿黃山如可到杖履亦
悠然

呈夏醴谷先生

熙朝右文跨前古博學鴻詞先後舉風塵之外偉
人出斑駁敦彝望中聚先生瀟灑出塵姿五三六
經鎮腸肚酉山奇趣恣爬羅百家靈液供咬咀
彤庭對策意從容踸踔詞場鄙邾莒湖湘閩越獎
英才藥籠中物看濟楚駪征有集紛珠璣健筆凌
空森勁弩揭來長嘯卧煙霞肯滯東華戀香土几
上琴棋架上書不羨風流玉柄麈蘇壤有子復奇
欽蚤擅雕龍工繡虎如斯風味劇幽閒況復憐才
盛揚詡賤子飄零困枘鑿陳編擬吸獅兒乳憶昔
京華侍几席脫畧町畦謬見許曰予才似吳武陵
莫使騁馳軼規矩天馬循塗無泛駕珣玕受琢推
碩寶叶清風習習掃粃糠妙緒絲綿漾機杼光陰
瞥眼倏廿年襪線紛綸竟何取詩城懵懵閟眞源
塗鴉枝拙空覼縷元禮門庭尚見容提撕更使賢
肴蹬維川有防器有範如木從繩金在冶叶芳春
好景自依人朦朧新月梅花吐

賦得儒術於我何有哉

萬里江河自在流渾敦何用別春秋蒙恬筆利祖
龍死蒼頡書成野鬼愁沒字碑能辭斧鑿不才木
自壽林止飛翎未識逍遙意翻覺南華亦贅疣

猛虎行

虎而冠黑霧荒山古木寒虎而翼白日天街攫人
食張唇哆嘴食不休斧牙鑿齒光兩睁更有虎倀
爲導引以人飼虎心疾很吁嗟惡談能幾時上帝
神明久鑒之桓桓者誰卞莊子操箠一擊猛虎死

征車行

朔風如吼撼大樹五更縮項銜煙霧殘月無光鬼
火然蠻山陡絶征人路名場直與魑魅爭利數何
堪虎豹怒不如却掃半畝宮撲面征塵空自誤

射獵行

太平何事逞雄心草死郊原朔氣侵壯士臨風忽
長嘯驌驦飛跨馳中林彎弓纔即鹿瞥眼又從禽
哀猿繞樹啼猛虎入山深千金刀頭百金鞭翩翩
河朔美少年願與君王備驅策萬里長城威絶域

落葉吟

故枝生茂葉葉落仍故枝榮枯一何速達者早見
之飄風動地枝欲折葉抱枝號不忍別可憐本是

同根生奈何中道恩情絶恩情絶根蒂堅轉眼春回生意滿依然蒼翠欲參天

履冰行

北人履冰如平地南人履冰輙顛躓冰堅冰薄氣使然堅者可行薄難試清溪千頃淨如拭容足之間蹈不測須臾冰裂不見人任是善泅少羽翼吁嗟世路多嶮巇危于履氷人未知小宛兢兢作冰鑑才人逸士慎所之

雪和蘇長公聚星堂韻

古樹横斜禿無葉至後一日飛寒雪紙牕中夜放光明危檐累累凸未絶桃李芳妍都臃腫老梅壓重氣不折由來第一出塵姿惱殺輪蹄爭撲滅臨流瀟灑赴江河最高峰上誰能掣盧陵禁體標鮮新不許鉛華堆絲纈長公詩筆李杜儔餘子紛紛漫不屑雪鄰好事踵前軌去矣風流纔一瞥吾曹呵凍浪塗鴉棖觸無端那堪説小牕凛慄銀海揺硬語盤空勁于鐵

題顔魯公墨蹟

書法如人品都成百鍊鋼風標留晉魏體格啟蘇黄蹟以千年少光餘萬丈長鬼神應愛護篋匵慎隄防

題趙焞夫墨筆牡丹

九十老翁筆如椽興來潑墨飛雲烟雲煙滿紙强人意富貴花無脂粉氣丰神自合壓羣英肯向芳塵爭嫵媚幾叢怪石鬱嵯岈扶疎老幹故常在誰家塗飾弄妍姿唐突花王自遺譏

立冬日李四招同人賞菊次丙寅舊作韻

誰謂冬日寒磅礴與適曠誰謂菊花瘦精神健莫尚銀鹿亦何勤主人煩意匠名士與名花蟄室屹相向招邀集同社賞心孰與頡紙上龍蛇爭壺中天地廣倏爾傾詞源三峽怒濤放笑殺時世妝葫蘆畫依樣盲參瞎尚者兢兢示尊仰有如遇惡風昏昏心目颺漂墮羅刹國陰霾鬨鬼障安得霹靂來頓使元神王吾曹困青衿牢騷無好況翻疑管城子本無食肉相三敗不爲羞登壇氣益壯大杯當晚成名酒須醞釀有時半畝宫閉門絶塵坱有時一帆風踏破萬里浪天哀志氣人雄心庶可償新詩各揚鑣豁開雲霧瘴几上説詩圖雪鄰先生知遒照也音惜疇曩少陵詎可希先生嘗謂余詩可學杜對花發高唱

賦得花邊行自遲

徑僻風微處春深雨過時看花人語細待月意俱遲小步頻迴首探幽欲賦詩餘香襲衣袖尚憶蝶蜂癡

賈七秋闈得而復失有不釋然者詩以慰之

用昌黎送侯參謀韻

窮戚不商歌後世何以稱俗眼橫雌黃相對令于冰孰云時不利乃謂君無能眞宰訴蒼旻衝冠怒髮與調高本自知于人聽愛憎風壓得意者顧盼生驕矜土苴亦馨香贊誦侈友朋倚門僮僕倨世情固云恒而君羅萬卷廿載灺寒燈却掃事枯吟

有如入定僧雄文騁風簷光焰時鬱烝揮斤五鳳樓彩霞起層層謂空聯翩上天衢倐可昇衡鑒亦具眼擊節若不勝制科自有額取舍杳難憑强圉單閼歲余亦志飛騰鹽車縶霜蹄千里歎未曾君才十倍我苦心三折肱不如兎園冊剽賊爲摸稜鼠行自啣啣蟲飛自薨薨丈夫千古志羞比黍與烝賢良傳牧豕崛起公孫弘欽賢翹材館英俊快先登此風久寂寞誰與尺素徵折節君不屑詭遇吾所懲四顧無顏色淪落依溝塍焉能踏雲霓厲翮偕蒼鷹迴頭望人寰長嘯脫鈎膺鸑鳩搶榆枋

圖南愧大鵬四十年方壯筆陣欣可乘洶如海將嘯峭如嶺欲崩風骨日以上放懷鄙工陵虎氣必騰踔坎坷豈頻仍歲月疾于駛繫日無長繩勿以孤吟鶴侶彼逐隊蠅鼓鐘聲徹外同氣遥相應蒲柳望秋萎松柏經霜凝金華儼氣象風雅尚綿絙放翁遺山後一綫君其承雞林紛賈客計字酬以繒

定齋先生選定覺湖聯吟集各贈序言寄至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涼風蕭蕭動萬里階前蟋蟀中夜歌晨起盥漱嚼楊木祁山客至喜如何開緘啓視先生書銀鈎鐵畫監隷戈爲言斯道甚微渺君等踴躍相磋磨冥心造化供鐫刻脫手珊瑚入網羅深者重淵共澄徹高者絕壁爭嵯峨矯如雄劍揮壯士豔如妙舞傳陽阿人建車輪當一隊朂哉無令識者呵謬膺推奬驚逾分更須檢點嚴舛訛少小讀書少識字茲茫不辨篆與科漂蕩詩城鈌維楫中流竊恐遭黿鼉又似危崖索拄杖繞樹欲斫無斧柯常年故紙覓生活浮沉軋茁固機梭有時乘興擬雕蟲鋪陳排比期委蛇慚無健筆追爾衡豈能妙語傳曹

娥也思竭蹙自樹立山有曲徑江有沱飛觴朗詠儘足樂缶鳴知不礙天和瞑目收聲眞宰泣恥襲陳言落臼科若將比似古作者小巫氣短汗顔多鴟之長鳴託彩鳳馬之腫背稱槖駝先生憐才心獨苦千里𩲸夢猶經過荆山太璞久寂寥手把碔砆爲切磋一峰亦可取拳石一泓亦可揚清波亡羊岐路楊朱哭示我周行平不頗感激遥陳數百言吾師吾師寧有他吁嗟俗眼尚紛縯搔頭弄姿空婍㜲兎園冊子逾拱璧餖飣剽賊勤摩挲煩勞翰墨無新語撚鬢刻燭費吟哦虛聲烜赫走聾瞽不似寫經徒換鵞人貌榮名非一日無菑無害受福那吾曹三五賡同調入世枘鑿增坎軻經天烱烱有日月行地浩浩有江河老蒼況復真知已蓬門何事歎蹉跎

覽湖聯吟集卷七